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

1917年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

简体典藏全本

新青年

第一卷
第一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1920年

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仁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1923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3年

在广州改为季刊，瞿秋白担任主编，
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6年

因故停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第一卷

第一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 / 杨宏峰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7-04748-3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409 号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第一卷(第一至六号)

杨宏峰 主编

责任编辑 何志明 刘建昌 刘永霞

封面设计 陈冰融 张 宁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6.75 字数 5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685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748-3/Z·147

总定价 8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滥觞，是以1915年《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之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之结集，遂使运动风靡全国。《新青年》是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要阵地。陈独秀创办该杂志时，适值民国初立，北洋军阀窃权，二次革命，袁世凯抓紧称帝，《二十一条》签订，定孔教为国教，等等。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政治状况一团糟糕，如何重建政治基础，并为之作出合法性论证，在—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大有市场，《新青年》可谓适逢其时。其中，《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直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入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代代学者直接运用，被—代代青年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可以说，《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承认，“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基源，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之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我们不妨看看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是怎么说的。他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

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接着说，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又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243页）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两个权威性之话语，说明它们已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非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夜。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天朝大国”之迷梦，对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也造成了致命打击。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向整个世界，在恐慌、震惊、自卑而又自负的不平衡心态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与知识。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外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尚有其内在之根据。事实

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之挑战，而是内部传统之危机。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是在中国历史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外部示范之双重制约下进行的，这必然造成现代性的复杂性。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理性法则建构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主要是在个人主体领域起作用，“民族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外在前提。一旦现代政治民主以假理性之名行使专制，造成对个体空间和文化的戕害，现代性反思者便会站在人性自由之立场予以抨击，以期寻到有效平衡，重新激活现代性的生命力。中国则不同。由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重新论证社会制度与人心制度的正当性，“中国问题”一直左右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这种论证大体涵盖了三个不同层面：在历史层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走向现代化，在国际间不平等竞争中如何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理念如何协调，民族性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之意义层面，个体承担与意义之有效性如何落实与维护。此种“中国问题”之思维，积聚着种种民族性之情绪，一再延宕着“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之转化，在民族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紧张。故，中国之现代性问题就变成“救亡”与“启蒙”（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的双重变奏。民族国家之独立与富强、政治民主化之追求与设计，被当然地置放为现代化之首要目标和考虑一切问题之基本前提与立足点。这种现代性之两难处境伴随着早期现代化的整个历程，从经世致用思潮与洋务运动，一直到维新运动，莫不如此。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逼拶日甚，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新运动。虽然，这些不同阶段的革新运动由于受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之制约，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换句话说，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对中国困局造成之总体因素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改革目标的不够完整。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运动之发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的，如洋务运动追求坚船利炮，是以器物层次为改革目标；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之革新目标，一个又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之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觉悟，才触及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说得清楚点，从洋务运动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历次挫折之反思，中国人对困境之造成，才算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当然，在中国，民主之诉求归根到底仍然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之愿望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之愿望中产生的，因而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目的同时也是在野维新运动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在现代性之根本目标上，这两个革新派是没有分歧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他们的民主理念并不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维新运动推进了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的“科学”观，由以发展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自然科学领域进一步推进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由于其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与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故在其实质的意义上，它仍然是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其主要理路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政治人才进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科学与民主两个概念的极为特殊的错落关系：民主理念是包含在科学理念中而存在与发展的，科学（主要是数学、自然科学的理念）之普及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理念之普及程度。此种关系，改变了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真理性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在维新运动知识分子那里，民主这个概念也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现代政体形式的民主与作为传统的“民贵君轻”意义上的民主。直至现在，中国文化中的民主这个理念，仍然是此两种意义之混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贵君轻”之思想。表面看来，“民贵君轻”较之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更加彻底，但它是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不可动摇性的基础之上的，故传统的“民贵君轻”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可操作性之特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取得胜利的。但当时的“民主”仍然是像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袖人物之思想理念，是他们依照西方政治制度之形式设计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形式，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也只是他们的建国纲领，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公众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中国，以技术为重心的“科学”是国家军事与经济之发展战略，“民主”是国家政权之一种结构形式，它们都是与国家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们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有了很高的权威性，但却与整个中国社会公众之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新青年》所倡导的“科学”，也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

旗帜。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同人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其性质上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科学的”。但是，这种一元化之现代文化观，至少不是鲁迅的现代文化观。我们知道，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已经指出，西方近代文化，不仅仅有“科学”，还有“文艺”。“科学”与“文艺”不但颠覆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也通过“科学”与“文艺”（人文主义）之发展传承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宗教精神。但这分明也是鲁迅自己对中国文化之期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之灵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现代性之两难的深刻性与难以化约：传统与现代、知识与道德、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科学与文化、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救人与自救……历史似乎专门要寻觅一个灵魂，来承担这无边之痛苦。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鲁迅一开始就表现出思想之深邃与超前。作为传统文化浸润哺育的知识分子，鲁迅不可能超越“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话语之界限，其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归宿点不可能溢出《新青年》同人之主体思想，即背后悬着一个大写的民族与国家之目标。所以，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至“文艺救国”之自觉选择与倡导，是他最基本的动力与归宿。以《新青年》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反对科学的，但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科学运动，而是一个崭新之思想文化运动，并且是以文学革命为主体之文化运动。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有《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有《平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提倡的都是文学革命；陈独秀、刘半农同时是诗人、散文家，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家，他们尽管没有像鲁迅那样明确的意识，但却绝对不是科学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科学与文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元价值观绝对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之思想理念，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文化意识。总之，《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之“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之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这次将《新青年》重新排版录入，将原竖排繁体字版改为

横排简体字版，杂志内容全部保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初之心愿。此套典藏横排简体字版共合订为12卷本。真心希望这套横排简体字版的《新青年》能够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也许，当我们重温五四先贤们激扬奋发的言说，感受他们当年那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我们的灵魂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

是为序。

杨宏峰

2010年9月10日

社 告

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究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三、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四、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极欢迎。海内鸿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期禱。

五、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凡 例

《新青年》以简体典藏全本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编辑的总原则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只在字体上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版式上改竖排版为横排版，在内容、语言表述上保持原貌。

二、关于版式的处理原则

1. 竖排版统一改为横排版，双栏统一改为单栏。
2. 栏目标题（无论“目录”还是“正文”）统一用黑体字排在左上方。
3. 独立引文缩进两字，用楷体，其他引文与正文字体一致。
4. 剧本等特殊文体改为横排时遵循目前的通用格式。
5. 原稿中通信落款全部统一改为另起一行，行末空两字。

三、关于用字的处理原则

1. 《新青年》（上海书店影印版，以下简称“原件”）中的繁体字统一改为现行通用的简化字。执行标准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2. 字形用国家标准局公布的相关字体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中的字形，严格杜绝港台字形的混用。

3. 原件中附有《勘误表》的，此次排印按《勘误表》所列内容进行修改。

4. 原件中的错别字，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进行改正。

5. 原件中明显的脱文，用〈 〉补充在相应的字后。

6. 原件中的衍文或明显有疑问的字，在该字后标注“（？）”。

7. 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用□表示，如参考其他文献获得可靠字形的，在□之后用夹注注出。

四、关于句子、词语等的处理原则

1. 未改变原件的句式和语序（即使欧化或文言色彩很浓的句子也不作变更）。
2. 原件中的结构助词统一改为现代汉语通用的“的”“地”“得”，其他虚词不作改动。
3. 原件中的实词（主要是常见双音节词）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准，凡《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有标准词形的，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或《现代汉语词典》中虽有收录但词义与原件所用有出入的，不作改动。
4. 方言词保留原貌，但用夹注的形式加以标注，如“麻雀（即麻将）”。

五、关于标点符号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无标点符号者，须加标点符号。新加标点符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2. 认真阅读原件中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相对照，相同的予以保留，不同的以《标点符号用法》为标准作调整。

六、关于注释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脚注、篇末注、文内夹注一律未作改变。
2. 原件中的双行小字夹注改为横排单行。
3. 原文中人名、地名所用下画线、着重号等全部删除。

七、关于外文词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外文只改为横排，英文书名用斜体字标示。
2. 原件中的外文音译词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八、关于图表、广告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广告一律未收录。
2. 原件中的照片一律未收录。
3. 原件中的普通图表改为横向排列，遵循目前印刷通例；跨页式图表略作处理，使之不跨页，亦不影响内容表达。

目 录

凡 例	1
-----------	---

第一号

(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行)

敬告青年	陈独秀/ 1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陈独秀/ 6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高一涵/ 9
新旧问题	汪叔潜/ 14
妇人观	陈独秀译/ 17
春潮(小说)	俄国屠尔格涅甫原著 陈焜译/ 20
现代文明史	法国薛纽伯著 陈独秀译/ 30
青年论(英汉对译)	美国马克威博士、斯密士学士同著 中国一青年译/ 39
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	彭德尊/ 44
国外大事记	记者/ 51
大隈内阁之改造	51
葡国政变	53
倭尔斯特之今昔	54
华沙之役	54
国内大事记	记者/ 57
国体问题	57
青岛税关交涉之结果	59
宪法起草之进行	60
通 信	记者/ 61

世界说苑 李亦民编译/ 63

第二号

(民国四年十月十五日发行)

今日之教育方针.....	陈独秀/ 69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高一涵/ 73
人生唯一之目的.....	李亦民/ 77
意中人(爱情喜剧).....	英国王尔德作 薛琪瑛女士译/ 82
赞歌.....	达噶尔作 陈独秀译/ 91
亚美利加(美国国歌).....	陈独秀译/ 94
春潮(续前号).....	俄国屠尔格涅甫原著 陈焜译/ 97
述墨.....	易白沙/ 102
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	高一涵/ 107
托尔斯泰之逃亡(Tolstoy's fight and death).....	汝非/ 114
国外大事记.....	记者/ 119
巴尔干半岛之风云.....	119
北欧两半岛之倾向.....	121
德意志近邻两中立国之态度.....	122
日本全国之青年团.....	123
国内大事记.....	记者/ 125
国体问题.....	125
宪法起草之停顿.....	126
中俄之交涉种种.....	127
中日新约施行后之间岛交涉.....	128
通信.....	记者/ 130
世界说苑.....	李亦民/ 132

第三号

(民国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行)

抵抗力.....	陈独秀/ 135
民约与邦本.....	高一涵/ 139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高一涵/ 143

意中人(续二号)	英国王尔德作 薛琪瑛女士译/	148
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	谢无量/	153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	陈独秀/	155
春潮(续前号)	俄国屠尔格涅甫原著 陈焜译/	157
青年论(英汉对译)	美国马克威博士、斯密士学士同著 中国一青年译/	163
德国青年团	谢鸿/	172
欧洲七女杰	陈独秀/	174
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英汉对译)	刘叔雅/	176
国外大事记	记者/	191
墨西哥之国事粗定		191
葡萄牙新总统之经历		191
波斯排除英法势力之风潮		192
国内大事记	记者/	194
国题问题		194
日本组织中日银行之政策		195
中英藏事会议		195
侨美华商之航业公司成立		196
通信	记者/	198
世界说苑	李亦民/	201

第四号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行)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	204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	高一涵/	207
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	高一涵/	212
安全论	李亦民/	218
意中人(续三号)	英国王尔德作 薛琪瑛女士译/	223
潮州杂咏	方澍/	230
春日寄怀马一浮	谢无量/	231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	陈独秀/	232
春潮(续前号)	俄国屠尔格涅甫原著 陈焜节译/	234
血与铁(英汉对译)	汝非译/	239

叔本华自我意志说	刘叔雅/	245
女性与科学(人生科学一)	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作 孟明译/	250
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	潘赞/	252
国外大事记	记者/	254
法国之新政潮		254
英法阁员会商军事		255
挪威之女子选举权		256
希腊之危局		256
国内大事记	记者/	259
引入协约问题		259
恰克图会议后之库伦与海拉尔		260
中英藏事会议		261
航空事业前途之希望		261
通 信	记者/	264
世界说苑	李亦民/	266

第五号

(正月号)

一九一六年	陈独秀/	269
我	易白沙/	272
自治与自由	高一涵/	276
青年与国家之前途	高语罕/	279
初恋	俄国屠尔格涅甫原著 陈赅节译/	284
佛兰克林自传(英汉对译)	刘叔雅/	290
述墨(续二号)	易白沙/	304
法国名将霞飞将军(General Joffre)	潘赞/	308
英国少年团规律(英汉对译)	李穆译/	311
青年与性欲(人生科学二)	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作 孟明译/	315
大力士霍元甲传	萧汝霖/	317
述精武体育会事	萧汝霖/	320
国外大事记	记者/	322
塞尔维亚之破灭		322

希腊之危局	323
协约国军事上之新结合	325
英国创行强迫军役制	326
德意志战后之教育计画	326
国内大事记	记者/ 328
国体问题	328
五年度预算	329
又是两批外债	329
引入协约问题	330
教育部创办注音字母传习所	330
我国航空事业之发展	331
世界说苑	李亦民/ 332

第六号

(民国五年二月十五日发行)

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 335
战云中之青年	易白沙/ 338
孔子平议(上)	易白沙/ 341
青年之敌	高语罕/ 346
意中人(续四号)	英国王尔德作 薛琪璘女士译/ 349
初恋(续前号)	俄国屠尔格涅夫原著 陈淑节译/ 359
戴雪英国言论自由之权利论	高一涵/ 365
美国人之自由精神(英汉对译)	刘叔雅/ 367
人口问题与医学(人生科学三)	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作 孟明译/ 377
大飞行家谭根	记者/ 380
英国少年团	谢鸿/ 382
巡视美国少年团记	英国少年团团长、陆军中将濮爱尔原著 澍生译/ 386
德意志骁将麦刚森将军	李亦民/ 391
国外大事记	记者/ 394
美国继任总统问题	394
孟的内哥(Montenegro)之全境陷落	395
加里波里(Callipoli)半岛撤兵	396

国内大事记	记者/ 398
贺日之使命中止	398
滇警声中之贵州	399
帝制延期通告	399
古巴对待华侨之苛例取消	400
通 信	记者/ 401
世界说苑	李亦民/ 405
后 记	408

第一号

(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行)

敬告青年

陈独秀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勗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惟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浸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浸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

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① 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暂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

^① 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

“皮之不存，毛将焉傅。”世界进化，駸駸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若夫吾国之俗，习为萎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J. S. 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证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槩生活（英文曰 Life，德文曰 Leben，法文曰 La vie）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唱，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

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陈独秀

“文明”云者，异于蒙昧未开化者之称也。La Civilisation 汉译为“文明”“开化”“教化”诸义。世界各国，无东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谓之无文明。惟地阻时更，其质量遂至相越。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a 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薛纽伯有言曰：“古之法律，贵族的法律也。区别人类以不平等之阶级，使各人固守其分位。然近时之社会，民主的社会也。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不平等者虽非全然消灭，所存者关于财产之私不平等而已，公平等固已成立矣。”（语见薛氏所著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 之“结论”，第 415 页。）由斯以谈，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

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

欧人笃信创造世界万物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一若中国之隆重纲常名教也。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世多称生物学为十九世纪文明之特征，然追本溯源，达尔文生物进化之说，实本诸法兰西人拉马尔克（Lamarck）。拉氏之《动物哲学》出版于千八百有九年，以科学论究物种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实空前大著也。其说谓生物最古之祖先，为最下级之单纯有机体。此单纯有机体，乃由无机物自然发生，以顺应与遗传为生物进化之二大作用。其后五十年，倾动世界之达尔文进化论，盖继拉氏而起者也。法兰西人之有大功于人类也又若此。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aute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Fouqu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制，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思（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受赐于法兰西人者又其一也。

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创造此文明之恩人，方与军国主义之德意志人相战，其胜负尚未可逆睹。夫德意志之科学，虽为吾人所尊崇，仍属近代文明之产物。表示其特别之文明有功人类者，吾人未之知也。所可知者，其反对法兰西人所爱之平等、自由、博爱而已。文明若德意志，其人之理想决非东洋诸国可比，其文豪、大哲、社会党人，岂无一爱平等、自由、博爱，为世矜式者？特其多数人之心理，爱自由、爱平等之心，为爱强国、强种之心所排而去，不若法兰西人之嗜平等、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英、俄之攻

德意志，其用心非吾所知；若法兰西人，其执戈而为平等、博爱、自由战者，盖十人而八九也。即战而败，其创造文明之大恩，吾人亦不可因之忘却。昔法败于德，德之大哲尼采曰：“吾德人勿胜而骄，彼法兰西人历世创造之天才，实视汝因袭之文明而战胜也。”吾人当三复斯言。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高一涵

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为专制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在格君心之非，与谏止人主之过，以君心一正，国与民皆蒙其麻也。至共和国之政治，每视人民之舆论为运施，故生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则在本自由意志（Free 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 will），为引导国政之先驰。英国宪法学者，每自诩曰：“吾英宪政，为民权发扬之果，而非以宪政为发扬民权之因。”吾国名号，既颜曰共和，与英之君主国体，虽形式迥异，然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故英宪之根本大则，亦为吾华所莫能外。然则自今以往，吾共和精神之能焕然发扬与否，全视民权之发扬程度为何如。澄清流水，必于其源。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俾之脱胎换骨，涤荡其染于专制时代之余毒，他者吾无望矣。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觉。此不佞之所以专对我菁菁茁茁之青年，而一陈其忠告也。

此篇主旨，在述我青年对于国家之自觉。至对于社会、对于一身之自觉，则于他篇觐缕之。今于述青年自觉之先，首当陈述共和国家为何物。夫共和云者，有形式，有精神。形式为何？即共和国体，为君主国体之反对者也。其主权非为含灵秉气之生人所固有，而实存于有官智神欲、合万众之生以为生之创造团体。此团体非他，即国家之本体是已。再共和国家之元首，其得位也，由于选举；其在任也，制有定期，非如君主之由于世袭终身也。此义虽浅，然用以区别共和国体与君主国体之形式，夫固朗若列眉。次论共和之精神。共和原文，谓之 Republic，考其字义，含有大同福祉之意于其中，所以表明大同团体之性质与蕲向者也。就法律言，则共和国家，毕竟平等，一切自由，无上下贵贱之分，无束缚驰骤之力。凡具独立意见，皆得自由发表；人人所怀之意向、蕲求、感情、利害，苟合于名学之律，皆得尽量流施，而无所于惧，无

所于阻。就政治言，使各方之情感、思虑，相剂相调，亘底于相得相安之域，而无屈此申彼之弊，致国家意思，为一党、一派、一流、一系所垄断。故民情舒放活泼自如，绝不虞抑郁沉沦，以消磨其特性，而拘梏其天机。共和精神，其忧略盖如此。且国家之与政府，划然判分。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执行国家意思，为政府之责；而发表国家意思，则为人民之任。所谓发表者，非发表于漫无团结、纷纭议论之人，乃假一机关，应合全国各流、各系、各党、各派之代表于一堂，而从多决议，以发布之，即所称“国会”是也。故一国政治，果能本国民总意，以向此共和精神之轨道而趋与否，是为政府之职。至发扬蹈厉，自舒其能，以来自与共和精神相合辙。而发挥其实际，是则我人民责无旁贷者也。欲政府不侵我民权，必先立有凛然难犯之概；欲政府不侮我人格，必自具庄严尊重之风。政治之事，反诸物理，乃可以理想变事实，不可以事实拘理想者。惟其可以理想变事实也，故吾人须先立当然之理论，以排去不然之事情；惟其不可以事实拘理想也，故吾人应超出已然之现象，而别启将然之新机。我任重道远之青年，安得不耸起双肩、自负此责？吾人又安得不以此责，举而加诸我任重道远青年之双肩也耶？

顾我青年之欲自负此责，与吾人之欲以此责奉诸青年者，必有其根本之图焉。根本维何？即改造青年之道德是。道德之根据在天性，天性之发展恃自由，自由之表见为舆论。不佞继此将逐一详叙焉。

古之所谓“道德”者，泰西则迷信宗教之威势，东亚则盲从君主之权力，及先王之法言。自混沌初辟以来，民智浅陋，茫不知人道之本源。言论思维，全与宗教相混杂。以为天地万物，一造于神，人生良心上之制裁，惟有托诸神意。《圣书》谓道德为神之命令，颇足表明欧人自法兰西革命以前所怀抱之道德思想。至东亚所谓道德，多惟先王之道是从，不问其理之是否合于现世，但问其例之有无。而“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一语，颇足表见吾国儒者守先待后之心。顾王由天亶，故道德渊源亦由天出。于是有天命、天罚、天幸之词见焉。夫维皇降衷，各有所秉。特操异撰，人各不同。欲同其最不同者，以企道一风同之化，故不得不于赋畀而外，别求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之物，托为道德之基。此基一奠，则人人依违瞻顾，虚与委蛇。而淪灵启知、缮心养性之机失矣。专制之朝，多取消极道德，以弃智黜聪，为臣民之本。如“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诸词，见诸经传，利其无作乱之能与犯上之力故也。故往古道德之训，不佞敢断言，其多负而寡正，有消极而少积极者。曰惩忿窒欲，曰克己制私，曰守分安命云云，皆为吾国道德之格言。今按国家原理与世界潮流，始无一不形其抵触。功利家欲倡为废弃道德说者，盖亦有不得已之苦

衷云。

虽然，道德者本诸学理，应诸时势，根诸人心，乃因时转移之物，而非一成不变者也。道德而不适时势之用，则须从根本改造之，无所惜也。古者象天尊地卑，以定天泽之分，故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今者地象圆球，飞悬太空，而无上天下泽之判，随所在以观，皆觉平等，故人民思潮，基之趋于齐平，此道德取象天地之说也。然不佞以为道德为人心之标准，本心之物，惟有还证自心，以求直觉，则所谓求之天性是已。所谓天性，乃得诸禀降之自然，不杂于威势，不染夫习惯。顾所谓自然，特不杂第二势力于其中而已，亦非最初、最稚之谓也。必也随其秉赋之奇，施以修缮之力。苟为吾性所固有，即当焕然充发，俾无所遗。循特奇之禀，而之于其极，不可奔向轨外，以求苟同。忿也、欲也、己也、私也，既为吾性之所涵，即当因势利导，致之于相当之域，俾各得其发泄致用之机，不当惩之、窒之、克之、制之，使无可排泄之余地，而溢而横流也。太史公曰：“上者利道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治性之法，亦何莫不然？往古治性与之争者也，今则首当利道，以宣其蕴；次则整齐，俾趋于名学之律，如斯足已。至于分云、命云，皆吾心之所造，而非造吾心者。操纵左右，唯所欲为。何有于守，何有于安，青年记之！夫性犹川然，利道之也顺，拥塞之也狂。此不佞所以有改造道德之说也。持今之道德，以与古较，则古之道德重保守，今之道德贵进取。古之道德，拘于社会之传说；今之道德，由于小己之良心。古之道德，以违反习惯与否，为善恶之准；今之道德，以违反天性与否，为是非之标。古道德在景仰先王，师法往古；今道德在启发真理，楷模将来。古人之性，抑之至无可抑，则为缮练；今人之性，须扬之至无可扬，乃为修养。此则古今道德之绝相对者也。德国史家蒙孙氏（Theodor Mommsen）曰：“立宪政体，进取者也，富于生机；专制政体，停滞者也，几于死体。”道德随国势为变迁者，古为专制，故道德停滞抑郁，而奄奄待毙；今为共和，故道德亦当活泼进取，而含有生机。

道德之基，既根于天性，不受一群习惯所拘，不为宗教势力所囿矣。顾启淪之机，将谁是赖？则自由尚焉。自不佞观之，自由之说，不外三种：一、绝对自由说；二、绝对无自由说；三、限制自由说。前者为佛氏、老氏、庄氏之言，后者为普通法家所论，介乎其间者，则为物理学家之所证。美儒柏哲士（Burgess）谓，自由泉源出于国家，如国家不赐以自由权，则小己即无自由之道。定自由之范围，建自由之境界，而又为之保护其享受自由之乐，皆国家之责。自由之界，随文化之演进而弥宽，文化愈高，斯自由愈广。至如十八世纪革命派之所谓自由，则全属理想焉。此即今日盛行法律家之学说，次则由物理以推。凡一事之兴，必有前因后果互持之，无能稍脱其轨范者。法国之言自由，至比之太空浮云，以为真能自由矣。殊不知浮云之舒卷于太空，

有通吸力之引摄，有日光热之注射，有大气之盘旋；其上其下，其飞其散，皆感受各力之影响，而循之以之，绝不能稍越其藩，以自行其意向。故真正自由，天地间绝无此物。此物理家之言，赫胥黎等主之，吾国侯官严氏即承其绪余者也。太上有真自由说，谓质力本体，恒住真因，皆存于自然，初无期待。如造化然，如真宰然，孰纲维是？孰主张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彼通吸力之所以引，其有所主耶？日光之所以热，其有所燃耶？大气之所以盘旋，其有所运耶？果皆无之，宁非真正自由欤？此其义，佛、老、庄氏各主之，今日余杭章氏其发挥者也。然则自由之说，人将何所适从？

不佞所欲告我青年之自由，固无取艰深之旨，然亦不必采法律家褊狭之说。曩读黎高克（Leacock）氏政治学，见其分自由之类，曰天然自由（Natural liberty），曰法定自由（Civil liberty）。柏哲士所论，即属后者。前者为卢梭氏之所主张，谓“人生而自由者也，及相约而为国，则牺牲其自由之一部”。是谓自由之性出于天生，非国家所能赐，即精神上之自由，而不为法律所拘束者。夫共和国家，其第一要义，即在致人民之心思、才力，各得其所。所谓各得其所者，即人人各适己事，而不碍他人之各适己事也。盖受命降衷，各有本性。随机利道，乃不销磨。启淪心灵，端在称性说理，沛然长往，浩然孤行。始克尽量而施，创为独立之议。故青年之戒，第一在扶墙摸壁，依傍他人；第二在明知违性，姑息瞻依。自贼天才，莫过于此二者。古之人，首贵取法先儒；今之人，首贵自我作圣。古之人，在守和光同尘之训；今之人，在冲同风一道之藩。乡愿乃道德之贼，尚同实蠹性之虫。夫青年立志，要当纵横一世，独立不羁，而以移风易俗自任。因于习俗，莫能自拔。悠悠以往，与世何关？日日言学，徒废事耳。西诗有云：“怀疑莫白，口与心违，地狱之门，万恶之媒。”甚愿青年，三复斯言！

顾自由要义，首当自重其品格。所谓品格，即尊重严正，高洁其情，予人以凛然不可犯之威仪也。然欲尊重一己之自由，亦必尊重他人之自由。以尊重一己之心，推而施诸人人，以养成互相尊重自由权利之习惯，此谓之平等的自由也。发扬共和精神，根本赖此。凡我青年，时应以自省也。

康德曰：“含生秉性之人，皆有一己所蕲向。”此即人与物所以相异之点。物不能自用，而仅利用于人。人则有独立之才力、心思，具自主、自用之能力。物可为利用者，而人则可为尊敬者也。人之所以为人，即恃此自主、自用之资格。惟具有此资格也，故能发表独立之意见。此人品之第一义也，亦即舆论正当之源泉。夫家族之本在爱情，宗教之本在信仰，而共和国家之本则在舆论。所谓舆论有三：多数之意见、少数之意见及独立之意见是也。舆论与公论有殊。公论者，根于道理，屹然独立，而不流于感情；舆论者，以感情为基，不必尽合于道理者也。故欲造成真正舆论，惟有本独立者之自由意见，发挥讨论，以感召同情者之声应气求。莫烈（John Morley）曰：

“凡一理想之发见，决非偶然。苟吾已见及，则此理想，必次第往叩他人之门，求其采纳。吾冥行而见光明，亦必有他人暗中摸索，随以俱至。吾所发明，特其的耳！”然则吾以独立之见相呼，必有他人以独立之见相应。相应不已，而舆论成焉。舆论在共和国家，实为指道政府引诱社会之具。故舆论之起，显为民情之发表。但当问其发之者，果为独立之见与否，不当先较其是非。孟德斯鸠曰：“自由人民，其一己之推论，果为正当与否，往往不成问题。所当考究者，其所推论，确为人民自主足已。此即言论之所以自由也。”共和国家之本质，既基于小己之言论自由。然则逡巡嗫嚅，不露圭角，宁非摇动国本之媒欤？专制国家之舆论，在附和当朝；共和国家之舆论，在唤醒当道。专制时代之舆论，在服从习惯；共和时代之舆论，在本诸良心，以造成风气。其别也有如此。

虽然，真正发挥舆论，尤有金科玉律宜由焉。即：（一）须有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之雅量，不得恃多数之威势，抹煞异己者之主张；（二）多数舆论之起，必人人于其中明白讨论一番，不得违性从众，以欺性灵；（三）凡所主张，须按名学之律，以名学之律为主，不得以一般好恶为凭。共和国家，所以能使人人心思、才力，各得其所者，即由斯道。政府抹煞他人之自由言论，固属巨谬，即人民互相抹煞自由言论，亦为厉禁，何则？不尊重他人之言论自由权，则一己之言论自由权已失其根据。迫挟他人以伸己说，则暴论而已矣，非公论也；屈从他人，违反己性，则自杀而已矣，非自卫也。故曰：欲造成真正舆论，惟本独立者之自由意见，发挥讨论，以感召同情者之声应气求。

以上所陈，乃国法所不能干，观摩所不能得，师友所不能教，父兄所不能责。何也？以所主唯心。苟非吾心，见象即殊，直觉不能，动则成翳故也。轮扁对齐桓公曰：“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于臣。”即此义也。不佞所言，糟粕而已。至于精神，则仍在吾青年自觉云尔。

新旧问题

汪叔潜

吾何为而讨论新旧之问题乎？见夫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吾又见夫全国之人心，无所归宿；又无不缘新旧之说，荧惑而致。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所谓新道德、旧道德，甚而至于交际酬应，亦有所谓新仪式、旧仪式。上自国家，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吾人与事物之缘，一日未断，则一日必发生新旧问题。新新旧旧，杂陈吾前，吾果何所适从耶？吾有此疑问，吾料人人均有此疑问，则辨之乌可不早辨耶？

吾国自发生新旧问题以来，迄无人焉对于新旧二语下一明确之定义。在昔前清之季，国中显分维新、守旧二党，彼此排抵，各不相下，是谓新旧交哄之时代。近则守旧党之名词，早已随前清帝号以俱去。人之视新，几若神圣不可侵犯。即在昌言复古之人，亦往往假托新义，引以为重。夷考其实，则又一举一动，罔不与新义相角触。因此之故，一切现象似新非新，似旧非旧，是谓新旧混杂之时代。新旧交哄之时，姑无论其是否，然人各本其良心上之主张，不稍假借。国家一线之生机，犹系于此。独至新旧混杂，非但是非不明，且无辨别是非之机会。循此不变，势必至于举国之人不复有精神上之作用，吾不知国果何所与立也？

夫有是非而无新旧，本天下之至言也。然天下之是非，方演进而无定律，则不得不假新旧之名以标其帜。夫既有是非、新旧，则不能无争。是非不明，新旧未决，其争亦未已。始则口诛笔伐，终且兵阵相攻矣！吾国新旧问题，倘不早日解决，所谓新旧之争，必愈演而愈烈。试观数岁以来，国法何以朝更夕改？政治何以举棋不定？曰：惟新旧之争故。人心何以涣散不宁？社会事业何以停滞不进？亦惟曰：新旧之争故。此本过渡时代必经之阶级，原不足怪。今日所可异者，人人投身于新旧竞争之漩涡，行其实而独避其名。今试举一人或一事焉，欲辨别其孰为新、孰为旧，几不可能。明明旧人物也，彼之口头言论则全袭乎新；自号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终不离乎旧。譬之封爵，旧事也，而取义于平等，则新矣；譬之办学，新事也，而明分乎阶级，

则旧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是故从前新旧之争，如火如荼；近则新旧之争，为鬼为蜮。磊落光明之态度，一变而为昏沉暧昧，一旦积久而卒发，将有过当倾侧之虞！吾尝考此现象之所由成，盖有三派之人不能不负其责。

一曰伪降派 此派盖纯乎旧者也。彼之旧脑筋、旧观念、旧方法、旧习惯，实与有生以俱来。彼于革新事业，本属格格不入，徒以迫于外势，不得不降心以相从。彼之降心相从，不过为彼之一种手段。彼虽极力敷衍新门面，然所谓旧观念旧方法者，仍随在流露于不自觉。今日新旧混杂之故，实以此派为之主动。

一曰盲从派 此派盖近乎新者也。彼之趋新，如恐不及，一唱百和，竟成风气。问其究有真知灼见与否？无有也；叩其究有真正信仰与否？亦无有也。此派之人，在国中实居多数。彼虽自命为新界之功臣，实则为新界之罪人。

一曰折衷派 往当新旧二派明张旗鼓之时，国中辄有一部分之人，好为调停之说，以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新者固在所取法，旧者亦未可偏废。一方面提倡维新，一方面又调护守旧，所谓折衷派是也。此派言论，对于认理不真之国民，最易投合。且彼自身处于不负责任之地位，而能周旋于二者之间，因以为利，彼之自处可谓巧矣！故养成此不新不旧之现象者，尤以此派为最有力。

综此三派，可以一言蔽之曰：旧者不肯自承为旧，新者亦不知所以为新而已。吾恶夫作伪，吾恶夫盲从，吾尤恶夫折衷。吾以为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折衷之说，非但不知新，并且不知旧。非直为新界之罪人，抑亦为旧界之蠢贼。吾为此言，吾非好为提倡新旧之争也。吾以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一国之人，苟有一致之趋向上也。假使不然，则维新固有维新之精神，守旧亦有守旧之精神。人人各本其自信者，锲而不舍，精神之角斗，无时或息，终必有正当解决之一日。惟依违其间，唯唯否否，乃至匿怨而友，阴相残贼，而国家之元气，真乃断丧尽净矣！不亦重可悲乎？

今日之弊，固在新旧之旗帜未能鲜明。而其原因，则在新旧之观念与界说未能明了。夫新旧乃比较之词，本无标准。吾国人之惆怅未有定见者，正以无所标准，导其趣舍之途耳！今为之界说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如是，则首当争辨者，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根本上是否可以相容？欲解决此问，又当先知西洋之伦理与中国之伦理是否相似。此在稍识外情者，亦必知欧美各国之家族制度、社会制度以至于国家制度，固无一焉可与中国之旧说勉强比附者也。欧美现今一切之文化，无不根据于人权、平等之说。在二百年前，其为君权政治、特权社会，固无异于中国或且加甚焉。乃自法兰西革命以还，人权之说大唱，于是对于人生之观念为之大变；人生之观念既变，于是对于国家之观念亦不得不变；人生之观念变，于是乎尊重自由，而人类之理性，始得完全发展；国家之观念变，于

是乎，铲除专制，而宪政之精神，始得圆满表见。是谓之西洋文化，而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今日所当决定者，处此列族竞存时代，究竟新者与吾相适，抑旧者与吾相适？如以为新者适也，则旧者在所排除；如以为旧者适也，则新者在所废弃。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吾国提唱维新几三十年，大都局于新旧比较之词，从未体认新旧根本之异。根本观念倘未明了，仅断断于一事一物之新旧，则所谓为新旧者，乃时间的而非空间的，乃主观的而非客观的，乃比较的而非绝对的。人人得各新其所新，而旧其所旧。新旧之说愈繁，而新旧之界愈晦；新旧之界愈晦，而新旧之争愈乃不可收拾。戾气磅礴，罔测所届，此诚中国唯一之根本大患。此而不辨，则一切云雾终无廓清之日。国事且不论，即吾个人安身立命之所，亦不能不有所归宿，岂遂任多数潮流所支配，或东或西，自贻无形之天君以无限之苦痛？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不应急择所趣舍也耶？

Thoughts on Women

By Max O'Rell^①

1. Woman is an angel who may become a devil, a sister of mercy who may change into a viper, a ladybird who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a stinging-bee.

Sometimes she never changes, and all her lifetime remains angel, sister of mercy, ladybird and sweet fragrant flower. It depends a great deal on the gardener.

2. The Lord took from man a rib, with which he made a woman. As soon as this process was finished, woman went back to man, and took the rest of him, which she has kept ever since.

3. Women were not born to command, but they have enough inborn power to govern man who commands, and, as a rule, the best and happiest marriages are those where women have most authority, and where her advice is oftenest followed.

4. A man may be as perfect as you like, he will

妇人观

陈独秀译

一、妇女，天人也，或化而为夜叉；善女也，或化而为蛇蝎；流萤也，或化而为蜂螫。

其恒为天人、为善女、为流萤、为芬芳馥郁之花，终其身而不变者，亦往往有之。视护持之者伎俩如何耳！

二、神之造妇女也，取材于男子之肋骨。此业方终，妇女即趋归男子之所。而取其遗体，至今犹保存之。

三、夫女子虽非为发号施令而生，然其天赋之权能，足以统驭发号施令之男子。最善良、最和乐之伉俪，其妇人每最拥威权，计从而言听也。

四、任人之欲若何完善，惟不经女子之纤手所琢磨，只一粗

^① Max O'Rell(1848—1903)，法兰西人也。本名 Paul Bloueto，授法兰西语于伦敦 St. Paul's School。纳英女为室。善为讽刺文，生平著作言英伦风土者为多，所著《英人及其乡土》（英名 *John Bull and His Island*，法名 *John Bull et Son Ile*）最知名。其书颇嘲英人，而英人无不乐观之。晚年居巴黎，任 New York Jouanal 之通信员。

never be but a rough diamond until he has been cut and polished by the delicate hand of a woman.

5.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men: those who will come across temptations and resist them, those who avoid them for fear of succumbing, and those who seek them. Among the first are to be found only men whose love for a woman is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of their lives.

6. Men who always praise women do not know them well; men who always speak ill of them do not know them at all.

7. Men study women, and form opinions, generally wrong ones, women look at men, guess their character, and seldom make mistakes.

8. It is a great misfortune not to be loved by the one you love; but it is a still greater one to be loved by the one whom you ceased to love.

9. I am not prepared to say that celibacy is preferable to marriage; it has, however, this decided advantage over it: a bachelor always ceases to be one the moment he has discovered that he has made a mistake.

10. A woman knows that a man who in love with her long before he does. A woman's intuition is keener than her sight; in fact, it is a sixth sense given to her by nature, and which is more powerful

析金刚石耳。

五、世间男子凡三种：有置身诱惑而抗之者；有惧其陷溺而避之者；有进而求之者。其以恋爱为人生第一义者，惟于第一种男子中见之。

六、常誉妇人之男子，非知妇人者也；常毁妇人者，亦终不知之。

七、男子衡量妇人，其所见恒不得当；妇人窥测男子之性质，失之者鲜也。

八、不见爱于所爱之人，大不幸也。然爱汝者为汝不爱之人，其不幸尤甚。

九、余非谓独身善于婚配，第决其便利者。未婚之人，一旦自悟其非，即可弃其独身生活也。

十、女子之知男子之爱己也敏于男子。女子之直觉力，锐利过于眼光，实天赋女子之第六感官。其他五种感官合而一之，亦

than the other five put together.

不若是之有力也。

上帝取 Adam 之肋骨造 Eve，事见《旧约·创世记》。俗传女子肋骨廿五，较男子多一条云。as a rule = usually; wrong ones = wrong opinions; celibacy is preferable (宁取) to marriage，与其结婚宁取独身之义。over it 之 it，乃 marriage 之代名词。before he does = before he knows, nature = 天然。

春 潮 (小说)

俄国 屠尔格涅甫 原著 陈瑕 译

译著按：屠尔格涅甫氏 (Turgenev, Ivan)，乃俄国近代杰出之文豪也。其隆名与托尔斯泰相颉颃。生于一千八百十八年。少时有《猎人随笔》之作，为时所称。顾身世多艰，尤厌恶本国阴惨之生活。既见知于法兰西文家韦亚尔德氏夫妇，遂从之游法京，其后偶归国，以事得罪皇帝，被系狱。未几期满，仍不许出本籍，此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间事也。迨千八百五十五年之时，始获自由。于是仍走法京，托身于韦亚尔德氏许，终其身遂不复返国。卒于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前后住法京盖四十载。客中岁月，殆占其生涯之大半矣。著作亡虑数十百种，咸为欧美人所宝贵。称欧洲近代思想与文学者，无不及屠尔格涅甫之名。其文章乃咀嚼近代矛盾之文明，而扬其反抗之声者也。此篇为其短著中之佳作，崇尚人格，描写纯爱，意精词赡，两臻其极。各国皆有译本，英译名曰 *Spring floods* 云。

(一)

一千八百四十年之夏，青年萨棱由意大利返俄。道出弗兰克佛尔，尔時計旅囊余资，仅敷抵圣彼得堡矣。

萨棱年二十三，家亦中资，无丐食他人之惨。顾懿亲凋零，孑然一身，居恒落寞，叹坎坷也。先是萨得官，尚未就职，接远戚某氏讷，并获分遗产数千元，因将之作旅费而漫游焉。兹盖其归途也。尔时火车未通，则思取公雇马车代步。唯当地马车例以夜十一句钟始发，计时尚早，遂径投白鹄馆暂憩。白鹄馆者，当地著名旅馆也。晚餐讫，出馆散步，见市中名雕刻家当涅克露所造女神之像，并访桂特故居。(译者按：桂特 Goethe，德国诗圣也。) 独行踽踽，踱过绵因河堤，于时幽思忽麻起，顿感为人在客之苦，有难言者。少顷日薄虞渊，约下午六时许矣。觉惫甚，遂转回嚣尘之市中。道旁商店数家，有一店其招牌署“意大利糖果”等字样。时正思饮柠檬茶，遂入焉。店内陈列果物多种，若摩尔登、雀葛列之类无不悉备。顾独无人，惟窗旁高足藤椅中，

蜷卧一猫。落晖拂地，光淡欲灭。俄而狂号之声突起于邻室。急按铃唤人，迄无应者，旋大声呼曰：“其无人在耶？”言未了，而邻室之户闭然已辟。惊甚，亟视之，则一年未及笄之女郎，秀发披肩，悲伸皓腕，向店室奔至。比见客绝无所顾忌，直趋客身右，出纤手相邀，颤声呼曰：“速！速！速！请速为援手！”萨棱痴立，不知所云。但觉丽人之命，有不容推辞者。将所遇离奇惊骇过度欤？实则萨棱生平尚未靓如斯丽姝也。是时女郎颜色惨沮，声音亦凄楚不安，旋复掩泣致词曰：

“贵客幸恕唐突，烦即入室一视可乎？”言甫毕，而萨棱已自奔门端。

二人所入之室，有半旧寝台一。上卧少年，约十四五龄，面苍白如大理石，双目紧闭，发覆额加眉端，唇变紫色，齿坚合不少动。一手仍枕首，其一垂寝台下，为状若已绝息。一望而知为女郎之弟，初不待女郎告也。女郎走少年寝旁，呜咽悲号曰：“殆死已！殆死已！先刻与妾坐谈此间，不图遽仆，已不能起。天乎！此子竟勿能救欤？不幸妾母亦不在家！”言次忽操意大利语呼曰：“庞泰农，医士在何许？汝已往延请耶？”旋闻里室答曰：“否，否！老仆已遣鲁滓去矣！”嗽声呶呶，自里室出。随见一猥琐老人入室。老人复进曰：“姑娘，余行迟钝。鲁滓已飞奔觅医士去，但所吩咐之水，今携来矣！”老人粗皱之手，提坛口而立。

女郎曰：“虽然，若此耽搁，耶米岂不绝望？君乎！此子果无法可活欤？”言时视线注向萨棱。萨棱本不知医，第稔十四五龄之幼童，罕有罹中风者。因答曰：“此殆贫血之结果，决非中风……”旋顾老人曰：“君曷速将毛刷来！”老人耳管不敏，兼不甚解萨棱之言语。反问曰：“先生云何？”萨棱颇焦躁，急曰：“毛刷，毛刷，刷衣之毛刷！”连操法、德二国语，并作手式，渐为老人所解。

(二)

老人放水坛于地，遽往觅刷。亡何持二刷至，有小狮犬尾老人而来。萨棱是时急解少年上衣，除其颈饰，并高卷其衬衣之袖，取刷向其胸部及左右腕尽力磨擦。老人亦相助擦下部。女郎旁坐，以手支少年之头。定睛视其面，此际萨棱已饱餐女郎之秀色。窃暗颂曰：“娉婷如是儿，真所谓天人也！”

女郎体质闲华，清艳无伦，双颊白腻，如乳色琥珀，目若点漆，发飘荡卷曲作波纹，光华照人。尔时其眉睫间凄怆爱惜之情杂然并呈，凄艳尤倾一世，虽画家阿露里所写女神之像，蔑以加也。萨棱每窥美人，辄怀想佳丽之意大利，不禁惘然而神飞。顾漫游意大利时，亦未曾遇姣媚如女郎者也。

女郎敛神抑息，静待其弟回气。萨棱摩擦如故，时注意及老人。而老人者，则已精尽力竭，呼吸浸窘，勉力为之，汗流浹背，气喘益剧。萨棱比觉，语之曰：“君曷脱

去彼之长靴？”尔时室中之小狮犬，不解众人所为，意颇焦躁，猛抗声高吠，经老人叱之乃止。此际女郎之愁颜忽霁，明眸粲然。萨棱睇少年，则苍白之颜，渐晕红潮，鼻喘微移动矣。亡何乃自其坚合之齿内，露呼吸声甚高。女郎呼曰：“耶米，耶米，耶米！”少年眸渐启，然神致犹恹恍。少选，始回笑容，且以下垂之手，移加胸前。女郎始释然，欢忭之余，几欲成泣。旋起立唤曰：“耶米！耶米！尔无恙欤？”正言间，有三人自邻室而入，首为服饰高雅之夫人，次一老绅士，又次则女仆也。女郎嚬然相迎，坚抱夫人而狂呼曰：“阿母！阿母！耶米已得救矣！”母夫人作色曰：“噫！究奚似者，予将抵店所，恰与医士及鲁萍遇。”言次，医士已趋榻前。女郎以少年病状之经过具细告之。少年因已病扰及众人，意颇不安。医士向萨棱及老人曰：“君等已用毛刷擦过耶？良佳，良佳！”言次以手按脉，继令少年出舌示之。少年粲然浅笑，盖稍稍复元矣。母夫人殊为悬情，偶近睇之，则赧然而羞。此际萨棱自忖义务已了，乃离室启关欲出。忽女郎奔至，急止之。是时一种至诚至亲之美感呈诸女郎眉端，横波欲溢。娇声致词曰：“君行乎？虽然妾亦不勉留，但欲君于今夜复过寒舍一叙可乎？今日者，微君慨然援手，妾弟其殆矣！此恩没齿难忘，妾何可不申谢于君者？抑妾母亦然……”萨棱敬答曰：“多谢女郎厚意！但仆今夜不得不启行赴柏林，奈何？……”女郎曰：“虽然，时间尽多裕余，请以一小时为限，来此茗谈为别，抑胡不可？君诺乎？想君必勉徇此意而勿辞也！”噫！萨棱将何以答彼美哉？

旋决然而答曰：“唯唯，仆谨遵命！”女郎喜甚，輶然与握手为礼，旋返邻室。萨棱亦离店。

(三)

点半钟之后，萨棱复莅糖果店。众人迎之，亲密若家人。乃就寝台坐，即耶米绝息时所卧者也。闻医士之诊断，疑少年耶米非仅有神经病，且心脏亦似不健，诚勿使之受惊吓。又闻耶米往日亦尝罹脑贫血，顾未若此次之沉重。但医士言，目下尽可放心云。

耶米此时为病人装束，裹宽阔之寝衣，围青色项巾，嘻笑自如。室内布置，圆桌一，四匝围皮之椅数事。别置一弹簧长椅，则为客设也。桌铺古锦，周围置酒杯，中央陈花瓶，及中华制珈琲皿，并美丽精绝之果子瓶数事。又旧蜡台二，燃烛六枝，光辉夺目。夫人等礼萨棱就座，尔时此室中，凡萨棱今日识面之人，咸毕集焉。谈次，众人询萨棱至自何处？且问其隶何国籍？萨棱一一答之。夫人等始悉其为俄罗斯人，咸异曰：“君操德意志语，发音绝佳！”遂欲萨棱以德语交谈，萨棱则坚请用法兰西语，夫人暨女郎亦快然诺之。于是萨棱亶亶而谈，由姓名而家世，而本国之事，约历一小

时许。最后夫人亦为萨棱述其身世如下：

夫人闺名烈诺尔，良人左巴里·罗黎利氏，本喊琴札人也。去今五年前，来弗兰克佛尔营业，已逝世矣。罗黎利君之为人，性挚量狭，临事不顾利害，盖革命家一流，亦佳男子也。夫妇间子女各一，长为女郎仙玛，次长子耶米，就中耶米最温驯可喜。当夫人言至此时，女郎曾娇声向其母曰：“噫嘻！母乎，儿独不温驯耶！”其母亦笑答曰：“否否！汝殆革命者流！”夫人家中之生计，虽不逮主人翁在时之宽裕，要亦无困乏之虞，供母子等数口之生活亦至充足云。

(四)

其夜，萨棱在烈诺尔夫人许谈至深更始返寓。翌朝将更衣，侍儿报客至。客何人欤？则少年耶米及其未来之姊丈也。其姊丈又何如人乎？为吾书至有关系之人，不得不珍重叙及。其人名卡尔·柯留倍尔，弗兰克佛尔巨商也。举止晦默，风采亦不甚恶。乍见之际，似不类商家子。服装暨酬酢，态度并雅，有英吉利人风致。读者当牢记，此即女郎仙玛未来之良人也。

主客寒暄讫，柯留倍尔乃提言昨日之事，且为耶米代申谢辞。继请曰：“倘足下能稍缓行期，留此盘桓数日，则实仆等之乐事，当欣然尽地主之谊也！”萨棱闻言，操德意志语答曰：“深谢足下厚意！”旋礼之。坐移时，柯留倍尔起兴辞。且叮咛白萨曰：“今日鄙事适忙，不克从容领教，良憾！明日为安息日，仆已得烈诺尔夫人及仙玛之同意，拟导足下往梭曲一游，幸勿辞也！”萨棱唯唯，旋别。

耶米自柯行后，惟凝神瞩窗外之景。萨棱礼之坐，则赧然而羞，因语曰：“君少留片刻可乎？”答曰：“良无不可，仆体今日果大好，但医士仍诫勿劳动也。”萨曰：“是无妨！君留此略无所碍于仆，不必亟行！”比料理剃髭，耶米亦从旁襄助之。是时，耶米谈兴浸作，渐为之叙述家事。盖一瞬间，友爱萨棱之心，油然而生。第其动机，匪因其人于己有恩而然，萨棱之接人纯挚有以动之也。于是前此羞涩之心，今已随风飘逝，荡然无存。虽己身之秘密，亦不吝一一宣之。时为萨棱言曰：“余深信余之天资赋稟，确堪为音乐家。则登台献技，是余之天职。即吾家庞泰农，于此亦无间然。顾吾母则必欲余为商，缘柯留倍尔君之力劝而然也。盖柯之意以为世间最良之职业，莫过于商，余殊不平。”言时懊恼之情，形于颜色。

少选，萨棱裁纸作书，寄柏林某者。既蒞事，料理外出，时耶米已候久，似不能耐，因起曰：“仆须行矣！”萨棱曰：“为时尚早，何急急为？”曰：“否，否！”萨棱仍力挽之，终不可。乃曰：“君今非欲往投此函耶？若然，请偕往邮局一行，然后莅吾家，共用早餐，余姊必甚喜也。再者仆之志愿，尚烦在阿母前代为宣之。”萨棱唯唯

曰：“吾侪其即行。”于是二人相率而出。

(五)

仙玛晤萨棱，其欢悦之情出自心底，谓其毕生第一之乐事亦无不可。而其母夫人，亦甚欢迎萨棱者也。耶米到家，即走厨探早餐之准备如何。乘间低声语萨曰：“在阿母前幸勿忘为提所言之事，忘则余滋怨君。”萨棱唯唯。烈诺尔夫人是日患头痛，卧长椅中。仙玛则着宽阔之早服，系黑革带，容倦，面微苍，清艳欲绝。微“高尚优美”四字不足以称之。

是朝萨棱所特别注意者，则女郎柔美之纤手。女郎固多发，光泽如漆，有时嫌发掠面，则必撩之脑后。其玉指每伸缩间，辄使旁观之痴，为之神摇。是日，炎威逼人。早餐讫，众移坐内闼最凉之室。室有扉面小花园，园中饶有花木，黄蜂紫蝶，游食甚忙。坐次萨棱兴谈亶亶，一如昨夜，但无只词及俄罗斯之事。少年耶米，例以餐后赴柯留倍尔处学习簿记。萨棱乃乘间为之游说，大放厥辞，较论艺术与商业之优劣。至为其母夫人所反对，则在预料中也。

怱怱耶米为艺术家之问题一经提出，烈诺尔夫人及萨棱、庞泰农三人间发生甚激烈之口战。夫人甚苦之。仙玛乃从旁乱以他言，而以娇靥承母颊慰之，使安眠焉。继輶然向萨棱曰：“嘻！吾欲何言者？……虽然，阿母今日果甚矍铄。”曷观其眼，盖不瞬间，母夫人已入睡乡矣。仙玛随为母置枕，声寂有间。是时室中之光景，不啻一幅画图。室内光线微暗，有绿色花瓶，插盛开之赤蔷薇。夫人卧椅中，双手加膝，容若甚倦。萨棱顾景恍惚，思想如潮起落，不明天涯孤旅，何缘得与玉人同处斯室，其梦境欤？遭遇之离奇，诚所谓不可思议矣！既而店中铃声忽起，有客至也。时仙玛方侍母侧，以手支枕，势不可离。向萨曰：“君能代妾一行乎？”萨立遵命，奔店室。视客则一皮冠之小儿。身着赤背心，殆乡人子。然固今日首先光顾之客也。小儿索薄荷糖，乃取秤约准重量，然后以纸包之。反复整顿数次，始将就成形。小儿颇以为异。仙玛引盼瞩之，亦掩笑不已。小儿将行，复陆续有客至。次来之客，索杏仁牛乳一杯；再次之客，索糖果一磅。萨棱与客周旋，颇形忙碌，仙玛甚难忍笑。顾萨棱尔时之心理，则视此为无上之乐事。诚愿售牛乳糖果立帐台前长此以终古也。是时仙玛以无限爱情，并入浅笑，静睇此景。最后有客索珈琲，老仆庞泰农出应客，萨棱仍返原室。烈诺尔夫人安眠如初，耶米往柯留倍尔处犹未归也。少选，仙玛发言曰：“阿母之头痛，稍眠必除矣！”是时女郎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六)

女郎与萨棱正悄悄细语间，忽来乞丐，扬讴于店口，恶腔乱歌曰：“自原边来，自

牧场来……”女郎焦躁曰：“似此高声恶作剧，阿母行被惊醒矣！”萨棱乃急驰店室，抛钱数枚，挥之远去。比返，女郎嗚然，默致谢意。已复接续絮语，由音乐而诗、而小说，渐及当时名小说家郝弗曼之著作。第女郎于郝之著作非甚崇拜者，惟喜其中之一种。自言不复记忆其书之题名。为萨棱述其梗概曰：“有少年某，偶于逆旅遇一姣娜绝伦之希腊少妇。与少妇同行者，则一丑恶之老人也。二人者踪迹不少睽离，老人东则少妇亦东，老人西则少妇亦西。少年无意中与少妇值四眸相属。一刹那间，无限倾慕之情，交起于二人胸次。而最堪回忆者，则少妇流盼之际，似哀诉苦情，乞少年挽救也者。第彼此心电之通，为时至迅，一转瞬间，情景杳如。而少年经此一瞥之后，神致恹恍，绝难自持。头脑之全部，遂为此少妇占领矣。尔时少年以事出寓，俄仓卒引返，则少妇已杳如黄鹤，老人亦行矣。少年受此意外之激感，觉世间伤心之事无逾于此，乃立辞逆旅遍游四境，踪迹少妇之所在。顾亦空抛心力，赢得无限烦恼而已，卒未能达所期也。噫！此可亲可爱之少妇，偶露金身，遂而永别矣！虽然，彼少妇极可怜之慧眼，则少年永劫所不能忘者也。厥后少年牺牲毕生之幸福，漫游各地寻此少妇云。”女郎叙毕，低声太息，似懊恼人世中离合多有如是者。是时萨棱缄默无言，若有深思，嗣猛忆柯留倍尔君，乃兴辞及之。女郎则顿嘿不言，已而引眸他向，意不自缪，时嚼其指甲。少顷偶出一二语，似赞扬柯之美点。及与萨棱合面，则又低首不言。萨棱语态，大是踌躇，急思觅语乱之而不可得。忽少年耶米喧阗而入，其母夫人被惊醒，赖此得解。俄庞泰农人报午餐准备已齐，旋退去。

萨棱之风采果若何？姑于此略叙之：其人身颀长，晰白无类，肤润透微赤，眸子和霭可亲，翩翩然俄罗斯贵族中人也。然彼之最足魔人者，貌尤其次，其性行则具有大势力也。为之一确实之评辞，则脱略、伉爽、温柔、敦厚诸德皆兼而有之。其高尚优雅之致，可于引眸而得。

(七)

翌日正安息日，耶米着丽服，手纤小木杖，至白鹄馆，谒萨棱。萨时尤未离寝也。耶米为述母夫人头痛未愈，不能出游，柯留倍尔君则少刻当来。萨棱急起着衣，正匆忙间，柯至，见萨棱穿着未齐，乃少坐俟之。脱其华美之冠，置于膝上。约逾刻许，萨棱装饰已齐，遂共驾马车莅仙玛家。入见其母夫人，则果坚谢不能同行。仙玛亦申言愿与母为伴，母夫人不许。因监视店务无人，遂留庞泰农守焉。耶米则请将吠露佗（犬名）载之去，母夫人许之。于是驱之登车。

仙玛是日冠麦草夏帽，饰以鸢色之纽结，华容婀娜，与鲜艳之蔷薇争美。时或泄浅笑，露齿如贝，光莹无比。车中萨棱与仙玛并肩坐后端，柯留倍尔偕耶米坐前端。

马蹄得得，直指梭典而行。

梭典者，一小村落也。距弗兰克佛尔可三十分钟之路程。陀美士山蜿蜒其左，风景绝佳。弗兰克佛尔之市民，多往游焉。其地之公园结构尤精绝，酒场、咖啡馆多设于菩提树或枫树之下。所至爽塏，怡人心目。当地之人，咸夸为福地。由弗兰克佛尔赴梭典，所取路径，系沿绵因河堤直行。道旁果树郁葱，一望无际。途次萨梭所注意者，则仙玛对待柯留倍尔君之态度是也。盖未婚夫妇，同列一处，彼实初次见之。是日仙玛之为态，殊异常日，颜色严厉，若不可干犯。柯留倍尔君，则俨然宽大保护者之风度，神色举止间，莫不表示仙玛为已之聘妻，虽未形之言语，旁观者自能了然也。

(八)

既抵梭典，众降车。仙玛张伞独行，为态绝峻，高标孤往之致，令人凜然。尔时萨梭及耶米，则怏怏均似不乐。独同来之吐露佗，喜出望外，跳跃丛薄间，逐鹊乱飞。众游览有顷，午餐之时至矣，柯留倍尔主张入酒场，仙玛则反对。于是择广场树荫下之空桌，为会食之所。时柯留倍尔俨然以东道主自居，因事吩咐店伙而去。其时仙玛低首静立如故，不意偶一举首，萨梭之视线，适注己面，觉一种不快之感忽袭心境，厥状至为可怜。俄柯留倍尔归座，谓半句钟后酒肴可齐备。乃闲谈以俟之。

午餐既讫，众方酿咖啡，忽发生一意外之事。先是邻座已有客在，客皆武人，迈颜斯守备队士官辈也。方仙玛至时，彼曹已数数窃赞其美。内中一士官，似曾于弗兰克佛尔市中得挹仙玛之丽姿，至是忽见其推椅而起，持杯向仙玛奔至。士官之气宇亦自隼拔，第是时已洪醉，双颊嫣紫，醉睛暴赤，状至可怖。似乱暴之举动，皆不惮为所欲为。初时，同伴诸士官尚极力劝止，彼不能听。众人为一时好奇心所驱，亦遂任之。士官踉跄趋仙玛前，酣声大呼曰：“嘻，弗兰克佛尔第一之美人！世界第一之美人！鄙人谨献此杯为美人寿，其輶然受之欤？”言次，置杯于桌，复续曰：“美人之纤手摘来此花，敢请赐仆？即将之行矣！”士官言毕，竟攫取仙玛皿旁所放之蔷薇。仙玛初大惊，颜败如尘土，继而愤怒达极度，面颊绯红如桃，发根尽赤。士官睹状殆亦有所觉悟，比颌首喃喃而去。及其归座，同僚诸士官群鼓掌哄笑。柯留倍尔随起立，取帽且戴且曰：“佗父无礼，欺人太甚！”旋呼店伙清算食账，并命马车整辔以俟。继复怒曰：“此处胡可留者？”其即行，仙玛无言起立。柯遂携之入酒场而去。萨梭乃奔邻席，时诸士官方交互嗅蔷薇之清芬，哄笑如故。萨梭行近醉士官之座旁，正色呵之曰：“君方时对于彼妇人之行动，乱暴殊甚。以上流绅士而出此，非至可耻之事乎？他不遑问，有污此军服矣！”士官闻言，暴怒而起，势甚凶恶。此际彼同僚中有年事稍多者一人，睹状知甚危险，乃急拦之。因顾萨梭曰：“君为彼女郎之戚属欤？抑兄妹欤？”

再不然乃君之聘妻欤？”答曰：“否，否！仆与彼妇并无瓜葛，一外国旅人耳！但目击如此不法之举动，又安能坐视耶？”旋出刺掷与之，更附以词曰：“此即仆刺，系有住址。足下倘有事相寻，尽随时可谋面也。”言毕将士官携去之蔷薇取回，扬长而去。

萨棱复入酒场，察柯留倍尔之颜色，似颇不嫌于己之所为，意若谓设从彼言入酒场午餐，便不致酿此风波也。仙玛见面，亦不交一言，其面色则惨沮愈可怜：黛蛾深戚，唇坚结，静坐不少动。其中心之烦恼，尽在不言中矣！

(九)

翌日，萨棱预料彼乱暴之士官等不免来开谈判，故少少候之，拟过十时始外行。至九点，侍者报士官力斐帖儿中尉求见。既见，中尉自称为典郝夫男爵（昨日之醉士官）之代表，其来意则强萨棱对男爵谢罪也。萨棱谓昨日之事，乃人道中正当行为，凡为男子，皆当如此，并无乖于情理。今又相强谢罪，于理实悖，始终坚拒之。中尉伸说再四，最后乃曰：“足下既不肯屈，为保全绅士之体面计，不得不出于决斗之一途。顾虽非所乐，亦只得勉从惯俗，请订于明日郊外施行。足下当速物色助手也。”萨棱不能却，遂诺之。

客既行，萨棱凭椅沉思，惆怅迷离。觉眼前自身所有之事，尽不明其所以，仿佛忽遭飓风，被卷入旋涡之中。举凡过去、未来一切种种，悉为云雾所包。至己身之周围，一无遗存。所遗存者，厥惟明日决斗之约，终不可爽耳！

亡何老仆庞泰农，赍仙玛手翰至。启缄视之，中谓因昨日事，至为悬念。亟欲一晤，望即惠临云。庞泰农复申言曰：“姑娘为昨日事，备极焦虑，故遣余来此探视。且嘱老仆即伴先生同行，要之其挂虑实甚也……”语已声响寂然，萨棱举眸视老人，凝思有顷，忽脑中浮一意外之感觉。初犹念其事甚难处置，大是踌躇。一转念间，不觉自嗤曰：“大千世界，讵有是事哉！”于是自启之疑问，仍自解答之。旋语庞泰农曰：“谅老人已知昨日事矣，非耶？”庞泰农答曰：“诚然，余知之矣！”萨曰：“老人听之，彼伦父辈竟要余决斗矣。仆不得已许之，第苦无助手，老人能慨然助仆乎？”庞泰农闻言默然少顷曰：“然则先生已立券买此一场争斗矣？”萨棱曰：“是殆然，但拒之则仆之辱也！”老人谓：“果无法以挽回此险局者，吾终必竭力为先生助也。”萨棱喜甚，且嘱勿令仙玛等得闻此事。老人唯唯，旋辞去。

少年耶米，因欲晤萨棱，预俟之门前，历一小时许。萨棱始至，乃附耳告曰：“昨日之事，幸阿母尚无所闻。仆则每日习簿记如故，诚极苦之。今立此候君久矣！”遂倚萨棱肩旁谈片刻，旋与萨接吻，向街上驰去。

萨棱入店，仙玛盈盈自内出。是时美人意中，本思有以白萨者，彷徨未及为辞，唇尤微颤。萨棱甚注意仙玛对己之态度，觉其大异于前，甚似含羞欲躲避者。时二人坐处甚近，凡萨棱有所言，仙玛必注意听之。亦常流盼向萨，顾始终回避，不为亲密之交谈，一若有深思者。既而夫人出亦觉其为态甚异，顾曰：“仙玛，尔无恙欤？”凡两诘之，始答曰：“否，否！儿实无恙，顾母岂不知乎？儿生来即带有悲性。”夫人曰：“是诚然矣！”主客闲谈之间，日赳赳向暮矣。萨棱视仙玛愁颜莫展，知有沉哀。第不识其究竟，怜惜之情，至于极度。亟思有以慰之，顾连肩交语之机会难寻，殊恨恨不自己。俄晷景遽没，不得不言别矣。抑永别之日，迫于目前，涉思及此，悲感遂纷袭胸次。

(十)

萨棱是日留仙玛家，傍黑始辞出。时户外已星光熠熠，灿然若反照镜之掩映矣。是夜虽无月光，而薄暗之中，地上诸物，亦历历可辨。既行至街端，殊闷闷不欲归，遂复折回原道，信足所之。入夜空气清凉，亦颇称适。亡何复至仙玛门前，是时临街之玻璃窗，忽洞启。自无灯火之室内，露丽人姿首。旋闻呼曰：“纪米脱利君（萨棱之名）！”萨棱走近视之，则伏窗前者仙玛也。更闻两人低声续其词曰：“纪米脱利君，妾适有物待献君者，此一日中苦思焦虑，莫不为此……然妾已自觉勿能达斯愿矣！不图于此时得与君晤，谓非天神见悯，故为之牵合欤……”此际，仙玛言忽中断，盖突来意外之变，惊怖至不能续其词。

夜色静寂，清汉昭昭。仙玛方细语间，忽豪风自天外吹来，俄顷屋壁震摇，星斗俱为之撼侧。炎气郁蒸，几于窒息。仙玛金发，乱飘肩际。萨棱身长，恰可及窗台。比骇甚，乃急以手护之。仙玛以两手竖搂其肩，二人贴伏不敢少动。轰声盈耳，如是数分钟。后此猛烈之暴风，竟若绝足大鹏，纵体迅赴，转瞬已杳。俄而四面寂然如前，萨棱比举首见玉人竖搂两臂，金发拂己面及胸际，不禁神为之摇。少选，仙玛始轻拍玉面，悄然曰：“可怖哉！是殆何物？电欤？”是时纤手仍搭萨棱肩次，萨棱唯低声呼之曰：“仙玛姑娘！”玉人回首遍顾室内，然后急自衣袋间取出半萎之蔷薇，递与萨曰：“此花君必受而藏之！”萨棱一瞥，知即昨日自士官手中索回者也。乃不及作答辞，而窗已阖。暗黑室中，玉人之形影已杳。无已取道返逆旅。来时所戴之帽，已自吹飞，然此时始忆及之。

是夜思想麻起，第所感者非徒羨仙玛之美，此方寸内所蕴恋爱之情，今始参透其真理。方涉思及此，忽觉明日决斗之事，复潮涌于心。因念此行，或不致负伤欤？抑或幸免无绝命之惨欤？至是悲感纷袭，心绪大乱。又一转念，假如侥幸生还，则对此

娟娟之少女，衡吾恋爱势力之所至，其结果又将若何？

彼女郎固人之聘妻也，虽则其男子之竞争力，不足深畏。然女郎之爱余，果出自中心乎？抑真实爱余乎？稍加思索，则觉事实靡能有此。彷徨中夜，极不自聊。则据案作字，甫数行，仍毁之。是时彼脑中浮出种种之幻象，旋见暗黑之窗间，仙玛凭立，其颜如玉。既而遭狂风被惊时，彼之慧眼，及其美莹无伦。与阿莲菩士女神同样之纤手，一一现于眼前。仿佛纤手加肩，犹有隔衣送暖之压力。比探囊出仙玛所赠之蔷薇，则半败之花瓣，含有余芬。俄而决斗之事，复潮涌胸次。是时疲惫殆不可支，遂和衣委于长椅而寝。

(未完)

现代文明史

法国 薛纽伯 著 陈独秀 译

薛纽伯^①为法国当代第一流史家。本书乃欧土名著之一。今为篇幅所限，择要译之。

译者识

第一章 十八世纪欧罗巴之新强国（略）

第二章 十八世纪殖民制度（略）

第三章 十八世纪欧罗巴之革新运动

（一）十八世纪之新思想

十七世纪之工商业 中古时代，人人于君主特许之社团外，无从事劳作之自由，营业者不得违反君主认可之规律。在诸专制君主国，务保存此等社团及规律。制造业，由国家管理，私人无创业之权。工作者属于都市工头之特权。无论何人，皆不得于乡间建设工场，亦不得新设于市内，违者处以死刑。虽有劳作之特权者，亦不能自由劳作。及有造作，必遵循旧传方法及命令楷则。执政者咸谓工人悉应受政府之指导。法兰西人柯耳白尔^②曾编定一工业法规，工人必需之制应如何为之，罗纱之幅例应若干，皆一一一定之。监视人应不绝巡察工场。倘属不合此法规之产物，没收不赦，或令毁弃之。政府欲输入新工业于国内，建立种种制造场，政府自为管理人，支給劳作者之工资。（葛白郎^③织场及柯耳白尔创设之薄纱工场，皆此类也。）

政府有制商权，亦当时欧罗巴洲之通例也。不经政府之允许及遵守其法规，私人所有之货物，不得运输及买卖之。法兰西政府禁止国内之小麦输出，并不许由此省运往他省，或囤积之。盖以预防饥馑及垄断者囤积居奇，致市价翔贵也。此禁令之结果：收获不足之地方，遂遭凶歉，以无法输入粒食也；同时，收获成熟之地方，农人拥有余谷，亦无缘销售。

租税之通则，亦当时所未有。各国之所求者，惟在设立租税，足以使其收入尽量加多，疲弊其国不顾也。各处租税，极不平均。政府为自利计，贵族租税几于全数豁免，农民则备受迫压之苦。

重商政策 对外贸易，乃遵循十五世纪威尼斯^④及弗罗连斯^⑤之当局者所立原则。彼等以为所有之国家，乃对于他国商业竞争之谓也。又云：“贸易者，战争也。一国民之所利，同时必他国民之所损。”因以各国欲增加其国之富力，不得不侵蚀他国。尔时计富以金银为主，因有金钱者，可购买一切也。法重尽力输入金钱于国内，且尽力制止其外溢。因此必求多量商品之输出（即售之外人者）以易取金钱，亦必尽量减少输入（即购诸外人者）以节省货币。此等国家，乃若商号，各自以买寡卖多为致富之道。每岁之终，比计输出输入之额，是谓贸易均衡。（当时之人，视国家若年终计较损益之银行家。）凡一国之输出超过输入之时，则确获货币上之利益，于贸易均衡，彼之利也；反之输入之额多，则货币损失，于贸易均衡为不利。致富之输出，使之加多；召贫之输入，殊于输入之制品，使之减少。各国之政府，设法阻止工艺品贩卖于国内，且驱除外国之作品而代以国货。行此政策有二方法：其最急激者，禁止商人运入某种外国制品是也。柯耳白尔禁止威尼斯之薄纱贩卖于法兰西境内，法兰西人不得购买非法兰西工场制出之薄纱。此所谓“输入制止主义”^⑥也。其他则仅令运入国内之外货，缴纳一定之关税。（此等外来商品税，自十二世纪已行之东方^⑦诸港。收税之关，名曰都昂^⑧，此亚刺伯语也。在当时不过以关税为筹款之法，后世遂以为保护内地工业之用。）其货之价值，当然增涨。国内所制同样之货，不纳此税。于价值上自易与外货竞争。政府于边境征收此税，既为国家增加收入，又以保护工商业者。此所谓“保护贸易主义”^⑨（Le systime Proteeteur）也。

十七世纪欧罗巴诸国，无不采用此禁制或保护之方法。一千六百五十一年之航海条例^⑩，乃适用禁制主义于英吉利海军者也。凡非属于英吉利船主，由英船长指挥之英吉利船只，皆阻止其与英吉利及英殖民地贸易。柯耳白尔亦施行此保护之义于法兰西。彼曾云：“关税如柱杖，以之扶持营业之进行，至于十分稳固，方可抛弃也。”

此种制度，称为“重商政策”。^⑪（正当言之，此政策绝不合于学理，亦不合于一般之应用。不过于商业政策^⑫名义之下，兼举十六、十七两世纪各国执政者之持论及设施而已。）其目的在奖励贸易及输入钱币于国内。最适此者莫如意大利诸都市。是等都市以工业及输出为致富之道。对于敌市，不得不拥护自市之商业。此风盛行于十五世纪，其时银量稀少，而需求孔殷。但此种政策，乃不适用于大国。加以亚美利加之发见，供给金银无算也。

经济学者 对于社会及国家增富之策加以学理的研究者。自十七世纪始，此种研

究称曰“经济学”（此语千六百十五年孟克芮相^⑬始用之），是所谓一国岁计之学也。经济学家之所探求者，应取何法使一国之工商业趋于生产性质，以及采用如何税法，而国家之收入极多，私人之苦感极少也。经济学者有三时代，其大部分为法兰西人。

第一，自路易十四治世之末年，有波洼构卑^⑭者，著书二种：一曰《法兰西事情》（一六九七年）；一曰《法兰西形势论》（一七〇七年）。有倭班^⑮者，著《什一税论》，皆以摘发法兰西之贫状。彼等以统计法表示人口之减少及政府任取严厉手段，亦不获扩充收入，其弊在租税制度之不良。一切租税，皆由郡吏任意断定。富者尽运动之方法，使其所有地及其佃户之地得以漏税，贵族领地之免税，其权利也。茹苦负重者，可怜之农民已耳！彼辈终岁所获，租税恒取其三分之一（此外尚有应纳僧侣之什一税及地主之租）。农民劳而无获，遂不得不转徙他乡，而耕地委任荒芜矣。倭波二氏，唱议欲去斯弊，必平租税。一切土地，悉令纳税无差别。彼等之书，旋于千七百有七年，受刑事之宣告，由执法官毁弃之。然法兰西人租税制度改革必要之感自此始矣。

第二，路易十五世之中顷，王之侍医桂内^⑯其人者，著一书曰《经济演讲》。相传路易十五颇爱读此书，且订正书中之引证，自是经济学流行于世。桂内门下，蔚为一宗。地主如米拉波^⑰、高等官如郡守顾内^⑱亦列其中。彼等主张之原则，谓神定天然法则，以支配富力之生产。其法完善，人间所作一切法，不能媲美于天然之秩序。最良之制度，乃放任一切事物悉顺天然之进行。彼等称此学说为“地力主义”^⑲（即天然支配之意）。“地力主义”者，亦尝讨论若何而富力发生，乃造成一种生产论。（此论之主要学说，载杜朋德努姆^⑳及梅雪德拉里委尔^㉑之著书中。）

彼等之言曰：“金银非富，符号而已。真富唯有用之物品。”桂内氏于土地之产物以外，胥不认为富。彼曾云：“土地者，富之唯一源泉也。”其他经济学者，增之以一切工业生产物。彼等一致非难政府采用之方策，其言曰：“诸种法规，非能助长工商业，适以妨害工人之制作，抑制商人之贸迁。政府最良应行之策，莫若纯任工商业者之自由，而不加以保护及监督。”盖以生产尽量加多，卖价尽量从廉，彼等之所利也。何者为彼等之利，彼等自知之过于大臣也。柯耳白尔一日向一工业家叩以富国之道，其人答曰：“其任自行乎！其任自止乎！”^㉒斯言也，桂内引用之，经济学者莫不奉为金言。盖为工商业者要求完全自由也。彼等主张废弃妨碍工业之团体及法规，一任其自由工作。停止妨害商业之专卖制度及输入制止主义，各听其买卖之自由。此种自由，乃以开国际工商业者自由竞争之端绪，而造福于无疆。何以言之？诚不斯则工人不得不力求制品之精良，商人不得不售以较其竞争者稍廉之价。彼等但得相当之利益，而产物改良，市价低落，此消费者之所利也。地力主义者，以为国家举租税之负担，悉责诸农民，此农业荒废之因。是宜课诸地主本身，而无所差别，间接税及关税亦应废

之。若夫以土地为唯一之富源，设立单税制，^②负担悉责诸地主，亦此派中人所主张者也。

第三，十八世纪之经济学者，后出之二人最知名：一为法兰西人屠尔果^③；一为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士^④。其研究经济之事象，皆精密过于前人。纸币与现货若何不同？何故分业有增加富力之效能？以及工价与资本之关系如何？屠尔果皆有所说明。亚当斯密士以明晰之文章，辑散见之学说于一卷书中，即《国富论》^⑤（一七七六年）是也。社会得此，始知此种新学问之重要。其书驳正土地为唯一富源之说，且以明工业所以致富者，变更原料之形态故也。

是等经济学者之所说，全然合理与否，非今日所能断定。听任私人之自营，恒为所最利，此说亦未必尽然。彼等以为利者，往往适得其反。工商业者，以浅识或怠慢之故，恒于可以致富之时，失其完备方法或扩张贸易之机会。多数经济学者恒不计及业主及顾客之利害，且自由竞争，对于劳动者本非最有利益之制度。善良法规之利，视绝对放任，即所谓法规全无者。生产之费加廉，而分配财富亦较趋平等。然是等经济学者反对当时之政府，亦非绝无理由，盖无法较善于恶法也。

英吉利之哲学者 十七世纪，欧罗巴多著名之哲学家——狄卡儿^⑥、马尔布郎氏^⑦、斯皮挪萨^⑧、雷布尼兹^⑨等是也。彼等专事全般人类之研究（即吾人所谓“心理学”）及探求宇宙之大法（即吾人所谓“形而上学”），于政治未表露何等之思想，以此为政府之事，当局者所重视也。

十八世纪法兰西高才之文人辈出，自拟于哲人之伦，其理论亦列于哲学。此等哲学者，于诸大问题别无新思想披沥于世，所加意者惟实际问题。彼等研究当时之信仰及制度，何者悖乎道理，则著书加以驳斥而破坏之。谓彼等为哲学者，宁谓为政论家。

当时欧罗巴各国之社会，殆建设于同一基础之上。国家及教会乃有绝对之威权，人民相习盲从其君主。时人有言曰：“王权受之自神，彼有支配之权利。彼之臣民，有服从彼之义务。”王之权利，无所限制，彼之权力绝对者也。实言之，国王及其大臣，皆深知无人有反抗彼等之方法。其为政也，遂于臣民之愿望及国家之利益，非所计及。恣其野心，以事攻战，虚耗国帑，供给一奢侈无度之宫廷，强行无道之法令。有议其所为者，则投之狱中。不得政府之许可，不能刊行一书。无论何等人民，大臣皆可任意捕而系之于狱。无所谓监督政府，无所谓个人自由，是曰“专制制度”。

当时信徒之服从教会，亦复如是。固无择乎新教国与加特力教国也。决定教义、教仪，人当信仰遵行，此僧侣之权也。乃属信徒，皆有服从此教义、教仪之义务。有拒绝教会行教者，则视为叛逆而放逐之。一国之内，不容异教之存立。全国居民，必遵奉国定之宗教。礼安息日，列圣晚餐，定期禁食，行婚礼、执葬仪、行婴儿洗礼于

教会。在加特力教国，尚有忏悔斋戒之事。是所谓“不宽容”^④之制度也。国家与教会，互相提携。政府放逐异端，强制臣民服从教会，僧侣则卫教以事王。此二种绝对之威权，相合而御世。

自十七世纪，在英吉利，此制度已至动摇，国家与教会相战而互赴衰微。千六百八十八年之革命，国王之专制不存，而宗教之宽容亦立。巴力门^⑤之势力代王权而勃兴，异教会对于公立教会而创设。巴力门之徒党与分立教会之徒党相结，以保君主立宪政治与夫宗教之宽容。其时国王对于臣民失其绝对权，教会对于信徒失其绝对权。而社会未尝破灭此种轻验，乃与王者神权说及宗教统一说以致命伤也。英吉利获此政治之自由，与夫宗教之宽容，其哲学家就此实行之事，更以学理证明之。其中最知名者，为《宽容论》^⑥著者陆克^⑦、沙甫特司白利^⑧及波林布若克^⑨也。

彼等之言曰：“基督教不能不适合乎理性。”理性者，神所赋与于吾人以发见真理者也。基督教各派所争论之问题，无足轻重。其最关紧要者，乃全体基督教徒之公同教理也。基督教之本义，自然教也，其基础之观念有二：即一神为世界之主宰，及人有不死之灵魂是也。

人类有充实之理性，以认识根本原理与夫辨别善恶之能力（道德的意识）皆受之自神，此英吉利哲学家之所信也。又以为人类生前合于理性及道德，良以人为神所创造，神之所作皆善故尔。

现行之惯习，英人素所尊重者也，故无废灭国教之要求。教会之特权，以及政府之给费与维持，皆彼等所容许。彼等所求者，他种宗教信仰之宽容而已。斯即所谓公布所信而不被迫害之权利也。惟彼等所视为危险之信仰，若“无神论”^⑩及“加特力教”^⑪，则无此权利宽容此等，决非其尊重良心之自由，要之彼等惟容许或种之信仰，有公言之权利而已。即于事实视前此为宽容，亦为扩张彼等宗教计耳。彼等盖代自然宗教以英吉利教也。

与此同一理论之变化，亦发见于政治。千六百八十八年革命所立之英王，由代表国民之巴力门授以政权。哲学家，以说明此王与臣民之关系，发明一新学理。陆克唱以“契约”之说，其义曰：“政府者，建设于组织国民之公民等，相立一种契约也。”彼等缔此协约，以保其公共利益耳。陆克以为人类未成社会以前，即生而赋有自导其行为之德性及天然之权利，此即“人权”^⑫也。人权者，个人之自由也，家主权也，财产权也。此等权利，皆建基于自然教义之上，皆神圣也。人类之创设政府，为互相守护此等权利耳！为政府者，不可不卫此天然权利。人民服从之者，唯此条件之故。政府试侵犯之，即失其存在之理由。盖彼自破此授彼以权之契约，凡属公民，人人得而反抗之也。国家权力，决非绝对之物如“神权说”之所云，乃受公民天然权利之限制

者也。财产权为绝对之物，君主亦无征收租税之权。易词言之，即无权夺取公民财产之一部也。彼因公益需费，应请求于国民或国民之代表。国民代表，监视君主，禁制其行使绝对之权。君主不与国民代表相融，无能为政也。

波林布若克益广其意曰：“所有唯一之权力，皆易流于绝对。禁制利用公权压迫国民之唯一良法，乃在保持权力间之均势，使之相制而各得其平。”

由此观之，英吉利政治自由学说之兴也，其非本于共通原理，与宗教宽容之说相同。英之哲学者，并未主张全体公民皆有同一之权利，王及贵族世袭之政权，彼等之所容许、所求者，政府不越一定之限制，不犯私人之自由而已。

法兰西之哲学者 法兰西于路易十四世、十五世时代，犹保存不宽容之教会及专制君主制。宗教宽容与夫政治自由，未之有也。然自十八世纪之初，人民已渐厌旧制。学者社会，遂发生反抗教会及君主政治之精神。路易十四世之末年，巴黎及宫廷间多有当时所谓“抗俗之士”^④，虽未公然揶击宗教，然以宗教为无足重轻，则所公言者也。（见拉布留耶尔^⑤书中《抗俗之士》一章。）对于政府及国王之专制，政治之不平家亦同时而起。

至路易十五世之时，是等不平家虽知有英吉利之新学说，然不敢口之于公，以避迫害。是时，法兰西之文人，率假小说、故事及游记等，以种种寓言表见其思想。学说渐次发展，终至诞生崭新之结果。彼等所论定之原理，益加普遍，所要求之改革，益加深远，非彼等之先辈英吉利人想象所及。

法兰西之哲学者，分二时代：第一时代，在十八世纪之前半期，以孟德斯鸠^⑥、福祿特尔^⑦为代表；第二时代，在同世纪之后半期，以卢梭^⑧、狄对儿^⑨及“百科辞典家”为代表。

孟德斯鸠与福祿特尔，皆上流社会出身。孟氏以贵族而富，居波尔多法署^⑩之首席，又为学士会会员。福氏为巴黎公证人之子，受学于瑞司特教徒^⑪，资产丰厚，曾购买费儿内旧城^⑫。是二人者，皆认许其生存之社会，颠覆之则非其所愿，所求者改革而已。英吉利人，彼等之师也。福祿特尔以与一大地主争，不得不去法兰西。居英吉利三年，习英之语言，交英之贵族，献《显理王颂》^⑬于英后。又千七百三十一年于哲理诸说中^⑭，称道己见。彼颂美、英国之宪法，尤激赏其宗教之宽容。彼用其长久之岁月，于小说、于诗歌、于讥讽文、于史传、于哲学字汇，披沥其政治及宗教之见地与批评。

福祿特尔于政治问题，无多兴感，但得有学者为王者师之条件，虽专制君主，彼亦所赞许。彼曾云：“此时之革命，不必如路德^⑮时代之所为，但求之于统治者之精神中足已。”彼所非难者，为各种违背人道之习惯，如刑讯残忍之体罚及收没财产是也；

彼所专心致志者，在与不宽容之宗教相格斗耳。

福禄特尔敌视一切人为教^②，自然教^③外悉所不取。（自然教，仅信唯一神及灵魂不灭。）彼毕生之著作，在反抗一切不宽容之形式，如迫害、排斥异端、宗教战争等是也。褫夺僧侣所有特权，亦所期望。彼之议论，日渐激烈。至于晚年，竟为基督教之仇敌。持基督教与他宗教较而冷嘲之，喻之以恶魔，诅之曰殄灭污秽。“污秽”，即谓基督教也。

彼非欲废弃一切宗教也，（彼以为宗教之目的，在使人民遵从法律。）所希望之宗教：无独断、无神秘、无信条。僧侣说教，以道德庸民为限。彼之门下，所谓福禄特尔派者，未尝热心于政谈，依然以理性及人道之名义抨击宗教。

孟德斯鸠之论敌，虽以自然教徒诬之，而其与福禄特尔相反。于宗教之事，不甚措意，所求者宽容而已。彼乃一完全政论家也。其初作《波斯文学》出版后，漫游欧罗巴各国。最所激动者，英吉利之制度，所著《万法精神》^④，赞赏英国宪法，谓为善良政治之模范。（就十八世纪之英国宪法精研之，孟德斯鸠所言失当之处不可掩也。）国家之目的，在保持自由，而其最确实之方法，在分配权力：一为君主；一为世袭贵族之议会；一为地主代表之议会。

孟德斯鸠有名之学说，乃“权力分离论”^⑤也。彼谓治国之良方，莫若立法、司法、行法三权分离。孟氏实自由主义议会论之主唱者也。

福禄特尔及孟德斯鸠，均非革命党人。彼等于改革之外，无他求也。所主张改革者如下：

于宗教方面，教会应停止迫害背教及不信者之事，僧侣之富有与权力均应轻减；

于政治方面，君主与贵族共治，而不可专擅逮捕。贵族应尽纳税之义务，而放弃审判与禁制遗产^⑥之权利。刑讯、残酷之体罚及秘密审判制度，一应废弃。征收租税，宜采用公平方法。

第二时代之哲学者，则不若是之温和矣。卢梭及狄对儿，皆出身平民。卢氏为几内甫^⑦钟表商人之子。狄氏乃兰格耳^⑧铁匠之儿。工人莫不饱受巴黎生计之困难，对于当时社会之制度，自无好感。即英吉利之制度文物，亦非彼等所满足。彼等建立夫共通原则，由彼等原则所构成之社会，则所望也。

卢梭于当时之政教，一无所许。彼谓：“人为之事反乎自然，皆恶也。人生而善爱、公正与秩序，此道德之原理也。”又曰：“致人类幸福与善良者，自然也，社会夺之而陷人类于悲境。”盖以社会不与众人以同等之利益，斯不当也。又以财产本属于全体人类之物，而私有者乃略取“公共财产”^⑨，亦不当也。然视此等尤不正当者，则政府也。政府之为物，不啻“婴儿命令老成，愚人指导贤哲。”是应破坏社会财产私有者及政府，一返

乎自然。而后人类互相承诺，构成一新社会。此新社会盖建设于众人协约之上，即“社会契约”^④是也。彼等设立之政府，与众人以同等之权利而行使诸种权力。于是国王之主权，易而为人民之主权。所有公民，一切平等。政府由众选立，受绝对之权力，以规定财产、教育、宗教诸制度。卢梭排斥基督教，然崇拜至高存在之神，仍彼之所容许。归依卢氏门下者，皆所谓“自然之友”，与夫“平等主义之革命党员”也。

百科辞典家 狄对儿为此世纪最有光荣之文人之一也。彼为生颇勤苦，开演讲于巴黎，又为书肆从事著作哲学之论文，渐为世所称道。曾被捕系于温生奴^⑤之狱。彼发宏愿刊行一大辞书，其书总括人类之智识，署名《百科辞典》^⑥，一名《科学美术职业之合理字典》。编纂者，文人协会也。董理者，狄对儿也。担任数学部分者，达兰倍尔^⑦也。

与闻斯业者，殆当代学士及哲学者之全体。狄对儿不独躬当检阅之任，其中哲学、历史、政治及主要之机械工艺，亦多所记述。达兰倍尔于数学外，绪言亦其所作。

此书出版，经二十年以上之岁月（自一七五一年至一七七二年）。内容都二十八册，其中十一册为图画。始终贯彻此业者，狄对儿之大力也。其首二册于千七百五十二年，为检阅官所禁止，并由警吏停止其十八月内刊行续卷，其后复得官许发行。至第七册又停止刊行，终至撤回此禁令者，则以硕瓦徐耳^⑧之尽力也。

此书风行欧罗巴全土，大为传播法兰西哲学思想之助。执笔之人，意见亦未能一致。其中秀出者，殊于最终数册，辩论尤烈。若夫叶尔委休司^⑨、多尔巴^⑩、马布里^⑪、雷纳尔^⑫，百科辞典家之名，即以称诸人者也。狄对儿为彼等之领袖，自然宗教及人权之说，亦非所容许。彼等之言曰：“人生寻乐耳，自利外无他图。法律也、宗教也，皆妨害人类享受幸福之羁绊耳！故欲返自然，不可不破坏此等羁绊。”

此派哲学者，对于教会国家以及社会之旧制度，如家族制度、财产私有制度，无不抨击之。否认神之存在及灵魂不灭之说，无神论者、唯物论者，彼等所公认不讳也。

法兰西精神之影响 此等哲学之势力，成于法兰西哲学者，同时又为当代之文豪。彼等以明晰灵活之笔，发表其理论。于讽刺文、于小说、于记事，使不学之俗人，亦得读而解之。其书遂广行于社会，法院时指斥彼等之书，令执法官毁弃之，然其书依然公行。有时官场亦默许之，当时显人夜会招待，亦及此等哲学者，彼等各以己为中心，结合一小社会，相要而非难宗教及讨论哲学经济之事。顷假而帝王亦染此风。俄女帝加特里奴^⑬与福禄特尔、卢梭、狄对儿，往复通书。弗雷对里克二世^⑭招聘福禄特尔于泼达姆^⑮，是时市民颇爱读新闻纸，为哲学者之议论所感动。于福禄特尔及卢梭，则尤甚焉。当千七百七十八年福禄特尔之归巴黎也，众人迎之，如庆凯旋。

于十八世纪，此等哲学已灌输于欧罗巴全土。其理论虽多异点，而根本思想则相同也。世人唯习惯与宗教之是从，哲学者谓为偏见与迷信耳！现存之社会，无不有害

而且可笑。又曰：“万般事物未有能维持现状者也。光明之世，来日可俟。理性之光，照耀人类。社会基础应建设于理性之上。夫十八世纪之理性，非科学及事实之观察，常识而已、论理而已。哲学者，于其所欲改革之社会，不甚措意；于现实之人间，非其所知；于农民、于劳动者，亦无所见解。彼等无宗教、无社会习惯，骋其幻想，以造成想象之人物。此人物于幸福之外无希冀，于抽象之理性外无行为。人类同性，无不合理，无不善良。欲返其本性，不可不打破诸障碍制度。政府一令，足以行之。社会改革，固应如是。”此皆彼等所放言者也。

社会之组织不良，必待改革。改革之道，贵政府之自觉。此哲学者之结论也。此哲学乃造成十八世纪之政制，执政多采用之，改革运动遂盛行于全欧。法兰西人民，躬任实行，终之以革命焉。

① Ch. Seignobos, 法国文学博士, 巴黎文科大学教授。② Colbert. ③ Gobelin. ④ Venise. ⑤ Florence. ⑥ Le systime prohibitif. ⑦ Levant. 指地中海迤东沿岸诸地方。⑧ Douane. ⑨ Le systime Protectour. ⑩ L'acte de novigation. ⑪ Le systime mercantile. ⑫ Mercantilisme. ⑬ Monchretien. ⑭ Boisguillebert. ⑮ Vauban. ⑯ Quesnay. ⑰ Mirabeau. ⑱ Gournay. ⑲ Physiccratie. 以地土所产天然物为财源之经济学说。日本译曰“重农主义”，对“重商主义”而言也。⑳ Dupont de Nemours. ㉑ Mercier de la Riviere. ㉒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㉓ Un impot unique. ㉔ Turgot. ㉕ Adam Smith. ㉖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英文原名 *The Wealth of Nations*, 即严复所译之《原富》。㉗ Descartes. ㉘ Melebranche. ㉙ Spinoza. ㉚ Leibnitz. ㉛ L'intolerance. ㉜ Parlement. 英国议会之名。㉝ Lettres sur latolerance. ㉞ Locke. ㉟ Shaftesbry. ㊱ Bolingbroke. ㊲ L'atheisme. ㊳ Le catholicisme. 别于路德改革以来新教之名。中国称曰“天主教”。㊴ Les droits de l'homme. ㊵ Le espritfort. 蔑视教理者之称。直译则为“强狠精神”之义。㊶ La Bruyere. ㊷ Montesquieu. ㊸ Voltaire. ㊹ Rousseau. ㊺ Diderot. ㊻ Parlement de Bordeaux. ㊼ J'esnites. ㊽ Le chateau de Ferey. ㊾ Henriade. ㊿ Les Lettres Philosophiques. 51 Luther. 52 Les religions positives. 53 La religion naturelle. 54 Esprit des lois. 即严复所译之“法意”，日本译曰“万法精理”。55 La separation des pouvoirs. 56 Mainmorte. 贵族对于农奴，不许其以遗嘱传财产于他人。直译原文为“死手”二字。57 Geneve. 58 Langres. 59 Fonds Commun. 60 le Contract social. 日本译曰“民约”。61 Vinconnes. 62 Ency clopedie. 63 Dalembert. 64 Choiseul. 65 Helvetis. 66 d'Holbach. 67 Mably. 68 Raynal. 69 Catherine. 70 Frederic II. 71 Potsdam.

(未完)

The True Citizen

By

W. F. Markwick, D. D.

and

W. A. Smith, A. B.

II. The Youth

马、斯二氏同著之 *The True Citizen*，坊间已有译本。顾舛晦不可读，兹择原书之第二篇 *The Youth* 重译之。并录原文于下方，以其命意遣词，均亲切可味也。

译者识

The First Transition Period.

Memhry Gems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Wordsworth

Whatever is worth doing at all, is worth doing well. —Chesterfield

No one can cheat you out of ultimate success but yourself. —Emerson

A man cannot live a broad life if he runs only in one groove. —J. Staples. White

'Tis education forms the common mind, Just as the twig is bent the tree's inclined. —Pope

As the child grows into the youth the utmost care should be exercised, both by himself and by his friends, to prevent the dwarfing of his prospects by evil influences arising either from within or from

青年论

(英汉对译)

美国 马克威博士 同著
斯密士学士

中国一青年 译

第一过渡时期

格言

吴滋物司曰：“儿童者，成人之根基也。”

齐思斐特曰：“凡当为之事，宜善为之。”

耶马逊曰：“能罔汝，使汝功败垂成者，唯汝躬耳！”

斯塔卜槐特曰：“徒驰骋乎沟中，其生有涯。”

坡卜曰：“教育之转移人心，正如枝之随干，壹唯所向。”

方童子渐长而为青年也，已与交游，二者均应竭力戒慎，内杜邪念之滋生，外屏恶习之重染。庶免夭阏其上达耳！

without himself.

The youthful period of man's life i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No subsequent training can entirely obliterate the results of early impressions. They may be greatly modified; the character may be changed; but some, and indeed many, of the impressions of youth will cling to the mind forever.

It is in this period that the mind forms the ideas which will govern the will throughout the whole career. Then is the twig bent to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tree will grow. The faintest whisperings of counsel are eagerly caught, and the slightest direction instantaneously followed. Then is the seed sown which will bring forth fruit in harvest time.

Bishop Vincent, writing about boyhood, says, "If I were a boy? Ah, if I only were! The very thought of it sets my imagination afire. That 'if' is a key to dreamland. First I would want a thorough discipline, early begun and never relaxed, on the great truth of will force as the secret of character. I would want my teacher to put the weight of responsibility upon me; to make me think that I must furnish the materials and do the work of building my own character; to make me think that I am not a stick, or a stone, or a lump of putty, but a person. That what I am in the long run, is what I am to make myself."

Boys and girls should early form a taste for good reading. In the choice of books, as in the choice of friends, there is but one rule, - choose the best. A witty gentleman, having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a wealthy but not very refined lady, on arriving

人之一生，少年时代最关重要，盖后日之熏陶，绝不能尽化其少时所感受也。夫少时所感受者，虽若可改易，其性质虽若可变更，然终有深铭于心而永不得去者。

丁斯时也，心之所感，而观念生焉。足以制人毕生之志趣者，即此少年时之观念也。譬之树木然，枝之所向，即他日干之所倾。微讽之即听，略导之立从，是又如播戈戈之种，行且取果于收获之期也。

教士温省特尝著文诏童子，其言曰：“若我为童子欤，噫嘻！若我而为童子者，即此一念，已足照我回思。盖‘若’之一字，不翅导经梦境之秘钥也。于是而我之第一事，我当精自磨厉。知愿力之真，为成德之秘，及时黽勉，无荒无怠。我当愿吾师以艰剧之责。荷于吾躬，使我知当庀材以造成我之人格，使我知我为人而非木石。盖我之为我，即在长涂奋进也。”

青年男女，皆应及时养成善读书之良习。择书如择友然，为道无他，择其善者而已。有某君者，诙谐人也，应其女友之招，女固富而不文者也。既至，延入

was ushered into her library, where she was seated surrounded by richlybound books. "You see, Mr. X" she said, "I never need to be lonely, for here I sit surrounded by my best friends." Without replying, the gentleman approached a shelf and took down a volume which he perceived to be uncut, and smilingly observed, "I am happy to find, madam, that unlik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you do not cut your friends." Macaulay says, "I would rather be a poor man in a garret with plenty of good books to read, than a king who did not love reading."

A boy ten years of age was seen to enter. Westminster Abbey shortly before evening prayers. Goins straight up the main aisle he stopped at the tomb of Charles Dickens. Then, looking to see that he was not observed, he kneeled before the tombstone, and tenderly placed upon it a bunch of violets. The little fellow hovered affectionately round the spot for a few moments and went away with a happy, contented smile upon his face. Curiosity led a gentleman present to examine the child's offering, and this is what he found written in half-formed letters on an envelope attached to the violets: "For it is good to be children sometimes, and never better than at christmas, when its mighty Founder was a child himself. _ Christmas Carol." The young person that loves books as this little fellow did, will have friends that will unconsciously transform him into a great, noble-hearted man.

It is the thoughts of the boy that shape the future man. Garfield, when asked as a boy, what he was going to do when he grew up, would answer.

书室，女方坐群书回绕中，语曰：“君视之，环吾座者皆良朋，故吾殊不虞寂寞也。”客不答，徐步近签架，取所知向未开卷者一册，视之而笑曰：“吾甚喜卿不似众人之轻视朋友也。”马珂雷（英文学家）有言：“吾宁为寒士在穷庐而坐拥百城，弗愿为不嗜读之帝王也。”

昔尝见十龄童子，当晚祷前，入威斯敏斯特寺。直过甬廊，止于查儿司·狄更司（英小说名家）墓下。四顾无人，乃跪碑前，荐堇花一束，凭吊其侧。若不胜情，徘徊片时，乃面有喜色，欢然而去。一士人怪之，就察其所荐之墓，则一束系焉。所书之字，半未能成形。文云：“为孩提时佳矣，终不及在圣诞节时为尤佳。彼夫大力之创造者，亦一儿童耳！录圣诞词。”少年能嗜读如此儿者，则书中之良友，将于不知不觉中使彼成襟怀高尚之大人物已。

少时之思想，足以卜人之将来。伽斐德（美国第二十任总统）幼时，或问其长大所志，答曰：

“First of all I am going to try to be a man. If I become that I shall be fit for anything.” To make the most of one’s youth is to qualify one’s self to become a real man.

Some men, it is true, have been seemingly created by circumstances, and have figured prominently in the world’s history. But, as a general rule, the child makes the man; and the foundation of all greatness and usefulness is laid by the impressions of youth. “Alexander the Great would not have been the conqueror of the world had his father not been Philip of Macedon. Hannibal would not have been the scourge of the Romans if Hamilcar had not sworn him to eternal vengeance against his enemies. Napoleon Bonaparte would not have deluged Europe with blood, if he had not been inspired by the genius of war from the pages of Homer.” And in our own days, those men whose early impressions were the most favorable have been the most successful, both in their own lives, and in their influence upon the world at large.

But it will not be enough to keep children during the season of youth from the reach of improper associates and influences. The seed of right principles must be diligently sown in their minds. Lessons of purity and conscientiousness must be written deep on the tables of the heart. Parental restraint is outward and visible, but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life are inward and invisible. The day will come when the youth must quit the parental roof, and perhaps entirely bid adieu to the influences of home. If he be then destitute of right principles, if his mind be like

“吾先学为人，苟得为人焉，将无为而不适。”夫人而惜取少年时，即所以自成其真正之人格也。

古人诚有若为运会所造成而焜耀于史册者，然蒙以养正，大德大功，恒植基于少时所感受，此其常例也。不观史册所载乎？“亚力山大之父，使非马其顿王腓力，未必能征服世界；汉尼巴（古 Carthage 之大将）使非有哈密克尔，汉尼巴之父誓使永报大仇，未必为罗马人之害；拿破仑使非读荷马（希腊诗人）之诗，鼓其雄心，未必致全欧流血。”而在吾人今日，彼少时受最良之教者，其所成必大。不唯利己，其影响且被天下也。

然唯约束子弟于青年时期，使不近下流，不染恶习，犹未为足也。必勤播正谊之种子于其心，高洁之训，良知之教，所当大书深刻于其胸臆者。盖亲之约束，外而可见者也；立身之道，内而不可见者也。少年终有离去其亲之日，或竟有摆脱家庭关系之时。斯时苟无正理以董之，则将败德丧行。舟而无柁，必有覆于洪涛之危也已。

a ship without a rudder, he will stand in imminent danger of being swept away by the waves of corruption.

Care should be taken to keep good company or none. No sensible person will willingly keep bad horses or bad dogs. Should he be less particular in selecting his companions? And yet, at, this very point, some of life's most cruel blunders are made.

A story is told of two parrots which lived near to each other. The one was accustomed to sing songs, while the other was addicted to swearing. The owner of the latter obtained permission for it to associate with the former, in the hope that its bad habits would be corrected; but the opposite result followed, for both learned to swear alike. This aptly illustrates the usual effect of bad company, and no young man, however strong he may imagine himself to be, can afford to be careless in this matter.

In the forming of your friendships, be less anxious about social standing, and more particular about character. Remember that President Garfield used to say that he never passed a ragged boy in the street without feeling that one day he might owe him a salute. No one knows what possibilities of goodness and greatness are buttoned up under a boy's coat.

On the tomb of Schubert, the great musician, is written, "He gave much, but promised more"; and it is this immeasurable wealth of promise that makes the lives of our boys and girls so full of beauty and of power.

人必加意纳交益友，否则无一益友也。人非狂愚，必无肯畜害马恶犬者。犬马微物，犹必有择，可以择交而不慎乎？人生丧德之大错，多有于此铸成者也。

相传有二鸚鵡，居相近，一善歌，一善詈。詈者，主人冀去其詈之恶习也，乃请于善歌者之主，使相亲交焉。事卒得其反，盖二者均詈人矣。损友之效果彰著如是。故在少年无论自负如何坚定，于此要不可忽也。

人之交友，要当问其品格，不当论其地位，汝青年记之！昔伽斐德总统常云：“彼每遇蓝缕子于市，未尝不思此儿庸有受人礼炮之一日也。”良以立德立功之程效，系于一少年之身者，未有能量其所至者也。

大乐工夏伯氏之墓志铭曰：“彼所就已多，而期望犹过之。”使吾青年男女之生涯，如是其美满而多能者，即此无尽藏之期望为之也。

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

彭德尊

一 卡内基之少年贫苦及渡美

安多留·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者，英之苏格兰人也。一八三七年，生于苏格兰之达华姆兰村。其父威廉·卡内基，本手机织工。家无恒产，全赖佣金，以为俯蓄之资。及蒸汽学发明，各工厂咸易机械，前之以手工谋生者，至是概归失业。威廉亦其一也。时卡氏年方十岁，而其弟尤幼，尚在襁褓中。家贫无以自存。一日再食，时虞莫继。其父镇日悲哀，顾瞻四方，不知计之所出。卡氏欲废读为佣，而人咸轻其年，无雇之者。然恒以将来必成巨室自慰，并以慰母。但此空想，终无以救目前之贫苦也。

当是时，英之失业者，多往美洲谋生。其父不得已，亦尽室以行。乃尽质其衣服，鬻其器具为行资，及抵美洲，赁居滨夕尔勒尼亚州之阿列加市。顾其地情状，亦无异英伦。业手工者，仍无事可谋。以故生计愈艰，恒终日不得食。如是者有日矣，由友人介绍，得棉厂职工，举家始赖以不死。

二 劳役时代之卡内基

年十二，乃请命于父，为丝厂工徒，每周仅得五先令。在此凡一年，莫不先人而往，后人而归。其勤勉忠实，时罕其匹。厥后改入纺织工厂，司汽罐之事。然此事责任綦重，苟一不慎，生命随之。且为暗室，居其中者，无异地狱。以十三岁之童子，竟堪此惨淡之役。其勤慎不改常度，且以余暇兼理厂主文牍。人均善之。居此凡一年，年十四，充电报局递信夫。未数日，而全市之道路、巨室之所在，皆能一一识之。每电之来，刹那即了。又以余暇，旁治电报技术。久之，电机初动，即知所自。听其动音，即得其字。人恒倩其代助，然未尝却也。时有技师列特氏叹曰：“如此明敏笃实之才，予未见有第二人。其技术之精，当在予上。惜乎，沉沦于递信夫耳！”但卡氏尊重职守，未尝以微贱而挫其英气。当时月薪可得五磅。（每磅当中国海关银十二两余）未

几，其父云亡，则前此与其父分任之家累，今则归诸一身矣。且以母老弟弱，故其哀痛，殆难笔述。既毕父丧，仍一心从事本业。旋得兼某报馆电报访事，薪资虽微，然在卡氏，亦可小补。自是卡氏之名，渐为时人所称许。后滨夕尔勒尼亚铁路公司，以月薪七磅招之为地方监督部事务员。自此家用小康，无冻馁之忧矣。

三 铁路职员时代之卡内基

其公司事务虽繁，第以卡氏明敏之才，处之恒若无事。遂于事毕之余，从事学问，广涉典籍，以增智识。凡所阅者，必得理解而后已。而于经世济民之学，尤所注意。且富于发明性，每有所得，亦不之秘，悉以语人。故人多乐与之交。其后公司监督斯科脱，爱赏其能，引为秘书。然居职未久，斯科脱晋为公司协理，卡氏因其推荐，遂为比富罗分公司稽查员。比富罗固美国工业极盛之地，卡氏睹此，甚思从事实业，终以无资而止。时年已二十九矣，其为斯科脱秘书时，尽力备至。其后曾述其立身之秘诀曰：“有雇佣根性者，不可以成大业。即身为扫地贱役，亦当以主人自命。此余对于青年第一之忠告也！”

其时，滨夕尔勒尼亚铁路公司，以前此所筑之桥梁皆以木为之，往往有崩塌之患，遂定义改筑铁桥，以比巴克桥为始。初，卡氏有以铁代木策，陈请公司总理。及此策行，复请董其事，许之。于是成立基斯顿铁桥工厂，而卡氏半生被雇生涯，遂以告终。

及南北战争起时，国内纷扰，达于极度。卡氏乃弃铁桥工程监督而不顾，以服公务。其知己斯科脱，以后备兵役征为北军本部副官，遂命卡氏整理铁路及电线。时通华盛顿府铁路，多为南军所断。卡氏由水道以达安府，首修理铁路。未数旬而各铁路复通。然其间所历艰苦，亦云至矣。盖其修理时，南军恒用全力，以事破坏。虽北军竭力保护，然终不能止。迨至全路告成时，又无敢驾车以行者，卡氏毅然为之。及抵华盛顿，身中数弹，血流及足，而气不为少阻。其义勇类如此者，政府大嘉其劳。相倚愈重，终此战役，卡氏未尝为他事焉。

四 经营寝车时代之卡内基

当其为铁路公司秘书时，一日事务之暇，闲步庭外，以眺野景，有高且硕之人至其前。徐徐进曰：“阁下安好？仆久闻阁下在此，名誉甚高，信用甚厚。仆今怀有新制造物在此，能赐览否？”自其怀中出寝车模型上之，卡氏本富于发明性者，见而喜曰：“此物精巧，得未曾有，予特为君进之当道。”遂反其室，以语斯科脱。斯氏曰：“可令人，吾将面之！”斯人为谁？即乌特夫是也。既面斯氏，陈述所以。命制寝车二辆，试用于滨夕尔勒尼亚。成绩卓著，后与乌氏共立寝车制造所，以卡氏为其总理。几经改

制，愈益精良。而卡内基式之寝车，遂盛于行于各国也。

五 经营煤油时代之卡内基

自是以来，卡氏渐成富室。实业思想，更加增进。一八五九年，宾夕尔勒尼亚州，忽发见大煤油矿。美国实业家群争趋之，而卡氏亦联合同志，购斯土利华姆煤油矿一区。因其出产丰饶，竟博得厚利。其言曰：“予私来探矿时，见天然煤油，源源自石罅涌出，第于经流之处，凿池承之而已。予心滋喜，遂集资八千磅，购得此矿。其始日仅得百樽，乃凿十万樽贮油池一所，以备存储。而当时此矿已可值二十万磅，予以为前途尚远，仍竭力进行。然因贮油池工事未精，所漏失者，不知凡几。此予疏忽之过，后因工事益进，规模益宏，每年纯利亦可得百万磅。而矿区之值，则二百万磅有奇矣。”其煤油事业之大，由此即可想见。

六 经营钢铁时代之卡内基

然卡氏之能成富豪者，尚非其寝车事业及煤油事业，而全在钢铁事业也。盖当卡氏经营煤油时，其工厂所用之铁轨，纯取英国贝司马式者。后因其缺点甚多，不便于用，次第改良，遂成新式铁轨。于煤油工厂侧，复建设制铁厂。且因其时煤油工厂在在发达，须用铁轨者日益众。于是渐加扩张，与其煤油工厂并称为二大厂焉。一八八八年，复联合制铁制钢工厂凡七所，均归卡氏一人监督。则五里以内之地，黑烟蔽天，机声振耳者，皆其工厂之工作也。综一月所出，铁块得十四万吨，钢块亦如之。备运送之火车，百辆有奇。厂中雇工，无虑二万七千余人，月薪都二十五万磅，亦云巨矣。然回忆寒而无衣、饥而无食时，能无今昔之感乎？彼之诰诫青年子弟曰：“当予初为丝厂工徒时，一星期所入，至今殆不能举之于口。然用是得以自活。不恃贫父之养，又未尝不以此自喜。今诸子年少，当速自觉，各抱独立自尊之志，殊为至要。且人生世，苟能努力前进，何事不可成功？倘一遇困境，辄作悲观者，则皆薄志弱行之人，不足与言事业。诸子勉之！予言虽简，得此数语，切实而行，其前途未可量也。”

其公司名义，初为“卡内基苦罗蔓无限公司”，发起人为卡内基与其弟汤姆斯及俾立大氏兰达耶氏。一八九二年，因合并各种公司，更名为“卡内基钢铁公司”，全资本为五百万磅。旋复合并俾夫利克公司，则有资本千二百万磅。一九〇〇年，更加扩张，则资本已达二千五百万磅。其规模之大，设备之全，时无其匹。一九〇一年，以托辣斯大王摩尔根之助，更合并七大公司而组织钢铁托辣斯，资本合计二万万磅。自是卡氏委钢铁事业于后进，归隐故乡斯克波，惟年获红利三四百万磅。年已六十四矣，时距一八四七年卡内基之渡美也凡五十四年。

卡氏初业制钢时，美国钢铁多仰给于外。然未数十年，使美国能左右世界钢铁市场。而国力亦因之发展者，微卡氏之力不至此。信矣！英雄之能造时势也！

七 卡内基成功之由

卡氏成功之由：第一则善于用人；第二则长于事务；他如强健之精神、耐苦之性质，则其次也。其言曰：“凡实业家能成一代之伟功者，皆因其善借他人之力耳！”故其待遇职工，如慈父之视爱子。而职工之事之者，亦如孝子之事慈亲。美人恒称其公司为“父子公司”，盖有以也。至其处事，则不尚独裁。其言曰：“凡在卡内基公司人员，决非徒思分配利益之徒党，实为共同从事实业之良友。予之处事，未尝有一次独断独行之举，必皆取决于众议，然后行之。虽身居公司总理，而其责任，恒由各职员负之，予惟承乏而已。”夫使各人有充分之权，而负相当之责，得自由发展其才能，此卡氏用人之南针，亦其成功之秘诀也。

然其增进职工之幸福，慰劳职工之设备，亦靡不周至。因欲奖励职工之储蓄，于其公司中特设存款部，以便职工随时出纳，年付以六厘利息。又设贷款部，如有欲购住宅及田地者，则贷以基金，以增长其恒心。故彼数万职工，莫不感服，皆愿为之尽力。

一九〇三年，欧美钢铁业者，开协会于英伦，以谋节省资本调和劳动工人之冲突。卡氏亦临斯会，其演说词略云：“实业家成功之秘密，惟分其责于各人之上，而厚与以利益耳！予卡内基公司之在美国，所以能成功者，在使各劳动之人，渐变为多数股东，初无他也。”有人请其从事实业之方，卡氏谓之曰：“予之所以能成功者，别无他巧妙，凡处一事，不以为难，亦不以为易。第终日乾乾，切实力行，猛勇前进，能如是者，事未有不成。彼畏难而退，遇苦而悲之人，皆属无能者也。”夫卡氏成功之由，实无出于自述者。彼不拘拘于成败利钝，悠然乐天。己之所信，以为可为者，勇往迈进，不辞辛苦，不避困难，非得到其地不已。其接人也，虽在至忙之中，有来访者，和面相迎，从容讨论，几忘其为忙。殆所谓不凝滞于物，亦不忽于物者也。

八 卡内基富之理想

世之大成功者，无非利用他人之劳力，卡氏亦自言之。惟欲分颁此利与劳力者，则彼之特色也。卡氏钢铁公司工资之高，冠于全美。其效果之大，亦冠于全美。工资之增减，彼不独断，由劳力者之代表议定之。资本与劳力之调和，为卡氏事业成功之最大者。彼谓贫富之悬隔，为社会进步之必要条件。又曰：“竞争者，乃出于自然之数而不可避。社会各方面，互以竞争而为适者生存之保证。竞争之于个人，或不免为惨

酷之事，而于人数全体之进步，不可谓非善法。极端社会主义，将以破坏今日文明之基础。”彼示教于富人曰：“自聚财富，以图增进公共之福祉，而于生前自散之。”世称其为“理想的富豪”，乃系此一言矣。卡氏老来于富之散布，苦心熟虑，其用力不减于致富之时。一日午后，纽约倭尔街股票市场颇呈好况，招揽顾客者纷立街头，逢人说项。见一朴素老绅士，俯首沉思，缓步而行。招揽者趋前促老者之肘而言曰：“老绅士，大好机会，一试必获厚利！”老者顾而答之曰：“多谢，多谢！但金钱早于余为无用之长物，方谋何以散之也！”老者为谁？即卡内基也。卡氏良以散财之法，必求合于“自助者助之”之原则。倘徒用之贫民救济及其他慈善事业，惟制造多数流氓乞丐而已。彼最终思得一策，即以散财之最良方法，质之社会公众。制票数百万张，颁布国中，广征舆论，应募而投答案者，日至数万。卡氏顾而乐之曰：“此天国之生活也。”

九 卡内基散财之法

卡氏既超脱于实业界，以一代伟人，退隐山林。其幽闲之乐，过于帝王。然卡氏不自足也，经天纬地之个人事业既终，铄古震今之公共事业复起。兹特举其投资公共事业者如下：

毕巴克市卡内基图书馆	1250 万元
合众国二十一地方图书馆	500 万元
纽约图书馆	1240 万元
旧卡内基公司职工救济基金	1000 万元
圣路易图书馆	200 万元
滨西罗尼亚州三图书馆	200 万元
厄丁堡图书馆及专门学校	600 万元
迭阡斯图书馆	100 万元
佛拉脱图书馆	100 万元
纽约伯威医学校卡内基实验室	136.5504 万元
亚列加尼图书馆	75 万元
华盛顿图书馆	70 万元
苏格兰各大学	2000 万元
达华姆兰学校及图书馆	48 万元
巴明加大学	50 万元
格拉斯哥图书馆	100 万元
约翰斯顿图书馆	10 万元

非亚非尔特图书馆	8 万元
海牙万国仲裁裁判所及附属图书馆	300 万元
各种慈善费	885.7 万元

上所列者，多属于图书馆。夫图书馆捐款，在卡氏所经营之公共事业中，本为数最大者。至教育事业中，如大学、天文台、美术馆、博物馆；卫生事业中，如病院、医学校、看护妇养成所；社会事业中，如公园、公会堂、公共浴室、教会等，其得卡氏之助者，数亦匪细。此外如各种研究会基金，英雄奖励金（Hero Fund）亦皆为卡氏所创。所谓“英雄奖励金”者，如因救人之急，或以身殉，或因以受伤，则出资恤其家族养其终身也。初卡氏居铁路公司秘书时，其地有安特逊少将，每于星期六及星期日开其私立图书室，以供众览。卡氏于此中，颇受大益。其言曰：“予在铁路公司时，每星期六日，必至安氏图书室阅书。其中陈列甚富，取阅甚便。予一生学业，半由此中得来。故安氏之善意，至今未之敢忘。今予既富有产业，窃取其意，以经营各地图书馆，一以继安氏之志。一以俾寒士之研究耳！”又曰：“凡人既拥巨资，用于公益事业，计亦良得。人必有死，无富贵贫贱之殊，莫能逃者，又不能挟其巨资以偕往。然则生而宝此，死后直等砂砾耳、铁屑耳！且子孙若贤，无此亦能自立，否则徒长其恶而已，何益之有？”又曰：“以巨富遗子孙，为大丈夫之耻！”又曰：“富而死者，耻莫大焉！”由此观之，卡氏非独实业界之英雄，抑亦学术界之恩人，思想界之伟人也！

十 卡内基之嗜好及家庭

卡氏生平，颇嗜朴素之生活。不吸烟、不饮酒、不美食、不华服，爱乐和睦之家庭。襟怀洒脱，待人不设城府，谈笑磊落。尝曰：“笑声起处，即荣华生处。”酷嗜山水，其居在苏格兰北方，曰斯克波。原为古代诸侯之城址，卡氏以八十五万元购得者。倚山临海，风景绝佳，游者叹为天上。又好书成癖，有暇则读，老而不衰。时且执笔述志，文亦简劲爽直，肖其为人。其著作如下表所列，后二作尤著称于时。

胜利之平民	(<i>Triumphant Democracy</i>)
世界漫游记	(<i>Notes of a Tour Around the World</i>)
马车旅行	(<i>Our Coaching Trip</i>)
英国游记	(<i>An American Tour-in Hand in Britain</i>)
富之福音	(<i>The Gospel of Wealth</i>)
实业帝国	(<i>The Empire of Business</i>)

家族间仅其夫人、爱女及夫人之妹四人。客有祝卡氏之功业者，则顾其夫人而笑曰：“非予一人之力，有帷幄宰相在！”或有叩其夫人内助之经历者，则曰：“予实世界

最有名之人之最无名之妻也。”

卡氏所嗜之游戏，如乘马、狩猎、游船、音乐，无不精其技。闻声来访于斯克波者，多不远千里之名流，相与倾谈竞技，尽宾主之乐。时赴大学及他会场演说，或狩猎，跋涉山林，凌视少壮，雅不欲隐居自逸也。

译者曰：观卡氏少壮时代之刻苦经营，已有惊人之智勇。然其所以度越寻常者，艰难创业之余，犹有余力以谋济世散财之道。其理想之高、气魄之强，吾贪鄙侥幸、苟安偷惰之民，对此老人不知有何面目觑然人类也？

国外大事记

记 者

大隈内阁之改造

大隈内阁者，日本之所谓三派混合内阁也，以同志会为中坚，中正会及无所属者附之。溯日本自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倒后，继之以第三次桂内阁，复继以山本内阁。全国士庶，群以军人阉阅政治，逸出宪政之常轨，为国家前途危，于是渐谋倾覆之道。适海军受贿问题发生，而山本内阁倒矣。伯爵大隈重信，自辞进步党（后改为国民党）首领以来，热心倡拥护宪政打破阉阅之说。一时舆论归之，又得众议院内次多数党之同志会拥戴，与中正会及无所属团连合。遂于客岁四月，继萨（日本维新时萨摩藩勤王军人一派）政（政友会）混合之山本内阁组织后任内阁，是为第二次（大隈曾于甲午组织一次内阁，未逾半年即倒）大隈内阁。此虽未足称为纯政党内阁，然已带有政党内阁之臭味，亦可以稍饜国民之望矣。乃成立仅十有七月，忽有全体阁员辞职之举，则又何也？其政界内幕之暗潮，吾人虽不得窥其真相，但就其现有之事实观之，此次内阁之动摇，其重因有二：（一）中日交涉第五款之要求，袁总统已有许意。让步之最后通牒迟发半日，目的即完全达到。以此市民焚烧大隈伯邸，全国新闻攻击政府。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虽于贵族院一再答仲小路廉之质问，表示政府意之所在，而失败之声仍腾诸众口；（二）一万元事件及议员渎职事件发生，内务大臣大浦兼武，受舆论攻击，牵涉政府。所谓“一万元事件”者，议员白川友一于改选时以一万元分与政友，而追及来源，白川氏曾于选举违反事件之豫审庭，陈述此一万元系大浦子爵捐助大正俱乐部之救济费也。至“渎职事件”，乃以金钱买收反对党议员通过政府之增加师团案。与其事者，为关西团议员首领白川氏与关东团议员首领板仓氏。金钱之过付，乃为众议院书记长林田龟太郎。厥后白川与板仓因贿金生衅，本出保太郎，出为调解，事闻于外。七月二十九日，总检察长起诉，林田及议员多人先后逮捕收监。大浦子爵，以证据不足，未能起诉。是日午后二时，阁员开阁议于大隈首相私邸，内务大臣大浦子爵决意引咎辞职。四时，大隈首相入奏阁议情形，并代上内务大臣之辞职表。次日，

日皇免大浦子爵本官，敕大隈首相兼任。午后，阁员复开临时阁议于永田官署，协议总辞职事件。首相以负推荐阁僚监督不周之责任，上表辞职；各大臣又以首相之进退为进退，均连带辞职。而日本政局，一时呈纷扰之现象：第一，各政党之态度不一。国民党无所表示，同志会首先招集在京议员开会，议决处以冷静态度。次为政友会，唯一之希望，在西园寺侯爵之再起。以该党为中心，纠合国民党中正会及无所属团，组织混合内阁，或拥戴松方侯爵，若能得国民党之同意，即山县公爵亦无不可。惟以寺内伯爵及平田子爵，出而组织内阁，为该党所反对。又次为中正会会员菊池武德，参画中间党之组织，以樱田俱乐部为中心，网罗旧政友俱乐部员，连合同志会非难本部之一派会员及无所属团组织之。此种计画，发生于内阁未动摇以前，至此进行益力。大石正己，实主其谋，致同志会非难派之会员，四开纳凉会，逼本部引咎自责，迄今风潮犹未已也。再次为无所属团，开议员会，金泽种次郎及大场茂马提议维持严正中立之态度。各议员一致赞成，并誓不为组织第三党之策士所罗致也。第二，后继组织内阁者无人。时论有谓年来政事剧烈，宜取缓和手段，连合各政党，组织举国一致之内阁；有谓本宪政之正义，当然推在院内多数党之同志会加藤总理，或政友会原敬总裁，组织政党内阁；更有谓政党之政权争夺，没却立宪政治之精神，如以与党派无关系之平田子爵组织超然内阁，亦收拾时局之一策；至谓以新进气锐之人物组织政党内阁，易启政争，不若以老成典型之松方侯爵组织内阁，可以孚众望；即不得已而思其次，当以山县公爵所亲信之清浦子爵组织内阁，否则亦当以陆军派新推崇之寺内伯爵组织内阁，经历、威望，二者兼备。乃系主张元老内阁及军人内阁者。然征诸事实，不独举国一致之内阁不适现状，而加藤男爵为现内阁之中坚人物，原敬总裁，受前内阁倒阁之影响，同为不能组织后任者。若平田子爵、若松方侯爵，一则多病，一则年衰，均无意于政治。若清浦子爵、若寺内伯爵，一则自流产内阁以来大失人望，一则因陆军关系，将来对于海军扩充问题难以解决，更不能组织后任内阁。于是元老对于大隈首相，第一次慰留。此时首相以前日非敢轻率辞职，实迫于当时之情势。既蒙慰留，待征求阁僚意见，然后答复。遂于私邸招加藤男爵协议，加藤男爵坚持前见，主张辞职益力。其理由：（一）现内阁之设施，尚未失民心，及时引退，以便同志会之再起；（二）现内阁既生破绽，势难永续，今日乃为引退之好机。逾日，首相仍从前日阁议之决定，全体辞职答复山县公爵。于是元老对于大隈首相，第二次慰留。次日，适为内阁开议例期，首相报告前后慰留及答复情形，各大臣仍坚持辞意无异。迨后首相与山县公爵往返协商数次，留任之意渐决。继因阁僚主张去留之意见不能一政，决意改造内阁一部，惟际此发生两种问题：第一，同志会大臣之去就如何？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若大藏（财政）大臣若槻礼次郎辞意正坚，无可挽留。而农商务大臣河野广

中与递信（交通）大臣武富时敏，虽未确执如何态度，而以同党关系，似去就宜取一致之行动。但大隈内阁，以同志会为中坚，断无党员不加入阁员之理。第二，海军大臣之后任者何人？此次八代中将，所以赞成加藤辞职论者，实因海军扩充案，僚友多不表同情。阁议之决定，或至延期一年。且此案之承认，与来年度之财政计划有重大关系。大藏大臣，颇有难色，豫知将来境遇之苦，早存洁身引退之思。其后任者，虽外间拟以加藤名和两中将，彼等明知目前之情况，诃肯当此难关。乃酝酿至八月七日，第一问题以同志会党议，此后对于留任内阁，限于不变更从前之政见，仍尽力援助。加藤男爵为该会总理，誓在阁外率同志会援助大隈，行其政策，并力劝武富、河野两大臣留任，另由该会推出箕浦胜人加入阁员，而第一问题得以解决。第二问题以八代中将荐加藤中将自代。加藤要求以海军补充案能大体承认，为入阁之条件。首相即时承认八四补充之计划实行，中将遂允入阁。而第二问题得以解决。其余阁员如文部大臣一木喜德郎与陆军大臣冈市之助，均与山县公爵有关系。首相与之磋商，应允留任无异议。如司法大臣尾崎行雄出自中正会，本持非连带责任之论，前日辞职，乃以首相辞职之故。今首相变更初志，决意留任。早稻田大学学长高田早苗，因首相及一木博士之劝，亦允入阁。首相以内阁改造逐渐就绪，于九日午前，入奏日皇。翌日，免加藤若槻八代三大臣本官，新改造内阁阁员，除河野冈尾崎三大臣留任原官，未受敕命。首相大隈重信，免内务大臣兼官，兼任外务大臣。一木喜德郎，改任内务大臣。武富时敏，改任大藏大臣。加藤友三郎，任海军大臣。高田早苗，任文部大臣。箕浦胜人，任递信大臣。至是大隈伯爵之改造内阁成立。大隈首相于官署开会，招待新闻记者，席上申明留任之理由。复以外务要职，难以兼任，电商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至十二日晨，接石井男爵覆电，应允入阁。内阁遂发归国命令，视事之期，当不远矣。

葡国政变

千九百十一年，葡国国体，改建共和。亚利亚博士，于八月二十四日以资望被选为第一任总统，任期定四年。至今年五月，距满任之期仅数月，忽以党争激烈之故辞职矣。按：亚氏年已八旬，虽系出王室，在千八百八十二年，已抱共和主义，被选为旧王国议员，迨被选为总统。仅逾一月，王党库塞罗上校率兵士七百人，侵入葡国。及乱平，稳健主义之茶格斯内阁又倒，不得已组织混合内阁。时同盟罢工之风潮起于各处。教会以僧正等被放，与国家为难。王党又以处罚阴谋党人不服，大启争端。至千九百十二年六月，此内阁又更换。翌年一月，课斯塔内阁成立，采用超然政略，利害与教会及王党相反。未几，各处阴谋复起，课斯塔内阁逾一年又倒。马加特起而代之，组织内阁，大赦政犯，仅能收拾时局。延至十二月，内阁复倒，民主党之柯琴河

内阁代之。逾六星期，生命又尽。于是亚氏以党争无已、国势终衰为忧，命卡斯特罗将军组织超然内阁。詎知卡氏军人武断内阁，不洽輿情，卒为古对滩所推倒，而总统亦因之去其位矣。

总统之辞职书，以五月廿七日发表于两院议场。二十九日，两院召集议员会议，准其辞职，选布拉卡为后任总统。此次选举，保守党放弃一切之投票权。布拉卡之当选，乃系民主党之力。缘布氏夙以诗人、学者知名于时。年十五，即刊一诗集曰《女郎》行世。至历史哲学，造诣尤深。此外，关于人种学及社会学，著作甚富，其社会学之著述，乃私淑孔特一派，惟主张妇人参政权之一点与之稍异耳。被选后，致书国会，誓忠于民选国会制度之共和国，反对独裁性质之武断制，按常识与公平以行政治。至此，葡国之行政元首可谓得人。德国报评前总统曰：“亚利亚起用卡斯特罗将军，意在付以独裁权力，一清政界之纷乱。殊不知已堕入英国术中，英利葡国恢复王政，使其陆军统制于英国将校之下也。”

倭尔斯特(Worcester)之今昔

现今英国政局，以朝野两党组织混合内阁，表示举国一致对外之敌忾心，实开英国政治史上未有之特例。惟观爱尔兰国民党与倭尔斯特人不洽，攻击之声时露言外。虽主张权利，发为言论，本英人之自由风概，而以激烈之言动，致双方多生误解，究不得谓之佳兆也。

倭尔斯特之自由协会，属于自由党之自治派，反对爱尔兰自治案者也。曾于伯耳发斯特刊行一书，曰《凯撒在倭尔斯特之友》。倭尔斯特反对自治团之领袖，更向英国公众表示如英德有构兵之时，倭尔斯特之民意，当以倾向德国凯撒。总之，倭尔斯特领袖之言论，激于感情，逸出常轨者甚多。其最著者，千九百十年二月，彼中一人语模林波斯特记者曰：“无论若何之事发生，均不足动我等。若英国弃我等不顾，我等宁归向德国也。”有少佐某，客岁自德国密运毛瑟枪归，亦曰：“与其屈于自治案，宁臣服德皇。”至倭尔斯特党首领沙卡佐，在汉堡赴德皇宴会，德国库尔曼男爵，赴倭尔斯特，市民尊为上宾，益增其国人之忧惧也。

前谣传倭尔斯特人主张倭尔斯特之义勇队，虽加入英国之新募军队，但不可用于国内勤务以外。实际此种风闻，全系误传。倭尔斯特之人民，现今应募出征者，仍络绎不绝。惟外间有此传闻，倭尔斯特党与国民党更互相猜疑，无复提携之望。两党领袖，亦终不能释然。今虽暂因战事外持沉静之态度，而危险潮流，时簸荡于内也。

华沙(Warsaw)之役

德军自移师东向以来，集全国之军力于波兰方面以迫俄军。战线之长，自里巴

(波罗的海边)至罗马尼亚国境,计三千余里。两军士卒之数,约六百万人,开有史乘以来未有之战局。而华沙一役,尤为有史乘以来未有之剧战。捷报传来,联军震动,爰将此役前后情形,撮要记述如下:

(一) **德军方略** 开战之始,德军于西线取攻势,于东线取守势也。破比临法,卒以后防空虚,仓皇退却。而俄军出师之速,又在意外。东顾多忧,遂翻然变计,移倾国之众于加里西亚,而东欧从此多事矣!德军有事于波兰,而其目标则在华沙。盖华沙不守,则撤去波兰之第一屏障,德军歼灭俄国之主军,从此可期。于是德奥军,以全力自三面围攻华沙,意在东欧之战事结束,可以从事比法方面之战争也。

(二) **俄军弱点** 此次德军作战计划分三路进攻:库尔兰方面,比罗将军以骑兵三万,占波埃俄依铁路,截断接彼得格勒与华沙之柯夫洛、威尔拉铁路,统大兵向柯夫洛攻击;主军兴登堡元帅,渡拉里夫河,驻军华沙北方,逐俄军于布格河方面;南军麦刚森将军,又自南方占卢布林、课尔们路线,与主军呼应,取猛烈进势,其意盖在破俄军国防第一线。但俄军据有坚固要塞,又用兵境内,征发军需较敌便利,攻陷非易。惟其弱点:一在军器子药缺乏;一在运送之机关不甚完备,且重要军器及子药之制造能率又劣于敌军。以此统帅尼古拉大公,知与德军对抗,徒损大兵,难操胜算,遂下令撤国防第一线内之兵,退入国防第二线内。

(三) **华沙攻陷** 俄军既下令退军,同时各要塞所有之炮,计一千四百尊,均移送他处。其余军器、军需品及金属物,凡可以资敌用者,无不运送后方,全市为之一空。至八月五日晨,巴伐利亚邦亲王里哇波尔特军,突入内防御线。无抵抗力之华沙,遂归德军占领。后留之俄国戍兵,渡维斯土拉河,沿那夫俄心斯克铁路往华沙东方之普拉卡退去。斯役也,德军以五次进攻之力,虽陷华沙,损失颇巨。惟俄军因此士气大沮。按:华沙系波兰故都,人口都百万,在俄国推为第三都会。物产之富,为俄军供给军需之源。今委于敌手,俄军损失更巨。所以德人闻捷,异常欢忭。德皇维廉二世,以八日归柏林,开重要会议,布告波兰之半独立,以奥国大公查理提芬为波兰新王。至此,军事家多推测东方战局将小有结束。殊不知德军志在覆俄国主军,免其卷土重来,故占领华沙后,仍向退走之俄军全线猛击也。

(四) **退走困难** 俄军以三百余万人,在三千余里之战线内退走,其秩序断不能如总司令部之所期。当其退走之始,按地势及指挥官之定计,步兵先退,炮兵留于第一线内,几陷于重围之中。在昔俄军虽以善退称,今则难免有意外之混乱,况德奥军正思断其退路。兴登堡元帅指挥大军,自华沙西北两面袭击。里哇波尔特亲王与麦刚森上将两军,自华沙南方及其东南进攻。于是拉里夫河之要塞线及普拉卡、伊芬哥罗德、卢布林、课尔们之战线,均为弹雨所蔽。虽《德国公报》载俄军后卫勇于战斗,詎知

掩护战斗与攻击战斗，其意气精神有不可同日语者。果不出数日，普拉卡攻陷，伊芬哥罗德失守。俄斯托罗领加、罗们夏、洛安三处，且相继归于德军。而白莱斯托利土夫斯克，其势益危矣。

（五）最后决战 波罗的沿岸之库尔兰方面，比罗将军又增兵活动，一面迫利卡，一面攻柯夫洛要塞。至十一日，俄军于柯夫洛各工场，下令即时撤退，其势已危，加之兴登堡元帅——德皇特任为柯夫洛总指挥官——下严令攻袭，纵有若何牺牲在所不顾。俄国之戍兵，乃至力竭退去。惟柯夫洛既归德军，截断波兰与俄都之交通线及向北走之俄军退路，俄军所据之第二线，更不能支势将于距彼得格勒六百里之战线，为最后之决战。

国内大事记

记 者

国体问题

民国成立，四载于兹，友邦承认已正式加入国际国体。而帝王名词，亦随清廷退位诏以消灭。虽有劳乃宣宋育仁辈，于去岁曾倡复辟之论，昙花一现，旋即为政府所制止。不谓前月中旬，忽有筹安会设于北京，大倡共和不适于中国之说，致发生国体问题。扰攘至于今日，已近一月，时而冷静，时而骚动。今且劳总统派员赴参议院宣言，记者澄观默察，知去解决之期不远。爰就此事之经过，分为四时期述之。

(一) 发生时期 中日交涉紧急之时，即有某某请定国是以镇人心。迨冯国璋上将入京，京报载其与总统谈话，谓南方盛传此事，总统力辟其诬，并表明不遗祸子孙之心迹。斯时，尚无公然对于国体置议者。自北京《亚细亚报》载顾问古德诺谈话，谓君主国体实胜民主，中国将来能继荷重任者，实难其选，不必强效美国。于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利用此机会，发起筹安会。本古德诺谈话作《宣言书》散布，其文略云：辛亥革命，国民激于感情，仓卒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合与否，不及三思。但长此不图，祸将无已。古德诺博士即言君主国体，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中间引中南美及葡、墨之事为证。末谓纠集同志，组织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各抒所见，以尽切磋之义。比时《亚细亚报》称有人谒总统，询及筹安会应否干涉。总统答云：“此种研究之举，可视为学人之事，如不扰秩序，无庸干涉。”而变更国体之议论，遂闻于国中。

(二) 冷静时期 筹安会自《宣言书》发布以后，京师各界，惶惶然莫知所措。虽投闲置散之流，群思附骥以图富贵，而杨、孙以延揽名流为目的，若张謇、熊希龄、马良、梁启超既不可得，碌碌余子亦非所愿。故预定八月二十一日开会，不能果行。当《宣言书》发布之始，总检长罗文干以该会紊乱国宪，当依法检举惩罚，事为司法总长章宗祥所阻，罗遂愤而辞职。参政马其昶继之，时京师各报馆，投函反对者，日数十起。西人约光投函《公论报》，谓筹安会抵触约法，即古博士亦不过凭学理主张，

未尝思及约法。而谷钟秀、徐傅霖、杨永泰、欧阳振声，投稿京沪各报，标题曰“维持共和国体之宣言”，斥筹安会发起人为妖孽。湘人贺振雄上书肃政厅，转呈总统，谓筹安会乱政灭国，请将发起人明正典刑，因无保证人，置不受理。李海乃禀总检察厅，援引三年宋育仁等倡复辟说时申令，请治杨度等内乱罪。沪上有南岳峻者，电呈政事堂，转呈总统，论诛杨度诸人，以为谣言乱邦者戒。京师大僚中，若樊增祥、李经羲、段祺瑞、周学熙、汤化龙，均极端反对。若赵尔巽、世续、陆润庠等，与前清关系较深，且谓若改国体，当请清帝复辟。英文京报并载访员与古博士接洽，询以中国国体问题。博士不承认有世界国体君主较民主为优之语。于是肃政厅开会讨论，一派主依法纠弹；一派主委婉陈说，希冀和平解散。最后推肃政庄蕴宽，依据法律关系痛陈利害。而严修、张一麟亦以此事入告，痛哭陈辞，总统为之动容。闻取消命令已拟就，杨士琦进言，恐惹起法律问题，因此中止。及总统府会议，章宗祥力言筹安会之组织及其宗旨，不可越法律范围。朱启钤提议应先将该会章程呈报政府核夺，外间因有内法两部劝令改名学会之说。而杨度、孙毓筠遂不及开会，自认为正、副理事长，其余各自认为理事，连日又深居简出。事务所之内，仅见有门役名簿而已。至是国体问题发动之筹安会态度，百忙中一冷。

（三）骚动时期 杨、孙诸人，自小受挫折，进行益力。知非广罗要人不足以左右舆论。遂推那彦图、帕拉塔、黄炳焜、徐佛苏为名誉理事，招揽会员，又一变从前严格办法而为放任。杨度著《君宪救国论》、刘师培著《国情论》、《共和解》及《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不同》，冀收文字之效。继知文章号召，不足以广声势，渐脱言论范围，取实力手段。一再电告各省文武大吏及各团体，先发表意见，次谓事关全国安危，应共同研究，请派遣代表加入讨论。登高一呼，果四山响应。各省文武大吏，若王揖唐、许世英、汤芑铭、田文烈、吕调元、陆建章、赵倜、王占元、段书云、严家炽、陈宦、朱瑞、龙济光、唐继尧、任可澄、屈映光、阎锡山、潘矩楹、马福祥、章夔一、李兆珍，各团体若云南、四川、河南、浙江、湖南、湖北、上海商会及湖北教育会，均电复派代表莅会。而广东公民党支部，答本部商榷书，且表示赞成。而湖南叶德辉等，且代设分会，而示意反对之国是讨论会及保安会，且被其吸收。杨、孙诸人，更进一步，着手请愿运动，联络各省旅京人士，各推代表一人，于代立法事务之参议院，上请愿书，以便国体问题之早决。及至九月一日开院，果有王锡蕃、马安良、周家彦、沈瓚绪、沈云沛、李祥、杜俞、李晋泉为鲁、甘、桂、苏、滇、湘、绥远代表请愿。后五日内，各省及满、蒙、回、藏相继投递者，又有张炳华、乌泽声、胡寿庆、陈璧、恽毓鼎、罗桑班觉、恒钧、那彦图、蔡锷、丁槎、黄锡铨、赵倜、张作霖、董若璜、曹锟、张绍曾、巴勒珠尔拉布坦各代表，而段芝贵、龙济光、王占元、赵倜、阎锡山、

唐继尧、朱瑞、汤芑铭、李纯、倪嗣冲、靳云鹏、陈宦、孟恩远、朱庆澜、张广建、何宗莲、潘矩楹、刘显世、李厚基及张勋、张作霖更联名电请总统，变更国体。时势所趋，至此虽有梁启超、汪凤瀛、张效敏、林袖湖、刘少少之文章，与夫外人李佳白、丁义华、佑尼干、莫理逊之言论，终不抵古德诺、有贺两博士之言入听也。

（四）**停顿时期** 际此请愿声中，参议院参政济济一堂，忽议长黎元洪缺席，已惹起一般人之注意。至本月六日，总统派右丞杨士琦赴参议院宣言，谓本大总统受国民重托，（中略）当以保卫国家与人民为职务，而保全共和国之国体，尤为本总统专责。近日各省人民，纷纷呈请立法院改变国体，此举与本大总统之地位殊为矛盾。（中略）本大总统有维持大局之责，故视变更国体，不合舆情。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意见，必有完全之上法。且民国宪法，起草在即，如衡量国情，详慎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云云。有谓此举因副总统及教育总长汤化龙辞职，有谓此举因财政总长周学熙请假，其实皆非也。盖受德使之忠告，恐变更国体未得各国承认以前，欧战终局，中国失列席发言之权，不得不尔也。惟近有主张民国立君及总统世袭，以避此种困难。是非从宪法入手不可，否则亦需待决于国民会议。无论如何，此国体问题解决之期，不得不暂时停顿也。

青岛税关交涉之结果

青岛税关，战后由日本政府派人管理。迭经政府交涉，遂于前月十八日订“中日协定交还青岛海关条款”四项如下：

（一）青岛海关交还中国；

（二）本条约按照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及一千九百年中之《中德条约》协定。其中紧要之处，易以日本文字。交还开关之后，关于该规则手续适用之处，仍属有效；

（三）凡属总税务署之海关文件、公款及其他一切财产，经日本军占领者，概行交还总税务司；

（四）日本政府，至海关开关日止，所有关税，除照一千九百零五年中德款扣二成外，余悉交于总税务司。

此约既定之后，定于本月一日开关。该关税务司任命立花政树，原任之内部事务关员四名、外部事务三十名，悉仍其旧。并于中国海关日本人员中，选任岸本弘吉为副税务司，缘其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即滞留该地，为二等帮办。此外三等帮办，日人布谦太郎亦留任。至战前奉公之华人书记三十六名，现已复职。即该税关官吏总计九十七名也。

宪法起草之进行

民国成立四载，根本大法，尚未制定。总统特于七月一日，颁申令，令参议院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起草。旋由参议院推定梁启超、严复、施愚、王世澄、杨度、汪荣宝、曾彝进、李家驹、马良、达寿十人，为起草委员。经办理该会事务员林长民，选定参议院东偏房为该会事务所。比以委员汪荣宝尚未到京，先以在京委员于七月三十一日开成立会。至八月七日，复开第二次委员会，除汪荣宝、马良二委员，余均莅会。各委员以非正式会议，筹议在正式议会以前，应将起草手续，妥为准备。并有政府交到之各种意见书，亦应在起草以前，分别考核，以为参证。复以委员未齐，起草之事，暂不办理，嗣于十五日开会，讨论宪法上之大体，并商议事手续及附带之种种规则，不设旁听席，仅政府委员可以出席。迨汪归而梁、严又病，马氏复因事来京。十九日，总统延请委员，询问意见，到者仅七人，以汪荣宝陈述最详。二十一日，复开会一次，因人数不足，近半月未开会。但在京委员，仍不时接洽，讨论事前预备各件，必至正式起草时，为正式大会。二十七日，该会定宪法起草程序，由十委员分组分会，曰起草会、曰审查会。先由起草会起草，再付审查会审查，以三读修正为成立。领袖委员李家驹，拟以施愚、王世澄、杨度、汪荣宝、曾彝进为起草部委员，以李家驹、严复、马良、梁启超、达寿为审查部委员，俟得各委员之同意，即当决定。对于起草办法，以正式开幕为期，现已规画就绪。该会事宜，分为实质、形式两部分：凡规画本国风俗习惯及法律沿革事，皆属于实质者；如关于外国成法之比较及条件之审查，皆属形式者。业经根据两大目的着手进行。及本月初旬，各委员以此宪法问题关系重要，起草一项不可不慎重出之。既议定此项起草，分为两层：一为大纲之议定；一为条文之草定。现正从事第一层，而以此大纲即为条文之所从出，故对于此项议定，尤特别注重。已略决定，此项大纲议定之次第，先由各委员提出意见书，详加参酌，拟定纲要；然后再提出大会，逐项议决；继此即为条文起草之着手。据闻此项大纲完全议定，至少需两月议定后，由各委员分别担任条文起草云。

通信

记者足下，别后闻在沪主持《青年杂志》，必有崇论闳议，唤醒青年。惟近有惊人之事，则北京杨度诸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是也。以共和国之人民，讨论共和国体之是否适当，其违法多事，姑且不论。倘讨论之结果，国体竟至变更，则何以答友邦承认民国之好意？何以慰清帝逊位之心？何以处今总统迭次向国民之宣誓？更可惧者，此邦官民，对于吾国国体变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口中虽不以为然，心中则以此为彼国取得利益莫大之机会。几如欧战发生时同一态度，此诚令吾人不寒而栗者也！切望大志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国民幸甚！国家幸甚！（后略）

王庸工白

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一曰共和国家不若君宪国之易致富强。使此理而果真也，则西班牙、意大利之富强，应驾法、美而上。予觉诸人主张君宪，犹属过崇欧化，不若辜鸿铭之劝欧人毁坏宪章，改奉中国孔子春秋尊王之教更觉切中时弊也。一曰按诸中国历史国情，前此未有民主。今之共和，仓卒定之，未经国民之讨论也。窃以事物变更，必有其朔，亦未闻何国之共和，乃国民从容讨论之所改定也。一曰人民程度不适共和。欲救中国，厥惟君宪。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非立宪亦不可。窃以立宪政治，非易业也。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救中国非君主不可，谨闻命矣。公等皇皇，当不逾三月，惟“非立宪不可”五字，望杨度勿忘今日之言。一曰国人迷信共和，当以葡萄牙、墨西哥及南美诸邦为前车之鉴。不知南美诸共和国，均有蒸蒸日上之势。其国民之自由幸福，犹在西班牙、土耳其、日本之上。即葡萄牙、墨西哥之国力民智，亦岂吾国所可望尘？竟引以为戒，不虑葡、墨人之窃笑也耶！一曰共和国元首改选，易至争夺酿乱，不若君位确定之长享太平也。呜呼！诸人多通相斥书者，试展卷稽之，其争夺杀戮之惨，有以加之否邪？筹安会诸人所持上列之理由，均未能令人满足。诸人而欲行其志也，必别寻他项之理由，或不必待理由之讨论，亦无不可。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

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欲以邻国之志警告国民耶，吾国民雅不愿与闻政治。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志之一文？

记者

记者足下，皖省自二次革命后，学校全毁。韩使来稍规复十之一二。今韩去李来，学界又恐此残喘莫保。青年学子，怅无所之。沪上学校如林，何者最优？希示一二，即当负笈往游也。余续白。

章文治白

沪上学校，率有规模，非内地可比。究以外人设立者，校规较善，而毕业可期也。就中以德人之同济学校、美人之约翰书院、法人之震旦学院最知名。三校尤以同济之科学最精，分医、工二科。预科二年，正科三年。预科之前，尚有德文学校，学程四年。上海、北京皆有之，中学毕业生，且能听德文讲义者，亦可考入预科也。敬复。

记者

世界说苑

李亦民 编译

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二)

德国今皇威廉二世，生性好动，不肯一息安居。终岁生涯，送于仆仆道途者三分之二，以是人多称之曰“旅行皇帝”。即位之后，巡行联邦诸国，以次遍游外邦。除法兰西、西班牙外，欧洲海陆，无不印其足迹。关于制度、民俗，每以考察所得，择长弃短，布施于本邦，所裨至厚。其影响国际政局者，尤无待言。

帝既好旅行，尤喜与民间酬酢，九五之尊，弗自觉也。民间有大宴会，请求临席者，恒弗拒绝。每临席，必以种种演说，博人心欢。前年，东普鲁士之克尼布斯市开纪念祝贺会，市人以临场请于帝后，帝快诺之。及期，第三皇子亚达伯尔忽罹疾病，皇后身任看护，不得与俱，皇帝乃只身前往。于祝贺演说之末，说明皇后未能偕来之故，且代表皇后致谦词于市人。每日散步公园，行人致敬礼者，亦必举手以为答。

帝于普鲁士东北边加忌林村建设离宫。每与皇后、皇子自驾汽车，随意来去，初无何等仪式。其来也，如为村人所预知，则有少女十人或二十人手持国旗、口呼万岁以欢迎于道左。皇后必与诸女一一接吻，以示亲爱。帝则扬帽以答之。居离宫，与邻人酬答，粗朴无饰词。邻人男妇，亦悉依帝以为活。盖帝于此间，置有田圃，并陶业制造场，以所得供离宫之食用。邻人大半皆投身于工作也。故此间群众，但知帝为离宫之家主，初不以帝王目之。帝于诸人工作时，好为任情之指使，往往不中法度。怯弱者唯唯听徒，狡黠者则兢兢较量，甚至酿成互讼。求最后之裁决于所在审判官，不幸宣告败诉，须由威廉二世负担偿金。帝乃坦然支給之，不以为忤。且延对手于宫邸，饮以麦酒而解嘲焉。然胶执已见之争执，固不能因是而稍戢也。

德人中最受皇帝优遇者，惟军人、学者与实业家，小学教员亦颇蒙殊礼。帝旅行所至，对于彼辈，靡不恩宠有加。故小学师生，忠爱之精神，亦出人意表。一九一二年五月，帝命柏林小学教员于帝室剧场开观剧会，帝亦亲临焉。诸教员欢呼迎驾，声震户外。已复彼此互语曰：“可爱哉，凯撒！（德人呼帝为凯撒，盖以罗马凯撒大帝拟

之也。)快哉,今日之观剧!国有凯撒,真吾曹之至乐也!”以故凯撒所至,恒有儿童千万,欢呼万岁,以相送迎。而全国人心,则奔向于军事实业与学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德国陆军将校,凡二万五千。其中半数,皆与皇帝有个人交谊。海军将校一千五百,则一一为帝所亲知。尝当众演说曰:“统一德意志帝国者,非国会之多数党,乃朕所厚赖之军人。”故虽下级士官,得与宫庭宴会,与皇帝皇后并肩跳舞,以取欢娱。至政治方面,则喜扩张帝权,侵国会及宰臣权力。虽受激烈之非难,弗之顾也。德例,皇帝演说,无论为笔书、为口说,须经宰相检阅,始能发表。今帝苦此苛例,恒弃髦之。一九零八年,帝以自由意思与英国外交家为不谨之谈话,揭载于《德力帖勒》新闻,大遭国际之抨击。国会各党议员,一致引以为病,欲使独裁外交不再现于德国。群议申明旧例,明责任之所归。宰相碧洛,迫于众论,引咎自责,向皇帝乞骨归田。帝以众怒难犯,乃不能不俯首认咎,且保证自今以后,悉依立宪原则,由宰相负政治责任,众心始安。而莲花妙舌之辩才,自此不敢轻于启口,亦一快事也。

德皇之锐意海军也,实受英国之感化。英为海上帝国,早得言论界之确评。德意志则以“空中帝国”与法兰西之“陆上帝国”并称者也。(诗人海雷之语)帝谓海上权利不应为英人独有。即位之初,提出增加海军预算于国会,不幸竟遭否决,帝深以为憾。嗣后每得机会,必以海军之必要,遍告国人。一八九五年,大宴国会议员,发表长篇演说,痛陈海军为帝国唯一之急务,顾犹不见听也。一八九八年,民间有海军协会之组织,创立二载,会员满六十万。帝既得此有力之声援,乃更提出海军新预算,反对党仍振振有词。帝一面大开宴会疏通意见,一面将手制之列国海军扩张比较表送交议会考查。又多方鼓吹舆论,以促议员之反省,夙昔怀抱之海军政策,乃得依次观成。不及十年,海上威权,一跃而跻世界第二位。

柏林之宫殿

柏林皇宫,建筑宏壮,都中无出其右,就中一部,为十五世纪之遗物。东临斯普勒河,西接威廉一世之铜像,北望卢斯加耳丁之德摩美术馆,诚巍然大观也。然内部无附属之园亭,宫门直临公道,车马行人,均望见宫室之美。太子亲王之宫殿亦然,仅门前榜“此为太子亲王之居”数字,以禁行商、乞食之往来而已。除头门设卫兵三数外,别无何等之仪卫。

柏林之皇宫,采开放主义,与禁门深锁者不同。无论何人,只须购买入场券便可入宫游览。游览时,且有门人为之引导。每至一处,必将旧时故事、现今场所历历说明。其由友邦赠与之陈设品,亦必指明来历。游览之人,多系异国或乡间初至柏林者,

人内时之服装既无限制，故往往不去外褂、不免冠，未尝以为褻也。见好轩索耳伦历代之肖像或今皇之面影，亦无须特别敬礼。殆与游览公园者无殊，惟有门人为之引导，较为便利耳。其历代陵寝之不禁止行人，亦如宫廷例。

柏林之情景

柏林为次于伦敦、巴黎之都会，惟发达较晚，故名胜古迹及其他美感的施設，乃瞠乎其后。凡游伦敦、巴黎者，虽竟日游赏，旬月间或难周遍；柏林则三五日已浏览无余。故在世界都会中，颇称乏趣。然市政上之施設，清洁华丽，实罕伦比。除东部房舍系旧时遗留外，西部半城依建筑条例，凡建屋皆为五层，邻比之间，尤须整秩。道路分人道与车道两线，人道敷花岗石，车道用三合土筑成。流水洗濯，澈日无间。入夜，反映灯光，如行走镜面，诚仙境也。道旁树木林立，到处有公共草场，广植四时花卉。椅榻横陈，以供行人休憩。劳动家亦于是焉游息，故终日工作，不觉烦苦。终日行步，足不沾尘。室内之清洁整齐，亦世无其匹。

德意志之国民性

日耳曼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故富于独立自主之心。而为我心之强盛，主张自己权利不肯丝毫放过，亦为诸族之冠。遇事则坚忍不拔，不憚无谓之研究。社会交际，则上下阶级非常分明，无敢或紊。故凡与德人游者，不易肝胆相照，恒使人生畏怖防范之心。因其对于他国，主张自国之权利；对于他人，主张自己之权利。争竞之态，溢于词色。不若英人之态度宽宏，法人之温和如玉，相与接近者，自觉霭然可亲也。实则为我者，人类之本性，德人特率其本真，不作伪以欺天下耳！

阶级分明，最易抑人进步，而德人则因是以固其守分之心。某国某武员，居柏林时，谒内务府长官。行至近旁，忘内务府之所在，就询于一公署之卫兵，应曰：“不知！”武员更问所守护者系何官署、长官何人？则曰：“予只奉命守卫此门，何署、何人非予所关也。”武员转询于路人，则此卫兵所守护者，为亚帖耳亲王府，内务府即其紧邻。观此则知德人军队教育，但知命令。命令之原因如何，绝非所知。盖德人心中，深信为予长官之人，其贤能必非予所可比拟。故能安心听从，无所容其思索。虽令赴汤蹈火，亦视为当然也。特实际确有足以使人听从之道，阶级习惯又为坚其信念之一因。训练至今，俨成一纯粹盲从，绝无心智之器械，诚奇观也！

德国皇帝，设有特别之学术研究所。就中有以物理、化学著闻之某教授，被聘为所员。服务之初，皇帝忽发命题曰：“瓦斯何以爆发而为火？汝试发明其理！”夫瓦斯之爆发，已成自然之事实，研究其何以爆发与研究天地间何以有生物、生物中何以有

人之问题几无多殊异。在他国学者，必不乐为此枯窘之研求，而该教授则欣然应命。冥索半岁，竟得其真，因此发明煤矿中预防爆发之方法。其能耐无谓之思索，大都如此。

德人之亲子关系，如鸟类然，羽翼长成，便听自求生路。当未离父母时，儿子稍有收入便当缴纳食宿费，其价约与旅馆相当。至是则所谓亲子关系者，主客关系耳。故因食宿费而家庭诟谇者，数见不鲜。自吾人观之，不可谓非冷酷，然其独立性格，实缘是而养成。国无弃人，人无弃力，非偶然也。

德人处事，随在皆有科学精神。如浴盆，至琐事也，因调浴汤之冷暖，普通以摄氏三十八度为宜，然因各人嗜好不同，浴汤冷暖往往异度。因于浴盆置寒暑表，生平喜用几度之温水，则置几度之浴盆，倾水其中，自能恰如分际。故市上有所谓摄氏几度浴盆之名词。自惰性民族观之，亦可谓不惮烦矣。

德人营业时间，较欧洲他国独多。如伦敦商店，星期三、六午后一时休业，星期全停；柏林则平日午前八时至午后八时为营业时间，星期六且展至九时，星期日午前十时至午后二时照常营业。而规定时间，非常正确，过时一分，决无丝毫交易。其国民性之精进沉着如此。

德国之交通机关

柏林之交通机关，除街道之汽车、马车、电车外，尚有地下电车及火车。德人富于整理事务之才，故交通之配置，亦多特色。每一火车站，五分钟能发动火车两班。霞洛庭车站，一昼夜通过火车八百次。而碰撞出轨之事，竟绝无仅有。每至暑假初期，学生及其他休暇之人大都从事行旅，柏林各车站均骤增万众，临时添挂车辆或特别加班，初无丝毫拥挤。有一日加班至百五十次以上者，亦云盛矣。

柏林之公园及娱乐场

柏林娱乐场所，比较伦敦、巴黎可称极简。最著者惟茄加耳亭公园，面积颇广。园内置有湖沼，可容荡舟，有马场，供公众练习马术，花卉繁缛，树木青葱。园丁之灌溉整理非常勤慎，枯枝害虫，偶一发现，则去之惟恐不速。故能无分冬夏不露凋敝之观。剧场及各种演艺场所则颇不少。帝室另有特设之剧场，惟限制观客服饰，价值亦昂。普通剧场，亦复不易快睹。故中流以下之社会，另设廉价之剧场，以供娱乐。别种演艺场所中，有以滑冰为戏者，游人颇称繁盛。电灯影戏，则非常发达。自一九零五年新发现于市上，至今影戏馆已达三百余所。亘德意志全国，凡二千八百有零。日夜出入之观客，约达三百五十万以上。惟十六岁以下之青年男女，依警察令禁止入

场。关于伤风败俗之剧情，取缔亦非常严重。

柏林之除夕

德俗最重除夕，届时则柏林市上，举国若狂。就中以佛利多里街、来普其街、波达摩街诸处，最为殷盛。道上行人，万头攒动。咖啡店皆卖入场券，以容纳游人。无分生熟男女，各以纸卷、纸屑，互相投掷，或用纸制拂尘拂人头面，以博欢笑，如吾国之玩弄新嫁娘者然。依俗不许发怒，但得互相报复，喧笑哄堂而已。钟鸣十二，乐队奏除夜之乐，彼此恭贺新年。无论何人，皆以握手为礼，喧杂更甚于前。直至天明，始各分散。

德人关于决斗之取缔

德俗故好决斗，今以其伤害人道，立法禁止之。惟尚武好斗之积习，不易根本革除，特不敢公然比赛耳。警吏查察此等事故，亦实阳禁而阴纵之。凡决斗场，必置女仆于门首，供守望之役。倘有巡警入内，则敲钟以为报告。巡警但未亲见，必不根查。某日，场内决斗正酣，巡警适至，守望之女仆，忘却敲钟。巡警叱之曰：“汝在此执何役耶？”女仆连敲数四，而后巡警入内，则已掩旗息鼓，毫无所见。巡警曰：“善哉！余固知适才所得报告之必非事实也。”掩耳盗铃，何与吾国烟赌禁令酷肖哉！或曰：“此乃领德皇意旨而为之。”以其关于他种法令，固丝毫不容假借也。

德意志之军人

德意志之社会，功利主义、军国主义之社会也。其视军人也，如吾国之视士人。吾国夙以士为四民之首，举国上下，交相崇拜。有善状，则传诵人口，称道弗衰；有过失，亦邀社会之曲谅。德人之视军人，亦大率类是。盖好恶之于善恶，往往各有所蔽，亦人情之常也。

德国军人，竞尚奢华，军衣靴帽，必高出庸众一筹。饮酒渔色，几为特有之权利。十年前，操演时，许将校携妻室日则冲锋陷阵，夜则交颈言欢，嗣因整肃军纪，著为禁令。然在社会交际，受种种优待，仍有无穷乐趣。青年妇女，必与军士结婚，始足以夸示侪辈。故喜艳装浓抹，与军士相送迎。而军士于群芳队中，尽有检择之余地。容色气质，必求当意。尤必有财产，足以助其挥霍。为父母者，亦乐资助女儿，俾得快婿。某骑兵少尉，私蓄骏马八头，同辈诘之曰：“汝何来多金，集此神品？”则曰：“未来岳父之赐也！”又某军校与一贵族女郎识，思所以博其欢心，苦不得当。探知女郎之好捕鱼也，一日，预购多鱼，放入水中，导女郎往捕之，一网打尽。女郎喜，竟

许媚约。既入门，则家徒壁立，叩以曩日奢华，何所得资？则曰：“尊翁之赠与也。即卿好捕鱼，亦老人为我言之，且为画策放鱼，以博欢笑。”言讫，相与粲然。故往往有一介寒酸，投身军伍后因结婚而拥资百万者。倘未有所遇，不妨说明资格，刊求婚广告于报纸，悬格以求。虽附十万、百万财产之条件，社会间不以为奢望也。服役佣工之贫家女，则例以兵卒及邮差为情夫。每届星期六，娱乐场中携手偕行者，无虑千百，皆此辈也。故民间为之笑语曰：“星期六之晚，乃为兵士与其情人而设者。”欧战方起之初，多有以是疑德国军人不堪苦战者。而今日之经验，乃适得其反。盖重其人，则人知自重。军心固结，自有足以胜人者在也。

第二号

(民国四年十月十五日发行)

今日之教育方针

陈独秀

居今日之中国而谈教育，无贤不肖将共非之。上方百计仆此以为弭乱之计，下亦以非生事所需。一言教育，贤者叹为空谈，不肖者詈为多事，吾则以为皆非也。多事之说，良以教育非能致富求官也，然则教育之所以急需，正为此辈而设；空谈之说，亦志行薄弱、随俗进退者之用心，吾无取也。何以言之？盖教育有广、狭二义：自狭义言之，乃学校师弟之所授受；自广义言之，凡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以执政之摧残学校，遂谓无教育之可言。执政倘焚书坑儒，将更谓识字之迂阔乎？以如斯志行薄弱之人主持教育，虽学校遍乎域中，岁费增至亿万，兴国作民之事，必无望也！反乎此者，虽执政尽废全国学校，而广义教育，非其力所能悉除。强毅之士，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发空谈之长叹，煽消极之恶风，其罪殆与摧残教育之执政相等。即以狭义之教育言之，二三年来，学校破坏，诚可痛心；然就此子遗，非绝无振作精神之余地，乃必欲委心任运，因循敷衍，致此残败之余，亦归残败。青年学子，用以自放，绝无进取向上之心。呜呼！是谁之罪欤？吾以为已破坏之学校，罪在执政；未破坏之学校，其腐败堕落等于破坏者，则罪在教育家。

教育家之整理教育，其术至广，而大别为三：一曰教育之对象；一曰教育之方针；一曰教育之方法。教育之对象者，即受教育者之生理的及心理的性质也；教育之方针者，应采何主义以为归宿也；教育之方法者，应若何教授陶冶以实施此方针也。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舵，不此是图，其他设施，悉无意识。第所谓教育方针者，中外古今，举无一致。欧洲中世，教育之权，操之僧侣，其所持教育方针，乃以养成近似神子（即耶稣）之人物。近世政教分离，国民普通教育，恒

属于国家之经营。施教方针，于焉大异。斯巴达（Sparta Laconia，古代希腊州之首府）人之教育，期以好勇善斗，此所谓军国民教育主义也。此主义已为近世教育家所不取，（德意志及日本虽以军国主义闻于天下，然其国之隆盛，盖不独在兵强。其国民教育方针，德、智、力三者未尝偏废。）以其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失设教之正鹄也。法兰西哲学家卢梭，以人生本乎自然为立教之则，此哲家之偏见，未可施诸国民普通教育者也。德意志之哲学家赫尔巴特（Herbart），近世教育家之泰斗也。其说以品行之陶冶为教育之极则。十九世纪言教育者，多以赫氏为宗。所谓赫尔巴特派教育学与康德派哲学，殆如并世之双峰。然晚进学者多非之，至称为雕刻师而非教育家，盖以其徒事表象之庄严，陷于漠视体育与心灵二大缺点也。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此其共通之原理也。而各国特有之教育精神：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德意志所重者，军国主义，举国一致之精神也；法兰西者，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亚美利加者，兴产殖业，金钱万能主义之国也。稽此列强教育之成功，均有以矜式宇内者。吾国今日之教育方针，将何所取法乎？窃以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昏惰积弱之民，谋教育之方针，计惟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准此以定今日教育之方针，教于斯，学于斯，吾国庶有起死回生之望乎！依此方针，说其义于下方：

（一）现实主义 人生之真相，果如何乎？此哲学上之大问题也。欲解决此问题，似尚非今世人智之所能。征诸百家已成之说，神秘宗教，诉之理性，决其立言之不诚。定命之说，不得初因，难言后果。印度诸师，悉以现象世界为妄觉，以梵天真如为本体（惟一切有部之说微异斯旨）。惟征之近世科学，官能妄觉，现象无常，其说不误。然觉官有妄，而物体自真；现象无常，而实质常住。森罗万象，瞬刻变迁，此无常之象也；原子种性，相续不灭，此常之象也。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世界无尽，则众生无尽；众生无尽，则历史无尽。尔我一身，不过人间生命一部分之过程。勿见此身无常，遂谓世间一切无常。尔之种性及历史，乃与此现在实有之世界相永续也。以现象之变迁，疑真常之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假定梵天真如以为本体，薄现实而趣空观，厌倦偷安，人治退化，印度民族之衰微，古教宗风不能无罪也。耶稣之教，以为人造于神，复归于神，善者予以死后之生命，恶者夺之，以人生为神之事业。其说虽诞，然谓天国永生，而不指斥人世生存为妄幻，故信奉其教之民，受祸尚不若印

度之烈。加之近世科学大兴，人治与教宗并立，群知古说迷信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总之，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近世科学家之解释人生也：个人之于世界，犹细胞之于人身，新陈代谢，死生相续，理无可逃；惟物质遗之子孙（原子不灭），精神传之历史（种性不灭），个体之生命无连续，全体之生命无断灭。以了解生死故，既不厌生，复不畏死。知吾身现实之生存，为人类永久生命可贵之一隙，非常非暂，益非幻非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曰唯物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古之所谓理想的、道德的黄金时代，已无价值之可言。德意志诗人海雷（Heine，生于一七九七年，卒于一八五六年。）有言曰：“海之帝国属于英吉利，陆之帝国属于法兰西，空之帝国属于德意志。”斯言也，意在讽劝其国人，一变其理想主义而为现实主义也。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

（二）惟民主义 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连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此种散沙之国民，投诸国际生存竞争之漩涡，国家之衰亡，不待著卜。是以世界优越之民族，由家族团体进而为地方团体，更进而为国家团体。近世欧洲文明进于中古者，国家主义亦一特异之征也。第国家主义既盛，渐趋过当，遂不免侵害人民之权利。是以英法革命以还，惟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则。美、法等共和国家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欧洲各国，俄罗斯、土耳其之外，未有敢蹂躏宪章、反抗民意者也。十八世纪以来之欧洲绝异于前者，惟民主义之赐也。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张；良以国家之罪恶，已发现于欧洲，且料此物之终毁。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惟国人欲采用此主义，必先了解此主义之内容。内容为何？欧美政治学者诠释近世国家之通义曰：“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易词言之，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人民应有自觉、自重之精神，毋徒事责难于政府。若期期唯共和国

体是争，犹非根本之计也。

（三）职业主义 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经济所转移、所支配。古今社会状态之变迁，与经济状态之变迁，同一步度，此社会学者、经济学者所同认也。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也。一人失其生产力则社会失其一部分之安宁幸福。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征之吾国经济现象，果如何乎？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者也。债权无效，游惰无惩，此法律之害于经济者也。官吏苛求，上下无信；姬妾仆从，漫无限制，此政治之害于经济者也。并此数因，全国之人，习为游惰。君子以闲散鸣高，遗累于戚友；小人以骗盗糊口，为害于闾阎。生寡食众，用急为舒。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

（四）兽性主义 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的冲动之继续。良以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本能与他动物初无异致。所不同者，吾人独有自动的发展力耳。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哲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彼之文明教育，粲然大备。而烛远之士，恒期期以丧失此性为忧，良有以也。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穷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吾人倘不以劣败自甘，司教育者与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觉觉人，慎毋河汉吾言，以常见虚文自蔽也！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高一涵

近者讨论国体之声，震惊中外。饥羊仅存之共和名号，尚在动摇未定之秋。斯篇之论，似可不续。然国体之变更与否，乃形式上之事，不佞所论乃共和国国立国之精神。政府施政之效，其影响不逾乎表面之制度，而政治实质之变更，在国民多数心理所趋，不在政治之形式。昔罗马之初变帝政也，政治尚不离共和；周室之衰也，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及春秋已四五百载矣，而其余业遗风，流而未灭。可知立国精神，端在人民心理。人人本其独立自由之良心，以证公同，以造舆论。公同、舆论之所归，即是真正国体之基础。无论其间若何变迁，而探其远果，转在在为吾人精神之资助。若有意玉成，而防其少怠者然。故国体之变更与否，由吾人精神以观，几无研究之价值。吾辈青年责任，在发扬立国之精神。固当急起直追，毋以政治变迁而顿生挫折，令吾人最贵之精神，转役于曲折循环之时势，而为其奴隶焉，则庶几欤？

不佞此篇所欲述者，乃共和国家之青年对于社会之事。今者通功易事之制兴，公共生活之业起，一自有生以后，盖无一举一动而不息息与社会相关者。生计、教育等事业，其最著者也。处独立生计时代，自耕自食、自织自衣，无交易之习惯，故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今则分功协力，为生计之原则，一人之学问、职业，举莫不与社会相需相待，以底于成。孤立营生，微特反天演之进化，抑且危一己之生存。闭门自守之生活，既非今世之所能。则吾辈青年，即应以谋社会之公益者谋一己之私益，亦即以谋一己之私益者谋社会之公益？二者循环，莫之或脱。损社会以利一己者固非，损一己以利社会者亦谬。必二者交益交利、互相维持、各得其域、各衡其平者，乃为得之。故今之为社会谋公益者，第一须取自利利他主义。自利利他主义，即以小己主义为之基，而与牺牲主义及慈惠主义至相反背者也。不佞谨继此分论之。

何言乎“自利利他主义”也？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近世生计学家，以自利心及公共心二者，为撑拄生计事业之两大砥柱。所谓“自利”者，即欲使一己之利益，

着着落实，非特不害他人之利益，且以之赞助他人之利益之谓也。所谓“公共”者，即以为社会一员之我，借共同之事业，而以谋全社会之利益者，遂其一己之生活也。共和国家之人民，互相需待、互相扶持。凡一己所为，莫不使其效力于全体，各尽性分，以图事功。考其所为，果为自利，抑为利他，举莫能辨，何也？以群己之关系至密，自利即以利他，而利他亦即以自利故也。顾近世国民之自利，绝不与独立生计时代之自利相同。彼之自利，夺他人之利益，窃为己有；此之自利借社会之公益，以遂吾生。彼之自利，与社会之公利分道骛驰；此之自利，与社会之公利同归合辙。彼以行险徼倖为能，故自利实所以败风化。此以同心协力为主，故自利即所以遵德行。此即不佞所以合生计之两大砥柱，而名曰“自利利他主义”之本旨也。

何言乎“自利利他主义”？必以“小己主义”为始基也。共和国民，其薪向之所归，不在国家，乃在以国家为凭借之资，由之以求小己之归宿者也。国家为达小己之薪向而设，乃人类创造物之一种，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质言之，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欧洲挽近，小己主义风靡一时，虽推其流极，或不无弊害。然其文明之所以日进不息者，即人各尊重一己，发挥小己之才猷，以图人生之归宿。而其社会国家之价值，即合此小己之价值为要素，所积而成。吾国数千年文明停滞之大原因，即在此小己主义之不发达一点。在上者持伪国家主义，以刍狗吾民。吾民复匿于家族主义之下而避之。对于国家之兴废，其爱护忠敬之诚，因之益薄，卒致国家、社会、小己，交受其害，一至于此。今日吾辈青年，正当努力以与旧习俗相战，以独立自主之精神，发扬小己之能力。而自由、权利二者，即为发扬能力之梯楷。务须互重权利、互爱自由、淪灵启智，各随其特操异秉，而充发至尽。一己之天性完全发展，即社会之一员完全独立。积人而群，积群而国，则安固强盛之国家，即自其本根建起，庶足以巍峨终古，不虞突兴突废矣。国家社会，举为小己主义所筑成，此不佞所以以小己主义为自利利他主义之起点也。

且不佞所谓小己主义者，有二要义焉：一曰用才；二曰重法。共和国家，为各展才能、无所曲抑之国家。凡有寸长，均当致诸适宜之境以用之。所谓“用”者，又非授人以进退黜陟之柄，自为皂隶、牛马，供彼颐指气使也。乃己有一分之长，即举而贡献之于社会，无所谦退，亦无所夸张。古之用才，权在君相；今之用才，权在自身。古之怀才者，多待价而沽；今之怀才者，宜及锋而试。怀才于共和国家，而犹待人荐擢，是反主为仆，自侪于皂隶、牛马之列，显然自丧其人格。共和国民，不宜若是其贱也。至于共和国家之法，乃人民之公约，用以自治自克者，非他人任意制定，举以束缚吾人者也。吾人所以乐共和而恶专制者，即在欲得此制法机关，自审吾人所利、

所害、所乐、所苦之何在，谋自为趋避之计耳。法律果真由人民总意以定，即应绝对服从、绝对遵守。所谓“服从”，所谓“遵守”者，非服从、遵守其形式，须服从、遵守其精神；非因执法者在前，乃勉为自好之士，须于无人察觉之际，而深其自慊之心。惧执法者在前，而始不敢犯者，实寡廉鲜耻，不能自立之辈。乃其所不敢为，非其所不甘为；乃惧他人之察觉，非惧良心之察觉也。夫所谓“人格”者，乃节操之当然，伦理之本然。凡为人类，皆当自知爱护，自知尊重，以副其远于禽兽之实，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者也。违法而不视为人格上之奇辱，乃视为交际上之缺点。不耻无以对己，乃耻无以对人，是即根本上违反小己主义之处。凡我青年，皆当用以自省者也。

此外尚有背戾自利、利他主义者二事，即“牺牲”与“慈惠”是也。凡为社会共通之原则，奉行之者千万人，流传之者千百世，必其则焉。得乎人情之中，放诸四海而皆准，不使一部感其无妄之灾，一部得其分外之惠者，乃克如此。若损其一以利其一，凭一人一时之意气，偶一行之则可，非所望于大公无我。相安相得，区处条理，各适其宜之共和国民也。任侠之徒，愤季世之不平，凭一时之义勇，偶然行此牺牲主义，固足以振起颓废之习俗，激发腐坏之人心。至共和国家，乃合人人之利益以成社会之利益者，人已交际之间，必俱益俱利，乃不违乎社会公益之原则。设损一己之利益以利他人，则一己之利益既丧，即社会利益之一部缺而不完。而所谓利他人者，未必即能为他人之利。即苟能之，然一方弃其所应得者而不得，一方乃取其不应得者而得之，亦绝非相安相得、各适其宜之道。且生计通例，凡大利所存，必其两益。已受勤劳之苦者，即应享勤劳结果之乐，乃克维持一群而不涣。今持牺牲主义，使我尽受勤劳之苦。而勤劳结果之乐，乃尽让他人享之。人人皆思受苦而不思享乐，则享乐之事，将谁甘受之？有苦无乐之世界，其能发育人类者几何？反之，而人人皆待他人勤劳之结果，以供一己之享乐，则勤劳之事，又将谁任之？有乐无苦之世界，其能锻炼人类者又几何？夫人各有所欲，各有所求；自养其欲，自给其求。且以致人人之所欲所求，各安其相适之域。而如量发泄，安行尽利，乃所以利益社会之道。损其一以利其一，则其利也，必有所穷；而其损也，亦必不绝。非大公无私、相安相得、区处条理、各适其宜之共和国民所宜行者也。此牺牲之事，所以尽反乎自利利他主义也。

复次有慈惠主义。夫社会之利益百端，要皆由勤劳而得。约翰弥尔晚年《自叙传》中有云：“吾深盼夫无贫无富之社会，为可企及也；吾深盼夫不勤劳者不衣食。举世之芸芸总总，均莫逃此规则也。必尽其勤劳之因，乃获生产百物之果。生产物之分配权，万不可决之于诞生，要当决之于正义。”不佞之引此说，乃取其“不勤劳者不衣食”及“生产物之分配权，应当决之于正义”二语。其立论之旨，非所问也。人之所以可贵

者，在有人格。日本浮田博士曰：“人格因勤劳而成立，因勤劳而实现……新道德于凡属有益于社会之勤劳，皆视为神圣，而尊之敬之。视为发育人类之品性，完全人类之人格，所不可或缺者焉。”然则欲保全人人之人格，必令其借服劳之结果，以自遂其生。仰给于他人者，举为丧失人格之事。今抱慈惠主义者，固明明以丧失人格之事，期诸被惠者矣。使之不劳而得财，既反乎生计之原则，其终也必养成被惠者之依赖心，挑动其侥倖之念，而败坏其勤劳之力。且己既以慈惠为仁、为善而行之矣，则被惠者必为不仁、不善。以仁善自居，而以不仁不善之事转加他人。一方受道德之美誉，一方犯不道德之恶名。已非一视同仁者所忍出，矧更违生计之原则，而与社会上以莫大之恶害哉！然则共和国家之青年，他日立身之计，惟以勤劳易利益，自保其人格，并以保他人之人格。不以慈惠之名，诱起社会之恶德，斯为中庸之正道矣。

总之，今者既入于社会生计时代，社会利益，乃根基于小己利益之上积合而成者。欲谋社会之公益，必先使一己私益著落落实，乃克有当非然者全其一以丧其一，则社会利益将终古无完全发达之时。德国伯伦知理（Bluntschli）有言曰：“社会富孕生计、智识之原力，以扶助国家者也。社会不良，则国家之不良随之；社会安宁利达，则国家亦强。故社会者，治安之条件也。”社会与国家之关系，其重要如此。吾国徒以隶于宗法制度之下，垂四千余年。人各重夫一家之私，多不识社会为何物。而“以谋社会公益以自遂其生”之思想，举凋零颓丧，发达难期，遂奄奄至今，日濒于危矣。而犹守宗法制度，奉爱若神，稍一置议，则目为大逆。习俗浸润，浹髓沦肌，法令教育，一时皆难以收效。非人人自悟其非，而以明于中者行于外，持自利利他主义，以振起颓俗，夫固未易言也。语其根源，惟在青年之能改造时势，不为旧说所拘，则庶几也。

人生唯一之目的

李亦民

人类以藐然一身，存于大地，生生死死，不可究诘。虽至圣大哲，亦唯有委之自然。自然者，莫知其由而由，莫知其至而至。循事记录，但得曰天地间有此事云云，不可穷其目的也。特人生寿算，约数十纪。数十纪间，不可无衣以卫身、无食以果腹、无室庐以蔽风雨。于是乎农工商贾，各出智能，以事所事。或则手胼足胝，披星戴月；或则化材成器，懋迁有无。总总林林，遂成今日所谓社会之局。凡此种种，可一言以蔽之曰“求生”。求生者，人类自初至终之目的也。

既得生矣，衣、食、住一无所缺矣。甚至积米为山，堆金满屋，仍复敝敝营营，如吾人目睹之现象。其最不可解者，视生命如草芥，等驱壳于土苴。如古今侠烈之就义捐躯，战士之疆场效命，其活动之行径，适与吾人所谓求生者分道而偕驰。凡此诸般，既不可委为自然，复不可目为生计，殆人生于生活之外，别有所求乎？盖仅饱食暖衣，延目前之呼吸，决不足以尽人生能事也。于是，人生之目的乃成极有趣味之论题。人生行动，恒听命于感情。猛虎当前，怯者越涧；置鸩于酒，甘之如饴。所以动其情者异也。吾国古学，于人生社会之本然，绝少研究。如所谓喜、怒、哀、乐、爱、恶、欲，差足以发情感之大凡，然论列未曾入细。此等情感，酝酿于心界之现象如何？发露于外界之影响奚若？不可得而闻也。其吉光片羽，散见群经者，则曰“民以食为天”，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论治术者，亦恒曰“使人遂其乐生之心”，是则人情当然之向往，固未尝非古人所知。特其所以垂教，用为大经大法者，别有所在。故“克己制欲”为圣门唯一之训诫，而利用厚生之道，反置诸脑后也。

自《周易·系辞》立“仁义”为人道之极，至《孟子》而诋诃功利，等于蛇蝎。汉室崇尚儒术，沿袭至今。人间所传述皈依者，舍“忠君亲上”等片面为人的道德外，别无他物。于发育长养国民实际之生活，皆听之自然。士林之彦，至以不事家人生产，交相矜宠。叩以人生进路，当何所出？则曰：“希圣，希贤！”否则，服古人官已耳。

“蚩蚩之氓”，更舍顺帝之则，别无可以率由之道。故我中华民族之大多数（包含农、工、商三种而言），实未尝被丝毫之教泽。其生也，纯为自然之事实；其动也，纯出天赋之本能，与鹿、豕、虫、鱼无殊异也。人而等于鹿、豕、虫、鱼，其生存可谓绝无意趣矣！

欧西自唯物哲学发明，文人学士，大声疾呼，号召于众曰：人类之目的，幸福而已，快乐而已；人类之仇敌，痛苦而已。何者为幸福、为快乐，当就之？何者为痛苦，当避之？何者足以致我痛苦，当除之？此与吾国抚我则后，弱我则仇之旨，后先相应。彼中宗教道义之士，亦未尝不斥为背于礼法。顾其势力，浸淫磅礴，至于今日，已举一切政治、法律、风俗、习惯而受其支配。社会群众，各向所谓幸福快乐之途而奔驰。我讲道德、说仁义、耕田食、凿井饮之民族，与彼相见，遂以形见势绌，而无可如何，是岂民族之咎哉？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功利主义之见嫉也。

昔者杨朱曾倡“为我”之说矣。全豹不可见，其义见之列书者，差近于性分之真，不作伪以欺天下。而孟氏斥为无君，置为禽兽。然则所谓人者，绝不容有为我之念存于胸中。纯为外物之牺牲，乃足以尽其性分乎？是大谬不然矣。儒家之教忠、教孝，曷尝不以我身为中心？因其为我之君也，故当忠；为我之亲也，故当孝。若不识谁何之君亲，甚或仇敌视之，固无所施其忠孝也。彼孟氏之滔滔不竭，亦唯门户之见。有以驱之，顾必以“为我”为病，所见犹出佛氏之下。佛说虽戒“我见”，而其以此世界为“我见”所成，固透宗之论也。

撒格逊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其为人也，富于独立自尊之心，用能发展民族精神，以臻今日之强盛。我国惩忿窒欲之说，入人最深。凡事涉利己者，皆视为卑卑不足道。必须断绝欲求，济人利物，乃能为世崇仰。不知自我欲求，所以资其生也。设无欲求，则一切活动，立时灭绝，岂复有生存之必要？顾欲以人力禁制之，于是日言“合群”，日言“公益”，而所谓“合群”、“公益”者，尽变为涂饰耳目之名词。人人心中，各怀一最小限度之个人主义，实不可以告人，亦不肯举以自白。而虚矫诈伪之习，乃日益加剧。

甚矣！人情之不可遏抑。遏抑之，乃不能不走于偏宕。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曷若顺人性之自然，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以社会主义为利益个人之手段。必明群己之关系，然后可言“合群”；必明公私之权限，然后可言“公益”也。

唯物哲学，倡言利己主义，姑无论矣。英人亚丹·斯密以能言伦理、心理著闻于世。居恒于唯物派之理论，颇示反对。然其论人情自利之倾向，初不以为病而激扬之。其余英国之经验学派、德国之官厅学派（日本译曰官房学派），概以利己主义为人类生活唯一之基础。最近德国硕学修谟拉总合诸说，认自爱自利为人类行为之唯一原因。然则为我

云者，亦何必讳莫如深哉？假使人人各扩其为我主义至于最大限度，则全国无不适之我，斯无不适之人。所谓黄金世界者，舍此皆为梦想也。

吾人既言为我主义，则所以实践此主义者将置我于何境乎？居今日以立言，本可各立预定之线路，进至目的地点，以安其身。南北东西，各适其适，初非有划一之境界也。然观人类已往之事实，确有一物焉，驱之使向于同一之进路，则前述之“感情”是已。修谟拉之说曰：“人类意识之基础，并一切行为之究竟出发点，为快苦之感情。无论何种行为，其动机必出于就快乐、避痛苦之企图。即诸般之道德组织，亦取快乐主义。否则，去此世之快乐，以达彼岸之快乐者也。冥想主义之伦理学，且以幸福为人生唯一之指归。幸福云者，去不快、享快乐之谓也。此求幸福之心理，乃人类意识不可灭之特征。”此就人间心界已然之现象，而致其钻研者也。至唯物派之快乐说，其源出于希腊大哲爱比克罗司。爱氏之言曰：“人类最终之目的，快乐而已。快乐非他，即满足感性之谓也。”斯皮挪萨更为精密之说明，以快与不快定善恶邪正之标准。至边沁又扩充快乐之分量，创为“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之说，谓快与不快为人类行为之二大发动机。就此以视，吾人之至情已可概见，吾人之趋向亦不难立决矣。

然则所谓快乐者，果何物乎？依爱比克罗司之解答，则为“满足感性”；斯皮挪萨谓为“满足欲求之意志”；修谟拉之说亦谓“快乐者，使吾人满意之谓；痛苦反之，而压迫吾人者也。”是则快、苦云者，以吾人之自由意志为其根本。凡顺吾人之意志、从心所欲者，快乐；逆吾人之意志、不能如愿者，痛苦也。人类意志，依程度之文野、教育、风习、宗教、法律之种种不同，快、苦感情亦随之而生差异。要其为人生趋避之标的，则至不可诬也。修谟拉曰：“快乐为人生之指南车，痛苦乃航船之警备塔。”洵至言哉！

此等理解，在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大都一致承认。盖无论何种巧辩，不能反乎人性以立言也。然则，怀抱为我主义，审择快乐与痛苦，以抉进取之途，乃人类自然之大方针。宅此身于安乐之乡，非人生唯一之天职乎？

世有反对此说者乎，必曰人类为群居动物，独标为我主义，与群居之理性不相容。且乐极生悲，未有不能坚苦卓励，而能向上发展者。群情趋于快乐，且与进步主义不相容。是足以流毒社会，堕落人群者也。虽然，此未究明为我与快乐之真性，纯以世俗眼光论事者耳！

人生天地间，乃自然之事实，非有为而生也。既非有为而生，则除维持此自然身体之生活及适意外，不能发现第二之目的。如谓人曰：汝须爱人，须利人，须爱物，须利物。为达爱人利人、爱物利物之目的，虽牺牲本身，亦为当然之事。则必决定一前提曰“人也者，为人与物而生者也”，然后乃有立脚之根据。否则，其结论为不可

通。盖叩其何以爱与利，不在本身而在人物，不能得切当之解答也。人类既无为人、为物之天职，则所当为者，舍我而外，更有谁哉？乃为之教者，必使其精神附丽于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为臣、为子、为妻者，各以身附丽于君父与夫也），依草附木。附于奴隶、牛马不能独立自主之惨境，尚有何向上发展之可言？“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则转眼于外界，接触于我之身心者，但有快乐、痛苦两境，商量审择之间，去苦而就乐，亦乃人性之自然，天赋之权利。吾人所当自为主张者也。

第仅曰“为我”，仅曰“去苦就乐”，浅闻之士每谓为卑劣，不足以语高尚。且快、苦感觉，为人类之本能，无所用其提倡。即鹿、豕、虫、鱼，其蠢然动息，感觉中亦未尝无快、苦两境。余既以等于鹿、豕、虫、鱼为人生之病，已复以是导人，其陷于矛盾矣。然鹿、豕、虫、鱼之具此本能也，不能自确认之。且其活动，不克出本能一步，所谓“冲动的活动”“盲目的活动”，未尝有丝毫审议于其间也。吾人既具此本能，自确认之，更自发挥光大之。冲动之来，酌加审议，以调节之，即所以尽其为人之道。至高尚、卑劣云者，则比较程度之差，以目光远迩、见地广狭为其标准，纯属知识问题，与快乐之本身无与。彼杨氏之“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其目光至短、见地至狭，非吾人所谓“为我”也。谚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目前娱乐，不计来日痛苦，非吾人所谓“快乐”也。

真能“为我”者，但行动以我身为中心，不为外界所驱使，乃精神上之一转捩，非兢兢与人较量之谓也。至形之于外，则我自为我，当使人之行为，有利于我，亦亦无害于我。故人我之间，不能不有交换之条件，而行为之规律，随之以生。真能快乐者，当使前途之希望发生愉快，而现实之享乐次之。故牺牲目前之快乐，以希冀将来，为青年唯一之箴言。修谟拉曰：“为高尚之生活者，当使高尚之感情，支配卑劣之感情；舍弃目前之享荣，而博得将来之效果。”凡此皆基于本人之见地，而广狭各殊。我国民族，素以刻苦相励。而其结果，反以只图目前娱乐著闻于世。虽属知识上之缺憾，抑亦逆性之道德家，其教泽不能真入人心故耳！

爱比克罗司之论快乐也，区为感性快乐与智性快乐两种。感性快乐，人类与群动所同；智性快乐，则人类所独有也。且曰：“人类之寻乐，应以知识及克己精神为手段。抑制一时之快乐，以期其比较的永久。”边沁、弥尔诸氏则谓：“追求个人自身的快乐，不可不兼顾社会公众之快乐。”惟吾人何以必须兼顾公众，则其立说之根据，尚嫌薄弱。至斯宾塞、斯梯文诸氏，更立坚固之地盘，谓：“社会为一有机体，个人为其组成之细胞。细胞欲自求健全，不可不图有机体全身之健全。故个人欲增进生活，寻觅快乐，不可不增进社会全体之活动。”此说足以固边沁、弥尔两氏之壁垒，尚未使吾

人满意也。英人古林氏，于十九世纪末期创为“自我实现说”，以满足种种欲求为伦理之善，无大异于诸氏。惟关于满足欲求之节制，仍以本身快、苦为立脚点，反复说明。谓：“逞一时之欲求，而不顾其他，乃自灭之道。如恣口腹之欲，不加制限，必至害胃伤肠，病延全体，是以饮食欲自戕也。故欲求之中，一面为感情作用，一面仍不可无理性作用。”其说个人与社会之关联，尤为剖切瞭亮，谓“人类之智能及生活资料，皆辗转受供给于他人，故必相依相扶，以营协同之生活。若自宅于孤立之状态，则死而已矣。故个人求自己之满足，同时不可不求社会全体之满足。求社会全体之满足。不必有他妙巧，但发挥自我之天才，遂其向上发展，自能达其目的。恰如人身诸部之机关，但能自保健康，即于全身福利，有所贡献，理无二致也。”

修谟拉之说曰：“恣意享乐，不能忍受痛苦，诚为荼毒人间之恶魔。”然不足以破快乐说之壁垒。盖人类以教育及生活经验之结果，感情跻于高尚。渐认抛弃一时之快乐，以图永久幸福，为人生之必要。故牺牲逸暇之愉快，以事劳作，受训育，为将来之幸福也。制肉体过分之享乐，为防将来之害毒也。其进步之迹，初由肉体感情，进于美的感情，再进于智的感情，更进于道德感情。至是不能以肉体之快感为满足，必于社交家族、智术技能各方面寻永久不变之快乐。快、苦感情，既为种种之结合，其决定意志、指导行为之方向，不能出于一途。如为家族及同胞而战死沙场，亦出于幸福感情之一念，固已超出生理快感之上也。

观此诸说，则快乐主义，一方面仍具有牺牲之精神。特其牺牲也，仍以自我快乐为动机，非于自身快乐以外别有被动之义务也。为快乐而牺牲，肉体方面虽不无苦楚，精神上尽有无限愉快。以其牺牲也，固出于自动的自由意志也。若受外力强迫而为之，则五衷俱痛矣。

青年乎！汝知汝所受之教育，为为人之教育乎？忠孝节义，全非植根本于汝身。由身外之人，课汝以片面之义务。汝知汝所处之境地，为痛苦之境地乎？自由意志，毫无发展之余地。如知之也，其速决汝大方针曰“为我”，以进于独立自主之途；其速定汝大目的曰“快乐”，以遂汝欲求意志。

意中人（爱情喜剧）

此剧描写英人政治上及社会上之生活与特性，风行欧陆。每幕均为二人对谈，表情极真切可味。作者王尔德，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此篇为其生平得意之作。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知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特译之以饷吾青年男女同胞。

民国四年秋译者识

此剧作者王尔德，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爱尔兰都城 Dublin 之人也。幼秉母教，体弱耽美，时作女装，衣冠都丽。十一岁学于 Emnikillen 学校，文学之才，崭然出众，数学功谋，绝无能力。十八岁入 Oxford 大学，氏生性富于美感，游 Oxford 闻 Jhon Ruskin 之美术讲义，益成其志。当时服装之美、文思之奇，世之评者，毁誉各半。生平抱负，以阐明美学真理为宗。一八九五年，以事入狱，禁锢二载，旋以贫困客死巴黎，年仅四十有六。所著随笔、小说、剧本，已出版者凡十余种。文章巧丽天成，身歿而名益彰。剧本流传，视小说加盛。所作喜剧，曰《温达米尔夫人之扇》（*Lady Wendermere's Fan*）、曰《无用之妇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s*）、曰《热情之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并此剧而为四。悲剧一，即有名之《萨乐美》（*Salome*）是也。世之崇拜王氏者，以是五剧故。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庸龠先生之孙女，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

记者识

An Ideal Husband

A Play

By

Oscar Wilde

The persons of the play

The earl of Caversham, K. G.

Viscount Goring, his Son

Sir Robert Chiltern, Bart, Under-Secr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

Vicomte de Nanjac, Aattache at the French
Embassy in London

Mr. Montford

Mason, Butler to Sir Robert Chiltern

Phipps, Lord Goring's Servant

{ James
Footmen
{ Harold

Lady Chiltern

Lady Markby

The Countess of Basildon

Mrs. Marchmont

Miss Mabel Chiltern, sir Rodert Chiltern's
Sister

Mrs. Cheveley

The scenes of the play

Act I. The Octagon Room in Sir Robert chil-
tern's House in Grosvenor Square.

Act II. Morning-room in Sir Robort Chiltern's
House.

Act III. The Library of Lord Goring's House in

意 中 人

英国王尔德 作

薛琪瑛女士 译

登场人物

侯爵葛佛显

子爵柯林

外交部次等书记洛勃脱纪尔泰

伦敦法国使馆随员南甲克

孟德福先生

纪尔泰之庖人梅生

柯林之仆费泼司

{ 结姆司 (跟随人)
{ 哈路特 (跟随人)

纪尔泰夫人

麻克别夫人

斐锡敦伯爵夫人

马孟德夫人

洛勃脱纪尔泰之女弟美白儿纪
尔泰

齐弗雷夫人

全剧布景

第一幕 郭露斯文诺街, 纪尔
泰家中, 八角式房间。

第二幕 纪尔泰家中早餐室。

第三幕 卡儿赞街, 柯林家

Curzon Street.

Act IV. Same as Act II.

Time: The Present.

Place: London.

First Act

Scene

The octagon room at Sir Robert Chiltern's house in Grosvenor Square.

(The room is brilliantly lighted and full of guests. At the top of the staircase stands Lady Chiltern, a woman of grave Greek beauty, about twenty-seven years of age. She receives the guests as they come up. Over the well of the staircase hangs a great chandelier with wax lights, which illumine a larg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tapestry—representing the Triumph of Love, from a design by Boucher—that is stretched on the staircase wall. On the right is the entrance to the music-room. The sound of a string quartette is faintly heard. The entrance on the left leads to other reception-rooms. Mrs. Marchmont and Lady Basildon, two very pretty women, are seated together on a Louis Seize sofa. They are types of exquisite fragility. Their affectation of manner has a delicate charm. Watteau would have loved to paint them.)

Mrs. Marchmont

Going on to the Hartlocks' to-night, Margaret?

Lady Basildon

I suppose so. Are you?

中之书斋。

第四幕 同第二幕。

时间：现时。

地点：伦敦。

第一幕

布景

郭露斯文诺街，纪尔泰家中，八角式房间。

(八角式室内，灯烛辉煌，宾客满座。纪尔泰夫人立于楼梯口，容貌端丽，如希腊美人，年事约廿七岁。立此迎接宾客。楼梯对面，悬一大枝形灯架，上置蜡烛数支。烛光正照一大幅十八世纪法兰西之图画，乃名画师布丘所绘，表明恋爱胜利之意。右首一门，通音乐室，微闻四声乐器之弦声。左首一门，通接待室。二美女马孟德夫人及裴锡敦夫人，并坐睡椅之上，楚楚动人，媚态欲仙。王陀〔画师名〕见之，当欲图入画中也。)

马：

你今晚赴哈脱洛克夜会吗？

裴：

我想要去的，你呢？

Mrs. Marchmont

Yes. Horribly tedious parties they give, don't they?

Lady Basildon

Horribly tedious! Never know why I go. Never know why I go anywhere.

Mrs. Marchmont

I come here to be educated.

Lady Basildon

Ah! I hate being educated!

Mrs. Marchmont

So do I. It puts one almost on a level with the commercial classes, doesn't it? but dear Gertrude Chiltem is always telling me that I should have some serious purpose in life. So I come here to try to find one.

Lady Basildon

(Looking round through her torgnette.) I don't see anybody here to night whom one could possibly call a serious purpose. The man who took me in to dinner talked to me about his wife the whole time.

Mrs. Marchmont

How very trivial of him!

Lady Basildon

terribly trivial! What did your man talk about?

Mrs. Marchmont

About myself.

Lady Basildon

(Languidly.) And were you interested?

马:

要去的,你看这些会不是怪麻烦吗?

裴:

实在是麻烦!究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无论到何处都是这样。

马:

我到此地来受教训。

裴:

呀!我最厌受人家的教训!

马:

我也是这样,这件事几乎教人和生意买卖人一般,岂不是吗?那亲爱的纪尔泰夫人拜屈路特时常告诉我,人生当有高尚的志向,所以我来此地看看有什么高尚的人。

裴:

(用千里镜四面一望介)我今晚还没看见一个人,可叫做有高尚主义的!领我进餐室用饭的那个人,对我讲的无非是他妻子的事。

马:

这人何等无聊!

裴:

真是无聊至极!陪你的那位谈些什么呢?

马:

大概是我的事。

裴:

(作困倦状)你可喜欢呢?

Mrs. Marchmont

(Shaking her head.) Not in the smallest degree.

Lady Basildon

What martyrs we are, dear Margaret!

Mrs. Marchmont

(Rising.) And how well it becomes us, Olivia!

(They rise and go towards the music-room. The Vicomte de Nanjac, a young attache known for his neckties and his Anglomania, approaches with a low bow, and enters into conversation.)

Mason

(Announcing guests from the top of the staircase.) Mr. and Lady Jane Barford. Lord Caversham.

(enter Lord Caversham, an old gentleman of seventy, wearing the riband and star of the Garter. A fine Whig type. Rather like a portrait by Lawrence.)

Lord Caversham

Good evening, Lady Chiltern! Has my good-for-nothing young son been here?

Lady Chiltern

(Smiling.) I don't think Lord Goring has arrived yet.

Mabel Chiltern

(Coming up to Lord Chversham.) Why do you call Lord Goring good-for-nothing?

(Mabel Chiltern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English type of prettiness, the apple-blossom type. She has all the fragrance and freedom of a flower. There is ripple after ripple of sunlight in her hair, and the little mouth, with its parted lips, is expectant, like the-

马:

(摇头介) 一点也不喜欢。

裴:

亲爱的马葛来脱, 我们是何等受屈!

马:

(起身介) 这种称呼, 和我们最合式。

(彼等起身走向音乐室, 少年随员南甲克上。此人以领结精致与爱慕英俗著称。前进深深鞠躬致敬, 然后接谈。)(梅生上)

梅:

(立梯上通报宾客介) 巴福特君及夫人, 葛佛显君。

(葛佛显侯爵上。年七十岁, 胸前挂一头等勋爵宝星, 乃民权党员。貌似洛来司所绘肖像。)

葛:

请了, 纪尔泰夫人! 我的无用小儿在此地吗?

纪:

(微笑介) 我想柯林君还没有到。

美:

(走向葛佛显君) 你为什么要说柯林君不中用呢?

(纪尔泰美白儿乃英国绝色美人之标本, 玉貌亭亭, 与香花并艳。头上华发, 光洁映日。樱唇小口, 绝类婴儿。举动娇憨活泼, 毫不装腔作态。明白者皆知

mouth of a child. She has the fascinating tyranny of youth, and the astonishing courage of innocence. To sane people she is not reminiscent of any work of art. But she is really like a Tanagra statuette, and would be rather annoyed if she were told so.)

Lord Caversham

Because he leads such an idle life.

Mabel Chiltern

How can you say such a thing? Why, he rides in the Row at t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goes to the Opera three times a week, changes his clothes at least five times a day, and dines out every night of the season. You don't call that leading an idle life, do you?

Lord Caversham

(Looking at her with a kindly twinkle in his eyes.) You are a very charming young lady!

Mabel Chiltern

How sweet of you to say that, Lord Caversham! Do come to us more often. You know we are always at home on Wednesdays, and you look so well with your star!

Lord Caversham

Never go anywhere now. Sick of London Society. Shouldn't mind being introduced to my own tailor; he always votes on the right side. But object strongly to being sent down to dinner with my wife's melliner. Never could stand Lady Caversham's bonnets.

其为天真烂漫可爱之人。酷似塔拿格拉古希腊城以发现多种造像著名小像。然彼不乐人道其如此也。)

葛:

因为他太懒惰!

美:

你如何可以这样说呢? 他每天早晨十点钟去赛马场跑马, 每礼拜到歌剧场去三次, 一天衣服至少要换五次, 每晚出外用饭, 你怎好说他懒惰呢?

葛:

(用极亲爱之眼光看彼介) 你是一极可爱的姑娘!

美:

多谢你! 好说好说, 葛佛显君, 请你常常到我们这里来! 你知道我们礼拜三是常在家里的, 你带了这个宝星很好看。

葛:

我如今不到什么地方去, 很厌恶我们伦敦的社会。还是愿意和我的裁缝相见, 他常合人意。但是我很反对那代我妻子做衣帽的妇人, 不愿同他用饭。因为我总不喜欢我妻子所戴的那种帽子。(英国当时盛行一种阔边女帽, 葛佛显夫人所戴是一种狭边最旧式者。)

Mabel Chiltern

Oh, I love London Society! think it has immensely improved. It is entirely composed now of beautiful idiots and brilliant lunatics. Just what Society should be.

Lord Caversham

Hum! Which is Goring? Beautiful idiot, or the other thing?

Mabel Chiltern

(Gravely.) I have been obliged for the present to put Lord Goring into a class quite by himself. But he is developing charmingly!

Lord Caversham

Into what?

Mabel Chiltern

(With a little curtsy.) I hope to let you know very soon, Lord Caversham!

Mason

(Announcing guests.) Lady Markby. Mrs. Cheveley.

(Enter Lady Markby and Mrs. Cheveley. Lady Markby is a pleasant, kindly, popular woman, with gray hair a la marquise and good lace. Mrs. Cheveley, who accompanies her, is tall and rather slight. Lips very thin and highly-coloured, a line of scarlet on a pallid face. Venetian red hair, aquiline nose, and long throat. Rouge accentuates the natural paleness of her complexion. Gray-green eyes that move restlessly. She is in heliotrope, with diamonds. She looks rather like an orchid, and makes great demands on one's curiosity. In all her movements she is extremely graceful. A work of art, on the whole,

美:

呀! 我很爱伦敦的社会, 我想他是大有进步。所有的人, 都是些好看的呆汉和豪阔的狂徒, 社会本应该是这样。

葛:

啊! 柯林是那一种人呢? 好看的呆子, 还是那别一种人呢?

美:

(作庄严状) 我现在不能不把柯林另眼看待, 他是生成可爱的人。

葛:

是那一等呢?

美:

(略施礼介) 葛佛显君, 我盼望即刻就教你知道。

梅:

(通报宾客介) 麻克别夫人, 齐佛雷夫人。

(麻克别夫人、齐佛雷夫人同上。麻克别夫人, 为人诙谐和气, 头发灰白色, 衣服用极精致之花边镶滚。同来之齐佛雷夫人, 身材瘦长, 嘴唇极薄, 浓著胭脂, 显得面色净白, 发色微红, 鹰鼻长颈, 眼色青灰, 转动无定。衣紫色衣, 佩金刚钻石, 光彩闪烁, 犹如异样兰花, 使人人悉留意观看。一切举动, 煞是从容幽雅, 但见其机巧多术, 阅历甚深也。)

but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too many schools.)

Lady Markby

Good evening, dear Gertrude! So kind of you to let me bring my friend, Mrs. Cheveley. Two such charming women should know each other!

Lady Chiltern

(Advances towards Mrs. Cheveley with a sweet smile. Then suddenly stops and bows rather distantly.) I think Mrs. Cheveley and I have met before. I did not know she had married a second time.

Lady Markby

(Genially.) Ah, nowadays people marry as often as they can, don't they? It is most fashionable. (To Duchess of Maryborough.) Dear Duchess, and how is the Duke? Brain still weak, I suppose? Well, that is only to be expected, is it not? His good father was just the same. There is nothing like race, is there?

Mrs. Cheveley

(Playing with her fan.) But have we really met before, Lady Chiltern? I can't remember where. I have been out of England for so long.

Lady Chiltern

We were at school together, Mrs. Cheveley.

Mrs. Cheveley

(Superciliously.) Indeed? I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my schooldays. I have a vague impression that they were detestable.

Lady Chiltern

(Coldly.) I am not surprised!

麻:

亲爱的琦屈路特, 请了! 蒙你的好意, 教我带我的朋友齐弗雷夫人来, 你们一对可人, 应当相识。

纪:

(面带笑容走向齐弗雷夫人, 忽然止步远立鞠躬介。) 我想齐弗雷夫人从前和我见过的, 不晓得他已经再嫁了。

麻:

嘎! 现在时代, 再婚的人岂不是很多吗? 这是最合时宜。(对梅白路公爵夫人说介) 亲爱的公爵夫人, 近来公爵怎么样? 我想他的脑力, 照旧衰弱, 那是一定的。因为他的慈善的父亲和他是一样, 世上还有比种类相像的吗?

齐:

(手弄折扇介) 纪尔泰夫人, 我们从前真见过的吗? 我记不得是在何处, 我已经许久不在英国。

纪:

齐弗雷夫人, 我们是同学!

齐:

(作傲慢状) 真的吗? 在学校时候的事, 我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 那个时候, 却是讨厌。

纪:

(作冷淡状) 你所说的, 我并不以为奇。

Mrs. Cheveley

(In her sweetest manner.) Do you know, I am quit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r clever husband, Lady Chiltern. Since he has been at the Foreign Office, he has been so much talked of in Vienna. They actually succeed in spelling his name right in the newspapers. That in itself is fame, on the continent.

齐：

(作亲爱状) 纪尔泰夫人，你可知道我很盼望见见你聪明的丈夫？自从他进了外务部，维也纳的人常常谈到他，把他的名姓登在新闻纸上。可想他在本地自然是很有名望的了！

The Gitanjali

(Song Offering)

By

Rabindranath Tagore



1

Thou hast made me endless, such is thy pleasure. This frail vessel thou emptiest again and again, and fillest it ever with fresh life.

This little flute of s reed thou hast carried over hills and dales, and hast breathed through it melodies eternally new.

At the immortal touch of thy hands my little heart loses its limits in joy and gives birth to utterance ineffable.

Thy infinite gifts come to me only on these very small hands of mine. Ages pass, and still thou pourest, and still there is room to fill.

赞 歌

达噶尔 作

陈独秀 译



其一

我生无终极，造化乐其功。微躯历代谢，生理资无穷。

越来千山谷，短笛鸣和雍。和雍挹汝美，日新以永终。

汝手不死触，乐我百障空。锡我以嘉言，乃绝言语踪。

弱手载群惠，万劫无尽工。

2

When thou commandest me to sing it seems that
my heart would break with pride; and I look to thy
face, and tears come to my eyes.

All that is harsh and dissonant in my life melts
into one sweet harmony and my adoration spreads
wings like a glad bird on its flight across the sea.

I know thou takest pleasure in my singing. I
know that only as a singer I come before thy pres-
ence.

I touch by the edge of the far spreading wing of
my song the feet which I could never aspire to reach.

Drunk with the joy of singing I forget myself and
call thee friend who art my lord.

3

In the night of weariness let me give myself up
to sleep without struggle, resting my trust upon thee.

Let me not force my flagging spirit into a poor
preparation for thy worship.

It is thou who drewest the veil of night upon the
tired eyes of the day to renew its sight in a fresher
gladness of awakening.

4

Where the mind is without fear and the head is
held high;

Where knowledge is free;

Where the world has not been broken up into
fragments by narrow domestic walls;

Where words come out from the depth of truth;

Where tireless striving stretches its arms to-
wards perfection;

Where the clear stream of reason has not lost its

其二

当汝命我歌，矜喜动肝膈。举
目睹汝面，不觉泪盈睫。

纯一而和谐，泯我百微緼。乐
如海上鸥，临波厉羽翮。

前进致我歌，我歌汝恻悦。

余音溢天衢，稀宠幸接迹。

欢歌醉忘我，苍冥为友戚。

其三

深夜群动息，吾亦百虑消。偃
卧无所营，委身任灵保。

惰气渎神命，毋令相混淆。

夜色若张幕，倦眼息尘劳。朝
醒乐新景，感此神功高。

其四

远离恐怖心，矫首出尘表。

慧力无尽藏。

体性遍明窈。

语发真理源。

奋臂赴完好。

清流径寒磧，而不迷中道。

way into the dreary desert sand of dead habit;

Where the mind is led forward by thee into ever-
widening thought and action—

Into that heaven of freedom, my Father, let my
country awake.

行解趣永旷，心径资灵诏。

挈临自在天，使我长皎皎。

Gitanjali 印度语也。gita 之义“歌”也，anjali 之义“合掌”也，合二语而为 gitanjali，英译为 Song Offering 之义。R. Tagore（达嚒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 Nobel Peace 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文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Gitanjali 乃歌颂梵天之作，兹取其四章译之：第一章 Thou hast = You have 下仿此，emptiest = empty fillest = fill through fit 之 it 乃 flute 之代名词也，new 为形容 melody 之 Adjective，eternally 为形容 New 之 Adverb，utherance ineffable = 难言之言；第二章 on its flight = which is flying, drunk with 乃 being drunk with 之省文，call thee friend who art my lord 之 who 乃 thee 之 Relative Pronoun；第三章 for thy worship = to worship you；第四章 my Father = my God.

America

(American National Hymn)

By

Samuel F. Smith.

I

My country, 'tis of thee,
Sweet land of liberty,
Of thee I sing;
Land where my fathers died,
Land of the pilgrims' pride,
From ev'ry mountain side
Let freedom ring!

II

My native country thee,
Land of the noble free,
Thy name I love;
I love thy rocks and rills,
Thy woods and templed hills;
My heart with rapture thrills
Like that above.

亚美利加

(美国国歌)

陈独秀 译

其一

爱吾土兮自由乡，
祖宗之所埋骨，
先民之所夸张，
颂声作兮邦家光。
群山之隈相低昂，
自由之歌声抑扬。

其二

吁嗟汝兮吾宗国，
自由名族之所宅，
汝之名兮余所悻。
清浅兮川流，嵯峨兮岩石。
森林兮莽苍，丘陵兮耸立。
余悦汝兮心震摇，
欢乐极兮登天国。

III

Let music swell the breeze,
And ring from all the trees,
Sweet freedom's song;
Let mortal tongues awake;
Let all that breathe partake;
Let rocks their silence break,
The sound prolong.

其三

箫管作兮交远风，
飞声振响群林中。
自由之歌乐其雍，
众口相和声融融。
含生负气皆从同，
巉岩破寂声宏通。

IV

Our fathers' God to thee,
Author of liberty,
To thee we sing,
Long may our land be bright,
With freedom's holy light;
Protect us by thy might.
Great God, our King!

其四

尊吾神兮自吾祖，
自由创造汝之矩。
吾曹讴歌实唯汝，
万岁千秋德惠溥。
自由灵光耀吾土，
仗汝力兮佑吾侣，
伟大之神吾共主。

AMERICA

1. My coun-try! 'Tis of thee, Sweet land of lib - er - ty,
2. My na - tive coun - try, thee, - Land of the no - ble free -
3. Let mu - sic swell the breeze, And ring from all the trees,
4. Our fa - thers' God! to thee, Au - thor of lib - er - ty,

Of thee I sing; Land where my fa - thers died, Land of the
 Thy name I love; I love thy rooks and rills, Thy woods and
 Sweet free-dom's song; Let mor - tal tongues a - wake; Let all that
 To Thee we sing; Long may our land be bright With free - dom's

Pil - grims' pride! From ev 'ry moun - tain side Let free - dom ring!
 Tem - pled hills; My heart with rap - ture thrills Like that a - bove.
 Breathe par - take; Let rocks their si - lence break, - The sound pro-long.
 Ho - ly light; Pro - tect us by thy might, Great God, our King!

Samuel F. Smith, 美国诗人也。生于一八〇八年, 卒于一八九五年。'tis of thee = it is of thee that I sing, Sweet land 与 My country 同格, 下文二 land 亦然。the pilgrims, 此指美国之始祖清教徒 (Puritans), 以争宗教自由之故, 于一六二〇年乘 May flower 船, 由英国移住美国 Massachusetts。今日之美国人, 大半为此 Pilgrim fathers 之子孙。From-ring = Let freedom's song ring from every mountain side, the noble free = the noble free people, rills = small streams, templed hill 如寺院耸立空际之山丘。My heart-above = My heart overflows with rapture like that which comes from thinking of things above. And ring-song = And let sweet freedom's song ring from all the trees. mortal tongues awake, “诸人相和而歌”之义。that breathe 有“呼吸者”之义。partake “参与”之义。Author of liberty = 自由之创造者, 即 God 也。“圣书”中多称 God 为 King 者。

春 潮(续前号)

俄国 屠尔格涅甫 原著 陈赅 译

(十一)

萨棱寐正浓，觉有人撼其肩。比寤，见老人庞泰农立身旁。老人顾而笑曰：“昔亚历山大大王攻取巴比伦之前数刻，犹自鼾卧，今君复尔，可谓无独有偶矣！”萨棱曰：“已届何时？”曰：“已七点一刻，计赴哈鲁亚（决斗场）需费两小时。但吾侪必捷足先到方佳，所谓先机以制人也。”少选，萨棱起，赧面事已。问老人手铳在何许？曰：“已备。”即医士亦并有准备。老人初时精神甚盛，迨登车放辔以后，立萎顿无生气。

是朝天气佳朗，阳光反迫，沿路窗棂，咸闪异光，熠若钢铁。亡何抵郊外，鸟声隐约闻自邈远之天际。俄路径忽纡曲，自车中遥望一面熟之人，迎车而来。更近始知即耶米少年，萨棱顾老人曰：“耶米已知今晨之事乎？”老人复曰：“如君言，老拙非不欲严守秘密，奈是儿滋意盘诘，不胜其烦，老拙无法，遂于今晨悉举以告之。”如是问答间，马车已逼近耶米。耶米逡巡立车旁，萨棱正色问曰：“耶米君，吾子何为而来此耶？”答曰：“祈君载我同往！——君务诺！余必不扰君事也。”语次面惨白，齿颤作声。萨棱瞪视其面，有顷旋曰：“子若肯纳吾言者，此时千祈引还。并望到苛留倍尔君许，勿泄只词，可静待我回也。”耶米曰：“唉！待君还耶？君此行非决斗乎？”萨棱遮之曰：“无妨！幸君从吾言即还，吾亲爱之小友，余今日必归来。”言次伸腕与少年执手，少年捧而亲之，悠然而别。是时，老人庞泰农陡插言曰：“为吾子担忧者，尚有一人也。”萨棱不语，惟以庄严之眼光一瞥之而已。

过哈鲁亚约百武，有小森林，盖即是日选定之决斗场也。萨棱偕庞泰农果先敌人而到，二人安置马车于树荫密处，候敌人历时许。在此一时间内，萨棱无片刻静止，徘徊狭隘之村蹊，欲玩览景物以散其郁，但不片时必仍回念到决斗之事。时觐道旁枫树叶大赤，有浸就枯死之象，知为昨夜巨风之影响也。不禁感触兴叹曰：“嗟呼！余之运命，殆若此矣！”方叹喟间，意念旋转，快然喊声如笛。越地上巨木蹀躞向小路去，比车声辘辘自远方而来。老人呼曰：“已来已来！”亡何士官二人偕军医联翩至。

少刻双方准备齐妥，萨棱嗫嚅向老人曰：“若余竟毕命于此，则将一事托公。余衣囊有小纸包，其中裹花，祈公亲献与姑娘，毋忘此托也。”老人闻言，怆然默颔之。

至是，决斗人与陪从人互为一礼，双方各取短銃。依规式由老人庞泰农宣开始之口号。俄“一！二！三！”之声作，萨棱枪声应之而起，顾误中敌后之树。彼士官典郝夫男爵之射击亦纯为形式的指空而发。一同默立，有顷，男爵旋呼曰：“吾再击！”萨棱诘曰：“君曷为指空而发耶？纵再击恐亦复如是耳！”男爵曰：“吾诚不知其所以然。”是时，陪从之士官里斐帖儿抗声曰：“决斗之中，互交言谈，是为违反决斗之规式。”其立言之的，盖为妨害萨棱之质问也。萨棱奋然掷銃于地曰：“请从此止！”男爵曰：“善！”即此为终局，旋亦投銃于地。且谢曰：“日前之事，其过端在仆，谨知罪矣！”言讫惭然长立，愧悔殆不可堪。萨棱急走男爵身旁，紧握其手，二人相视莞然。初时苍白之颜，至是均涨赤，连呼万岁。老人庞泰农当决斗之时，隐身丛薄中。未目击决斗时之光景，至是始跃出，鼓掌狂喜。

(十二)

决斗之事既毕，萨棱偕庞泰农驾车言返。归途复遇耶米于道上，几仍在先刻所遇之地。耶米见萨棱车返，连呼万岁。自树荫奔出飞跃而前既近不待车止，猿纵而登，欢呼曰：“吾兄生还，略未被创耶！——余违背君言，迄未回市，君其恕之！须知余心焦如焚曷能安然便归，故决计迟君于此间。——祈君语我其究竟，彼士官已见杀欤？”言次傍萨棱胸际，依依不能舍。老人庞泰农乃代述其颠末。少刻，马车已入弗兰克佛尔市中，遂直抵萨棱寓所。

萨棱正登阶次，睹从暗黑之廊下转出一妇人。面蒙黑纱，向己一瞥，仍仓猝驰出。可异哉此妇，为访萨棱而来也。留寓所迟之且时许，迨见萨棱归寓，转匆遽逸去。旅馆阖者，愕然目送之。萨棱比断定为仙玛无疑。虽则黑纱冒面，仅受渠一瞥之惠，然仙玛明眸善睐，余人所不能仿佛其万一。故当妩波流转之刹那，已确然默识也。则以甚不愉悦之词气，顾老人及耶米曰：“仙玛姑娘亦知今日决斗之事乎？究为谁语之者？”耶米面涨赤，忸怩答曰：“余为吾姊言之耳！虽然姊已早自怀疑，无能隐讳。君既无恙归来，斯尚矣……”萨棱不乐曰：“君等胡好为无益之言哉？”——旋一同入室，萨棱就椅卧。耶米悚作交集，凄然曰：“君恕我，且祈息怒！”萨棱曰：“噫！是何言？吾何曾怒子者？”顷之耶米偕庞泰农归去，萨棱守空室，疲甚，因就榻而睡。

睡既沉，缥缈入梦。梦境绝离奇，俨然与柯留倍尔决斗。左近松枝有鸚鵡瞿立，仿佛为老人庞泰农之化身。耳际闻鸚鵡频申“一！二！三！”之口号，喧嚣不止。忿极遂觉，则磕然闻叩关声，乃呼曰：“入！”侍者入，启曰：“有贵妇人求见！”意必仙玛临矣。

客人，殊非仙玛，而其母烈诺尔夫人也。

夫人方入室，便倒座而哭。萨棱执其手曰：“噫，夫人何作是态？究为何事？请夫人少自镇静，徐言之可耳！”夫人含泪言曰：“嗟呼！賚米脱利君，余奈何命蹇一至如此哉！”萨棱益茫然曰：“夫人何出是言？究因何故？请述其委细。”夫人取巾拭泪，而泪珠已复倾落如沈。酸然言曰：“诚告君，其事余已一一闻之矣！”萨棱曰：“所云一一闻之者，果何事欤？”曰：“今日之事耳！其事之源起，余并闻之。叹君处置此事，勇毅无伦，洵男子之美行。余今番来此，实因羡慕足下高尚之人格，求亲近于足下耳！余识足下，初不过五日，然愿足下宠我在故知之列。嗟呼！萨棱君，余于斯世，乃一无依靠之孀妇耳！……顾吾女……”言至此，复呜咽不能成声。萨棱是时，如堕五里雾中，漫不知所以为地。曰：“姑娘何事乎？”夫人且泣且答曰：“仙玛自言不愿与柯留倍尔联姻，向余前拒绝矣！”萨棱愕然起立，暗念事变实出意表。夫人带泪续曰：“世间此类之事，原非绝无。抑余意亦尚不至招乡里之谰言，独是吾等生计之困难，自此始矣！”因诉言店中生意曰：“见冷落，综其收入，无以支一家之过活。然柯留倍尔则日见其富裕云。”最后曰：“至仙玛何故嫌憎其人，则所不解，柯留倍尔对彼不能充分尽保护之责。流闻里间，洵属不美。但彼原不过一商人耳！以故遭士官之侮嫚，不能为一言之抵抗。虽然，此亦未为大过。賚米脱利君，悦听吾言乎？”萨棱曰：“夫人为是言，似余有获罪之处矣！”曰：“否否！胡得怀此意？若君所为，直不啻崇高可贵之军人！”萨棱曰：“否！但余虽非军人”——夫人接语曰：“虽然，君以殊方之客待吾等恳切乃尔，吾等谨铭之肺肝矣！”言次，举帕拭眼缘续曰：“此亦无取赘述，要之今若向柯留倍尔送悔婚之书，则吾家生活立无以支持。……仙玛若以我为重，勉顺吾意，尚已。顾彼生性至为倔强……必不能遵吾旨而行。萨棱君，其力量足以动之者，厥惟君一人耳！”萨棱愈失惊曰：“谓余耶？”答曰：“然惟君一人耳！……君学识既优长，兼为彼尽力之处颇多，以故信君最笃。其崇拜之热，直由心坎而发。幸君晓以利害，毋为此躁动也，君其许乎？”夫人更续其词曰：“凡我所能言者，莫不百方譬解以开导之，奈彼终拒不听。彼既自误其一身，复陷一家于艰苦之境，如此奈何！祈君好为劝之！君乃拯救吾子之恩人，求再发更大之慈悲，复拯拔吾女也。”——言次离座，欲向萨棱君执手，而手颤至不能把握。萨棱见其心绪杌杌，极力慰之。夫人坚握其手曰：“萨棱君，兹事惟求君相全矣！”——萨棱唯唯否否曰：“夫人之意，欲仆向姑娘陈说此事，顾仆安有此资格耶？”曰：“君毋为是言，萨棱君，——余为此事，真焦虑欲死矣！”——萨棱不知所以为辞，大是踌躇。但生平未见妇人忧虑之态有如是者，因答曰：“善！仆谨如命。当如夫人之所希望，在姑娘前剖切言之，但其结果若何，则勿能操左券也。”夫人曰：“毋虑，吾料必得美满之结果！”萨棱曰：“姑娘究谓何故不愿与柯留倍尔结婚乎？”曰：“不知也！此子酷肖其父，言出其口，便若覆水之

不可复收。虽然，彼和霭之时乃非常和霭，度必能从君言也！”

(十三)

是日将晡，萨棱恹恹然赴仙玛家。行近遽心悸厉甚，暗念吾今番来此，究宜作何辞说？筹思之中，已入其家。烈诺尔夫人忻然出迎曰：“专待君临矣！彼现在园中，祈速往！”萨棱遂徐步入园，时仙玛据长凳。傍置巨筐与盆，方挑选筐内樱实分置盆中。

为时已六点钟，顷淡曛满照园中，景色绝佳。林木生籁，槭槭有声。失队之蜂，哀吟绕花丛而飞，音低不可辨。方拟静听，忽鸦声噪起，历时不止。

仙玛之面，深藏帽底。迨瞥见萨棱，怯然俯玉面，挑樱实如故。萨棱踌躇片晌，始徐步向玉人座傍而行，此际益忐忑不知出何语以发端。踟蹰良久，仅得词曰：“姑娘挑此樱实将何为乎？”仙玛含糊不即应，既而曰：“挑全熟者贮之，余者制果子耳！”语已而俯，若甚羞然。所握之樱实，方待抉择去存，视筐与盆犹疑不能决。萨棱请曰：“仆欲坐姑娘身傍，姑娘许我乎？”仙玛曰：“善！”遂稍移身凳端，留余空焉。是时萨棱正苦觅语不得，幸玉人先启其娇音曰：“君卒与人决斗耶！”语时绝世之华姿，正回当萨面，俄红潮满晕，复俯垂粉颈，一种铭感之色流露眉睫间。续曰：“观君处此事，殊从容无所介意，抑真不稍存畏怯耶？”萨棱曰：“否！当事正危险时，随得转圜，未果行而事了矣！”仙玛两度以手指拭目，盖素有是癖。旋曰：“毋诳我！老人已语我以颠末矣。”言至此，更低其声曰：“虽然，事皆因我而起，吾滋不敢忘，吾一生不能忘。”萨棱曰：“姑娘此语信乎？……”曰：“胡不信？真吾永劫所不能忘。”词气激昂，以兴奋出之。比若有思，掉首他向。萨棱猛忆其母夫人所约之事，应提言矣。乃呼曰：“仙玛姑娘！”应曰：“君呼我何事？”是时，仙玛并不回顾，殷殷挑樱实如前。萨棱曰：“请问姑娘，母夫人在姑娘前有何说话乎？”仙玛曰：“是何说话？”曰：“关于仆之事耳！”仙玛失惊曰：“然则吾母曾向君道何事耶？”曰：“然！”仙玛曰：“果谓何事？”曰：“道姑娘之主意，幡然全改变耳！”仙玛闻至此际，首面巨筐，渐俯而下，顷之华颜没于冠底。所可见者，香项间极细之筋文而已。

少默之后，仙玛起而诘曰：“所谓主意改变，究何所指乎？”萨棱曰：“是殆关于姑娘将来之事耳！”仙玛曰：“然则非即关系柯留倍尔之事乎？”曰：“良然！”仙玛复曰：“若尔，则向君道，我不愿为柯之妻矣！非耶！”萨棱曰：“如姑娘言……”仙玛失惊曰：“噫！”是时，仙玛突起立，不图座旁之筐，为之蹴反。樱实尽倾，两人相顾默然。少选，仙玛发言曰：“咄嗟吾母，缘何以兹事语君哉？”萨棱见女郎作此语时不解何故，遽掉面他向。继见胸际起微栗，知其精神兴奋已达极度，因答曰：“此中原委，姑娘不知耶？姑娘与仆，若论交谊，本不过昨今之事。但因姑娘信我最笃，倘我有所陈说，姑娘无不乐

听。意者，母夫人即以是故，遂特以委我乎！”仙玛俯首弄衣褶，少顷，始开言曰：“第如是，君将何以教我乎？”萨棱瞥女郎手指神经微掣，因悟其播弄衣褶，特借以掩饰尔。旋执其手曰：“姑娘，何尊颜独向彼方乎？”仙玛脱冠，回其清盼，直注萨面，候萨棱赧续其词。诂萨棱接美人娇姿顿恹恍失知觉，所拟之言遂忘。仙玛曰：“凡君所言，仙玛靡有不从。但君欲忠告仙玛者，果何属欤？”语次星眸微仰，嫣然露浅笑。至是，萨棱始徐吐其辞曰：“姑娘，彼柯留倍尔君，信为姑娘所鄙弃。但姑娘此种办法，究嫌轻率，绳以姑娘之生平，此不特不谨慎已也。且将波累一家，俱陷于绝境。姑娘庸计及此乎？——母夫人诚如是语我矣！”仙玛曰：“诚哉吾母之言！果尔，第君意云何？”萨棱曰：“仆个人之意乎……”言至此，喉中哽塞，不复成声。无已，强忍酸楚答曰：“仆意大略亦相同耳！”仙玛失色曰：“君谓何与吾母同耶？”萨棱踉跄曰：“然……其理由则……”言至此，复不能为续。仙玛曰：“无妨，若君此言果由衷而发，则余亦无他，试一转其念头耳！”言次神魂如脱躯壳，惘惘然将选过之樱实复纳筐中。续曰：“吾母之意，以为凡子言吾无从不。但我初心本如此也。”——萨棱接语曰：“姑娘究因何故？遽一变其故常，可得闻乎？”仙玛颜色陡大变，不暇顾萨棱作何语，遽复曰：“善！吾意已决，谨从子言尔。吾蒙子之恩甚深，故我对子，不论何事，皆有服从之义务。亦如是白于阿母矣！”——咄嗟阿母已来，是时烈诺尔夫人已蹊蹠屈园门，盖盼望消息甚切。候萨棱过久，不复能耐也。萨棱比坚握仙玛之手囑曰：“祈姑娘在母夫人前暂勿提此事，余行作书与姑娘。于吾书未到以前，万万勿决定也。”言讫立行。遇烈诺尔夫人略颌之，匆遽逸去，夫人讶然目送之。

至是，夫人行近其女座傍，发词曰：“仙玛，汝宜有以语尔母矣！”仙玛倚母怀，抱其项哀恳曰：“母恕儿，请母少俟，至明日为限。儿当有以报母，母其许乎？祈母于此限期间，勿发一言。”——言次，泪落如绳，顾既非悲痛，更无喜悦。只缘情绪勃发，遂不觉泪潺湲而堕耳！母夫人诧然矚女面，有顷曰：“汝脱毋有所苦乎？观汝平日不轻泣，非耶？”女应曰：“否！祈母暂毋窘儿，俟明日言之可乎？今作他谈何若？趁薄光将樱实检完，不大佳耶！”

（未完）

述 墨

易白沙

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今者四郊多垒，大夫不以为辱，士不以为忧。战既不能，守复无备。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听。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家有禽子之巧，人习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国。以《备城门》《备梯》《备高》诸篇之义，固吾土宇，此“非攻”之说不可缓也。百工废其规矩，则器不足；商贾阻于道路，则货不足；农怠其耕芸，山虞辍其林木，则材不足。国人日用饮食衣服之需，仰给邻国，称贷外债，以土地主权为质，富与贵更据私财，深藏滕肩镛之藏。一食万钱，一裘千镒，而人民啼饥号寒，遍于四竟之内矣。此“节用”之说不可缓也；人类之立，舍爱莫由也。今者，父子、夫妇、兄弟各不相爱，社会中皆不慈、不友、不孝、不弟之人耳！父自爱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子之事父，弟之承兄，亦若是焉。夫妇之间，以利相求。卒之利无两立之道，爱无独生之情，是以尽社会之人，群起而攘夺劫掠。弊之所积，不爱社会，不爱国家，不爱祖宗，不爱子孙，不爱廉耻，不爱名誉，且不自爱其身。此“兼爱”之说不可缓也；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则天神地祇、人鬼物魅，为愚民心中不可离之物，是以浅化社会。人心之结，必以宗教。宗教之成，必由信仰。用以劝善禁恶，趋吉避祸，维系社会道德于不坠者，鬼神之力也。中国今日宗教，世俗所论，大约为儒、释、道三派。儒之蔽诡取利禄，无守死善道之风；道之蔽依傍他人，缺少独立之性；释之蔽义在出世，诵经坐食，游惰害群。三者惟存仪式，求其利益人群，清宁世法，慨不可得。此“天志”“明鬼”之说不可缓也。是皆墨子之学，荦荦最著者，“勤俭”之说，古今中外所同尊，墨书持之特切。中国今日之恶俗颓风，不益需于此乎？庄子道其学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暉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又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

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跣跣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读庄生之言，可以窥墨学精神矣！兹篇稽其本末，拾其精英，缀为篇章，扬此绝学。志士仁人，起而行之，斯国家无疆之休也。

第一章 墨学之起源

墨子以前，即有墨学。惟创于何时，不可考见。读墨子之书，溯源祖祢，实宗夏禹。然诸家追论学派，每多异词，今并举之，益见其学之广大无涯、取精用宏，非一朝一夕突然创立者也。

有谓其学出古于古人，墨子变本加厉者。

《庄子·天下》篇：“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暉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按：《说文》：“已，用也。”“顺”一本作“循”，“循”与“过”义近。“用之大循”，亦犹为之大过也。

有谓其学出于官守者。

《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以是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

有谓其学出于史者。

《吕氏春秋·当染》篇：“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按：高注：“其后，史角之后也。”

汪中《述学·墨子序》：“周太史尹佚，实为文王所访（《晋语》）。克商营洛，祝策迁鼎。有劳于王室（《周书·克殷解》《书·洛诰》）。成王听朝，与周公、召公同为四辅（贾谊《新书·保傅》篇），数有论谏（《淮南子·主术训》《史记·晋世家》），身歿而言立。东迁以后，鲁季文子（《春秋传·成四年》）、惠伯（《文十五年》）、晋荀偃（《襄十四年》）、叔向（《周语》）、秦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并见引重，遗书二篇。刘向校书，列诸墨六家之首。”

有谓由儒家而为墨家者。

《淮南·要略训》：“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体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史记·儒林列传》：“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凌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门，学者独不废也。”是禽子亦学于儒。《孟子·告子章句上》赵岐注：“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是告子亦学于儒。

有谓出于道家者。

葛洪《神仙传》：“墨子卧后，有人来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见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非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诲以要道。’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相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复须师。’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

按：此杂以神仙丹术之说，似为不经，然墨子固言五行也。《抱朴子·内篇·遐览卷第十九》曰：“道家有墨子枕中《五行记》。”又曰：“其变化之术大者，惟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此列墨子于道家，其说虽诞，治墨学所未曾有。故附于此，以广异闻。

而墨家自道，则谓出于夏禹。

《庄子·天下》篇：“其称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故使学者以裘褐为衣、以跣屣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本书《公孟》篇：“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子墨子曰：‘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列子·杨朱》篇：“禽子曰：‘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张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济物也。”

综以上诸说，涂辙虽异，归宿则同。曰古之道术、曰清庙之守、曰史官、曰儒家、曰道家与法禹之说，尤不相悖。墨子受业儒术，旋背其道，自不能诬以出自孔门。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墨子亲士修身，澹泊冲远，实近道宗老？为征藏史，史佚复为墨家，导源既同。谓其学必无相通之处，无是理也。史角掌郊庙之礼，即清庙之守耳。《吕氏春

秋》尤可与《班志》相印证，故《庄子》不加辨析，但曰：“古之道术而已。”伊古元首，既施治政之方，复操教化之柄。文明学术，多肇自帝王。其迹掌诸史官，则史佚史角，断难决其不识夏制。史佚墨者，文王所访。周公制礼，尚未发端，此时自无《周礼》之可用。是史佚所法，必夏制无疑也。近儒汪容甫，必将史佚与禹列为二事，谓墨学出于史佚，而不法禹，殆未观其会通耳。

《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庄子》亦曰：“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故为道者必托古，知此二说者，乃可语于墨子法夏之故。盖周秦诸子，其学术精审，实远出神农、黄帝、尧、舜、禹、汤之上。许行为农神，彼均贫富、齐社会，非神农所能梦见矣；道家祖述黄帝，彼老庄杨朱之博大，非轩辕所可企及矣；儒家言称尧舜，而孔子已贤于尧舜远矣；墨之法禹，又岂禹所逮哉？

墨子法禹之迹，可以得言者，《论语》孔子称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黻，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辞过》篇所论，即不外此旨。“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所以节用；“致孝鬼神”，所以明鬼；“尽力沟洫”，所以兼爱。惟“美黼黻”之事，与墨子所言不同。《说苑·反质》篇：“禽滑厘问于墨子曰：‘锦绣絺纻，将安用之？’墨子曰：‘恶！是非吾所用务也。古有无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之时，黼黻无所用，而务在于完坚。’”孔子言禹美黼黻，而墨子乃谓不用黼黻矣。孟子称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此兼爱之说所出也。《淮南子·要略训》：“禹之时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薄财节葬，闲服生焉。”《齐俗训》高诱注：“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礼。”《后汉书》注引《尸子》：“禹之丧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月。”此节葬之说所出也。此皆墨学之宗夏制者。墨子更有宗教之仪式，渊源于禹者，则传巨子是也。《史记》言：“禹之治水，左准绳，右规矩。”王肃曰：“左右言常用也。洪水初平，未分道里，大禹析土斫木，为标识以表道路。车船橈楫之用，导水披山之工，非规矩、准绳不能利其器。”故大禹常用规矩。墨子法禹，制器亦工。观其车辖之引重，木鸢之飞，守圉之器，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故墨子亦时执规矩。《列子·汤问》篇：“而门人之贤者，传巨子授之。”《吕氏春秋·上德》篇：“孟胜为墨者钜子，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

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没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其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胜已传钜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此可以考见墨家传钜子者数事：

- (一) 钜子必传于贤者。
- (二) 钜子得传，则其学不绝于世。
- (三) 钜子死，弟子必皆殉之而死。
- (四) 钜子死，必传钜子于可以不死之贤者。
- (五) 贤者受钜子，同门弟子皆听其令。

钜子之传，即传其制器之规矩，犹佛家传衣钵也。（钜子、规矩皆当作“巨”。《说文》：“规，巨也。”）《庄子》言其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家之尊重钜子，从可知矣。缅法夏后之准绳，近创宗教之仪式，诚中国空前绝后之学也。

按，禹宗五行之教，《墨子》亦言五行，故道家遂谓有“五行之记”，亦墨家法禹之一证也。其详见后章。

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

高一涵

一涵曰：伯伦智理（Bluntschli），德意志瑞士之秀里人也。于千八百五十二年，崭然特起。创《原国》一书，论者至拟之为希腊亚里士多德。学风所被，论政之士，几无一不受其熏陶。诚近世公正、坦白之评政家也。其书去今五六十年矣，而精义入神之处，犹为觐国者之所宗。此篇为《原国》中一节，征古今立国之大经大法，条举骈列，存而不议。令读者一开卷间，自得其变化迁流之积，恍然悟人事演进不主故常之道焉。比年以来，吾国论政之士，多拘泥史积，未观其通，不悟吾国生机停滞。今之现状，方诸西土，仅当其千百年前之故辙，乃谓中西殊途，不可强合。方将守此终古，识者惧焉。士君子读史原在籀古今变迁之往例，测将来人事演进之所趋。天演之运，脱故谋新，迤邐前驰，永无退转。若认作循环，谓继今而往，凡百变迁，皆于古为重规叠矩，则一乱一治之局，终不可逃，是何说哉！今译是篇，世有君子，读其文，寻其变，原始要终，探其演进相沿之程序，庶几会通进化之理，而不为史积所迷欤！

太古国家观念与近世国家观念之差异：

（一）公认人权

向也，国家剥夺人权，因亦讳言小己之自由，国民多为无权利之奴隶。所谓自由公民，仅少数耳。农工商贾，多委诸奴隶之手。职此之故，贱视勤劳，凡奔走服役之夫，绝无毫黍价值。奴隶无关于国，仅托庇主人以联络于国家而已。无与闻国事之权，无父母兄弟之邦，人格之权剥蚀殆尽。习惯奉行胜于法典，虽至善者亦无定局，而日趋于恶焉。奴隶谋叛时，有所闻而莫不同遭酷遇者。

今也，国家一视同仁，凡属人类均享人权。废奴隶之阶，视为不道，即附土农奴、世传仆役，亦视为背乎人身天然之自由。人之身体为享有权利之主，不得视同器皿附属

于人。勤劳之事，珍重期待，一任自由。各级人民均有与闻政事之资格。选举之制，扩充至普，甚至奔走服役之子亦畀之而不遗。奴隶谋叛，于今弗睹。国基于民，故根深蒂固，安若泰山。

一涵曰：吾国贵贱阶级，方诸西土，似不若彼之酷。布衣而为卿相，匹夫而作帝王者，比比皆是。是乃自始而然，非群化演进，悟而革之者也。至享有人权、与闻政事、国基于民诸事，方之彼邦，将类其近世之制，抑类其太古之制欤？识者当能辩之。天国为人而设者也，国家权利即以人民权利为根基。自由人格全为蕲求权利之阶梯，而权利又为谋达人生归宿之凭借。人生归宿还在人生，非一有国家便为归宿。之所以人民为国家之牺牲品，若主人之豢畜、犬、豕、麋、鹿然，视人若物，剥尽其权。此太古国家之盛衰兴废所以视政府之智愚贤不肖，而其应如响也。今者，国本在民之理大阐明于西方，举国家全力，保护人民之权利。人智日启，即国家之文化日高。国家文明，因人演进，自今以往，日新月盛，将永绝一治一乱、突兴突败之局，而立不退转之文明。然则保障人权，其今日立国之神髓也欤！

（二）国家措施之范围

向也，国家行为，于人生事业总括无遗。举宗教、典章、道德、技艺、学术、文化，一听国家之措施。祝宗之职，即为布政之官，小己之精神自由亦多为其所否认。

今也，国家自悟限制其权力而为法律政治之社会。宗教信仰之管辖，均委之教会及小己之自为。祝宗之职专为司教之官，科学技艺脱离国权之干涉，而质疑建说之自由又举为国家所珍卫焉。

一涵曰：立宪国家之第一要义，即在限制其政权，而范围之于法律之中。国家违法与人民违法厥责维均。盖国家、人民互相对立，国家权力仅能监护人民之举动，防其互相侵害无间。于物质精神，国家均不能以自力举行之。国家可高悬奖励学术、技艺之典章，而不能以其权力自图其发展；国家可颁布奖励生产企业之命令，而不能自任勤劳、自冒危险。其所能者，则立于人民之后，赞助人民自为之耳。质疑建说之自由，乃人民自为之凭借，所以淪灵答智，俾充发其本然独立之能者也。今者，吾国政权，其有所限制欤？质疑建说，果得自由欤？世有君子，举吾国政纲，层层抉剥，必有以知其近于近世，抑近于太古者矣！

（三）小己自由及私法

向也，握有权利者，仅公民耳。希腊公私两法，杂然混淆。罗马虽区分其原理，然

私法之行，犹全恃人民与国家之意向。小己自由为其与国家抵触也，亦痛恶而深讳之。

今也，小己举有权利，私法、公法画然判分。然私法之事乃国家所认许，非国家所创制；乃国家所保护，非国家所指挥。人民自由独立发展不为国家所侵蚀，行使权利举由一己之意志而不为国权之所拘。

一涵曰：约翰·弥尔氏谓自由为缮心淪性，锻炼人生特操异撰之资。柏哲士谓国愈文明，则自由之范围愈广。盖维皇降衷各有异秉，非随异而之充发至尽，则无由展其天能。故自由尚焉，国家之文明愈高，自由之界域愈广；实则自由之界域愈广，国家之文明始克愈高耳！今者，吾国小己，即梦寐犹不得自由，束缚驰骤，较之希腊、罗马，且万万有加焉。而鼎鼎文名之子，且公然著论，拾赫胥黎之片语，驳卢梭之真詮，引物理家言，证明天壤间绝无所谓自由之事。盖自忘其前日盛称约翰·弥尔书时，曾作何言语也！

(四) 统治权

向也，国家统治权绝对独立。

今也，国家统治权乃立宪以自制。

一涵曰：近日留东法政学生，颇拾东人牙慧，倡国权无限之说，然东人崇德学，不读伯伦智理之书乎？

(五) 直接政治代表政治

向之国权、主权者，直接运用之在古代共和国家，凡为公民齐集国民议会，以直决主要之公务。

今则代议制兴，代表机关由公民进举者组织之，以代表齐民之意向，核定国典运用政权，则今之代表机关之能力实视古代为尤优焉。

(六) 都城民族

希腊为都城国家，罗马则扩张之而为世界国家。

近世以民族国家为最要，都城仅国中之社会，非为国家之中心。

(七) 分职

向也，国家之运施，虽因性质主旨而异，然常以同一机关举行。各种之职务，立法、

行政、司法等职，时执行于同一议会、同一官员。

近世则设官分职，各种事务界诸各种机关。昔之因权力之旨而分者，今则转因人身之职务而分矣。

(八) 国际关系

古代国家之受制于外也，仅为他国所抗拒，而不受普通国际法之制裁。罗马且悍然以辖治世界之力，为己国之特权。

近世国家举认国际法以限制其国权，借之保全其民族之生存，及国家之自由，而不许一国高张国权加诸他国之上。

中古国家观念与近世国家观念之差异：

(1) 源于上帝及源于人生。

中世思想，以国家及国家之治权为由神降，而国家制度乃神所指挥创造者焉。

近世国家，则为人类所建筑。立于人类性情之上，乃公共生活之一制度创设。运用于含灵秉气之人生，由之以蘄人类之归宿者也。

一涵曰：神权国家之说，以元首直接代宣神意，天威尊严，懔然不可干犯。其弊也，小己对抗政府之权利扫地尽矣。近世乃一反其说，而谓国家为人类所创造，以求人生之归宿者。而国家人民，始同处于法律之中，而有平等对抗之资格。小己权利，乃于以蔚然振兴。邦治之基，方定于此。吾国古虽以神道设教，称“元首”曰“天子”，然论政之书，其迷信神权，未尝如西土之竺。乃今者于古无神权之國中，倏有祭天典礼，比隆于古之帝王。某氏贤者也，竟有《郊天典礼与政治思想之关系》一篇皇皇大文，载之京报。盛称神权政治，且谓外国学者不知我国政治之大本，呜呼！是何说哉？吾国人其狂易邪！何以国家思想，固犹在太古以上也！最近政象之支离，岂尽执政之咎哉？曲学阿世之士，盍自反乎？

(2) 神学及科学。

中古国家观念举为神学原理所统制。回教认国土为上帝之王国，而托之于苏丹 (Sultan)。耶教则明认国家与教会之二重主义，但信上帝有二道：一圣，一俗；一托诸法王，一托诸皇帝。新教讳言神道，仅认国家之大权，惟君主权力，降自上帝。故欲坚握国权，必准乎宗教观念。

近世国家，根本原则为人类哲学、史学所制定。而政治之学首以人生理论说明国家之性质。有谓国家为小己社会联合而成，以卫其安宁自由者；有谓以民族为本位，缔合

以成者。国家观念不迷于宗教，亦不反乎宗教；国家不恃宗教信仰，而亦不讳言维皇降衷之事及政府信教之为。至于政治，则蔚成科学不属杂神道，但殚力说明国家为人类创造之制度焉！

(3) 神政。

中古国家之观念与东方民族回殊，东方民族为直接神政，西方则间接神政，而主治之人即为上帝之代表。

近世国家，一切神政均屏诸民族之政治，良能而外。国家为人类创设之制度，国家治权为公法所限定。而政治渐向途以人性之理，运以人类之力，以求民族之公安。

(4) 宗教。

中古国家全凭社会之信仰，而要求统一之信条。信根浅薄者流及旁门外道之子，举剥夺其政权，迫胁驱除，俾无噍类其最上者，则仅容忍之。

近世国家，举不以宗教为法典之条件。公法、私法均脱教旨而独立，且为之保护信教之自由，俾异教之徒互相和结。即有背教不信之子，亦禁其横加迫胁之行。

(5) 教会。

中古耶教之徒谓教会为精神之事，故高尚；国家为肉体之事，故卑下。此掌教之主，所以高立于国王之上，而僧侣亦首出于常人，以享有宽免租税之惠及特别大权。

近世国家，自拟人身，举其精神、肉体而一以贯之。（精神即民族精神，肉体即宪法也。）独立以与教会相对峙，且积人为体含蕴质，力主有至高之权，驾乎教会之上。国家法权，四民同享。僧侣之高贵，既非所认，即许免及特权之事亦并举而废之。

(6) 教育。

中古教会，掌有教育青年之权。科学之事，亦运行于其权力之下。

近世国家，仅以宗教教育，畀诸教会。至学校，乃国家之学校。科学则离教权而自由独立。其自由之事，国家则专司保护焉。

(7) 公法及私法。

公私两法无所区分，领土权视同物权，为国王之所私有，国王权力即其家族权利焉。

公法、私法画然判分，公共权利一变而为公共义务。

(8) 割据主义及统一主义。

中古封建制兴，国权分裂递嬗递降，由神及王，由王而公侯、而武士、而都邑，法律之制定极其万殊。

近世国家为民族所部勒，用其国权保持统一。国基奠于民族之上，愈张愈广，法度、典章适于民族、人道而一视同仁。

(9) 代议制。

中古代表限于阶级，僧徒、贵族最占其势力。法度、典章亦因身份财产而异。

近世国家，必赖人民代表，四民平等，绝无差异。国家大权掌于多数人民之手，而其根基毕奠于齐民之上，各级平权，同为公民。法度、典章全国人民一体待遇。

一涵曰：今世国家原理，在以国家为全体人民之国家，非为主政者一人之私产。无间君主共和，皆取惟民主义。国属于民之特征，即在与人民以参政权一事。故代表制之设立，即明示国家为公，宣布人民总意，即为国家施政之准则。俾各党、各派、各级、各流之意见、感情、希望、痛苦得以如量宣泄，相剂相调，铸成萨威棱帖（Sovereignty）。民情舒则国基固，长治久安之道，肇于是矣！今者，吾国之萨威棱帖，既不许合人民总意以铸成，则即有代表机关亦聋哑者之口耳！具文而已，绝非宣示人民意见、感情、希望、痛苦者。矧并此具文而犹欲绝之哉，固不若谓为中古国家，或竟曰部落，犹似名称其实也。

（10）自由。

列侯贵族自由之权大张，致国家权力旁落下堕，村农贫氓之自由权剥夺殆尽，使终拘于不自由之天。近世国家，公民之自由展至各级全体，国民均服从于国权之下。

（11）国家措施之范围。

中古国家，固亦有法，然裁判之事有所督厉，致人民不能维持其权利，政府行政均甚衰弱，且毫无发达之可期。

近世国家，为其立宪也，故亦为法制国，惟同时从事于生计文化，而以政治统一一切焉。政府强固，行政亦殚精进展，而以求民族社会之治安为归。

（12）无意而然之习惯及精心创制之立法。

中古国家，鲜有精心卓识经营缔造之事，多随自然及大势之所趋，人人所知惟在天然之发育，而习惯之事即其典章制度之大源。

近世国家几无一事不由意匠费营，其所措施皆有物有则，根于法理而不因其天然，人为之法乃其典章制度所由生。

一涵曰：统观伯氏之说，则国家观念由浑之画、由虚而实、由迷信而真理。出治之权，亦由一阶一级，降而普及齐民。大例昭然，五洲万国，举莫能逃者也。乃回顾吾邦，事事反古，出死力以排除近世国家原理，似惟民主义能行万方者独不能行于吾国。非持数千年前陈言古义逆系人心，则其群必将立涣。凡其制为吾史乘中所未经见，即当视作异端左道百计驱除。一若国国皆循进化大势以前趋，

独吾一国必遥立于天演公例而外，逆进化之大势而退转自由平权。人格权利在他国视为天经地义，倾国家全力以保护之者，在吾国必视为离经畔道，倾国家全力以铲除。之他国已入于一治不乱之时者，吾国必永罹一治一乱之劫，犹曰此吾国历史之特征也。此先王之微言大义深入人心也！此亚洲民俗不能强合欧美也！囚心于虞夏商周，定睛在三皇五帝，迷身于一朝一代历史现象之中。举其比例参勘观察，会通之官能屏而不用，则迷于一国史迹，更何待言！苏子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吾国君子，得毋同病此欤？欲知妍媸，在于取镜自览。迺译此篇，取镜之义也。

托尔斯泰之逃亡 (Tolstoy's fight and death)

汝 非

译者曰：托尔斯泰氏，为俄罗斯大文学家、道德家，夫人而知之矣。迹其平生行事，自少年以至晚年，离而为数人，前后迥然不复相认识。变动不居，惟要归于仁以为鹄而已。杜氏以其纯粹之懿德，发为文章，山陬海隅，闻者莫不兴起。近世遂有托氏学派，隐然与举世界洪水猛兽之军国主义相对峙。时人有云：“使托氏学派再假以时日，流传播布，熏陶人心，今日欧陆之大战争，可以不作。”托氏之感化力，不其伟欤？余尝怪以托氏之奇对于世界思想影响之大，吾国于托氏专传，竟付阙如。不识其人，曷有兴感？此亦译事之憾也！兹篇取诸俄人白露克夫氏（Paul Burukoff）所著《托尔斯泰之历史》（*The Life of Tolstoy*），于托氏最后纪事，言之綦详。吾人崇拜托氏，且欲知其晚节者，不可不读。托氏中年以后，究心著述，居于故乡耶纳逸—普纳逸（Yasnaya Polyana）者。近三十年，著述中抨击时政，讥弹君相，倡言废政府、废军事者，不一而足。俄罗斯以残暴闻天下，士夫言论其有不驯者，刑僇随之，惟托氏屹立不动。官府无如之何，俄罗斯国教神圣不可侵犯，托氏挺身脱离之，举国哗然，群起攻击。托氏是时几不免于祸，后以俄帝亲作调人，其事遂寝。然则托氏之逃也，夫岂关系于政治迫逼之而然乎？托氏之逃，非逃于政治之关系，而逃于家庭之关系也。白露克夫曰：“彼老人之久羁恋于家庭，随处而生，其脱离之概念，年愈久而愈深。在常人以为奇，彼之故旧知交早以料其如是。”观此可知托氏矣。托氏之逃，年已七十，茫茫世界，彼七十老人将怅怅何之？一生系恋之家庭，及其悟道至真，卒不免于脱离之一法。斯亦此老奇伟史中所谓“变动不居，一以归仁为鹄”者欤？

托尔斯泰氏暮年最要著作，为重刊之《回读》（*A Cycle of Reading*）一书。是书彼以渊博之文章，达世界思想之珍秘。此等思想，彼积载有年者矣。以彼自作一生著作批评，视此书关系极重。彼常言曰：“计余平生所发之言，余将忘之矣，是书或留于余心。”托氏之言如是，其在吾人之评论，托氏少年时所梦想建立宗教之要旨，于是书已雄立其基础矣！

以彼学业勤劬，言满天下，而至诚无息。故托氏一己之精神进步直与日月同其运行。彼之行已，则温良恭俭，接物则仁霭慈祥，迨乎晚年，已造其极。惟彼所处四周之丰亨境遇，实与彼纯洁道义心有大相反对者。阅时愈久，直觉身之所处者与其心之所怀抱者两不能相容。

此等不相容之概念，第一次猛然醒悟，在彼七十年之末。其时彼始筹思目下之急图，在变易其四周之境地，或毅然离其家属而独行。继而自疑其概念，相与安于无事，盖密计将来行动。一己之能行其自由与安适，实贻彼家人无量之哀思与悲痛者也，即以家人之苦为一己之乐之绝大代价者也。故使家人与之俱化，比较个人之行其自由，虽以后者为易行，亦似有物以摄诱之而出此。而彼以为此实自私也，自利也。以是之故，其第一次之急急欲决解者，归于冥灭中矣。惟彼所悬之怀疑，仍出入于其心，有所感而必发。若当道心惟贞惟一之时，彼之认为自私自利者，此时又视为大公至正之要图。转念之间，悔艾之情，匪言可喻，其始也不过乍隐乍现，继也欲罢不能，及其终也有不可须臾离者。至此乃将其平生所以眷恋寄情者，一旦以勇猛之决心而牺牲之，乃知夙昔家人之所以爱托氏，托氏所以还爱诸其人，适与彼以难堪之感而已。

托氏欲脱离其家庭，成为疑问长悬诸脑中。在彼之故交，咸知之已久，可为铁证者，即彼于一八九七年与书其妻伯爵夫人苏非氏（Countess Sophie），载诸托氏之遗言中。是书于当时实未发表，惟由此可以明证其逃亡之理由，已尽在书中矣。

萨亚吾爱（Dear Sonya）：吾尝以吾生活状态证以吾心中所自信之理由，其不相容之点即起于是间。吾为此不相容之点致余于苦恼之地为时已非一日。余不能以余之自信强汝之相从，使汝一旦翻然改革其生活程度，盖汝已习而安焉，余所深知者也。吾亦不能于此时舍汝而远行，恐伤汝之心。余之子若女，感于余之教化尚是薄弱，余恐因此而陷彼等于不肖焉。然而余不能据有此种生活长此不变，如余六十年前矣。余追想六十年前，余岂无知非自讼之良能？吾有时因此欲激励汝，使之自觉，或以此与汝相争持，然而余亦有时狃于积习而忍受之，此所谓“幸福”。如此“幸福”，余自有生来已享受之矣。环于余前后左右者皆幸福，余已宅身于幸福之家庭矣。今余志已决，弃此幸福以行余心之所安。余心之所安，即欲从此远离也。

其第一原因，余年渐趋于老境，余对于人间事，渐已厌倦之。余渴望置余身于世外，作逍遥之游；其第二原因，余等之子若女渐已长成，余之家居，已无若何之关系。余能力所可及者，汝已尽能处理之，家庭中已无羁留余一人之必要矣。此犹其余事，惟其最要者，则如古之老人轩达士（Hindus），年在六十，已退隐于

山林；如宗教中之老人，各皆希冀以其残照之光阴，洁身而对献于上帝。至于余，年届七十矣！余欲葆聚余灵魂上之精力，从此倦怠，从此逍遥。即或不克尽如余之所期，余亦不能使余于此生中与余所发良心而自信之者作昭昭之反对。倘一旦余之所以自信者而自弃之，余将为何如人哉？于此惟有怨艾悲愁。余最后之矜持，咸归于摇动耳！

以是之故，余之行事，将伤汝之心。余乞汝尽有宥余恕余，余珍重为汝告也。汝其抱乐观而对于余之远行，余行何往，汝万勿追寻！汝其勿悲！汝其勿怨！

设余既远离汝矣，汝其勿误会！盖非有不嫌于汝也。余知之，汝之见地及感情，必不能与余相同，无论既往现在，盖皆然也。汝不能翻然改革汝之生活，而投以莫大之牺牲，夫何怪其然？汝之关怀，并未加于此点也。余故不能责汝，且自其反面而言之，余两人三十五年之共同栖息，余实感激爱敬而永志之。其尤使余永志者，汝之劬劳尽瘁，以完汝之义务。汝为母之诚心，盖出自天然者也。汝已尽世界中所能与我者而与我矣。汝之爱我，如慈母之于稚子，虽虑极思精，而不自承其爱也。虽然恐余之所言，犹不足以表彰之，惟事有不可料者，余行年至于余最终之时期，余等忽变而为外来之生客，格格不能相投。其时余年正五十耳！余不能自认此为余之过，据余之所知，余之忽然改变，初非为一己之利便，亦非为他人，但余个人之从违，舍此别无他法而已。余不能责汝之不余相随，余惟感谢汝以此至爱之纪念以志汝之赐余也已。萨亚吾爱，祝汝万福！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八时 利奥·托尔斯泰

一千九百零十年七月，托尔斯泰又以同式之书致其妻。帐触弥深，言辞恳切，冀解老妻忧烦，导之于宁谧。并附以数语曰，纵彼老妻不能听受，彼亦决断远去矣！在彼离家一星期前，有农友瑙易克夫（Michael Novikaff）者，从远方来。托氏对农言，谓离家之志已决，将即实行之，且与农订有密约。农临别时，托氏向之言曰：“余等行将再见！”十一月六日，彼寄书与瑙易克利曰：

“余今复陈余等所约之事，余先向汝取决下列之问题：试余果远来就汝，祈汝为余觅一温暖茅屋，去汝田庄不远者，屋不拘大小，余非久留于此，而烦汝也。设余有必要之需，余将寄汝一电报，但不署名，以梯聂靠拉夫（T. Nikolaef）代之，贮望答复。再者，祈勿忘之，此事只可余等两人知之耳！”

十日之晨，托尔斯泰氏行其最后之决断，中夜而起，预备起程远行。于各事摒挡

之先，彼留一书与其妻曰：

余之远行，伤汝心矣！余其懊丧何如，但余不能再以别法而易此，此余所以自信者也。余对于羁縻家庭之感情，刻已变矣，变之亦已长矣。总而言之，与余以难堪而已。余不能再寄身于此奢华之境遇，此境遇吾曾长久生活于其中。余今日欲行余心之所安，如彼世界中年龄如余之老人，皆常行之者。此即从纷纭世界中，退藏于密，以其残余岁月，葆全性命之真。设汝或知余所在之地，余祈汝有以明白余之心，而勿事踪迹，否则徒使余与汝所处之地位，臻于苦恼而已，余决不易余之方针矣！四十八年来，汝以诚挚爱情加余一身，余惟有感激。余此突然之变易，祈有以宥余。至于余亦从良心上所感觉汝或有时沾濡于旧习焉，余亦宥汝矣！汝宜因余之远离，别造新机。汝不宜对此而增痴迷之感想。设汝欲得余消息，可告莎茶（Sacha），彼或知余所在之地，并得其要领也。惟彼不能以余行何往而告汝，余已与彼约，不能泄诸于他人也。余并告莎茶，将余之文稿及各事收拾寄余。

一千九百一十年十一月十日四时 利奥·托尔斯泰

时托氏乃唤醒其友人马阜维士博士（Dr. Makouitski）及其女莎茶，摭拾行李，向马房取车直趋士揭奴（Schekino）车站。托氏在马车中，机陞不安，虑追者继其后。卒也，火车笛鸣开行。此车为托氏所乘之车，已无追者，托氏乃归于宁静。如是光明正大，行其最后解决，已求仁得仁，无疑无贰。惟一旦弃其数十年相对之老妻，此中有动彼怜情已耳！傍晚，此两老年之游客已到澳田、谟拿拖梨（Optin Monastery）。止宿一宵，翼晨，再遄征前路。车行十二里，至沙物登（Shamardin）。沙屋登者，多女尼寄栖之地。群尼中托氏妹玛利（Marie）在焉。玛利挚爱托氏，备极承迎，托氏即欲在此营一茅庐依其妹而居，觉此间为乐也。

惟托氏自离其家后，精力渐觉不足，势不能稽延时日，仍须迈往远游。其初，彼只觉年老羸弱，不堪跋涉。从沙物登出发后，渐起寒热往来之病。漫漫路程，托氏遂不得不中止。托氏远游向北方进发，初无一定之地点，冀在途中审择去留，故任其意之所之，随处投止。是时托氏既得病，马博士与莎茶决计留亚士塔埔（Astapavo），地为欧拉利也散（Ural-Syazan）铁路之某站。站主伊凡奥苏连（Ivan Osoli），善人也，以托氏病，遂让其宅而居之。小小站主人之室，于是变为历史最有关系之地名，驰其声誉于世界矣。

利奥·托尔斯泰氏之末期已至，患肺炎病知己不治，彼忍受内病之痛苦，出以安

恬与镇定。然此光荣老人之生涯，归于潮落矣！间当神气清宁时，向环其前诸人言，或关于学问上，或关于游戏等等，而亦有时发挥其高深之哲理。托氏之日记，死前四日，尚有之。其最终之言曰：

“余之计画，见义而为。……盖为至善，为他人，又特为自我。”

最后之日，彼尝反复言之曰：“盖皆善……皆纯朴而善……善……无疑无疑！”托氏临终时，既如是安静，故其效力卒能使侍其傍诸人从容镇定，略无急遽之色。魂气上升之一句钟前，托氏之呼吸变为温和，仅数分钟后，气息渐已衰微矣。此时各皆静默无言，无纷乱，无张皇。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其声不出于户外。十一月二十二日，遗骸运到沙石卡（Saseka）站场，托氏之亲属友人来会丧于此。人群中之大多数者为农人为学生，从莫斯科（Malcow）而来也。

庄严简朴之丧仪，发人无穷感印。深远之悲歌，随农人所引之柩而发者，又为农人也。立于柩前为二农，手持丧旌，临时以粗麻布为之，杨以赤柳柔条。旌文曰：

我仁人之纪念，遗于我等永将不死！

孤哀子耶纳也普也纳农人等启

柩从沙石卡运回耶纳也普也纳家乡，停于广厅之一室。时灵柩尚未掩盖，无量数之平民，往来室中，凭吊我人类大师蔼蔼容光，作最终永诀。丧歌发，托氏诸子及举柩掩盖，于是众皆跪倒，以待柩出。过园庭，经木林，抵于林外小岩之下，大路之旁，安葬焉。坟台早已预备，依遗嘱也。托氏幼年时，与兄居尼古刺斯（Nicolas），尝登林为戏，兄云彼有妙术能使公私咸蒙其幸福，此妙术刻诸一丝竹竿之上，为某异人埋藏于林外某地，若能相戒勿示人者，彼即能告以其地点云。时其兄年十二岁，托氏年六岁耳！今日之葬穴，即其兄所示竹竿处也。此人类大师毕生事业，无非关于从生幸福一问题。竹竿之妙术，已为我大师所发明，今日道成人去，复埋藏于竹竿之下。柩将入穴，众人复跪倒，此时万籁皆寂，千头低垂，各致心哀焉。已而有声隆隆然起于穴下，柩已下土矣！土既合，覆之以花圈，我光荣伟大之老人，长眠于此。虽然，彼之精神永生者也！徬徨萦绕于吾人之侧者，彼之精神也！彼其生矣，彼之雷音时贯吾人之耳！竭吾之力，以实行彼之爱情与公理之思想，乃吾人之义务也！

国外大事记

记者

巴尔干半岛之风云

巴尔干半岛诸国，以种族、语言、宗教不同之故，向分两党。又以列强之势力，蟠踞于后。其举动多不能准独立自由之意志以行。自颇斯利亚一弹，肇欧洲战祸，未几孟的尼哥即随塞尔维亚加入战局。其余诸国若布加利亚，若希腊，若罗马尼亚，迄今一载有余，曾执中立之态度。而德奥及协约国两方，时以利诱，殊未能一日忘情于彼也。迨日阅《欧洲战报》，知布加利亚备战，希腊调兵，而罗马尼亚且听布侨假道以归。沉沉战雾，渐笼罩于半岛一隅。其结果如何？固难推测。要于军事上有绝大之关系，可以断言，爰将布、希、罗三国之情状，分记于下：

（一）布加利亚 年来布王飞蝶南，志在恢复从前之兵力、财力。整军经武，不遗余力。对内排除一切党争，对外与土国释仇寻好。不仅与德商订约，开采皮尼克煤井及建筑埃琴海拉高斯港，并商借德款四万万马克，让与建筑至埃琴海之铁路权。迨欧战发生，其事中止，协约国利用此时机，大施运动，而英伦尤以补助布国财政为排除德国之政策。但布人夙以马基顿人多布之同种，志在必得而后已。果协约国能迫令希腊、塞尔维亚割弃马基顿，以偿其宿愿，其外交或可收效。乃因循坐误，俾土国容忍布国之要求，与之订约，割让拉特亚加气铁路以西之地。布国遂一面准备派员，据新约前往接收管理，一面下全国动员令。前月二十二日夜，布王发出谕旨，征集二十八班兵士，即国人自二十六岁至四十七岁体力强壮者，悉令从军。时驻德布使，令布侨立即取道奥京及罗马利亚归国。虽首相及驻英布使均声明此次下动员令，乃欲守武装中立，效荷瑞所为，而援德奥攻塞之心殊不可掩。征诸二十二日柏林来电，云塞政府宣布，布塞边界为战域，布国已驻兵塞界。二十三日雅典来电，云布国已征集步兵十万人，骑兵数团，开离苏菲亚。益信其言之非真也。果于二十七日，柏林得苏亚消息，土国割地与布国之约，先一月于狄摩达克正式签字。逾日，驻马基顿领事托辞归国，并简命波里斯王太子为布军总司令，索斯吐夫将军为参谋总长，波格底尔将军为塞边

界总司令。十月一日，英外部大臣葛雷宣言，谓顷得报告，日内德奥军官纷纷抵布，意在指挥布国陆军。此种行动，与德国前在土国所行者无异。越二日，驻布俄使奉政府命，递交哀的美敦书于布政府。限二十四小时内，与俄之敌国断绝关系，并辞退俄之敌国在布军官，否则俄使应率使署及领署人员出境。翌日，英法驻布公使，均有公文照会布政府，辞意谓布国如不遵俄国之哀的美敦书办理，则本国与俄国受同一之影响，行将与俄使同离布境。至五日午后二时，布政府答复俄国之复文交与俄使，俄使不能满意。当即照会布政府，谓俄布关系业已决裂，无相商之余地。六日晨，驻布塞使请发护照出境，协约国各公使均于翌晚出离布京，惟俄使因病暂留。同时闻德布两国缔结条约，布国允将铁路供德国之用，且与德军三十万人，同攻塞国。罗国如出干涉，德国应另派三十万人拒之。布国所得之报酬，为占领希塞之马基顿，将来且可自由与希腊解决交涉。并闻俄国巡舰两艘，以炮击布国伐拉港。至此德奥外交，可谓成功。而协约国在巴尔干之势力，已失坠而无余矣。

（二）希腊 希王昆士坦廷，开战以来即主严守中立。苟与本国无关，则不问战局之变迁如何。惟就彼国数月以来之政局观之，内阁屡次更迭，国王是否有主断国家大事之权，不受他国之暗中牵制，是一疑问也。溯六月六日，顾拉利斯内阁成立，当时内阁宣言，谓“前首相维尼柴洛，意在得斯米奴那并小亚细亚十二万五千方密达之地，愿割让加哇拉于布加利亚。殊不知吾侪既望得斯米奴拉并小亚细亚之地，而加哇拉又不愿让。”法外部机关报即评曰：“此种问题，全属子虚。维尼柴洛未尝以让一部领土与布加利亚之意，通告三协约国。”未几，顾氏于政府党事务所前集众演说曰：“维尼柴洛若不受他国之怂恿，何以无条件及保障将引希腊入战争之中！”十六日夜，维氏归自米气连，代自由党领袖列布利斯演说驳之。十八日，国王敕国会休会至八月十八日，并准外部大臣辞职，命首相兼任。维氏随于自由党开大会，以政府专权藐视舆论，非立宪行为之辞诘责。顾氏力辨国会休会之命乃因国王养病于独概利亚，为不得已之处置也。未逾两月，顾拉利斯内阁辞职，国王命维氏组织内阁，以首相兼任外部大臣。维尼柴洛者，夙倡大希腊主义，协约国以好友称也。前月布加利亚下全国动员令时，全国震惊，国王召维氏及参谋部密商，旋由维氏开阁议。英法俄公使均访维氏，会商一切。二十三日夜，国王署定动员谕旨，下议院拟开会宣布戒严令。国家银行发出英金六十五万磅，以供急需。逾日，驻英希使，以政府发来布既动员希腊不得不踵行之电文交英外部大臣葛雷。二十七日，协约国各公使通告希政府，谓希塞两国如被攻，协约国即以步、炮军登岸援助，且即供给希腊应需之款。同日柏林来电云，希布两国辟中立区域办法，乃系希腊参谋部建议奏准希王，由布国认可，允希腊占领塞国杜凡河与巨其河间之塞境。并云希腊决意严守中立，曾受迫不为屈。十月五日，首相维氏

在下议院宣告法军在萨洛尼加登岸及协约国取消与布国提议事件等事。反对党领袖谓政府无重要理由陷国家于战局。首相当即力辟此言，反复声明希腊地位之危险及对于塞国之责任。下议院旋通过信任政府之议案。翌日，维氏入觐，国王忽告以内阁之政策不能全用，于是维氏往下院报告已与国王意见参差之理由，内阁因以辞职。当日国王接受辞职书，即与前任各首相会商，决议令萨米斯组织混合内阁。七日，正式发表任命萨氏为总理大臣兼外部大臣，新内阁组织告成，且罗致反对党领袖。若是，则前日路透电所称希王与首相维氏意见相同，在此危局，可为欣慰，不几成虚语欤！

（三）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立国于巴尔干半岛，军事占重要之位置，不在布加利亚之次。君士坦丁之运命何如？一视罗马尼亚之向背。职此德、奥、俄三国，图谋罗国党附之心，始终不怠。在德奥一方，德国曾运二军团驻匈罗国境，迫之以威。奥国则于七月八日，提出二种条件与罗政府协商。第一，罗国在战期内确守中立，奥国当让与布课威那州之半部；第二，罗国现能与奥国军上援助，得受领布课威州全部，并至铁门之达流夫河沿岸土地。以德国作保，限一月以内答复。在俄国一方，前在哇尔希尼恩河及东加里西亚大肆攻击，期罗国闻风归附。赖国王及首相布拉提亚奴贤明，不为左右袒。对于德奥方面，不许运送土国之兵器火药通过。经奥国再三要求，布喀勒斯特政府拒之。国王任用十二年之医学顾问，德国格罗贝博士，近因充德国间谍辞退。对于俄国方面，知君士坦丁委于俄国或其他强国，关系罗国存亡，故约协国多方诱劝。罗国政界要人声明非担保君士坦丁，不入俄人之手。不能承认，询为至言。九月十四日，伦敦《泰晤士报》载苏菲亚访电，曾称罗国与德奥邦交，岌岌可危。因德国政牒于罗政府要求假道运兵，并供给价直英金八百万磅之石油及战具，未可深信。缘本月七日苏菲亚电，称德国派往君士坦丁专使和汉洛希亲王抵布京后，赴罗京，将在罗京滞留数日也。惟六日雅典转罗京来电，谓罗国施行军事上非常计划，军队已至布国边界多脑河基尔基伏镇，方赶筑防御工程。凡军中将士，其原籍为布加利亚者，俱撤往内地，而顶备队中之少年军官，现已征发入营。现役兵士之已届瓜期而应改入预备队者，仍留营效力，并不遣散。据此，罗国或一变从前之态度，亦未可知也。

北欧两半岛之倾向

欧战既作，瑞典王戛斯台夫曾邀瑙威、丹麦两国之君会于玛尔摩，以各守中立为约。惟三国所居之地势不同，其利害关系亦异。瑙威与瑞典虽同在斯堪第那威亚半岛，而瑙威为航业国，地势适居英伦三岛及美洲与东北欧洲之间，欧战中之贸易获利颇厚，其商船在德人视之，无异英船。此次为德潜艇击沉者，亦较各中立国独多，故瑙人颇怨德而响英。若丹麦之在犹法兰半岛，距战地更近，其防祸较密。虽国民党视德国为

天然仇敌，而持大条顿主义之徒，又以德国之祸福为丹麦之祸福，其守中立亦较瑞、璠两国为严。至瑞典与俄国，历史上有宿恨，地连芬兰，适当俄冲。现由瑞赴俄，边界尚不通铁路，其故则不信任俄国，不愿筑铁路以逼近边疆。俄又据阿伦岛以扼瑞京，前议筑炮台于岛上，致瑞人惊扰。德国利用人种宗教与之相同，乘隙唱大条顿主义，以抵御斯拉夫人种。王室虽系出法国，今嘎斯台夫，颇崇拜德皇，况后又为威廉一世孙女。其国学生，往德国伊爱那大学肄业，至短之期在半年以上。商业上现又为德国贸易之借径，炙猪肉前以英国市场为主者，今尽输入德国牛、乳、油。英国自瑞典输入之额减少五成五者，亦输入德国。近日由瑞典输入德国之马，计十万匹。而德国势力遂弥漫于瑞典商、学两界。其于英国原无恶感，自助俄拒德，遂恨英国。弃英报而争阅德报，国内报纸多主张联德，甚至谓联盟后贯通巴格达德（土国美索波达米省首府）柏林一角之铁路，其利无穷。外若贵族、若教士均心向德国，若军人，更明主党德与俄开战之说。其所以能维持中立至今者，汉马尔斯确特内阁之政策也。德国曾以与俄国开战，当夺还芬兰，使波罗的海帝国复兴之说饵瑞典，政府拒之。前首相斯塔夫亦以主战为冒险政策。征之九月十八日丹麦来电，称瑞典不准商船装载禁止出口之货物由海面往来于瑞典各口岸之间。盖以运货之船常不行至其所称之目的地。闻有数船行至德国口岸，为德舰拘去。又因英国停止煤炭输入，甚为惶急，煤气厂、工厂多有不能支持之状。现英政府拟发护照准禁物运入瑞典，必须瑞典准将若干货物运入俄国去，益信瑞典之加入战局，尚非其时也。

德意志近邻两中立国之态度

德意志接壤之中立国，丹麦、瑞典而外，曰西班牙，曰荷兰。西班牙自《康考达脱》（罗马教皇与帝王或政府因宗教事项缔结之条约）废止以后，罗马教徒视法国为宗教之仇，而心向德奥。民间妇女，信教最笃，往往夫誉法英，妇则祖德军。军中高级将官，因陆军仿用德制，亦崇拜德人。至王室太后为奥国郡主，其左右多祖德。王后乃系出英国，向英固不待言。国王爱尔芳沙，年少英明，喜自由，意多祖协约诸国，且有后力为之转移。宫廷母子之间，意见纷歧，亦一异象也。国中党派，倾德者保守党外有嘉尔党人，此辈视唐哲美为西班牙王位之正当继承者，自为绝对保守党唐哲美之心腹。反对者一派，多为主张自由之徒，自社会党、革命派民主党以及自由派君主立宪党，皆属之。其反对德国，由于赞成法国之民主思想。若工界中人，最爱自由，故亦最亲英法诸国。国情如此，宜乎交战诸国，各遣代表，多方运动，迄今未已也。首相达陀，近于山滩对尔演说。谓“西班牙之中立，乃副国家之志望。交战国中，无论何国，均不党附，惟本国现处困难地位，当尽方法拥护其独立及中立主义。”其言论

发表于政府机关报纸。及归马特利特，更声明：“联合诸国，决不引西班牙入战乱中，明矣！但政府宜决意为各种之军事的处置。”迨前首相毛腊造访，达氏就外交政策，对之发持重之议论。略谓“我国地位，对于交战国，当作出一种特别之事态。我国各种利益，是否与西欧诸强国（英法）有密接关系，现吾侪当仅避引入战局之中。虽然，今日时局，岂一战所能了耶？予当选予之时也。”此可见西班牙之态度，满志踌躇矣！至荷兰现处困难地位，较西班牙尤甚。陆路交通，既以德国为左右；海路交通，⁴又受英国之支配。以此国中向德、向英者均有人，政府中诸大臣，亦分两派。现德国按军事上，有封锁埃斯哥科河，并设一海军根据地于北海面之野心。荷兰不得不注意军备。七月二十日，海军大臣提出建造七千吨战舰二艘潜艇二艘案，交议院讨论。因鉴于德国潜艇程绩之优，主仅造潜艇之论较造战舰者为多。翌日，海军大臣往议院说明理由，原案不久通过。复提出建造战舰二艘、潜艇四艘案于议院，申明为十年计划，并说明理由。略谓“以现在之荷兰舰艇，仅足防护中立，但吾侪不可不虑及他处。”议场一致表决，第一年度，由国库提拨六百万佛郎。又议院讨论陆军预备兵服役年限延长案。当时自由党首领，攻击陆军之主脑无能。九月二十二日，国会开会时，女王莅会演说，主张严守中立，保全土地。大旨谓“荷兰与各国邦交，仍旧友睦，海陆军已有准备，以保护国家权利。凡运入食物与原料及阻涨价防遏食物原料出口等事，仍须由政府维持。惟荷属印度防务，当先注意。欧洲时局如此，国人担负因以加重。荷兰人民，必能体念时艰，共尽天职。”旋由政府交出预算案，内有备置大宗军械之经费，估计不足之数为二百二十二兆二十七万基尔特（荷币）。阿姆斯特电报新闻，谓女王训词，未言及荷兰拟调停和局之事，可为注意之点。至二十九日，因德国齐泊林飞艇，破坏荷兰中立，乃问德国严重抗议。此荷兰最近之态度，又较西班牙明了也。

日本全国之青年团

日本在日俄战事以前，即倡组织青年团之议，各地方长官会议时亦复有此计划。此次鉴于欧洲战局之大势与其强弱之由，愈加注意，直视为一种重要政策。将来全国皆兵主义，或基于此。近日，大坂每日新闻载其内务、文部两大臣关于各地方青年团发布训令，云：“青年团体之设置，今已普及国中。其发达与否，实与国运之盛衰及地方之休戚有绝大之关系。默观世界大势，参酌本国情形，亟宜加以训导，俾臻于完全发达之域。盖青年团体，为青年修养之机关，欲养成健全高尚之国民，不可不使各团员激起其爱国心，发挥其向上力，并增进其健全之体力，以磨练其实际生活之智能。刚强勤奋，用能扶助国家进步。而养成此精神、此要素，乃为今日急切之图。凡使之从事于各种实务、各种事业，皆所以资其修养者也。”其设置之标准如下：

(一) 青年团体之组织 青年团体，以毕业于义务教育及与之同年龄者组织之，其最高之年龄以二十岁为常例。

(二) 青年团体设置之区域 青年团体，设置于各市町村，但依各地之情形，得于小学区域或一村落之内设支部。

(三) 青年团体之指导及援助者 青年团体之指导者，就各地之小学校长或町村长或地方有名望之绅士中选定之。复使小学校教员、町村公吏、警察官吏、在乡军人及地方热心之士，当协助指导之任。又团员已过一定年龄者，亦应努力于援助之事。

(四) 青年团体之维持 关于年青团体所需之经费，按团员之勤劳所收入者，以供支用。(按：此项经费现尚由公费中支出)

国内大事记

记者

国体问题

自筹安会倡共和不适于中国之说，致国体问题发生，扰攘至今，两月有余。各省军民长官，既函电交驰，各团体间亦呼号奔走。此外，中外人士之文章言论，更记不胜记。记者就两月以来之经过事实观之，其实际办事上，殆有一定之程序。筹安会自八月中旬以后，始着手请愿运动，联络各省旅京人士。各推代表一人，递请愿书于代法院之参议院，以便国体问题之早决。及九月一日开院，果有王锡蕃、马安良、周家彦、沈瓚绪、沈云沛、李祥、杜俞、李晋泉、张炳华、乌泽声、胡寿庆、陈璧、恽毓鼎、罗桑班觉、恒钧、那彦图、蔡锷、丁槎、黄锡銓、赵倜、张作霖、董若璜、曹锟、张绍曾、巴勒、球尔拉命坦、朱福铤、吴增辛、王宽、马龙标先后请愿，是为第一次征求民意办法。六日，参议院开谈话会，对于此项请愿书讨论处置之法。查约法、立法院对于人民请愿事件，本有收受之权。但对于国体之请愿，既无限禁之规定，又无收受之条文。代立法院似无收受之理，惟是日总统派杨士琦莅院宣言，既声明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复言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参议院对于此项请愿书，应筹妥善办法，势不能拒绝不受。于是各参政磋商良久，有主张暂行开议者，有主张暂行搁置者。汪有龄起谓此次请愿，确知有署名之参政五人，究竟合法与否，请先付审查。主席以汪说付表决，得大多数，即指定联芳、梁士诒、宝熙、陈国祥、蔡锷、王家襄、汪有龄、施愚为审查员。际此第一次请愿者，虽有张超南、徐承锦、汪东、安鹏东，因仓卒列名，本人并未预知，声明取消。筹安会之精神，不因之稍挫，更再接再厉。运动第二次请愿，仍由各省原请愿人发起，恽毓鼎、曹锟、张绍曾、赵倜、王锡善、金如墉、段芝贵、蓝天蔚、杜俞、沈云沛、朱福铤、梅光羲、黄锡銓、周家彦、陈璧、李鸿祥、郭重光、张凤翮、马安良、杨纘诸、张作霖、佟庆山、乌泽声、胡寿庆、巴勒、球尔拉布坦、李景泉、罗桑班觉、

郑宝龄、厦仲阿、旺益喜、董若璜、那彦图、恒钧、王宽、马如珑、江朝宗、吴增辛等陆续递请愿书于参议院。立论均根据于总统宣言之“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二语。十五日，参议院开会审查。二十日，改谈话会为正式会，提出审查报告。各参政均仰体总统宣言所谓“妥善上法”之意。当时审查员联芳、汪有龄，谓国体重要问题，应由宪法解决。邓熔谓请愿舆论，希望从速解决，若待国民会议，手续太繁，请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句下。加或另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一语，得多数赞成通过，据《约法》三十二条七款，建议政府。二十三日，总统咨复到院，略谓事关国家大计，不得不格外审慎。俟召集国民会议开会，以征正确之民意，是为第二次征求民意办法。逾日，筹安会蝉蜕之请愿团开大会。会长沈云沛演说，云“迟延愈久，危险愈多。”孙毓筠提议第三次请愿，全体赞成，遂呈递请愿书于参议院，名之曰：“总请愿”。书中大旨，一面说明不主张国民会议之理由，一面要求另订妥善办法，从速解决。盖自邓参政在院下此转语后，妥善办法迅速解决之呼声日高一日也。二十八日，参议院开例会，对于“总请愿”案讨论。邓熔请付审查，汪有龄谓只论应否起草建议，不必审查。主席付表决，多数赞成。当指定梁士诒、汪有龄、施愚、陈国祥、江瀚、王劭廉、王树楠、刘若曾起草。越四日，即本月二日开会，讨论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案，全体赞成。复指定徐绍员等九人为审查员。六日开大会，修正全文。迨二读既完，陈林鼎请省略三读程序，胡钧请继续开三读会。主席以胡议付表决，众赞成。稍休息，主席以全案付表决，通过由院备文咨请政府公布，略谓各团体代表前后请愿，咸以国民会议开会为太缓，决定宪法职权为太小，为求一迅速之时期与宏大之机关，应即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代表，开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八日，总统以告令公布之。同日并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案。至十日，总统复颁申令，令京外文武大吏各督饬所属，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为第三次征求民意办法。近阅京电，国民代表投票，各省定下月十四日截止，次日由参议院开票宣布。果尔，则国体问题之解决，当在此一月内也。

宪法起草之停顿

宪法起草委员会，组织已三月有半，因国体问题发生，群怀观望之意，以致进行甚缓。闻总统以国民会议选举事宜，限十一月底完竣。届时若无一部宪法草案，则召集无名。所以日前政府转向院长黎元洪授意使转促各委员迅速进行。九月十日开会，闻黎元洪有意见书发表，即本此意。并闻肃政厅会议，亦拟上维持宪法起草条陈。当日委员到会者九人，惟梁启超因病缺席。及讨论宪法起草之行止问题，有两派主张：（一）国体未定，宪法纵然起草，恐将来作废；（二）现时所谓国体问题，不过一种学

理的研究，能否成为事实，殊不敢必。宪法起草，以视现行之政体为转移，应赓续开议。其讨论结果，赞成后说者仍占多数，决定上呈总统，陈述关于起草宪法内中某项问题，请示遵行。书上后，于二十日，奉谕该会务照原定顺序从速进行，不得因他影响致要案停滞。委员长李家驹连日对于各委员之意见，又极力疏通。二十一日，该会特开一茶话会，各委员金谓本会系据民国新约法，经参议院之推举，为起草宪法草案而组织者，仍当循一定之规范迅速进行，克期竣事。至于其他各问题，不唯非本会所宜研究，亦且非本会所当过问，决定仍照共和国体起草。当致书法制局，调取宪法各书，以供参考。迨后梁启超一再辞职，汪荣宝请假回籍，李家驹又有辞职之说。虽迭经政府督促，令照原定程序进行，勿因他种问题徘徊观望。奈会中重要分子四散，维持方法颇难得，于是渐呈活象之宪法起草又复停顿。近闻政府意见，以国民会议一项，现已缩短组织期限。其开幕时，政府应将宪法草案提出，以凭在该会议期限以内将宪法决定。此刻亟应入手筹备，故日前总统曾将此意与院长黎元洪面商。惟黎意以该委员会内，李家驹来去无定，而十人中梁既辞职，汪又出京，拟去电慰梁及促李、汪二氏来京外，并邀各委员开谈话会一次，以凭磋商宪法究依何种国体起草及由何时入手进行，抑或暂缓从事。后经各委员一再讨论议决进行方法，仍确守讨论之范围，暂缓实行起草。至讨论之事项，则以关于宪法精神及标准两种为主，不涉及国体。俟诸事讨论就绪时，大概国体问题已经解决，然后再行起草，庶免发有的，不致徒费周章也。

中俄之交涉种种

俄国对于我国，欲得外蒙一带之特权，以巩固其南下之势力久矣。惟欧战方殷，尚能从事经营，至可惊异。记者知继此以往，吾国痛切之外患，且相逼而来。今特小试其端而已，爰将最近中俄之交涉案，撮记于下：

（一）阿尔泰撤兵事件 我国阿尔泰地方地近俄疆，曾因俄人驻兵该处，要求撤退。俄使遂于民国三年二月提出撤兵条款六条：（1）不得勒收哈萨克牧地；（2）俄人享用在喀喇额尔齐斯河与其支流儿税贸易及航行利益，并准俄人经营该河航政；（3）将布尔楚木河口等处建筑码头，并准俄轮船公司于玛纳斯及古城设立货物代办所；（4）承认俄人于阿尔泰区域享有地段及他项不动产之权，并任便居住渔猎耕种；（5）每年组织司牙孜一次；（6）实行前清光绪七年条约。当时政府以俄人条件过严，故未依从。后虽经双方代表迭次确商，终以俄人坚执提案，遂未解决。现闻俄使又重提前议，向外交部要求解决，外部以其提案过大，难以磋商，目下尚不知如何答复也。

（二）外蒙划界及阻留华商运金砂事件 据恰克图中、蒙、俄三方订约之条约，所

有外蒙自治区域，仍由三方会同划定，预定于两年以内举行。兹闻政府以外蒙境域非常辽阔，而界址又多不明确，决定先设划界筹备处，分别征集各项疆界之图志及其他有裨于划界之参考书类，一俟拟定适任之督办后即行组织。并闻政府属意于毕桂芳，一得其承诺，即行发表。又黑龙江巡按使特电财政部，转咨外交部，报告俄人屡输华银出境，有乱金融，并阻留华商贩运金砂，实属妨碍主权，请明定禁令。闻外交部已据情向俄使严重交涉矣。

（三）蒙古矿山事件 自库伦宣布独立，俄人运动蒙古政府，自黑龙江省满洲里以南至球尔甘河一带之地，亘一千里之矿山，恣意采掘。近闻俄国技师带同矿工数十名，行至库伦对岸阿什喀地方，准备各种机械，希图越境开采库伦西北约八十里地方之一大金矿。又据蒙古矿山调查员报告，俄人所蟠踞之矿山地方，若齐齐哈尔克旗、三音诺旗、札萨克图汉旗、萨克图右翼中旗、额鲁时前旗等，已根深蒂固。政府闻之，以库伦取消独立后，对于蒙古政府有宗主权，如采掘矿山，依现在之矿业条例，应一体听中央政府之命令，近日当开始交涉。

（四）招工事件 俄国派人在吉长、哈奉、烟台、龙口等处，暗中招集华人赴俄，名为开矿作工。日前驻奉德代理事威得贺照会张使，略谓近日本领事，接各处报告，华工赴俄并非工作。果尔，则中政府违背中立条约，旋谒张使当面询诘，张使当飭交涉员照询俄领，一面电请外部与俄使交涉。闻外部已据电向俄使交涉云。

中日新约施行后之间岛交涉

间岛问题在清季已解决，与日本订有专约。该地之朝鲜人，纯粹属于中国法权治理之下，照约实行已十年于兹。不谓自八月二十五日实行中日协约后，日本领事将朝鲜人所有诉讼事件概提归领事馆审判。延吉道、尹陶彬据《新约》第八条所订“凡关于满洲之现行中日新条约，除本条约有特别规定外，一切照旧章办理”一节，与之力争无效。按《旧约》第四款，订明“图们江北地方杂居区域内垦地居住之韩民，服从中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中国官吏当将该韩民与中国民一律相待。所有应纳税项及一切行政上处分，亦与中国民同。至关系该韩民之民刑事一切诉讼案件，应由中国官吏按照中国法律秉公审判。日本领事或由领事委派官吏，可任便到堂听审。惟人命重案，须先行知照日本领事到堂听审。如日本能指出不按法律判断之处，可请中国另派员复审。”是朝鲜人诉讼事件，应归中国法庭审判极其明确。乃日本领事以间岛地方为中日《新约》之范围，竟将间岛《旧约》作废无效，于是两国关于间岛又起争执。日前，政府因将军段芝贵及巡按使来电报告，知该处中国官吏与日本领事不能解决，已移至北京，由外部与日使直接谈判。前月十八日，外交当局与日本小幡代理

公使，关于此项事件正式开谈，阅时甚长。日政府复电令小幡代理公使，向政府提出抗议。闻外部对于此项抗议，严加辩驳已。于五日，将所具辩驳书送致小幡代理公使，经小幡代理公使，电达日本外部，并闻日本外部，将答复之旨，致训电于小幡代理公使。迄今两方尚在磋议，其交涉情形，已日就严重可知矣。

通 信

—

记者足下，刻读大志，极称法兰西文明之优美。仆与同学杨成志君，均信仰法兰西教育者，然已毕业中学，毫无法文智识，而俭学会因欧战频仍停止入会。记者热心劝学，尚有以教之也。再者，亡友师复曾告仆，谓李石曾先生现译克鲁包特金之《互助》及南遼博士之《人学》二书，他日刊布吾国，必能唤醒一般醉心军国主义、功利主义者之迷梦。时事日非，同志零落，而李先生之书尚未出版。仆既望眼欲穿，又念李先生不置，记者倘有所知，亦乞示知一二为盼。余不白。

李平敬白

来札敬悉。沪上授法文之学校，以法工部局所设之西童公学最称善。然非解普通法语能听讲，且与校长有素者，不获入学。其次，则公教会所设之徐汇公学及震旦学院。徐汇为中学程度，学程四年，毕业后入震旦本科。震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本科分文、工、医三门。此外青年会亦有法文夜课，程度尚不甚高，学于他校亦可兼及之。闻有教会私人所设之中法学校及法文公书馆，华人可以入学、惟不悉其内容如何，以法人授法文，当不恶也。李君石曾闻尚居巴黎，所译二书犹未出版。《互助》不独为克氏生平杰作，与达尔文之书同为人类不刊之典。达氏书言万物由竞争而进，不适者自处于天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之境；克氏书言人类进步，由于互助，不由于竞争，号为与达氏异趣。鄙意以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克达二氏各见真理之一面，合二氏之书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尚有一事又吾人所宜知者，吾人未读达氏全书，偶闻其竞争之说，视为损人利己之恶魔，左袒强权之先导，其实非也。达氏虽承认利己心为个体间相互竞争之必要，而亦承认爱他心为团体间竞争之道德也。所著《人类由来》有言曰：“以富于爱国心（Atriotism）、信心（Fidelitr）、服从心（Obedience）及同情心（Sympathy）之故，随时得见互助之故。人人能为公美（Common good）而牺牲私己，以此种社会与反此之社会相竞争，必占胜

利，是即一种之天然淘汰也。”（见 *Descent of Man*, Part 1. Chap. V. P. 203 [1901]）又曰：“同情之本能，原来为社会本能之一部分。吾人遇夫无论以何种理由为土台之抗议，倘不欲抛弃吾人性质最高尚之一面，将未能抑压此同情心也。”（见同书 206 页）观此，则同情心及互助之说未尝不见于达氏之书。第其立脚点乃以为团体间竞争之手段，斯与克氏不同耳！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记者

二

记者足下，珏前肄业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欧战事起，乃改入上海同济。奈该校学费太贵，力难前进，只得退学。欲闭户自修中文、洋文及算学。然既无头绪，又苦乏相当书籍，乞指示一切，以便有所遵循。此请公安！

王珏白

闻同济将设技师科，入学程度甚浅，学膳费年共百五十元。详情见近日《申报》所载“该校告白”。汉口德华学堂乃同济分校，学费全免，膳费略与沪校等，毕业后送沪本校。足下于斯二者，或可任择其一。至于自修书籍，来示所询，过于广漠，无以答也。敬白！

记者

世界说苑

李亦氏

德国之社会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译社会众民党，或径译为社会党。以党义与他国社会党不同，近年以来，却无极端反对君主之党义，而富于平民之趋向。今政治记录中，多以社会民主党称，所以别于普通社会党与纯全之民主党也。然该党内容，固未尝有容许君主之意。党员不行朝觐礼，且为党义之一，可见其用心也。一千九百十二年，该党选举大得胜利，一跃而为议会中唯一之大政党。党员雪伊特孟氏当选为副议长，依例应偕正议长晋謁皇帝。雪氏以党义故竣拒之，晋謁之惯例几破。柏林政界发生几许波折。四星期后，行第二次之议长选举，雪氏抛弃当选权以避之。平时党员对于皇室，未尝表示敬意。皇帝出席议会，他党议员欢呼万岁。社会党各掩其耳示不欲闻，且踞坐议席，若无事也。党报对于皇室之漫画往往不堪寓目，其姑为容忍者，殆时机问题耳！

德国社会党曾受非常之惨遇。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威廉老帝被狙击于道中，毕斯马克以为社会党之唆使也，谋制限其出版及集会之自由，订所谓《社会党镇压法》者提出于议会，议会拒之。逾月，又有狙击皇帝之事。毕氏仍断然解散议会，重行选举。一面对于社会党人，逮捕搜索，解散集会，封闭报馆，困迫穷追，使无置身之地。当时警察官所执解散集会之理由，有令人发噱者。

- 会场中央不设通路者，有危险之虞，勒令解散；
- 会场开辟窗户，类于屋外集会，而不报告于警署者解散；
- 会场内外，有倚窗户观望者，恐有破损玻璃之虞，应即解散；
- 会众中好叫嚣喧笑者解散；
- 演说中发笑声者解散；
- 会场发现犬之游行着解散。

此盖镇压法未成，假此奇特之理由，以摧残社会党也。对于报纸之束缚，亦大率类是。哈勒一地，编辑人下狱之数与报纸号数相等。盖遇有署名为编辑人者，即拘捕

之，初不问其有无罪恶也。且使各大工厂缔结盟约，不雇用社会党工人。其他之阴谋陷害、摧折侮辱，皆随政治势力以及于社会党员之身。驻德、美公使，严戒美人勿为关涉政治之谈话，畏株累也。柏林审判厅第七庭，一日之间，宣告徒刑者二十二年有六月。一月统计，则徒刑之宣告，在五百年以外。此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六月间事也。

改选之结果，毕斯马克获全胜，《社会党镇压法》安然通过。条文大旨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之结社禁止，集会解散，印刷物没收，并禁止刊布。其含有此等意味者，虽不明示宗旨，亦准用之。此外并设种种苛例，不准于道路街衢公共场所散布印刷物。各种集会皆须报知警察，疑似之人不准居住。至实际施行，则另布小戒严令，穷极凶猛，超过法文十倍。本于施行期限，延长三次，至一千八百九十年，议会不准再延，姑宣告废止。社会党处此黑暗地狱中者，凡十二年。德意志以警察国著闻于世，重以毕斯马克之苦心诛锄，宜其可以歼灭也，而实际乃大谬不然。

社会党镇压法发布之年（一八七八年），社会党国会议员才九名耳！阅三年（一八八一年），增至十二名；再阅三年（一八八四年），增至二十四名；至废止之年（一八九〇），则三十五名矣！过此以往，更一泻千里，而不可遏制。一千九百十二年，投票总数增至四百二十五万，当选议员一百一十名，为议会诸党之冠。（德国议会，系小党分立，与英美二大政党不同。议员全额三百九十七名，社会党议员居百分之二十八弱，他党皆无此数。）当时学者间著有“社会党镇压法损益决算表”，所列极为明简，附录于下：

损失之部

被禁之印制物	1300
被解散之劳动团体	332
小戒严令施行地驱逐之党员	900
被处徒刑之年数	1000
受刑之人数	1500

收益之部

	镇压法发布之时	镇压法废止之时
社会党选举人票数	437158	1427298
社会党定期刊物	42	60
职工组合机关	14	41
加入组合之人数	50000	200000

观此则知所谓《镇压法》者，匪惟不足减杀社会党之势力，且以促其猛进十余年

之纷扰，徒多事耳！孟子曰：“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个人有然，若政治团体则受外界之刺戟，必坚其内部之人心，而固其沉郁敢为之气。临事手腕之渐趋敏活，犹余事也。

柏林之战捷纪念塔

茄加耳亭公园之东北隅，有地名克尼格司普，巍然壮观之战捷纪念塔位乎其间。塔之建筑工事，起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至同七十三年告竣。高六十一米达半，塔顶置月桂冠，载金色灿烂之维多利亚。塔之四周，刊载战捷事迹。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丹麦之战，同六十六年克尼格勒之战，同七十年瑞典之战，七十一年巴黎攻陷以及柏林凯旋诸般景况，皆眉列其上。由塔向南，道路两旁，立像凡三十二，皆今皇室历代祖先也，因呼此路为凯旋路。塔东为帝国议会，毕司马克之铜像高耸庭前，政纪事功与凯旋路之光荣互相辉映，德人诚足以自豪矣！茄加耳亭之东端，有布兰登布耳克门，载于其顶上者为维多利亚肖像。一千八百〇七年，拿破仑入柏林，携归巴黎。同十四年，德军入巴黎，觅而得之，遂珠还合浦。今次战争初起，联军方面，满拟此像将为斯拉夫民族之战利品也。

柏林西北之郊外，有地名修盘都，亦建一著名之高塔，最足使法人伤心者也。普法战争之赔款，内有一亿五千万马克，永贮此中，为法人复仇之准备。三年前，加贮四亿五千万。战争卒起，不虞之费，皆取给焉。

第三号

(民国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行)

抵抗力

陈独秀

一、抵抗力之谓何

“天道远，人道迩。天道恶，人道善。”吾人眼前之正路，取径乎迩而不迷其远，尽力乎善以制其恶而已！宇宙间一切生灭现象，吾人觉性之所能知，能力之所可及，此人道也；其生灭之本源，吾人所未知也，自然也，此天道也。老聃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天道，其事虽迩，其意则远，循乎自然。万物并处而日相毁，雨水就下而蚀地，风日剥木而变衰，雷雹为殃，众生相杀，孰主张是？此老氏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故曰“天道恶”。众星各葆有其离力而不相并，万物各驱除其灾害而图生存。人类以技术征服自然，利用以为进化之助，人力胜天，事例最显。其间意志之运用，虽为自然进动之所苞，然以人证物，各从其意志之欲求以与自然相抗，而成败别焉，故曰“人道善”。兹所谓“人道”者，非专为人类而言，人类四大之身，亦在自然之列。惟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万类所同，此别于自然者也。自然每趋于毁坏，万物各求其生存。一存一毁，此不得不需于抵抗力矣！抵抗力者，万物各执着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之谓也。

二、抵抗力之价值

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通一切有生、无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无抵抗力，此不独人类为然也。行星而无抵抗力，已为太阳所吸收；植物而无抵抗力，则将先秋而零落；禽兽而无抵抗力，将何以堪此无宫室、衣裳之生活？人类之生事愈繁，所需于抵抗力者尤巨。自生理言之，所受自然之疾病，无日无时无之。治于医药者，只十之二三；治于自身抵抗力者，

恒十之七八。自政治言之，对外而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对内而无抵抗力，恒为强暴所劫持。抵抗力薄弱之人民，虽尧舜之君，将化而为桀纣；抵抗力强毅之民族，虽路易拿翁之豪杰，亦不得不勉为华盛顿，否则身戮为天下笑耳。自社会言之，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自道德言之，人秉自然，贪残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毅力，亦将随波逐流，莫由自拔。矧食色根诸天性，强言不欲，非伪即痴，然纵之失当，每为青年堕落之源，使抗欲无力。一切操行、一切习惯，悉难趣诸向上之途，而群己之乐利，胥因以破坏。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且不可得也！

三、抵抗力与吾国民性

吾国衰亡之现象，何只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缩苟安，铸为民族性，腾笑万国，东邻尤肆其恶评。最近《义勇青年杂志》所载《支那之民族性与社会组织》文中，有言曰：

彼等但求生命财产之安全，其国土之附属何国，非所注意。其国为历代易姓革命之国也，其国王之为刘氏或李氏，乃至或英、或俄、或法，一切无所容心，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之言，最足表示彼等之性格。彼等所愿者，租税少、课役稀、文法不繁而已。数千年来，所谓为政者，设种种文法，夺百姓之钱，以肥私腹，而百姓之利害休戚，不置眼中，终至官贼同视。彼等于个人眼前利益以外，决不喜为之。政治上之抗争，宁目为妨害产业之绝大非行。政治之良否是非，一般人民绝不闻问，彼等但屈从强有势力者而已……（中略）支那今日之醒觉，不过一部分外国留学生，而一般国民，深以政争妨害自身产业为彼等心中第一难堪之痛苦。若夫触世界之潮流，促醒其迷梦，使知国家为何物，民权为何物，自由为何物，其日尚远也！

日人此言，强半属于知识问题者，犹可为国人恕，惟其“屈从强有势力者”一言，国人其何以忍受？然征诸吾人根性，又何能强颜不承？呜呼！国人倘抛置抵抗力，惟强有势力者，是从世界强有势力者多矣！盗贼外人，将非所择，厚颜苟安，真堪痛哭矣！呜呼！国人须知奋斗乃人生之职，苟安为召乱之媒！兼弱攻昧，弱肉强食，中外

古今，举无异说。国人而抛置抵抗力，即不啻自署奴券，置身弱昧之林也。举凡吾之历史、吾之政治、吾之社会、吾之家庭，无一非暗云所笼罩。欲一一除旧布新，而不为并世强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万险、排万难，莫由幸致。以积重难返之势，处竞争剧烈之秋，吾人所需抵抗力之量，较诸今日之欧战，理当无减有增，而事象所呈，适得其反。愚昧无知者无论矣，即曲学下流、合污远祸、毁节求容者，亦尚不足深责。吾人所第一痛心者，乃在抵抗力薄弱之贤人君子。其始也，未尝无推倒一时之概，澄清天下之心。然一遇艰难，辄自沮丧。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沉。此四者，皆吾民之硕德名流而如此消极、如此脆弱、如此退蕙、如此颓唐，驯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易位。而亡国贱奴，根性薄弱，真乃铁案如山矣！或谓“今俗浇薄，固如此也”，而征之在昔，耦耕之徒，目孔、墨为多事；汉、明之灭，或归罪于党人；历代国变，义烈之士，亦不过慷慨悲歌、闭门自杀而已。杨雄、蔡邕文学盖世，而贬节于王、董；谯周、冯道，士林所不齿也，而少年操行，俱见重于乡党；洪承畴初未尝无殉国之志，而卒为清廷厚禄美色所动；曹操、秦桧之为巨奸大恶，妇孺所知也，而操相济南、桧为御史时，不可谓非正人君子。由是而知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蕙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

四、国人抵抗力薄弱之原因及救济法

披荆斩棘，拓此宏疆！吾人之祖先，若绝无抵抗力，则已为群蛮所并吞。而酿成今日之罢弱现象者，其原因盖有三焉：一曰学说之为害也。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以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一曰专制君主之流毒也。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一曰统一之为害也。列邦并立，各自争存，智勇豪强，犹争受推重。政权统一，则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庸懦无论矣！即所谓智勇豪强，非自毁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撻，奉令惟谨，别无生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至此则万物赖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为不祥之物矣。并此三因，造成今果。吾人而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国贱奴自处也，计惟以“热血汤”涤此三因，以造成将来之善果而已。拿破仑有言曰：“‘难’字、‘不能’字，惟愚人字典中有之，法兰西人所不知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蕪尔孙曰：“吾不识世间有可畏之事。” 乃木希典有

言曰：“训练青年，当使身心悉如钢铁！”卡内基有言曰：“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者，皆无能之人也。”岩崎氏者，以穷汉而成日本之第一富豪，其死也，卧病数十日，未尝一出呻吟之声。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幸福事功，莫由幸致。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处顺境而骄，遭逆境而馁者，皆非豪杰之士也，外境之降虏已耳！

民约与邦本

高一涵

往古政治思想，以人民为国家而生；近世政治思想，以国家为人民而设。而揭此大经大法，明告天下，俾拘故袭常、陈陈相因之人心政论别开新面。自其根本改图，以归正极者，是为“民约说”（Contract Theory）之殊勋。夫立国之始，必基于人民之自觉，且具有契合一致之感情、意志，居中以为之主。制作典章制度，以表识而显扬之，国家乃于是立。故国家之设，乃心理之结影，而非物理之构形。自觉心理，悬而非察。故国家本体，亦抽象而无成形，非凭一机关则不克行其职务。此机关之设，必与国家同时并生。以其直立于国家之后，执行国家之职务，其势常易于攘国家权力据为己有也。故文明各国，皆规定宪法以制之。宪法由国家主权而生，非以限制国家自身之权力，乃以限制国家机关之权力，即规画政府对于人民布政运权之范围者也。政府之设，在国家宪法之下。国家之起，见于人民总意之中。政府施設，认为违反国家意思时，得由人民总意改毁之，别设一适合于国家意思之政府，以执行国家职务。政府之权力，乃畀托而非固有。固有之主厥惟人民，是之谓“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古今国家观念之根本差异，即在此主权所在之一点。于此不明，纵政论盈篋，终为词费。“民约说”精一微言，即在贯彻此理。是说盛行，而国家基础，奠于人民，本根益牢固而不可拔。不佞谨摘其要旨，论厥大凡，俾关心国本者，得以观览焉。

“民约说”立论之本，皆肇自主权在民。而推演其流，其于政体也，乃由极端君主趋于极端民主。其于国家、政府之分也，乃由浑而之画；其于国家主权也，始则与人民权力划然判分，终则翕然而合。考“民约说”，夙分二派：曰行政契约（Governmental contract）；曰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不佞所论，乃其后者。此派之首唱于欧洲大陆者，为奥塞秀（Johannes Althusius）；唱于英伦者，为浩克尔（Richard Hooker）。而阐扬遗蕴、发挥光大，以改正国家根本问题，造成掀天震地之伟绩者，厥惟霍布斯（Hobbes）、陆克（Locke）、卢梭（Rousseau）三子。三子者，论据虽同，演绎之终不免互有出入。不佞谨探其真诠，以为误会者告焉。

霍布斯以洪荒初辟之始，即为人群战斗之天。生命财产之权，举无所有。弱肉强食，无一息之安，不得已，乃捐其天然自由之一部，相约而为群焉。一群之立，除一君（Sovereign）而外，余皆为民（Subject）。一经成约，则主权即为君主所固有，不得君主同意，人民绝不得撤回之。君主权，独立无对。契约既成，则人民革命之权早已消归乌有。何也？君主所为，无不合法；民约之事，乃民与民相约，而非民与君相约也。此说之误即在混视国家政府而不明主权与君身之区别。谬以国家主权为属于国家机关，不识政府之权力为人民所托畀。夫人民之于国家，固不得任意毁坏者也。至政府之宜变更与否，则全视人民总意为转移。总意一去，则现存之政府，已应时瓦解，无复存立之余地。故主权所托，专视人民总意之所归，能托诸人者亦能取而反之。霍氏以主权为不能转易，设由此种政体变为彼种政体也，必先毁约破群而后可。不知政体之变迁，特政府之形式一转易间耳。于主权本体，夫固毫无亏损也。此则霍氏之误也。陆克特起，已开国家与政府区别之机。其第一要义，即在限制主权之行使。彼以为太初天下，人民之自由平等，得自天然。及相约为国，乃画定权力，若者托诸政府，若者仍留于人民。国家之存专以保护人民权利为职务。治权运行终不能超民权而独立。政府行使权力，设有所过人民得收而反之，以返真归朴，乐乎天然之自由。霍氏以为，就法律言，主权者无不合法之施舍；陆氏以为，就法律言，主权者无迫胁人民之理由。霍氏以为，主权者之权力，在法无所不能；陆氏以为，政府之权力，运用当有所限。盖陆氏之说较霍氏更进一步明察政府为国家之政治机关，官吏为人民之政治代表，而人民对于不良政府之革命权，虽未认为法律上之权利，已允为道德上之权利矣！综陆氏之说，有发明重要之点三：一、最高主权时为人民所保留；二、政府权力乃寄托而非固有；三、政府行动，缩纳诸定范常轨之中。自是而数千年来，窃权自恣，虽过无责，凭国为崇，莫敢谁何之不良政府，已失其护身之符。而施政方针，与夫人民总意乃互相接近，趋集一途。而为民建国，国本于民之观念，遂大昌明于天下。反背民意之虚构政府，已为群演所淘汰而破灭无遗。其永存不毁、巩若泰山者，则均建筑于民意上之政府。恶劣政府，绝迹人寰而淘汰。所遗之政府，其根基方自此固矣。

虽然陆氏之说升堂矣，而犹未入于室也。入室者，其惟卢梭乎？至卢氏，而人民主权，乃克建极，国家政府，判然划分。国家主权，几与人民之主权同视。政府为奉行国家意思之公仆，而绝不能发表国家之意思，立法之权永存于人民之手。何也？以权力可委托于政府，而意志则绝不能委托者也。人民自由与未约之初，其广阔之界盖无异处。对于事实上之政府，其服从也视其愿，初无丝毫拘束力焉，其拘束者，人民之总意耳！而此总意之发表，由人民直接集会票决之。故真正主权之人，惟属于人民全体。主权既在人民，断无自挟主权以迫胁人民自身之事。于是，凡为政府，即为奉

行人民总意之仆。选仆易仆，无容动其声色。已举政府人民，迫胁抵抗，相持不下，痿胙万几之积弊，一扫而空。革新之事，日日流行。且政府之权，既有所制，无拘胁人民之力，无壅塞心理之能，民情宣泄，无患滯溺。故革命之惨，自可绝迹于天地之间。此则卢氏之功也。

顾有辨者、论者曰，由卢梭之言，则政府及政府权力之恒久性，已被破坏无余。陆克限制政府之权力，卢梭则毕举其权力而消灭之。（美儒 Willaughby 氏即持此说，见其所著《国家论》中。）曰，恶！是何言耶？自不佞观之。卢梭竭其全力，毕举革命之症结，破坏之、消灭之耳！其于政府之恒久性，不翅铸金城以捍之。由卢氏之说，虽谓终古无革命之事可也。夫人情喜宣而恶郁，尚通而惧塞。善治国者，知人民之意见、感情、希望、痛苦，必令如量以泄也，则致之于适宜之所，俾得调剂融和之知。一阶、一级、一党、一派之心思、念虑、好恶、利害，必令时得调和也，则致之于相安之域，俾得尽量流露之。此非防止革命之策，然革命之事，自拔本塞源，从其先天廓清之矣。盖一代大患之起，必先朝野壅塞，彼此情虑互捍格而不通。而强有力者，每以一己意志垄断他人之意志。是非之判，举以好恶、异同为标准，执一部分心理迫压各阶、各级、各党、各派之心理，此阶、此级、此党、此派之心理纾，则彼阶、彼级、彼党、彼派之心理郁。心理者，流通活泼，寻途前之，一遭顿挫，则萦回曲折，别寻他径以达之。人性不灭，此种心理，必灵通于大地之内，回环于人我之间。在求其感应，借感应之机，互相印证，证得公同所在，则发之为舆论，主之为公理，正义人道即此公同之所归。人类苟无此同情，则等于下劣动物，自生自死而已，绝不能成此世界。人情感发之和激，要以壅塞之久，暂为权衡，断无一遇挫折，终古屈而不伸之理。速发者其祸小，迟发者其祸烈，此革命往例。所以必在屈抑至极，无路可伸之时也。卢梭所谓“人民总意”，盖即指此公同而言。主权质素，为此公同所构成。设此总意，见夺于一人，虽法令如毛，初不与人民之公同相涉。主权质素，设非此人民总意，此人民公同所结合，则主权精神，已离其躯壳而去。无精神之躯壳，焉有不日即腐坏之理？卢梭谓权力可托于政府，而意志绝不能委托者，以政府而劫夺人民之意志，蔽之、塞之、毁之、灭之，而不听其自用，强以一己意志代之，是犹移他人之精神强附诸吾人之躯壳。谓使之出死入生，是直行尸而走肉耳！犹得为人哉？故卢梭又曰：“人民一正当集会，以设主权团体，则政府统辖之权，即应时消灭。”何也？以离去人民总意，则政府凌空无据，迎风即仆。虽欲自持，以延残喘，不可得也。

然则欲防止革命之险，惟有听人民之总意流行，蔽之、塞之、毁之、灭之，是制造革命之媒也。世谓从卢梭之言，则革命终无可止之时；吾谓从卢梭之言，则革命将永无再见之日。古昔所扑灭之恶劣政府，果有一不显背卢梭之言者乎？今日永存之善

良政府，果有一不符合卢梭之旨者乎？请以法兰西喻，法之民性，今固不异于昔也，何以当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后，不憚一再革命，至于数次而不已，迨自千八百七十五年至今，乃相安于一政府之下，而断尽革命之梦邪？谓昔日所扑灭之政府，为合于卢梭之言乎？抑今日现存之政府，为合于卢梭之言乎？若今日现存之政府，符合卢梭主权在民之旨；则昔日所扑灭之政府，必为背弃卢梭之旨也明矣。谓从卢梭之言，则政府恒性破坏无余；则不从卢梭之说者，其政府必巍然终古也又明矣。信斯言也，则法兰西昔日之政府，当终古无恙；而今日之政府，当倏建倏亡。乃何以适得其反？昔日政府，竟一仆再仆，朝建设而夕已崩颓；今日政府，反日固一日，绝无动摇之虑耶？且不独法兰西然也，如韦罗贝（Willoughby）氏之言，则民约之说，早大行于德意志，英、美政治，亦莫不靡然向风。美国宣布独立，联邦宪法且明采民约之说，规定于条文之内。何以英美德诸国乃不闻有一次革命之举，而革命相续、鸡犬不宁之事反叠见于排斥卢说，诋为异端，视若蛇蝎之邦，然则卢梭之功罪要亦不烦言而解矣！设淫词以助之攻，宁非自制革命、自取灭亡耶？

人事，演进者也；民情，流通者也。欲其循常轨而之，必因势利导，不激其流；区别条理，不壅其机。否则郁之久者宣必激，抑之甚者扬必高。凡力以其一冲击其一，必有反动之力以应之。冲力弥甚，抗力弥强，此无间于人情物理，莫不皆然者也。欲销除革命，惟有不挑激革命已耳！扼人民之心理，禁其流通；夺人民之意志，强之同我。人至于有良心而不能发表，有意志而不能遂行，其神明所感受之痛苦必较之奴隶牛马万万有加。侷人民于奴隶牛马，是剥夺人民之人格也。夫人民对于国家，可牺牲其生命，捐弃其财产，而不得自毁其自由，斲丧其权利。国家对于人民，得要求其身体，不得要求其意志；得要求其人生，不得要求其人格。卢梭谓意志不可委托于政府，即保重人格之第一要义。盖意志乃自主权之动因，所以别于奴隶牛马者，即在发表此意志得以称心耳！一为政府所夺，他事不可知，先令失其自主权矣。自主权失，尚何人格之足言？人格丧失，宁非耻辱之尤者乎？愚民之政，固令人痛恶不堪；辱民之策，尤令人愤恨莫忍！天下难忘之事，孰有过于耻辱？最易逼起反抗之事，又孰有过于耻辱？吾读卢梭之言，吾心怦怦，吾神凛凛，吾欲使吾辈青年，知永弭革命之道也。乃于是乎书之。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高一涵

秋风萧瑟，霖雨经旬，槛前淅沥之声，似有意扰吾旅人，故示其变征音节以相逼。东瀛秋节，风恶潮汹，固时予人以可怖，然大抵多倏起倏落，从未有掀天撼地，相逼而来者。今年何年，胡乃变态若此？诚有令人不寒而栗者矣。乃返瞻故国，萧墙之内，隐伏干戈，激变挑衅，无所不至。一若鹬蚌不久相持，即无以惠彼渔人者。彼行尸走肉之辈，原无足责，独怪吾辈活泼青年，本自居于国家主人之列，放主人之职而不尽，是谓暴弃。要知今年今日，绝非吾人所能自暴自弃之时。今日之变，非但国体之良否问题，实为国家之存亡关键。他日或可旁观，此日则断不容袖手；他人或可贷责，吾辈则断不能少卸仔肩。此不佞所以再四叮咛，苦口忠告者也。前此二篇，乃吾青年之对于国家社会也，当思发挥其实以副之；此篇之旨，则吾青年自今以往，当思所以立身处己之道。故此后所陈，皆就原理往例以为言，俟读者之自觉焉耳！

夫总人类集合之全体，而名之曰“国家”；指人类协同创设之制度而称之曰“国体”。是“国家”为人类所合成，“国体”为人类所创造，均非本有自体，由勾萌析甲含生负性而自生自长以底于成者也。近世学者，自伯伦智理（J. K. Bluntssohli）以迄韦罗贝（Willoughby）氏，均以国家之起，肇自人类之自觉、感情、意志。而“国家有机体说”，又为多数学者所斥驳，掙击之至无完肤。然则国家之立也，立于人；国体之变也，变于人。吾人欲创造何种国家？立何种国体？吾人即向何方面着着进行，无所用其顾虑。美国法苑之论“国家”也，曰“国家者，乃自由人民为公益而结为一体，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于他人者也。”（A State is a body of free persons united together for common benefit to enjoy what is their own and to do justice to others.）吴汝雪（Woolsey）亦曰：“国家者，宜有公道者也。国家而无公道，则其组织即为不适宜于人群。”然则国家创造之主，曰自由人民所以创立之因；曰为公益所以永存不灭之理；曰主公道；曰适宜于人群。兼备此四种要素，而后国家方克巍然存乎天地之间。反乎此者，皆谓之违反今世国家成立之原则。夫违反其原则，未有能生存于今世国家之林者也。国家

非物，违反原则与否，非由自动，其自身绝无功过之可言。设其主人袖手旁观，以听国家之自处，欲其自赴于原则也，于理于势，皆有所不能。万众齐趋造成时局，曰景运；万众瑟缩酿成祸患，曰浩劫；抖擞精神，着着前趋，曰进步；灰心颓气，任其颠覆，曰退化。吾辈青年，活泼其心，方刚其气，仔肩巨责，来日方长，如以造成景运，着着进步，自任也，是谓之“自觉”；如任万几退化，漠不关心，浩劫长流，永陷不复也，是谓之“自杀”。使吾辈青年而欲自杀也，则亦已矣。否则，正宜猛然奋进，趋于自觉之途，以免自杀之惨。虽然，蠢然盲动，君子所羞，吾辈果欲自觉，必有真正自觉之道焉，而非可盲然以进者也。

青年自觉之道，首在练志。志者，根诸心，发诸己，非可见夺于他人，而亦非他人所能夺者。以他人之志强夺吾志及用他人之志以代吾志者，皆属横暴之事。练志之方，第一即在打破此种横暴障碍，以还我本然之自由，而后志乃可立。曰吾志被人劫夺、曰吾志被人强代者，皆庸庸碌碌，懦夫奴性之流，聊以解嘲而已。果为志士，其动也必随心而之，吾志暂时不行或有之。若夺云、代云，必吾先有易夺、易代之弱点。动人轻视之念，或先露可夺、可代之破绽，予人可乘之机，不然己不被夺，己不甘使人代，又谁能夺之、代之？夫国家者，由吾人之志而成；政策者，合吾人之志，同心戮力以向一定之方向而之者也。故国家建筑于人民意志之上，主权发现于人民意志之中，无志则国已无基，奚由而建？主权无主，奚由而生？世人动曰：吾非不欲立志，特强横暴我，时势迫我，境遇苦我，故俾我颓丧至于斯极。不知所谓志者，正在搢此强横、创造时势、战胜境遇，而后志之名称，乃称志之能事，乃完志之实力，乃予人以可见，否则皆谓之无志。待时会之来，乘之以自见于世者，因缘际会而已，非志也；仰他人之势力，利之以显吾身者，侥幸成功而已，亦非志也。吾所云志，乃预定其当然之理，排除万难，拨开障碍，而循轨赴的以求之。设已然之事而不与吾当然之理合，则立除其已然者，而求合乎吾所谓当然，若徒叹其不然、听其自然或待其将然、幸其或然者，举非吾人志内之事，志士绝不为之也。人类所以为万物之灵，不为天演所淘汰者，正以负有此志，可以人力胜天。行能胜物而不为物胜，先定一当然之方针，因之以求其将然之归宿。而幸福、安宁、自由、权利，乃可获得，乃可常保，此则立志之用也。

天下万事，凡理之所在，即为事实之始基。初不必旁征故例，以相质证，然即欲明证其例，亦自非远。今为简单便利计，请引法兰西史以明之。《迈尔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论法兰西革命之原因，首谓：“由其君主之专横凶暴，妄用其权，人民之生命财产，得以任意处置，人民被囚往往不识字犯何罪，而暴征苛敛，又皆为所欲为。”（见《迈尔通史》第627、628页）以不佞所闻，法自路易十四以来，屡行暴政，

赋税之担负，至贫民而益重。强制公债，滥发无垠，不良泉币，遍布于市，贫富相悬，益不可以道里计。握特权者，穷奢极欲；而耕农苦力，至贫无立锥。至千七百八十九年，国债山积，国家财政几于破产。呜呼！何其危也！及观其革命既成而后，建设共和，实施宪政，人民之生命自由，举为宪法所保障。《人权宣言》之大旨：一曰自由平等，根于天生；二曰国家主权，完全在民；三曰法律主于人民总意，一视同仁。（见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ugust 26, 1789）至其赋税，不得人民许诺，即不得增加一钱，自脱去革命厄运，以迄于今，其享受自由幸福，在世界民族中为第一。呜呼！又何其幸耶！当其暴政横行，国势叠卵，举国志士，绝不苟安旦夕，自取灭亡，而乃怒发冲冠，捐躯殒命，血潭骨阜，炮震肉飞。虽其间几经挫折，共和方成，专制旋复，而奋其义勇，绝不迟回，前者覆亡，后者又起，此其故何哉？志在共和。共和未得，故身可捐而志不可违也。彼知不牺牲今日之身家，即无由致国家于安宁，巩固之域，而有以保护其神圣之自由也。志之所指，险阻立化为坦途，危亡立转为安泰。法兰西国民知之，法兰西国民行之，此正有志之效也。

青年自觉之道，又在练胆。夫志者，理义既明，定其正鹄，以为趋赴之的者也。胆者，本此正鹄，鼓其豪兴，以赴前途，无所于惧，无所于恐者也。志为心之所之，胆为行之所主。太平之世，因故袭常，循例以行，罔有所阻。当此之时，瑟缩怯懦之夫，亦得滥竽其列。而吾所谓胆，乃退处于无权，及一旦天倾地裂、雷震风惊，狮象在前，猛虎蹑后，国势阽危，千钧一发，覆亡之惨，悬诸目前，瑟缩怯懦之夫，汗颜咋舌，偃伏退避，而不知所为。吾所谓胆，乃于是脱颖而出。故胆之为用，专在危急存亡之秋。过此以往，将无用武之地。今者，吾国险象，迭见环生，为有史以来所未见。时之所以锻炼玉成吾人之胆者，委曲周至，吾人须知魔力横生，强邻虎视，在在皆为吾人试胆之时。语曰“英雄造时势”，时势何以造？以胆造之。青年第一秘诀，要以时势危急为吾人练胆之资，不得因时局垂危遂生丧胆之象。故自今以往，吾国时势，诚为吾人练胆之第一好机也。

彼法兰西自革命以后，制度破坏，秩序荡然，迨入于恐怖时代（Reign of Terror）。激烈党之互遭残戮者，不下百万。外而列国王侯，又以革命影响将不利于己。从英俄之提倡，联结诸邦，合兵攻法，四境敌兵，长驱深入，血战不利，至千七百九十九年，一败涂地，国势之不绝者直如缕耳！然法人求共和之心，谋自由之志，未尝因是而止也；其后拿破仑以一世之雄，刍狗法人，从事远略。欧洲列强，莫不为其铁马金戈所践踏。对外如此，对内其又奚言？共和既翻，帝政旋始，生杀予夺，从其一心。然法人求共和之心，谋自由之志，未尝因是而止也。云其危急，其有过于四面楚歌，声声相逼。外兵既临城下，而国内党祸尚自相水火者乎！云其迫压，其有过于盖世魔王。

手操兵柄，长驱普澳之郊，几如入无人之境，况或少怀顾忌，于所谓民意民气者乎！何法人迫于党争而不惧？迫于联军而不惧？迫于一世魔王之残摧而不惧？而必善始善终，求所谓共和，求所谓自由者乎！曰胆为之也惟其胆略之壮，故能成此掀天撼地之殊勋。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为世界之人道而战，而无所恐怖也。此又练胆之功也。

青年自觉之道，又在于练识。识者，御事以理，判案以律，推其原因，而有以知其结果者也。故识之本在学，学者，籀其因果公例，用以数往知来，见其然而必以推其所以然者也。如见日而知其朝升东海，夕沉西山；见木叶之入水而知其浮；见金石之入水而知其沉。此但知其然，非可以之为学也。若见太阳之西向而走，即识为地球东向回转之结果；知地球之回绕太阳，为由引力作用之所致；见木叶金石之浮沉，即理解其从比重之法例而然。此乃谓之科学，非依据律令，不得以臆擅断之，学之真乃于是见。夫求科学之道，不外于万殊物理之中，归籀其统一会通之则。执此统一会通之则，以逆万殊之事，以断未然之机也。前者谓之归纳，后者谓之演绎；前者用以读书，后者用以应事。其所以求此之法，应分三种：一曰试验。试验者，见一物之既然，因以求同此物者之皆然，所得者事实也。次曰推证。就其事实，谨慎研求，以寻其常然之例。常然之例者何？曰因同者果莫不同是也。再次曰推概。推概者，既得物理之常然，著为公例，用以逆睹未形者是也。语本严复。名学浅说如化学家分验杂质，合炼原素，执因求果，凡显见之象，变化之节，均如所期者，谓之试验。由此试验，而求某质之所以显某象者，因于某理。某原素之所以呈某变化者，因于某故。由其然而推其所以然者，谓之推证。至于推概，则执此所以然之例，以逆未然。就纷然万殊之物，以籀其同然合理之原。吾见虽或有涯，而吾例则统摄万有，于是归纳之事尽矣。明同因同果之法，则知凡因确同果必无异。他人以甲法强国者，苟其因确与吾同，则吾用甲法，亦必强国；他人用乙法争得自由者，苟其因亦与吾合，则吾用乙法，亦必争得自由。故准卢梭自由平等来自天生之例，则可知吾既为人，亦应享受天然之自由平等。或有障碍，皆为外缘，吾得排而去之也；准卢梭主权为人民总意所成之例，则可知吾国主权，既无物质，亦应由吾人人民总意肇发之；非然者，即为伪造主权，与吾人无与。凡此皆物理人事，例有相通者也。

虽然，今者文明大启，而人事之发明，有不必要为物理之例所拘者。即物理者，每由例以求理；人事者，可由理以肇例是也。物理学家先于例中考求，由旧有之例以推阐新理，设例不吾从，吾之理即不能立，当变吾理以殉之；至人事之学则不然，主观在我，凡我以外皆客观。故吾理苟觉可通，吾例即从之而见，凡例有未当吾理者，得以吾理变其例，徒例不能立也。前者由已然而推其所以然；后者则以当然易其未然者也。此又近世物理人事之根本不同处也。论政者，人事之学，即不引例，吾说亦自可

行。矧吾国今日情形，在在与他国之往例有合，理例俱符，他日结果，又安能逃人国之公例哉？

顾吾所谓由理肇例者，乃谓理不必限于例，非谓凡例皆非理或理皆先于例也。大抵文化初开之时，多以政例肇政理，故有尧、舜、禹、汤之政治，而后孔孟之政论乃大明。至文明大启之秋，则常以政理启政例，故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说为近世宪政之精神，卢梭之“平等自由论”遂唤起法国之革命，盖以政例肇政理者，其思想常拘于守成；以政理启政例者，其思想常趋于改进。今之世固脱故谋新、日日演进之世也，固理论一出，而世界之趋势因之丕变之世也。吾人今日第一要务，即在求确当之政理，以为政例之前驱，确信于理可通，于例即有可立。察他人之理论，可行于其国者，则知吾人之理论，必可行于吾邦。其所难者，在于察因耳。察因中所含之条件，果确与平日所推论之原理同，则遵吾所推论者以行之，他日自必收相同之果。此按诸逻辑，其律不爽者也。吾国今者，其原因何在？因中所含之条件何若？果宜从若何之理论而行，乃有转危为安之望？此则专在吾辈青年之自觉。欲自觉其正途，不致彷徨道左也，则识尚焉，此练识又所以为自觉之要道也。

总之练志、练胆、练识，三者互相为用，不可缺一。以志言，则胆与识所以定志者也；以胆言，则志与识所以壮胆者也；以识言，则志与胆所以致识于用者也。志何以不移？有胆有识以定之，故不移；胆何以不怯？有志有识以壮之，故不怯；识何以能行？有志有胆以致之于用则行。吾辈丁兹国运，第一戒在抱悲观；第二戒在图自了。一抱悲观，则灰心颓气而不存奋勇奋进之心；一图自了，则朝不谋夕而不存任重道远之念。境由心造，心神强壮，则虽残山胜水亦为我动心忍性之资；心志颓唐，即壮版雄图反增我感喟凄凉之恨。至欲图自了，则今日更非其时。若吾身去年已死，自了之愿固可告终。苟吾之死应在明年，则今年尚为吾奋斗之期，而非吾告终之日。非特明年然也，即吾之死在次月、次日、次时、次刻，而吾之奋斗尚当于此月、此日、此时、此刻行之。急起直追，至死乃止，则主人之责已尽，而吾怀乃可少安，吾心乃可明告于天下后世。此所以当共和告别之顷，而殷殷然对我青年为此临岐握手，各自珍重之最后一言也欤！

An Ideal Husband

A Play

By

Oscar Wilde

Lady Chiltern

I hardly think there will be much in common between you and my husband, Mrs. Cheveley!

(Moves away)

Vicomte De Nanjac

Ah! chere Madame, quelle surprise! I have not seen you since Berlin!

Mrs. Cheveley

Not since Berlin, Vicomte. Five years ago?

Vicomte De Nanjac

And you are younger and more beautiful than ever. How do you manage it?

Mrs. Cheveley

By making it a rule only to talk to perfectly charming people like yourself.

Vicomte De Nanjac

Ah! you flatter me. You butter me, as they say here.

Mrs. Cheveley

Do they say that here? How dreadful of them!

意中人

(续二号)

英国王尔德 作

薛琪瑛女士 译

纪:

齐弗雷夫人! 我不信你和我丈夫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退下)

南:

呀! 亲爱的齐弗雷夫人, 稀奇, 我自从在柏林后, 一向没见你!

齐:

不是在柏林以后, 是五年以前?

南:

你比从前更年轻美丽得多了, 你如何能够这样呢?

齐:

这是因为我常常专门对你这样和乐可爱的人说话。

南:

呀! 你奉承我。好像用此地的话说你是灌我米汤。

齐:

此地人这样说吗? 这些人何

Vicomte De Nanjac

Yes, they have a wonderful language. It should be more widely known.

(Sir Robert Chiltern enters. A man of forty, but looking somewhat younger. Clean-shaven, with finely-cut features, dark-haired and dark-eyed. A personality of mark. Not popular-few personalities are. But intensely admired by the few, and deeply respected by the many. The note of his manner is that of perfect distinction, with a slight touch of pride. One feels that he is conscious of the success he has made in life. A nervous temperament, with a tired look. The firmly-chiselled mouth and chin contrast strikingly with the romantic expression in the deep-set eyes. The variance is suggestive of an almost complete separation of passion and intellect, as though thought and emotion were each isolated in its own sphere through some violence of will power. There is nervousness in the nostrils, and in the pale, thin, pointed hands. It would be inaccurate to call him picturesque. Picturesqueness cannot survive the House of commons. But Vandyck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painted his head.)

Sir Robert Chiltern

Good evening, Lady Markby! I hope you have brought Sir John with you?

Lady Markby

Oh! I have brought a much more charming person than Sir John. Sir John's temper since he has taken seriously to politics has become quite unbear-

等奇怪!

南:

他们还有一极奇怪的说话, 这个我们都应当知道的。

(纪尔泰洛勃脱上, 此人年已四十, 而外观犹不及此。相貌清秀, 修容洁净, 发眼俱黑, 高贵出众。其性质虽有人所不喜者数事, 然有极爱慕之者、尊重之者亦自不少。彼之品貌极完美, 但略有骄气, 自负其生平之成就。为人有勇气而略呈倦容。自彼之口及下颌观之, 乃刚毅之人, 但彼之眼睛深陷, 亦表示其为一多情之人。彼有两种性质: 一种是爱情; 一种是睿智。此两种性质, 以彼意志强毅之故, 各自存在于自己的范围以内, 不相混合。彼之鼻管, 彼之苍白细尖之手, 均现神经过敏之态, 不可称为入画之人。夫入画之人, 未能生存于众议院也。但使危达克〔画师名〕见之, 应乐图其头脑。)

洛:

麻克别夫人, 请了! 我只望你和约翰君同来。

麻:

呀! 我同来的人, 较约翰更为可爱! 约翰君自从热心考究政治以后, 他的性情, 变得真是难堪! 实

ble. Really, now that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trying to become useful, it does a great deal of harm.

Sir Robert Chiltern

I hope not, Lady Markby. At any rate we do our best to waste the public time, don't we? But who is this charming person you have been kind enough to bring to us?

Lady Markby

Her name is Mis. Cheveley! One of the Dorsetshire Cheveleys, I suppose. But I really don't know. Families are so mixed nowadays. Indeed, as a rule, everybody turns out to be somebody else.

Sir Robert Chiltern

Mrs. Cheveley? I seem to know the name.

Lady Markby

She has just arrived from Vienna.

Sir Robert Chiltern

Ah! yes. I think I know whom you mean.

Lady Markby

Oh! she goes everywhere there, and has such pleasant scandals about all her friends. I really must go to Vienna next winter. I hope there is a good chef at the Embassy.

Sir Robert Chiltern

If there is not, the Ambassador will certainly have to be recalled. Pray point out Mrs. Cheveley to me. I should like to see her.

在是如今的众议院，渐渐想出风头，这件事是有极大的害处。

洛：

麻克别夫人，我盼望不是这样。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尽我们的力量，度这公共的光阴，岂不是吗？但是和你同来的那可爱的人，到底是谁呢？

麻：

他就是齐弗雷夫人。我想是多儿目脱式地方齐弗雷的一家，实在与否，我却不晓得。现在时代的家族，真是混杂，照例每人都要改变一个别的名姓。

洛：

齐弗雷夫人么？我似乎知道这个名姓。

麻：

他刚从维也纳来到此地。

洛：

嘎！是的。我想我认识你所说的这人。

麻：

呀！他在那里无处不到，很知道些他朋友的趣事。明年冬天，我也真要到维也纳去，我盼望那里公使馆有高手的厨役。

洛：

倘不这样待你，那公使定要撤回。请你指点我谁是齐弗雷夫人！我很喜欢见他。

Lady Markby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rs. Cheveley)
My dear, Sir Robert Chiltern is dying to know you!

Sir Robert Chiltern

(Bowling) Every one is dying to know the brilliant Mrs. Cheveley. Our attaches at Vienna write to us about nothing else.

Mrs. Cheveley

Thank you, Sir Robert. An acquaintance that begins with a compliment is sure to develop into a real friendship. It starts in the right manner. And I find that I know Lady Chiltern already.

Sir Robert Chiltern

Really?

Mrs. Cheveley

Yes, She has just reminded me that we were at school together. I remember it perfectly now. She always got the good conduct prize. I have a distinct recollection of Lady Chiltern always getting the good conduct prize!

Sir Robert Chiltern

(Smiling) And what prizes did you get, Mrs. Cheveley?

Mrs. Cheveley

My prizes came a little later on in life. I don't think any of them were for good conduct. I forget!

Sir Robert Chiltern

I am sure they were for something charming!

麻:

让我介绍与你, (对齐弗雷夫人说) 我的爱人, 纪尔泰洛勃脱君, 眼巴巴的望着见你哩!

洛:

(鞠躬介) 人人都喜欢和美丽的齐弗雷夫人认识。我们在维也纳的同事, 写信与我, 所说的除了齐弗雷夫人, 就没有别的事。

齐:

洛勃脱君, 多谢你! 大凡初次认识, 就有礼貌, 将来必为真正好朋友, 这样才是最正当的起点。我想起我曾经认识纪尔泰夫人。

洛:

真的吗?

齐:

真的! 他刚才提醒我们还是同学。他时常得着好品行的赏物, 我记得很清楚, 他常常得赏, 因为他的品行好。

洛:

(微笑介) 齐弗雷夫人, 你得着的是什么赏赐呢?

齐:

我生平得着的赏物, 来得略为迟些! 我想没有一件是因为品行好得来的, 我忘记了!

洛:

我确实知道那些赏物, 是为

Mrs. Cheveley

I don't know that women are always rewarded for being charming. I think they are usually punished for it! Certainly, more women grow old nowadays. the faithfulness of their admirers than through anything else! At least that is the only way I can account for the terribly haggard look of most of your pretty women in London!

Sir Robert Chiltern

What an appalling philosophy that sounds! To attempt to classify you, Mrs. Cheveley, would be an impertinence. But may I ask, at heart, are you an optimist or a pessimist? Those seem to be the only two fashionable religions left to us nowadays.

了别样可爱的事。

齐：

我不知道女子因为可爱受人奖赏，我想他们时常为了这个受些责罚。现在时代最容易使妇人容颜衰老的，就是他们忠心的情人。我敢说，伦敦城内的美人，大半都为着这事，可怜形容憔悴了！

洛：

这是何等惊人的理论！我想要考较你的为人，这是很无礼的事。但是我心里想问你，你是乐天家呢，还是厌世家？因为现时只有这两种是最流行的宗教。

（未完）

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

谢无量

己酉岁，未尽七日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泊峡中，观物叙怀，辄露鄙音，略不诠理。奉寄会稽山人，冀资嗚噓。

故国三千里，长江日夜声。扬舲鱼服远，隐几鹖冠轻。驿路春光入，风涛夕数惊。实经巫峡险，真念圣湖清。泥渚焦公草，沧浪孺子纓。浮生仍不系，君子直无营。管席陪书幔，扬亭别酒罍。昔时同载魄，此日黯消精。温暱延犀烬，刘招杳桂英。离群频子夏，浪迹类罗横。未就持竿去，徒为荷锄行。不堪追素孔，只是怯黔羸。阮藉曾埋照，长沮亦耦耕。东臯淹旅食，南郭竟狂醒。先世承炎帝，于今忆老彭。蜀峰元赴楚，淮岸复通荆。辟地随尸玃，乘流异别今。薄齐缠药里，费日更楸枰。窄濑迟移棹，悬崖逆挂桎。山驱千笏立，江蹴一门成。岛屿参差出，虹蜺咫尺生。屈骚心自苦，汉曲听如喑。夙饲神祠鸟，兼供禹庙牲。受符坛缥缈，刊木岁峥嵘。斑竹泉分泪，幽花冷独荣。瑶姬云不定，杜宇血犹萦。久已无丹凤，虚传画白鸚。仙桥临井路，妖气聚材枪。往往思三户，稍稍骇五丁。猿猱开辟有，斤斧鬼神并。估客皆沾笛，丛霄恍梦笙。滩留高象卧，波倒定龙擎。叹逝嗟何及，观虚道乃莹。下催桑海变，西接杞天倾。复嶂行看尽，环洲远更迎。石钱缘水叠，萝刺倚空撑。镜象明前浦，霞阴转碧泓。平川一帆影，绝壁几茅楹。饥鹞窥人诉，餽鸡上屋鸣。峻畦怜菜摘，喧浪得鱼烹。细树澄潭月，香醪小驿箏。人烟通夕步，渔火驻微明。昧爽占风角，萧疏信水程。阵图荒擲柳，舟市贱柑橙。鸟道犹宾洞，鹑襟立野氓。一钱宁易死，百丈每先争。沙濯鸡金粲，盐烧碛雾平。噫嘘桄户喜，呼咤太公狞。飘泊曾无已，修晨况屡更。莫应添客思，强复记王正。爆竹殷山郭，张灯沸市伦。宫讴严汉朔，台址实巴贞。混混聊同浊，苍苍不易名。薄游从曼衍，疾首念鰥惇。蛇佞谁能学，麟伤内暗婴。北辰星隐见，黄道日光晶。多士趋朱戟，明堂仰玉衡。盘盂宣鲁甲，誓今过高庚。海上罗时髦，云台象国桢。季心仍大侠，犀首自名卿。陈气豪湖海，邹谈必裨瀛。义皆攀尾柱，泣为下苏

坑。长短经争奏，中和乐漫厅。笑工依狒狒，语好乱狴狴。锻柳甘疏放，欹冠忘裸裎。伊川飘短发，广汉逐青盲。他日瓢终弃，间行剑懒绷。纵横闻虎豹，细黠玩鼯鼯。鼎重恒虞折，邻强慎莫撻。裂眦虚见劫，高鼻动要盟。马上诗书废，人间战伐盈。黄龙知己没，鲁卫孰为兄。柱史空修礼，兰陵但议兵。问频忧国蹙，望极何衢亨。尚武兹成俗，依仁意倍诚。若为传道德，敢冀报瑶琼。岷岭惭疲役，崆峒早系萌。艺瓜秦垆晚，吹籁越溪晴。杜甫先留宅，王郎未见情。此间丰餲酱，别味胜团羹。豆叶齐初绿，桃跗启半赭。（此间春早桃已擎萼）云封伯益井，苔冷季长莹。松菊应追忆，山川旧徂征。何时回紫气？重得过青城。

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

记者识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

陈独秀

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此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文学者反对模拟希腊、罗马古典文体，所取材者，中世之传奇，以抒其理想耳！此盖影响于十八世纪政治社会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自然主义，唱于十九世纪法兰西之文坛，而左喇（Emile Zola，法国巴黎人，生于一八四〇年，卒于一九〇二年）为之魁。氏之毕生事业，惟执笔耸立文坛，笃崇所信，以与理想派文学家勇战苦斗，称为“自然主义之拿破仑”。此派文艺家所信之真理，凡属自然现象莫不有艺术之价值。梦想、理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也。故左氏之所造作，欲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真现象，于世间猥褻之心意、不德之行为，诚实胪列。举凡古来之传说，当世之讥评，一切无所顾忌，诚世界文豪中大胆有为之士也！与氏最称莫逆者——法兰西小说家龚枯尔（Goncourt）、佛罗倍尔（Gustave Flaubert，法国 Rouen 人，生于一八二一年，卒于一八八〇年）及都德（Alphonse Daudet，生于一八四〇年，卒于一八九七年。吾国胡适君所译《柏林之围》[*Le Siege de Berlin* 见甲寅第四号]及《割地》[原义《最后之课》*Derniere Classe*]二篇，皆都德所作）、俄罗斯小说家屠尔格涅甫（Ivan Turgenev，生于一八一八年，卒于一八八三年，即本志译录之《春潮》作者）。当时青年文士及美术家，承风扇焰，遍于欧土。自然派文学艺术之旗帜，且被于世界。法人裴利西（Georges Pellisier）不满足于自然主义者也，所著《现代文学之运动》（*Lemouvement litteraire contem porain*）中有言曰：“自然主义，果真失败乎？即其毁坏无复存续，而于坚持文学上之观察力及现实界真诚之研究，其功迹亦未可没。其最可称道者，莫如小说若佛罗倍尔、若龚枯尔兄弟（兄名 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79]，弟名 Jules de Goncourt [1630—1870]）、

若都德、若左喇、若莫泊三（Henri Rene Alburt Guy de Moupasant，生于一八五〇年，卒于一八九三年。）、若法白儿。求之吾国历代文学史中，以小说得名之正，未有能过之者也。”读此可见今日欧洲自然派文学之势力矣！

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之感化。作者之先后辈出，亦远过前代。世所称代表作者，或举俄罗斯之托尔斯泰、法兰西之左喇、那威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为世界三大文豪；或称易卜生及俄国屠尔格涅甫、英国王尔德、比利时之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uck，生于一八六二年，今尚生存。）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

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至若散文，素不居文学重要地位。作剧名家，若那威之易卜生、俄罗斯人安德雷甫（L. N. Andreyev，今尚生存）、英人王尔德、白纳硕（Brnard Shaw）、伽司韦尔第（Galsworthy）、德意志之郝卜特曼（Hauptmann）、法人布若（Brieud）、比利时之梅特林克，皆其国之代表作家，以剧称名于世界者也。

裴利西原语如下：Le naturalisme fit-il réellement faillite? S'it ne laissait rien de durable, encore aurait-il bien mérite de la littérature en l a ramenent à l'observation, à l'étude sincère de la réalité. Mais, pour ne parler ici que du roman, nous lui devons Flaubert, les Goncourt, Daudet, M. Emile Zola, Guy de Maupssant, Fadin and Faber; et peutetre aucune autre époque de notre histoire litteraire ne fournirait, dans un seul genre, plus de noms justement illustres.

春 潮(续前号)

俄国 屠尔格涅甫 原著 陈瑕 译

(十四)

萨棱既还寓所，感情兴奋，勉自镇静，沉沉然以思。愈思则愈觉恋爱仙玛之热，直由心底发出。斗忆三日间藏置衣囊之萎败蔷薇，探出之如对仙玛郑重接吻焉！

自顾生平为造物所忌，被抛置于凄凉孤独之境，然今则投身于幸福潮流中。将不至为波流掀击，触岩而殁乎？或竟勿能逃此厄与？要之今殊不必作此无益之想，既勇身破浪而飞，今更无力抵抗波浪，惟委命巨涛，听其所之耳！萨棱此际，若有所悟，伸纸疾书，得信如下：

仙玛女友爱鉴，余之忠告，实因母夫人殷殷嘱托，未便嘿然，谅亦慧鉴所及也。虽然，吾爱子之情，请更告白于此。姑娘在余心中，燃一点爱情之火，使余觉察姑娘之爱，其力之伟大，殊非笔舌所能尽。敬白姑娘，方母夫人来此时，余恋爱之焰，初非甚炽，否否！尔时余固不自了其爱情之程度为如何也。姑娘姑娘，余此时始知此方寸中一团热爱之火，炎炎正炽，则余非有资格进忠告于姑娘之人也。……余不假修饰，为此告白，自今以往，余与姑娘之间，已无片点疑云遮隔为憾。余此时唯知爱余，唯知爱余酬子之爱，且不暇自顾其身，幸鉴此衷焉！

萨棱谨启。

萨棱封缄。启身出街，约计耶米学课已完，是时当回，遂立街口候之。恰相值，连呼其名，耶米忻然来就。乃授以缄，嘱交其姊，并叮咛勿为人知。耶米讶然瞪视其面，比无言，怀书驰归。

晷景暗没，萨棱还寓，仰卧暗隅长椅之上，已忘却燃火。思镇定其心情，然卒无益，思想潮涌，第此非无经验之人所能知也。世间惟于恋爱有经验之人，能谙恋爱之甘苦。

少顷，门启，少年耶米入，低声呼曰：“萨棱君，覆书齐至矣。”随将短笺置其枕侧。萨棱自躺椅跃起，感情兴奋，殆不可抑。明知仙玛之弟在侧，并不暇避讳，手短笺趋窗前，借微光览之。书曰：

萨棱足下，明日一日中，请驾勿莅此！至盼至盼！此事关我至重大，约在此一日之中，一切之事，尽可解决，望坚守此约！仙玛手状。

萨棱捧书再读，叹其笔迹娟秀。语耶米曰：“拜托吾友，兹事祈坚秘，勿为人知！归时上复令姊，道余已领悉，斯得矣！”

次日，萨棱偕耶米作郊外游，日暮始归。仙玛书已先至，其内容定翌晨七时，约萨棱在郊外○○公园晤面。萨接书喜甚，心房突突不止。

(十五)

翌晨，萨棱五时离寝，六时易服，六时半已在公园露舍。晓天昙沉，尚欣欣有暖意。瞬间已雨，雨点大如念珠，纷纷向萨棱外套倾落。四面寂静，不见微风，远方白雾涌推，花香掩掩，大气觉重。

街间店门，大都扃闭，间见行人出没道上，又时或闻巨声轰然，自天空起反响，则货车经过也。园内阒无游客，唯见园丁睡眼朦胧，持帚扫除。亡何高塔之钟鸣七下矣，萨棱驻足四望，暗忖仙玛将不至牵事不来欤？于是顿感不安，中怀弥寂。俄顷跫音起于身后，妇人衣裙绉縠之声旋达耳际，猛回顾则仙玛至也。仙玛着黑色大衣，冠灰绝小。见萨棱亦不为寒暄，直至萨棱身旁，仍缄口向前行。萨棱追随后且行且低声呼曰：“仙玛姑娘！”则略颌之，不言亦不顾，举步如故。

由露舍右转，有小小喷水，水禽五六，振羽其中。通过池面则见紫色丁香花，旖旎遮天，其下有长椅，仙玛坐焉，萨棱亦旁坐。暂时无言，两人各不顾视。女张绢伞，沉然下视。

当此绝早之晨，公园杳无人影，一双俊侣，相将并坐，各自胸中之愉悦当无言可譬矣。既而萨棱首申词曰：“仙玛怒乎？”仙玛诧曰：“余乎？曷为而怒？”萨棱曰：“如此方佳！……再者，余启中所陈之事，果能取信姑娘乎？”女曰：“彼事与？”曰：“然！”玉人含羞，低首不答。忽将洋伞滑坠于地，急拾之。萨棱更进曰：“姑娘乎，余之白事，祈深信勿疑！大千世界中，若有‘真诚’之物在，则如予今日恋爱姑娘之心。如此清净至美之‘真诚’，斯绝无仅有也。予之恋爱姑娘，直达斯境。”萨棱热烈之爱情，溢于眉宇。女郎略瞥萨面，仍无言，瞩膝上之伞。萨棱陡伸放其左右膀，唏嘘向

仙玛曰：“噫！予何术将此心事剖示于姑娘哉！”情景可怜，若哀告然。仙玛至是始启其娇音曰：“萨棱，子日前到予处谆谆劝告时，曾无所思想耶？”曰：“否否！予自接尊颜，即涉遐思，无时或释。但姑娘自有郎君，鄙人一片痴想，安望能遂其万一哉？故母夫人以彼见托，予遂承应，虽非所乐，亦如旨达到。顾予本心，岂如是哉？”是时，闻跫音甚厉，遂默。俄一笨汉肩背革囊，自丛荫闪出，相其态度，盖旅客也。其人殆不知客气为何物，睁目瞩二人之面，顷之泄一巨嚏乃行。

履声渐远，旋寂然无闻。萨棱赅续其词曰：“母夫人更语予云，人言薄诮殊可畏，恍被传言因予之故，至姑娘与柯留倍尔决裂，则两方均为不利，故要予出而调解也。”仙玛嫌发掠面，以手搔而撩之，眉少蹙，致词曰：“萨棱，愿子今后毋道彼为予夫婿，余决不肯为彼之妻。……抑婚约已解矣！”萨棱作色曰：“婚约解乎？此几时事？”曰：“昨日耳！”萨棱曰：“姑娘亲口决之欤？”答曰：“然！恰彼昨日来予家，因面绝之。”萨棱曰：“若然，则姑娘真实爱予乎？”答曰：“不尔吾何为清晨独来此所耶？”声音极细，以右手加椅背。萨棱执纤手坚接己唇，于是揭其面纱，二人相对，了无所隔。萨棱举眸视女郎，宛如梦境。仙玛仍不脱闺女气质，怯然俯首，泪光荧荧，但注目视其膝。

爰之报酬，既克偿萨棱之苦辛矣！是时，感谢喜悦之情交集其胸次。想恋过度，不觉舒腕欲拥抱仙玛，仙玛羞然而拒，抬玉面四顾。萨棱曰：“予不料辱姑娘如此宠爱，诚梦想所不及也！”仙玛低答曰：“予亦疑是梦耳！”萨棱续曰：“方予抵弗兰克福尔之时，本拟勾留二小时，行即首涂。岂意吾生最大之幸福，乃于此间得之！谓非天下之奇欤？”女郎兴词问曰：“子言一生之幸福耶！斯言信乎？”答曰：“此何待赘言者！”此际，闻园丁掘土声密尔座傍，仙玛低声曰：“归乎？”“愿同行欤！”少顷，二人启行。萨棱时露微笑，仙玛则似有深思也者，每落萨后，数数由后面赶上。瞩其面，则陡变苍白。

(十六)

若萨棱，若仙玛，皆向不知恋爱为何物者也。今彼二人全身精神，业为神魔所幽囚。人生最初之恋爱为精神上一大革命，平和单简之生活状态，忽粉碎如微尘。纵界铁壁以防之，而彼青年侪辈，高揭纯爱之革命旗，绝不稍存畏怯。奋身飞越，设脚跟不牢，失足而堕，竟殒其生者有之，然岂足制若曹之野心？彼唯知突进，并不暇掉首他顾者也。

萨棱于途中探问昨日之事，女郎快口答之。为种种之谈话，时或笑，或吐积息，或以表情之目光流瞥萨面。仙玛之言曰：“吾母定欲强我挽转其决心，出语绝峻且烦，

吾俱勉忍之。但吾母之言吾绝对不能依从，因又暂缓其答复殊苦辛也。当我正为难时，柯留倍尔适来我家，吾本欲于拒绝柯前，再面君一商量之，詎彼放恶声以袭君。吾万分难忍，遂当场绝之。”乃述柯之言曰：“汝今后慎勿近萨！若决斗之事，传闻村墟，人将以我不能保护妻室，耻辱甚矣！”言次，肖柯之姿势续曰：“‘若人者，胆小如鼠，若根性然，曾不知愧疚，复恣意詈咒，吾不能不怒。’因绝之曰：‘吾已无意为子之妻，凡关我之事，亦毋庸挂虑！’吾母则大惊，百方训诫，予走内寝，将金指环出，即以还柯。并告曰：‘予两日前即弗用此，子曾未注意乎？’……柯性本甚妒，然自尊心颇重，亦无烦言，萧然归去。”至是少默，复续曰：“吾母果大怒矣！母语予：‘汝嫌憎柯留倍尔君，予一向尤如梦中。’……顾余初非因何等爱情而缔婚约，徒以阿母再三敦劝，乃许之耳！……然阿母固声叨必不反对予自由结婚者也，实则阿母对于吾子，颇似有误解之处。”萨棱讶曰：“疑予乎？”……答曰：“然！在吾母之意，以为先是托子说予时，子竟承应，嗣后转与予接近，更入予于手中，其猜疑之歧误如此。故语予曰：‘萨棱之为人，表面温和，胸腹则恶，汝其自爱，毋堕彼术中。’”萨棱曰：“然则姑娘未将予最先传达之言为母夫人告乎？”曰：“未也！予方拟与子相商，然后告之。”萨棱曰：“是则无怪其归罪于我矣！”仙玛曰：“第虽如此，但我何可自作主张，骤告吾母耶！”萨棱曰：“愿姑娘即诣母夫人许，将以往所有之事，尽为母夫人宣之，更表明萨棱无欺骗母夫人之心。”萨棱本正直丈夫，俯首有怒容。女郎惊曰：“君真欲偕我面阿母乎？虽然亦不必，恐坏事，待予先为吾母言之，顾独不可乎？”萨棱曰：“无妨！吾今即去。”

归途，二人不意与柯留倍尔相值。柯适以是时赴商店办事，仙玛见柯斗止步。柯睇二人之面，露非常侮蔑之表情，由身傍通过时，口中呶呶，不解作何语。萨棱怒甚，欲追及之，仙玛捉其腕乃止，遂挽手取道急归。

(十七)

既至，二人踌躇多时，始相携而入。此态一入烈诺尔夫人之眼帘，其颜色恶变，掉面后向，号咷大哭。仙玛惊讶失色，立室之中央，宛如雕像。萨棱亦心房跳突，殊难为地。“夫人纵属误解，但事由我起，累人至此地步，问心何安？”不禁泪荧荧欲倾。

夫人哭泣，足历时许，此际萨棱及仙玛之挂虑，非只一端。萨棱近夫人座傍，将有所言，夫人立拒曰：“止！若足下者，吾无与言谈之必要矣！”语次摆其手，若甚危险然。萨棱待夫人感情镇静，然后极陈恋爱仙玛之至诚，将来对于仙玛必出其全力为谋幸福云。

但夫人原注重现实之财力，不嫌为露骨之追究，细讯萨棱之境况。其言曰：“柯留

倍尔之收入，每年必七千圆以上，盖已拥莫大之储金矣！足下之收入果几何乎？”萨曰：“吾诚无此巨额之收入，然亦薄有领地，岁可得五六千圆。归国后即就官职，亦有二千圆之收入耳！”夫人则又称不愿遣仙玛一人远赴俄罗斯。萨棱曰：“予幸有运动外交官之门路，请归国谋之，倘得供职此间，不大佳耶？”夫人仍不悦，曰：“若尔，不如将领土变卖来此永住矣！”遂如夫人言定义。

午餐之后，仙玛托微故约萨棱至园中，恰落座于三日前挑选樱实时所坐之长椅。仙玛曰：“愿子勿怒！”萨曰：“吾曷为而怒？姑娘有话请述之！”仙玛曰：“子与我结婚，果必不后悔乎？”言之甚着力。萨棱曰：“何故，胡得有此事？”……亦着力否认之。仙玛曰：“今只以信仰互殊，不能无介然耳！”言次，忽折断项间细链，将所系之石榴石十字架递于萨曰：“吾既与子共期白首，则信仰亦思与君同之。”

仙玛之恋爱萨棱，乃直如此。萨棱心中所以谢仙玛者又奚若欤？既而二人同回屋内，萨棱眼眶泪犹未干。

(十八)

翌朝，萨棱于街间遇一阔绰之绅士，面庞极熟，继悟系儿时窗友保罗梭夫其人也。询保以何事来当地，答称奉细君之命，由威斯帕典来此购办物件。萨棱无意间逢故知于他乡，中怀弥乐，遂造其旅邸与共餐焉。

保罗为人驽钝无伦比，气味亦卑猥不足称。其妻土豪之女也，妇家号巨富，保亦以是自傲，津津为萨棱言之，殆忘其顶面为人类。萨棱少凝思，且忍耐听之。得间，乃自暴其所遇，便询保可否尽买其领土。保报以混沌之辞，约共往威斯帕典一行，萨诺之。

由弗兰克佛尔赴威斯帕典，一路风景，非无可赏。然保罗俗子，不解自然之佳趣，衔雪茄蜷卧马车，几尽在梦寐之中。既抵威斯帕典之旅舍，见保罗夫人，华服满缀珠玉，光辉眩目，仿佛为妃后之生活。比因保罗介绍，与玛丽亚夫人为见面之礼如仪。夫人之姿首，固非绝世，然甚长社交，才能卓越之妇也。最可异者，彼擅于表情之媚姿，能迷惑一切男子。

保罗于玛丽亚，名义为夫，实际则不过一种有关系之奴仆耳！玛丽亚对彼全完操主人公之威权。玛丽亚夫人之接萨棱也，删除一切礼仪，为绝对自由之态度。初时萨棱颇疑之。

是夕，玛丽亚就萨棱问其艳史。闻毕，叹曰：“若君等如此美满之韵事，实予闻所未闻！”因为三数语，极表其同情之意。至决定领地之价格，则尚须候两日，倘有急需，在六千法郎以里，尽可随时假用云。萨棱厚谢之。顷之，夫人曰：“君惫矣！曷速

寝乎？”语次忽若有所忆，旋曰：“足下与吾夫契友乎？”答曰：“然小学时代之同级生也。”夫人曰：“其人尔时亦如现今之态乎？”萨曰：“夫人谓同何态？”是时，夫人不解作何思想，面涨赤，忍笑未发。旋取帕握口，轻起立，与萨棱执手。萨棱恭敬尽礼，退归己室。窃怪夫人寻问之奇特，是夜萨棱房中，灯火迟迟未熄。其间草长笺一通，寄其爱仙玛。

(未完)

THE YOUTH

Selected from The True Citizen

By

W. A. Markwick, D. D.

and

W. F. Smith, A. B.

INDUSTRY.

MEMORY GEMS.

Genius is nothing but labor and diligence. — Hogarth.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Lord Brougha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boy and another lies not so much in talent as in energy—Dr. Arnold.

Work wields the weapons of power, wins the palm of success, and wears the crown of victory. —A. T. Pierson.

A lazy man is of no more use than a dead man, and he takes up more room. —O. S. Marden.

By industry we mean activity that is regular and devoted to the carrying out of some purpose. More definitely, it is activity that is designed to be useful to ourselves or to others. It is thus a regulated activity by which our welfare, or that of others, may be

青年论

(接前号)

马克威博士
美国 斯密士学士 同著

中国一青年 译

勤 勉

格言

何家士曰：“天才无他，劳与勤而已。”

婆罗汉曰：“由析而观其通，复由通而绎其析。”

亚罗得曰：“二少年之差别，不在才能而在毅力。”

皮汝逊曰：“劳力者，挥能力之戈，拥成功之节，戴得胜之冠。”

马敦曰：“惰夫之用，不逾于陈死人，不过多占人间之地位耳！”

有规律之动作，专精一志，以蕲事于成，是即吾人论“勤勉”之义也。普求其逾确之义，即龟图利己而又利人之动作。故“勤勉”云者，乃厘然中规之动作，

furthered.

We are apt to think, or at least to feel, that the necessity of working regularly is a hardship. Because we get tired with our work and look forward with eagerness to the time of rest, we form the opinion that the pleasantest life would be one which should be all rest.

Industry might well be urged as a duty. But we would rather now speak of it chiefly as an aid in accomplishing other duties. Few things are more helpful toward right living than industry, and few more conducive to wrong living than idleness.

No doubt there are on this subject opposing opinions. Some believe, whether they openly confess it or not, that the glory of the highest success is not within the reach of every honest toiler; that it is, like other legacies, the good fortune to which some are heirs, but which others are denied—the inheritance only of those whom nature has well endowed. These are the advocates of genius.

The reader of “Ivanhoe” —that finest romance of Sir Walter Scott—pronounces its author a genius. The fact is that book is a conspicuous illustration of industry—patient, persevering toil.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for years Scott had made himself familiar with the era of chivalry; plodded over, in imagination, the weary march of the Crusaders;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Jewish character; searched carefully into the records of the time in which the scenes of his story were

而可以增益人群褔之谓也。

从事有序，为程效所必需，而在吾人动辄感为难能或浸觉其不易者，是无他，吾人当于役神惫之余，远瞩前途，唯息肩之是望。遂意有生之至乐，乃莫逾于一不事事之时，耽逸之念生，斯趋功之力隳矣！

勤勉引为人生识分之一，宜矣！然吾人于此，毋宁谓勤勉为人生职分之将伯。盖惟先有勤勉，而后其他职分乃可尽也。夫勤勉而外，有足以善吾生者，鲜矣！怠惰而外，有足以恶吾生者鲜矣！

于此有倡异议者，要无疑也。姑无论此曹明认勤勉之指如何，度其人必深信克济大业之光荣，非彼恣愿苦行之徒所能勉致。犹之他人遗产然，其幸而获者，必其人赋命之佳，否则安可得也？故世惟得天独厚之人才，乃克享有大业耳！此毗于天才者之说也。

《劫后英雄略》一书，英人瓦待斯珂特所著，稗乘中之名篇也。读是书者，罔不钦作者为天才。然是书实不啻表襮勤勉之事实，而宏毅坚忍独行诸德与焉。说者谓：“司珂特神游心注于昔之武士时代者有年，设身处地，想象乎十字军之马迹车尘。彼时之犹太民族，独赋之特性异能，讨论备至。而于当年之载籍，凡关于彼著述者，尤究

laid; and even examined diligently into the strange process whereby the Norman-French and the Anglo-Saxoon elements were wrought into a common tongue.”

Labor is indeed the price set upon everything which is valuable.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it. The greatest of men have risen to distinction by unwearied industry and patient application. They may have had inborn genius; their natures may have been quick and active; but they could not avoid the necessity of persevering labor.

Labor is the great schoolmaster of the race. It is the grand drill in life's army, without which we are confused and powerless when called into action. What a teacher industry is! It teaches patience, perseverance, forbearance, and application. It teaches method and system, by compelling us to crowd the most possible into every day and hour. Industry is a perpetual call upon the judgment and the power of quick decision; it makes ready and practical men.

Industry is essential for that usefulness by which each man may fill hi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lazy, like the wicked, may be made useful. The Spartans used to send a drunken slave through the city that the sight of his folly and degradation might disgust young men with intemperance. He was made useful; he did not make himself useful. From this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necessity of labor is something at which we should rather rejoice than com-

心搜集。甚至于罗门法兰西与盎鲁格撒克逊人之混合语言文字，穷其源流，究其部次，赏奇析异，为状盖至勤也。”

信矣！劳力者，规定百凡大事之真价也。微劳力曾见有何事可成者？英雄豪杰之崛起，其能享有大名者，是必其人勤勉不倦，坚忍孤行。虽其间庸有天纵之才，不由人力，或灵敏之性，与生俱来。然而劳苦坚卓之操，为成功所必不可缺者，彼又乌能佚而免也。

劳力者，人群之大宗师也。又若军旅然，劳力者，至严肃之训练也。使军旅而无训练，一旦应召而起，有见其溃乱披靡而已。嗟夫勤勉，其殆师乎！彼实教吾人坚忍不挠，宏毅独行；彼实迫吾人昕夕从事，充力之所能及。唯是之故，彼实授吾人以灿然之方法与秩然之规律。然勤勉也者，又永需夫鉴别之明与果断之力，而于以造成经验有素之人才者也。

勤勉者，凡百作用之菁华，芸芸众生所赖以殖基于大地之上者也。彼惰者亦如恶人然，皆足为人利用也。昔斯巴达人常驱酗酒之虏，游行于市，使青年子弟观其顽蠢颓丧之状，耻而戒饮。此虏是诚有用矣，然非自用其用也。由是观之，劳力之为物，相需至殷，吾人当欢喜将之，不当

plain, and that habits in industry are the great helpers to virtue, happiness, and usefulness.

Industry is now as important to the woman as to the man. Some years ago, in an art store in Boston, a group of girls stood together gazing intently upon a famous piece of statuary. The silence was broken by the remark, "Just to think that a woman did it." "It makes me proud," said another. The famous statue was that of Zenobia, the product of Harriot Hosmer, whose love of knowledge and devotion to art, gave the world a master-piece.

Work is difficult in proportion as the end to be attained is high and noble. The highest price is placed upon the greatest worth. If a man would reach the highest success he must pay the price. He must be self-made, or never made.

Our greatest men have not been men of luck and broad-cloth, nor of legacy and laziness, but men accustomed to hardship; men who fought their way to their own loaf.

Sir Joshua Reynolds had the passion for work of the true artist. Until he laid aside his pencil from illness, at the age of sixty-six, he was constantly in his painting-room from ten till four, daily, "laboring" as he himself said, "as hard as a mechanic working for his bread."

Laziness is said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dangers that besets the youth of this country. Some young men shirk everything that requires effort or labor. Few people entertain the idea that they are of

怨尤视之也。夫人习于勤劳，不大独益其美德，即人生乐利，亦蒙其巨助矣。

今者，勤劳之于妇人，其紧要亦何亚于男子？往岁波士顿某美术肆中，有群女方聚而凝视一著名之雕象，一女忽曰：“忆之，此为女子所作也！”一女答曰：“此足使吾傲彼矣！”此名刻为蔡必罗亚遗像，而女士哈里特何思密所作也。女士好学而覃精艺术，乃能以名作遗世界云。

事业之艰巨者，必其成功高且贵者也。无上之价，乃基于至大之真值。夫人而欲臻绝诣也，必如其价以偿，人必自成，否则终于无成而已。

吾邦诸杰，非宁馨儿，非纨绔子，非席荫之人，非懒惰之辈，彼盖耽于刻苦，不恶蓝缕，不憚清贫，而自披棘斩荆，以自食其天禄者也。

焦霞、李那汉欲为名画家也，日自十时至四时，即役于画室，曾无间断，迨至老病释笔时，彼年已六十有六矣！常自语曰：“吾之劳苦，乃无异求饱之佣也。”

说者谓极危之事，足以陷是邦之青年者，偷惰实居其一。乃青年子弟于种种劬劳之事，规避唯恐不周。设谓此曹于世无毫末

no use in the world, or that they are ruining themselves by their laziness. Yet lazy persons lose the power of enjoyment. Their lives are all holiday, and they have no interval of leisure for relaxation. The lie-a-beds have never done anything in the world. Events sweep past and leave them slumbering and helpless.

Industry is one of the best antidotes to crime. As the old proverb has it, "An idle brain is the devil's workshop," for by doing nothing we learn to do ill. The man who done not work, and thinks himself above it, is to pitied as well as condemned. Nothing can be worse than active ignorance and indulged luxury. Self-indulgence sap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s, destroys the vigor of manhood, and breeds evils taht nothing but leath can blot out.

No one is very anxious about a young man while he is busy in useful work. But where does he eat his lunch at noon? Where does he go when he leaves his boarding house at night? What does he do after supper? Where does he spend his Sundays and holidays? The way uses his spare mement reveals his character. The great majority of youth who go to the bad are ruined after supper. Most of those who climb upward to honor and fame devote their evenings to study or work, or to the society of the wise and good. The right use of these leisure hours, we would cordially recommend to every youth. Each evening is a crisis in the career of a young man.

之益，行且以偷惰断送其生涯，彼肯承者盖寡。然而偷惰之夫，实自丧其欢乐之权力，何也？唯苦而后知乐也！彼之一生，无日不在圣日休假之中，更何有余闲可供佚乐者？天下无有卧而治之之事，彼事机之至，亦决不愿为高卧者少留，唯有任其酣眠，终于无济而已。

勤勉者，湔罪恶之良剂也。古谚有之：“惰者之脑魔之窟！”意谓人无所为，则将习而为恶也。彼高以自命，而一不事事之人，可矜亦可诛也。世间最恶之事，未有过于妄动与淫乐者。彼自恣之徒，实坏道德之根基，划生人之元气，凝生众恶，恶于何有？有死以报而已。

方青年勤于正事之时，人无过虑之者，然而试问彼，彼于何处进午膳乎？彼夜出馆舍将何之乎？彼哺食毕将何所事乎？彼于星期与圣日，果何处供其消遣乎？唯彼余闲消耗之涂，足以褻其人之品格。泰半青年之荡检，夕餐彻后，正彼从容隳落之时。而在多数奋身上达之青年，婴荣名以去者，则在惜取午夜余光，以攻以读。庸有时群从朋处，是必其益智而迪良者也。故吾人掬诚悃以普告青年，亦愿善用此余闲而已。戒之哉，日之夕矣！正尔青

Rome was a mighty nation while industry led her people, but when the great conquest of wealth and slaves placed her citizens above the necessity of labor, that moment her glory began to fade; vice and corruption induced by idleness, doomed the proud city to an ignominious overthrow.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ndustry has been the backbone of the English character. By it her people have made their island respected all over the habitable globe. By industry our own land has come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It is a rule in the imperial family of Germany that every young man shall learn a trade, going through a regular apprenticeship till he is able to do good journey-work. This is required because, in the event of unforeseen changes, it is deemed necessary to a manly independence that the heir apparent, or a prince of the blood, should be conscious of ability of making his own way in the world. This is an honorable custom, worthy of universal imitation. The Jews also wisely held the maxim that every youth, whatever his position in life, should learn some trade.

Franklin says, "He that hath a trade hath an estate." Work, however looked down upon by people who cannot perform it, is an honorable thing; it may not be very profitable, but honorable it always is, and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about it.

年之生涯危机，一发之时也。

昔者罗马，当其导民于勤勉也，国莫强焉。及夫藉战胜之余威，子女玉帛，虏略无算，使其市民舍苦力以嬉，当是时也，罗马之光荣乃日趋于黯。伤风败俗之事，乙乙然自麻愴中抽绎而出，以玷辱此庄严巍巍之城，而国遂不国矣！

勤勉殆为英吉利民德之骨干，此无可疑也。以彼区区之岛国，而其民能使环球之上，人迹所至，莫不尊之者，亦唯赖此“勤勉”而已。即在吾邦，俨然号为世界之工业国者，亦唯赖此勤勉而已。

德意志帝国著有定例，凡皇族少年亲贵，均令执一艺，规定学艺时期，以能善自工作为度。诚以世变无常，未来之事，渺不可测，为人生自立计，则自储貳以至亲王。是宜令其具有自食其力之能，以求生存于大地也。似此良法，举世所应则效矣！贤哉，犹太民族！犹固守其先训，谓少年无论贵贱贫富，皆应服习职业也。

弗兰克林有言：“彼有一艺者，即恒产也。”夫劳动事业，无论常人卑视，雅不欲为。而自识者观之，彼劳动者可钦崇之事业也。其羸羨虽若不丰，而所获之

The man who has reason to be ashamed is the one who does nothing, or is always on the looking for an easy berth with good pay and no work. Let the young man whose conceit greatly exceeds his brains, be ashamed of his cane and kid gloves; but never let a man who works be ashamed of his hard hands. There is an old proverb which says, "Mere gentility sent to market, won't buy a peck of oats."

A keen but well deserved rebuke was once administered to a Southern student at Andover who had bought some wood, and who then went to Professor Stuart to learn whom he could get to saw it. "I am out of a job of that kind," said Mr. Stuart; "I will saw it myself".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young man learned the lesson which his teacher thus sought to impress upon his mind.

Cornelius Vanderbilt

"What is the secret of success in business?" asked a friend of Cornelius Vanderbilt. "Secret! there is no secret about it," replied the commodore,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attend to your business and go ahead."

If you would adopt Vanderbilt's method, know your business, attend to it, and keep down expenses until your fortune is safe from business perils. Note the following incidents in his career:

In the year 1806, when about twelve years of age, Cornelius was sent by his father, who was removing the cargo from a vessel stranded near Sandy

令名则无时或绌，劳动无可耻也，而亦无物可耻之。惟彼一不事事之人，或不操劳，而常觑责轻精厚者，致足耻耳！吾人宁任浮夸气盛之少年，耻其手杖，耻其羔革之掌衣，而决不欲劳动者耻其胼胝之手也。古谚有云：“彼徒袭大家风采者，置之于市，曾余不得斗麦耳！”

有安多佛之南方学生某者，尝被严谴，谴辞虽刻而甚当。先是某生购有木料若干，乃走谒其师司徒亚特教授，就讯将使谁锯之。教授语之曰：“吾虽不居锯工之列，吾将亲为子锯之。”教授此类之教训，直深印其徒之心坎。吾人深冀此少年能领会也。

柯乃力万达壁

或问于柯乃力万达壁曰：“营业成功之奥秘何也？”答曰：“奥秘耶，彼无所谓奥秘也。汝唯举汝所为，搏精凝神，以赴尔事业，奋力进取而已。”

今者设有人焉，而取法万达壁氏之教也，是宜稔乃事，端乃心，啬乃费，以讫于否去泰来而后已。下述万达壁氏轶事数则，可借鉴焉。

当千八百六年，有舟搁浅于生的何克间，柯乃力之父，方任移徙船货之役。乃命其子与三役

Hook, with three wagons, six horses, and three men, to carry the cargo across a sandbar to the lighters.

When the work was finished, he started, with but a few dollars in his pocket, to travel a long distance home over the Jersey sands, and at Length reached South Amboy. He was anxious to get his teams ferried over to Staten Island, and as the money at his disposal wa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he went to an innkeeper,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and said, "If you will put us across, I'll leave with you one of my horses in pawn, and if I don't send you back six dollars within forty-eight hours you may keep the horse." "I'll do it," said the innkeeper, as he looked into the bright honest eyes of the boy. The horse was soon redeemed.

In the spring of 1810, he applied to his mother for a loan of one hundred dollars with which to buy a boat, having imbibed a strong liking for the sea. Her answer was, "My son, on the twenty-seventh of this month you will be sixteen years old. If, by that time, you will plow, harrow, and plant with corn the eight acre lot, I will advance you the money." The field was rough and stony, but the work was done in time, and well done. From this small beginning Cornelius Vanderbil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a colossal fortune. He would often work all night; and, as he was never absent from his post by day, he soon had the best business in New York harbor.

In 1813, when it was expected that New York would be attacked by British ships, all the boatmen, except Cornelius, put in bids to convey provisions to the military posts around New York, na-

工驾三车六马,运货过沙洲,而致之小艇,时柯乃力年才十二也。

运货事毕,柯子乃返归涂。囊中仅贮少许旋资,且距家复辽远,既经长程,度越吉塞沙漠,泊抵南亚波,彼乃忧愁无计载车马渡过司塔顿岛,盖囊金已挥霍将罄,不足供渡车马之费也。无已,乃往见逆旅主人,告以情,且与约曰:"倘公能资吾僦使渡者,我当留一马为质,有如四十八小时内我不以金六圆偿公者,则请取此焉。"主人视其炯炯双眸,不觉应曰:"吾愿为之!"未几,此马果赎归云。

千八百十年春,彼浮海之兴勃发,乃请于其母,乞假金百圆备舟。母曰:"儿乎!此月之二十七日,汝十六岁矣!设彼时汝能耕耘播种此八亩之地者,吾将资汝以金。"此田殊荒芜硗确,而彼竟能如期卒事。彼是后巨万之富,实植基于此肇端甚微之日。彼尝终夜治事,昼复不去其职,故能于纽约港早获绝佳事业也。

千八百十三年,是时邦人士,逆料英舰将攻纽约,纽约舟人争投标承载军实,送环港诸营,标价乃极廉,以得榜者,例许蠲免

ming extremely low rates, as the contractor would be exempted from military duty. "Why don't you send in a bid?" asked his father. "Of what use?" replied young Vanderbilt; "they are offering to do the work at half price. It can't be done at such rates." "Well," said his father, "It can do no harm to try for it." So, to please his father, but with no hope of success, Cornelius made an offer fair to both sides, but did not go to hear the award. When his companions had all returned with long faces, he went to the commissary's office and asked if the contract had been given. "Oh, yet," was the reply; "that business is settled. Cornelius Vanderbilt is the man. What?" he asked, seeing that the youth was apparently thunderstruck, "is it you?" "My name is Cornelius Vanderbilt," said the boatman. "Well," said the commissioner, "don't you know why we have given the contract to you? Why, it is because we want this business done, and we know you'll do it."

Here we see how character begets confidence, and how character rests upon industry as the house rests upon its foundation.

军役也。独柯乃力不与于是役。其父问曰：“汝曷不往投标？”答曰：“是何益？若辈靡以半赁为之，此胡得而办者？”其父曰：“虽然，试为之，何害？”于是柯乃力勉徇父意，乃往投标。订赁得其平，初不以此望获，故当揭晓，彼竟未往探也。泊至同辈丧气而还，彼乃往兵站讯问，畴能如约者？站官答曰：“然，兹事已定矣！柯乃力万达壁其人也。”语既，见此少年形色若不胜惊异者，乃复诘之曰：“汝岂即其人邪！”对曰：“余名实柯乃力万达壁也。”站官曰：“善！汝知吾侪所以与汝订约之意乎？吾侪惟求事之得办，而知汝能办之者也。”

由是以观，品行足以孳信用，而品行止于勤勉，犹宫室之止于其址础也！

德国青年团

谢 鸿

一、德国青年团之源起

“青年教育”云者，非指学校教育而言，乃就社会教育而言也。盖在欧美各国，今日之青年教育，已非单纯教育学上之问题，而为与国运有关之实际问题。此种观念之发生，迫于国难，起一种恐怖心。由是一般国民，受非常刺激，其结果，遂合力图青年社会教育之发达。说者谓英俄两国从事于青年社会教育者，激于俄日战争及南非战争后之警觉，岂不然哉？德国自先世受拿破仑一世蹂躏，国人茹苦忍痛，专事青年教养，以为复仇之准备。厥后普奥及普法两次战争，虽获胜利，尤恐国人因此而生惰气，全国上下，从事青年教育益力。此次联合奥国与四协约国宣战，迄今已逾一载，强敌如英、法、俄、意，始终不能入其国境一步。通国人口，不过七千万，男子约居半数，而出征之额兵及补充兵之数，在七百万以上。合以前死伤俘虏及最近所征，自十七岁至五十二岁之志愿兵计之，其总数达于千万，国民意气之盛，可谓横绝一时。实际德国之强，不在军容之盛，由于国家之基础巩固。举国人民，复能贯彻青年德意志主义，尽其所有智力、能力、财力，以供国家牺牲。有此精神，乃有今日之战绩。饮水思源，谓非青年社会教育之赐不可得也。

二、青年团之统一计划

德国近来教育，受法国鼓励者居多，因法国对于国内青年施军事教育而生对抗之心，征诸国防会及青年德意志会之设置可知也。外此关系教育会之青年团体，亦复不少。其指导之任，大率责诸附近防营之将佐，惟其教育方法，有偏重军事之倾向。国人颇有责言，于是政府知青年教育任各团体之各自行动，易生流弊，遂筹统一方法。其教育目的，不偏重体育，保持中庸之度，养成有坚强体力与强毅精神之健全国民。所谓“德意志魂”是也。遂于一千九百十一年，以统一各团体为目的，组织“青年德意志团”。其趣旨略谓“青年教育，宜谋身心健全，使之守规律、重公德，养成富于敬

神心及爱国心之国民为第一要义。青年之父母及社会各方面之人，当协力匡助，始能达其目的。凡党派、军部、教会、实业家，尤当执中立态度，不偏于一面，始能达协同匡助之目的。”此布告一出，举国人民，不论若何阶级，均进而补助青年教育。至今日，遂养成坚强、勤勉而重规律之国民性也。

三、青年团之教育方法

德国统一青年团之计划既成，设本部于柏林，以皇太子为总理，戈尔将军为会长。各联邦均以国王及世子为支部理事。凡各地方青年团之事业，不受本部之拘束，惟其主义及进行方针，不得有背于前项布告之宗旨。其经费，受政府补助，若普鲁士、巴伐利亚之陆军部，更与以特别之便宜。现今此种团体之设置，在一万以上，其会员之多，更不可胜纪。指导之责，率以军营将佐当之。游历德国各地方，星期日见有多数少年，服装不一，荷木枪，军营将佐随其后，于野外仿设野营，或于森林中游戏者，青年团团员也。德国有斯铁青一市，其地毗连俄境，为国家防营之驻扎地。青年团团员，均为自十三岁至十八岁之青年，其教育方法，以体操、游戏、旅行、及模仿军营野操，增长其体力。复时开讲演会于附近学校，灌输常识，以补助其智识之不足。遇军营大操及举行纪念时，特许参观，激起其名誉向上之心。平时一团分五队由该地防营之将佐指导一切。此虽就斯铁青一隅而言，举一反三，全国青年团之教育方法，大率类此。至无军队驻扎之地，地方之青年团，以本村有名望之人及学校教员指导之。然在德国，此等人又多为退伍之将佐也。总之，德国青年团之精神所在，就一地方而论，以养成勤勉节约，能独立生活为宗旨。市府稍大者，率以小学校之所在地为标准。区分市街，各区内凡达于征兵年龄之青年，施以教育，务使其思想行为不致放逸。所有工人、佣工、学徒，多利用星期日及休暇日或夜间加职业上之教育。又或利用小学校，设特别学校以教育之。此种学校，德人称为第一勤劳学校，若军队则称为第二学校。青年团本部部长戈尔将军，尝语人曰：“政府知我国青年团，因风俗习尚，易趋于军事的训练，只求体力精神强健，成为守规律之勤勉国民，并按各人所习之职业使之发展。俾与其他之国民角胜，决非使青年尽为军人。”观此欲谋青年社会教育者，可以知所择矣。

欧洲七女杰

陈独秀

居恒以为男子轻视女流，每借口于女子智能之薄弱，犹之政府蹂躏民权，每借口于人民程之不足。此皆蔽于一时之幻象，而未尝深求其本质也。其本质于何证之？欧洲记载所传女流之事业，吾侪须眉对之，能毋汗颜乎？爰录其脍炙人口者七人，以为吾青年女同胞之观感焉。

奈廷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生于一八二〇年，卒于一九一一年），英人也。儿时即好取偶人作卧病状，戏为医治，长不适人，习医术。且一意看护病人之法，且游学德意志半年，复赴法京，学于某看护院，尽得其术。归英后，即于伦敦组织看护妇会。一八五四年，俄土战起，奈氏遂率同志女流三十七人，赴黑海任看护伤兵之役，活英法战士无算。时年三十有四，积劳致疾，众促作归计，氏不纳，治事如初。战罢回京，迎者空巷，相与餼金，创立军医讲习院及军用看护会。自黑海之役，奈氏创阵前看护之法。其后战役，辄仿行之，氏恒与焉。一八六四年，美国红十字会因以成立，今日规模浩大。开其基者，一英年独身女流奈廷格尔也。

苏非亚（Sophie Perovkasa，生于一八五三年，卒于一八八一年），俄罗斯虚无党人也。年十七，接交虚无党某，父怒禁之，出逃求学，益坚其为人类牺牲之信念。任小学校教师，充看护人，无往而不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祸福非所计也。一八七三年，被捕旋释，然自此遂为警吏所监察。后五年，以党案入狱，判流罪，脱于中途。一八七九年，谋炸俄帝于莫斯科，未遂。又一年，以炸毙俄帝亚历山大二世被戮，时年二十有九。

贞德（Jeame D. arc，生于一四一二年，卒于一四三一年），法兰西爱国者也。幼时，英法方事战争，贞德即怀爱国之志。托神意，谓见空中明光，有神人告之曰：“贞德往救王，恢复其国土。”遂自负奉神命，备刀马，偕数人见王，以解奥良城围自任。久困之法军得此惊奋，乘英兵骄懈，一击溃之，连下数城。后坠马被擒，英军生焚之。年犹未及笄也。

居礼 (Marie Curie, 生于一八六〇年), 法兰西人也, 曾毕业于巴黎大学物理科。年二十九, 于归居博士, 共肆力于“类电母”之发明。“类电母”者, 坚质不灭之光, 能彻物体, 如 X 光然。以此被举为女博士。一九〇六年, 夫亡, 氏遂代为巴黎大学类电母科教授。女子为大学教授者, 自居氏始。

罗月 (Clemence Royer, 生于一八〇三年, 卒于一九〇二年), 法兰西人也。幼习博物哲学于瑞士。年三十, 为瑞士某女学论理学及哲学教授, 又任某《经济学报》记者。其著作《论税》《天文史》《道德公例》《哲学概略》诸书, 盛为学界所推重。米雪儿 (Louise Michel, 生于一八三六年, 卒于一九〇六年), 初为小学教员, 后研求社会问题, 以政治犯被放于澳洲。一八八〇年, 归巴黎, 鼓吹极端社会主义甚烈, 以率众威胁政府, 禁锢二年。释后布其道于亚耳白山中, 严冬以寒疾终。其著述有《民女》《公民》《困苦》《新年》《被侮者》《人类之微生物》数种行世。

罗兰夫人 (Morie Rolland, 生于一七五四年, 卒于一七九三年), 少好学, 喜读卢梭之书, 遂抱澄清之志。年二十一, 适罗氏, 少其夫二十岁。其时法国革命风潮渐剧, 罗氏夫妇相携由里昂至巴黎。民党知名之士, 多会其家, 商榷国计。明年, 罗氏亲任内务大臣, 颇得夫人内助。民党旋分温和、激急二派, 罗氏为温和党首, 与激急之山岳党不相能。共和告成, 山岳党逞其狂热, 悉锄王党, 并及温和党人, 罗氏被刺毙。夫人两次入狱, 卒以通谋叛徒之伪证, 宣告死罪。临刑, 仰见断头台上自由神像, 叹曰: “自由自由, 汝为人假借以行恶也!” 此言传诵于今。西俗行刑, 后男先女, 虑其怯惧也。罗兰夫人, 见同刑男子, 多有畏色, 请易其次, 虽临难犹不改其常度也。

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 (英汉对译)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Modern Thought

英国赫胥黎 (Huxley), 近代生物学大家也。生于一八二五年, 卒于一八九五年。所著《天演论》, 侯官严氏曾译为《华言》, 风行中土。斯篇乃抄自其所著 “Lay Sermon” 中之 “On the advis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 者也。

刘叔雅识

1. This time two hundred years ago—in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1666—those of our forefathers who inhabited this great and ancient city^① took breath^② between the shocks of two fearful calamities: one not quite past, although its fury had abated; the other to come.^③

2. Within a few yards of the very spot on which we are assembled, so the tradition runs, that painful and deadly malady, the plague, appeared in the latter months of 1664; and, though no new visitor^④ smote the people of England, and especially of her capital, with a violence unknown before, in the course of the following year. The hand of a master^⑤ has pictured what happened in those dismal months; and in that truest of fictions, The History of the Plague Year, Defoe^⑥ shows Death,^⑦ with every accompaniment of pain and terror, stalking through the narrow streets of old London, and changing their busy hum^⑧ into a silence broken only by the wailing

一、去今二百年前, 当千六百六十六年正月之初旬, 吾辈祖宗之居此古大城者, 生息于二大灾害之间。其一之淫威虽过, 犹未甚远, 其他则方来者也。

二、传闻即在吾辈今所聚处数步之内, 彼痲疫之惨祸, 发现于一六六四年之末。痲疫为灾, 虽非创见, 然此度之酷烈, 实从来所未有。祸我英伦人民, 而于伦敦特甚, 直至次年犹未已焉。小说家戴福, 于其所著最翔实之小说《大疫纪》中, 运其妙笔, 描写此数月间之情状。其记“死亡”曰: “死亡携其伴侣痛苦、恐怖辈徐步伦敦狭隘之街衢, 使平昔之喧阗, 化为沉寂。所闻者惟五万死人之丧者之哭声, 发狂者凄怆之呼声、祈祷声与

of the mourners of fifty thousand dead; by the woful denunciations and mad prayers of fanatics; and by the madder yells of despairing profligates. ⑨

(注) ①谓英京伦敦。②生息。③The other to come = The other calamity is to come. ④直译当作“虽非生客”，意译作“虽非创见”。⑤大家之手笔。⑥Daniel; T Defoe (1661—1731) 即著《鲁宾生漂流记》者也。⑦此 Death 之用法在修辞学谓之 Personification, 拟之为入者也。⑧伦敦市中之喧声。⑨此 Profligates 不作无赖解, 乃谓绝望之余而自暴自弃者也。

3. But, about this time^① in 1666, the death-rate had sunk tonearly its ordinary amount; a case of plague occurred only here and there, and the richer citizens who had flown from the pest had returned to their dwellings. The remnant of the people began to toil at the accustomed round^② of duty or of pleasure; and the stream of city life bid fair^③ to flow back along its old bed, with renewed and uninterrupted vigor.

4. The newly kindled hope was deceitful. The great plague indeed, returned no more; but what it had done for the Londoners, the great fire, which broke out in the autumn of 1666, did for London; and, in September of that year, a heap of ashes and the indestrucible energy of the people were all that remained of the glory of five sixths of the city within the walls^④.

5. Our forefathers had their own ways of accounting for^⑤ each of these calamities. They submitted to the plague in humility and in penitence, for they believed it to be the judgment of God. But towards the fire they were furiously indignant, interpreting it as the effect af the malice of man, as the work of the Republicans, or of the Papists, according as their prepossessions ran in favor of loyalty or

夫绝望之余而自暴者之狂号而已。”

三、然自千六百六十六年正月, 死亡率减至其常度。病疫者不过往往有之而已。避疫他徒之富民, 皆返其居。孑遗之民, 复安其业。服务行乐如常, 都会生活之潮流, 以方兴之势, 呈复其故道之观矣。

四、然昙花一现, 新兴之希望复归泡影矣! 大疫诚不至再发, 然千六百六十六年秋, 复有大火。其所以祸伦敦者, 犹之大疫也。其年九月, 此壁垒森严光辉烂然之城, 毁其六分之五, 所余者唯灰烬焦土与其市民不折不挠之气而已。

五、吾辈祖宗之解释此等灾难也, 自持其特别之意见焉。彼等信此疫乃上帝之裁判, 故自忏悔而谨服从之。然于大火则甚愤恨, 以其起于人之不仁也。彼辈之见, 偏于忠君或清教徒派, 故疑火为共和党或旧教徒所纵也。

of Puritanism. ⑥

(注) ①指正月。②The accustomed round & c. 如常。③有望。④The city within the walls = London, 盖古代伦敦固有城垣也。⑤解释、说明。⑥Their prepossessions ran……of Puritanism, 彼等之偏见倾于忠君及清教徒主义。

6. It would, I fancy, have fared but ill^① with one who, standing where I now stand, in what was then a thickly peopled and fashionable part of London, should have broached to our ancestors the doctrine which I now propound to you—that all their hypotheses were alike wrong; that the plague was no more, in their sense, Divine judgment, than the fire was the work of any political, or of any religious, sect; but that they were themselves the authors of both plague and fire, and that they must look to themselves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calamities, to all appearance^② so peculiarly beyond the reach of human control—so evidently the result of the wrath of God or of the craft and subtlety of an enemy^③…

7. Some twenty year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lague, a few calm and thoughtful students banded themselves together for the purpose, as they phrased it,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 The ends they proposed to attain cannot be stated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 words of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organization: “Our business was (precluding matters of theology and state affairs) to discourse and consider of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and such as related thereunto: —as Physick,^④ Anatomy, Geometry, Astronomy, Navigation, Staticks, Magneticks, Chymicks, Mechanicks, and Natural Experiments; with the state of these studies and their cultivation at

六、惟吾思设有人焉，立于当时人口最多、最繁盛之区，即吾今日所立处。以吾今日向公等所陈述之理，告吾辈之祖宗，谓彼等之说尽妄。谓大疫非上帝之裁判，犹大火之非某政治宗教之党派所为。谓火、疫二者皆彼等所自造成。谓彼由各方面观察，皆非人力所可得施，而显为天神之震怒，敌人之阴谋。如斯二巨灾者，当自留意以防其复发，则人将斥其污渎天神也。

七、距大疫之发生约二十年前，二三静虑深思之士，结为一社，以谋自然知识之进步相号召。诸公结社之目的，一发起人，道之至为明晰。其言曰：“吾辈之事业，（除却神学与国事）在于论究哲学之探讨。如物理、解剖、几何、天文、航海、统计、磁气、化学、机械、及自然界诸实验，皆在所研求，傍及国内外治学之情状。吾辈于血液之循环、血管之瓣、乳糜管、淋巴管，哥白尼氏说彗星与新发现诸星之性质、

home and abroad. We then discoursed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the valves in the veins, the *venae lactae*,^⑤ the lymphatic vessels,^⑥ the Copernican^⑦ hypothesis, the nature of comets and new stars, the satellites of Jupiter, the oval shape (as it then appeared) of Saturn, the spots on the sun and its turning on its own axis, the inequalities and selenography^⑧ of the moon, the several phases of Venus and Mercury, the improvement of telescopes and grinding of glasses for that purpose, the weight of air, the possibility or impossibility of vacuities and nature's abhorrence there of,^⑨ the Torricellian^⑩ experiment in quicksilver, the descent of heavy bodies and the degree of acceleration therein, with divers other things of like nature, some of which were then but new discoveries, and others not so generally known and embraced as now they are; with other things appertaining to what hath been called the new Philosophy, which, from the times of Galileo^⑪ at Florence, and Sir Francis Bacon^⑫ (Lord Verulam) in England, hath been much cultivated in Italy, France, Germany, and other parts abroad, as well as with us in England." The learned Dr. Wallis, writing in 1696, narrates, in these words, what happened half a century before, or about 1645. The associates met at Oxford, in the rooms of Dr. Wilkins, who was destined to become a bishop; and subsequently coming together in London, they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the king……

(注) ①Have fared but ill—but = only, fared ill = happed ill. ②To all appearance = 由各方面观之。③Enemy 谓共和党及旧教徒。④Physick, Staticks; Magneticks, etc 当日之缀字法如是。⑤Venoe lacteoe 乳糜管。⑥lymphatic vessels 淋巴管。⑦Nik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波兰之天文学家, 首倡太阳居中地球绕行之说者。⑧Selenography 月体学, desriplon of the moon。⑨Mature's abhorrence there of, —

木星之卫星、土星之为椭圆形(当时见其如此)、太阳面上之斑与其自转、月面之不平均及月体学、金星水星之诸现象, 远镜之改善及磨玻璃为镜之法、空气之重量、可否有真空、自然果恶之否, 陀力士理氏之实验水银、重物之下降与其下降之速度, 及其他凡百类此之事物, 皆研究之。其中数者在当时犹为新发明。其他亦未为世所熟知承认如今日也。又英伦之倍根, 弗罗连斯之伽理尼以还, 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及吾英伦有称‘新哲学’者, 学子竞研究之。凡关于此者亦在吾辈所研求者之列也。”此宿学瓦利斯博士于千六百九十六年所著, 记其前半棋事之文也。诸社友集会于阿格斯佛之威尔金博士家, 博士乃定为监督牧师者也。其后相将入伦敦, 遂动国王之听矣。

thereof 当上文之 Vacuities, 直译之作自然深恶真空, 其义即天地间无处无物质也。⑩Enangelista Torricelli (1608—1647) 意大利之物理学家, 以实验水银而发明晴雨表者。⑪Galileo (1564—1642) 意大利之天文家。⑫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之大哲学家。

8. Thus it was that the half-dozen young men, studious of the “New Philosophy”, who met in one another’s lodgings in Oxford or in London, in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rew in numerical and inreal strength, until, in its latter part, 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had already become famous; and had acquired a claim upon the veneration of Englishmen, which it has ever since retained, as the principal focus of scientific activity in our islands, and the chief champion of the cause it was formed to support.

9. It was by the aid of the Royal Society that Newton published his Principia. ①If all the books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were destroye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physical science would remain unshaken, and that the vast intellectual progress of the last two centuries would be largely, though incompletely, recorded. Nor have any signs of halting or of decrepitude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our own times. As in Dr. Wallis’s days, so in these, “our business is, precluding theology and state affairs, to discourse and consider of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But our “Mathematick” is one which Newton would have to go to school to learn; our “Statics, Mechanics, Chymicks, and Natural Experiments” constitute a mas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knowledge, a glimpse at which would compensate Galileo for the

八、于是彼好“新哲学”之六青年, 在阿格斯佛或伦敦, 互相集会于其寓所。当十七稔中叶, 人数实力皆大增。至其末叶, 彼“自然知识共进会”已声誉隆起。得国人之崇敬, 视为吾邦学术之中枢, 群流之冠冕, 其令名直至今日保持弗坠也。

九、牛顿之得刊行其杰作《原理》一书者, 由此学会助之也。纵世之一切书籍皆毁, 但得此学会所刊行之《哲学纪录》一书独存, 则物理学之基础绝未动摇。前二稔人智之大进步, 犹得录存其大要。此可断言, 即吾人今日亦不见有学术衰微之征兆也。今之时代, 亦犹瓦理斯博士之时, 吾侪之事业(除神学、国事外), 在于讨论研究哲学之问题。惟吾人今日之数学, 虽牛顿复生, 犹当入校而学之。今之统计学、磁气学、化学、与自然界之实验, 实组织物理、化学之知识为一团, 使伽理尼再生, 得一瞥之。足偿其所受于宗教裁判所诸僧正之苦也。今之物理学、解剖学, 包含无

doings of a score of inquisitorial cardinals;^② our “Physick” and “Anatomy” have embraced such infinite varieties of being, have laid open such new worlds in time and space, have grappled, not unsuccessfully, with such complex problems, that the eyes of Vesalius^③ and of Harvey^④ might be dazzled by the sight of the tree that has grown out of their grain of mustard seed.

(注) ①此书名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道关于物理学之数学原理者也。②A glimpse at which……inquisitorial cardinalo, 昔 Galiles 倡地球公转说, 宗教裁判所捕之下狱, 备受酷虐。今苟得一瞥, 科学之昌明, 足偿往日所受之苦也。③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荷兰国人, 解剖学之始祖。④William Harvey (1578—1657), 英之医学家, 发明血液循环者也。

10. We have learned that pestilences will only take up their abode among those who have prepared unswept and ungarnished residences for them. Their cities must have narrow, unwatered streets, foul with accumulated garbage.^① Their houses must be ill-drained, ill-lighted, ill-ventilated. Their subjects must be ill-washed, ill-fed, ill-clothed. The London of 1665 was such a city. The cities of the East, where plague has an enduring dwelling, are such cities. We, in later times, have learned somewhat of Nature and partly obey her. Because of this partial improvement of our natural knowledge and of that fractional obedience, we have no plague; because that knowledge is still very imperfect and that obedience yet incomplete, typhus is our companion and cholera our visitor. But it is not presumptuous to express the belief that, when our knowledge is more complete and our obedience the expression of our knowledge,^② London will count her centuries of freedom from typhus and cholera,

量数之物体, 开拓宇宙间无数新世界, 把捉至复杂之问题。彼威撒理及哈威辈, 苟睹其所布之种, 竟成大木, 目将为之眩也。

十、今吾人已知疫疠唯卜居于不洁者之家而已。此辈所处之都会必狭隘, 街衢之水必不疏通, 且粪秽狼籍, 其家污水必不宣泄, 光线空气必不足, 其人必不沐浴, 衣食必不精洁。千六百六十五年之伦敦, 即如斯之都会也。东洋诸都会, 为疫疠所永住之乡, 亦如斯者也。挽近吾人于自然略有所知, 稍服从之。因吾人自然界知识有此一端之进步与微细之服从, 而疫疠自此遂绝。惟此知识犹甚简陋, 服从亦犹未至, 故伤寒霍乱之害, 尚未能除。然使吾人知识更进步、更完全表现之, 则伦敦可以永无伤寒霍乱之灾。犹之十七棋初叶, 疫疠之扫荡伦敦, 屈指计之, 不下三度, 而今则数百年不识此物。此甚可凭信, 绝非过言也。

as she now gratefully reckons her two hundred years of ignorance of that plague which swooped upon her thri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1. Surely, there is nothing in these explanations which is not fully borne out by the facts. Surely,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them are now admitted among the fixed beliefs of all thinking men. Surely, it is true that our countrymen are less subject to fire, famine, pestilence, and all the evils which result from a want of command over and due anticipation of the course of Nature, than were the countrymen of Milton;^③ and health, wealth, and well being are more abundant with us than with them. But no less certainly is the difference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our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at improved knowledge has been incorporated with the household words of men, and has supplied the springs of their daily actions.^④

(注) ①Garbage, 本义为动物之脏腑, 此则作粪秽解。②Our obedience……our knowledge—Our obedience tonature and the expression of our knowledge is more complete 之略也。③John Milton (1008—1674), 英之大诗人。④Improved knowledge has been incorporated……their daily actions, 谓因科学进步而科学名词化为家常日用之语, 科学遂为日常行为之原动力。

12. Granting for a moment, then, the truth of that which the depreciators of natural knowledge are so fond of urging, that its improvement can only add to the resources of our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mitting it to be possible that the founders of the Royal Society themselves looked for no other reward than this. I cannot confess that I was guilty of exaggeration when I hinted that to him who had the gift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ominent events and important events,^① the origin of a combined effort on the

十一、以上所陈, 未有不可以事实证明之者也。其事实中所包括之原理, 今之思想家莫不固信不移。今吾国人之罹于火灾、饥馑、疫病及其他灾害之起于不能制御自然、预知自然者, 其数少于弥尔顿时之人。而康宁福祉, 则较其时之人为多。此多寡异同, 实皆由于吾人自然界知识之进步与施此知识于人生日用也。

十二、彼蔑视自然界知识者, 好发高论, 谓其进步但有裨益于物质文明。吾今姑承其说, 姑认创立此学会者, 舍此无复他求。然吾谓在彼能辨别大事与要事者, 必视此同心戮力以谋人类自然界知识之进步之本原, 较彼大疫为尤伟大, 视其光辉较大火为尤灿烂。其嘉惠人类者无穷。以彼大火、大疫之所损害者较之, 则此

part of mankind to improve natural knowledge might have loomed larger than the plague and have outshone the glare of the Fire; as a something fraught with a wealth of beneficence to mankind, in comparison with which the damage done by those ghastly evils would shrink into insignificance.

13. It is very certain that, for every victim slain by the Plague, hundreds of mankind exist,^② and find a fair share of happiness in the world, by the aid of the spinning - jenny.^③ And the Great Fire, at its worst, could not have burned the supply of coal, the daily working of which, in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made possible by the steampump, gives rise to an amount of wealth to which the millions lost in old London are but as an old song.^④

14. But spinning-jenny and steam-pump are, after all, but toys, possessing an accidental value; and natural knowledge creates multitudes of more subtle contrivances, the praises of which do not happen to be sung because they are not directly convertible into instruments for creating wealth.

(注) ①Prominent events and important events, 前者谓大疫大火, 后者谓用学术以利人生也。②For every victim……mankind exist. 谓一人染疫而死, 医生由此所得之经验可以治愈多人也。③Spinning-jenny, 千七百六十七年 James Hargreave 所发明纺绩机器。④Are but as an old song 不足道。

15. I cannot but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all natural knowledge were laid when the reason of man first ca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facts of Nature: when the savage first learned that the fingers of one hand are fewer than those of both; that it is shorter to cross a stream than to head^① it; that a stone stops where it is unless it be moved, and that it drops from the hand which lets it go; that light and heat

区区损失真不足数, 此必非过言也。

十三、每一人罹疫而死, 则数百人实反赖此得生, 且借纺绩机器之力以分享世间之幸福焉。大火之害虽甚烈, 然不能烧绝煤炭供给之途。每日利用汽机采掘于地下, 其所开发之富源, 若以古伦敦所损失之巨亿较之, 殆不足道也。

十四、然纺绩机与汽机毕竟玩具而已, 其价值亦偶然耳! 自然界知识则创造无数更精练之计画者也, 惟未能直以之为起富之具, 故民犹未解歌颂其功也。

十五、当人类之理性, 初与自然事实相接触之时, 一切自然界知识固已植其根基矣。彼野蛮人初知一手之指, 其数少于两手渡河涉川; 较捷于远溯其源; 石片不拔则不移, 握于掌中, 掌舒则坠; 光热与日俱来去, 木片置火中则燃; 动植物有生死; 以槌

come and go with the sun; that sticks burn away in a fire; that plants and animals grow and die; that if he struck his fellow-savage a blow, he would make him angry, and perhaps get a blow in return; while if he offered him a fruit, he would please him, and perhaps receive a fish in exchange. When men had acquired this much knowledge, the outlines, rude though they were, of mathematics, of physics, of chemistry, of biology, of mora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re sketched. Nor did the germ of religion fail when science began to bud. Listen to words which, though new, are yet three thousand years old.^②

“When in heaven the stars about the noon
Look beautiful, when all the winds are laid
And every height comes out, and jutting peak
And valley, and the immeasurable heavens
Break open to their highest, and all the stars
Shine, and the shepherd gladdens in his
heart,”

If the half-savage Greek could share our feelings thus far, it is irrational to doubt that he went further, to find, as we do, that upon that brief gladness^③ there follows a certain sorrow,^④—the little light of awakened human intelligence shines so mere a spark amidst the abyss of the unknown and unknowable; seems so insufficient to do more than illuminate the imperfections that cannot be remedied, the aspirations that cannot be realized, of man's own nature. But in this sadness, this consciousness of the limitation of man, this sense of an open secret^⑤ which he cannot penetrate, lies the essence of all religion; and the attempt to embody it in the forms furnished by the intellect^⑥ is the origin of the higher theologies.

击人则人怒，或反击以报之；以果实赠人则人喜，或将以鱼酬之。人苟多识此类事物，则当此之时，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伦理、经济、政治诸科，固皆已粗具其大略矣。即宗教亦与科学同时萌芽也。下所举语句，试玩味之，此虽新译，然其思想则已三千年矣！

星辰丽中天，
灿然拱明月。
风静万籁寂，
群峰如堵列。
碧天渺无际，
众星光澄澈。
下有牧羊儿，
欣然自怡悦。

使彼草昧之希腊人，能受吾人之感想至于此度，则亦将如吾人之欣喜未终，凄怆继至，此无可疑也。盖此唤起人类智灵之微光，仅一现于彼不得知、不可知之深渊中，益显人性缺憾之不可得补，其所愿望之不可得达而已。然此悲哀、此制限、（智识）此不可思议，即诸宗教本质之所在。而欲以智灵所赋之形式体现之者，即彼高深之神学所自起也。

(注) ①to head, 上溯其源而过。②此希腊诗人 Hesiod 之辞也。所谓 though new 者, 以其为近人所译也。③That brief gladness, 谓睹宇宙间森罗万众而心喜。④A certain sorrow, 谓继思宇宙之玄妙, 非人智所能明, 而自伤智灵之不完全也。⑤Open secret, 以目所能见之物。而其秘奥又不可探求, 故谓之公然之秘密。⑥To embody it in the forms &c. —it 指 the essence of all religion, 义谓以科学方法组织而表现之也。

16. Thus it seems impossible to imagine but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all knowledge, secular or sacred,^① were laid when intelligence dawned, though the superstructure remained for long ages so slight and feeble as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existence of almost any general view respecting the mode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e.^②

No doubt, from the first, there were certain phenomena which, to the rudest mind,^③ presented a constancy of occurrence,^④ and suggested that a fixed order ruled, at any rate, among them. I doubt if the grossest of fetich-worshippers^⑤ ever imagined that a stone must have a god within it to make it fall, or that a fruit had a god within it to make it taste sweet. With regard to such matters as these, it is hardly questionable that mankind from the first took strictly positive and scientific view.

17. But, with respect to all the less familiar occurrence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uncultured man, no doubt, has always taken himself as the standard of comparison, as the centre and measure of the world; nor could he well avoid doing so. And finding that his apparently uncaused will has a powerful effect in giving rise to many occurrence, he naturally enough ascribed other and greater event to other and greater volitions, and came to look upon the world, all that therein is, as the product of the voli-

十六、宗教学术诸知识之堂构, 虽历千载, 犹甚微弱。至关于宇宙摄理, 唯有其泛概之意见, 然其基础则不得谓非植于人智初放曙光之时也。

自始, 彼野蛮人亦必见有表示因果之现象在, 且知无论若何, 必有一定之秩序存乎其间, 以为之准则焉。尝思虽在最愚之崇拜偶像者, 当亦想象石中有神, 司其坠落; 果中有神, 使其味甘也。如上所陈, 人类盖自始即怀积极的科学之见地, 无可疑矣!

十七、然关于一切较高远之事, 彼不学者, 常以其己身为比较之标准。自居为世界之中枢、裁量之尺度, 彼盖不得不如此也。见其己身偶发之意志, 其力足以生甚多之事件也。自以其他更大之事, 归之其他更大之意志, 视宇宙间万物, 为与己相类之大力者之意志所生。以其己身之可慰、可激也, 谓此大力者亦有喜怒之情焉。举凡人

tions of persons like himself, but stronger, and capable of being appeased or angered, as he himself might be soothed or irritated. Through such conceptions of the plan and working of the universe all mankind have passed, or are passing. And we may now consider what has been the effect of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on the views of men who have reached this stage, and who have begun to cultivate natural knowledge with no desire but that of “increasing God’s honor and bettering man’s estate.”^⑥

(注) ①Secular or sacred 俗与神圣即学术与宗教之义。②As to be compatible……of the universe 谓关于宇宙摄理但知一斑而已。③The rudest mind = The savage. ④A constancy of occurrence, 谓同一原因必生同一之结果。⑤The grossest of fetichworshippers, 崇拜偶像中之最愚者。fetich 之义为 a material thing, living or dead which is made the object of superstitious worship. ⑥man’s estate = man’s condition.

18. For example; what could seem wiser, from a mere material point of view, more innocent, from a theological one, to an ancient people, than that they should learn the exact succession of the seasons, as warnings for their husbandmen; or the position of the stars, as guides to their rude navigators? But what has grown out of this search for natural knowledge of so merely useful a character? You all know the reply. Astronomy, —which of all sciences has filled men’s minds with general ideas of a character most foreign to their daily experience, and has more than any other, rendered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accept the beliefs of their fathers!^① Astronomy—, which tells them that this so vast and seemingly solid earth is but an atom among atoms, whirling, no man knows wither, through illimitable space;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what we call the peaceful heaven above us is but that space, filled

类对于世界之规画动作,莫不经过此等观念,或尚有未能全脱者也。人之知识既达于此级,且修养自然界知识以求增加神之光荣,改善人之境况,此外无复他望。然则其视自然界知识进步之效果为何如耶?今试一研究之。

十八、今试举例以明之。古人以春秋之代序,定稼穡之次第;以星辰之方位,作航海之指南。以物质之见地观之,犹有视此更聪敏者乎?就宗教之见地观之,犹有视此更富于天机者乎?研求如是,有裨实用之自然知识,其效果若何?公等当皆能言之,此即天文学也。天文学在诸科学中与人以无关日用之观念,而又最足使人破除先民所传来之信念者也。使吾人知此状若甚坚之大地,不过为旋转太空无数微尘之一;吾人顶上所谓平和之穹苍者,其实为至精微之物质所满布;其诸分子奔腾澎湃,有若怒涛焉,示吾人以此广大无极不可思议之空间。唯质与力,循其定律以运行,

by an infinitely subtle matter whose particles are seething and surging, like the waves of an angry sea; which opens up to us infinite regions where nothing is known, or ever seems to have been known, but matter and force, operating according to rigid rules; which leads us to contemplate phenomena the every nature of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y must have an end, but the very nature of which also proves that the beginning was, to our conceptions of time, infinitely remote, and that the end as immeasurably distant.

19. But it is not alone those who pursue astronomy who ask for bread and receive ideas^② What more harmless than the attempt to lift and distribute water by pumping it; what more absolutely and grossly utilitarian? But out of pumps grew the discussions about Nature's abhorrence of a vacuum^③; and t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Nature does not abhor a vacuum, that the air has weight; and that notion paved the force which produces weight is coextensive with the universe, —in short, to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and endless force^④ while learning how to handle gases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oxygen, and to modern chemistry, and to the notion of the indestructibility of matter.

(注) ①Impossible for them……their fathers, 使彼不能信其先人之所信。②Ask for bread and receive idea, 此句引自 Carlyle 所作 Burns 传者也。原文作“Ask for bread and receive a stone”, 喻诗人 为世所轻也。今 Huxley 更“a stone”为“idea”意义大不同矣。③Nature's abhorrence of a vacuum 解见前。④Universal gravitation and endless force 重力之于宇宙, 无所不在, 故谓之普遍重力。力者绝不消灭, 故谓之无穷力也。

20. Again, what simpler, or more absolutely practical, than the attempt to keep the axle of a

启迪吾人使致思于宇宙现象。以其性质考之, 宇宙现象必有其终极。然揆之吾人之时间观念, 即此亦足证其始之遥远无涯, 犹其终之不可测度也。凡此诸端, 皆天文学之教也。

十九、虽然, 彼求食而得思想者, 非仅研究天文学者也。世界有较以唧筒撒水为更有利无害者乎? 然由此唧筒遂生自然能容真空与否之问题, 而自然界之容真空与空气之有重量, 乃因以发明矣! 由此以推知发生重量之力, 实与宇宙并存。约言之, 即普遍重力与势力不灭之理, 皆由此而得阐明也。吾人研究如何使用瓦斯之际, 遂发明酸素, 进而为近世化学与夫物质不灭之说。

二十、又当车轮回转极速, 求防其轴生热之方法。事之简单

wheel from heating when the wheel turns round very fast? How useful for carters and gig-driver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this; and how good were it, if any ingenious person would find out the cause of such phenomena, and thence educe a general remedy for them! Such an ingenious person was Count Rumford^①; and he and his successors have landed us^② in the theory of the persistence, or indestructibility, of force. And in the infinitely minute, as in the infinitely great, the seekers after natural knowledge, of the kinds called physical and chemical, have everywhere found a definite order and succession of events which seem never to be infringed;

21. And how has it fared with^③ “Physick” and Anatomy? Have the anatomist, the physiologist, or the physician, whose business it has been to devote themselves assiduously to that eminently practical and directend, the alleviation of the sufferings of mankind, —have they been able to confine their vision more absolutely to the strictly useful? I fear they are worst offenders of all^④. For if the astronomer has set before us the infinite magnitude of space, and the practical eternity of the duration of the universe; if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hilosophers have demonstrated the infinite minuteness of its constituent parts, and the practical eternity of matter and of force; and if both have alike proclaimed the universality of a definite and predicable order and succession of events, the workers in biology have not only accepted all these, but have added more startling theses of their own. For, as the astronomers discover in the earth no centre of the u-

而又全属实用，宁复有过于此者耶？御车者能略解此，其益何限！苟有机巧之士，能明其所以生热之故，因以推得防热之方，宁不大佳？而鲁姆佛伯爵即其人也。伯爵与其后继者，实示吾人以势力不灭之理者也。彼研求自然界知识，号为物理化学家者，小之至于秋毫，大之至于六合，皆能随地得其一定之秩序，不易之连续焉。

二十一、然物理学与解剖学则何如耶？解剖学者、生理学者、医学者，其事业在减少人类之痛苦，盖皆委身于最实用、直接之事者也。然彼辈目先果局促于实利之一隅耶！吾恐彼辈殆破除旧思想之健将也。使天文学者以空间远大无极、宇宙实无穷尽之理牖列吾人之前，物理化学者，说物体组织之精微，道物质与力之实无终极。又二者皆倡道宇宙间无所不有一定之秩序，不易之连续，则彼生物学者，不特尽承诸说，且将益以更足惊人之言。犹之天文学家，明地球非宇宙之中心，而为离心之一点；彼博物学者，亦明人类非生物界之中心，而视为生物无数变化中之一。犹之天文学者，于太阳系之组织

niverse, but an eccentric speck, so the naturalists find man to be no centre of the living world but one amidst endless modifications of life; and as the astronomer observes the mark of practically endless time set upon the arrangements of the solar system, so the student of life finds the records of ancient forms of existence peopling the world for ages, which, in relation to human experience, are infinite. Furthermore, the physiologist finds life to be as dependent for its manifestation on particular molecular arrangements as any physical or chemical phenomenon; and, wherever he extends his researches, fixed order and unchanging causation reveal themselves, as plainly as in the rest of Nature……

(注) ①Benjamin Thompson Rumford (1753—1814), 美国学者, 其爵为英国所封。②Landed us &c, 使吾人臻于何境, 使吾人造诣至何程度。③How has it fared with—it 乃 indefinite, fared = happend. ④Worst offenders of all. Has done most to overthrow old established notions.

22. Such are a few of the new conceptions implanted in our minds by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Men have acquired the ideas of the practically infinite extent of the universe and of its practical eternity;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ion that our earth is but an infinitesimal fragment of that part of the universe which can be seen; and that, nevertheless, its duration is, as compared with our standards of time, infinite. They have further acquired the idea that man is but one of innumerable forms of life now existing in the globe, and that the present existences are but the last of an immeasurable series of predecessors^①. Moreover, every step they have made in natural knowledge has tended to extend and rivet in their minds the concep-

上, 见时间无穷之征; 彼生物学者, 亦得睹太古处此世界诸生物之状态, 以人类经验征之, 此亦无穷也。又生理学者之发现生命亦犹之物理化学之现象, 实起于特殊分子之配置焉。任彼探讨至何地步, 一定之秩序, 不易之因果, 实随处表现, 与在自然界他处无以异也。

二十二、以上所陈皆自然界知识之进步所印于吾人心中之新观念也。吾人已识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之为无穷, 且知地球为宇宙间目所得见处之一微尘。唯其期间, 若以吾人之时间标准较之, 则为无穷耳。又人类者, 不过圆舆上无量数生物中之一而已, 且实历无数级进化, 乃成今日之状态也。加之, 自然界知识每进一步, 则宇宙间为有一定秩序之观念益广且坚。(此一定之秩序, 现于所谓“自然律”者之中。) 且使人信无定律之心为之弛懈, 其范围为之狭隘, 于偶然之变化不复

tion of a definite order of the universe—which is embodied in what are called, by an unhappy metaphor^② the laws of Nature—and to narrow the range and loosen the force of men's belief in spontaneity, or in changes other than such as arise out of that definite order itself^③.

23. Whether these ideas are well or ill founded is not the question. No one can deny that they exist, and have been the inevitable outgrowth of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And if so,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they are changing the form of men's most cherished and most important convictions.

(注) ①The last of an immeasursble series of predecessors, 此 predecessors 乃以前之 existence 之义, 与 present existence 相对, 谓今之状态乃经以前无数状态始成之最后状态也。②unhappy metaphor, 此 unhappy = ill-chosen, incorrect. ③Changes other than……difinite order itself, 一定秩序所不生之变化, 即偶起之变化。

置信焉。

二十三、此等观念, 其组织之良否非所问也。此等观念之存在, 与其为自然界知识之进步所不可避免之结果, 实无人能否认之。诚如是, 则其方事变更吾人所怀最重要之信念, 决无疑义也。

国外大事记

记者

墨西哥之国事粗定

墨西哥自爹亚士变更国法，据总统之位，连任八次，专政阅三十年。国内志士，无复和平改革政治之望，遂激起千八百十一年四月之变。比年以来，革军蜂起，国内扰攘，无有宁日，甚至争权夺位，五总统并立，而民生凋敝，元气剥丧，均非所问。国人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爹氏之专权窃位，有以致之。至今年七月二日，虽爹氏客死之耗传自巴黎，而群情愤愤，未之或恕也。此五首领中，胡尔泰氏，原有继任资格，因为人诡譎不正，爹氏之死，处暗杀嫌疑之地，美政府禁之于美国。迨爹氏死状白于世，嫌疑始释，而声望亦坠。前月美洲各共和国，因墨乱无已，影响及于外国侨民，特于华盛顿开会，名之曰“大美利坚会议”。八日，议决承认卡兰柴政府为墨西哥临时政府，比时卡氏即向“大美利坚会议”担保下列五款：（一）外国侨民及本国人的生命之安全；（二）信教自由；（三）除维拉及胡尔泰外，大赦政治犯；（四）复行立宪政治；（五）普通选举。至二十一日，美国正式承认卡兰柴为墨西哥临时总统。并闻美国政府已颁布章程，禁止军火由美国输入墨西哥。此项新章，对于墨国各交战党派一概适用。盖墨国新总统卡兰柴氏，已由“大美利坚会议”承认。美政府此举，即赞助卡氏设平和政府之第一步也。其他美洲拉丁族诸国之国务员，亦赞成“大美利坚会议”之议决案。据东京电，称日本外部已于十五日以前，接得“大美利坚会议”承认卡氏政府之通告。日政府之意，若美国与南美各国依照该会议之议决案承认该临时政府，而欧州诸国亦不反对，日本亦将踵他国之后而承认。至是，风雨飘摇之墨国国基，得谓之粗定。新总统卡兰柴，果能鉴于爹氏之专制失败，以后一切行政遵法制之轨道而行，墨民虽经三十年虐政、数年丧乱，或从此苏息欤！

葡萄牙新总统之经历

葡国自五月下旬，经里斯波之变，皮涓塔·卡斯特罗之超然内阁辞职，约择·卡

斯特罗起而组织民主党内阁。当时总统亚利亚博士不能安于其位，提出辞职书于两院议场，以该总统届八月五日始为满职之期，特举出布拉卡为临时总统。至八月六日，按法律程式，选举正式继任总统，贝尔那尔诺·马加德（B. Machado）当选。于投票总数百七十九票之中，占百三十四票之大多数，可谓得一时之人望。考马氏生平，原隶君主党，自改入共和党，信仰共和之念甚挚。王政之颠覆，彼之笔舌，与有力焉。学问一道，于哲学造诣极深。此外，外交经验甚富。当建设共和之始，在布拉卡第一次临时政府为外交总长。新共和国，得列强之正式承认者，氏之力也。千九百十二年，任驻伯刺西尔公使。伯刺西尔者，原为葡国之殖民地，现与母国仍有密接关系。缘此地葡侨最多，驻扎是邦公使在葡国外交官中为要职，氏膺此任，其能任重可知。后转任外交总长，去岁课斯塔内阁倒时，代之组织内阁，大赦政犯，收拾时局。至冬十二月辞职。在欧战发生之始，欧洲谣传葡国出兵，加入协约诸国，时两院开会，马氏莅院演说，曾向英法两国表示同情。此次被选为正式总统，日本报纸批评，谓此乃葡人表示倾向英法之证。其说甚谬，盖葡人举共和主义先觉者之马加德为总统，实为爱护手创之共和国家起见也。

波斯排除英法势力之风潮

波斯国内之乱兆，肇自今春，至八、九月之交，益趋险恶之象。在俄国势力范围之波斯北部，以达布利芝市为中心。据俄国各报纸所载，虽称建筑中之达布利芝铁路，工竣后得回复俄国势力，但政治革命之暗潮，起于都城德黑兰为德人之唆使。而土耳其人政治煽动者，又有潜入亚择尔罢间州（波斯北部之一州）之势。达布利芝之民心动摇，近闻任该州总督芝波斯太子，移节达布利芝，其险象可知也。九月十四日，德黑兰俄侨电达俄都，称在英国势力范围之波斯南部与北部有同一之状况。即在卡占尔及亚拉斯两处，经德国将佐训练之民兵队有八千人，近有攻袭英国极少防兵驻扎之边德尔及布希尔两处（均临波斯湾）之谣。此等地方，人心甚为激昂。有电请皇帝及政府议会撤退英国之防兵者，有迫胁在此地之英俄领事馆及英俄银行者，其势汹汹，排英之风潮，日盛一日。报纸复极力为之援助，对于英国及英国人，倡神圣运动。曩驻西拉斯之英国副领事为德侨所殴，负重伤而死。九月二日，驻伊斯巴汉之英国领事顾拉哈们，乘马运动，为波人击伤。此耗达英国，英人异常愤激，波斯外部大臣因此躬诣英使署谢罪。英使马林克拒绝不见。德黑兰德人，转公然号于众曰：“于伊斯巴汉，宜排除英国势力。”波斯民主党，复往各处运动，谋抵抗英、俄。九月三日，德黑兰来电，称波斯议会议长访民主党首领及宗教界要人，促政界革命之进行。吾人推原其故，因波斯政府势弱无能，欧战伊始，坐视俄军排挤土人于北。英人任意占用波斯海湾于

南，其中央邻近美索波达米亚之好战山民与夫西部尚武之诺马登族，均思排除统治其地之异族。以致自南而北，自西而东之伊凡巴汉，为运动之中心点，而英俄南北之联络，遂为之隔断。二十一日，英外部大臣葛雷在下议院声称英政府已计及保护波斯之英侨，而俄国早遣哥萨克兵，由土耳其斯坦至阿富汗与波斯交界之毕特羊特，以便与其南之英军握手。于是波斯之时局益危。政府为大局计，对于伊斯巴汉英领事被击一事，十月十日在德兰、伦敦两处表示歉忱，允赔偿损失，搜捕凶犯，并派宪兵保护英国领事署及英国侨民。至十三日，伦敦来电云：“波斯使署宣称波斯严守中立，重办波斯南部乱事，并设法阻止暴动复生。”旋路透社，亦得外交方面消息，称波斯时局略有进步，波斯政府担保维持秩序。果尔，则波斯境内，尚无战事发生也。

国内大事记

记者

国体问题

国体问题，自参议院仰体总统宣言内之“征求公意”“妥善上法”二语，咨请政府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代表，开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已于前月八日，由总统以告令宣布全国。十九日，参议院开会，参政王印川临时提出国体投票标题之问题。讨论结果，决定以“君主立宪”四字标题。孙毓筠重言申明，务必以此四字印于票上，不宜另书“共和”字样。该院即日以建议案，咨达政府，水到渠成，国体之变更与否惟有静待此二千代表之解决。乃不意此波平浪静之变更国体声中，外界忽生一大波澜，即四公使之警告是也。缘二十九日晚，日本代理公使小幡、俄公使克罗邦慈基、英公使朱迩典，谒外部总长陆征祥。日使首先发言，谓奉政府命向中政府提出友谊之劝告，请转达总统，继问总统能否自信变更国体，可以安然实行而无事变。日政府谨劝袁总统，将所议改变国体计划暂缓实行。日使语毕，复申明日政府对于公认所谓中国纯粹之内政，绝无干涉之意。英俄公使，均附和日使之说，惟略加数语，意亦相同。陆总长当即答称，彼信政府力能完全控制大局，无庸以祸变为虑。至展缓变更国体一节，政府亦未便自主，征集民意机关，已告成立。今且举行选举，政府惟民意是从，若与抗逆，转足激成事变。于是日、英、俄三国公使，相率辞去。比闻三国公使会商劝告时，法使亦与议，惟以候本国政府训令之故，未能提出同式之劝告。至本月一日，外交总长谒日使，答复日政府之劝告，略谓中政府实依据民意而决国体问题。袁总统已正式表明其个人不以为然之意，屡次电询各省当道，能否绝对维持秩序。各省复电称彼等可负维持治安之责。故当进行改革之际，决不致有变。中政府对于贵使劝告之友意及不欲干涉中国内政之宣言，殊为感激。维持远东治安，中政府与各国政府同具此愿。中政府必不稍留力以达此公共目的，并以同式公文通告英、俄公使。比时日、英、俄三国公使，即将此项复文电达各本国政府。逾二日，驻京法使康蒂，奉到本国训令，通知外部，声明加入三国之警告。四日，东京电称，日本内阁昨

夕临时会议，其结果以中国之所答，误解日本警告之本旨，故又电谕驻华公使，更向中国政府质问责任之保障与袁总统之真意。此次之质问的警告，俟日本单独得中国之确答后，再由列国协同处置。列国俟日本之态度决定，然后协同采正式第二之手段。据此外交界所生波澜，一时未能息也。

日本组织中日银行之政策

日本设立中日银行之计划，由来久矣。中日战后，欧洲诸国，对于我国竞行经济政策。汇丰、汇理、德华诸银行相继成立。日人创立日清银行之说，遂以渐起。东京、大坂、西京诸商业会议所首先建议，各地之商业会议所请愿继之。遂于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冬，提出日清银行案于第十七次议会，适国会解散，未得通过。日俄战争旋起，此案亦复置之。日俄媾和而后，复以设立日清银行之建议案提出于第二十二次议会。议员多认此案为要图，惟以战后财政未复原状，对于设立之时机，多生异议，又未见成立。然日人之希望未绝，彼明治四十三年生产调查会，曾为设立日清银行之决议，又提出质问书于翌年第二十七次议会。停顿至今，中日银行之谋复生。十月二十二日，东京来电，称中日银行案业已成立，资本金定为二千万日元，募集中日两国股份，总行设于上海，并于日本及中国各地设立分行。二十九日，《东报》载其组织大纲如下：（一）中日银行之资本为二千万日元；（二）日政府对于中日银行，助补利息；（三）日政府保证债券；（四）股东为中日两国人；（五）总行设于上海；（六）中日银行，以应募中国之借款为目的；（七）中日银行总理之选任，先于股东中，互选候补者二名，由日政府选定其中之一名。大概与咨询案无异。据此其中之利害，有非昔之日清银行所可同日语者。日前，日本《廿世纪月刊》杂志曾载有一文，略谓自新约缔结以来，全国上下，经营中国，均以设立金融机关为第一要图。诚能得其关键，若就各地原有特务银行，合力经营，笼络华人，至为不便。沪上中日合办事业，如书肆、纱场以及南北商号、名牌各商之隆盛，其原因，皆以华人所最嗜好之名目诱之，使彼乐于购用，如本国货物不疑。日本欲开发中国独占经济利益，必先令设立中日银行之特权授之于日本政府，方为对中国根本解决。土耳其帝国银行由英法二国资本家组织而成，发行中央银行券。土国认为该行特权，日本经营中国，非以英法经营土耳其不可。由是观之，其组织中日银行之政策，乃为经济侵略之政策。以合办之名，收独揽之实。较之汉冶萍借款为尤有利。愿我国人慎勿惑于经济同盟美名之下，暗中以全国财政经济之权授人而不觉也。

中英藏事会议

西藏问题，自民国元年，中华两国屡次交涉。首由中国政府与西藏声明条件，为

怀柔达赖之计，回复封号，撤回军队。旋于元年八月十二日，中英各提条件，互有辩驳。至二年六月，中、英、藏各代表会议于达积林，定于十月开始会议。中国政府派陈贻范赴会议，英派马克马桓，藏派伦取谢脱赖刺，皆为全权委员。于是中政府提出七条件，英国提出六条件，西藏方面表示藏境以前清时代所定区域为境，中政府不干涉宗教上之行政，不派遣军队入藏。因意见悬隔，屡经会议，不能决定。及至三年五月，渐有头绪。大概以英国提出之条件为根据，缔结十三条之草协约，已经各委员签字。但关于中藏境界，西藏要求过宽，陈贻范未谙地理，于彼方提出之条件未请政府之明令即行签字。闻此案关于地理之点，如强分察木多以内至打箭炉为内藏，察木多以西为外藏，并强以青海玉树三十九旗归属藏地。其实西藏以宁静山为界，前清光绪末年，川藏启衅，由政府收回三瞻土司，并改设州县三十三处，皆离土司之所属，归州县管辖，户数多至三十余万。近该处人民，有请另新将设之三十三县全境设为西康省者，此三十三县地方，属于川省疆域之明证也。至玉树三十九旗，毗连哈密，实青海入藏之要道。前清时代，该三十九旗，每藏纳粮贡马于西宁办事大臣以为常。民国成立，曾派使宣慰，且青海为番族，西藏为藏族，如风马牛不相及，此又为青海三十九旗不属于西藏之明证也。近来政府以此项交涉，须早日了结。九月二十一日，总统特召顾问陈贻范询问种种要件，亦以为此项交涉之准备。闻政府电命驻英施使为全权委员，定于十月中询，在伦敦开议，并密电施使向英政府声明关于藏事会议者两事：（一）曩年大吉岭会议未决草案，只可作为参考，不得认为谈判之根据；（二）本会议竣事后，由双方将约文知会西藏遵照，无庸仿外蒙办法三方会议云。

侨美华商之航业公司成立

吾国自有轮船以来，未能出国境一步，故侨商之往来与夫货物之运输于太平洋上者，大率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及日本轮船公司之轮船。自中日交涉以来，侨民相戒不与日本交涉，于是往来之道惟有假手于太平洋邮船公司。乃太平洋公司，忽又以该国新订航律，不得不宣告歇业。日本轮船公司，遂乘此机会，实行托辣斯主义，重改章程，大舱客加收船费。每客收银币一百圆，所带之行李，只限一百五十磅，过多照付货收费。若华人团体能包立二十年合同，附该公司之船，则船位亦可照旧。侨商受此刺激，自行组织轮船公司之议遂起。及八月二十九日，桑港华侨乃大会于华商总会，筹议组织中国输船公司着手办法。先由广东银行陆润卿备述组织轮船公司之必要，继有邝祖敬、余灵、邓晋卿、陈敦朴、刘崇溪诸人，相继演说。均述及组织轮船公司不容或缓之意，众皆赞成。比时选临时职员，推定陆润卿、邓晋卿为正、副总理，余淡书、陈绣石、黄逊照、郑葆森为书记，朱裔宏、邝祖敬、黄煦业、邝文光、雷维利为

调查员。惟际此有一种困难发生，即公司将成未成之间，吾华侨无往来运输货物之途。该埠华侨救国会遂于是晚开会，由主席宣布理由，略谓太平洋邮船公司已声明停航，将来我华侨回国及商界运货往来，大受阻碍，可否变通办理，开禁若干月，准人自由附船。各职员讨论良久，均以如准开禁，于国体有碍，不如依旧实行抵制，俟华商组织轮船公司成立时，方附船回国。众皆赞成。于是，筹画公司之进行方法益力。九月三日，旧金山来函云，此间华侨已联合东方华商，募集美金五百万圆，并另储款五十万圆为临时经费，自行设立轮船公司派船往来旧金山与中华，借与现在行驶之日本商船竞争。股款业于前星期内由殷实中国侨商凑成。此等侨商，大都系六公司之人，其意欲使华商独立于太平洋航线，而自行运货载客也。所有派定之筹备员，已开始选择轮船。外间已知此事，故航行大西洋之船只，多有因此扣留。以便华侨选购者，惟领袖之华侨姓名尚未宣布。按六大公司之法律顾问麦纳白君所云，华商组织之轮船公司，专为利便华人而设。将来所备之船，房舱有限，惟多设散舱及货舱，此外尚拟添置头等船只数艘，往来世界各国。新公司成立后，足与日本航行美国与东方间之船舶相竞争。如所需船只，一时不能觅得，即自行建造，务使及早观成。至十月十三日，旧金山来电云，美国华侨组织之航业公司，业已成立。购定前太平洋邮船公司之中国号，载重一万零二百吨，将于十月十六日，即前太平洋邮船公司解散之前，悬中国旗由旧金山开赴火奴鲁鲁长崎小吕宋及中国各埠。该公司现正议购他船，并要求中国政府拨款补助。此固我侨商经营航业发轫之始，亦国人年来丧权辱国声中，闻此差强人意也。

通 信

记者足下，顷读大志，精旨名理，钩玄提要，盱冲时局，力辟新机，饷遗学者，为益固多矣！勤负笈津门，心焉向往。平日研求学理，怀疑多端，辄欲陈书请益，顾以课务缠身，未遑披述。比者有二三同志，欲于课余之暇，略求逻辑之学，惟苦于西文程度太浅，不能直阅彼邦名著。而坊间所售此类书籍，著自中土者甚少，所有译本，名目杂出，罔从选择。诚恐噉牙难读，不得真谛，则匪徒无益，徒掷驹光，且于一切研究程序，皆属茫然。爰思足下学贯中西，蕴抱崇深，于此自有深造，其亦以可教而辱教之乎？

吴勤白

来书奖誉过实，愧无以当。逻辑之学，输入中土，时日尚浅。其说与中土名学、印度因明学，浅深广狭不可并语。著自中土者，固所未闻。译本亦属甚少。其最著称者，莫如侯官严氏所译《名学》，约翰·弥尔原著，为逻辑学界空前佳作。后之作者，今尚未有以胜之，惟严译署名已失正名之旨，译文复晦涩不便初学。习英文二三年者，宁读原书，不用严译也。原书名 J. S. Mill's *A System of Logic*，倘嫌义深文繁，不易购读，则先取裘文氏《逻辑初课》（Jevons,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读之，次则读巴兰亭氏《归纳逻辑学》（Ballantime's *Inductive Logic*）。裘氏书极浅显易读，巴氏书则稍进矣。近代学术俱重归纳，逻辑亦然，弥尔逻辑学突过前人，即以此也。裘、巴二书，上海伊文思馆均有。竟此二书，再读弥尔之作，当可迎刃而解。能通弥尔书，则于逻辑学思过半矣！

记者

记者足下，刻于贵志二号，得读复言，为述沪上法文学校及克达二氏之学说，谆谆不倦，足见记者之热心教诲。仆兹有一事，商榷于记者，即望贵志特辟介绍书报栏，以为青年阅读之南针。并希指示书报内容、编辑人名、出版地点与夫代价等等。俾有志之士，得购备无数之良书报，于正业之暇，从事披览。今日我国出版界之腐败，可谓至矣！青年学子，偶一不慎，辄为海淫海盜之说部所毒害。文字之祸人，诚有甚于

毒蛇猛兽！此举倘蒙采纳，见诸实行，则造福吾党，岂浅鲜哉！再英、法、德文之书报，适于我国青年之阅读者，亦祈按期介绍，以为通外国语者告。想亦记者所乐为赞同者也，余不白。

李平敬白

介绍西文书报，自为今之要图。记者不学无识，愧以任之。惟重以读者诸君之命，一俟拟定范围，自当勉力以副尊望，挂漏舛误之处，将不免也。至若本国出版书报，鄙人所欲评论者，间亦有之。惟举国上下，不许吾人以言论之自由，心知之而已，莫能吐也。希足下谅之！

记者

记者足下，自杨仁山辈提倡佛法，康有为、梁启超等复从而赞美之。梁启超主新民丛报时，作康德学说，谓康氏说理多同佛法。章太炎先生亦云德国哲学者多致力佛法。刻读大志，见独秀君所著文章，均非难佛法，走甚惑焉，深幸有以教之，佛法果为至精深之哲学否耶？再者近日邪说横行，妖气充塞青年学子，茫茫然如坠入大海。盼诸君子正言谏论，务使未来之主人翁勿为一班寡廉鲜耻之士大夫所迷惑，而丧其高尚之思想，失其高尚之人格。幸甚！余不白。

李大魁上

恪诵来教，启我良多，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第以为人类进化，犹在中途，未敢驰想未来以薄现在，亦犹之不敢厚古以非今，故于世界一切宗教，悉怀尊敬之心。若夫迷信一端，谓为圆满，不容置议，窒思想之自由，阻人类之进化，则期期以为未可。杨、康、章、梁诸先生，皆吾辈之先觉。然吾辈之信仰，不求诸自心之真知灼见，一一盲从诸先生所云，甚非吾辈所以尊诸先生为先觉之意也。愚之非难佛法，有精粗二义：精者何？见所为绛纱记叙，而某君颇不以鄙见为然（见十号甲寅通讯），其言有云：“大意谓生灭由无明，然无明果自何来？世之致疑者，自昔有之矣。从未有为圆满解答者，此何以故？不可解答故。今仆所申说，亦但申说此不可解答。”夫以不可解答之理，而复事申说，下愚不解，当为识者所恕。又有以信解行证之说解予惑者，愚以为今世之人，无不欲解在信先，未解而信，其为迷信与否不可知也；粗者何？略见本志前号论文。吾国旧说，最尊莫如孔老，一则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一则以雌退柔弱为教，不为天下先。吾民冒险敢为之风，于焉以斩。魏晋以还，佛法流入，生事日毁，民性益偷，由厌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极，由消极而堕落腐败。一切向上有为，字曰妄想，出世无期，而世法大坏。无政府党人所否认者，政府而已。世人骇为怪异，不敢与近。佛徒取世界有为法一切否认之，其何以率

民成教，其弊一也；好言护法，不惜献媚贵，以宏教大业，求诸天下万恶之魁，如尊武则天为菩萨化身之类，古今不乏其人。太炎先生尝谓佛徒妄诋程朱，而程朱决不苟称当王之德齐诸孔孟，可谓知言也矣！今之人心堕落，强半由灰心偷惰而来。人无爱群向上之心，故不恤倒行逆施，以取富贵。尊函所谓“妖气充塞”、“一班寡廉鲜耻之士大夫”、“奉佛宏法若钱谦益”者，不且有皇皇大文，昭告海内乎？即号为大师而不腐败堕落者，去不薄世法之月霞师外，兹世曾有几入？此其弊又一也。此事说来甚长，虽万言不能尽。愚于此问题，尚不欲多论，兹因足下之问，略道梗概而已。倘不当尊意，尚望再示，以发愚昧，不尽欲言。

记者

吕君足下，来书所言，用意极佩。虑增社会消极之念，故未登载，希谅解之。我国兴学，仅及十年，重以才财均乏，办学欲求完备，实非易易。函授之法，最合今日需要，吾辈当共谅之。至于宅心非正，私利是图，根本已殊，何从责议？所希冀者，但能继起得人，则优胜劣败，终难幸免。彼欧美、日本之所以文化日进，不外“竞起研求”四字，岂有奇谋异术哉？足下刚直之性，溢于字里行间，揣其所至，必可任重致远，愿足下勉之！

记者

记者足下，前李石曾兄设立留法俭学会，并于法国文学协会内附设法文学社。现俭学会虽早解散，而彼校仍在，由旧同志另行组织，名为“法文专修学校”，（仍在宝昌路法童公学）无论程度如何，有无介绍，均可入学肄业。谨志数语，以当介绍，庶免莘莘学子，抱向隅之叹云耳！此请著安。

黄剑花书

世界说苑

李亦民

比利时国情

比利时于拿破仑丧败之后，以《伦敦条约》及《维也纳条约》之结果，并合于荷兰。嗣以不堪荷人苛税，及待遇不均之故，背荷而独立，此一千八百三十年事也。翌年受列强之承认，为永久中立之国家。语其领土，才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平方启罗密达耳！人口至今尚不满七百五十万。以弹丸黑子之小国，工商业公然与德英法美争雄于世界。事在人为，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

比利时民族，为夫拉孟、瓦仑两种。夫拉孟，日耳曼出也，保有祖宗之遗传性，至今犹有德意志风；瓦仑别为拉丁之苗裔，法兰西，其同宗也，故风习与之相近。瓦人操法兰西语，而不解他种诸言。夫拉孟人，亦均习法语。能弃其固有之语言，而与法人互通情愫，此比法接近之故也。

比利时虽为世袭王国，而主权全在人民。现行选举法，系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所改订，所谓“普通阶级制”是也（或译为“普通复票制”）。凡年达二十五岁，一年以上住居同一地方之比国人民，各予一票之选举权。其三十五岁以上之结婚者，有正当嗣子之寡妇，年纳税额五法郎以上及有年收四十八法郎之不动产，或年有百法郎以上之利息收入者，各增加一票。有一定之学程，及一定之官吏、公吏、或教职，各增加二票。但每一人之投票，至三票而止。此法虽有阶级精神，而以增加票权出之，较诸他种阶级制，摈弃一部人民，不令与闻政事者，不可同日语也。选民之投票，全听令于各政党，非党议提出之候补人，不能幸得一票。故个人之选举运动，非比利时人所知。

比利时以撮尔之地，除农田外，随在皆使用蒸汽或电力之工厂。就中以钢铁机器之制造，为民工业之主脑。每年使用工役，凡三万人。输出日本、俄罗斯及我国者，为数不少。工事之精练，营运之热心，为各国人所健羨。用能于机械业为种种之发明，裨益世界非浅。虽曰拉丁人种富于工业性，而法律保护之周至，工业家得享种种便益及特权，实其发展之大源也。

比国之电气制造业，年来非常昌盛。使用职工四千五百人，资本二千五百万法郎，大部分运销英、荷、瑞典、西班牙诸国。其玻璃及玻璃器具，亦为世界市场重要之商品。制造工厂，凡三十四处。每岁产额总值，七千七百万法郎，其输出外国者，凡五千九百万。亦云盛矣！其余化学工厂廿九处，制烛工厂五处，制油厂四百二十五处，香皂厂一百八十七处，自来火厂十八处，造纸厂四十七处，色纸厂十二处，矿窑二百七十一处，亚铅厂十二处，炼银厂四处，使用人工凡十五万，发动马力一万八千匹。（除钢铁玻璃厂）比国工业之兴盛，既如上述。同时于商业方面，为勇猛之进行。方一千八百六十年，全国输出入贸易，不过九万八千六百万法郎。一千九百十年，进至七十六万七千二百万法郎。千九百十二年之贸易总额，竟达一百又三万四千七百万，仅较英美德三国，略逊一筹耳。

比利时之王宫与审判厅

比利时王之故宫，非常朴陋。数年前从事改筑，稍壮观瞻，然亦不过寻常宫邸，无记述之价值。而用以与该国之审判厅署建筑比较，大足发吾人深省。比国新建之审判厅署，位于王宫之南端。建筑工事，开始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八十三年，全部落成。内部之装饰，至今尚未完备。其规模之壮丽，比国全境，无其匹敌。且在十九世纪中，可称为世界第一之大建筑。至比人所以兴此大工，则以己国无历史上有声之建筑物，用以贻荣誉于来兹。其所以不施之王宫，而施之审判厅者，乃表独崇尚法权之意也。

滑铁卢古战场

一千八百十五年之滑铁卢大战，世界著名之事迹也。当时实际之战场，不在滑铁卢，而在向南二英里之伯耳亚利安附近。滑铁卢故为一小村落，英、德、荷之联军总司令惠灵吞，设本营于此，村落中初无战争之事。伯耳亚利安，为拿破仑主军所在。拿翁既败北，惠灵吞与德军指挥官布耳霞，握手于其地，以互祝战胜，故此地实有与滑铁卢并传之价值。拿翁本营之屋宇，今犹存在也。

伯耳亚利安西一英里，有名乌格蒙之民家，二层楼小屋也。向北建有照壁，英军据之以与法军抗。法军出全力以谋夺取，不见成功，卒以败衄。论当时战迹，实以此屋为中心。墙壁饱受弹丸，斑驳如虫啮，至今犹保存旧态，以供游客之凭吊。乌格蒙向北一英里，有巨形之铸狮，系以补获之法国炮熔铸者。范土为六十密达之高台，而置狮于其上。此与我国马援之铜柱，同一用意，而迹近于秦政之铸金，亦东西史上相映之奇迹也。

巴黎情景

巴黎人口三百五十万，亚于伦敦之大都府也。周园环以高大古城壁，塞奴河贯流其中，街衢建筑，悉受城壁与河流之限制。城壁以外，又皆要塞地带，故商市民居，已无再事发展之余地。城中历史纪念物，关于革命战争者颇多。有名之寺院凡八十处，各有久远之历史。其建筑物，如凯旋门、及索耳奔大学、盘庭官、费耳塞宫，皆极壮丽。

巴黎为富于美术之都会，非柏林所能望其项背。梭布耳博物馆与卢克生布耳博物馆，号称“贮藏美术之宝库”，与伦敦古学博物馆，同享世界第一之荣誉。塞奴河沿岸，风景绝佳。其他种种设施，靡不富于趣致。但街衢不若柏林之整齐划一，道路之清洁，亦逊柏林一筹。而较胜于伦敦，盖以车水马龙之公道，而使之纤尘不染，平滑如镜，实不易模拟之事也。

法兰西人之特性（一）

法兰西人，富于自由思想，其趋向与德人之艰苦卓励者不同。且思想界受种种复杂之灌输，故无论对于何种学说、何种事象，初无始终执一之迷信。种种高尚之大发明，皆其思想活泼之赐也。然流弊所届，即与放任主义相邻，不能猛勇精进。就如法律规则，在德人眼中，一字一句，皆必有非常强大之效力。设无效力，则竟宣告废止之，不肯为片纸之虚设。法人不然，每见典例发布未几，已同虚设。例如义务教育，德、法两国，各有严密之规定。而德人之执行此法也，每达就学年龄，即对于儿童亲长，为正式之通知，促令如期就学。设其人怠于应命，则再三忠告之，仍不肯应，则派遣巡警，拘致其儿童于学校。既经就学之后，无故不许缺席。倘有缺席，又以巡警拘致之。儿童偶有伤膏疾病，不能出学，则遣教员就教于其家。住居船舶之儿童，每在一地停泊三日以上，必就学于最近之学校。船舶开行，则教师与以相当时日之宿题，俾于途中学习。法人之执行，不能如是严密也。及龄无通知，怠学无干涉，入学之缺席，更放任之。

第四号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行)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

五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请言其大者：

(一)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斯说也，吾无以易之。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二)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

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诗》曰：“君之宗之”。《礼》曰：“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泣可歌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西洋民族之重视法治，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或谓西俗夫妇非以爱情结合艳称于世者乎？是非深知西洋民族社会之真相者也。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既婚之后，各保有其财产而不以为吝。即上流社会之夫妇，一旦反目，直讼之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既为法治家庭，则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行欧洲。夫妇生活之外无有余资者，咸以生子为莫大之厄运。不徒中下社会如斯也，英国贵妇人乃以爱犬不爱小儿见称于世，良以重视个人自身之利益，而绝无血统家族之观念。故夫妇问题与产子问题，不啻风马牛相去万里也。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律无子，得以出妻。重家族，轻个人，而家庭经济遂蹈危机矣。蓄妾养子之风，初亦缘此而起，亲之养子，子之养亲，为毕生之义务。不孝不慈，皆以为刻薄非人情也。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My family）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My

father's family)。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妇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事蓄之外，兼及昆季。至简之家，恒有八口。一人之力，曷以肩兹？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复不少。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仰食豪门，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轻去其乡里，视戚友若盗贼。社会经济，因以大乱。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浅见者自表面论之，每称以虚文、感情为重者，为风俗淳厚之征。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果，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

高一涵

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薪向，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吾是篇之作，欲明正国家薪向之所在，以证明此说之自相矛盾。世有君子，幸正教焉。

关于国家薪向一事，至十九世纪初叶以前，纷纷聚讼，几为政治学议论荟萃之区。迨近世，且有谓为无置论之必要者，又因国家官品之说兴，多谓国家如自然物，其生长发育，皆因其有自然主体。主体而外，绝无薪向之可言。殊不知国家为人类所创造之一物，其实有体质，即为人类所部勒之一制度，用为凭借，以求人生之归宿者也。故一国之建也，必有能建之人，与夫所建之旨。能所交待，而国家乃生、乃存、乃发达、乃垂久，固非漫无主旨，而自然生成也者。国家为事而非物，一事之起，必有其所以起之因。事客而所以起之因乃为主，至于物则不然。一物之生长，其有所以生长之因乎？其生其长，乃因其自然，无所谓当然。于自体而外，一无所为，非如事之有为而为也。故攻物理学家，常以事实变理想，不以理想变事实。因物推理，无所容心。若治人事学者，则凡为经营缔造之事，必有所以经营缔造之旨，存乎其先。即事而言，则所经营缔造之事，即为所以经营缔造之旨之凭借，用为达其所以经营缔造之旨之方法。即人而言，则所以经营缔造之旨，即为所经营缔造之事之薪向，主之以作所经营缔造之事之归宿。质言之，即事为人为之凭借，人为事之薪向是已。国家之学，人事学也。当其建国之始，必有所以建国之因。所建者国家，而所以建者则为人生自身之问题。故国家薪向，即与人生之薪向同归。此学者所以多反摭国家官品说，而主张国家必有薪向之微旨也。

顾国家既有薪向矣，又不可不明国家薪向论，在政治学上，其为重要若何也？格

芮曰：“欲定国家措施之正当范围，必先定国家之薪向。”^①盖政治之事，有鹄焉，有术焉。鹄者根本大则；术则本此大则，达诸实行者也。以言其经，则国家薪向为政鹄，政府之职务为政术；以言其用，则政府之职务为政鹄，政府之政策为政术。故国家薪向为大经大法之所主，主定则发号施令，皆得准此而行。非先明正国家薪向之所在，则政府之适当职务，必游移荡漾而无着。或起而强定之，岐其途径，则所行之政，必将与所薪之旨僻驰。此国家薪向论之所以为重要也。

自政治学说发达以来，关于国家薪向一事，歧议横生，莫衷一是。日人小野冢曰：“国家薪向论，自古为政治学中之重大宿题。其歧议之横生，亦随历史而愈进。”^②柏哲士曰：“关于此旨，议论丰富，然皆参差背戾，极不相调，且又多非充满之论。”^③其故何欤？非以人事之学，因时变化，不主故常，非若物理之学一成不变者哉？日人浮田和民曰：“国家之实际薪向，因时势、境遇及其实力之如何而异其旨。随人民之自觉，应时世之要求，以变其趣者也。”^④盖国家为人类所部勒，利用之为求人生归宿之资。其职务之均配，必视所建设者当时之缺憾所在，合为群力，以弥缝而补救之也。故国家之措施，设不应时世之急需，与夫人民之缺点，以变通尽利之，则反人民之薪向。反人民薪向之国家薪向，斯为不适于人群之制度。制度而不适于人群，斯直无可存之资格，终亦必亡而已矣。且反背人民之薪向以建国家，则国家人民之旨趣，莫由调和，莫由一致，将损人民之权利以益国家乎！离外有权利之人民，以创一有权利之国家，则国家权利，将附着何所？夫一物之含有某性也，任碎其分子，至于微尘，所含之性，必不异于全体之物性，何也？以全体之性，即此微尘分子所合而成者也。总集人民之权利，虽不能即成国家之权利，然建筑国家之权利，必端赖握有权利、富有自治能力之人民。以人民必先能确保一己权利者，乃能高建国家权利也。今欲以剥尽权利之国民（分子），结成一权利张皇之国家（全体），是犹聚群盲以成离娄，集群聋以为师旷也。故背戾人民薪向之国家薪向，微特不可，抑又不能。人民薪向，应时势、境遇而异其趣，绝无终古不变之事，故学者又分为国家相对薪向及绝对薪向焉。

古今倡国家绝对薪向者，约言之，可得两派：即道德幸福说与保护权利说是也。希腊之柏拉图、德国之海格尔，皆以道德说为国家之绝对薪向，亚里士多德以幸福为国家之绝对薪向。继此而惩前说之弊者，缩定国家薪向之范围，以限制国家对于人民之干涉，但以确定小己权利及以法律维持秩序等事，为国家唯一之薪向，如陆克、康德、韩鲍德^⑤、斯宾塞尔等，其最著者也。陆克谓国家之薪向，在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及自由；康德谓国家以发扬光大人类之权利为主旨；韩鲍德谓人类最高之祈求，即在完全发扬其能力；斯宾塞尔之说，略与韩同。要皆借国家之力，为一种方法，以发扬鼓舞群伦之权利者也。

此外则有画分国家蕲向以应次施行者，略可当相对蕲向之目。其中著名者，为德人郝尊道^⑥。彼谓国家蕲向有三，要皆相需相待，相剂相调，而依其施行之、序列之，曰国力、曰小己自由、曰人类文化。^⑦伯伦智理承郝氏之绪余，而以公安说为最要，分国家蕲向为直接、间接二者。前者关系国家自体，总括增进国力、完全民生于其中；后者关系小己自身，兼含维持自由、治安于其内。^⑧美人柏哲士分国家蕲向为始、次、终三者，谓终极蕲向，在入道之完全及世界之文化；次在充发民族之特性及演进其民质、民生；始在有政府与自由。^⑨格芮以维持人人之平和、秩序、安宁、公道为原始祈向，次在图人类之公共治安，终在振兴人类之文化。^⑩日人小野冢氏亦分原始、终局蕲向二者。前包国力、国法之施設运用，后包发达人民之身心，演进社会之文化。^⑪此外作者，尚指不胜屈。要皆以国家之蕲向，为循序渐进，始奠国家生存之本基，继求小己社会之自由之权利，终则鼓舞振兴世界人类之文明者也。

吾人欲统观诸说，籀其公同，折衷一是，必先解剖各说之交奥，会其通。而穷探其利弊，由纷纭歧异之中，寻其合辙同归之旨，而绝不敢擅断焉。顾于未评诸说之先，首当申明吾旨曰：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国家得要求于人民者，可牺牲人民之生命，不可牺牲人民之人格；人民之尽忠于国家者，得牺牲其一身之生命，亦不得牺牲一身之人格。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无权利则为禽兽、为皂隶，而不得为公民。故欲定国家之蕲向，必先问国家何为而生存，又须知国家之资格与人民之资格相对立，损其一以利其一，皆为无当。吾将持此观念，评前引诸家之说焉。

道德幸福之说，固皆各有所主，特欲见诸实行，则不免侵害小己之自由。何也？前者以实行道德之理想为界说，后者以求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格言。若者为道德，若者为幸福，皆无至当之畛域。以道德幸福之责，托诸国家，则国家权力，泛然无所限制。古今万国，凡国权过大，而无一定之界限者，未有不侵及民权。此说如行，则凡人民对于国家之行动，举莫逃出道德、幸福之范围者，即举莫逃出国家之干涉，势必损人民之自由，以为国家之刍狗。国权、人格互相对立之第一要义，即在各有限制，各正其适当运施之封域，相调相剂，而不相侵。道德幸福之说，不得不谓为背此要义也。^⑫其最能辟脱此说之弊，而着眼于明定国权行动范围者，厥惟保护权利说。夫权利亦非人生之归宿，仅人生欲达归宿必由之一途。至国家实行上之终极蕲向，则不得止于此。盖国家蕲向，有实行、理想之别。^⑬国家可赞助人民，使求终极之蕲向，而不能自代人民以求之。凡人为之发现于外者，国家可加以制裁，至蕴于心意中之思想、感情、信仰，虽国家亦无如之何。以国家之权力，仅及于形式，而不能及于精神。国

家可颁布一切制度，以奖励人民之行为，不能代人民自行、自为之。国家可以权力鼓舞文化、学术之动机，不能自行进展文化、学术之事。盖精神上之事，国家仅能鼓其发动之因，不能自收其动作之果。且不独精神界然也，即关于实物界，如人口之事然，国家但能筹发展民族之途，布卫生除害之令，使生养居处之适宜，不能自行繁衍人口，自使人民康强逢吉也。如生计之事然，国家但能颁布善良政策，助起产业之昌盛，鼓励勤劳者之心神，至生产企业投资、服役之事，亦非国家所能自行也。^⑭故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径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管子曰：“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⑮此则保护权利说之真正价值也。

至于相对蕲向诸说，虽所见略有不同，综籀其微，盖出一辙，如郝氏之国力及小己自由，伯氏之维持公安，柏氏之政府自由，格氏之原始、第二两项，小野冢氏之原始蕲向。或以维持国家自身之生存，或以资助小己一身之活动，皆如人生之于衣服、饮食然，乃为遂其归宿之凭借，而非即其归宿所在也。于是诸说所余者，皆仅其最终蕲向之一点，而要莫不归宿于人道之完全及世界之文化。前者为实行之蕲向，此则为理想之蕲向，皆足为保护权利说之臂助，而与其旨有互相发明者。盖保护权利，即自尽其实行蕲向之责，以助人民自求此理想蕲向耳。然则国家蕲向，殆即以保护人民权利为归欤。

或曰：保护权利之说，缩小国家行动之范围，而限制过严，推其极也，必令国家供人民之牺牲。要知国家者，乃一国之总业，如农贾然，非实有也。实谓之人，业谓之农贾，如家市、乡曲亦然，有土、有器、有法。土者人所依，器与法者人所制，故主之者曰人。^⑯天下有业而能不为主所用者乎？有创造于人之物，不为创造者所凭借，而创造者反为所创造者之凭借乎？鲍因哈克曰：“漠视小己之权利，没收于国家之中者，古代之国家思想，已绝迹于今日者也。盖人在天地间，有最高之蕲求，国家为人而存者，故国家以人生之蕲求为蕲求。”^⑰浮田氏曰：“置人民于度外，而视玄相之国家及宪法为神圣者，政治之迷信也……以理想之国家可崇拜，而现实之国家不可崇拜者也。漫然崇拜之，凡事皆仰政府及现在多数者之鼻息，终为一种卑劣之像偶教而已。”^⑱然则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离外国家，尚得为人类；离外人类，则无所谓国家。人民，主也；国家，业也。所业之事，焉有不为所主者凭借利用之理？浮田氏又曰：“小己之发达，为国家蕲求之一部。若小己而不发达，则国家断无能自发达之道。”^⑲是故无人民不成国家，无权利不成人民，无自由不成权利。自由、权利、国家，

均非人生之归宿，均不过凭之借之，以达吾归宿之所耳。人民借自由、权利以巩固国家，复借国家以保护其自由、权利。自国家言，则自由、权利为凭借；就自由、权利言，则国家为凭借；就人民言，则国家、自由、权利举为凭借。人民借自由、权利以求归宿，不谓自由、权利供人民之牺牲，至凭国家以求归宿，独恐其供人之牺牲，其有当于名学之律否耶？此牺牲国家之驳议，所以不足累保护权利说之真价也。

于是可知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己之权利，以撑拄国家。牺牲一己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两败俱伤者也。小己人格与国家资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逾限妄侵，显违法纪。故国家职务，与小己自由之畛域，必区处条理，各适其宜。互相侵没，皆干惩罚。美其名曰“爱国”，乃自剥其人格，自侪于禽兽、皂隶之列，不独自污，兼以污国。文明国家，焉用此禽兽、皂隶？为古代人民，若希腊、罗马、日本，大抵皆以国家为人生之归宿。若离国家，则无价值。故不惮尽其所有，以供牺牲。而古代国家，亦绝不与小己以方寸自由之界域。摩西古法，并小己饮食、衣服、起居之宜，悉受裁制。此为数千年前之古制，久为近世学者所排斥，安有二十稔之国家，反溯其源流，奉为圭臬之理？格芮曰：“近世之政治思想，仅以国家为创设之一制度，为发动之因力，为致用之媒介，借之以求社会公共之蕲向，而非以己身为蕲向者也。”^⑩吾诵斯言，以终吾篇焉。

①Garner'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Ch. X, P. 311. ②见日本法学博士小野冢喜平次《政治学大纲》国家之目的节。③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Vol. I, P. 83. ④见日本法学博士浮田和民《政治原论》国家之目的章。⑤Humboldt. ⑥Holtzendorff. ⑦der nationale Machtzweck, der Freiheits-oder Rechtszweck, der Gesellschaftliche Culturzweck. ⑧J. K. Bluntschli, "Allgemeine Staatslehre," Bk. V, Ch. 4. ⑨同前③Vol. I, P. 85. ⑩同前①Ch. X, P. 316. ⑪同前②。⑫参观浮田和民《政治原论》国家之目的章第二节。⑬见 Holtzendorff, "Principien der Politik". ⑭参观英译伯伦智理之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中 Limitations of State action 节。⑮见《管子·心术上》。⑯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性下》。⑰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⑱同前④。⑲同前④。⑳同前①Ch. X, P. 312. 原文曰 "It considers the state to be simply an institution, an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by means of which the collective ends of society may be realized, instead of itself being the end."

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

高一涵

朔风告急，警变时传。眷怀故都，余心戚戚。寄学异邦，频遭激刺。国有佳音，闻之而情舒色喜者，每视在国时为尤切。予自留东以来，每日课余，必检读此邦新闻三数种，凡记载之关吾国事者，必尽览而不遗。顾所谓佳音，恒万不一遇，而所为心惊胆裂者，则在传吾国革命之一事。彼辈用心，专为造言惑我，本无足论之价值。顾吾人何以睹之而惊惶？国内何以闻之而戒惧？岂其国经一度革命而后，遂日日居于临深履薄、战战兢兢之天，而永无再免革命之理欤？偶于故纸堆中，得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读之（《庸言报》第一卷第十四号），见其大书特书。开宗明义之言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又曰：“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其终复有最可惊骇之词曰：“革命只能产出革命，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读罢置书，神魂若丧。辗转细绎，窃有未安。遂不得不特操斧斤，汗颜血指，造班门而一弄之。

顾余于未著议之先，首当申明者二事。任公之所以危言耸听者，其心在求免革命相续之惨祸，此吾辈所同情者也。人非狂惑，未有欲其国之革命频生者。又任公之论，在“泛论常理，从历史上归纳，而得其共通之原则”，此亦吾辈所同情者也。何则以涉及时政，非本志范围之所许。故本篇即本此二点以立言，所欲论列者，在明革命之正当观念，欲于此中求革命之真解则可，至其事之为美为恶，决不为之置一辞。盖论事而杂以欣喜厌恶之情于其中，则往往失其事之真相，非余所敢取也。此旨既申，余论乃作。欲求革命之正当观念，宜先严革命之界说。革命本吾国历代君主易姓之称，以之译英文 Revolution，本非确诂。英文 Revolution，含有转环之意。用之于天文，则凡日月各球，由曲线轨道（in a curved line or orbit），运行一周，复归元极者，以是名之。用之于几何，凡点、线、平面之由中心点、线而之他，运点作成曲线，运线作成平面，运平面作成主体者，亦以是名之。此皆别有所译，惟用之于政治，以之训谋变法而成

功，及政府宪法之倏尔变迁、激烈变迁、完全变迁者，乃以革命译之，故欧洲政治书中所用革命一语，殆无不训为政治根本上之变迁。由此义以推，凡“逐利”“啸聚”“裹胁”“架罪”“构陷”“叱咤”“煽动”云云（凡括弧内单词片语，皆引用任公原文。本篇以后均仿此），苟不牵动政治根本问题，求之吾国文字，曰叛曰乱，求之英文，曰 Rebellion, Revolt 云云，不曰 Revolution。反之，苟牵动政治根本问题，即不“逐利”“啸聚”……云云，亦得字之曰革命。如聶尔孙（Nelson）《百科辞典》，举革命之例，而以法国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第二共和与千八百五十一年之路易拿破仑自帝，同类并列。柏哲士谓英国《宪法》所以底于今形者，乃由三度革命而成。所谓三度革命，即以千二百十五年、千四百八十五年、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役当之。（Burgese“*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Vol. I, Bk. 111, P. 91—7.）然则所变之政，无论由君主而贵族而共和，抑由共和而贵族而君主，所由之法，无论为平和，为激烈，凡为变至骤，为事迁及政治根本者，举为革命字义之所包。是变迁政治根本，乃革命字义中所含最重之要素，亦犹非具最高性，则不成主权之名辞，非有主权，则不能冒国家之称号也。今为区别之便，准伯伦智理国体演进始而君主，继而贵族，继而共和之例以推，字由君主而贵族而共和者，曰顺进革命；字由共和而贵族而君主者，曰逆动革命。此则革命之界说也。

革命之界说既明，于是应推求肇起革命之真因。夫改革政治，非以革命为归宿，革命特改革政治之一方法耳。故必有改良政治之计划确立于先，不得已一由此法，期以达诸实行。其方法在扫除现政治，其蕲求则在建设新政治。设仅取此方法，而不具此蕲求，则应锡以他名，不得以革命之名假之。此正名之法，即所以正用也。至其为用，按历史通例，凡政治由改良而渐进者，局干久成之事实，每为改革之障碍，令不能尽合乎理想；由革命而骤变者，其民众理想之制度，常足以涤濯积习，不致再局于现象。故福祿特、卢梭之学说，非经法国大革命之锻炼，必不能骤见诸施行；贵族僧侣之特权，非经法国大革命之扫削，必不能一举而铲除殆尽。严复曰：“旧有干局，既坚且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难，其物乃入于老死，此不易之公例也。”盖习之既久，则国拘政惑，情瞽智絀，为改革之梗。设非变之至骤，则委靡不振之人心，终患无由振作，此满清末世所以不可施药也。且宇内万力，莫不具有爱拒二面，相推相挽以系之，乃克趋循常轨，如月球之绕地是已。夫政见之冲突生于拒，政见之调和成于爱。欲政局之不离常轨，必使爱拒二力，相抵相冲，保其中度，剂其停匀。乃克互相摩荡，得其用而不腐其机；互相权衡，执其中而不走其极。苟其中有一力腐其用，而任他力奔至极端，则此力之辟散，为势至优，彼力之翕聚，为效无睹。政局为独力所鼓荡，斯其国中利害感情，必无一处不形其抵触，颠播殒越之虞，即时

有所见。若再此方成骑虎之势，彼方有维谷之形，则革命之事，必真为“理势之无可逃避”。此则革命所以肇端之真因也。

既得革命之界说，与其所以肇端之真因，乃于是转入正论。引任公之说以衡之，任公之言，最乖名实者，即在“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一语。夫曰“改之”云者，苟余诠之不谬，则必由甲种国体政体，变为乙种国体政体者，始足以当之。即不然，必于同种国体之下，而变易其政体；抑于同种政体之下，而易其出政之方者，乃足以当之。若此者岂非所谓政治根本之变迁乎？曰“良之”云者，如余解之不岐，则必能谋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者，始足以副之。即不然，亦必适于国情历史者，乃足以副之。此改良政治之界说也。至于革命一语，即如霁尔孙《百科辞典》所列之路易拿破仑自帝之例，亦何尝不迳易政治根本。此在余论，谓之逆动革命。然犹曰：“凡逆动革命，谓为改政治则可，谓为改良政治则未也。”引此证革命之必为改良政治，以折任公，任公必不服。味任公全文，似不认逆动革命为革命。以逆动革命，为疾视顺进革命者行之，多非以“革命为第二天性”，非“失业之民”，非“退伍之兵”，非“初次革命有功之人”，非视“革命成为一种职业”者故也。任公所蛇蝎视者，即此顺进革命。今将以顺进革命之例证之。查欧洲政治史，凡称顺进革命，无一不由君主贵族国体，而改为共和；或由专制政体，而改为立宪；抑由阶级政治，而改为惟民主义之政治。其由于激烈，若法若美之由君主或殖民地变为共和者，固彰彰明矣。其由于平和，若英国之革命，亦无一次不迁及政治根本者。如柏哲士言，则其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乃由君主宪法，变为贵族宪法；其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乃国家政权，由贵族而迳及平民；至其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役，论者多以革新“Reformation”名之，柏氏考其情形，推其结果，而必字之以革命。盖英国众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之得二重位置，一面为国家主权机关，一面为立法院者，即此千八百三十二年一役之结果故也。（同前，194页至95页）然则和平、激烈，非革命字义中必需之条件，其至重条件，惟在变迁政治根本问题耳。若美若法若英之革命，其为关于政治问题，固卓然共见。其由君主而共和，由殖民地而共和，由君主宪法而贵族宪法，政权由贵族而平民，众议院由立法院而为国家之主权机关，其确足以当得一改字，又卓然共见矣。至谓之良，其路易专制，妄用其权为良乎？抑人权宣言以后，平等自由，特权阶级均废法律一视同仁为良乎？此法制也。至如美，其忍受英国专制之殖民政策，禁工抑商，横征暴敛为良乎？抑自建政府，国号共和，最高主权出自平民为良乎？至如英，其国权听君主独裁为良乎？抑由平民公议为良乎？吾知即三尺之童，亦必皆以后者为良矣。改云、良云、政治云，一举法、美、英三国革命之例，则无一字不完全做到，而偏曰“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其意何居？要知革命字义之成立，即在“变迁政治根

本”数字。不改良政治，而偏名之曰革命，是谓不词。此任公取名弃实之过也。设革命而但能“逐利”、“啸聚”……云云，然则白狼之蹂躏数省，马贼红胡之出没掠财，最近某省之三合会，高张旗帜，自称为帝，亦将锡以革命之嘉名乎？恐即搜破万卷书，亦寻不出革命字解中，果含有此种义蕴也。任公篇末有最得意之笔曰：“请遍翻古今中外历史，曾有一国焉，缘革命而产出改良政治之结果者乎？试有以语我来。”余敢曰：请遍翻古今中外历史，除逆动革命外，曾有一不产出改良政治之结果，而可谓之革命者乎？试有以语我来。

任公复曰“革命复产革命，殆成历史上普遍之原则”，曰“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夫革命纯为改良政治而起，凡一国革命告终，而议及建设问题，则已入于政治范围，不得仍谓为革命时代。何则以革命与破坏同其命运？建设一始，则破坏告终。破坏告终，则革命之能事已尽。此其界判若鸿沟，何能混视？故建设之时，纯为政治问题。政治之建设不得其当，由是而肇起革命则有之，谓革命本身有以召之，史例绝不吾许。揆诸事实，苟一次革命而后，制度典章，巩固确立，运得其中。不久激成逆动革命，则所谓二次、三次革命，即无端可得而肇。至云“二次革命之主动者，恒为初次革命有功之人”，此显然指顺进革命而言，其间必经一次逆动革命，乃任公之所未见。何则以顺进革命之再见，必初次革命之制度典章，人物策略，皆自其根本扑灭之者，乃得借端而起？苟“初次革命有功之人”，无逆动革命排之，使离去政局，初次革命后之制度，无逆动革命芟夷蕴丛，绝其本根，则“二次革命之主动”，其将对于一己之身再行之乎？抑对于手创之制度，而复手自破坏之乎？任公所引之例曰法兰西，曰墨西哥云云，夫法兰西自大革命后，苟非王党之阴谋，拿破仑之自帝，则何至有二次、三次之事？墨西哥非爹亚士之横暴，阴柔伪善，排斥异己，俾国内利害，莫得调和，又何至有迭见兵端之事？故法、墨之革命屡起，为政治势力趋入一端之所召，于革命本身，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今不罪王党拿破仑、爹亚士等之逆动政治，乃专蔽罪于革命本身，虽文成天口，舌若悬河，辩则辩矣，理则未也。何也？历史中凡第二次顺进革命，纯为逆动改革所酿成。逆动改革，又纯为初次顺进革命后，政治建设之失当，致爱拒二力，莫由平衡，乃相激相感，而召成是果，与初次顺进革命之本身，完全无涉。史例具在，安得挟好恶之情以淆之？此征之于例，革命不能产生革命之证也。

余于是再求夫理，革命之兴，既由于政治矣。一云政治问题，则吾人应特别注意于爱拒二力之调和，各方利害之适当。俾各党各派之感情意见，好恶利病，饶有自由余地，得施其斡旋融汇之功，不使政局偏于一力一方，久为独占。论者谓法兰西“后乎千八百七十五年，未尝一革命，乃明于政力向背之道。掌力者务使两力相待，各守其藩。由是一党既兴，决不过用其力以倒他党，他党以能尽其相当之分，遂乃共趋一

的，而永纳其国于平和有序之中”，即此理也。至美国自一次革命以后，绝不再见革命者，由蒲徠士之言以推，则“英国《宪法》，有两优点，较然分明。一则制宪之时，社会中所存向背二力，悉量衡之，铢两靡遗，且坦然认定离心力之存在，而任其自然发展。当其收合所有向心力，施以准绳，制为规则，亦惟以不久惹起分崩之逆动为限。匠心所至，并使联邦与非联邦两党，皆踌躇满志以归，以是向心力转增高度”。美国所以再免革命之道，端系乎此。此皆完全为政治问题，何尝混入初次革命之关系？然则革命真因，专在政治。政治之根本不良，即为产生革命之母。美人察其真因之所在，而先事预防，故革命相续之惨，绝不见于彼土。任公求之美例，而不能通，乃字之曰“例外”。不知即此一例外，已足证明革命复产革命之非。又曰“美国乃独立而非革命”，美自脱离英索，由殖民属土，一变为共和国家，政治根本，全然迁易。此而不谓之革命，将更锡以何名？就美国对英关系而言，诚为“独立”，就其内政之建设言，则纯为革命。况“American Revolution”一语，稍检西籍，即睹是名者乎。至任公曰“英国统治权不能完全行于美境”，统治权不可分者也，何有完全不完全之别？又曰“美之独立，实取其固有之自治权扩张之巩固之耳”，自治权任扩张巩固，至于何度，终不能名曰最高权，以自治权为统治权所赋予故也。英之统治权既行脱去，而犹曰自治权，是谓无根；且自治权为地方团体所行使之权力，而非国家所行使者，有自治权而无最高权，是曰不国；非统治权所赋与，而犹曰自治权，是谓不词。此又本论以外之枝叶语，因其抹煞美国革命名称，以自圆其说也，姑并及焉。

虽然，任公，学者也。余于辩论既尽，敢献一言于吾辈学者之前曰：治心犹治水也，在利导不在抑塞；在宣之使流，不在激之使溃。凡事既能波谲云涌，鼓动人心，趋赴之者万亿人，厉行之者数十纪，传播之者数十国，则其事必有所以吸收人心之一道。固不得目为无意识者也，既为有意识之事，补救之法，惟有顺其意识而利道之，致之于相当之域，乃克奏绩。革命之事，其一端也。任公曰革命“成一种美德”，视为“神圣”，夫事之美恶，在实不在名。其实果恶，虽誉之以神圣，不能强人人之心理而悦服也；其实果美，虽疾之若蛇蝎，亦不能蔽人人之知觉而盲从也。故免除革命，不必问其能革之主体奚若，要当问其所革之客体为何。神圣视、蛇蝎视，均无益也。苏子曰：“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区处条理，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夫欧人自十五世纪以来，要求立宪，民情汹汹，卒以君主诸国让出政权，始得相安者比比，不闻诛戮宪党，令其绝迹也。同盟罢工，资本、劳力两家，皆蒙不利，两败俱伤者也。欧洲生计学者，欲免除此弊，乃使双方调剂，一方令资本家增加薪金，一方令劳力者减少晷刻，不闻施愚工之策，布虐工之令，而迫胁禁锢之也。女子参政之运动，喧传各国。英国政治学者，欲弥缝其缺，方广设女

学，增其智识，养成其参政能力，不闻其毁废女校，吝施教育，加以愚辱之策也。欧人今日，政局常固，革命不生者，安有一国不行此原则？其有不谙此理，倒行逆施者，又安有一国能逃革命相续之惨？革命肇起，既由政治问题，非由天运，安得谓无预防之策？恃感情以诅咒之，不独劳而无功，或转激而加速。学者论事，或出乎此，甚非所以巩固国基之道也。

安 全 论

李亦民

今天下问题之最大者，莫“安全”两字若也。四年以来，维持现状之政象，一以是为指归。帝制论兴，至以筹安标党会之名，“非是不足以策安全”，即其揭櫫之根本义。反对者流，又为种种危言以相抗。群言纠纷，而各以安全为鹄，则初无二致。然则安全者，殆国论之中心也欤。

趋安避危，人类公有之性向也。国家建设之目的，即以保持安宁秩序，为其初步。（国家之目的，本不止此，特不可不以保持安宁为基础，以进图发展向上。政治学者之通说也。）吾人之进路，诚以远大之安全为指归。诎不甚善，第见夫吾国社会之所谓安全，与世界全般所爱重之安全，其内容确有商榷衡量之余地。世界全般所爱重之安全，为自求生存发达，而以人力积极求之者；吾人所嗜乐之安全，非有所谓目的，只任其自然，而以消极承受之。故同称安全也，人得之，足以资生存长养；吾居之，反足以自毙。是推论安全之真面目，与吾人所需于安全之真效能，为今日所不容已者也。

安全者，吾人对于现在或将来事象，想象其状态，用以与危险对称者也。依人间性向，扒剔其内容，可得两义：（一）外界事物，不妨害吾人生存活动，斯可谓狭义之安全；（二）外界事物，不妨害吾人满足欲望之活动，斯可谓广义之安全。本义既定，则进述生存活动与满足欲望之活动，而安全之范围自明。吾人所嗜乐者，是否真正之安全，亦即不言而喻。

德儒修谟拉就人间行为，述其内部刺激之冲动，通为六种，就中以自己保存及交接之冲动，为经济生活及全社会组织之出发点。斯说也，与吾国饮食男女，人生大欲之说，先后同孚。东西学界，已公认之而据为定论者也。而谓自己保存之冲动，其最显著者，即为饥渴之欲，以次及于寒暑风雨，及外界暴力之防御。凡直接所以保存其生命之行为，又以自己为目的，而与自然界所有竞争，并一切劳动，皆以此冲动为其根因。交接之冲动，即两性相求之欲。一切繁殖子孙及亲族关系，皆缘此生理自然快感而生。德儒哈托勒氏，谓自己与家族，写象上常相连合，而不可分离。此与吾国文

语，身家并称之理，亦无二致。此两种冲动行为，在进化论者，即名之为生存竞争。盖生存者，不限于本身，大部分为种族生死之关系，此固进化论者所明言也。为图生存而从事于竞争之状态，即名之为生存活动。设外界事物，有妨害此活动者，则吾人之生存，直接或间接必减少其分量，或自此斩绝焉。于此，吾人精神上肉体上，胥感痛苦，而恐怖隳隳之印象，遂起于吾人之脑中，自心理上悬拟此恐怖之对象而称之，即为危险。反是，则安全也。欲望满足，为所有人间行为之目的，非独经济行为为然。此又一般学者之定论也。欲望之内容，不外快苦之感情，使吾人转眼于外界，摸索、探求、商量，以脱离痛苦，享受快乐之心界现象。故曰欲望者，因外界之接触，欲驱除不快，增进幸福之必然性也。（语本修谟拉）吾人既被迫于快苦之感情，必利用外界事物，以达于欲望之境。设外界事物，不为利用，反为之梗阻，即不至害其生存，而吾人之肉体及精神，立感当时之痛苦，或豫想将来之痛苦，脑海中兀起不安之象，亦事所必然者也。

准上二义则安全之名词，以不害吾人生存，阻吾人欲望为界说。生存与欲望，历过去、现在、未来，而总续不已者，安全乃吾人于一定之时间及空间，所经历之境遇。吾人为生存及欲望而求之，决非以安全之现在一刹那间为止境也。故求安全者，当就身外事物，及将来事象，何者足以害生存，何者足以阻欲望，熟察而详审焉。标准既定，然后尽吾力之所能到，以排去之，而安全之境乃见。征之先民最初事业，如治洪水、驱猛兽、作兵器以遏暴乱、制五刑以诘奸宄、皆深感夫洪水猛兽、暴乱奸宄之足以害生存，阻欲望也。吾人居今日中国之社会，自述其生存条件，及欲望之程度，殆非至难之业。特立言至此，有一重大疑问，不能不先事解决者，即吾国人之欲望，是否与国人相等是也。欲望之发展，本因所处境地，而不能一致。年来我国政局，固尝以“历史特性”、“程度不及”两种论据，为取消代议政治，摇撼共和国体之前矛。外人论评，亦尝有不适新式政治之嘲讽。斯说而果确，则吾人在政治方面，即不能以所谓欲望，与世界人类并称。盖人类为政治动物，除最初步之欲望，为最小限度之自己生存外，大部分之欲望，常亘于政治方面，即不然者，亦必与之相关联。吾人若政治方面而无欲望，则自根本不能据人类之通性以立论，吾所持安全论之根据，将全然动摇。然试就三尺童子而质之曰“汝非人类”，则彼必不肯承，以我国方趾圆颅确为四千年文明华胄也。吾人既与异种民族同具有苦乐之感情，不能不受其刺激，而转眼于外界，以求去苦就乐之道，则欲望之进程，亦必与他人同其方向。所不同者，只先后程度之差耳，如得陇者且望蜀，吾则未至陇上，所望在陇，最终之目的，仍不能不及于蜀也。吾今言生存条件，及欲望程度，以“吾人亦人类”为基础，而为之说曰：

（甲）积极方面，之害于农事工作及营商。消极方面，无意外之暴力，攘夺吾人货

财及寿命。斯可于此范围内安身命长子孙焉，此狭义安全之说也。

(乙) 吾人最远之欲望为黄金世界，最近之欲望为免于淘汰。因此欲望所从事之营业竞争，知识增进，不受意外之破坏及牵制，得以循序进行，则吾人之生存发达，当有可期。此广义安全之说也。

由甲之说，但能保持现状，不足以语进步，在古初时代，既已尽量享用之矣，且求生之情，禽兽所同具也。吾人既自以为万物灵长，则今日所需安全之分量，决不止此。盖国际种族间之竞争，已为吾人所深感，欲争存于此竞争之漩涡，决不可故步自封，须取相当途径，以求进步，然后可以立足。然则吾人需要安全之分量，至少以乙说为本位。今就乙款内容，略述其效能及价值，殆非无益之举乎。

吾人所述广义之安全，其内容可与政治学家所称之自由，同一理解。美人柏哲士之言自由也，谓个人而欲求一己之发达，达于至高之点，为社会国家谋至大之幸福，则非于一定范围内，得以自由活动不为功，且自由活动者，又人类普通性中所具有之观念也。其论法兰西革命之最大目的也，谓为使人民握有《宪法》上之权力，以其所好之方法，各自求其幸福。且得《宪法》之承认，以保证其自由活动之权利，而享有此幸福者也。其论国家之目的，则曰国家欲确保民族天才之发达，不可不制定与个人以自由之制度，更不可不以《宪法》规定个人自治权之范围，命政府不得侵害，且保护之。细绎前后所述各旨，则所谓免于淘汰，即吾人心目中之幸福与发达也。关于营业竞争、知识增进之所为，即吾人心目中之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也。有国家焉，为民族计，不许政府之侵害，且命保护之，著于《宪法》，即今兹所谓安全之保障，防止意外之破坏及牵制也。由是观之，则安全之效能及价值为何如？西谚有之曰：“不自由，毋宁死。”盖视自由为所资以生息之空气，不可须臾离者也。顾今日吾人所以视安全者则何如？自身所处之境遇又何如？广义之安全无论矣，即现所执事之农工商，能无妨害乎？货财及寿命，能无攘夺乎？吾知身受者必以为未能也，此而未能，汲汲以求其可能者，宁非至当之举。特所以求之者，必设为左列之策问曰：

宜如何而后农工商不受妨害？

宜如何而后货财寿命不受攘夺？

宜如何而后免于淘汰？

宜如何而后可以自由活动？

宜如何而后安全有保障，不受意外之破坏及牵制？

试问今之所谓求安者，于上列策问，有一焉能为确当之解答乎？不问将来，但观既往，惟见夫流行之安全说，非有心假托，即苟且目前而已。有心假托者，乃一时之幻象，非本论所欲言。而苟且目前，已成国民之根性，则致命之病源也。外人评吾国

民之根性，谓为追求目前娱乐利欲之半开化民族，无远大之目的，因是无进取敢行之精神，且无主义、无方针，万事糊涂，苟偷目前之安乐。（语见日人西山荣久所著《中国大地理》）斯言也，骤聆之，度无不怒为侮我者，然试一反躬自省，殆无半字失其根据。年来我民族沦陷于劣败之境，实此种根性为之厉阶。盖一念苟偷，则万事放任于自然，无人为无竞进，遂使其自身立足之地，受自然事实之支配，每况愈下，而莫可挽回。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盖苟安于目前者，其目前之境，必不可保。此吾人当发深省者也。

《书》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孟子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才，瘠土之民，莫不好义。”此皆数千年以前，经验有得之格言也。试就此语逐细推勘之，则我民之稍处顺境者，绝无进取之思，其孜孜求善者，外界境遇，迫之使然。苟有一息之安逸，则暮气乘之而入矣，故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则苟且偷安者，实我民族遗传之恶根性，无可讳也。更就吾国社会事实考之，衣食住及社会交际，应自然之需要，不得不从事营求，于是乎有粒食，于是乎有火化，于是乎有布帛栋宇，以次及于刀贝、文字、政刑，而政治组织渐具。此等境界，在三四千年前，即已完全无缺，嗣后三四千年之岁月，直可谓无所改良，无所进步，此固征之历史而无事讳饰者。盖粒食火化可以充饥，布帛可以适体，栋宇可以避风雨，货币可以通有无，文字可以达物情，政刑可以诘奸宄，而举国上下，遂视为至安极乐，熙熙攘攘，绝无所用心于其间，以葬送此三四千年之长岁月。虽由儒家学说，垄断思想界，有以阻塞之，而所以任其阻塞，不能抉破藩篱者，则偷安之根性，为之司命也。

由前之说，尚得曰：社会事物，实足以供社会需要而有余，但得年谷顺成，国政清明，即有太平景象之可见。民殷物阜，万国梯航，令人志满意足，犹人情物理之常，不足为先民病。至于今日，情见势绌，以言夫国，则日促百里，以言夫民，则十室九空，较孟子所谓“孤臣孽子”之境遇，有过之，无不及也。果能困心衡虑，以出水、火登、衽席为职志，容或有收功之日。乃两年以来，如醉如梦，习焉若忘，及帝制论兴，或以维持现状为理由，窃窃诽议。不知帝制固难以求安然，名共和而实帝制之现状，岂终有安全之可言，又焉有维持之必要。实际之帝制则安之，名义之帝制则惧之，始终一苟偷之精神而已。

不佞于此，非以讨论帝制之得失，更非谓安全为社会所不需。特以此种苟偷之精神，处帝制足以召亡，处共和亦足以致败。于安全之真义，见解未莹，纵如何求之，终不能不得其反。即不然者，而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所成斯下。国人而以广义之安全为志愿也，结果或可得一息之安。若眼光仅及于目前狭义之安全，其结

果非吾所忍言矣。

求安全之道，盖亦多矣。依历史所诏，则英人之求安全也，始以大宪章，既以权利请愿；法人之求安全也，以三次大革命；美人之求安全也，以八年战争；比人之求安全也，以背荷独立；南美诸国之求安全也，以脱西班牙羁绊；德人之求安全也，以组织联邦；日人之求安全也，以维新立宪。凡此诸般事实，其行动之目的，出于排除生命财产之危险者有之；出于竞争生存，排除进步之障碍，巩固自由活动之范围，而防止其破坏及牵制者，实居多数。即今次掀天动地之大战争，杀人盈千万，耗费无纪极，其两方之根本观念，各认为“为生存而战”，所以求其民族永久之安全，今日无量之牺牲，即异日安全之代价也。吾民族之感想则何如？安全云云，实人间无价之宝，决非可以坐享者。我民族顾欲以苟安代之耶？如其不然，非迅自确立其求安之意见不可。英人斯迈尔司尝诏我矣，其言曰：凡不能确立其意见者，无勇气而自侪于奴隶者也。吾同胞而果永堕于奴隶之劫运也邪？呜呼悲夫！

An Ideal Husband

A Play

By

Oscar Wilde.

意中人

(续三号)

英国王尔德 作

薛琪琰女士 译

Mrs. Cheveley

Oh, I'm neither. Optimism begins in a broad grin, and Pessimism ends with blue spectacles. Besides, they are both of them merely poses.

Sir Robert Chiltern

You prefer to be natural?

Mrs. Cheveley

Sometimes. But it is such a very difficult pose to keep up.

Sir Robert Chiltern

What would those modern psychological novelists, of whom we hear so much, say to such a theory as that?

Mrs. Cheveley

Ah! the strength of women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psychology cannot explain us. Men can be analysed, women...merely adored.

Sir Robert Chiltern

You think science cannot grapple with the prob-

齐

我都不是。乐天家起首欢笑，厌世家结果悲伤，况且这两样都是为难的问题。

洛

你喜欢做天然家吗？

齐

有时是这样，不过这也是很难行的。

洛

现时我们常听见所说的心理学家，对这理论，有什么解说呢？

齐

唉！女子有一种特性，心理学家不能解说的。男子可以用理解说的，女子只可以受人崇拜。

洛

你想科学不能解决女子的问题

lem of women?

Mrs. Cheveley

Science can never grapple with the irrational. That is why it has no future before it, in this world.

Sir Robert Chiltern

And women represent the irrational.

Mrs. Cheveley

Well-dressed women do.

Sir Robert Chiltern

(With a polite bow.) I fear I could hardly agree with you there. But do sit down. And now tell me, what makes you leave your brilliant Vienna for out gloomy London—or perhaps the question is indiscreet?

Mrs. Cheveley

Questions are never indiscreet. Answers sometimes are.

Sir Robert Chiltern

Well, at any rate, may I know if it is politics or pleasure?

Mrs. Cheveley

Politics are my only pleasure. You see nowadays it is not fashionable to flirt till one is forty, or to be romantic till one is forty-five. So we poor women who are under thirty, or say we are, have nothing open to us but politics or philanthropy. And philanthropy seems to me to have become simply the refuge of people who wish to annoy their fellow-creatures. I prefer politics. I think they are more becoming!

题吗?

齐

科学哪能解决理性以外的事,在这种世界,科学的前途,所以无望。

洛

那么女子是代表理性以外的东西了?

齐

那些穿着华丽的女子是这样。

洛

(恭敬鞠躬介)这个恐怕我不能与你同意。但是你请坐,告诉我你为什么离了那繁华的维也纳,到这阴惨的伦敦来,或者这问题是无意思的?

齐

问题决不会无意思,回答有时这样。

洛

无论如何,你可许我知道你来是为政事呢,还是为游兴?

齐

政治是我唯一的乐事。你晓得如今不上四十岁的人,卖弄风情;不到四十五岁的人,做些新奇可喜出范围的事,都是不合时的了。所以我们三十岁以下可怜的人,除了政事,或是慈善事业,没有什么可以讲的。那慈善事业,在我看来,不过是那些要打扰朋辈的人的护身符。我还是喜欢讲

Sir Robert Chiltern

A political life is a noble career!

Mrs. Cheveley

Sometimes. And sometimes it is a clever game,
Sir Lobert. And sometimes it is a great nuisance.

Sir Robert Chiltern

Which do you find it?

Mrs. Cheveley

I? A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Drops her fan.)

Sir Robert Chiltern

(Picks up fan.) Allow me!

Mrs. Cheveley

Thanks.

Sir Robert Chiltern

But you have not told me yet what makes you honour London so suddenly. Our season is almost over.

Mrs. Cheveley

Oh! I don't care about the London season! It is too matrimonial. People are either hunting for husbands, or hiding from them. I wanted to meet you. It is quite true. You know what a woman's curiosity is. Almost as great as a man's! I wanted immensely to meet you, and...to ask you to do something for me.

Sir Robert Chiltern

I hope it is not a little thing, Mrs. Cheveley I find that little things are so very difficult to do.

Mrs. Cheveley

政事，我想是最合宜。

洛

入政界乃是高贵的境遇!

齐

有时这样，有时不过是巧遇。
有的时候，也是很厌恶的事。

洛

你遇见的是哪一种呢?

齐

我吗? 是这三种凑合成的。
(扇子落地介)

洛

(拾起扇子介) 许我拾与你吗?

齐

谢谢。

洛

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忽然到伦敦来。我们的好时节，差不多已经过了。

齐

呀! 我不留意你们伦敦的时节。伦敦人所忙的大半是婚姻的事，不是女子寻求丈夫，就是躲避着丈夫。我要见你，这是真的。你晓得女子好事的心，和男子是一样。我很要遇见你，请你帮助我做点事。

洛

我盼望不是一件小事，齐佛雷夫人，我觉得小事是很难做的。

(After a moment's reflection.) No, I don't think it is quite a little thing.

Sir Robert Chiltern

I am so glad. Do tell me what it is.

Mrs. Cheveley

Later on. (Rises.) And now may I walk through your beautiful house? I hear your pictures are charming. Poor Baron Arnheim—you remember the Baron?—used to tell me you had some wonderful Corots.

Sir Robert Chiltern

(With an almost imperceptible start.) Did you know Baron Arnheim well?

Mrs. Cheveley

(Smiling.) Intimately. Did you?

Sir Robert Chiltern

At one time.

Mrs. Cheveley

Wonderful man, wasn't he?

Sir Robert Chiltern

(After a pause.) He was very remarkable, in many ways.

Mrs. Cheveley

I often think it such a pity he never wrote his memoirs. They would have been most interesting.

Sir Robert Chiltern

Yes, he knew men and cities well, like the

齐

(略想介) 噢, 我想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

洛

我很高兴, 请你告诉我是件什么事?

齐

且慢。(起身介) 如今我可以看看你华丽的房子吗? 我听说你有很可爱的图画。可怜的男爵阿海, 以前常对我说, 你有些很古怪的珂罗画。(珂罗是法国著名山水画师) 你记得这男爵吗?

洛

(作惊吓状) 你曾认识阿海男爵吗?

齐

(微笑介) 我和他很亲密。你呢?

洛

曾见过一次。

齐

他岂不是一位很奇怪的人吗?

洛

(踌躇了一会) 有许多事, 显出他是一非常之人。

齐

我常常想他始终没有写出他的行传,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那是必定很有趣味的。

洛

是的, 他知道许多人物和都

old Greek.

Mrs. Cheveley

Without the dreadful disadvantage of having a Penelope waiting at home for him.

Mason

Lord Goring

(Enter Lord Goring. Thirty-four, but always says he is younger. A well-bred, expressionless face. He is clever, but would not like to be thought so. A flawless dandy, he would be annoyed if he were considered romantic. He plays with life, and is on perfectly good terms with the world. He is fond of being misunderstood. It gives him a post of vantage.)

Sir Robert Chiltern

Good evening, my dear Arthur! Mrs. Cheveley, allow me to introduce to you Lord Goring, the idlest man in London.

Mrs. Cheveley

I have met Lord Goring before.

Lord Goring

(Bowing.) I did not think you would remember me, Mrs. Cheveley.

Mrs. Cheveley

My memory is under admirable control. And are you still a bachelor?

Lord Goring

I...believe so.

会，像一老年的希腊国人。

齐

他不曾遇见什么阻碍，像比尼罗那样的妻子在家里等候他。(比尼罗是希腊国古时最驯良之女神，彼之丈夫出外游历，在家纺织等候十年。)

梅(通报宾客介)

柯林君!

(柯林上。年三十四岁，人每谓其还要年轻，面貌虽不甚显著，然煞是优雅，颇有才能，但不喜人思其如此。彼乃无缺点之豪华公子，倘有人称其多情，则深恶之。为人极和平，与世无忤。彼恒喜被人误会其为人，故常居益利之地位。)

洛

我亲爱的亚撒，请了。齐弗雷夫人，请介绍柯林君与你，他是伦敦最懒惰的人。

齐

我从前曾见过柯林君。

柯

(鞠躬介)齐弗雷夫人，我不想你还认识我。

齐

我的记性还好。你仍旧没有娶亲吗?

柯

我想是的。

Mrs. Cheveley

How very romantic?

Lord Goring

Oh! I am not at all romantic. I am not old enough. I leave romance to my seniors.

Sir Robert Chiltern

Lord Goring is the result of Boodle's Club,

Mrs. Cheveley.

Mrs. Cheveley

He reflects every credit on the institution.

Lord Goring

May I ask are you staying in London long?

Mrs. Cheveley

That depends partly on the weather, partly on the cooking, and partly on Sir Robert.

Sir Robert Chiltern

You are not going to plunge us into a European war, I hope?

Mrs. Cheveley

There is no danger, at present!

(She nods to Lord Goring, with a look of amusement in her eyes, and goes out with Sir Robert Chiltern. Lord Goring saunters over to Mabel Chiltern.)

Mabel Chiltern

You are very late!

Lord Goring

Have you missed me?

Mabel Chiltern

Awfully!

Lord Goring

Then I am sorry I did not stay away longer. I

齐

好奇怪呀?

柯

我是毫不奇怪,我年纪还够不上。那奇怪的事,是留与比我年纪大的人做的。

洛

齐弗雷夫人,柯林君乃是高等流氓俱乐部的人物。

齐

他是很相信那个俱乐部的。

柯

你在伦敦可以久留吗?

齐

这个在乎天时和饮食,还在乎洛勃脱君。

洛

你不至激成我们欧洲战事吗?

齐

现在还无碍。

(齐向柯点头,目光作极愉快之状,乃偕洛同下,柯走向纪尔泰美白儿。)

美

你来得很晚!

柯

你曾记挂我吗?

美

很纪念你!

柯

那么我后悔,我没有多离开

like being missed.

Mabel Chiltern

How very selfish of you!

Lord Goring

I am very selfish.

Mabel Chiltern

You are always telling me of your bad qualities.

Lord Goring.

Lord Goring

I have only told you half of them as yet, Miss
Mabel!

你一会，我最喜欢被人家纪念。

美

你是何等自私!

柯

我是很自私。

美

柯林君，你时常告诉我你的
坏脾气。

柯

美白儿姑娘，我才告诉你
一半。

潮州杂咏

方 澍

薏苡能胜瘴，兴渠每佐餐。家书缄未发，强病说平安。南风袭绡葛，北风御裘裳。四时备一日，行觅养生方。绿蔗畦千顷，白云山四围。不教畏霜雪，背叶鹧鸪飞。自续游仙引，微闻水调歌。三冬中炎疫，煎取兜娄婆。苦竹支离笋，甘蕉次第花。鸡栖豚栅外，三两野人家。唧唧入筵鼠，寸寸自断虫。飞飞鲋似燕，高御海天风。禅悦晨含笑，灯明夜合欢。一空依傍好，壁上倒风阑。旷野耕桐屋，清溪笠管烟。举觞荐蚶瓦，荷锄种蚝田。朝着抱木履，暮藉流黄席。百和螺靛香，沈沈坐苔石。竹鸡能化蚁，啄木能食蠹。那更畜獾狻，田间搏寒兔。海月拾乌榜，蛤蜊劈白肪。晶盘盛瓜珀，斑管谱糖霜。泼泼岸将转，冷冷水始波。云霞出文贝，丹绶络纓螺。柳絮化飘萍，芎藭附高枝。何如五子树，生辰不相离。已成巾早漉，未及瓮迟开。醉读东坡赋，还沽酒子来。布灰数罟后，乘潮张鬣初。鳗鲡陟山阜，缘木可求鱼。畇畇斥卤滨，耕作聚田畛。但插占城稻，何因植丽春。虻蚶糝盐豉，园蔬同鬻熬。尔雅读非病，人应笑老饕。晨兴调鹦武，晴日上东窗。悯尔樊笼鸟，呼余是外江。两岸乌须鮠，一丈龙头鰕。无弦更堪听，水底响琵琶。水蛭空潭活，蚬蜃破灶多。古称瘴疠地，旅食近如何？别扬污莱远，非关坏地开。落花成颗粒，涂豆满山栽。葛丝采处处，生苧绩家家。漂漈新蕉布，比于波罗麻。食熊与食蜗，肥瘦异形骸。菁芜变为芥，犹是橘逾淮。薤卜雪为花，山矾花似雪。道逢逐臭人，泾浊渭清洁。木棉不可衣，榕林不可薪。愿救饥与寒，珠玉何足珍！

春日寄怀马一浮

谢无量

往往叨相见，寥寥愧远寻。梦中芳草路，春色五湖阴。簇柳新牵带，游莼暗抱簪。画桡频别浦，席帽定高岑。咏浴澄沂志，随芎吐谷音。料驯元晏鹤，倚落武城禽。若木仁容静，兼山止足深。伯居长简简，朱坐但钦钦。四海干戈在，幽栖日月森。下帘疑罢卜，隐几即援琴。久羨窥颜乐，何繇息跼吟。俛诗应有作，洞历况能任。莫过玄黄野，犹茨赤黑侵。众愚贪地味，衽恶诮天心。出米方征性，重芦旧止淫。淹中惟礼乐，稷下等器暗。正复离群数，遥知如道駸。病余人事懒，愁畏二毛侵。列喻承怜蚘，义占比断金。愿持千里意，聊为豁尘襟。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

陈独秀

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三大文豪之左喇，自然主义之魁杰也。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者也。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益非可以一时代之文章家目之也。西洋大文豪，类为大哲人，非独现代如斯，自古尔也，若英之沙士皮亚（Shakespeare），若德之桂特（Goethe），皆以盖代文豪而为大思想家著称于世者也。

托尔斯泰之远祖，出于普鲁士，德文原姓曰狄克（Dick），俄译曰托尔斯泰（Tolstoi）。十七世纪之末，俄帝大彼得，与其姊争政权，托尔斯泰家，以助帝受爵，世为名族。大文豪托尔斯泰，生于一八二八年，为其父之第四子，三岁失母，九岁丧父，以姑母之助，学于莫斯科大学。自幼天性高逸，时作遐思。曾自述其七八岁时，发奇妙之想，以为人苟熟练，不难飞行空中，有时攀登楼窗，试飞空之技，坠地负伤，家人大惊。二十岁时，毕业于圣彼得堡法科大学，得法学士学位。不事猎官运动，归耕故乡三年，投身高加索远征军，任炮兵士官，屡冒危险，建殊功。暇时博饮渔色，豪迈作乐，为同行士官之中心。俄土战争旋起，托尔斯泰转任军令部参谋。是役也，托氏于枪林弹雨之下，三军气阻之时，毅然挥众以御敌。一八五五年，任山炮队指挥官。黑山剧战，勇名益著，依功应授侍从武官之职，乃以肆口批评军令部长官，贾老将之怨，遂以见阻。旋以报告战况之任务，急归彼得堡，坚请免职，军队生涯自此终，文学生涯自此始。

托氏从征高加索也，感其地天然之美，文思勃发，驰声帝京。及其归也，彼得堡人以贵族而兼勇士文豪欢迎之，宴饮无虚夕。一时美人名士，靡不乐与握手订交。著名小说家屠尔格涅甫，称托氏为俄罗斯拔群之著作家。当时之盛名，可以想见。然托氏理想超凡，又锐于观察力，脱身帝都欢迎文家赞赏声中，若弃弊屣，复归耕故乡，时年二十有六。彼尝自述此时代之思想曰：“余自战场凯旋，初以文明为人生之最大目

的，而促进此文明者，文学家、美术家是也。然叩之于我及我之心中，果何所能？何所知？而不能答。又觉文明之为物，不少可疑之点，因自认所信之误，遂欲脱却文学家、美术家之浮名矣。”又托氏之“自白”书中有言曰：“由文章而得之浮名与金钱，足蔽余之灵眼，数年间不能忘此结习也。”彼隐居后，专心农事，暇则读书自娱，或著短篇纪事之文。然闲淡之田园生活，犹非青年托尔斯泰之所能安，居未久，遂作远游之计，首赴波斯，次至意大利，次至法兰西，得爱兄尼古喇死耗，急遽归国。伤悼之余，注全力于人生大问题“死”之研究，此托尔斯泰生平道德思想大革新之远因也。时值俄皇尼古喇一世歿，历山二世践祚，解放农奴之问题发生，俄罗斯之志士，群起以求善后之策。托氏以为此辈毫无教育之农奴子弟，乏独立生活之知识，放任置之，终无良果，应如何教导之，使为德义健全之农民？遂以此动西欧观察之念，首赴德意志，调查农民教育之组织，继游意大利、瑞典，经法之巴黎、英之伦敦，再至德意志，考察幼稚园。归国从事乡土之教育事业，时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

春 潮(续前号)

俄国 屠尔格涅甫 原著 陈瑕 译

(十九)

次晨萨棱出投信，散步于公园，俄突有人以伞柄敲其肩，惊视之，则玛丽亚夫人，亭亭立身前。夫人御青色春服，面罩白纱，冠窄边小帽，眼波澜然，若梦回初觉之景。夫人言曰：“君有何深思乎？余今晨早遣使者造尊寓访问，则君已出矣。……愿共散步乎？”萨棱不能拒。夫人更请曰：“其携手行乎？君何事作此恐怖态？君之宠人并不在此间，毋过虑，必不至撞见也。”萨闻言滋不怪，但苦笑颌之。于是夫人将纤手与萨棱相携，张伞以行。复曰：“园内路径余最熟习，当导君至风景佳处作畅谈也。……”

萨棱一切俱如玛丽亚夫人命，备述数月以来之经历，约散步时许。玛丽亚倾谈间，时凝深思，流盼注萨棱。噫！彼仙玛者，匪萨棱许为此地球上第一恋爱之人耶。然犹未尝同作长时间之散步，不图玛丽亚夫人竟强迫行之矣。

迨还寓所，保罗梭夫不悦之情，形于颜色。在玛丽亚殊不关怀，比约萨棱以是夕往观剧，且嘱其夫曰：“若不谙德语，毋偕往。”言语间不少假颜色，彼眼中固无保罗也。既而保罗向萨棱细问领地之事，语蝉联不断，足历时许，萨棱颇不能耐。渐议及地价，夫人则要求从缓斟酌，待次日决定云。

萨棱辞保罗夫妇回室，立爽适如释重荷，念只因筹画与仙玛结婚费用之故，乃至斯土，与此等人交际，回想早间事，觉冥冥之中负仙玛矣。

(二十)

是夕萨棱共玛丽亚往观剧，剧甚劣，玛丽亚大沮丧，座间极口骂俳優之笨拙，冷嘲曰：“虽法兰西之小戏园，其演剧佳处，犹高出德意志唯一之大剧场多矣。”观此无味之戏，毋宁为有趣之谈话。于是为萨棱述其幼时之艳事，称尝与一教会唱歌教师相爱，其时年才十二耳。顾谓萨曰：“吾情窦之开不极早邪？”萨棱哑然不知所对。玛丽亚更其述梗概曰：“吾与伊人，仅得于安息日一会晤耳，然吾实深爱其人。其人仪貌庄

重，凛然若不可褻，又每好俯其首，凡至妇人麀集之处，必操法语谢曰‘恕罪’，然后始通过。佳士登，其字也。厥后招致吾家，为吾弟之教师，住吾家二层楼上。余之知尊重自由，实系受此公之熏陶。余与保罗结缡以来，无丝毫束缚，泰然为独立自主之生活，皆此君教诲之力，食其赐匪浅鲜也。”言之津津有味，萨棱殊淡然不甚理会，俯首默无语。夫人诘曰：“君何故作是态？思睡与？未闻吾言乎？”答曰：“否否，愚方注意静听。……顾愚有不能释然于心者，夫人何为而乐道兹事乎？此愚自先刻所长思者也。”夫人俯首少默，顷之曰：“噫！吾不解是何因缘，自与君识面，便觉吾一生之心血，千万缕之情丝，悉蒙绕贯注于君之四肢百体。诚思觅一良好机会，只吾两人一倾此衷曲也。……”萨棱大骇，睁目直注其面。

剧场幕下，夫人命萨棱为之着肩褂，萨棱如命，着毕夫人携之出。比在马车中，复有种种之谈话。夫人曰：“余再勾留三日，适巴黎矣。君当遄返弗兰克佛尔，后会何日？能毋怆然？……萨棱君，吾子温柔敦厚之人也。倘能徇余最后之请乎？”应曰：“夫人所需余者，果何属？”曰：“吾意君能乘骑非邪？”答曰：“然。”夫人随接语曰：“若是，请于明晨共君跨骑远游，迨归时再决定领地之事，不佳邪？”言次凝眸注向萨棱，维时车中光线甚暗，夫人目闪闪有光辉，萨棱旋借吐息之余势，漫应曰“诺”。

既宁寓所，萨棱接仙玛手书，中心兀兀，若怀重疾。顾相思之情炽，转恨书札入手太迟，启封览之，则寥寥数语耳，略云：“所事进行有佳况，甚喜。维君暂忍岑寂，底事于成。吾家均各无恙，盼君料理速归，咸屈指计日以待也。”

（二十二）

次日清晨，夫人促萨棱起床，未几二人同跨骏驹而出，一仆随后亦骑焉。夫人善乘，与萨棱并辔行。

夫人喜悦之情，不可以言状。慨然语萨曰：“快哉！人生必如此，其生存乃为不虚。大凡自以为绝对无希望之事，一旦遂愿，是时之乐，殆无物可方比，此无间谁何而俱同也。余此时之心绪恰为如此。”萨棱讶然质之曰：“夫人爱骑游乃若是，其甚邪？”是时夫人见道旁有饮食店，乃令其仆曰：“止，汝留此候吾等，尽可饮酒消遣。”嘱毕偕萨棱策骑前行。

远方丘峦秀丽，林木郁碧。夫人曰：“曷彼行。”于是引骑入小路，萨棱亦加鞭随之。渐进，纵横有沟流阻隔，萨棱思引返，夫人不许，先自策骑跃过，萨棱亦随之。少选，至一广漠之平原，匝地青草如茵，绝似牧场。乃去处复见沟流拦路，正拟跃越，夫人帽堕地，修发披垂于肩，萨棱思下马拾之，夫人示止，自马背低弯纤腰，以鞭之细端，挑面网而起之，且戴且催骑以行。

夫人面色舒畅，踊跃放荡之情，流露眼角。又时时于匆忙喘息中，作呼吸状，似贪吸清晨之新鲜空气也者。于时坐骑遍体汗濡，殆已疲惫，而丘峦咫尺在眼前矣，于是舍小路登山。夫人脱革制之手套，顾语萨曰：“余手殊，不作手套恶臭，君谓何？”言次泄浅笑，萨棱亦赧然颌答之。要之，此行于二人感情上大加亲密。

亡何，夫人突问曰：“萨棱君，君年几何？”答曰：“二十三。”夫人讶然曰：“然与，是则与余同年。……咦，热极，余面泛赤乎？”萨棱唯唯曰：“夫人血色佳甚。”夫人取帕且拭面，且曰：“进彼森林中，自凉快矣。”顷之，已行近森林附近，亡何入林内，树荫曾累相加，密遮无微隙。夫人悦甚，策骑直入，是时马疲极，蹒跚不能进，发为长嘶，厥状甚苦。林内松柏之恶臭，与落叶沉痼之气相麇杂，头脑为重，几不敢换息。地上绿苔如褥，巨块山石，横散四处，环境丘峦隆起。夫人语曰：“其在此暂憩乎？吾爱此绒毡地，吾欲憩此上，乞君助吾落骑。”萨棱既降，趋夫人身旁，夫人抱其肩而落，坐息地上。萨棱挽辔前立，少谈数语，夫人脱冠整发，声响暂寂。萨棱凝神伺夫人理发，惘然魂消，觉夫人之身裁，袂纤适度，姿态秀丽无匹，更华装坐绿苔之上，若衣服四周，别添绿缘，风致尤佳绝。正当神思飞越之际，忽身后一马身颤作巨响，惊甚，亟回顾审视。夫人挽发恰毕，且整冠，且曰：“吾友，可再息片时乎？……己不愿邪？”于时陡闻烈风起于林端，讶曰：“雷至与？”萨棱曰：“殆然，仿佛闻雷声矣。”夫人起立曰：“余等其行哉。请君抱吾登骑，吾体固不甚重也。”萨棱如命抱之就鞍，夫人身轻似燕，飞跨而上。旋萨棱亦登骑，向夫人言曰：“今可归矣。”声音微颤，盖不知为何故？夫人不许曰：“但随吾行可耳。”言次催骑前进，向林薄最深处行去。薄暗窄狭之去路，尚亘绵甚遥。

浸假夫人之态度，骤为倨傲，萨棱间有言，亦绝不能听从，策骑进行不少顾。萨棱亦一变为卑屈之现状，视彼何往，亦随之俱去耳。……是时其官觉殆已麻木，所余一星之自由意志，今更不知去何方矣。

俄天沉如墨，豪雨旋降，夫人加鞭迅驰，萨棱紧随。旋自松林之隙间，望见一荒破之小屋，遂共投之。两人先后落骑，夫人先入，继而萨棱亦灭迹。

(二十三)

四时间之后，夫人偕萨棱同归寓所。二人神情恍惚，悉改常态。保罗梭夫谛视其妻之面，忿火勃发，恨恨然叱责之，夫人默无语。

更历二小时，夫人至萨棱房中，萨棱之现象，有类醉痴。夫人言曰：“萨棱君乎？子今后拟何适？……巴黎乎？抑佛兰克佛尔乎？”萨棱被此一问，自思吾之身体，已印污点，此污垢之心身岂足偶彼冰清玉洁天使模样之仙玛？呜呼，良自弃耳，尚复何言？

旋答夫人，曰：“卿问余何适乎？地角天涯，将追随卿后耳……直至被卿抛弃之日止。……”萨棱怊怅自失，言下有余哀，夫人趾高气扬，居然为胜利者之态度，伸手令萨棱接吻，既而作饥鹰捕鸟之势，握萨棱之发，视其面作狞笑，为态半似满足半似嘲笑。

其后萨棱在巴黎之生活，实为最哀惨之奴隶生涯。如是多年，后卒被夫人抛弃，自觉如饮鸩毒，乃嗒然回俄罗斯故土矣。

归国以后，追念往事，悔恨之情，潮涌于心。然事过迹陈，莫可谁何。至何故忍弃仙玛，毕不能自解。又念生平从未眷恋妇人，如与仙玛相得之情境，自仙玛而外，亦绝未贯注些微之爱情于其余女子。顾虽如此，吾何故而欺彼女郎？予彼精神上的一大刺激哉！思之又思，究不能自明是何居心。

一日，萨棱突言赴外国漫游，亲朋咸惊怪。临行友人送至车站，彼但言赴“外国”，究往何处，则未明宣，其实径搭车向弗兰克佛尔行矣。尔时火车已全通，由俄京出发，四日便到。

萨棱别弗兰克佛尔，几三十年矣。白鸽馆之生意发达如前，但是时佳旅馆甚多，若白鸽馆，亦不得居第一流。市中街道，惟最著名之仄幕街，无大变动，余若仙玛住处，及与仙玛共游之公园，皆甚改变，是时殆无有一人。知仙玛家之事矣，偶想及柯留倍尔，乃向逆旅主人探其下落，主人谓曰“其人投巨资设立银行，后犯诈欺取财罪名，破产系狱，辱为刑事上之犯，人至瘦死狱中”云。

一日萨棱读弗兰克佛尔之新闻，瞥见陆军少佐典郝夫男爵休职一事，疑即从前与己决斗之人，立乘马车访之。既晤，果即与彼决斗之士官也，但须发亦尽白矣。

少佐见面，颇怀契阔，欢洽异常。谈次，述仙玛一家已早移住美洲，现居纽约，仙玛适商人斯柯罗姆氏云。萨棱得悉详细，归寓即草书一通，寄仙玛斯柯罗姆夫人。其大要如下：

比来弗兰克佛尔，冀与夫人谋一面也。然愚今日更无权利要求夫人报我以复，亦所熟知夫人兴居多福，必早忘愚矣。愚处斯世，无复有娱乐之事，萧械送日而已。曩以意志脆弱，对夫人犯莫大之罪恶，至今日夜受良心之苛责，惶愧悚惧，极难堪也。万一得夫人一言相宥，愚实有再生之感。夫人其肯以移居美洲以后之事见告，则愚喜悦之情，当无物可方。拟将以来春为止，稽留此方，敬候夫人损书贶我也。……

节序电逝，转瞬已到次年之春。而仙玛复音杳然，萨棱甚失望。一日忽接自纽约寄至邮书一通，观发信人署名，仅签“仙玛付邮”字样，悦甚，以为仙玛不冠其所夫

之姓氏，是乃宥吾之证。启缄之际，万感交集，泪如泉涌，及展纸忽有物滑落，一枚之小照也。亟舍起阅之，惊愕万状。盖小照中姿首，宛然仙玛，三十年前所见仙玛之面貌固如此也，媚眼娇唇，不殊纤豪。翻观小照之背面，则见书“吾女阿妙”等字样。继读书翰，柔情怡气，流露行墨间，无半点饰词也。书中首谢殷勤笺问之厚意，继述别后所经之苦痛，尽言无隐。但自问得交萨棱，终属毕生之幸福，何者？非交萨棱，则将妻柯留倍尔，退婚之动机，莫由萌矣。间接得妻今之良人，亦一原因，故决无怨恨之思云云。

又书曰：余适斯柯罗姆氏，盖二十有八年矣。家庭和乐，凡百咸宜。斯柯罗姆君，在纽约亦颇知名。今膝下共有子五人矣，其四为男，女郎小照中之阿妙也，今岁行年十八，已字人矣。吾母偕来纽约，含饴诸孙，晚景滋不寂，今逝世矣。足下所亲爱之耶米，隶卡尔巴纪将军部下，为祖国自由奋斗疆场，卒在锡锡黎岛，为光荣之战死。此事在吾等家庭中，不可谓非一最可悲之事，然为国家流尊贵之血，洵足夸也。吾等可以慰矣！足下遭遭不幸，受如许之折磨，使余慨叹不已，深盼足下从此精神平静安畅，享最高之幸福，余实心祷之。余等于斯世再图会晤，实甚难有此机会，然固甚愿再一见也。

萨棱读此书，其感想为何若，殊非笔墨所能形状。比裁书答复，兼寄贺礼与其女阿妙。礼物维何？集多种宝石镶饰之石榴石十字架也，其价值乃非常昂贵。萨棱是时亦称富裕，借此以还夫人之故物耳。

五月初日，萨棱由弗兰克佛尔启程回圣彼得堡，但本无心长居故土。旋尽卖其领地，传言目下即首途赴美洲云。

（完）

Blood And Iron

血与铁

(英汉对译)

译《伦敦自由旬报》 汝非

Who is responsible? Now, when the red deluge has so suddenly and unexpectedly surprised the whole of Europe, we hear on every hand the same question: Who is responsible?

Evidently, each country has its own particular answer to the query. The rulers of every land throw the blame on their rivals, and the Press, whose special concern it is to manufacture “public opinion” makes the necessary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The Kaiser declares that it was enemies of Germany who compelled him to wage war, and that he was the sole perdon in Europe who continually strove to maintain peace among the European nations. In England and Fr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Kaiser is the “mad dog” of Europe, the only one who continually hindered and disturbed the peaceful relations of its own peoples. And the Tsar, the red-handed executioner of Russian freedom, who converted Russia into a huge cemetery, and endeavoured to stifle the lost hope of his oppressed subjects in a sea of blood—he talks of a holy war, a Just war, in order to ensure the happiness and well-

谁人负责任乎？自血洪水突然猝然泛滥欧罗巴之全部，吾人从各方面听之，皆此相同之问题也。

各国对于此问题，明明各有特别之答题在。各地之治人者，皆委于仇讎。报纸既以制造“公论”为天职，不能不考查而详论之。彼凯撒（德皇）宣言曰：在欧罗巴独有一人焉，永远播布以保全和平于各国之中，其人即彼也。驱彼而启衅者，为德意志诸仇人耳。由英吉利与法兰西别一方面观之，则曰凯撒为欧罗巴之“颠狗”，终古障碍与蹂躏欧罗巴人民之和平睦谊者，惟彼一个人而已。至于沙（俄皇）俄罗斯自由之血腕侏子手，变俄罗斯国土为一大墓地，且竟欲消灭彼专制人民最后愿望于血海之中，则曰此为神圣之战也，正谊之战争也，所以保险欧罗巴幸福与安宁者也。

being of Europe!

And in all lands the sounding church-bells are calling the pious Christians to come and unite their prayers that the Lord should destroy the enemy, and bless "their banners" The same God! the same Christians! the same Gospel, whose founder said,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What scandalous comedy! And how deep the ignorance and deception of the people who neither will nor can see this colossal fraud, and the unscrupulous intrigues of their oppressors.

Who is responsible? You ask. Do not look for the responsibility in others. Look for it in yourselves. Seek it in the cursed system whose victims we all are; in the State capitalistic civilisation which is based on organised violence, on the shameful exploitation of all the nations!

You do not know, it seems, that we have been living in a state of war for many, many years past; You have ignored the war that is being waged daily in our beautiful society, therefore you now have aerial war. You were silent when men, women, and children fell in great numbers upon the industrial field, therefore you now see your sons falling on the battlefield. For the same powers that deprived you of the fruits of your labour, and compelled you by hunger and starvation to create riches for a minority of privileged thieves and idlers—the same powers will now take away the lives of your sons and brothers, and force you with their guns to die for their in-

各地礼拜堂之鸣钟，正以召集敬神之耶稣教徒来，且相与联合彼辈人之祈祷，如此则神将毁其仇，而佑彼辈之军旗，惟是同一上帝、同一教徒、同一福音经，且彼之建教者曾曰“爱其邻如爱一己”焉。

真愧剧哉，而人民之无识与受欺何其深也。此种无量无边之骗局，与夫彼专制者明目张胆之阴谋，如此等人民，皆将不见之，或竟不能见之矣。

汝问曰谁人负责乎？勿以负责任者根究他人，请根究一己，请向吾人咸为之牺牲者之可厌制度中而搜寻之，向国家资本的文明而搜寻之。夫如此所谓文明，乃从强权之力而组合者，乃从各国中寡廉鲜耻之扩张领土手段而成立也。

夫吾人曾寄生于战争之状态中，多年于兹，久矣，汝似尚未知之者。无形之战争，日日行于吾人优美社会上，汝乃不察，故汝等今日有真正之战争矣。当男女老幼大多数失业于工场之时，汝乃安默，故汝等今日儿子正丧命于沙场矣。同以一样威力，昔日夺汝等劳力之生产，驱汝等于饥饿且死，为少数之享有特权民贼与懒人增财而益富，今日即取汝等子弟生命以去，且压逼汝等执彼等人之枪竿，为彼等之关系

terests.

In a ward, you did not want the revolution, so you now have war—the wholesale murder of the nations. The revolutionaries only appeared to you as Utopians, dreamers, unpractical men. Your rulers were more practical, and the thunder of cannon, lacerated human bodies, and rivers of blood now speak to you of the results of their practicability.

Who is to blame? Capitalism and its twin-brother, the modern State! Your yourselves are to blame, because you ignored the great doctrine of a new social culture, because you would not prevent the catastrophe while there was yet time to do so.

No one knows what the future has in store for us. One thing, however, is certain: Capitalism is war—Socialism means peace among the nations. So long as the producing classes will allow a minority of privileged robbers to monopolise the fruit of their labour, and to condemn millions of human beings to a state of eternal misery, just so long will you have war among the different races and nationalities. The immense fortunes that are to-day accumulating within the hands of a few do not arise merely from the usual exploitation of workman by the master or manufacturer, but are the result of international speculations in the great hunt for the domination of the world's markets. That is why Capitalism in every country was obliged to increase the power of the modern state, and to develop militarism to such mad proportions. For a strong military and centralised

而死。

一言以蔽之，汝平日不要革命，汝故今日有各国互相大残杀之战争。革命党人出现于汝等之前，汝等以为幻想者、梦中人、不可见诸实事之人也。汝之治人者，诚为比较上实行家矣。彼如雷之炮弹，鳞伤之尸体，及彼血河，告汝辈以彼等实行之结果。

谁人是受咎乎？资本主义与今日之国家。今之国家，资本主义之从兄弟也。汝自身且当受咎，因汝于社会上文化之大义置若罔闻，因汝对于为时未晚之秋，乃不阻止此次滔天大祸。

将来如何而准备于吾人耶，无一人能知者也。虽然有必然之一事，资本主义即战争，社会主义即各国间之和平而已。使凡生产社会将许一种少数特权民贼，专利彼等劳力之生产，且任其征罚盈千累万生民，入于无穷无尽之悲境中，许之任之之时期为如何长久，即汝等对于各国民、各种族之间有如何长久之战争矣。巨大之财富，今日而操诸少数之手者，岂仅佣主、工头取自工人寻常工商业中，乃各国乘间投机于世界市场，以猎取土地之结果也。以是之故，资本主义在各国，不得不增加今日国家之威力，不得不展发军国主义，以抵于狂妄

State is the only guarantee for the realisation of modern Imperialistic tendencies of Capitalism wery where. But Imperialism means nothing else but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other nations, upon the basis of the exploitation of its own people. In other words, militarism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apitalistic regime, and therefore the cause of ceaseless strife.

The great misfortune is, that the majority of people cannot see the connestion, and many will gauge the culture of a nation by the strength of its armies and its external technical improvements. But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istakes ever made. Germany offers us the best instance for this. The national unity of that country, under the supreme rule of Prussia, upon a basis of extreme militarism and anall-powerful bureaucracy, has certainly not produced what we call German culture. On the contrary, that unity has proved the greatest hendr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true popular culture, and has always endeavaured to force the spiritual powers of the German people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arracks.

The finest examples of German culture were produced before the military system and the renowned unity came into being. The clossical philology of German, her wonderful art and literature—all that developed when the country consisted of separate little kingdoms, and had not yet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domination of Prussian culture

之平均率。盖以为健全之武装，与集权国家，无论在何地，皆可为资本主义今之并吞的趋势之唯一保护人也。夫并吞主义无别物，不过据一己国家人民之工商业为其基础，以遂其展拓经济政策于他国耳。质而言之，军国主义为资本制度不可逃之结果，又为永永相争之原因也。

夫多数人民尚未能见此中之关连，相因而致，乃极不幸之事焉。且有许多人民，权度一国之文化，特赖夫军队势力与夫国中工艺表面的进步，此为平日所为之极大谬误之一者矣。德意志即示吾人以极良之比譬，彼国之国家的统一，自处属普鲁士无上的治权之下，依极端军国主义及万能之集权政策以为基础，曾何产出吾人所谓德意志之文化哉。且自其反面言之，此种统一，可证出其为真正平民文化之启发之大障碍，又常常压制德意志人民精神上能力，使屈服于兵厂军营阶级之下矣。

德意志文化之最优美种范，早已产出，盖先手军队的统系，与夫著名的统一见诸实力者。德意志高古之哲学，及德意志奇异之美术与文学，盖皆发育于彼国当分裂为诸小王国之时，其时尚未隶属于普鲁士为文化所厌恶之

hating militarism.

The so-called nation alunity and the conversion of Germany into amilitary State have not doubt been a great gain for German capitalism, but by no means for the culture of the German people. Under the rule of militarism, Germany has become a peril to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and a German victory in this war would be a great blow to every libertarian movement in Europe, a blow to the Geaman people themselves.

The violation of France in 1870, and the annexation of Alsace-Lorraine, were the real causes of the crazy development of militarism in Europe. It is also known that Bismarck and the Prussian Junker class intended to make of France what has been made of Polane. To this end Bismarck carried on secret negotiations with England, and France was obliged to throw herself into the bloody arms of the Tsarin order to maintain her existence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As a result of this we have witnessed the frightful development of Chauvinism all over Europe, the wealsening of revolutionary and libertariam Socialism, and the triumph of the dread reaction under which the European peoples are groaning to this day.

The present war, the most outrageous crime mankind has ever seen, is but the last word of this reaction, the last word of Imperial capitalism and the military state.

And not only in Germany, but wherever this system exists, the same results will follow. The

军国主义势力与统御之下者也。

如彼所谓国家统一，德意志变为一军人之国，所赢得者，无疑为德意志之资本主义，惟独于德意志人民之文化毫无与焉。自隶属军国主义之治下，德意志实与欧罗巴之智育发达以危险也，此次战争中胜者为德意志，在欧罗巴中种种自由行动，将受莫大之打击，即德意志人民自身亦然也。

一千八百七十年入寇法兰西之役，与亚尔萨罗伦之合并，是欧罗巴军国主义狂热发达之真因也。人皆知卑士麦克与普鲁士贵族，意欲如波兰之故事，而处置法兰西。其卒也卑士麦克与英利吉续订秘密协约，而法兰西遂逼不得已投身于沙之血手中，借以保存己国之存在得如独立国焉。于此役之结果，妄气的恐怖思想，布满全欧。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进行之衰滞，而可惧反动力之凯旋，任于此反动力之下。欧罗巴人民正长太息饮痛于今日者，皆吾人所熟睹者矣。

今日之战争，极残暴罪恶之人类已出现，是仅为反动力最后之一字，亦即并吞之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最后之一字焉尔。

此岂独在德意志为然，无论何地苟此等制度留存，而相同之

best constitutions and most glorious traditions of liberty will not prevent their evil consequences.

“You cannot combat militarism by means of Parliament.” This sentence was already pronounced as far back as forty years ago by old democrat Johan Jokobi. A new revolutionary renaissance of the European peoples is the only means against this dreadly enemy of mankind.

And it is not unlikely that the present bloody catastrophe will at last awaken the people from their indifference. The bitter pain fearful suffering will perhaps make a deeper impression than the words of the revolutionarie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social Revolution will be the last act in the present traged; possible that murderous militarism will be drowned in the blood of its numberless victims; that the people of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will unite against the bloody regime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and finally produce a new social culture upon the basis of free Social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gressive elements must not lose courage however great the disaster that has befallen us. We must be an our guard, and if necessary, risk our lives for the triumph of a new social order.

结果将相沿不绝。而最良之宪法，与光荣自由之习俗，亦不能阻抑此种凶恶之终局焉。

“汝不能以议院之政策，而斗胜军国主义。”是言也，平民政治家约翰叶乐皮已宣言于四十年前矣。夫惟有欧罗巴人一番新革命复兴，乃反对此等人类劲敌之唯一政策也。

然而于此似有可望之事，今日之血祸，将能从彼人民深悉中而唤醒之。此切肤之痛苦，落胆之遭罹，或将造成一较深之感印，比革命者之言论而更强也。社会革命卒将进行于今日悲剧之中，残杀之军国主义，将被为此主义供无数牺牲者之血洗涤而消灭之。各国人民将联合反对今之资本主义，与其法制之血制度，而终也，于自由社会主义之基础上，产生一种新社会文化焉，是殆可望之事者。

时哉不可失！虽有如何浩大之艰难起于吾人之前，而进步人物，切勿失其勇气可也。而吾人必为之先导，若到必要之时候，拼吾人之生命以赴之，为一新社秩序之凯旋。

叔本华自我意志说

刘叔雅

盗贼盈国，天地既闭，崩离之祸，不可三稔。而夸者死权，贪夫殉财，邪僻之徒，役奸智以投之，若蝉之赴明火。朝无不二之臣，野寡纯德之士。齐仲孙曰：“国之将亡，本必先颠。”今日是也。昔者余杭章先生，闵党人之偷乐，忧民德之日衰，宣扬佛教，微言间作。惟恢心邪执，众庶所同，大乘之教，不可户喻。欲救其敝，斯亦难矣。德意志大哲叔本华先生，天纵之资，既勇且智，集形而上学之大成（Deussen 博士语也），为百世人伦之师表（R. Wagner 教授语也），康德而后，一人而已。先生之说以无生为归，厌生愤世，然通其义可以为天下之大勇，被之横舍则士知廉让，陈之行阵则兵乐死绥。其说一变而为尼采超人主义，再变为今日德意志军国主义。余获读遗书，窃抽秘旨，世之君子，得以览焉。

先生名亚特，姓叔本华氏（Arthur Schopenhauer），普鲁士之丹崎（Dantzig）人也。父为大贾，家富不费。母曰约翰拿，博学工文，有声于时。氏幼游学盖亭（Göttingen），受学于当时老师萧尔慈（Schulze）者凡三年，转入柏林大学，受学于斐希特（Fichte），既卒業，讲学柏林大学十余年，以不能人间事，不得充教授，遂去职，居于梅恩河上之弗兰克复（Frankfurt am Main），端居读书，不复讲授。千八百六十年，年七十二，卒于家。年二十五时，撰一文曰《充足理由原理之四根》，*Ueber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atzes vom zureichenden Grunde*（英人 Hillebrand 氏译本 *Fourfol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载在 *Bohn's Library* 中），已为当时学者所称道。其后六年，造《世唯意识论》，*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英人 Haldane，译本 *The world as will and as idea*），宇宙大名，由此遂立。他若《意志之在自然》*Ueber den Willen in der Natur*（英文本 *On the will in Nature*，亦载 *Bohn's Library* 中）与《伦理之二大问题》*Die beiden Grundprobleme der Ethik*，并为学者所重。歿后十余年，弟子佛劳恩斯他德（Frauenstadt），编其全集，刊之于莱卜崎（Leipzig），凡六卷。斯丁纳（R. Steiner）所纂者凡十三卷，谷利斯巴（Grisebach）所纂者若干卷，三集并行于世。巴克斯（Bax）选译其文，命曰《叔本华文钞》，载《彭氏丛书》。（*Schopenhauer's Essays, by Bax in Bohn's Library*）

又谷利斯巴搜集其笔记，命曰《叔本华随笔》（即 *Neue Paralipomena*），凡十二篇。

德义生博士有言：“解自然之玄奥之秘钥，实吾人天然自有之，中而得此秘钥者叔本华也。其丰功伟烈虽勒之景钟，被之歌咏，犹未足赞其万一也。”（*Deussen, Elemente der Metaphysik*. 第二部第一章第八节）叔氏去今五十年矣，今之学者或病其说之旧而短之。然要为希世大哲，其学说浸润于人心者至深，征诸北欧之文艺，自然派、新理想派之人生观、艺术观，与旷世文豪托尔斯泰之思想，实皆与叔氏之说有同感焉。斯可见其影响于世人之精神生活者至大，苟偷媵娶之民闻之可以发扬蹈厉，在猖诈贪婪之徒亦一服清凉散也。其世界观，实兼采柏拉图、康德、斐希特、谢灵格诸诸家之精英，其人生观则得诸印度哲学者为多。为说甚富，兹就其关于自我意志者，略述要指于下：

世界者我之观念也（*Die welt ist meine Vorstellung*），自我（Ego）与心思之先天条件所创造者也。盖吾人认此世界之存在者，以有眼、耳、鼻、舌、身、意也，我之组织如是，故世界对我呈如是之宪象。我之组织倘与今异，则世界亦必改旧观。物体之有坚有柔，其色之有黑有白，与其占空间，具不可入性，皆在我觉其如是耳。使我无目，安得有色？使我无耳，安得有声？使我无鼻，安得有臭？使我无舌，安得有味？使我无知觉，安得有空间有物体？可知宪象之世界实依我而存在，由我智灵之组织而生，非有绝对之存在者也。然宪象世界之外有真如在，真如，绝对者也。（*金刚略疏*亦云“真如，绝对”，与先生之说相合。）其存在出于自然，初非由吾人之智识而生，独立不倚，无所赖于吾人之心灵也。（以上所陈见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卷一 PP. 3 ff.）康德亦谓宪象世界之外有物如（*Ding an sich*）在，斯即吾人意识中之真如也。然康德虽认此物之存在，同时复谓吾人悟性之范畴（*Caterogie*），不可施于此物。质言之，即谓此非吾人理性所可得而知也，其可得而知者，唯宪象世界而已，以宪象即吾人之心也。夫心诚不能自降而为物，主诚不能自居为客，然吾人信世界存在之心又实不可排除，故知吾人之自觉实使吾人觉他，使吾人仅为主体但能自觉，则于客体之本质必绝无所知矣。由是观之，吾人虽为己心之主又实兼为其客，犹吾人为他人之心之客也。主兼为客，客亦可以为主，其实质本自相类。批评派于主客之界视等鸿沟，实则非不可泯也。

此相类之本质，为万有所同具，虽在批评派亦不能不承也。狄卡儿、斯皮挪萨、雷布尼兹、海格尔及合理派诸师，皆谓此本质为心思智灵。雷布尼兹且谓万有皆具心思知觉，唯其程度为有差耳。叔氏则谓此为意志（*Wille*），至心思智识皆由意志而生，此说虽万世不易也。我之本质，即万有之本质，此无可疑也。我之本质为意志，是世界之本质亦为意志。（德国近世心理学家 *Wundt* 及 *Kuelpe* 诸公皆以意志为人格之中心，*Stackenbug* 氏亦云人之社会生活成于意志。见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ology*,

p. 167. 原文作 A man's social life is shaped by the will'to live and to make the most of life.) 我之有身，由意志也，我之意志呈此宪象也。我所知觉之物皆属宪象，其生于意志亦犹我也。意志有时甚纯粹，与知灵不相接触，是为激刺性，人身血液之流通及化脓、分泌皆此神力司之。有时与知灵相关，为有意识，是即吾人日常所谓意志或自由意志也。意志斯时遵从动机 (Motiv) 为有意识之激刺性，如吾欲举手则手自举是也。吾人之动作又有时兼由二者，如瞳子为过强烈之光所激刺则收缩，此由于激刺性者也。然当吾人观察极细之物时，瞳子又自然收缩焉。有意识之意志其力之伟大，实无限量。观彼黑奴有以自止其呼吸而自杀者，可以知意志之力，大莫与京矣。无论其有无意识，为激刺性，抑为自由意志，变化之多至于何许，其为意志则一也。(《人体为意志宪象》之说见同书卷一 § 18, 118 ff; 卷二 Kap. x x, 277 ff.)

意志无论有否意识，绝无休止者也。身心皆有倦时而志意独不倦，虽在睡时犹然，观于梦寐可知也。其在人身非仅当其发育之时也，实先吾之身而有矣。吾之身乃意志应其所需而构造组织者也，其在胚胎中使大脑之一部分变作目之网膜 (Retina) 者，备其见物也；使胸管之粘膜变而为肺者，备吸大气中之酸素也；细管系发生生殖机关者，以个体在发育中欲殖其种也。诸动物之构造，骤观之似其生活之状态为随其形状而来，先有其形然后有其生活，鸟之能飞似因有翼，牛之好触似因有角。然静观细察将见其反，鸟之有翼，因其欲飞，牛之有角，为其好触也。禽兽固有羽翼未成已思奋飞，爪牙未具已思搏噬者矣，牛羊尚未生角已以头触，野豕尚未生牙已以喙攻，故知意志实构造之原动力，而创造进化之中心也。猛兽鹰隼以搏噬为生，故爪牙坚利，力强而目锐。其不欲搏噬，但欲以疾走远窜自全者，则耳聪而足捷，獐鹿麋羚之属是也。水鸟以虫为食，故其足特高，颈啄亦长。枭攻爵于暗，故其目倍明；恐惊宿鸟，故羽柔而飞无声。猪猡龟鳖不能奔窜，故或以其豪自卫，或以其甲自全。南美有树居之兽，以不能奔窜，则其形与生苔之树干无异，籍以自隐。乌贼以不能游泳，敌至则吐褐汁以自蔽。沙漠中之动物，色皆类沙，以他色则如雪中之鸿，易为猎者所见，故以此自隐也。凡此种种皆求生意志 (Wille zum leben) 为之也。(详见同书卷一 § 27, pp. 179 ff.) 然此等自存之具犹未完全，其卓越一切完美莫比者，则人类之智灵是也。动物之意志必形于外，人类则不唯藏而不露，且能作伪。(如怒而佯喜，取而佯与。) 动物之意志有定，人类则变化万端，此心灵之所以为利器也。

非仅动物之生成进化为由意志也，即植物亦莫不然，惟不若在动物之显著，故人多不察耳。树木之枝柯欲向明，故向上直立。其根欲向湿，故四布于土以求之。种播于地，亦至颠倒不齐矣，然当其萌芽，菱必向上，根必向下。茸菌，至柔脆之物也，然其力能穿壁裂石以向光明。芋生窖室中，其芽必向明处。女萝能辗转以附乔木。此皆意志也，皆吾人所谓激刺性为之也。激刺性与被动之性能本无大别，盖动机常生激

刺，使意志发动。草木之向日乃由激刺，动物亦若是，唯动物有智灵，能自觉日光于其身体生何效果而已。

就意志之表现论之，其上下两端难明而中部易晓。其上端为人类，中部为动植物，下端则矿物也。动植物皆有一定性质，犬之性忠，虎之性猛，狐之性狡，仙人掌喜燥，琉璃草喜湿，及花木之何时苞、何时放、何时实，此皆易晓。夫人而知者也，然人类与矿物之性则甚难知，而知人为尤难。盖一为造化之绝顶，变化万端且能作伪；一则其表现也甚微，非一览所能知也。然经验既久则知人格物，亦匪难事。人固有其一定之性情、气质、癖好，矿物亦莫不然。磁针常指北，物要下坠常成直线，水常就下，某物遇热则膨胀、遇冷则收缩，某物与某物合则成晶体，此类意志之表现在化学最为易见。吾人云火欲燃，水欲流，铁嗜酸素。曰欲曰嗜，非仅比喻之辞也，火水铁盖真有嗜欲也。（详见 *Ueber den Willen in der Natur*, 3d ed. pp. 96 ff.）

叔氏之所谓意志，即斯皮挪萨所谓本质（Substanz），谢灵格所谓绝对也，然又不似汎神论（Pantheismus）认其为神，但视为无意识之造化大力而已。意志现于宇宙间，构成万有（即 *principium indiuiduationis*），然其自身又非空间、时间律之主宰，且不可思议。人之智灵但知其陆续表现而已，意志之次第表现于时间实依一定之律、一定之型，此一定之型即柏拉图所谓意象（Idea）也。自人类以至于庶物，皆由之而生。其超出空间、时间永久不易，亦犹意志，唯由此而生之个体变化不息耳。下级之意象为重量、不可入性、固性、流性、弹性、电气、磁气、化合力等，高级者唯有机界有之，人类实其绝顶。各级互争其所需之物质、空间、时间，而争生竞存之事起矣。每一有机体表一意象，减少用以征服下级意象之力。机体征服自然力之功愈隆，则其表意象也愈完全，且与所谓美（Schnheit）者愈近也。（详见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I. § § 30 ff, pp. 199 ff.）

意志者，究象世界之无穷源泉也。一日有意志，则一日有世界。个体有生灭，而意志无始终，有始终者其表现而已。吾人之本质为意志，故永不灭，此印度、希腊、罗马所同认之真理也。由是以观，死无足哀。死生皆天然之序，绝无可逃，且吾人为意志之一部分，意志既不灭，是吾人亦有不死者在，可以自慰藉矣。唯彼自经讲读者，本欲一瞑不视，闻有不死者在，当以为大戚耳。死之所毁者，究象而已，非意志也，身体而已，非精神也。故自杀者但能解脱究象耳，非真解脱也。（详见 *Neue Paralipomena* 第七章）

意志者，众生之本源，故亦万恶之本源也。其所生之世界非最善之世界，乃最恶之世界也，含生之类莫不以相杀为生。试一权为牺牲者之苦与得胜利者之乐，苦多于乐可以立见。历史者无量数屠戮掳掠、阴谋诈伪之记录也，但观其一页则其余可以概见。彼勤勉、坚忍、克制、俭约诸德，无他，利己心而已。真道德唯有慈悲耳，余者

皆自求生意志而生。世之相残相杀无有穷期，究其所求，唯在生存。不知生命实不可挽救之痛苦，生命愈完全智灵愈进化则其苦亦愈甚，人之与禽，其苦乐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笑固人类所独有，啼亦人类所独有也。生存即痛苦，故积极之乐全属梦想，绝不可得。唯大彻大悟，明生命快乐一切皆空，则意志自断自灭，可以寂灭免痛苦耳。此义为佛教与基督教所同，二教皆认人生斯世为有罪恶。盖人实生于淫欲，即圣保罗（St. Paul）亦视婚姻为不德也。构精生子诚为罪恶，证以人尽觉其可羞，不敢公行必在帏幙可以知矣。与其生此苦海、欲海中，不如无生之为愈也。基督教之所谓天惠，即在能悟一切皆空。慈悲心、爱他心，以及我相之捐，除意志之否认，皆自此来，超凡入圣之道亦在是矣。耶苏者，即其典型也。圣灵者即慈悲舍弃之精神，欲求此精神涌现于大地，故自断其求生意志，以己身为牺牲，此其所以为救世主也。加特力派之重信誓，好布施，及其不婚之律，持斋之戒，皆最忠于耶苏之精神者也。新派虽曰便俗，然去耶苏之意远矣。惟其中麇杂犹太人之思想，崇信有人格之上帝，视之为造物主，斯大谬耳。（详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I., 319 ff, [§ § 53 ff.]）

叔氏自谓其学但本经验以研究世界之本质，于“何以有此世界”之问题绝非所问，以此问题超出吾人智灵之上，终古无从索解者也。吾人智灵之不能解此，犹之聋不闻声、瞽不辨色，既亡其具自不能其事矣。独断派之形而上学家好问“何以”“何从”，不知“何以”之义等于“以何因缘”，而空间时间之外，安得有因果？人类之智灵既不能离因果律，则此等超乎时间、空间以外之事，安得而知耶？欲解此等问题，不异以莛撞钟。万物之本质，非但超乎吾人智识之外，虽有圣人亦不得知，斯实无知觉而又不可知觉者也。（按此又无异唯物论也。）至吾人之智灵，则形式而已，附加之物而已。希腊埃力亚派，中世埃力辑纳（Erigena），及近世布鲁儒（Bruno）、斯皮挪萨、谢灵格诸公所倡之万有一元论，吾所宗也。然泛神论则不敢承，泛神论以其所未知强解所已知，吾之意志说则循科学之通例，据经验之事实，由所已知以求所未知。泛神论为乐观，吾则视世界为万恶之府。吾之说与古今哲人之说皆有间，与斯皮挪萨、雷布尼兹、海格尔之说尤相悬殊也。（详同书 II., Kap. L.）

女性与科学(人生科学一)

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 作 孟明 译

欲以科学解释人生社会问题，有二种方法：其一，即系统发生；其二，即个体发生之研究也。系统发生之研究者，生物现今所见之形状、性质，乃经如何之顺序而成，即就各种属之异同、生人存在之历史，广搜而博证之谓也。个体发生之研究者，探求各个生体，其状态随时变化，以至其完成个体之谓也。故研究男女二性二者孰胜，抑或二者并行，皆世之一问题也。阿斯加休尔谒氏等曰：两性之人类学的研究，宁取个体发生之研究，即胎生学之研究足矣。以此参照生后之发育史，可断论矣。

斯退特生夫人曰：女性原为全部，男性乃附属之一部分。乃引蜜蜂及波乃利亚之雄者，寄生于雌者以为证。复有多人主张原始之民族，男女同等从事剧烈之劳动，较今之文明妇人，其力量必远过之。现今之妇人，受男子压迫，而至失其自由者，因文明及社会事情相逼而退化者也。然实际果如此乎？尚未能断言也。

斯退特生夫人之证例，蜜蜂及波乃利亚是矣。二者之中，蜂为人所恒知，兹特述波乃利亚之生活史。波乃利亚 (*Bonellia viridis*)，其躯干长约八厘米米达，绿色圆筒状，节节有缟文之蠕虫类也，表面全部蔽以小疣，躯干前端伸出等于象鼻之突物，约半米达长，突物有纵沟一条，围以毡毛，其前端分为两枝，其根处有口，躯干之后端有肛门。此动物生于坎拿大海岸及其他海中，以突物运动，避日光，黎明时出游，大概居海岸五寸以下砂砾中，故虽海滨之民多未知者，为波乃利氏所发现，即其人之名名之，对于人类无用无害之动物也。

以上所言，乃波乃利亚雌虫之状态也。雄虫体极小，蔽以毡毛，似涡虫类形，泳回于海中，近雌虫之突物，则固着其上。一定时间来往于纵沟之内，滞留颇久，自雌虫口中入食道内求食，有时一雌虫寄生十数雄虫。由食道出寻雌虫之生殖器，集附其处恒亦有十数。

与波乃利亚不同，而为同样雌雄之关系者，若属于虾蟹类蔓足类 (*Cirrihepio*) 之种属是也。由卵生，额眼一，以三对足游泳海中，为西洋黎子状，分泌石炭质，制壳以护其身，坚附他种物体，以营生活。此类多雌雄同体 (*Hermaphroditism*)，其中仅

Cryptophialus 与 Alcippe，分为两性，而雄较雌小，身体构造亦异。自由游泳于海，二个乃至三个寄生于雌虫之外膜腔，名曰补缺雄（Komplementaere Maeunchen）。总之，蔓足类也，波乃利亚也，蜜蜂也，其生活状态，皆为下等动物，未可与语人间之生活。直据以论女人问题，宁有当哉？讨论女人之生活，当以其个体。易词言之，观察女人当视为一有机体。吾固以阿斯加休尔谒等之研究方法为适当也。有名之瓦尔戴谒尔氏，其论男女之区别曰：现今所见男女区别之大端，决不认为男子压迫女子所致。盖人类形态之持续性（Dualism），有种种之点，可见其真。故吾人不得不由人类学、解剖学之见地以为女人观察之始也，兹于各内部脏腑骨骼，限于篇幅，不能详举就中姿势形态之关系，头脑发育之程度。多数内脏诸机关言之，女子较男子近于小儿，此事实未有能否认者也。然以近于小儿之词，遂涉思女子之形态不完全者，则大谬也。所谓小儿者，正女子之美之艳柔之表象也。或曰女子之乳房及骨盘，不较男子为发达乎？是乃女子生理必然之义。故知女子之观察，应以生理为要点也。然以女子比诸男子为近小儿，决非武断之言。盖因女子十三岁乃至十六岁，月经即来，每二十八日一次，每次三日乃至六日间，流弃最尊贵之血液一百乃至二百格拉姆，即失去身体上营养发育之液体，故其生活机能，不得不一时中止。猿以外之哺乳动物，亦一年一次乃至二次，同此事实，然而不可与人同日语也。此种生理的妨碍，影响于精神肉体者甚大。叶里斯氏曰：男子之生活，行乎平面。女子之生活，行乎波面。月经之前，生活机能最高。月经行中，顿然下降。月经之后，渐次上升。故女子每月中之生活状态，可以曲线示之也。米利坚之女医亚柯比氏曰：月经中罹痛苦者，百人中居四十之多。此天然缺憾存诸女子之身者，数千年于兹矣，此其弱于男子之故也。彼野蛮人之女子能堪男子之同等劳役者，不外无理强行之习惯耳。

月经云者，是为受精之准备，此不待言者也。图子孙之繁衍，期种族之保存，此乃必要之条件，人类之天职也。故性的生活，占女人重大之部分。月经之际，破裂之子宫粘膜渐合，无何，而对于次回月经之准备，已在粘膜内行之矣。月经出血虽月只一次，而子宫粘膜殆无休息。巴尔特耳斯氏及瓦尔戴谒尔氏曰：妇人第一使命，在输灌家庭以文明良妻贤母，世所尊重者也。对于妇人个人生活及其自身发展之要求，根本上虽无以反抗，而由人类学生理学之见地观之，妇人之性的生活为最要，且合乎自然之事理焉。

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

潘 赞

兴登堡者，德意志退职大将，今东征之大元帅也。一八四十年，生于普鲁士之武士家。性憨直无文，富于自信力，深沉毅勇，落落寡合。德人讴之曰：武士中之武士，护国之神。世人赞之曰：普鲁士魂之结晶。

元帅今已六十九之老翁矣，而精神矍铄，不逊少年。昔十九岁时，入近卫步兵联队为士官，无何普奥战起，是为元帅终身铁血生涯开幕之始。有名之克里古拉斯之役，其中队长阵亡，兴登堡代，领残卒四十人，深入敌地，不得本队炮兵之掩护，决死进攻，竟夺敌人大炮三尊。忽一弹飞来，掠头而过，顿时昏绝倒地，部下意气沮丧，所得之炮，复为敌有。兴氏时稍苏，知事急，一跃而起，血流如注，浑身皆赤，叱咤杀敌，面无人色，敌军惊为神人，弃炮而逃，兴氏复昏倒地上。普王嘉其勇，亲授赤鹫章，配以十字剑，殊赏也。此勋章例非团长以上不可得，兴氏以一队长而受此章，一时传为美谈。及普法之战，氏为中队长，袭击黑加附近之桑浦列洼，此地为全线战事中之第一恶战。是役也，德军死者十之四云。后复包围有名之绥丹要塞，降那破仑三世，战后德皇褒以铁十字勋章。此勋章创制于一八一三年，乃以所获法军大炮溶铸而制者，军人有殊勋者，始得此赏，帝亲佩之，其贵重可知矣。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四十年间，平和无事，故战士亦无功绩之可述。一八七二年，兴氏入陆军大学，精研军学。毕业后，入参谋部供职。一八八五年，循资进级少佐，四年至中佐，又四年至大佐，后七年至少将。一九零三年，进升中将。一九一一年，任为大将，同时充军事参事官，时其年已五十有五矣。此数十年间，德国文化，为世界之冠，故青年士官，渐习浮华，而氏之朴茂一如昔日，时训军人曰：“勿忘祖宗创国之难，勿失普鲁士之魂。”愤慨之言，时见于颜色。今皇帝威廉二世，雄才大略，智能过人。自老相毕士麦公退职后，群臣惟奉教承命，不敢多言，独兴氏以先帝老臣，时犯颜直谏。一日帝与氏率两军演习，帝亲率全队，渡桥强攻兴氏大本营，众参谋皆贺帝胜，氏笑曰：“此演习耳，宜帝胜。若实战，恐帝军无噍类矣。”遂偕帝登高处，论攻守之势，四面包围者皆兴氏军也，齐举枪向帝呼万岁。帝大惊失色，氏并谏帝勿轻率遇事，帝无言，遂以此不悦兴氏，命为预备军。预备军

者，国有战事始招集也。氏遂解职，归耕故乡。

语云：急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设无此次之大战，而兴氏之名不闻于世久矣。当欧战之初兴也，德皇之计划，一战而歼法军，三星期而下巴黎，再提师东向击俄。帝亲率二十三军团，分七军向巴黎进攻，东普鲁士及波兰方面，仅留两军，备俄兵侵入耳。不意法据来因河之天险，兼有英比之助，坚取守势，不易攻入，而东普鲁士方面，地势平坦，无险可负。俄与英、法、比协约之关系，存亡之问题也。故德举全力以攻法，而俄自不能不举其所有，加诸德之东普鲁士，以缓德军西攻之势，间接解巴黎之围也。故俄皇命李严刚布大将，统大兵二十五万，由东方攻入，命萨母锁纳大将，率兵二十五万，由南境侵入。势如海啸山崩，飘风骤雨，大有席卷东普，鲸吞柏林之概。八月六号，哥萨克骑兵，已越国境。开战后第十七日，即八月十六日，俄军已开始总攻击矣，其神速亦可惊也。

其时东普鲁士之兵力，仅第一军团及第二十军团两军耳。俄以十余倍之众，强攻德军，德军虽云善战，然众寡悬殊，故风声鹤唳，草木皆为俄军矣。当德攻巴黎垂成之际，即东普鲁士克尼斯堡不支之时。该堡乃德皇祖之故都，西征军人，多产于此。俄兵入境蹂躏，惨辱绝伦。西征之士，心念故土，影响所及，柏林市亦至戒严。大本营报危之电，如矢之集，德皇无法以应，忽忆及老将兴登堡将军，遂即电招其督师东征。当俄兵之入境也，兴氏谓其家人曰：“速为我备行装，吾将复从事兵阵，保国之责舍我其谁！帝必诏我。”不数日果电诏至，此八月二十二日事也。二十三日，东普诸军参谋，已携地图，驾摩托车迎元帅至战场近处之马里堡矣。诸将陈述战况曰：国境附近，湖沼罗列。此湖沼低湿之地，总称曰马吉利亚湖。战略上极重要之地形也，大军行动，进退极为不便。李严刚布之军，由此湖之北面侵略而来。萨母锁纳之军，由湖之南方进行。两军之联络，因湖遮断，而萨母锁纳军，由湖间分三路并进。我军力弱，势危急矣。将军闻诸将之报告毕，而成算已定。遂命各要塞略加援兵，以示死守。急招集后备兵，得九万人。（德国乃征兵制，举国皆兵也。凡男子皆有服兵三年之义务，曰现役兵。三年后退伍，曰预备兵。又三年曰后备兵，又三年曰国民兵，无期也。）附近村落之摩托车，悉数收集，令现当李严刚布之第一军团。一夜间，尽数以摩托车运至西方。廿七、八两日，合全力攻萨母锁纳军之背。俄军不意，大惊败北。萨大将军阵亡，乱军无退路，全部乞降。李严刚布之军，闻风退却而不敢进矣。世所称端严堡之大捷，即是役也。兴将军大胆作战，以少击众，卒成大功，遂被任为东征大元帅。元帅于战事之计划也，先灭俄，去后顾之忧，肃清巴尔干，以决根本问题，然后合师攻英、法以争世界霸权。帝从其说，现命其统率五百万之众，战线三千里，破华沙而毁俄之第一国防线，据威拉而毁俄之第二国防线，下利卡以威迫圣彼德堡。俄军被逐，已陷于波利西谒沮汝林沼之地，无要塞可守，反攻之力，已无有矣。故德人崇拜兴登堡元帅，视德皇加甚云。

国外大事记

记者

法国之新政潮

欧战初起，法国混合内阁成立。维亚尼总理阁务，台尔如斯，入长外交，任职已一年有余。至十月中旬，忽致书总理辞职。书中大旨，言萨洛尼加进兵事，彼与其他阁员，意见不合，故不能复在内阁供职。而阁员则谓台氏于十月七日以前，从未有意见参差之表示，每逢内阁会议，讨论近东问题时，台氏辄列席与议，且调遣军队，前赴萨洛尼加之文书，台氏亦署名。故阁员闻台氏意见不合之语，群相惊讶，只得容其辞职。于是总理兼摄外交总长，当即电告英外务大臣葛雷，谓法政府赓续进行，使英、法两政府亲密之政策，不稍改变。旋得葛雷复电，谓一年之往事，及英、法军队并肩作战，已足坚英、法联合行事之心，英国当赓续与法国共策进行。比时适下议院开会，总理维氏往告台氏辞职事时，议场秩序颇不整肃，议长无法维持。议员邦勒夫与社会党首领利劳德尔，频起诘问，总理异常窘迫，所答者仅英、法已去援塞，俄国亦将加入数语。至质问过甚时，则谓机密事件，方在谈判中，未便宣布，且不赞成议院开秘密会。嗣后议院投信任内阁票，多数赞同，首相始得下场。缘派兵援塞一举，非法国多数人所愿。法人以为法国大部分土地，尚在敌军掌握中，且战局最后之胜负，系于比法阵地，不在塞国，法国何必舍己芸人，远适他国。如英、俄两国，为自己利益计，不欲德人趋入君士坦丁，则英国不妨撤退西境英军，其所遗之阵线，由法军守之。以此故，内阁受舆论攻击，不得已辞职。白里安起而组织内阁，至十月廿七日成立。白氏以总理兼长外交，以加里尼长陆军，以赖茄塞长海军，以维亚利长司法，余员仍旧。当时新总理宣布内阁改变，非改变政策之谓。内阁之政策，一言以蔽之曰：求胜而已。十一月十三日，新总理往下议员宣读意见书，大旨谓政府为国民之小影，既已群策群力，以抗敌人，今仍决志作战，务得胜利，以扫除已受蹂躏及久苦侵略各境内之敌兵，而永保和平之福。协约国有连带责任，日见密接利益之关系愈多，则愈欲尽其同等之力量。读毕，慷慨发言，谓和局尚远，国人当持以定力，必俟被战之地及前被兼并之省，已经恢复，受害之国，已规复其自由，然后始有和局问题，将来法国当永为正义

公道之保障，以求坚实永远之和平。吾人之事业，虽甚困难，然必贯彻行之。吾人存必胜之心，终有必胜之日。言毕，众议员欢呼不置，全体主张续战，赞成新首相之意见，并通过信任政府案。议员五百十六人，仅有一人反对，足见法国内部之政潮，虽经波荡数月，一时为爱国心所遏制，顿归于平静也。

英法阁员会商军事

近数月英、法两国之政象，极不稳之政象也，而两国舆论攻击之焦点，均在近东战事。质而言之，一为派兵萨洛尼加援塞，一为进兵加里波里攻土。前者法内阁因之更动，如前篇所记。后者英议院因总司令哈密尔屯，老师无功，屡向政府诘问，并有倡议撤退攻达达纳尔之师者，政府不得已派孟洛将军继其后任，并责令哈氏于后任者未到以前，迅将其地军情报告伦敦。此皆两国近事，无庸详述。而最近之希腊中立问题，使两国政府，对于近东战局，接近谋一致对付之方法，愈不容已也。先是法国总理白里安任职之始，与陆军总长加里尼元帅霞飞，开会议于巴黎，讨论巴尔干问题。后即令霞飞赴英，三十日，英内阁开阁议，霞飞亦列席与议。首相爱士葵，并欲于下次发表意见时，宣布组织一较小之战事内阁，直接指挥海陆军战事之办法。翌日，霞飞返国。十一月一日，伦敦泰晤士报，载称霞飞将军，至伦敦讨论巴尔干问题，英、法关于军事政策，已得完全切实之了解，且拟于前敌准备急救塞国之要件。此为英、法政府互换意见之始，未几陆军大臣吉青纳往法，与法总理白里安及加里尼、霞飞两将军会商一切。两国政府，对于近东战局所发生之问题，无论如何发展，皆愿一致对付。吉氏当由巴黎赴近东各地，法总理白里安，遂与英相爱士葵，互换极亲睦之电文，大旨谓英法提携行事，乃最后胜利之担保。十日，商业协济会宴会，海军大臣贝尔福演说，盛称吉青纳练兵之才力，又谓敌国胜利之潮，已达极点，今已至落潮时期。首相爱士葵继起演说，言及吉青纳赴大陆之重要，并谓吉氏已在巴黎有友好的效果之谈话，此次不过暂时出国，会同属员及协约国，调查近东之大局，且彼详知近东情形，故此行协约国一致赞成。是日首相并在下议院宣言，谓英、法两国，将设军务处，两国各派大臣一员，协同办事，深望俄、意两国，亦允加入。陆军参谋部人才济济，其中曾于此次战争，得有实在经验者，不下二十六人之多，彼对于该部之组织，殊为满意。陆军部且将得一甚著名之法国参谋官，该员嗣后将逐日与英军参谋部，互通消息。英国亦拟以同样方法，报答法国。继英参谋官与战地军官交替之利益，且谓参谋总长末莱爵士，现极力巩固参谋部，不日将任基格尔将军为参谋副长，夏将军为内国防务总办，彼与法总理白里安，深望英、法大员，不日能与两国参谋会议一室，指挥军事，俄、意如能加入，则战事更能实力进行。已漏往法会商军务之意，至十七日，巴黎果来电，称英国爱士葵、葛雷、贝尔福、乔治四大臣，偕陆海军及外交顾问，已抵巴黎，

与法政府会商军务，并称是日在外交部开会，至午后一时始散，午餐后，复在爱里西会议，直至七时始毕，乘夜回伦敦。闻此乃初步之会议，将来俄、意两国，尚须派代表与议。逾二日，复电称此次英四大臣莅法，专为与法总理白里安，陆军总长加里尼，海军总长喇开士，及元帅霞飞，开军事会议而来。此种性质之会议，乃从前所未有。兹英首相与总理皆称会议之经过，极有效果。英、法政府，同发训令，立即施行议决之事件。此后按期将有同样之会议，并加入意、俄两国云云。今距两国阁员会议之期，已两周矣，未闻有第二次会议，而吉青纳已历希、意等国，复道经巴黎而归。据本月二日，达达纳尔路透社特派员，电称吉青纳至穆特洛斯、希勒斯、安荣克诸阵地，察看形势，并与孟洛将军会议一切。吉氏此来，本非预先约定，但兵士闻之，即从战壕跃出，奔至海滨，欢迎之忱，出于自然。吉氏向之演说，大旨谓彼等战迹，极为英皇所嘉尚。此后吉氏偕裴德胡将军沿战线峭壁而行，向壕中兵士，娓娓谈论，不避危险，有时距土军仅二十码地。吉接见澳军所有高级军官，并确悉该处之情形，兵士因之大为奋激。吾人对于吉氏之风概，诚倾仰不置，但此后达达纳尔之战事，有无进步，仍未敢臆断，姑秉笔以观其后。

挪威之女子选举权

世界女子之有选举权者，若美国，若澳洲，均皆一部分人所有，或其权仅限于地方，初非普及于全国。虽近日各国女权党之运动，极其猛烈，而成效之卓著者，惟有挪威。其国女子自上届大选举后，已取得完全选举权，可为国会之选举人。今岁十月十二日，为挪威国会改选之期。全国女子之新得选举资格者，约增十七万人，闻者僉谓为女界之破天荒。事后各报评论，谓由此现象推测，知挪威国国会之社会党，将来必得势，盖以女权党与社会党平日互相提携故也。社会党既可为议会有力之党，则政府为拥护其地位起见，必联合其他政团，与之对抗，又势所必至者也。挪威社会党之政策，最著者为反对军备，而政府党之恃以号召多数者，则谷米专卖、老年人恩养、禁酒精三者而已。一千九百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国会赞成扩充女子向有之选举权。无论何人，不问其所得税之有无，皆可参加于国会之选举，论者辄以为过。先是一千九百零七年，国会通过之议案。凡女子于此案成立以前，曾尽纳税之义务者，或其夫曾纳税者，无论何种选举，皆可参与。以是而有选举权者，骤得三十万人。乃自前年扩充之议案成立，女子有选举权者，今又增十七万人矣。

希腊之危局

巴尔干者，今兹欧战之酝酿地也。自布加利亚加入德奥联军以来，塞尔维亚之命运，益涉于危。斯时仍以中立称者，惟有罗马尼亚与希腊二国。罗国当意大利加入战

局时，几有倾向协约国之势，赖国王飞蝶南及首相，维持国势于千钧一发之除，迄今尚未坠入深渊。而希腊于条约上虽负有援塞之责任，震于兴登堡及麦刚森之军威，不得不徘徊观望，故在同盟军方面，德国对之有担保希腊土地完全之宣言，在协约国方面，英国愿割居比路岛，以易其执戈相从之决心。其外交之左右为难，固不待言，而影响且及于政局。嗟乎！立国于巴尔干之难，顾如是耶。溯自十月六日，前首相维尼柴洛，入觐国王昆士坦廷，国王告以内阁之政策，不能全用。维氏即日辞职，令萨米斯组织内阁，一时政局稍定。未逾两旬，英国忽向希政府提出条件，希腊能加入战局，除割让居比路岛外，许以军事上之扶助，小亚细亚属地及希腊边界，扩至君士但丁，并允于媾和后，退出英军所占爱琴海群岛，赔偿一切损失。首相萨氏，以希腊国民与陆军皆主严守中立之辞拒之，旋内阁动摇。因陆军大臣之一言，维尼柴洛以为侮辱议院，要求即行道歉。首相起助陆军大臣，且要求投票，表决信任政府与否，其结果否认者较赞成者，多三十三票。维氏复于下议院会议时，诋责政府，甚为强硬。议员某斥其不信任希王爱国之心，维氏答称当讨论国事之际，彼不愿牵入国王二字。当知立宪政体，国王不负治国之责任。惟政党之愚昧领袖，始思以国王为护符，实则国王者无责任之人也。立宪国之责任，全在内阁。国王对于责任内阁，固有表示不同意之权，然经近今选举后，实无所谓异见，故吾王今已无表示不同意之权。吾王洵为名将，然于政治上则无等于军事上之经验。于是萨氏入奏国王辞职，国王极力慰留，萨氏不允，谓前本无意就职，嗣为镇定时局起见，勉任其艰，今与议院意见参差，万难办理国政。国王当即召集各党领袖会议，议毕，命斯柯洛第组织内阁，任首相兼外部大臣，随解散国会，定十二月十九日举行选举。法报对于此举评论，竟谓此乃希王政策之一阶级，以期履行与德、奥私立之约。政府设不早为之备，将在巴尔干续受打击，国人断不能原谅政府。至英伦闻此事，虽不若法国恐惶之甚，但众皆承认希腊与协约国提携行事之希望，已为希王之举动所扫除。希政府遂照会法政府，谓希腊决计续守对于协约国抱持诚意之中立，希腊政府深望英、法、俄不为离间希腊与协约国邦交之流言所惑。驻希英、法、俄三国公使，随往晤首相斯氏，谓协约国军队，如退于希腊境内，届时希腊将取何种态度，请预先声明，再希腊对于英法军队，应与塞军同等视之。法国复遣阁员柯香往雅典，通告希政府云：英法舰队，已集马尔泰，希腊如有阴谋，必加以重惩。英国因希腊态度，对于将来联军，容或退入希境一节，颇不明晰。宣言当以压力加诸希腊，国人闻之，甚觉恐惶。迨英陆军大臣吉青纳行抵雅典，谒见其君相后，人心略定。十一月二十日，希外部大臣，向外交团领袖，宣称塞兵如入希境，希腊为保全中立起见，拟即卸其武装，拘禁大营，俟战争结局时释放，盖希腊力避战事延入希境也。协约国各使，闻希政府之宣言，如此果决，甚为快快。是日，英使署发表公文，称联军既在希腊领土登岸，当然在希腊境内，可以自由行动，今希腊政府对于联

军安宁及自由行动权，颇不明晰，故协约国暂行停止希腊向所享受商业上与经济上之便利。协约国此举，并非强迫希腊取消中立，但恐希腊政府，容或施行与其保障之言相矛盾之计画，故不得不出此，如此事之疑点，一经消灭，协约国即行撤消妨碍商品运至希腊之障碍。逾日，英、法、俄、意公使，会同向希腊首相提出通牒，要求希腊切实声明对于巴尔干战争之态度。虽未限时期，但请希政府从速答复。希内阁即开议，讨论此事。二十四日，雅典来电，称希政府已答复协约国之通牒。闻希政府已接受协约国之要求，允不解除联军武装，并许联军在希境之内，自由行动，及用希腊之铁路电线，惟对于若干细则，须续行审查协约国之通牒。且声明联军所占希腊土地，自当于相当之时期内恢复原状，更当予以相当之赔偿，并闻向协约国提议，请派军事专家与塞国。陆军参谋部，讨论协约国通牒中关于萨洛尼加之要求，协约国复以详文致希政府，以补前文之阙。至二十八日夜，希政府以复协约国第二通牒之文，送交协约国公使，大旨谓若主权无损，且不蒙军事性质之限制，则希腊仍守其中立。又谓萨洛尼加及其铁路，若在协约国掌握中，则希腊军队，将丧失其所有之唯一接济根据地。希腊外交情形，至此困难已极。二十九日，伦敦来电，犹称双方仍抱美满结果之望。巴黎来电，则称政界谓希腊此次与协约国之交涉，得满意解决。其然？岂其然欤！

国内大事记

记者

引入协约问题

自前月二十日，纽约有华盛顿访员，称英、法、俄三国，刻方谋使加入三协约国，无须中国出兵助战之电。连日中外报纸，宣传此协议之内容，有四种条件，即（一）驱逐德国在华之一切势力；（二）防遏日本对于中国之侵略；（三）使中国供给军需品；（四）杜绝印度、俄国附近之一切祸根。于是促起日本全国上下之注意，日本政府，遂向英、俄、法三国，质问关于引诱中国之提议条件及其真意并通告，谓非得说明回答之后，难决最后之态度。驻日英、俄、法三国大使会合，各基于本国之训电，公然开始交涉。二十四日，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向英、俄、法三国声言，谓首相大隈重信与陆军大臣冈市之助，均政躬不豫，司法大臣尾崎行雄，又不在京，内阁不能开议，请暂缓回答之期。际此忽有惹起日本人之疑虑者，即中英同盟之说。北京方面，否认此事，谓其说不足信，乃系德国势力之离间策。近据日人方面消息，此次劝诱事件发生之先，英公使曾向中政府商订中英同盟，中政府不允，乃连合法、俄两使，劝加入协约，除以承认帝制为交换条件外，并以收回德、奥租界及截留其借款等利益相饵。二十七日，北京来电，称十八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以非公式访问外交总长，说明中国加入协约方面，利益殊多之点，劝告中国加盟，陆总长答容俟熟思。至二十日，英公使又赴外交部，催促回答前述问题，陆总长婉辞以答，谓该问题处于今日，诚觉困难，且五国联合之交涉，尤须细加思虑，今仅贵国劝告，诚难作满足之回答，颇露谢绝之意。而中国多数之意见，以据英使所言，中国殊无何等利益，反对者颇多。是劝诱事件，不成问题，但日本每日新闻，二十七日载有最近所传列国引诱中国之真相一节，称此事先由英公使朱尔典与中政府顾问莫礼逊画定计策，然后由英公使建议于英政府，此时英政府对于巴尔干之外交，完全失败，几令国人失其信仰，方拟别筹善策，以为展开局面之图，故即采纳该公使之议，而通知其意于俄、法两国。英、俄、法两国之间，协商大体，略归一致，始提出与日本政府交涉，其意见交换之中，极其秘密，不料竟被美国电报揭出，其真相遂露于世界。此事表面上之目的，既如前此所

传，阻止德国东方行动之说，关乎此点，袁总统与英公使之间，已有所商议，然中国人今方醉心于德国军国主义，果能使此事完全实现否耶？乃袁总统之意，以为加入协约国之后，将来可以取得平和会议时之发言权，且一面又可防制日本对华之举动，其倾向似已渐近于加入方面。结局此议之成否，必以日本之态度如何决之，故日本政府，对于此事，认为一件极重大之事，必须慎重研究其利害之关系，虽近日尚未见决定。然一般舆论，皆极力排斥引诱之说，将来日本大政之方针，谅不至蔑视舆论，似此事不为无因。总之此种问题，就我国之之现势，及欧战与东方之关系而论，有百害而无一利。且最近驻日英使格林，奉到外务大臣葛雷之训电，转达日本外务省，其文曰：请确告日本政府，英国非与日本协商后，无与中国开政治性质之谈判。嗟乎！葛氏其视我国为何如之国耶？本月一日北京电，称协约问题，外报载政府有谢绝意。此间舆论亦以谢绝为然，果尔，则中国如天之福也。

恰克图会议后之库伦与海拉尔

恰克图会议之结果，中、俄政府，彼此称为满意解决者也。惟就最近之情形观之，今国人有不能满意者，约有二端。其一系库伦活佛及外蒙王公大臣，不受民国政府之册封及奖励也。近据法文政闻报，转载俄文报云：中俄蒙恰克图会议终结后，袁总统曾有函致库伦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其词谓恰克图会议，双方满意解决，外蒙仍内附民国，此后当群策群力，以期国家得臻富强。凡外蒙百凡改革，吾人当竭诚相助。现按照国家法律，拟择外蒙王公大臣之卓著勋劳者，予以相当之奖励，务希将名单详细开列，即日递寄为嘱。库伦政府内阁总理大臣，闻接此函后，以为外蒙人民，应由外蒙政府黜陟而赏罚之，不当受民国元首之支配，袁总统此举，实欲干涉外蒙之行政事务，始终未将名单开列寄递。库伦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又不受中央册封，并对于陈都护有不承认协约规定宗主权之意。兹闻政府为此问题，除由外交总长，向驻京俄国公使，提出交涉外，现议特派中国驻俄公使署二等秘书郑延禧，前往库伦与陈都护议商交涉办法。前月二十六日，并由外部致电驻俄刘使，征其意见矣。其二系海拉尔本不属外蒙范围，亦取消旧呼伦道治也。海拉尔自独立以后，添练蒙兵，设行政各种机关，款无所出，遂向俄人息借，将境内之路权、矿产、森林、渔业、畜牧等，尽充抵押品。先后与俄订立密约十八件，本年三月恰克图会议之先，俄人将此项密约，一一呈之于中国政府。当向中国政府，声明能将此项密约，一概承认继续有效，即行开议，否则无会议之余地。迨后开议，关于此件，双方协议多次，未能解决。最近闻驻京俄公使与北京外交部，已签定协约，其要项约有五条，即（一）取消海拉尔之独立；（二）废弃海拉尔总管胜福与俄国缔结之一切协约；（三）确认中国之宗主权；（四）废总管，改名都统，以胜福任之；（五）承认俄人有渔业矿山森林权。查海拉

尔，一名呼伦贝尔，原系黑龙江省之一部分，在前清末季，设胪宾府治。以其土宇辽阔，复设呼伦道缺以统之，及宋小濂为呼伦道，对于人民，专用搏噬手段，人民恨之，而郡王胜福，恨之尤深，缘宋硬将其荒地出放六七万圆，均入己之私囊也。辛亥之秋，内部各省，先后独立。胜福见清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先与俄人议妥，后号于众曰：内省皆独立，吾等亦趁此逐宋小濂。率众凶拥入道署，宋几被杀，赖俄商务委员（尔时俄在该地犹未设领事）救护，始得出境。自是呼伦无主，群奉胜福为总管而独立。今协约成，虽得取消独立，乃由俄人承认我宗主权，并旧府道治，不能规复，是诚一憾事也。

中英藏事会议

中英关于修改西藏协约一事，双方已在伦敦开议。近据外交界传出消息，讨论数次，其主要者，即改订光绪三十二年之原约及附带条件，将来结果究至若何程度，尚未可知，但闻现在彼此讨论者，约有数件。中国提出之意见，系各商埠现在及将来之治理权，应归中国管理，并于边界得派委员，按照协约所订，随时布置施行。如有意见难合不能断定之事，应由驻藏办事长官及印度政府核办。如办事长官与印度政府，不能核办时，可移至两国政府核办。闻此条已得英国之同意。查一千九百零五年原约第五条，载明西藏大员，遵北京政府训令，深愿改良西藏法律，俾与各国法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无论何时，英国在中国弃其治外法权。并俟查悉西藏律例情形及其审断方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亦即弃其治外法权。英国现以中国司法，尚未十分改良，而藏地尤甚，拟援十年修改约章之例，取消此条。中国公使，对于此事，深愿维持不废，并担保五年以后，西藏司法，定可逐渐改良，至亚东江孜加托克三处，已定条约，开辟为英国租界，余均属内地。惟各商埠之治理权，许中国官吏行之。英国并拟要求我国开放拉萨，盖拉萨为西藏省会商务云集之地，交通便利，商业最盛，故英人最注重于此。驻英使使，对于此事，未敢决定。闻于前月十三日，电达政府，请示机宜云。

航空事业前途之希望

自欧战发生以来，空中激战，无异海陆。飞行机之功用，于是大著，而各国扩张飞行队之计划，亦日形繁剧。我国航空事业，自设学校与工厂于北京南苑，为发轫之始，但当时试办之目的，只在能修损坏之飞机。初未尝望其能制造也，厥后以修理飞机器具之故，渐求制造飞机之原理，至近日竟能制造飞机。据本月三日，参谋本部派员验收之报告，其制成已验收者，计六十马力单翼飞机，八十马力单翼飞机，八十马力复翼飞机，五十马力复翼飞机，四十马力（发动机亦自造）复翼飞机，各一架；其

将成而未验收者，计四十马力（发动机亦自造五十马力）复翼飞机，五十马力复翼水陆飞机，各一架。并称灵便合用，无异购自法国之飞机，是亦经营航空事业初次之效果也。惟我国航空人才缺乏，为国家储材计，须广设学校及工厂，始能扩而大之。现今西欧战地，英法两国飞机，总计二千五百架。闻两国制造飞机之迅速，每星期约出千架。美国次之，一星期约造四百架，而美国总统威尔逊，且决意扩充飞行队，向议会提出增制飞机经费八百万金圆。查美国去年飞行经费，价一百三十万金圆，今竟增加如许，询可惊矣。我国近闻飞行家谭根，应龙将军之聘，在粤筹办航空学校，已将预算表册呈报。其所拟办法，约有数项。第一，教授程序。拟招学生三十名，由政府拨给适宜地点，每日实授飞演法二小时，讲授飞机学术一小时，研究飞机构造法一小时，教授实验军用抛掷弹、侦探敌营法一小时。预计聪颖学生，六个月尽可毕业，鲁钝者亦不过一年，便能驾驶自如。第二，开办经费。购置三等水陆飞机一架（四十马力），为学生初学在地面水上实习所用，价值八千元。购置二等水陆飞机一架（八十马力），为有能自驾驶之程度学生操练所用，价值一万元。购置头等水陆飞机一架（一百马力），为毕业学生凌空驾驶之用，价值一万五千元。购置仪器校具，修整飞机之机件等项，约需五千元。综计需港纸三万八千元。第三，常经费。内添置机件，推进车页，年需二十副，每副价值一百元，年需二千元。修补飞机之钢料、铁料、木料、树胶料，月需二百五十元，年需三千元。电油，月需二百五十元，年需三千元。滑油，月需八十元，年需一千元。杂费，月需二百元。年需二千四百元。职员薪水。总教授兼工程师。月薪八百元。年需九千六百元。副教授。月薪五百元。年需六千元。正机器师。月薪四百元。年需四千八百元。副机器师。月薪三百元。年需三千六百元。帮机器师。月薪一百五十元。年需一千八百元。文牍员，月薪八十元，年需九百六十元。会计员，月薪六十四元，年需七百二十元。庶务员，月薪五十元，年需六百元。杂务四名，共需九百六十圆。综计需银四万零四百四十圆。合计两项，共需银七万八千四百四十圆。日内龙将军果如所请，学校指日可以观成。按谭君原名德根，粤之开平人也。生于美国加省三藩市地方，幼在市内公家学校肄业，年十二，就各机器厂练习二年，旋在屋伦埠高等专门学校研究机器科四年，慕世界发明飞机家胡礼士兄弟，欲从学，因家贫不能供学费，遂日则往工厂作工，夜则返家将飞机样式原理，秘密研究。比闻冯如君欲习飞机学，结识之，未几美国军队飞行实验家狄加君，抵加省试验，加省高等学校校长，荐君任当机器司理，始得与飞机实验。时有打士飞机公司，成效显著，君遂就学焉。后得亲友资助，于夜间造通灵家太守博士学习飞机原理，复得太守博士介绍，入希敦飞机实验学校，至一千九百零十年毕业，时年二十有一。旋发明水陆飞机，其式系机器及车页在船头（两翼）构成，较欧战最便利之军用飞机犹轻便快捷。计前后八年，飞行历二千一百一十六次，于希敦飞机实验学校，领有第十号文凭；

美国加省飞行会，领有第十五号凭照；万国飞行会，领有第一百三十一号凭照。并为美国凌空总会会员，及西美凌空杂志通信记者。一千九百一十三年，旅美华侨发起中华民国飞船公司，聘君主持其事，兼总教授之职，于是君制成飞演教授飞机二艘。适檀香山华侨，邀君往该埠飞演，周历各埠，飞演至四百余次之多。因该公司系营业性质，故到处飞演。东渡至日本，著名军事司令飞行家数人，出君门下，礼遇有加，联请谭君飞演二次。日本报纸及其政府，均崇仰谭君，称为东亚飞行界之第一人。缘千九百零十年，万国飞行会，日本政府派飞行家赴会比赛，无一次不落谭君之后也。旋又去日本，赴吕宋，华侨极其欢迎，小吕宋总督，并派军队保护。计于各地飞演八百余次，有一次直飞过味翁火山，飞演水面飞机成绩，称为世界第一高度。该飞船公司，复在其地设飞机学校及制造飞机工厂一所，有学生八名，并制成军用飞机数架。今年谭君与公司合约期满，所教授学生，均已成材。君慨念祖国飞机人材缺乏，非速办航空学校不可，欲本所学，反哺祖国，故内渡至粤飞演，以争回昔日冯如、陈桂扳两君之名誉，坚国中之信用，而促航空事业之进行。此次返粤，飞演数次。其第一次在大沙头演放，据日报记载，是日天气晴朗，午后三时，帮飞机师谭荣，在场内将飞机推落水面，泊在参观场附近，较合机器。三时十五分，谭飞机师，由水面浮桥登机，将机关一开，乘风破浪，其航线由场外取道东方，驶至鸭墩关海面，转舵折回。约离岸一千尺，飞机即高出水面，凌空直上。飞至四千二百尺时，该飞机向逆风驶回大沙头，环绕场上，复又飞往东山。计历四次，后驶至鸭墩关原起地点，落回水面，复驶回浮桥停机。观者赞赏，掌声雷动。三时四十分，将军署顾问李实，搭乘登机，坐飞机师之后，复开机疾驶，直抵岭南学校海面，由此凌空直上，又在场上环绕，往返四次。此时已达五千四百尺高度，场内人仰视天际飞机，如老鹤横江，犹闻机声轧轧。四时二十五分，复落回水面，稳渡过江，行抵浮桥。各界人士，鼓掌欢迎，争与谭君握手，并以花球赠品致送。如谭君者，可谓吾国飞行界之先觉矣。记者对于我国航空事业之前途，抱无穷之希望，并深慕谭君之为人，拉杂叙其经历如此，洵足为我国青年之模范也。

通 信

记者足下：敬启者。穗欲习拳术，但未得良师，想沪上定有名人，恳示一二，并告姓氏地址为禱。

穗叩

足下热心拳术，诚为青年当务之急。惟以记者简陋所知，大力士霍元甲君故后，尚无所闻。此间精武体育会，为霍君遗业。闻今之董其事者农君，乃热心斯道者，足下盍往谋之。倘再赐书，希以完全姓名见示。

记者

记者足下：伟虽在沪习英文四载，复因家寒力难前进，只得退学，欲自修英文，茫无头绪，又苦乏相当书报。爰思足下学贯中西，蕴抱崇深，于英文学定有深造，务恳指示一切，以便有所遵循。

沈伟启

足下倘欲习实用英语，非从师练习不可。若但欲读书，已有四年，择所欲习者一科，假助字书，当能勉强自读。英文文法过简，非多读书不能养成文义判断力，奋力苦读，日久自通也。至应读何书，则以足下拟求何种科学为归，寻之伊文思馆可也。商务群益所印行之译解英文各书，倘购读之，亦有裨益。惟判断文义，须仗自力，依他作解，或有误处，不可知也。

记者

记者足下：顷由乡里来沪，购得贵杂志三册，展诵之余，无任钦佩。内有通信一门，尤足使仆心动。因仆对于耳目所接触之事物，每多怀疑莫决，师友中亦间有不能答其质问者。今贵杂志居然设此一门，可谓投合人心应时之务。仆今后当随事随物，举其所疑，用以奉质。兹就刻下欲问者列之如下：

（一）贵杂志第三号论欧洲文艺，谓今日乃自然主义最盛时代，且历举古典主义等用相比较。仆意我国数千年文学屡有变迁，不知于此四主义中已居其几？而今后之自然主义，当以何法提倡之？贵杂志亦有意提倡此种主义否？

(二) 贵杂志第二号《托尔斯泰之逃亡》一篇，重复三四次读之，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托尔斯泰为世界有名之文人，则作斯篇者自非名家不敢动手。顾此篇则实晦塞冗闷，读之令人不欢。原文果亦如是乎？且斯篇之作，其主旨究何在耶？

(三) 闻之友人，谓近来美国教育，专重实用，不务高深，及询其何以不必有高深之教育，则又不能详答。足下所知者果如是否？

以上所列，倘足下不厌其琐鄙，尚乞详细惠答是盼。

张永言白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记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托尔斯泰为人，精神伟大，近世罕有。本志取其传中最后一篇者，以其笃行善道，老而不衰也。托氏身为贵族，心在田间，弃家殉志，事远恒情，此其所以为托尔斯泰也。各国教育趋重实用，与文学趋重写实，同一理由。正不独美国为然，特美国尤甚耳。高深之学，自有一部分人士力求之，至于普通国民教育，若轻视生活实用智能，而鹜高深之学，其何以利益其群，而争存于世界也？

记者

世界说苑

李亦民

法兰西人之特性（二）

一千九百十年，法人倡议取缔害公安、坏风俗之文学，并号召欧美列邦，参加会议，订结取缔协约八条。规定订约国，各于国内设置或指定官厅，职司取缔之事，并将取缔状况，通知订约各国。嗣后柏林、维也纳之警厅，均受政府指令，依约严重执行。而巴黎警厅，则视若无事，有人叩其意见，则曰：外人所以喜游巴黎，以其风俗华丽也。若一旦扫除之，徒害巴黎之繁盛，短游人之兴致，于吾法复何利焉？是前此之如何倡议，如何订约，脑后置之久矣。其偏重自由，至于轻视规律，不可谓非弊俗也。

世间每以侈泰为法兰西人病，因巴黎时尚，往往左右世界也。而实际殊大谬不然，法人之勤俭，且富于贮蓄心，亘社会全般，初无二致，虽至下等社会，亦必拥有若干之债券与贮金。每有债券发行，则婢仆辈之零星购买者，恒成群结队，其不为无益之消耗，可见一斑也。全国人口三千九百万，农民居大多数（三千万），忍苦耐劳，久成风习，故其全国富力，每人平均三千二百五十元。承受债券之力，为世界列邦冠，虽以德国之工业资本，及银行债权，犹多数操于法人之手。岂豪奢浪费之民族，所可能哉！

法人之性格，和蔼可亲，不若英人之傲慢，德人之酷冷。社会阶级，自革命成功后，早已悉数铲除。入其国，即觉平等自由之风，灌嘘襟臆，诚人间乐国也。妇人工于妩媚，闺闼教育，实以是为唯一之能事，而修洁姿容次之。其待遇外人也，无论何等种族国籍，初无憎恶轻贱之念，故各色人种，恒乐久居巴黎。非洲土人之居留者，尚所在皆是。

德意志之社会，阶级分明之社会也。其人而得有官职或学位，即以是见重于世。称之者，皆官而不名。妇女称呼，则以夫之官位为准，如知事夫人，科长夫人，教员夫人等称，最流行社会，延至下层阶级，则有巡警夫人，邮差夫人等之称号。盖其视人也，重地位身份，而轻其本身，法人脑中，则绝对无此理想，虽以大总统大元帅内

阁总理之等，不足以示夸耀。以言平等，盖庶乎近之矣。

巴黎之公园

巴黎之公园，较多于柏林，就中以波亚德布龙纠公园，冠绝世界，通常简称波亚。其面积之广，凡八百四十八海克密达（每海克密达约三十丈平方），较柏林之茄加耳亭，扩大三倍。其设备之幽邃华丽，达于极点，园中有天然之湖沼，有人建之池塘，湖中小岛星布，湖水可供泛舟，湖畔细草如毡，行立坐卧，无往不宜。东接巴黎城，西隔塞奴河，与生克耳公园相望，北面有动物园，西南设竞马场。园内大小道路，纵横如网，往来道上者，或揽辔乘车，或携手步履，诚天国不啻也。此外尚有藩生奴、标托索门、贾鲁丹诸名园，各具特色。藩生奴乃天然胜景，不事装点。标托索门则设备之巧，匪易形容，怪石危严，池塘溪径，有奇幻莫测之妙，临高俯瞰，但见山青水碧，绝好一幅画图。特游人不若波亚之盛，殊足为名园太息也。

巴黎之凯旋门

巴黎凯旋门，游人必至之地也。拿破仑一世，为纪念一八〇五年至六年之战捷，筑造此门。其壮丽雄伟，直举拔山盖世之气概，昭示后人。门之四周，分出通路十二支，由门顶眺望，形同蛛网。其十二路中之最繁盛者，为先则利则路、波亚德布龙纠路、格兰德亚耳昧路、瓦格拉姆路。每至下午四五时，则见先则利则、波亚德布龙纠两路，及波亚公园之行人，车水马龙，广途填塞，直不知其几千万，诚巴黎独有之壮观也。

先则利则路，乃世界富豪之渊藪。其居户为美国人、波兰贵族、犹太富翁，法人中亦有少数贵族，结庐于此。该路东端，有名布拉司之广场，其壮丽世界无匹。场中装饰品，皆埃及赠与路易菲力之遗物。周围置女神像八座，象法境八大都市，就中象斯托拉司布耳克之一像，因该地由普法战争之结果，归德人领有。常系丧章于神像之左腕，以志哀思。后除去丧章，令全国大学生，每年于该地陷落之日，参拜神像，以纪国耻，夫固不若我国人之健忘也。

卢布尔博物馆

世人每谓巴黎之繁盛，多出卢布尔博物馆之赐，斯言实非诬妄。设巴黎而无卢布尔，则不知寂寞几许，该馆建筑之壮丽，贮藏之丰富，虽著书百页，不足以尽之。游人至此，则非一二星期，不能看遍也。其贮藏品如埃及及东洋之古代美术，世界古今之雕刻绘画，靡不穷极搜采。一九一二年，馆内遗失某名家之画本，立见巴黎鼎沸，如遭奇灾，悬赏五十万法郎，购求回复。某新闻家谓此画若为敌国所得，则虽倾全国

之力，诉诸疆场，以追还故物，亦所不辞。未几，幸为逆者弋获，始归平静。此等希世珍品，实不知其几何也。今次战端既开，某游客尝戏谓法人曰：巴黎如果不守，则将此间藏品，售诸美人，当可得继续数年之战费。言虽谑而足以纪实也。

英雄墓

国家建设坟墓，专供埋葬名人之用，实创始于罗马，其名称为旁特恩。法人师其意，于巴黎建筑旁特恩一所，于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起工，至同九十年工竣。其埋葬之骸骨，为文学家窝尔特亚、犹科、左拉三人，哲学家卢梭，化学家拍尔托罗，数学家拉格兰极，画家布干威耳，军人马卢梭，建筑家斯夫罗，政治家加耳诺父子诸人。墓道在旁特恩之地底，各人生前事迹，皆于墓前刊立碑志，所以遗芳泽于永世，资模范于国人。其裨益精神教育者，至深远也。英吉利亦有此制，唯不特设墓地，而葬之于委斯托明，及生托卜耳两寺。其有功于国，或足备楷模之人，未能卜葬于此者，则立像或勒碑以纪之。日本之高野山，亦饶有此等风味。特各国定例，悬格皆严，固不得以无足轻重之人，或私家功狗，滥厕其间也。

巴黎之寺院

法兰西自一九〇五年，定宗教与国家分离之局，寺院门巷，日就萧条。僧侣教徒，不无今昔之感。政府方面，亦尝奖励信教。全国学校，礼拜四不授课程，定为学生入寺听教之日，而实际则虽礼拜日，虔诚参谒寺院者，尚属寥寥。礼拜四，更属完全休假，或由教师率领，作郊野之游行，寺院中不获印其足迹也。

欧洲旧习，结婚必依宗教仪式，行礼于礼拜堂，而以教士为之婚证。法国近年，渐由礼拜堂移于自治区之公署，宣誓签约，交换指环，皆于区长之前行之，区长则当时为结婚之登记，而寺院之收入，因是锐减。盖每届结婚，应谢相当之婚费，而贵族则自三千法郎至五千法郎不等，行之于自治区，则缴定例之登记费手续费而已。宗教信仰，一移为政治信仰，亦社会变迁之奇迹也。

第五号

(正月号)

一九一六年

陈独秀

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乎！诸君所生之时代，为何等时代乎？乃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七世纪之人以为狂易也；十九世纪之文明，十八世纪之人以为梦想也；而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人，又当万事一新，不可因袭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为满足。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假令二十世纪之文明，不加于十九世纪，则吾人二十世纪之生存为无价值，二十世纪之历史为空白；假令千九百十六年之文明，一仍千九百十五年之旧，而无所更张，则吾人千九百十六年之生存为赘疣，千九百十六年之历史为重出。故于千九百十六年入岁之初，敢珍重为吾任重道之远青年诸君告也。

自世界言之，此一九一六年以前以后之历史，将灼然大变也欤。欧洲战争，延及世界，胜负之数，日渐明了。德人所失，去青岛及南非洲、太平洋殖民地外，寸地无损；西拒英、法，远离国境；东入俄边，夺地千里；出巴尔干，灭塞尔维亚，德、土二京，轨轴相接。德虽悉锐南征，而俄之于东，英、法之于西，仅保残喘，莫越雷池。回部之众，倾心于德。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摩洛哥，皆突厥旧邦，假以利器，必为前驱。则一九一六年以前英人所据欧亚往还之要道，若苏彝士，若亚丁，若锡兰，将否折而入于德人之手？英、法、俄所据亚洲之殖民地，是否能保一九一六年以前之状态？一九一六年之世界地图，是否与一九一五年者同一颜色？征诸新旧民族相代之

先例，其略可得而知矣。英国政党政治之缺点，日益暴露，强迫兵役，势在必行。列国鉴于德意志强盛之大原，举全力以为工业化学是务。审此一九一六年欧洲之形势，军事、政治、学术、思想，新受此次战争之洗礼，必有剧变，大异于前。一九一六年，固欧洲人所珍重视之者也。

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

一九一六年之青年，其思想动作，果何所适从乎？

第一，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白人征服者也，非白人皆被征服者也。极东民族中，蒙、满、日本为征服民族，汉人种为被征服民族。汉人种中，尤以扬子江流域，为被征服民族中之被征服民族所生聚，姑苏江左之良民，其代表也。征服者何？其人好勇斗狠，不为势屈之谓也。被征服者何？其人怯懦苟安，惟强力是从，但求目前生命财产之安全，虽仇敌、盗窃、异族、阉宦，亦忍辱而服事之颂扬之，所谓顺民是也。吾人平心思之，倘无此种之劣根性，则予获妄言之咎矣。如其不免焉，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势将以铁血一洗此浹髓沦肌之奇耻大辱。

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以一物附属一物，或以一物附属一人而为其所有，其物为无意识者也。若有意识之人间，各有其意识，斯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若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其自由自尊之人格，立沦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隶、俘虏、家畜之地位。此白晰人种所以兢兢于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也。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

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第三，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人生而私不能无党，政治运用，党尤尚焉。兹之非难党见者，盖有二义。其一，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英之能行此制者，其国民几皆政党也，富且贵者多属保守党，贫困者非自由党即劳动党。政党殆即国民之化身，故政治运行，鲜有隔阂，且其民性深沉，不为己甚，合各党于巴力门。国之政，悉决以三C。所谓三C者，第一曰Contest，党争是也；第二曰Conference，协商是也；第三曰Compromise，和解是也。他国鲜克臻此，吾人尤所难能。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或可相容；专利自恣，相攻无已。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其二，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法兰西之革命，法兰西国民之恶王政与教权也。美利坚之独立，十三州人民之恶苛税也。日本之维新，日本国民之恶德川专政也。是乃法、美、日本国民之运动，非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所成就。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自一九一六年始。世界政象少数优秀政党政治，进而为多数优秀国民政治，亦将自一九一六年始。此予敢为吾青年诸君预言者也。

我

易白沙

挽近民听不钧，大盗崛起。圣智之祸，横于九隅。廉耻之维，绝于四境。天下士夫，各丧其“我”。虽有起居，木俑之踊跃耳，有司其机桔者在？虽有语言，留音器之发声耳，有司其馨歆者存？魂魄离散，芜蕪愁苦，日暮涂穷，倏然无所归宿。今之所述，类当《招魂》诗曰：“天之方跻，无为夸毗。”夸毗者，失魂之谓也。

我之名以何因缘而生耶

于宇宙万象中，忽标识一两足纵生之物，谓之曰“人”。于人类晰、黄、棕、红、黑五色中，各持一标识自己之共名，谓之曰“我”。人之名胡由立？人之形胡由成？于是欧西演为动物进化之论，印度腾其十二缘生之说，皆略能解决此疑问矣。胡为而有我？胡为而谓之我？持破我执者，既已无我之名，自不必言我之实。惟今吾人，无一不在我执之中，则我之本原，自不能不探索焉。我之本原惟何，即对于一切倮生、非倮生，画一鸿沟之界，建国立都，设险自守，以与之宣战者也。质言之，我之名词，即个体与他体、此族与他族宣战之名词也。昔者何平叔少育于魏之宫中，画地而处其中曰“何氏之庐”，以为外是皆曹氏土地也。归玄恭当亡明之季，名其读书之室曰“己斋”，以为外是皆清夷土地也。此亡国士夫，痛其土宇沉沦，画所居之地，以示异于盗贼夷狄之域中。虽非事实，聊以寓意耳。今人类莫不自名曰“我”，亦犹“何庐”、“己斋”之寓意也。自我以外，皆非我也。我之性质，即独立之性质，即对于他人、他族宣战之性质。《说文》训“我”曰：“施身自谓也，从戈从手。”手者，杀之古文。戈而杀者，谓之“我”。其名他人也，谓之曰“佗”。佗本作它。它者，蝎蛇之谓也。（古称人曰它，《诗·鹤鸣》：“它山之石。”《释文》：“它，古他字。”《周语》“不出于它矣”，注“它，它族也”。后人以“佗”代“它”。“佗”，《说文》“负何也”，非本训。）以戈杀为“我”，以蝎蛇为“他”，此古人宣战之意也。墨子曰：“圣王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

之利也。”夫人性罔不自卫，奚待圣王之教？禽兽害我，我必有以与禽兽战；暴人害我，我必有以与暴人战。不独保虫之我为然，非保虫之我亦莫不然。角而触者，以角之我而战也。爪而距者，以爪之我而战也。螫而毒者，以螫之我而战也。不能进其战之道与战之器，虫我也，恶我也；进其战之道与战之器，至于无疆，人我也，善我也。吾人时时居空气中，以抗微虫之啮蚀，此战之隐者；西方晰人，流血千里，日损万人，此战之显者。籀先哲之遗言，往行师其所长，攻其所短，此战于古者；处优胜劣败之潮流，学术竞争，如追亡人，此战于今者。凡此种种相战之司令之名，谓之曰“我”。

我之有无问题

我之有无问题，当以世界有无问题为前提。破我执者，必破世界。形色、领受、名号、作业、心识，五蕴设施有我，五蕴皆空，是故我空。空性非有，亦复非无。人我、法我，亦复无有，则佛氏无我之说尚矣。吾国学者，亦倡无我，其在道家，所论稍近于佛。道家谓我身非我有，乃天地之委蜕，虽倡无我，尚有我之天地。佛家则并我之天地，亦归于灭度矣。老聃言有生之气、有形之状，皆幻。因形移易，随起随灭，无生、死之辨，故无我、汝之分。《庄子·至乐》篇则以生为大忧，以死为至乐，然既言至乐，则是无生之我，而有死之我。列子言无我，大似佛家轮回之说，试列于下：

“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撻蓬而指之曰：‘惟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蟾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于食醯，黄輶生于九猷，瞿芮生于腐蠃，奚羊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尸子》曰程，中国谓之豹。）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入于机，皆出于机。”（《庄子·至乐篇》《列子·天瑞篇》皆同。）

由上所陈，《列子》不仅无我相，且无众生相。“程生马，马生人”二语，又近动物进化之论。达尔文以前，西方言动物学者，亦有谓人类由马而进化也。惟列子谓“万物皆入机、出机”，斯为循环，而非进化。道家之“无我论”，虽不逮佛氏之精微，大抵皆属出世法，非入世法也。儒家、墨家，同倡“无我”，而同为入世法。其最明了者，莫如孟子、墨翟之言。孟子曰：“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墨翟曰：“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篇）儒、墨二家之“无我论”，乃深悉社会对于个人之关系，牺牲自家之我，以爱护他人之我，复假借他人之我，以资助自家之我。彼之无我主义，实无异为我主义也。此儒、墨无我，与佛、老无我，迥然不

同者。盖一涉及世界，涉及国家，虽倡无我，适证其有我而已，虽大我、小我之界说不齐，非绝对无我者也。

我与国家及世界之关系

有世界矣，有国家矣，斯不能无我以为之主人。以先后论，我为先，世界次之，国家为后。以轻重言，世界为重，国家次之，我为轻。先后之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说也。轻重之义，天下溺者若我溺之，天下饥者若我饥之之义也。二者相成而不相悖。有目之我，然后五色立；有耳之我，然后五声显；有口之我，然后五味生；有鼻之我，然后五香程。世界一切有形之大地、山川、飞走、潜游，皆因我而亨毒；无形之忧悲、苦恼、欢喜、愉快，皆由我而弛张。我执既空，五蕴随灭，故我先于世界。人类分殖，斯立国家。国之名词，本为对待。国之性质，纯属竞争。蜗角一隅，规模狭隘，无异蜘蛛走网以自维，春蚕吐茧以自缚。元元之众，且难包举，况宇宙万有，各运天游。鸱鸦螂且、猿猱麋鹿，正味正色，曷知其辩？岂一网一茧所能尽载？故世界先于国家，是之谓先后。世界主义，人群福祿之门。国家名词，蠱贼兵戎之首。同人于野乃亨，同人于宗则吝。世有哲人，首出庶物，必先破国家之樊，运于大同。众人熙熙，如登春台，大同之谓也。爱国者不如爱世界，忧国者不如忧世界。世界者，我之我与他人之我所归宿也，故国家轻于世界。然而国家者，人生之逆旅也。吾人隆寒而赴温泉之浴，盛暑而登清凉之山，道路万程，非一蹴所能及，势不能不假此逆旅。证一宿之缘，避风雪而荫喝人，亦逆旅贲我之幸福耳。苟或外来之寇，穿墙越垣，突然侵逼，甚至逆旅主人，暴慢无礼，乱法自专，夺我幸福，与外寇无殊，宿此逆旅无数之我，将奴隶、牛马，为所葬送。我心恻隐，复怀羞恶，必出死蹈亡，恢复幸福，牺牲个体之我，抗卫群体之我。群体之我，个个牺牲，个个抗卫，则我应享之幸福，必不为外盗或主人所夺。他日登山临水，百禄无疆，皆我之牺牲精神所造化耳，故我轻于国家，是之谓轻重。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斯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有我溺我饥之心，斯有惟我独尊之概，故曰二者相成而不相悖也。由先后之说，必有我而后有世界；由轻重之说，必无我而后有世界。有我者，非有我，亦非无我，我与世界无须臾离；无我者，非无我，亦非有我，个体之小我亡，而世界之大我存。

个体之我亡，世界之我存，何谓也？言去躯壳之我，留精魂之我也；化有数之我，为无数之我也；寿此数十百年之我，为千百世祀无终之我也。非我无以验世界，非世界更无以储我。我与世界，实未有分。我亡而世界未亡，故我之我亡，世界之我不亡。今试证以欧人之我；哥白尼天文学，创地圆之新论，彼仅七十年之我耳，而后人探殖民地，奉其学说为指针，是皆哥白尼之我也。倍根、笛卡儿哲学，倡明穷理，彼一为六十五年之我，一为六十年之我而已，而西方穷理之学大明，是皆倍根、笛卡儿之我

也。孟德斯鸠述万法精理，诋卖奴之制，主张人道；卢骚倡人权，申民约，为文明革命之祖。彼两学者，同为六十六年之我而已，而今日孟德斯鸠、卢骚之我，且布满全世界矣。弗兰克林八十四岁之我耳，发明电学，而电气之用，于今大显，皆弗兰克林之我矣。瓦特八十三岁之我耳，发明汽机，而世界丕变，皆瓦特之我矣。杯黎制排气机，奈端创重学，皮里士利明化学，连那士开植物学，彼皆数十年之我耳，而物质文明，因以大启，则杯黎、奈端、皮里士利、连那士之我，犹徘徊于今世界矣。此外伯伦知理言国家学，边沁言功利，斯宾塞言群学，达尔文言进化，亚丹斯密言理财，康德言哲学，约翰弥勒言逻辑，其学说各能披靡一世，天下学者，云合雾集，鱼鳞杂遝，燹至风起，皆为此数子之我精神所鼓荡而已，此数子之我固在也。以上所举，欧人之我，皆有关系于今之世界、今之国家者，彼之我虽亡，彼世界之我犹在。西方哲人，所以能造化世界、造化国家者，无佗，各自尊重其我而已矣。

救国必先有我

我之我力，既如此其巨，虽造化世界，亦觉游刃有余，何况国家。然而天演之场，社稷邱墟，人民台隶，相望不绝者，非我之不足救国，实国人自丧其我也。神州立国，四千年矣。其间数挫于异族，必排而去之；数困于独夫，必起而诛之。黄帝、尧、禹、周公、孔子之我，假手国人之我，张其威权耳。国人之我，犹能救国，似可以此为证明。不图今国人日为丧我之言曰：“甲派固不足救亡，若乙派又奚足以救亡？”此中国必亡之征兆。不思甲、乙而外，尚有我在也。又曰：“社会如此，风气如此，予一人又奚以为？”不知社会者集我而成，风气者由我而出，改社会，移风气，我之天职也。国人丧我之宪象，触目皆是。今日之我为尧、舜，明日之我忽为桀、纣。口之我言伯夷之言，手之我又忽行盗跖之行。我之神明，久不相系矣。举足则有肩舆（近日内地乘轿之风最炽），举手必招待仆。妇人巾帚装容之事，尽佣奴婢。丈夫饮食居处之常，亦不躬亲。我之官能，早失其用矣，非亡我亡国之明证耶？既知国家危亡，由于国人之丧我，则扶危救亡，非使人人矜重其我，实无他道之可寻。儒、墨者，以无我为我者也。请诵其言，以终斯篇。

曾子曰：“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

墨子曰：“圣人恶疾病，不恶危难。”又曰：“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见《大取篇》）

自治与自由

高一涵

以我克我曰自治，不以他克我曰自由。鲍生葵曰：“自治者，勉小己（Individual）以赴大己（Greater Self）、克私利群之谓也。自由者，事由己决，不为物制之谓也。”（见 Bosanquet's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第六章自由之概念篇）前者必用限制之力，后者则与限制之力绝不相容。睹其名义，二者固若水炭之相克。推其致用，则实有相反相成之功。小己者何？离群独具之身，偏颇奇特之用，孤立而外于群者也。大己者何？由历史以观，即立国以来世世相承之民族性；由人道以观，则人类众生心心相印之公同。礼法谣俗，政教学艺，举由民性公同所孕形。我我相承，性性相续，显见表征，影留史迹者，乃至于今。固非本有客观之自体，予吾人可以观察抚触者也。故历史为吾人心性相连之表见，国情即吾人心性相印之特征。留见既往者，心性之影焕耀将来者。心性之光，非影非光，而真实可凭，变化由己者，则惟现在。古往今来宇宙间之一切现象，何一非由现在之我所造成？息息以现在之我，脚踏实地，定小己之趋。俾唯大己是向，与天演相战，与他族之人事相战，与一己离群独秉之私欲相战，举夫固有民性，发挥尽致，我我相待，团结之力自坚，几反乎人治之自然。侵袭吾人之外族，举可一扫而空，得以自由生存于大地之内，是之谓自治，是之谓自由。

举凡大地民族，其最能享受自由之福者，自治之力必最强。反之，则终不得入自由福境之一步。二者比衡，丝毫不爽。人生之始，本无性善、性恶之分，常徘徊于可善、可恶之界，故一自含生而后，方寸之内，即为交兵对垒之场。一身之间，常具勤、惰二力，相推相挽，以分主、奴之门。鲍生葵曰：“持大己以运化联络小己，扩张之，激刺之，必用强力。大力之行，又必与精神之怠惰相终始。”然则自治之道，在自用勤力，以战胜吾惰性而已。今者举国上下，昏昏终日，疲癯恇怯，麻木僵残，嗒然魂丧，颓然心灰，腐坏停滞之机，触目皆是。岂国情所遗，民性所秉，得诸先天者而然哉？论者恒曰：中国民性薄弱。为问强、弱之因，果由天地所诞降，抑由人力所造成？设曰由于后者，则吾国之上下昏昏，但当归咎人力之不振，不当归咎民性之不完。论者恒曰：中国国运衰颓。为问运会之事，果有客观之具体物，抑为民族精神所构形？设

曰由于后者，则吾国之上下昏昏，但当蔽罪于精神之斫丧，不当误指为运会之流行。盖生性所含，勤、惰相杂。吾人若排去惰性，而伸张其勤力，则身心间应时而清明、而壮健，振兴之象应之；若将迎其惰性，委弃其勤力，则身心间应时而颓散、而衰朽，弱亡之象应之。吾国今者所以有朝不保夕、得过且过之象，岂人人伸张其勤力，而犹不足挽回者所致哉？特皆苟且迁就，充分发挥其惰性，相染相积，演成此疲癯恇怯、麻木僵残、嗒然魂丧、颓然心灰之见象也。民用云乎哉？国运云乎哉？

心理学家谓人生惰性，根于先天，亦犹无明真如，同时并有。然则吾人不贵无惰，而贵克惰，不必问先天之赋畀，惟当问后天之人工。人类所以超越下生，即在能以自力，造成安身立命之所。勤之真诠，惟曰自强不息。乾坤之运行，人生之业举，莫非勤之一字所积成。偶有所间，惰即乘之。人生若无惰性，则勤之一字，转为不词，何也？以无惰性以与勤争，则无所用其兢兢业业之念。以强行自治之功，精神心志，均无所施，则无惰之惰，乃大惰矣。且惰非特精神心志之敌也，不事勤劳，则血液之循环缓顿，脑浆之络脉板滞，细包松散，筋肉之结构不坚，饮食起居之能，举失常度，肉体之感觉，已麻木不仁。精神欲勤，已为肉体所制，不得自由。惰之主乐，复操之于惰。一张一弛，一消一息，俱惟肉体自然之动作是听，非外境之降虏，直自身之降虏耳，即欲自济于下生，且不可得，自由云乎哉？

且勤则借助甚殷，惰则排斥必烈；勤则惟日不足，惰常日永如年，何则？大群非独力所能支持，民族特性非一人所能表显。人欲胜物，必先合群，欲表扬民性，必心心相印，向同一之方面齐趋。勤者有此经验，故殷殷望助之情，愈激刺而愈形恳挚。国人至互相望助，相依为命，则感应之敏捷，亲爱之肫诚，其度必继长增高。团结之力，安得不固？至于惰则反之。尔我之间，无资将伯，即有所资，两皆不足以相辅畀。由相轻之念，酿成相侮之端。由相侮之端，激起相排之果。国人至于相排，则中伤、倾陷、架祸、构诬诸恶德，安得不相集而来？恒见国人之旅居外国者，每于街衢电车中一遇，多掉首他顾，若将浼焉者。栖处异域且然，他自可知。亡国之征，孰显于此。且人生多不满百，以人计时，安有暇晷？惟日不遑给之人，或得多所成就，何也？以时日之长，只有此限，其暇者人自为暇，非晷刻本身之有暇也。乃返瞻吾国，几半为优游暇豫之人，虑日月之不暮也，则曰消遣时日，非岂燕居逸处，无所事事，精神逸散，百无聊奈之征欤！消遣之名词一立，卒之国家万事，举销沉败坏于逍遥游宴、奔走周旋、醇酒妇人、呼卢喝雉之顷，遂养成今日游民遍国之见状。呜呼！孰知惰之恶德，稍一联想，竟至于斯极矣乎？

吾言及此，流入悲观，大违立言之本旨，乃极力镇定，以反吾初。吾所以以“自治与自由”命题者，欲以明自由之福，匪可幸致。设不尽自治之功，即无由享自治之报耳。弥尔者，诮自由之名家也。顾谓自由之道，在于人人相关之界，寻得空间以行

之。鲍生葵谓其以他人为主，属于消极，终不合为所欲为之旨，乃于一己之中，分治者与被治者二面，治者大己，被治者小己。盖谓社会为吾人精神所放大，合群胜物，以人胜天，乃人生之天职，故国家盛衰之度，全视团结力之强弱以为衡。团结力之强弱，又举以自治力之强弱为标准。宇宙间天行之事，莫不反乎人治，而与之相反相仇。自由者即超脱乎天行之障碍，径谋夫吾心之所安，不为外物、外力所降逼。自治者，就一己言，以勤力战惰性；就一群言，以大己战小己；就人道言，则以人治战天行。自由乃自治之归宿，自治实自由之途径。二者常相得相用，而不可相离。舍自治以求自由，自奴而已矣，自缚而已矣。北辙而南其辕，宁有能达之时邪？

青年与国家之前途

高语罕

英人甄克思曰：“国于天地，必求自存。”语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由前之说，知吾国当此内忧外患纷乘之时，必求所以自存之道。由后之说，知吾国欲求自存，必须求之国民自身。虽然，吾国之民众矣，老者血气既衰，殆如秋草斜阳，萎谢之期将至，幼者年力未壮，方似春芽初发，郁茂之日尚早，而国势危亡，迫不及待。求于此十年之内，能以卓自树立，奋发为雄，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盖民为国之根本，而青年又民之中坚也。欲国之强，强吾民其可也。欲民之强，强吾青年其可也。强之之道奈何？曰导正其志趣也，曰培养其道德也，曰发扬其精神也。顾精神之发扬，道德之培养，志趣之导正，首须研究青年之障碍，继说明人生之究竟，终则详论国民之责任。请得而缕陈之。

一、青年之障碍

吾国家族社会，根深蒂固，蟠结人心者数千年，父母之所教，兄弟之所勉，妻子之所仰望，不外目前衣暖、食饱、居安三事。知识所及，不出乎口耳四寸之间，以致英俊青年，半为家族生活所累，其稍进者，则作官发财为唯一教育方针，能此者为一门之肖子，宗祖之贤孙，兄弟以为尊荣，妻子假为光宠。设有一二非常之资，不为流俗所囿，则群聚而非笑之诟骂之，家庭将视之为狂妄顽钝，侪之于浑沌穷奇，终之以郁以折，而美质尽失，与卑卑者俱化。此家庭之阻碍青年前途也。

化民成俗，端资学校。夫学校之在吾国，以人口方域计之，几无教育可言。边鄙荒陬无论已，通都巨邑，学校林立之地，求其设备完全，亦不可多得。其有一二声名卓著者，大都重其形势，而遗其精神，问其教育目光所注，又鲜能为贯彻之主张。吾至高尚纯洁之青年，又乌从而学焉，此自主持教育者一方言之也。至于学者本身，更无一定之旨趣，今日入工业，明日入师范，再明日又入法政，又入陆军，问其来学之目的，则瞠目而不能对。即其个人之意，大都不外前者所谓衣食居处，及作官发财诸问题，纵使教育者主张甚是，来学者趋向亦正，盖亦不离乎讲堂教授，口头文明，而

能言行一致，倡为学风，使青年有所观感，有所模范，蔚成一群优秀之青年，未见其人，亦未闻其语也。则学校教育，亦不足促青年之进步矣。

至于社会，则更有足令人寒心者。吾国之社会，可分为两部：曰内部，曰外部。内部交通不便，风气鄙陋，噩噩浑浑，未脱半化之迹，而人情朴厚，尚有一种睦霭之风。外部则交通甚便，风气亦开，惟人情浇薄，俗尚奢靡，青年子弟，濡染既久，每堕志气而荒嬉所业，如新剧社、如公园、如藏书楼、如演说团体、如音乐俱乐等部。文明各国，莫不以此联络国民情感，增进国民爱国保种观念，发扬国民高尚优美思想，故入其社会，自有令人肃然敬慕，怡然和悦者，返观吾国则何如？此固由于政治不良，莫由兴奋，而社会名流，不能力谋进步，不能以身作则，亦未始非重大之原因，于是吾国青年，更失其劝诱观感之机，迷离惶惶，弗识所由。源不正而望其流之清，岂可得乎？

二、人生之究竟

今欲觅补救之方，不可不使青年学子，先了解人生之究竟。说明人生之究竟，首宜详究生死、人我之真象，继论苦乐之胜义，其他问题，则迎刃解矣。近世谈说之士，动曰热心公益也、舍身卫国也、奔走社会救人救世也，吾侪同是血气之伦，此等高谊，恶有不同声膜拜之理？顾问其公益何以要热心，国家何以要保卫，社会何劳于奔走救人也、救世也，何以要发此宏愿？吾恐能解答此问题者甚鲜。此题不解，终是冥行索涂，弗克自主，岂不大可哀耶？则生死、人我之义，研究讨论，又焉可缓？

一、生死问题。夫生死之事大矣，上寿不过百年，终有形枯气索之日。以此魂交形开之身为生耶，则陈白沙先生有言曰：

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凡百所为，一信血气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

夫人而等于禽兽，是虽生犹死也。庄子曰：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人谓之不死奚益。

“终身役役”谓之死，则所谓生者，此心此理也，不“荼然疲役而知其所归”者也。盖我有躯壳、精神之异，生死亦有形上、形下之殊。形体其身，精神其心。身死

事小，心死事大。吾人死其身，勿死其心。生其心，勿徒生其身。心者，性也。性光常照，大智湛然，虚灵不昧，万古不灭，生之至也。

二、人我问题。万事纷纭，都由差别。差别之相，肇自我见。夫我有二：曰理性，曰躯壳。古今之说不同，圣凡之心各异。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所谓“为己”者，即为我也，为理性之我，非躯壳之我也。今人徒认躯壳为我，而迷其理性，理性既迷，不但为我非，为人亦非。故我与人所异者躯壳，所同者理性。理性同则我亦人也，人亦我也。舍人而爱我，背乎理性。舍我而爱人，亦背乎理性。德国哲人菲斯的曰：

人类一切责任，更无所谓对世责任，所有者惟对我责任而已。又曰：

我曷为而生？我为我而生。我曷为而存？我为我而存。我曷为而勤动？我为我而勤动。

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为我之事也。古昔圣贤、仙佛、忠臣、烈士，皆为我之人也。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又曰：“善推其所为而已。”然则爱万物者，非爱万物也，爱我也。陈白沙亦曰：

“……吾自信，吾自静自动，自开自辟，自舒自展。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牛自为牛，马自为马。”斯言也，精辟独到，阐发千古余蕴。盖人生必明人我之义，兼爱自爱之实，始有安身立命之地，不为外物所摇。夫生死、人我之说既解，则苦乐问题尚矣。

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吾侪早作而夜思，手胼而足胝，果何为耶？得之则喜，失之则忧，果又何为耶？商贾何为争利于江湖？农夫何为辛苦于稼穡？士子何为穷年于典籍？战士何为效命于疆场？帝王君后，争城争地，子孙诛夷而不顾，盗贼强豪，杀人越货，身为刑僇而不辞。何也？孔子周流列国，席不暇暖，栖栖皇皇；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释迦苦心修行，度人度世。抑又何也？无它，皆苦乐问题趋之使然也。夫人类至不齐，所谓苦乐亦樊然而淆乱，恶由立一德以绳之。严几道曰：

论人道，务通其全而观之，不得以一曲论也……然则人道必避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名矣，故曰善恶以苦乐之广狭分也。然宜知一群之中，必彼苦而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皆非极盛之世。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于斯之世，乐即为善，苦即为恶，故曰善恶视苦乐也。

章秋桐近亦提倡幸福主义，并引穆勒、戴雪及孙卿诸儒之说以实之，颇中肯綮。

其言曰：

须知近世国家唯一职志，乃在提倡人民体质上之欢娱。戴雪推广边说，尝精求幸福两字之定义，谓“幸福云者，在使各种阶级，皆于法律范围以内，享有相当之娱乐”。所谓“相当之娱乐”，实不外生活程度与当时文明相应而已，非有他也。

是则苦乐主义，既为善恶究竟问题，而求娱乐既须在范围以内，其程度又必与当时文明程度相应，精密周匝，毫无流弊。虽然，人之度量相越，远有高尚优美思想之人，既明人我之义，又达生死之观，其视苦乐也自异于常人，又乌可以一概论也。

以上说明人我、生死、苦乐诸义，学者当可了悟于心，不佞将继续此而论个人与国家之关系。

一、国家之起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足则争，争则强弱以分，弱者肉而强者食。知识渐起，尽于危亡，用相结合以为保助，于是由游牧而酋长，由酋长而国家。国家也，又有由专制而立宪，由君主而民主者矣。要之，立之政府，托以国权，奉身公仆，出纳民意，冀以内息纷争，外御邻敌则一。盖国家既为一国人民共同目的之组织体，主权也，土地也，人民也，非一人一家可得而私，亦非一人可负之而趋，即所以谋一国最大幸福，谋公共安宁之团体也。此国家起原之说也。

二、现在国家在国际间之位置。轮轨发轫，交通频繁，国际纠纷，与日俱进。或駸駸而远驾，或唯唯以听命。前者列强是也，后者吾国是也。海禁之开，迄数十年，进步迟滞，一辱再辱，割地赔款，国已不国。所以苟延残喘者，列强均势之局为之也，非我果有自存之道不亡之势也。欧战初起，波及亚东，东邻乘隙，要索忽来，迫我二十余款之承认，铸成五月九日之奇耻。痛定思痛，血泪未干，风雨漂摇，惊魂又起，则吾国在国际间之地位，国人当自知之矣。

三、国民之责任。吾侪国民，际此大难将临、危亡立至之秋，其责任果安在耶？首须具有政治常识，次须具有合群之能力。（一）国家之强盛，固在少数优秀分子，而多数国民之普通智识，尤为立国之要素。故无论何人，必具有判别是非善恶之能力。政治之良窳，官吏之忠佞，辨之既熟，使奸雄大慝，不敢妄生覬覦，则水平线上之政治常识，必不可缺也。（二）国民宜各量其才能，以觅其自见之涂，守其群己之界，以为活动之地，戢其自营之私，益扩爱群之德。赫胥黎曰：“苟私过用，则不独必害于其群，亦且终伤其一己。何则托于群而为群所不容也？”吾于是知必爱其群矣。孙卿曰：“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曰人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夫分者有制限之

谓也，义者事之宜也。吾于是又知合群之道，在各守其制限，而各行其所当行。阳明先生之言曰：“用之者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其言可深长思矣。世风日下，邪欲横流，逐臭趋腐，民莫知本，私利之争持日甚，国家之危亡益急。吾青年当进德修业之时，正为世储才之际，知其障碍而去之，识其究竟而皈之，明其责任而负之。中庸思辨之学，大学知止之道，不可一日忽也，不可一日忽也！

初恋

俄国 屠尔格涅甫 原著 陈赅 节译

集会早散，时已未初，室内仅主人及尼葛赖卫奇、彼得卫奇尚在。主人按铃吩咐检理餐桌，靠躺椅取火燃雪茄，开言曰：“今事已毕，吾等三人曷各言其初恋？尼葛赖卫奇君，请自君始。”尼葛赖卫奇氏，躯短而肥，气色甚佳，略视主人，复仰面向天花板，已而言曰：“初恋仆则无之，请言其次。”主客共诘曰：“是何故？”曰：“无他，仆眷恋美艳之少女时，年已十八矣，但其时并未觉丝毫之新感觉。若言其详，吾最初所恋爱者，乳母也。时吾方六龄，年代邈远，琐屑事实已遗忘无余。然纵能记忆此时，言之亦并无趣。”主人曰：“余之初恋，亦了无佳话，可资谈助。盖余直至逢昂那之日，迄未陷坠情网，昂那现为余妻，其间百事如愿进行，旋得两亲许可，即结婚矣。余话一言，便竭据实供状，余发此议，意在闻君之事。彼得卫奇君，曷为述之？”

吴辣纪米尔彼得卫奇，年垂四十，颠少白，徐答曰：“余之初恋，则与寻常大异。”主人及尼葛赖卫奇，齐声言曰：“愈异愈妙，务请述之。”答曰：“公等虽甚盼望，余则不能承命。盖吾口才甚劣，此事若以口说，便干燥无味，倘所赞许。请凭吾记忆，一一写出，供公等一览可乎？”二人仍怂恿之使言，彼得卫奇固拒不应。两星期之后，彼等再集之时，彼得卫奇如约出视其笔记。笔记曰：

此话发端于千八百三十三年之夏，余年方十六，本侍两亲住莫斯科，入夏为避暑计，移居涅司克奇里公园对面，卡露亚门之傍。时余方预备入大学，身颇自由，无人干涉余事。吾父对余有宠爱而已，吾母虽只余一子，更绝不过问余事，是盖别有故在。吾父尚秀洁如青年，母长父十岁，因母资厚而缔白首。母性郁躁，恒似不怡，又嫉妬甚深，在父前势不能不少戢，未尝十分使其素性。父为人殊严格冷静，世人自信之力坚强，罔见有加吾父者也。

在此避暑地之乡间，最初一星期所经况味，余莫时能忘。余时至涅司克奇里公园散步，每去辄携书籍，然观览时则甚少，恒徒步诵诗而已。余心思殊异常，不拘接何事物，感觉惊异之念，充满于怀。又时若有所期待，于是或遇梦，或悲或泣，但吾泪与悲感之中，含有美观与一种悠扬流丽之诗境，如音乐然，是乃萌芽于幼稚之感觉，

及颠沛命运之中者也。

余好乘骑远游，凛然有中古骑士出外操战之气概。凉风扇道，仰天视光妍之日，衬以蔚蓝之天色，极吾心思之能力，摄此景色，纳吾神魂之中。斯时余脑中虽未明了作何形状，然总觉妇人之影，游漾其间。余之思想与余之感觉，半属无意识，然确潜入一豫觉。豫觉何？一种清新不可名状之佳丽女性是也。此事虽至今犹能记忆，此豫觉与此期待，浸渍余之全身，余血为之跃。未几，其实现之日即来矣。

余等居处，如古代王侯之府邸，木造之屋也。附属房屋二所，左侧为一小造纸场，常见服装污沔之工徒，操作其间，右侧尚空，张贴召租。余等来此既三星期，恰当五月之九日，其屋之窗户忽开，露妇人颜面，知有人迁入矣。午餐之时，余母问厨夫新迁入邻屋者为谁，厨夫答以左雪赓公爵夫人。母曰：“其家似非甚丰富者？”厨夫且上菜且曰：“观彼搬来物事，仅雇马车三轮，亦并无长物。”母曰：“然则并马车亦无矣。”吾父照常以冷静态度，旁听此话。公爵夫人所租之屋，陋败实甚，寻常稍顾局面者且不可用。然兹事本不值余注意，以故随闻随置，时余正讽诵西黎尔“群盗”之篇。（译者按：西黎尔（Schiller），德之诗人也，生于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卒于一千八百〇五年。）

余每夕徜徉院前，猎白喙鸦雀以为常。一日循旧例届时而，忙碌良久，竟无所获，信步所之，行至邻家缭垣之下。余但视地面而行，闻对面有人声，举眸察之，一刹那间余身如触电气，盖目击一珍奇之光景也。距余立处可数武，蔓草丛生，其间立女郎，著浅红纹服，头披雪白轻绡，姿致欲仙。少年四人围女郎之左右，女郎手持灰色小花一朵（花名不知，儿童常玩弄者），依次叩诸少年之额。花形如小袋，每叩分裂作声，少年咸踊跃伸额与之叩击。余仅得窥女郎之侧面，第其姿态所以动余者，实超过言说。余叹慕几至失声，窃念若邀彼美纤手一击，余一切皆不惜也。余铙已滑落地面，然是时百事俱忘，所有心思，悉贯注女郎之身。凡彼绰约之姿态，彼可爱之皓腕，彼少乱之秀发，彼精朗之妩眸，彼柔美之玉颊，以至睫毛，处处令人销精。余贪看不能暂舍，忽闻近处呼曰：“嘻，少年乎！”与子尚无瓜葛之少妇，似此耿耿注视，其亦可以休与！比大吃一惊，视垣之彼面，一男子作嘲笑状，睨视此方。恰是时，女郎亦掉面此向，脸如朝霞，对余泄浅笑，示吾以皓齿。余是时始窥得美人正面，赧然面赤，急拾铙，带笑奔归。余之笑声，雅近音乐，然不少杂恶意。入室握面仰卧榻上，心脏突跃甚厉，羞耻喜悦之情，并集于胸，是时之兴奋，实从来所未有。移时，更梳洗而出，女郎之淑貌尚未去吾眼前。尔时心内突动虽少杀，但另感一种之压迫。吾父见余问曰：“如何？汝今日捕得鸟否？”余正思将吾所遇悉告吾父，继仍强抑一笑而罢。其夜辗转不能贴席，通宵未能安眠，浸晓乃熟睡矣。

次晨余胸中第一盘算者，则为联络彼等之方法。至院前亦数次，但未到垣墙左近。

茗毕出街，仍远远注视其家之窗户，心内复逐细追忆昨日之遇，彼美之笑容，时浮漾吾眼前……虽然，当吾头脑如此苦闷之时，运命方面，既为余安排确定矣。

余未归，吾母接邻家书筒一通。简纸粗劣如信局用物，书中措辞，亦率直不合常法，略谓母与公爵夫人及维持其家族诸要人，得相昵近，将来恳为公爵一家竭力照应，复附辞称欲来访，询母何时得闲。此书来时，吾父亦不在。母颇踌躇，不知所以处置，筹思正苦，适余返。母喜悦非常，立命余赴邻家，致意公爵夫人：凡吾等分所当行之事，莫不为公爵一家尽力，并约夫人午后一点前来晤谈。余被此差遣，正可达吾秘密之希望，实无上好机也，但不敢少露形迹，即回室换崭新领结，着燕尾服而出。

通过一窄径，即至邻家，于时余四肢起栗，及访闾者，一粗陋之男丁，捧食罢餐盘向余问曰：“阁下何事？”余曰：“左雪赓公爵夫人在乎？”旋闻里面一老妇嗽声啾啾，唤此男丁，男丁放盘于地板而入内，已复出，导余往客房。余镇定胸间动悸，随之入室，室小狭且不清净，粗糙之家具，排置亦不整秩。公爵夫人年垂五十，面貌丑恶，着半旧蓝衣，坐断肘躺椅之上。余礼毕，恭敬致词曰：“贵妇即左雪赓公爵夫人乎？”答曰：“然，足下V夫人之公子乎？”余唯唯，因申来意。公爵夫人曰：“尊貌甚幼，青春几何？”余瞿然对曰：“十六矣。”夫人探袋出粗皱纸片，揩其鼻，谛视余面赞曰：“此最好时代也。”复又曰：“吾等亦甚嫌苛礼，此后愿勿复作客气。”余腹中滋不悦，窃念乌用此絮絮为，恰是时房门洞启，彼含笑伫立者，非吾昨日所见之女郎耶？夫人顾语余曰：“此吾女琪罗奇珈也。”又指余谓姑娘曰：“此邻舍V夫人之公子也。”姑娘曰：“恕余冒昧，尊字何称？”余强抑吾兴奋之胸，仅答曰：“吴辣纪米尔继是。”夫人复询余二三事，问答种种，其间姑娘以同样之笑颜，对余注视，少选轻启樱口，发声如银铃，似字句皆欲带颤栗之势。言曰：“奥尔兑玛君，……吾以此呼君，亦尽可行否与？……吾昨日确见君矣。”余微应曰：“然。”夫人旋问曰：“何谓？”姑娘不答，却谓余若无事，可到彼室，襄挈解毛绳。余遂随之行，姑娘绣闼，较前室整洁良多。余神魂飘荡，举不知所谓，宛然如梦中猝被幸福强压，余心但为之狂乱而已。姑娘与余对坐，比无语，将毛绳褂余手，自以名刺或他种厚纸作线板，运其灵敏之纤手而束焉。姑娘时或睜其半掩之星眸，放清晶之光，直射余面，余不敢仰视。姑娘言曰：“奥尔兑玛君，子昨日对吾抱何感想？……吾料子定恶变其心绪无疑……斯言中乎否与？”余曰：“否，并未涉他想。……吾何为作此……至此而止。”余之答辞殊暧昧不见分晓，彼乃曰：“君谛听，吾之性格，君固不知也。我心直乐，人吐语诚实。君年确十六与？吾则廿一矣。吾以弟蓄君，君在我前，出辞必真实不虚，不可违背吾言……请抬面向此……请向此，犹未闻耶？……”余至是，面益赤，震慑失次，姑娘少低声续曰：“吾甚爱君之面庞，良思共君结为契友，顾君爱我乎？”余仅报曰：“姑娘。”于是彼复曰：“君今后呼我琪乃达亚历山大威那可也。少年惯作客气，吾甚不取，愿子恣意放言，吾

真实爱君。”姑娘宠余至于斯极，余心诚喜，但彼以儿童待吾，滋不能满足。余于是放胆告之曰：“琪乃达亚历山大威那姑娘，我爱卿极矣。”初不欲隐匿此情也，继是余等复发奋卷绳。姑娘低面不动，余乘此窃窥其身体，寢假胆愈大，直注视其面。姑娘姿态，较昨夕动余尤甚。坐处背窗，上褂白帘，阳光内射，自浓美之秀发，流辉过香项，拂映玉肩，至姿状纤美之膝边而止。姑娘衣裳质素，然余不嫌，就其衣褶一一接吻，即命余在姑娘裙底露见之履前，合十礼拜，将所不拒。至此正股贴座，并觉异常困难，更默谢上神降此莫大之幸福，愿永久留此室中不少动也。

姑娘抬玉面，流波送盼，嗚然而笑，意态甚形亲密，旋又伸其纤手向余。余面赧，局促不能安。俄顷，闻邻室佩剑摆曳之声，旋闻夫人呼曰：“琪乃裴罗夫作罗甫君，为汝送乳猫来矣。”姑娘应曰：“乳猫乎？”且言且离座而起。余拾起姑娘膝下滚落之绳球，置之窗沿，随姑娘赴邻室，入室见灰色乳猫，伏室之中央。姑娘蹲立猫前，熟视其面。座中除老夫人外，则一清隽活泼之年少骑兵士官在焉，此士官为余昨夕所见诸少年中之一人。姑娘得猫甚悦，赞其耳长，目色亦灰，对士官申谢。士官微笑答礼，并曰：“因姑娘曾言爱此种猫，余故不惮奔走，八方搜求，盖余视姑娘之金言与法律等也。”姑娘遣婢给猫牛乳，亲伺其食，少选起立。士官饰笑容向姑娘曰：“猫之谢礼，请假玉手。”姑娘如言伸过其皓腕，士官接之熟吻，不忍释，姑娘一任所为，自士官之肩上视余而笑，余呆立如木偶。此际余家之男丁费多尔入室，余移步就之，两足牵动如机械，然费多尔小声语余曰：“夫人命吾来迎，因少主久不归，震怒多时矣。”余惊悚，立辞众人欲出。姑娘且笑且告余曰：“奥尔兑玛君，望子时复来游。”余窃思姑娘何故恒怡怡然向余而笑，且思且偕费多尔归。吾母见余，果痛加责备。余无语回己室，掩关寂处，顷刻间悲感横生，几至啜泣，妒彼士官之心，蓬蓬然以起。公爵夫人寻如约访吾母，时余不在，窥吾母之意，似非甚悦夫人者。餐时闻母告父曰：“公爵夫人之气味，实粗鄙不可近，且夙好诉讼。念系有荣爵之人，姑于明日招之午餐，并请其姑娘同来。”（余闻姑娘之辞，伏面餐盘。）父谓想及公爵夫人之来历，因涉辞及之。据父所述，则左雪赧公爵者，在父年幼时已谢人世，其家本钜富，公爵放荡无纪，长年住巴黎，得“巴黎人”之浑名，钜万之产，俱化于赌博。后为金钱与猾商之女结婚，从事抛盘生意，卒归失败云。母曰：“若尔将不致蓄意来借金乎？”父漫应曰：“是或有之。”少顷父复曰：“汝才言并招其女来宴，其女美艳，啧啧人口，且闻亦曾受相当之教育。”母曰：“是则大异其母矣。”父曰：“不类母，亦不似其父，但有教育滋蠢矣。”母默然若有所思，父亦不复语。余聆二老之言，未觉生何快感。餐罢，余走院中，心内方计议，决不更赴邻舍境界，詎料吾足竟不知于何时已曳吾到其地，而彼美适亦迎面行来。伊手中携书籍，似不知对面有余在。余本思默然走过，咄嗟之间，旋转念故作微咳，姑娘转身嗚然，默致礼，旋仍捧书，且阅且行去。余大沮丧，立转吾身，恰

直吾父自后至。父问曰：“汝识彼公爵之姑娘乎？”余曰：“诺。”父曰：“汝何由得识之？”余未及答，父旋返踵走近姑娘身旁，向彼深深一躬，姑娘亦还礼如仪，意态甚形慌乱，落书于地，父行尚目送之。父甚注意修饰，向不为粗泯服装，是时之丰采，虽如余一童子，犹羨为美丈夫也。吾俟父行，即趣步就姑娘，姑娘不余顾，急拾书逸去。

自是夕至次日，余惛惚未做一事，即或面书，亦始终注视一处，不复能耐心。旁午余盛服，焕然一新，母怪而问，余粉饰曰：“今日非有客来乎？”母曰：“即便有客，是将何为？”余辞塞，无已仍易常服，着寻常之汗衫。少顷，已届约定时刻，公爵夫人偕姑娘至。夫人仍著其半旧之蓝衣，上加黄色旧式肩褂，寒暄始已，即移谈财政之事，极言生计困难，倾泻不止，未见公爵夫人之品格何存。姑娘则反是，仪貌端庄异常，甚能保持公爵子女之威严者。姑娘著起花纱衣，垂发颊际，如英人装扮，淑貌愈显幽静。吾父出其日常酬酢之风，与姑娘周旋，极力博姑娘之欢心。姑娘为态绝淡，谓为不遑，尤未足拟。二人交谈，概用法语，姑娘音调正确，尤为余所惊异。夫人初不拘礼，尽量果其饥腹，更连发碍理之质问，烦恼吾母，餐讫，客将辞矣。余自入座，未受姑娘一瞥，亦未交一辞。余实无术自进，姑娘为此态度，余不啻受死刑宣告也。客辞，余依然着吾之汗衫，悄然送至阑外，斯时姑娘突复其昨日亲近之态，附吾耳言曰：“今晚八点，望过我，届时务必勿误。”余瞿然仰面，授彼以手，诘彼已捷足先逸，但见雪白肩衣飘荡之后姿而已。

八点，余易燕尾服赴邻家，侍者导余往客室。室内似已喧阗多时，笑声达户外。余不晓为何事，异之，及启户，不觉愕然倒退。室之中央设椅，姑娘立其上，手持男子之帽前伸，周围立五六人，咸伸手向帽中似探取何物者，姑娘见余遂呼曰：“请少待，不可不予阉与此客。”随自椅跃下，捉余袖而入，使贴近其身旁，并责余何事犹疑，比宣言于众曰：“此君来可令加入，此奥尔兑玛君邻家公子也。”更指众人一一告余曰：“彼马烈威斯克伯爵也，此医学士吕辛也，此诗人美达罗甫也，次退职大尉尼尔马克也，再次骑兵士官裴罗夫作罗甫也，此君子见过矣。”余仓皇并忘向众人行礼。吕辛学士者，日前在垣边谑语余者也，余人皆初见。姑娘告伯爵曰：“马烈威斯克君，请书奥尔兑玛之阉。”伯爵目炯炯作灰色，口鼻尽小留细髭，口音略近波兰，彼则曰：“令此君加入，罚金戏似不相宜。”于是骑兵士官及麻脸之退职大尉，亦附和此说。姑娘遮之曰：“吾但言书阉，何为此絮絮不休？请速书。”伯爵略摇其肩，恭顺姑娘意旨，摆其指环璀璨之手，向纸片书焉。吕辛学士曰：“听余解说，吾等所为，罚金戏也。偿罚金者，恒为姑娘。今共抽此阉，中者无论谁何，有与姑娘接吻之权利。已喻吾说乎？”余局促不安，只得谨听学士之说明。其间姑娘仍复踞立椅上，众人遂以次抽阉矣。余亦追随众后，挨次到一睫毛甚长之伟丈夫，作势将抽取。姑娘告之曰：“美达罗甫君，子诗人也，曷放宽大将取阉权，让给奥尔兑玛君，俾其可两抽，美达罗甫不

可。”结局余最后抽取，所得之阄，上书“接吻”字样，余狂喜不觉大呼曰：“接吻！”姑娘应声言曰“然乎！吾亦欣快！”且言且下椅，示余以欢悦之笑颜，余胸突突。姑娘问余曰：“汝喜乎？”余面烧赤，心上下如辘轳。不图裴罗夫作罗甫氏，猛向吾耳旁大叫曰：“君阄卖我，给君百罗布。”余怫然与之争，姑娘举其雪白之皓腕授余，余遂跪接其手而以口亲之。

(未完)

弗兰克林自传 (英汉对译)

From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为十八世纪第一伟人, 于文学、科学、政治皆冠绝一世, 其自强不息、勇猛精进之气, 充足为青年之典型。斯篇乃其七十九岁所作自传, 吾青年昆弟读之, 倘兴高山仰止之思, 群效法其为人, 则中国无疆之休而不佞所馨香祷祝者也。原书辞繁不可备译, 译其青年时代者。叔雅识。

1. I was put to the grammar-school at eight years of age, my father intending to devote me, as the tithe^① of his sons, to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My early readiness in learning to read (which must have been very early, as I do not remember when I could not read), and the opinion of all his friends that I should certainly make a good scholar, encouraged him in this purpose of his. My uncle Benjamin, too, approved of it, and proposed to give me all his short-hand volumes of sermons, I suppose as a stock to set up with, if I would learn his character^②. I continued, however, at the grammar school not quite one year, though in that time I had risen graduall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class of that year to be the head of it, and, farther, was removed into the next class above it, in order to go with that into the thir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my father, in the meantime, from a view of the expens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一、予八岁入小学, 予父有子十人, 欲如当时习俗, 以其什一事上帝, 望予将来得为僧侣。盖予幼而善读 (不能读时予竟不复记忆, 故知能读必甚早也), 诸父执复群许其他日必成学者, 故予父遂有此意。予叔父班家明亦赞成之, 且谓予苟有意习速记术, 则将举其所记牧师说教辞若干卷, 尽以授予, 以为初学模拟之资也。予入小学之年虽由一年级之中渐升为全级首席, 寻迁至上一级以备年终更升入第三年级, 然在校实不及一年。因予父以家族之累过重, 大学教育之资无力筹措, 又闻其与友朋谈, 谓为僧侣者前途难期荣达, 故遂变其初志, 命予退学, 转入当时颇负盛

which, having so large a family, he could not well afford, and the mean living many so educated were after wards able to obtain—reasons that he gave to his friends in my hearing—altered his first intention, took me from the grammar-school, and sent me to a school for writing and arithmetic, kept by a then famous man, Mr. George Brownell, very successful in his profession generally, and that^③ by milde, encouraging methods. Under him I acquired fair writing pretty soon, but I failed in the arithmetic, and made no progress in it. At ten years old I was taken home to assist my father in his business, which was that of a tallow chandler and soapboiler—a business he was not bred to, but had assumed on his arrival in New England, and on finding his dyeing trade would not maintain his family, being in little request. Accordingly, I was employed in cutting wick for the candles, filling the dipping-mould and the moulds for cast candles, attending the shop, going of errands, etc.

(注) ①Tithe 本义为什一税, 乃由区中土地、牧畜等收入征其十分之一以供教会及牧师之俸给者。Franklin 之父有十子, 当时有以财产十分之一献教会之习惯, 故借此为喻。②His character = his method of short-hand. ③And that 之 “that” 当上文之 very successful.

2. I disliked the trade, and had a strong inclination for the sea, but my father declared against it. However, living near the water, I was much in and about it, learned early to swim well, and to manage boats; and when in a boat or canoe with other boys, I was commonly allowed to govern, especially in any case of difficulty. And upon other occasions I was generally a leader among the boys, and sometimes led them into scrapes, of which I will mention one instance, as it shows an early projecting

名之焦吉包雷氏所设书算学校。此君温良善诱, 教育有方, 克尽厥职者也。予从彼未久即能书, 然于算术则绝无进步。十岁时遂退学而归, 助予父从业务。予父业造烛及肥胰, 此业本非其素习, 抵美洲后始从事于此, 以其所操染业需要甚少, 所入不足以支家计也, 故予既归。遂使予切烛心, 纳熔腊于型中以制烛, 照拂店务或供奔走焉。

二、予不喜此业, 坚欲浮海, 而予父大不谓然。然以所居近水, 常游泳荡舟其中, 夙能泅水操舟, 与群儿乘舟时例由予操纵之, 遇困难时尤然。余时予大抵为群儿之首领, 往往陷彼曹于困境, 今试举一端, 虽当时之处置未当, 然亦足以见少时急公之精神也。

public spirit, though not then justly conducted.

3. There was a salt marsh that bounded part of the mill-pond, on the edge of which, at high-water^①, we used to stand to fish for minnow, By much trampling, we had made it a mere quagmire. My proposal was to build a wharf there fit for us to stand upon, and I showed my comrades a large heap of stones which were intended for a new house near the marsh, and which would very well suit our purpose. Accordingly,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workmen were gone, I assembled a number of my play-fellows, working with them diligently like so many emmets, sometimes two or three to a stone, we brought them all away, and built our little wharf. The next morning the workmen were surprised at missing the stones, which were found in our wharf. Inquiry was made after the removers; we were discovered, and complained of; several of us were corrected^② by our fathers; and, though I pleaded the usefulness of the work, mine^③ convinced me that nothing was useful which was not honest.

(注) ①high-water 潮满。②corrected 谴责。③Mine = my father.

4. I think you may like to know something of his person and character. He had an excellent constitution of body, was of middle stature, but well set, and very strong. He was ingenious, could draw prettily, was skilled a little in music, and had a clear, pleasing voice; so that when he played psalm tunes on his violin and sung withal, as he sometimes did in an evening after the business of the day was over, it was extremery agreeable to hear. He had a mechanical genius too, and, on occasion, was very handy in the use of other tradesmen's tools; but his great excellence lay in a sound understanding and solid judgment in prudential matters^①,

三、与水车相接处，有盐沼焉。潮满时，吾曹惯立其边以钓鲦鱼，践踏既甚，遂成泥涂。予建议筑一埠头以便立足，适有在泽畔建新屋者，其傍堆积石块甚多，极便吾曹筑埠之用。予以示吾之侪辈，使取材焉，其晚工人既去，予遂集嬉戏之伴侣多人，同运石块，奔走甚勤，有如群蚁。石之巨者有时以二三共举之，终尽运之而吾曹之小埠头遂成。次晨工人亡石大惊，卒得之于吾曹之埠头，乃查究为孰所运。吾曹之事遂发，侪辈皆大遭呵斥，多为其父所痛责者，予虽力辩此役之有功，予父终喻予以不正之事必难有功之理也。

四、予意读者当欲知予父为何如人也。彼之体格极佳，修短适中，且甚强健，颇有才，既工绘事复稍能音乐，其声清朗悦耳。一日之事务既终，时时奏忽雷而歌，其音极可听也。彼又有机械学之天才，遇无可如何时，能使他业工人之器具。然其最大长处则在聪明睿智，能于公私疑难下正确之判断也。彼有多

both in private and public affairs. In the latter, indeed, he was never employed, the numerous family he had to educate and the straitness of his circumstances^② keeping him close to his trade; but I remember well his being frequently visited by leading people, who consulted him for his opinion in affairs of the town or of the church he belonged to, and showed a good deal of respect for his judgment and advice. He was also much consulted by private persons about their affairs when any difficulty occurred, and frequently chosen an arbitra or between contending parties. At his table he liked to have, as often as he could, some sensible friend or neighbor to converse with, and always took care to start some ingenious or useful topic for discourse, which might tend to improve the minds of his children. By this means he turned our attention to what was good, just, and prudent in the conduct of life; and little or no notice was ever taken of what related to the victuals on table, whether it was well or ill dressed, in or out of season, of good or bad flavor, preferable or inferior to this or that other thing of the kind^③; so that I was brought up in such a perfect inattention to those matters as to be quite indifferent what kind of food was set before me, and soundobservant of it that, to this day, if I am asked I can scarce tell, a few hours after dinner, what I dined upon. This has been aconvenience to me in travelling, where my companions have been sometimes very unhappy for want of a suitable gratification of their more delicate, because better instructed^④; tastes and appetites.

(注) ①Prudential matters = Matters requiring the exercie of prudence or foresight. ②Straitness of his cir cumstances 生计艰难。③Inferior to……of the kind 较其同种类者之优劣，如此肉较彼肉如何，此鱼较他鱼如何。

④Better instructed 更知味，辨味更精之义。

5. To return: I continued thus employed in my father's business for two years, that is, till I was twelve years old; and my brother John, who was bred to that business, having left my father, married, and set up for himself at Rhode Island, there

数子女赖其教养，加之生计艰难不得不委身业务，未尝从事于公共事业，然予忆常有显者来访，与之商酌城市及其所奉教会之公事，于其判断忠告皆深表敬意也。私人遇有困难来求其教者亦不少，且常被推为调人以排难解纷焉。又好招良朋邻里会宴于家，每以贤明有益之事为谈资，借以启迪其子女，以此使吾曹致意于人生之善良、正直、敏勉诸德。至于酒馔则不甚措意，烹调之美恶，入时与否，滋味若何，及比较若何，皆非所顾虑。故予于此等事亦遂绝不措意，无论进何食品视之全若无关，虽至今日，苟于进膳数时后，叩予所进何物，不能答也。予之不知味在旅行之际颇觉其便，而予之伴侣以辨味过精，难得可口之食物，往往觉其良苦也。

五、今更述予之事。予从事于予父之职业者更历二年，直至予年十二时止。予兄约翰，素习此业，会彼授室，去予父而独立自营于

was all appearance that I was destined to supply his place, and become a tallow-chandler. But my dislike to the trade continuing, my father was under apprehensions that if he did not find one for me more agreeable, I should break away^① and get to sea, as his son Josiah had done, to his great vexation. He therefore sometimes took me to walk with him, and see joiners, bricklayers, turners, braziers, etc, at their work, that he might observe my inclination and endeavor to fix it on some trade or other on land. It has ever since been a pleasure to me to see good workmen handle their tools; and it has been useful to me, having learned so much by it as to be able to do little jobs myself in my house when a workman could not readily be got, and to construct little machines for my experiments^② while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the experiment was fresh and warm in my mind. My father at last fixed upon the culler's trade, and my uncle Benjamin's son, Samuel, who was bred to that business in London, being about, that time established in Boston, I was sent to be with him some time on liking^③. But his expectations of a fee^④ with me displeasing my father, I was taken home again.

(注) ①Break away 逃亡。②Experiments 谓电学之实验也。③On liking = On trial, at the pleasure of both.

④A fee = A sum paid to a master.

6. From a child I was fond of reading, and all the little money that came into my hands was ever laid out in books. Pleased with the *Pilgrim's Progress*^①, my first collection was of John Bunyan's works, in separate little volumes. I afterwards sold them to enable me to buy R. Burton's *Historical Collections*^②; they were small chapmen's books, and cheap, forty or fifty in all. My father's little library consisted chiefly of books in polemic^③ divinity, most of which I read, and have since often regretted that, at a time when I had such a thirst for knowledge, more proper books had not fallen in my way since it was now resolved I

罗德岛。予似必将继彼而为制烛工矣，然予厌此业如故。予父忧苟不使予就适宜之业，则予将效予兄焦霞逃之海上为舟子，故时时携予散步，使观木工、瓦工、辘轳工、铜工之操作，欲观予性之所喜，使执业于陆上。予自是乃好观良工之操作，且获益不少。苟工人不易觅时，能于家中办小工作。实验之兴勃发时，且能自制实验之机械焉。予父其后终决意使予操刀剑业，予叔父之子撒密尔习此业于伦敦，此时方设肆于波士顿，乃送予往其肆学习。彼以望报致予父不悻，故未几予复归家。

六、予自孩提时即好读，钱到手尽以购书。爱读《天路历程》，初得之书即班扬氏著作也。书已敝，分装为数小册。其后卖此以购布尔顿氏之《历史丛书》，此书为仿间小本，价甚廉，凡四五十册。予父略有藏书，大都神学之著作，予皆尝读之，然既决计不为僧侣，而当此勤求知识有如饥渴之年竟无适当之书可读，思之每引为大憾也。有卜奴达齐

should not be a clergyman. Plutarch's Lives^④ there was, in which I read abundantly, and I still think that time spent to great advantage. There was also a book of De Foe's^⑤, called *an Essay on Projects*, and another of Dr. Mather's, called *Essays to Do Good*, which perhaps gave me a turn of thinking that had an influence on some of the principal future events of my life.

7. This bookish inclination at length determined my father to make me a printer, though he had already one son (James) of that profession. In 1717 my brother James returned from England with a press and letters, to set up his business in Boston^⑥ I liked it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my father, but still had a hankering for the sea. To prevent the apprehended effect of such an inclination, my father was impatient to have me bound to my brother. I stood out^⑦ some time, but at last was persuaded, and signed the indentures when I was yet but twelve years old. I was to serve as an apprentice till I was twenty-one years of age, only I was to be allowed journeyman's wages during the last year. In a little time I made great proficiency in the business, and became a useful hand to my brother. I now had access to better books.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apprentices of booksellers enabled me sometimes to borrow a small one, which I was careful to return soon and clean. Often I sat up in my room reading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night, when the book was borrowed in the evening and to be returned early in the morning, lest it should be missed or wanted.

氏《英雄传》一册，予读之多通，及今思之，此光阴良非虚掷。又有戴福氏之《规画论》，马塞博士之《为善论》，是书感予至深，他日之大业多受其影响也。

七、予虽已有一兄（名詹姆士）操印刷业，予父以予有好书癖，决意命予亦业此。千七百十七年，予兄詹姆士自英格兰携印刷机及活字归，开业于波士顿。予爱此远过于制烛业，然欲为舟子之念犹未或忘。予父防予逃之海上，急欲托予于兄，予初抗父命，终乃勉从其意，签名契约，时年仅十二也。据此约予当服役至二十一岁，唯最终一年可得赁金如工人。未几予业大进，兄倚如左右手。斯时予遂能得良书，盖与书肆生徒相识，可时时借阅，读毕即还，不敢损污。往往夕借一书，夜坐读之，至于深宵，次晨早还之，惧或失之也。

（注）① *Pilgrim's Progress* 即 Bunyan (1628—1688 英之宗教家) 所著《天路历程》。② *Burton'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此书为伦敦 Nathaniel Crouch 所发行，其时在十七世纪，与著 *Anatomy of Melancholy* 之 Robert Burton 为两人。③Polemic—Controversial. ④Plutarch's Lives 为希腊史家，Plutarch 所作《英雄列传》，Emerson 称其为“the Bible of Heroisms”者也。⑤Daniel Defoe (1661—1731)，英之小说家，即著 *Robinson Crusoe* 者。⑥Rev. Dr. cotton Mather (1663—1728)，美之神学家。⑦Stand out. 违抗。

8. And after some time an ingenious tradesman, Mr. Matthew Adams, who had a pretty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who frequented our printing-house, took notice of me, invited me to his library, and very kindly lent me such books as I chose to read, I now took a fancy to poetry, and made some little pieces. My brother, thinking it might turn to account^①, encouraged me, and put me on^② composing occasional ballads. One was called *The Lighthouse Tragedy*, and contained an account of the drowing of Captain Worthilake, with his two daughters; the other was a sailor's song, on the taking^③ of Teach (or Blackbeard), the pirate. They were wretched stuff, in the Grub Street^④ ballad style; and when they were printed he sent me about the town to sell them. The first sold wonderfully, the event been recent, having made a great noise. This flattered my vanity; but my father discouraged me by ridiculing my performances, and telling me verse-makers were generally beggars. So I escaped being a poet, most probably a very bad one; but as prose-writing has been of great use to me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and was a principal means of my advancement, I shall tell you how, in such a situation, I acquired what little ability I have in that way

(注) ①Turn to account 可用，可观。②Put me on = Induced me. ③The taking 捕获。④Grub Street A street in London, much inhabited (in 18th century) by writers of small histories, dictiouaries, and temporary poems, whence any mean production is called grubstreet.

9. About this time I met with an odd volume of *The Spectator*. It was the third^①. I had never before seen any of them. I bought it, read it over and over and was much delighted with it. I thought the writing excellent, and wished, if possible, to imitate it. With this view I took some of the papers, and,

八、其后有马秀亚丹君者，贤智之商人也，藏书甚富，时往来予之印刷肆，予邀其眷顾，招予至其斋中，惠然假予以所欲读之书。予此际颇知好诗歌，尝作短诗数章，予兄以为可观，甚奖进予，使作咏时事诗二章，一曰《灯塔之惨剧》，叙船长王锡类与其二女遇风坏舟事，一为《舟子之歌》，咏海盗黑髯公之就擒，此二诗固下里巴人之音。印既成，兄使子走城市卖之，第一章以其事方新，人争购读，声名大振，此颇使予自豪。然予父笑之且谓诗人大抵皆乞丐，大挫予气。予乃免为俚鄙之诗人矣，然散文于予生之用至宏，予之立身，斯为至要。以当日之地位，果以何术得成此薄技，将为公等道之。

九、时予得见残本《斯贝台陀》杂志一册，此为第三卷。予于此杂志未之前见，购归反覆讽诵，大好之，深爱其文，思摸拟之，乃取其章句中所含趣意，

making short hints of the sentiment in each sentence, laid them by a few days, and then, without looking at the book, tried to complete the papers again by expressing each hinted sentiment at length, and as fully as it had been expressed before, in any suitable words that should come to hand. Then I compared my Spectator with the original, discovered some of my faults, and corrected them. But I found I wanted a stock of words, or a readiness in recollecting and using them, which I thought I should have acquired before that time if I had gone on making verses; since the continual occasion for words of the same import, but of different length^② to suit the measure, or of different sound for the rhyme, would have laid me under a constant necessity of searching for variety^③ and also have tended to fix that variety in my mind, and make me master of it. Therefore I took some of the tales and turned them into verse, and, after a time, when I had pretty well forgotten the prose, turned them back again. I also sometimes jumbled my collections of hints into confusion, and after some weeks endeavored to reduce them into the best order, before I began to form the full sentences and complete the paper. This was to teach me method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oughts. By comparing my work afterwards with the original, I discovered many faults and amended them; but I sometimes had the pleasure of fancying that, in certain particulars of small import. I had been lucky enough to improve the method or the language; and this encouraged me to think I might possibly in time to come be a tolerable English writer, of which I was extremely ambitious. My time for these exercises and for reading was at night, after work, or before it began in the morning, or on Sundays, when I contrived to be in the printing-house alone, evading as much as I could the common attendance on public worship which my father used to exact of me when I was under his care, and which indeed I still thought a duty, though I could not, as it seemed to me, afford time to practise it.

以简单之辞书之别纸，置之数日，乃掩卷不观，取前所书短句，试以所能运用之字数衍之，务求尽达其旨，与原文等。然后取原文比较观之，得见疵谬，即加改正。然予识字甚少，且不善遣辞，自思将作韵文必先能此，盖作诗歌当多识同义而异形之字以为辞藻，同义异音之字以叶声韵，势不得不勤为搜讨，识之于心，且求善用之也。故予取书中故实，演以韵文，俟稍历时日，其原文已忘，复取此韵文演为散文。予时又取别纸所书简短之辞而散乱之，数星期后乃尽心排列之，求其通顺，然后敷衍辞句，连缀篇章，以为全文，此予学文章章法之方也。然后以予所作比之原文，见有瑕玷，即加改削。惟予幸时能见原文章法辞句之小疵而改正之，沾沾自喜，益自奋励，思将来或能成英文作家，此盖予中心所切望者也。予学文读书之时为夜间事毕，清晨事前，或星期日，予居父膝下时，星期日常命予必往教堂之祈祷大会，予则务避不往，独居印刷室以读书，然予虽无暇遵行父命，至今犹觉其当遵也。

(注) ①The third = The third volume. ②Different length. 字母多寡之不同者。③Variety. 谓字异义同或字同义异等变化。

10. While I was intent on improving my language, I met with an *English grammar* (I think it was Greenwood's^①), at the end of which there was two little sketches of the arts of rhetoric and logic, the latter finishing with a dispute in the *Socratic method*^②; and, soon after, I procured Xenophon's *Memorable Things of Socrates*^③, wherein are many instances of the same method. I found this method safest for myself and very embarrassing to those against whom I used it, therefore I took a delight in it, practised it continually, and grew very artful and expert in drawing people, even of superior knowledge, into concessions,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they did not foresee, entangling them in difficulties out of which they could not extricate themselves, and so obtaining victories that neither myself nor my cause always deserved……

11. I continued this method some few years, but gradually left it, retaining only the habit of expressing myself in terms of modest diffidence^④; never using, when I advanced anything that may possibly be disputed, the words certainly, undoubtedly, or any others that give the air of positiveness to an opinion; but rather say, I conceive or apprehend a thing to be so and so; it appears to me, or, I should think it so and so, for such and such reasons; or, I imagine it to be so; or, it is so, if I am not mistaken. This habit, I believe, has been of great advantage to me when I have had occasion to inculcate my opinions, and persuade men into measures that I have been from time to time engaged in promoting; and, as the chief ends of

十、方予专心修辞时，得见《英文法》一册（忆为葛林武德氏书）。其卷末载有短文二首，一为《修辞学论略》，一为《名学论略》，后者之末附有梭格拉底氏《论法之问答》。未几予得读宰罗逢氏之《梭格拉底言行录》，其中载有此论法之例题不少，见其于吾最安全而能窘人，遂大好之，练习不辍，术渐精，能使知识高于己者辟易退让，不知其极，陷之于困难，弗能自脱，以予之无俚，所持论又至浅薄，然竟往往博奇捷也。

十一、予用此法者数年，然后亦渐弃之，惟措辞谦逊之习惯尚存，有所争辩不用“确然”“无疑”，或其他稍涉独断之辞，宁谓“予思其如是如是”、“觉其如是如是”，或“以是因缘，予见其如是”“予料其如是”、“使予非谬，此殆如是”而已。予信此习惯于余之诲人及时时劝人从己所倡之法皆所利甚多，谈论之要在于教人、求教、悦人、劝人，愿明达之士慎勿以独断自是之风招恐树敌，转减却劝人为善之效，使天

conversation are to inform or to be informed, to please or to persuade, I wish well-meaning, sensible men would not lessen their power of doing good by a positive, assuming manner, that seldom fails to disgust, tends to create opposition, and to defeat every one of those purposes for which speech was given us—to wit, giving or receiving information or pleasure. For if you would inform, in a positive and dogmatical manner in advancing your sentiments may provoke contradiction, and prevent a candid attention. If you wish in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from the knowledge of others,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 yourself as firmly fixed in your present opinions, modest, sensible men, who do not love disputation, will probably leave you undisturbed in possession of your error. And by such a manner, you can seldom hope to recommend yourself in pleasing your hearers, or to persuade those whose concurrence you desire.

(注) ①Greenwood's—James Greenwood 氏千七百十一年始刊行于伦敦之文法书。②Socratic Method—The mode of arguing pursued by Socrates, the illustrious Greek philosopher (B. C. 471—399). ③Zenophon (B. C. 444?). 希腊名将, 而 Socrates 之弟子也。④modest diffidence 谦逊之疑惑, 谓有所论断皆以谦抑之辞出之也。

Pope^① says judiciously:

“Men must be taught as if you taught them not,
And things unknown proposed as things forgot.”^②

Further recommending to us:

“To speak, though sure, with seeming diffidence.” And he might have coupled with this line that line that which he has coupled with another, I think, less properly,^③

“For want of modesty is want of sense.”

If you ask, why less properly? I must repeat

赋吾人以为授受知识乐利之资者失其功用也。苟欲教人而以自是独断之风出之, 则易招反对, 而虚怀听纳者盖寡。苟欲受教于人, 而又固执己见, 则谦抑君子, 不好争辩, 将望而去之, 任汝过误, 不复容啄矣。盖以此道行之, 必难望听者之乐从也。

善哉, 潘卜之言曰:

“教人如非教,
不知唯不知。”

又戒吾人曰:

“事虽真且确, 言之如有疑。”彼本当以此下所举句为上二句之对, 而乃对以他句, 予颇思其不当。

“以无冲怀者, 即无意识故。”

苟问何谓, 请视下文。

the lines—

“Immodest words admit of no defence, For want of modesty is want of sense.”

Now, is not “want of sense” (where a man is so unfortunate as to want it) some apology for his “want of modesty”? And would not the lines stand more ustly thus?

“Immodest words admit but this defence, that want of modesty is want of sense.”

This, however, I submit to better judgments.

(注) ①Alexander Pope (1688—1744), 英之大诗人。所引句见彼所作 *Essay on Criticism*。②二句之义盖谓诲人当出以婉辞, 不可以师自居, 不知之事当不提及, 有如忘却也。③He might have coupled…… less properly. —that which = that lime which, 指下 “For want of modesty” &c. 句。“this line” 指 “To speak, though sure” &c. 句。‘Another’ 指 “Immodest words odmit” &c. 句。详言之即 “To speak, though sure” 句, 当与 “For want of modesty” 句为对偶, 今以与 “Immodest words” 句相偶似觉失当。

12. My brother had, in 1720 or 1721, begun to print a newspaper. It was the second that appeared in America, and was called the *New England Courant*. The only one before it was the *Boston News-Letter*. I remember his being dissuaded by some of his friends from the undertaking, as not likely to succeed, one newspaper being, in thier judgment, enough for America. At this time there are no less than five-and-twenty. He went on, however with the undertaking, and after having worked in composing the types and printing off the sheets, I was employed to carry the papers through the streets to the customers.

13. He had some ingenious men among his friends, who amused themselves by writing little pieces for this paper, which gained it credit and made it more in demand, and these gentlemen often

“发为不逊辞, 厥咎无可恕。”

“以无冲怀者, 即无意识故。”

呜乎! “无意识” (人苟不幸而无此) 宁非不逊之解耶? 改之如下宁不更切当耶?

“发为不逊辞, 厥咎无可恕。”

“以无冲怀者, 即无意识故。”

然此尚当质之高明也。

十二、千七百二十一年顷, 予兄创刊一新闻纸, 名《新英兰报》。此在美洲为第二报纸。前所有者唯一《波士顿报》耳。忆予兄友人多有谏阻其事者, 彼辈以为美洲有一报纸已足, 再刊一报, 恐难期发达也。今则已不下二十五种矣。予兄毅然行之, 排印既毕, 使予挟之, 周历街衢而致之读者焉。

十三、予兄友朋中颇有能文者, 好作小品文投之彼报以自娱乐, 以是颇得信用, 读者益众, 诸文士时来访。予聆其谈论, 闻

visitedus. Hearing their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ccounts of the approbation their papers were received with, I was excited to try my hand among them; but, being still a boy, and suspecting that my brother would object to printing anything of mine in his paper if he knew it to be mine, I contrived to disguise my hand, and, writing an anonymous paper, I put it in at night under the door of the printing-house. It was found in the morning, and communicated to his writing friends when they called in as usual. They read it, commented on it in my hearing, and I had the exquisite pleasure of finding it met with their approbation, and that, in their different guesses at the author, none were named but men of some character among us for learning and ingenuity. I suppose now that I was rather lucky in my judges, and that perhaps they were not really so very good ones as I then esteemed them……

14. I have been the more particular in this description of my journey^①, and shall be so of my first entry into that city^②, that you may in your mind compare such unlikely beginnings with a figure I have since made there. I was in my working dress, my best clothes being to come round by sea. I was dirty from my journey; my pockets were stuffed out with shirts and stockings, and I knew no soul, nor where to look for lodging. I was fatigued with traveling, rowing, and want of rest; I was very hungry, and my whole stock of cash consisted of a Dutch dollar, and about a shilling in copper. The latter I gave to the people of the boat for my passage, who at first refused it on account of my rowing; but I in-

世人褒美其文之辞，不禁跃跃欲试，思作一文，分彼曹之席，然予固犹一童子，窃意予兄苟知为予作，将不许其载之报纸，乃变易笔迹，草隐名文一首，夜半投之印刷室户下。次晨予兄见之，其文友来时，循例以示，彼辈读且赞于予前。予以此文为所叹赏，且诸人猜度其作者，所举皆以才学著称之人，不禁为之大乐，及今思之，当日予之得此鉴识，真为侥幸，且诸人亦非真衡文家，如吾当时之所崇奉也。

十四、予于此行叙之加详，于初入此城时之状况亦特详叙之，俾读者心中一较予困穷无似之发端，及他日于此之自致通显也。予之衣由海道来，故所衣为工人服。长征既久，尘土满衣，囊中满塞衫襪，既无故旧复不知投止何所，陆则徒行，水则荡舟，夜复少眠，故疲且饥。囊金仅荷兰银币一圆及铜币约一先零，予以铜币尽与舟人为舟资，彼辈以予为之荡舟，始却不受，予强彼辈受之。人当囊空往往视多金时为轻财，此殆恐人谓其此外无所

sisted on their taking it. A man being sometimes more generous when he has but a little money than when he has plenty, perhaps through fear of being thought to have but little.

(注) ①My journey. 上文所略甚多, 此 my journey 谓其出印刷店而往 Philadelphia 之行也。②That city 谓 philadelphia.

15. Then I walked up the street, gazing about, till, near the market-house, I met a boy with bread. I had made many a meal on bread, and, inquiring where he got it, I went immediately to the baker's he directed me to, in Second Street, and asked for biscuit, intending such as we had in Boston; but they, it seems, were not made in Philadelphia. Then I asked for a threepenny loaf, and was told they had none such. So, not considering or knowing the difference of money, and the greater cheapness nor the names of his bread, I bade him give me threepenny-worth of any sort. He gave me, accordingly, three great puffy rolls. I was surprised at the quantity, but took it, and, having no room in my pockets, walked off with a roll under each arm, and eating the other. Thus I went up Market Street as far as Fourth Street, passing by the door of Mr. Read, my future wife's father; when she, standing at the door, saw me, and thought I made, as I certainly did, a most awkward, ridiculous appearance. Then I turned and went down Chestnut Street, and part of Walnut Street, eating my roll all the way, and, coming round, found myself again at Market Street Wharf, near the boat I came in, to which I went for a draught of the river water; and, being filled with one of my rolls, gave the

有也。

十五、予于是游览街中, 至市场近处, 遇一挟面包之童子。予既常以面包为膳, 询其何处购此, 彼示予在二道街, 予急奔往, 向沽饼干, 意欲如在波士顿所沽者, 然此类费拉特尔费亚似不制之。予乃向沽价三片尼之面包, 肆中人答以无之。予既不知波士顿与此地面包之价相悬殊, 又不能举其面包名, 乃命其勿拘种类但与我以三片尼之物, 肆主遂授予膨然三巨块, 予惊其过多, 然亦遂受之, 囊不能容, 乃以二腕各挟其一, 一则行且食之。如斯游行市场街四道街, 过李德先生之门, 彼盖他日子之妇翁也。予妻时立门首, 见予状至鄙陋可笑, 此诚然也。予于是转往栗街胡桃街, 行时食面包不辍, 行一周复至市场街埠头, 去予所乘来之舟不远, 乃复往其舟饮河水一杯。予食面包一块既果腹, 乃以余二块与一妇人及其幼儿, 彼与吾同舟来此尚将他往者也。

other two to a woman and her child that came down the river in the boat with us, and were waiting to go farther.

16. Thus refreshed, I walked again up the street, which by this time had many clean-dressed people in it, who were all walking the same way. I joined them, and there by was led into the great meeting-house of the Quakers^①, near the market. I sat down among them, and, after looking round awhile and hearing nothing said^②, being very drowsy through labor and want of rest the preceding night, I fell fast asleep, and continued so till the meeting broke up, when one was kind enough to rouse me. This was, therefore, the first house I was in, or slept in Philadelphia.

(注) ①Quaker—a religious sect founded by George Fox (1624—90) in Philadelphia. ②Hearing nothing said—此派多好默祷，故无所闻。

十六、予饮食休憩，复徘徊市上，斯时道上衣冠整洁者甚多，皆向一处行。予随之，遂至魁加派之大会场，乃坐于众中。予以前夜过劳且未得眠，疲不可支，举目略瞩四周，亦未闻会众作何语，遂熟睡其中，直至散会始有唤予醒者。故此会场者，予在费拉特尔费亚所居所眠之第一家也。

述 墨(续二号)

易白沙

第二章 墨子历史

墨子遗事，西汉人已不能言其详。太史公《史记》，惟附数语于《孟子荀卿列传》，且不能定其时代。墨子为周季学术一大宗派，记载如此简略，此史公之疏也。兹征讨群书，得其辜较，为录于下：

(一) 墨子之姓名 墨子姓名，旧有二说：一谓姓墨氏，名翟；一谓姓翟氏，名乌。究以前说为确，可证之书，(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2)《荀子·非十二子》篇，(3)《韩非子·显学》篇，(4)《吕氏春秋·当染》篇，(5)《汉书·艺文志》，(6)郑樵《通志·氏族略》，皆谓墨子姓墨名翟者也。而《墨子》本书，亦自称曰翟，是即古人称名之例。伊世《珍琅环记》，引贾子《说林》，谓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乌入室，惊觉生乌，遂名之，此说不足据。陶弘景《真诰·稽神枢》篇：“墨狄服金丹而告终”，以“狄”为“翟”，亦非古义。

(二) 墨子之国籍 墨子为鲁人，为宋人？亦一疑问。高诱《吕氏春秋·当染》篇注，以为鲁人。葛洪《神仙传》，以为宋人。就墨子本书考之，当以鲁人为是也。

(1)《贵义》篇：“墨子自鲁即齐。”

(2)《鲁问》篇：“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

又考《吕氏春秋·爱类》篇：“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皆墨子为鲁人之确证。《史记》班固，谓为宋大夫者，以鲁人而仕于宋也。后人遂因此，误为宋人。

(三) 墨子之时代 墨子生卒年月，无所考见，故治墨学者，各执一说。瑞安孙诒让著《墨子间诂》，考定精审，为诸说所不逮。今分列于左，读者仍取孙说可也。葛洪《神仙传》：“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学道。”其说虽不足尽信，然墨子实寿考，征以汪中孙诒让所载，尚非虚语矣。

(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墨翟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2)《汉书·艺文志》：“墨子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

(3)《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衡集论“图纬虚妄”疏云：“公输般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

(4)《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墨翟在七十子之后。”

(5)毕沅《墨子注叙》：“墨翟实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

(6)汪中《墨子序》：按《耕柱》、《鲁问》二篇，墨子于鲁阳文子，多所陈说。《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韦昭注“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其言实出世本。故《贵义》篇：“墨子南游于楚，见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献惠王之为惠王，犹顷襄王之为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景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艺文志》以为在孔子后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勾践称伯之后，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速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与？

(7)武亿《墨子跋》：《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鲁阳公也。”惠王十年，为鲁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书《贵义》篇：“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楚世家无此名，是献惠即惠王，误衍一献字。审是则翟实当楚惠王时，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并孔子时，说非无据。

(8)孙诒让《墨子年表》：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安王十六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篇：“康公卒于安王二十三年。”），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鲁穆公，年已八十余，不能至安王也。《史记·孔子世家》：“子思年止六十二”，则不得及穆公，近代谱牒书，或谓子思年百余岁者，并不足据），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其仕宋盖当昭公之世，邹阳书云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史记》本传）其事他书不经见。秦汉诸子，多言“子罕

逐君”，高诱则云“子罕杀昭公”（《吕氏春秋·召类》篇注），又《韩非子》说“皇喜杀宋君”（《内储说上》）。子罕与喜当即一人。窃疑昭公实被放杀，而史失载。墨子之囚，殆即昭之末年事与？

（四）墨子之遗事 墨子者，躬行君子也。身所行事，即学说所主张。昔者齐王问墨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如？”对曰：“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北《堂书钞》八十三，《太平御览》六百七引《新序》）盖墨子之行于身者，即言于口者，故其遗事，多撰入后章，与学说相发明。兹不备述，述其异闻而已。

一曰墨子梦周公。

《论语》载孔子梦周公，不知墨子亦梦周公。《吕氏春秋·博志》篇：“孔丘墨翟，尽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此言墨子与孔子同梦也。《贵义》篇：“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直曲而已。’（言不必多读书）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百篇，夕见漆十士（漆，七假借字），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是墨子尝以周公之勤劳自勉，则夜见周公，亦精神上应有之召感矣。

二曰墨子哭歧道。

《荀子·王霸》篇言杨朱哭衢，不知墨子亦哭歧道。《吕氏春秋·疑似》篇“墨子见歧道而哭之”，高诱注：“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别也”。贾子《新书·审微》篇：“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缪千里也”。按可南可北，一跬千里，皆所染篇所言之理。

三曰墨子吹笙。

墨子，非乐者也，然实善于乐。《吕氏春秋·善因》篇：“墨子见荆王，衣锦吹笙，因也”。高诱注：“墨子好俭非乐，锦与笙非其所服也。而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艺文类聚》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按《淮南·主术训》谓“墨子修先王之术，通六轍之论”，是墨子实通于乐，惟不言乐耳。

四曰墨子从赤松子游。

葛洪《神仙传》：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荣辱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象神仙，于是数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墨子卧后，又有人来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见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非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喻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相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

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复须师”。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遣使者杨违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视其颜色，常如五十许人。周游五岳，不止一处。

法国名将霞飞将军 (General Joffre)

潘 赞

方今欧洲列强，开有史以来未有之战局，而疆场之上，必有有史以来未有之人物，运筹决策于其中也。记者不敏，曾述德兴登堡元帅事略于本志，兹复介绍法兰西霞飞将军，俾吾辈青年，有所式焉。将军生于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一月十四日，诞生地为法国南端与西班牙接近之披尔尼斯 (Pyrenees) 山麓，临地中海岸一小古市。家世极寒微，先人以负贩为业，不闻于乡里。法兰西语 Je 为我之意，offre 为献纳之意，合二语为 Joffre (霞飞)，世人释之曰“献身奉公”，意者或其命名之旨也。将军性沉毅而讷于言，稠人广坐之中，终日不作一语。身躯短健，而面部特广。英人以其髯浓眉重，而头角峥嵘，譬之卫卢。(He has a good head for a watch dog; calm, yet always ready to bit.) 盖誉其忠诚护国，时备不虞也。其乡人称之曰：“彼如吾乡之葡萄酒，甜而有力。”其见爱于国人，可想见矣。将军少时入乡学肄业，至十七岁入诸艺学校 (Ecole de Polytechnic)，天性长于数理，其时风采体格，已为众所推许。当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战争起，将军尚为一未及十八岁之少年也，立志从军，献身报国。是年九月任少尉，防守巴黎有功。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迁中尉。旋入陆军大学，毕业后，迁工兵大尉，时年二十有二。将军于军事学，建筑、要塞、炮垒为其特长，发明之处颇多，世界战术，因之一变。后从孤拔提督，有事于吾国，组织东京 (安南地) 台湾防御队，勇敢之名，闻于世界。逮由东洋归后，转战于亚非利加洲马达加斯加尔 (Madagascar)，援救其国非洲远征队于死地，并筑坚固之要塞，以防其变，寻征服摩洛哥 (Marocco) 为法之保护国。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迁少佐，逾年迁中佐。九十七年，迁大佐，任陆军士官学校筑城术讲师。九百有五年，任师团长，为第二军司令官，兼工兵部长。九百有十年，任军务参事官，翌年擢为参谋总长。今将军六十有五，已垂垂老矣，从军四十有七年，历战十有三次，练达老成。全法国军人，无有出将军右者。将军曾得有名誉军勋章 (Légion d'Honneur)，此勋章为法人所最尊视，盖以之赠各国君主及大总统者也。客岁十一月，法国国会，以最高荣誉之武功勋章 (Médal militaire) 授将军。法

人及协约各国，殆深信将军之能力，以最后之胜利期之也。夫法人为世界最秀出之民族，文学、美术及哲学，几为世界之冠，故其人尚文好饰，俗近浮华，而将军生平俭朴，一如山谷之民，军衣而外，行住坐卧，未尝着他服。时人嘲之曰：“霞飞将军，不知结领带之法，欧人鲜有之事也。”食则仅备蔬豆果乳数品，不设肴饌。西谚云：“克己方可克人，自助始得神助。”将军有之。其在军中，轻骑简从，有时步行战壕及火线前。一日，将军微服巡视披尔尼斯（Pyrenees）山要塞，该要塞守备兵，误为德探，突起盘诘，将军固拙于言者，急不能自白，遂被捕，交警察署搜查身体，去其外衣，见大将军服，始知为将军。其朴素勤劳，大率类此。将军之成大名也，在去岁爱恩（Aisne）河一役。当八月二十二日，那谟尔（Namur）要塞陷落时，联军之形势大失，缘该要塞据谟斯（Meuse）河，及桑布尔（Sambre）河之交点，素有金城汤地之称者，英法联军以此为中心，列阵于两河之左岸，以防敌军渡河南图，及为德军四十二生的大炮所攻。由比利时方面侵入之德军，约有十七军团（二师团以上曰军团），众寡之势既殊，矧德军新破比国，乘胜长驱，势不可当。至二十三日，法军急命退却，英军继之。德之右翼有五军以上，与其最右翼之第二军团及独立骑兵团，协同进攻，包围英军，破绥丹（Sedan），逼近巴黎，断英、法两军之联络。当时英军八万之众，几至全覆。四日之间，英、法军续退三百余里，适德皇亲至督师，提百万大军，兼程并进，如急风扫叶，穷追不已，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巴黎，席卷欧西，一战而霸，可谓壮矣。其时法人惊恐万状，政局动摇，迁都于波尔脱（Bordeaux），尽移巴黎市民居城南掩护安全之地。城中恐飞船之袭来，不敢举灯火，夫以如荼如锦之巴黎，一变而为黑暗之地狱。德飞机日夜掷炸弹，促其降服，人心惶惶，已危在旦夕。若无老将军之神谋，吾恐今日之巴黎城，不复见三色旗之飘扬于市矣。先是英法联军之议防德也，以墨滋（Metz）为德兵侵入之主点，厚兵以待，不意德军竟破比利时之中立，且东方之俄国，方拥数百万大兵，料德必不敢出全军攻法，兹见德兵如潮压境，实出意外。霞飞将军遂与英帅伏兰巨（Field marshal Sir John French）密商退阵诱敌之法，以巴黎为左翼支点，以魏尔当（Werdun）要塞为右翼支点，俟本国南部及俄国动员完备，军需补给充足，然后反攻之，于是英法两军，全部退却至塞因（Seine）河及马龙（Marne）河之间，待时逆击，以挫其锐气。孙子云：“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德军虽勇敢，悬军百万，长驱深入敌地，远离兵站，后续部队，不能接济，且弹药粮秣，补充困难，死伤落伍，兵力减少，在军略上观之，已陷危地。乃德军日追百里，轻敌自骄，心目中无英、法军矣。其第一军及比由尔军，由中央突破法军第四、九、五、三军直线而入。霞飞将军，沉机观变，设阵以待。至九月六日，命全军行逆击法。法军左翼增加之第六军，据渥尔库河猛击德军之第一军侧面。法国

第九军，于色藏（Saissans），大破比由尔军。盖军队强者集于前方，横面侧击，未有能堪者。德军此次失利，死伤十万以上，军需武器，委弃无算，狼狈失措，急退至爱恩河。时俄兵已侵入东普鲁士，德人不无后顾之忧，幸其国为世界理想上组织完全之国家，不然十年军略，败于一旦，其必不堪收拾矣。然非有将军之奇谋，联军安能守今日之势？法人感将军之功，日以鲜花悬结其门，若迎神赛会然，呜呼荣矣！

The Boy Scout Law

(1) A SCOUT'S HONOUR IS TO BE TRUSTED.

If a Scout says "on my honour it is so," that means that it is so, just as if he had taken a most solemn oath.

Similarly, if a Scout officer says to a Scout, "I trust you on your honour to do this," the Scout is bound to carry out the order to the very best of his ability, and to let nothing interfere with his doing so.

If a Scout were to break his honour by telling a lie, or by not carrying out an order exactly when trusted on his honour to do so, he may be directed to hand over his Scout badge, and never to wear it again. He may also be directed to cease to be a Scout.

(2) A SCOUT IS LOYAL TO THE KING, and to his officers, and to his parents, his country, and his employers. He must stick to them through thick and thin against anyone who is their enemy or who even talks badly of them.

(3) A SCOUT'S DUTY IS TO BE USEFUL AND

英国少年团规律

(英汉对译)

李穆译

一、团员须顾全体面。

设团员所云“质以己之名誉者”，则应遵行其言，不啻极庄严之宣誓。

或团长向团员云“予信用汝克任此事”，团员势必竭其能力，以图报命，并不可有丝毫他念系恋于心。

设团员不顾体面而说谎语，或未能遵命而行，彼应将徽章缴呈，不得再挂，并除藉不得为团员。

二、凡团员应效忠于国王、长官、父母、国家及主人，排万难以拥护之。无论何人，凡为上列诸人之仇敌，或加以恶言者，团员须力抗之。

三、团员之义务，在效用于他人

TO HELP OTHERS.

And he is to do his duty before anything else, even though he gives up his own pleasure, or comfort, or safety to do it. When in difficulty to know which of two things to do, he must ask himself, "Which is my duty?" —that is, "Which is best for other people?" —and do that one. He must Be Prepared at any time to save life, or to help injured persons. And he must try his best to do a good turn to somebody every day.

- (4) A SCOUT IS A FRIEND TO ALL, AND A BROTHER TO EVERY OTHER SCOUT, NO MATTER TO WHAT SOCIAL CLASS THE OTHER BELONGS.

Thus, if a Scout meets another Scout, even though a stranger to him, he must speak to him, and help him in any way that he can, either to carry out the duty he is then doing, or by giving him food, or, as far as possible, anything that he may be in want of. A scout must never be a SNOB. A snob is one who looks down upon another because he is poorer, or who is poor and resents another because he is rich. A Scout accepts the other man as he finds him, and makes the best of him.

"Kim," the Boy Scout, was called by the Indians "Little friend of all the world," and that is the name that every Scout should earn for himself.

而扶助之。

无论何事当前，团员须尽其分内应尽之义务，甚至牺牲其自身之欢乐、愉快、安全，亦所不顾。有时两事同至，势难立决从违，处此地位，团员必当自省“孰为吾之义务”，此即“孰为最有益于人之事”，而决行之。团员无论何时，常存一救死扶伤之念，并每日须尽力为人试行一二方便。

- 四、团员应以朋友之谊待众人，以兄弟之情待他团员，其人之属于社会何种阶级非所问也。

设遇他团员，即绝不相识者，亦必与之接谈，且量力相助，代为服务，或推食食之。凡彼有所求，必竭能以应之。团员万不可有骄谄心，有骄谄心者，即嫌贫爱富之人也。团员逢人皆善视之，且为之尽力。

印度人称少年团曰“奇姆”，即“四海之内皆朋友”之意也。此种名称，乃团员皆应博得者。

(5) A SCOUT IS COURTEOUS: That is, he is polite to all—but especially to women and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d invalids, cripples, & and he must not take any reward for being helpful or courteous.

(6) A SCOUT IS A FRIEND TO ANIMALS. He should save them as far as possible from pain, and should not kill any animal unnecessarily, even if it is only a fly—for it is one of God's creatures. Killing an animal for food is allowable.

(7) A SCOUT OBEYS ORDERS of his parents, patrol leader, or Scoutmaster without question.

Even if he gets an order he does not like he must do as soldiers and sailors do, he must carry it out all the same because it is his duty, and after he has done it he can come and state any reasons against it, but he must carry out the order at once. That is discipline.

(8) A SCOUT SMILES AND WHISLE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When he, gets an order he should obey it cheerily and readily, not in a slow, hang-dog sort of way.

Scout never grouse at hardships, nor whine at each other, nor swear when put out.

When you just miss a train, or someone treads on your favourite corn—not that a Scout ought to have such thing as corns—or under any annoying circumstances, you should force yourself to smile at once, and then whistle a tune, and you will be all right.

五、团员须知礼仪。无论何人，皆须接之以礼，于妇孺、老弱、残废之人，尤须格外致敬，且不可因扶助或恭敬他人而得报酬。

六、团员应惠及动物。尽力救护畜类，使免于痛苦，不可无故杀生，虽一蝇之微，亦天之生物。杀畜类以充食，则不在此例。

七、团员须服从命令。对于父母、巡长、团长，均须服从，无异词。

设团员受令，心中虽不愿，亦必如陆、海军人之例，遵令行事。因遵令行事，乃其义务也。事毕之后，始可陈情抗辩，受令时必须立即遵行。军纪乃尔也。

八、团员无论遭何境遇，均须浅笑微吟。一经受命，即应喜乐敏捷以从之，不得有迟疑乞怜情状。

团员不可见难生畏，亦不可互相抱怨，有时见逐，亦不得妄发誓言。

有时与操时相左，或有人故意误之（团员不应出此），或处烦闷境遇，团员必勉作笑容，自歌自咏，其庶几乎近之。

A Scout goes about with a smile on and whistling. It cheers him and cheers other people, especially in time of danger, for he keeps it up then all the same.

The punishment for swearing or using bad language is for each offence a mug of cold water to be poured down the offender's sleeve by the other Scout. It was the punishment invented by the old British Scout, Captain John Smith,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 (9) A SCOUT IS THRIFTY, that is, he saves every penny he can, and puts it into the bank, so that he may have money to keep himself when out of work, and thus not make himself a burden to others, or that he may have money to give away to others when they need it.
- (10) A SCOUT IS PURE IN THOUGHT, WORD, AND DEED, that is, he looks down upon a silly youth who talks dirt, and he does not let himself give way to temptation, either to talk it, or to think, or to do anything dirty.

A Scout is pure and clean-minded and manly.

殊于危险之际，团员既乐且歌以行。此匪徒自娱乐，且可鼓舞他人。

犯发誓或恶语者，罚以冷水一杯，由他团员倾入犯者袖内。此法乃三百年前英国斥堠队队长约翰司密士所拟。

九、团员宜俭。能省一便士，即须省下存储银行，以备缀业时，得以自给，不至遗累他人，或有余时亦可应他人之需。

十、团员之思想、言语、行为，均须洁净。故对于蠢然无知之青年，言语不洁者，须鄙视之，而自身之言语思想行为，宜深加防范以免污染。

少年团者，即光明磊落之丈夫也。

青年与性欲（人生科学二）

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 作 孟明 译

艳阳春暖之庭，弥生骄红欲滴之花，蝴蝶栩栩相恋之媒也。秋郊月白，虫声唧唧，红叶深山，鹿鸣呦呦者，皆异性相恋之情动于衷而表于音者也。叶宾古氏曰：“人间欲望之中，最强者性欲也。”是诚然矣。黄河之水年越其堤而泛滥，人知其为害也而防之。滔滔性欲之激流，青年时代最易横溢，若无力（Energy）及意志（Will）之堤防，一旦崩溃，则必不可收拾矣。

食物中多刺激性者，易使有机体羸弱，性欲因之亢进，如酒即其一例也。懒惰、柔弱、浮华等性，皆易使性欲猖獗之媒。他如癆症、皮肤病、糖尿症、淋症，无论何者，皆足以削意志之力，而使性欲旺盛。文明民族，平均十四岁时性欲萌芽，而现时社会之状态，女子十八九岁，男子二十四五岁，尚未能配偶者多矣。其为欲性所迫，不克自制者，多行自慰（Onanism），佛氏所谓以手出精也，其害曷可言哉？

柏尔坚氏曰：“无论何者，成人过去之生涯，未有不行自慰者也。”罗氏及费氏曰：“青年子女百分之九十有秘密之行为。”来氏曰：“好行自慰者，心虚胆怯，乏决断力与自信力，不能交接，精神溷浊，遂陷于自杀之境。”从来医士研究自慰，与交接之利害者甚多。謁氏及古氏曰：“自慰之危险如下：（一）自慰多行于身体发达未完全之时；（二）无时无限制而行之；（三）不自然之行为，由意识授以即象，伤神过于伤身也。”讷其古氏曰：“以想象代真实，耗神费精多于实际，且失电磁气的平衡力。”

然自慰之罪，决非尽发自本身者。两亲乳母及保母亲友等，对于小儿，嬉戏弄其下体以为乐，无罪之小儿不自知也，亦时自弄下体，其情不之禁，终必招最堪战栗之结果。自慰之害，伤害机关，损耗精液。据生理学言之，一滴精液，相当八十滴血液。人身之营养，全赖血液，血枯而人自死矣。生殖机能之中枢，藏于脊髓中，故腰髓受伤最著。耽于自慰者，通常感觉疲惫，脚重背痛，起不快之感，伤神经纤维排列关系上之消化器系统，并发胃肠之病，致全身异常，失其水分，血潮渴涸，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内部神经痉挛的紧张。血液冲上头部，为脑病之原因。记忆力减退，心脏鼓

动，肺吸微弱，胃肠机能缓慢，起便秘之症，中枢神经伤害，生活性格，一变常状。魏加尔氏曰：“苦于便秘者性急易怒。”列色尔氏曰：“吾人之智识及道德等观念，关于身体之如何，就平日经验言之，便通后与其前感想不同。空腹之际，神识情快，富同情之念。便秘之际，增兴愤之性，时作恶感，苦恼抑郁，欢心冷淡。排便后，始觉清爽，如久雨而遇朝阳也。”

自慰者之身体状态，不但神经衰弱也，且诱起其他诸无名症，如势力缺乏、全身弛缓、怯懦逡巡、记忆力减少、机能不调、诸事违意、头痛、耳鸣、眩晕、视力缩短、言语不清、梦魔漏精、生殖不能，莫不因之而起。西谚曰：“预防较易于治疗（Verhueten ist leichter als heijen）。”吾辈青年，其慎之戒之而三复斯言也。

杜治自慰之法，即使全身清洁，每朝洗涤身体，生殖器部溅以冷水，除便秘，避食兴奋物（如烟酒、珈琲等一切刺激性品），十分运动，使身体疲痛，则邪念自息。忠心职务，朝觉即起，寝避软床，空气流畅，禁读淫书小说及玩春画。然根本之救济法，在自知其险，知血液可贵，而精液更八十倍贵于血液，是为自养救生唯一之道也。《圣书》曰：“液状之身体（Fluessiger Jeib）。”摩西之书曰：“血液者，精神也。”孔子曰：“少年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又曰：“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以修身为根本事业。人生青年时代，暂时之间耳，其间坚持忍耐之力，终生享用无穷者也。

大力士霍元甲传

萧汝霖

霍元甲，字俊卿，天津静海人也。父恩第，以技击有名当时，生元甲兄弟口人。元甲行居四，少善病，年十二，与里中八九岁儿角力，辄负。恩第恚曰：“令此儿知技，丧霍氏名矣。”宅有习技室，元甲独见屏不得入，则穴壁窥之，夜如宅畔枣树园中，潜习，十余年不辍。无知者，诸少年藐之，与角，皆败去，乃稍稍多元甲力，居无何。元甲之天津，赁怀庆会馆为药栈。天津治技击者，妒霍氏名，又易元甲，欲辱之。群至，尽负。景州虎头庄赵氏之徒闻之，阳为力人，就元甲佣，日夜诃之，无所获。一日，三人共肩一巨捆牛膝，重可七百斤，呻而行。元甲蹙额曰：“孱哉，孺子。”三人置之地而目焉，元甲以木承其二，引置栈中。力人夜移筑衢二巨石塞门，元甲晨起，蹴而远之，乃共服元甲能。庚子，拳匪作。其酋韩某，欲致元甲，使使馈以礼，元甲俱叩之，闻神拳事，大笑，反其物，使者惭而退，相戒不犯其处。会西教士，以急难弃其徒。其徒虞匪至不免，逃且无所之，涕泣载道。元甲闻之，往曰：“我虽不善君等，不忍视君等无罪受死也，盍昵就我？”于是教徒皆从元甲往，室隘，编苇而居。韩酋闻之怒曰：“我以重渠故不之扰，今庇教民辱我，不翦之，不足以张神威。”乃以书遗元甲曰：“明日巳初，必以教徒授我。薄午，即以千六百神军取汝矣。”元甲集众人而告之，且曰：“某杀君等也，君等不恃某必逃。逃虽无幸，必有免者。今且奈何？”众不知所对。元甲曰：“临难而惧，无勇也。弃人于危，不义也。君等以身托元甲，元甲敢不以身报乎？明日，吾将以辰往，巳归。幸而克，君等之福也。不幸，则请迟君等于地下。”众皆哭。次日，元甲从容栉沐饮食已，佩刀之匪所，鼓声阗阗然。骑士列广场，左右骋，步者集其后，举刃如霜雪，群待酋命。酋居幕中，踞案而坐，左右手挟二短铳，指挥徒党。元甲瞥然入，断首二臂，以号于众，众皆股栗，遂溃。津报纪其事，疑为剑仙。当此之时，元甲名闻海内，海内豪侠之士，皆以一见元甲为荣。元甲长不满五尺，为人恭默谦虚，恂恂如也。人以是益重之。未几，有俄罗斯人至津鬻武技者，尝仰卧地上，手持百磅铁哑铃各一，足挟其一，上承巨板，板上置竖木之案，

设四雕椅，四人环坐而博，将物事者，上下，无患倾侧。登报广告，自署为世界第一大力士，且曰：“第二大力士为英吉利人，第三大力士为德意志人。”元甲曰：“我国虚无一人乎？”时俄力士开幕奏技而往，投以刺曰：“我以角技来也。”力士以询译者，译者为述元甲平生，遂受意出曰：“西人鬻技求食，故张其词，以显观者，公何必与较短长？”元甲曰：“不可。某干二事，愿达之力士。叩其一，曰可与我决雌雄。更请其次，则曰易词宣众，谢过而已。”译者唯唯入。越数日，俄人登报更语而去。武清李富东，年且六十矣，尝为清侍卫教师，海内无与敌者。闻元甲名，使其弟子往风之，数往还。元甲乃之武清，富东与角，弱焉。富东大喜，厚礼之。元甲归语人曰：“李公未驰衣束带耳。”逾数年，英国有大力士者，至上海，腹上可承铁磴重八百斤，能曳自动车倒行。元甲自津往，属力士已之南洋。力士盖佣于人以鬻技者，其主人犹在上海。元甲偕译者往见之，约与斗，期以明年三月，赛二千金，失诺者罚五百金，元甲以英人品福为征。及期，元甲至，则力士已返自南洋。又如汉口矣，会有白人与黑人决斗。鬻观券者，皆自命为大力士。元甲与其友二人往，门者不之纳。元甲曰：“我与力士较力者，亦须券乎？”叩其姓氏，肃之入座，睹其技，喟然叹曰：“是亦以勇鸣于吾国，国人羞死矣。”遂请斗。黑人方克其敌，许以明日。元甲延张园园主张叔和为征，晨往约之。逾午，黑人偕数西人至。律师与焉，谓元甲曰：“子毋蹴，毋触，毋拳击，毋肘摧，毋指掌中人，即与子斗耳。”元甲笑曰：“然则使我卧而承之乎？惧我即窜去，安得为此无理之言？”数人大惭而退，元甲遂赁张园，投擂台一月，以俟英大力士，且为各国文扬言曰：“我国为病夫国，我为病夫国之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从事。”越二十余日，有东海赵其人者，请斗。元甲曰：“我为此，欲国人不弱人也。子不我与而敌我乎？”赵曰：“若设台，我扑台耳，胡诌我为？”元甲不得已，与周旋，久之，推赵堕台而随之曰：“汝我匹也，可以休矣。”赵曰：“不僵一人，毋休也。”元甲又起与斗，惧失外敌，不敢尽能，曳之卧，赵衔而去。英人以力士遁，品福亦不知所往，欲索罚金，法无征者诉不得直，事遂寝。东海赵之师曰张文达，至上海，欲复元甲。与元甲语，甚嫚。沪上好事者，襄之，复赁张园，设擂台。元甲适有心疾，与其弟子刘正声往视。文达立台上，呼而搦焉。正声代其师与斗，自午及暮，未已，园主鸣铃止之。明日复往，元甲以温语慰之，欲释前隙。与文达者叱曰：“呼将伯以御敌，非夫也。”文达益张。元甲曰：“今日之事，吾弟子且以十五分钟奏捷。”文达曰：“我仅识若，不识若弟子。”元甲曰：“某虽病，敢与君约。三出外跌君者，我负矣。”跃而上，一进破文达门户，再进跌文达于跨下，举拳厉声曰：“张文达，若为异邦人，吾手下无完躯矣。”观者万余人，皆大呼，文达仓皇遁去。有善元甲者，谓元甲宜广其传，遂留海上，募资设精武体育会。先是元甲友某，以丧父逋万金，求饮于元甲，元甲与之，友

营商败，不能偿。元甲诸兄弟有间言，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吁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

萧汝霖曰：“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好任侠，重然诺。济人如不及，誉人如不足。有德于人，终身不伐。负绝技二十年，不骄不馁，未尝败衄。之精武会，睹其遗像，质朴如村农老圃。想象其为人，盖笃厚君子也。宁独无惭于古勇士哉！于呼，霍公殆进技以道者矣。”

述精武体育会事

萧汝霖

庚戌春三月，霍元甲旅居海上，喟然而叹曰：“彼苍者天，我生不辰。”其友曰：“何也？”元甲曰：“使我生数百年前，以长矛短剑杀贼报国，立不朽功，如拾芥耳。今科学明，火器出，行阵变，虽有武勇，将安用之？”其友曰：“不然。数百年前，人以长矛短剑为能，君可独雄乎？且吾国人方病孱弱，聪明之士，鄙夷斯道，下焉者习焉不能精，精者不能以文采自见而传之国人，传者各宗其宗以相仇敌，莫知大体。师弟子授受之际，贤焉者以为杀人之事，不可妄教，不贤者秘其异能，以为逢萌之备，其由来久矣。君以盖世之名，登高而呼，首倡斯道，以广其传，大道为公而忘其私，君且不死矣。”元甲雀跃而起曰：“某虽不敏，请事斯言。”是岁六月一日，精武体育会成。元甲之友农劲荪者，实赞其事。越七十日，霍元甲卒。与会事者，感元甲忱，不肯中辍，聘虎头庄赵氏之徒充教育，来学者且千人，故精武体育会所习者皆虎头庄赵氏之技也。会中习艺时间，早夜为多，作业者不使害其生，按时而往，就班而练，受技而退，随时与地以温习之。人悦其简而易从，故出入会中者，实繁有徒，寄会所食宿焉攻斯道者，数十人而已。至于今年，已五阅岁。习艺会中者，虽无奇技异能，而人皆肢体畅舒，精神发越，方之恒人，相去远矣。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会中举行毕业式，各奏其所得以劝国人。会所隘，不能容观者，假座民兴新剧社，余亦往间其席。所习拳，以弹髀为基，复有醉八仙、工力拳、黑虎拳等。所习械，有单刀、双刀、大刀、花枪、双拐、虎头钩、三节棍、齐眉棍、九节鞭等。有南洋中学拳术教师，曰刘正南者，率学生十余人至，皆演拳斗械。江浙民风，视朔方为脆弱。沪上辟埠以来，旅居是间者，尤为繁华所中，靡者几不胜衣矣。得是会而振其敝，毋乃空谷之足音欤。虽其造诣不深，亦足多也。日本柔道之会，击剑之场，遍于全国，侨居之地，往往而有。其国中学生，群居游戏，莫不以相扑、柔道、击剑争胜负，故其民大率短小精悍，勇于赴事。然彼所谓具大力负奇技者，与吾国拳术大家比长絮短，则固不可同年而语也。顾日人之绩，则以蕞尔小邦为东亚盟主，吾民乃寢无栖息地矣。然则国民之强弱

不贵少数人具大力负奇技，而在多数人晓武术健身手耳。余以为吾国之技击，惟器械之仅适于私斗者，人皆习之，且以为好勇作乱之资，绌之可也。拳术保而昌之，其为吾族雄飞之道，可以强身体，可以隆武德之券乎。霍元甲有言曰：“吾霍氏之技，手仅一手，刀仅一刀，枪仅一枪，吾固不愿吾国人徒以一手一刀一枪胜人也。”斯言也，愿为精武体育会诸君诵之。

国外大事记

记 者

塞尔维亚之破灭

塞尔维亚者，非今次空前大战之导火线耶。以蕞读小国，挺力出抗强敌，议者早知其必无幸矣。顾战局发展以后，炮火中心，先后注射俄境、波兰与南欧各地，此战乱源泉之塞尔维亚，转得稽延残喘，一年以来，不可谓非幸运矣。

客岁入秋以还，俄境与南欧之战况，稍稍沉寂，德、奥即于时以大兵东出，越多瑙河而入塞尔维亚之近郊。是役也，德、奥联军统帅，为麦刚森将军，所部德兵十师，奥兵五师，分两路前进，其一由德将加耳维兹氏统带，另一路则奥将奎耳维氏率领之。同时，布加利亚亦出兵进向塞境，会同攻击。塞国三路受敌，至十一月中，势渐不支，所以死力撑柱者，惟盼协约国之大兵援救耳，不幸由约国对于希腊之外交，未能胜利。援军自萨洛宜加登岸，尚不免种种微言，希腊加入战团，会攻土、布之希望，更成泡影。而英、法内幕意见，复未能一致。虽有少数军队，加塞人以指臂之助，其结果收效甚微。十一月十三日，已有塞王出走，极为狼狈之报，二十九日柏林电信即以塞境战事胜利告终闻。至十二月三十日，路透社载意大利报纸访函，称塞军逃出战地，堪任军役者仅一万人。塞人已自知完全败北，不复有所希望。呜呼，此特路透社之言耳，其实塞人之绝望，岂在此时。

十一月初旬，奥大利公报载塞王之诏令曰：“予年老体弱，不能身先士卒，为国死战，仅能为我军人与妇孺，祝前途幸福耳。然予有一事为国民告者，予已宣誓，苟此战结局不幸失败，则予不愿偷活，睹此惨劫，必与破裂之祖国，同归于尽。”痛哉斯言！其前途之希望，盖早斩绝矣。同时即有塞政府移设米特洛维柴之报。十一日雅典电信，称塞政府由米特洛维柴，迁至克鲁希伏。至二十五日巴黎电信，又以塞政府迁至斯克里太闻。二十七日罗马来电，则称协约国驻塞公使，已抵孟国。盖塞尔维亚至是，已无政府可言也。本年一月三日，萨洛尼加电传塞政府将在该地设立，与比国在哈弗尔设立政府，同一办法云云。萨洛尼加者，希腊领之海港也，为协约国军队登岸

援塞之地。虽在协约国势力之下，自塞国言，固外国领之中立地域也。有国于此，设立政府于外国领中立地域之内，亦可谓开历史之奇局矣。

方塞军与大敌鏖战之时，塞王曾身临火线，策骑握刃，毫无怠容，特年高体弱，故左右各以一兵士，扶掖而前。是役也，战争历五日之久，迨至末日，胜负已决。王乃仰天长叹，颓唐不能自支。臣工劝移驾泊里士兰（亚耳巴尼亚边界），王不从，留处柯沙伏平原，杂于群氓之中，神情惨淡，几无人色。平原有古教堂，三世纪建物也。相传一三八九年，柯沙伏大战之前一夕，塞皇拉柴，曾祈祷于此。今王彼得，亦屡在该堂郑重宣言，谓彼不愿离弃兵士，以求生活，必殉身于平原。盖平原者，塞国最后之屏障也。后经王太子一再吁请，乃允移驾泊里士兰。迨塞境全失，王更孑身走希腊。希腊政府，表示热忱欢迎。同时即有侨设政府于萨洛尼加之报，正不知前途作何了局也。

麦刚森将军，因塞军既被围困，曾于去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单独媾和条件，正式提交塞王太子亚力山大。原书极赞塞军之武勇，继言塞国既为协约国所弃，何不即此媾和，以保现局。德、奥、布三国，愿相约勿扰柯沙伏平原之塞军，至所夺诸地，则拟至战争结局时为止，除比洛特、克尼亚希代资、柴杰茄、与马其顿全境，一并割予布国外，一并让还塞国云云。塞王太子拒不接受，而塞尔维亚，遂全境陷落矣。

德奥之提携攻塞，其第一目的，即在开土耳其、布加利亚之自由交通。自十一月三日，君士但丁、贝尔格勒均与柏林直接通电，初步之目的，可称完全达到。其第二之目的，则在南瞰埃及，东侵印度，断苏彝士河之航路，迫英伦船只，使绕道好望角与巴拿马运河。曾几何时，日本之八坂丸，果被难于地中海，而欧亚之通路，即以改由好望角。传闻于世，虽印度、埃及，现时尚称安静，长此以往，恐亦不易安枕矣。

美国军事家里莱氏，论德、奥攻塞之关系，谓为德国谋撼英吉利国基之初步。盖德、奥得利于近东，则突厥之交通开，塞耳维亚之命运绝。日耳曼之势力，澎湃于巴耳干。斯拉夫之威望，不复为人所重。进而断绝英、印交通，略取印度，皆可随心所欲也。然则塞尔维亚之败亡，其关于大战全局者，实綦重矣。

希腊之危局

自德、奥联军提携攻塞，希腊以蕞尔小国，介乎两大之间，又当水陆交通冲要，外交军事，备历种种困难。本志前期，业有记述。及塞境完全陷落，塞国残军，遁入希境。英、法援军，亦由战地退驻萨洛尼加。乘胜南下之同盟军，则直薄边疆，气焰赫奕。希腊境遇，遂以益濒于危，其所谓保持中立者，殆亦仅矣。兹得该国近事，摘叙如下：

客岁十二日中旬，塞军陆续败窜希境，同盟军乘胜长驱，追踪而至，固意中事也。希腊政府，经种种苦心交涉，使德、奥联军，迟迟不进，依协约方面之揣测，则以德、奥军所以不遽入希境者，殆欲利用此时机，以压力施诸希腊，迫其逐出联军，苟希腊不肯听从，然后准备战事。但此说于外交方面，殊无何种表征。惟希腊政府，曾向德、奥提出军队侵入希境之抗议，德国公使答复词旨，殊令希人无立足之余地。其意谓协约国军队，在萨洛尼加建造炮台，使德军不能不于希境有所举动，以驱逐之。希腊首相对于此项答复，惟以“希腊决不容布军涉足希境”一语，敷衍门面；一面由官家报纸，发表希腊政府“拟不许联军在萨洛尼加筑造炮台”之言，盖所以缓和德人之气也。十七日，布国驻希使署发表文告，谓布国为尊重希腊中立起见，展缓攻击联军，且不愿于将来侵犯希腊中立。希腊至此，已释一层重负，因此复命沿边地方官，准许塞兵退入希境。盖前此曾有局部地方，不许退入之令也。至二十日，路透电忽传警耗，谓布军与希军战于亚尔巴尼亚边境，互有损伤，闻因布军袭击之故，次日又谓布军与德军攻入希腊马其顿，现为外交讨论之问题。据此则希、德之战云，已层层密布。而二十四日，柏林方面，又传希人敌视英、法联军之耗，谓英、法主将，因军略上之事故，命伐尔达河与加里柯河间，人烟稠密之二十镇，于四十八小时迁空，希民图抗此令，请助于政府，协约国代表宣言如不迁让，则以武力从事，是希腊与协约方面之危机，亦间不容发矣。二十八日，萨洛尼加电信，谓希人虽抱中央诸国，不在马其顿活动之希望，然各方面消息，皆谓敌军在杜伊兰与奇夫杰里屯驻大军，储积军需，显有进攻之势。此项消息，本系当然之事实，但所谓进攻者，攻希腊耶？弃希腊而单攻联军耶？抑与希腊会攻联军耶？则至令人莫测也。三十日，希腊政府，因法军在加斯台克岛登岸，有所抗议，尚无何等激烈之表征。迨入本年，联军在萨洛尼加之举动，层层逼迫，搜索嫌疑人，拘捕德奥土布领事。且以敌国奸细之名，波及中立国领事，德奥土布之妇孺，与夫希腊住民，亦均不蒙宽宥。其直接受害之德、奥、土、布，各于本国境内，对于协约国之官民，施同样之报复。而国际上负担保护责任之希腊，则实有所不堪，虽迭次提出抗议，迄不闻有满意之回答，但允于处置被拘各国领事之先，通知希腊政府。此种痛苦，其亦恒人所难忍者矣。

客岁之末，协约方面，曾向希腊要求三事：（一）听任英、法舰队，搜捕希腊水面无异海盗之德国潜艇；（二）交出马其顿铁路，俾供联军之用；（三）希腊驻守萨洛尼加之军队，一律退出。此三款者，希腊政府，一体认为侵犯中立，未予承认，然联军之自由行动，固非空言不认所能禁也。德、奥方面，则已于柏林君士但丁间，直接行驶列车，运输大军，集驻于鱼市曲浦境内，用以进攻萨洛尼加或阿尔巴尼亚，皆无不便。此弹丸黑子之希腊，必为两雄决斗之战场，殆无疑义矣。六日路透社同时传播两

种反对之消息：其一，为英外相葛雷宣称协约国与希腊之外交，尚属满意。法国政府，照会希腊，愿以一千万法郎，借与希腊，作为目下所议借款之垫款。其一，则谓希腊地位，万分困难，德国欲希腊负萨洛尼加领事被拘之责。协约国外交家，谓敌军如侵入马其顿，则萨洛尼加之希腊官员，可以暂时退出。满意云借款云者，必希腊加入协约，抵抗同盟然后可。萨洛尼加之希腊官员暂时退出云者，停止希腊在萨洛尼加之统治权，以报复同盟军之侵入马其顿也。以上两种消息，无论何者可靠，皆非希腊之幸运。党协约乎？则比塞之前车可鉴。党同盟乎？则海疆之骚扰，亦复不易忍受，且近东方面，全局胜负，似尚未知。不偏不党乎？则英法之据萨洛尼加，已成事实，德奥之侵入马其顿，亦指倾间事。卧榻之旁，任人酣斗，民命财货，尽化池鱼，又人生难受之痛也。记者至此，回想青岛、满洲两案，不禁为希腊人民，洒一掬同情之泪矣。

协约国军事上之新结合

协约诸国，地势散漫，彼此呼应，不若联盟国之敏捷神速。（协约方面，全恃海面交通，联盟国则以铁道联络，比较迟速，相差颇巨。）而军略上之关系，又往往不能一致，遇有缓急，推诿观望，恒所不免，实共同作战之大病也。客岁入冬以还，协约诸国，有鉴于此，加以巴尔干战情，日趋危急，不得不急谋进行之一致，乃有英、法阁员会商军事之举。经历详情业见前期本志，续得各面消息，此种结合，已有满意之成功，实协约方面，一大关键也。

十二月六日巴黎电信，称昨日协约国第一次举行军事会议，由霞飞元帅主席，英、意、俄、比、塞代表均与会。第此次电文简略，会议真相，外间难得其详。嗣得意国伊尔塞柯报巴黎电信，内载英法会商遣发巴尔干远征军事宜，英国初持犹豫态度，法国不待英国决定，立即发兵在萨洛尼加登岸。英国为法政府所促，乃亦派兵赴萨，既而吉青纳贵族及柯香将军均不以继续派兵为然，故英政府乃于十二月三日，在巴黎宣称拟将驻希之军，调往埃及。十二月四日，两国续开会议未有结果。次日，开军事会议，公决巴尔干远征军不能撤退，否则将大不利于战事。九日，又在巴黎开会，英首相爱士葵、外相葛雷、陆军大臣吉青纳、意国大使铁士尼、法首相白里安、陆军总长加里尼、法元帅霞飞均与会，于是始有最后之解决。观此则知五日之会议，与巴尔干大局，所关甚大。设依英国原议，撤退驻希戍军，则不啻委巴尔干全境，于同盟军掌握也。经此次会议决定之后，巴尔干战局，不啻新开。九日之会，则所以应付此战局之实施计画也。二十二日，英国首相即在议院宣言巴黎军事会议，甚为重要，已得极有关系之结局，协约国团结极坚，定欲博取最后胜利云云。观此则军事会议之成功，尚不仅巴尔干一面，根本上于协约国之团结，更有所增加。此固我人所能逆料者也。

英国创行强迫军役制

英国军制，向系自由招募，征集之难，较征兵制（即强迫军役制）相去甚远。今次战线，日见扩张，前敌各方，渐有不敷调遣之势，故巴尔干方面，几至无心应战，迨经巴黎军事会议决定之后，不能不有大批军队，陆续补充，于是伦敦内阁，始发改行强迫军役制之议。英人性质，素惮改革，且此项制度，又为国民党与工党所不乐赞成，以故酝酿多时，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始有首相爱士葵宣言决计施行强迫制之报。次日，路透社，即以案经内阁决定，闻于世界。同时盛传法国报纸，欢迎此项决议。澳洲政府，亦竭诚欢迎云云。且作种种得意语，谓敌国闻此消息，气为之夺，而协约国则士气当可益壮，并赞英国支持战局，必获胜利之决心。盖此案关系前敌战情，殊至钜也。征兵计画，根于窦比爵士之报告。据云尚在军役年限，未经投效之未婚男子，除已为国家执役，不能从军者不计外，曾有六十五万一千一百六十人，为数实非微细，故必设法罗致，然后可使已婚男子，陆续从军。（英内阁对于已婚男子，曾有未婚壮丁，尽先召集入伍，已婚男子，随后应征之约言，故未婚壮丁，未经尽数召集，遽召已婚男子，便成破弃约言。破弃约言之政令，非英人所许也，故云。）罗致此种未婚壮丁，除强迫外，别无他道，此英内阁决定强迫制之因由也。工党方面，虽有激烈之反对运动，然为事势所迫，不能阻阁议决定之进行。一月五日，首相爱士葵，将本案在下议院提出讨论，次日投票表决，同意者四百零三票，反对者一百零五票，安然一读通过。本案内容，系住居英国之英国男子，十八岁起，至四十一岁止，如未有室家，或系无子女赖以生活之鳏夫，自规定之日起，皆须视为已隶军籍之兵士。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兵役：（一）住居英国男子，从事教育等事业者；（二）已在海陆军执役之男子，及英属领土人民，须供役于国外者；（三）教士及执有军役判决所所发给之免役状者。凡从事他业，有利国家，或有人依赖其生活，或体弱有病，或良心上反对战役，均可领取免役状。各行政部经由军事会议之同意，亦可以免役状，给予该管范围内执重要事务之职员。凡执免役状者，各免役情节，有所变更，须即报告当道，违者罚金五十磅。如隐讳真情，朦领免役状者，查出处禁锢六月。施行日期，在通过后十四日内，由敕令宣布。施行地不及于爱尔兰。此案既定，不可谓非英国政治上一大改革，将来是否永远实行此制，虽尚属讨议之问题，而目前施行此制之结果，则除罗致未婚壮丁六十五万余人，应期入伍外，尚可续征已婚男子一百三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九人。比较旧制，应骤增大军二百万，尤不可谓非战局上一大关键也。

德意志战后之教育计画

德意志国会，去岁十一月终。曾有短期会议，进步党议员梅林干博士，提出《少

年国防法案》，闻当时未付讨论，留为从长计议之悬案。该案内容，凡幼童自六岁起，至十六岁止，须由法律强迫，经过政府所规定半军式体育之训练；自十六岁至正式入伍之时，须受专门军事教育。德国各报，谓此案将来正式讨论时，定得大众之欢迎云云。果尔，则德意志之军国主义，更不知进至何度也。世而抱战后弭兵之梦想者，其能实现否乎？姑志之以觐其后。

国内大事记

记 者

国体问题

国体问题，本志二、三两期，已历述其经过。依参政院所制法案，由各省代表投票表决国体，必为一致赞成君宪，固早在吾人意中。其形式上则自各省投票完结后，分别电告参政院，并委托该院为全国总代表，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并以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参政院乃以总代表资格，于去岁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将推戴书用章奏体例，送达政府，请登大宝。同日十二时，便得政府咨复，以“功业未足以君人”、“誓词不可以背弃”等语，向该院逊谢，并将总代表暨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送还该院。下午四时五十分，诸参政又开会议，决定为第二次之推戴，令秘书厅草拟奏文。五时十五分，奏稿拟就，当众朗读，洋洋数千言，颂大总统六大功德，并谓前此就任誓词，系民国总统例行之举，不足以拘束民意，乞速正位登极，以固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之基等情具奏去后。翌十二日，再得总统复文，允许就位，同时颁发申令，仍有“事体繁重”、“未可急遽举行”等语，以践外交上之宿诺。数月来之国体问题，至此可告终结矣。乃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将军唐总尧，巡按使任可澄，忽电政府，要求大总统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焕发帝制永除之明誓。次日又要求大总统，查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铃、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声明请以二十四小时答复。中央以来电语气，与前此赞成君宪，递书劝进回殊，发电诘问。云南遂于二十五日宣告独立，脱离中央政府关系，一面编派军队，分向川黔方面进发。政府初意，尚欲和平解决，由各省长吏，通电劝告，取消独立。事隔数日，毫不奏功，乃于二十九日颁发申令，褫革唐任官职爵位，并夺蔡锷官职勋位，责成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听候查办。同时改任云南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督军务，第二师师长刘祖武，暂代巡按使。詎料日久，仍无佳耗，云南军队，且逐渐进逼川边。政府乃于本年一月五日，颁发申令，严词致讨，著近滇各省将军巡

接使，严筹防战，并令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遣。至此则国体问题，已由投票表决时期，进于武力解决时期矣。

当滇事既起之后，政府一方仍筹备大典。客岁之末，大典筹备处奏请改元。民国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奉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此亦国体表决后，正式登极前之大节也。

五年度豫算

自民国，未尝有豫算也。有之自本年始，殆因国体既定君宪，豫算云云，即所以装点宪字，谓吾已具立宪之精神也。此次豫算之特点有二：一曰严其大纲，宽其细目；二曰量入为出。至收支大校，则海陆军费，居全额百分之三十五。原案于昨年十一月十三日，交由参议院初读，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审查终结，计删减支出五十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五元，适当该额千分之一。报告大会表决，一致通过。五年度预算，乃居然成立。依原案所列，经常岁入四万二千六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四十五元，临时岁入四千五百七十万零九千五百六十五元，总计四万七千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七百一十一元；经常岁出二万八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五百六十四元，临时岁出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万零八千一百四十六元，总计四万七千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七百一十元。其款目所列，只载某部管发若干，原多伸缩之余地，即所谓宽其细目是也，故无逐款列记之必要。

又是两批外债

(一) 郑四铁路借款 郑家屯至四平街路线，即民国二年正式大总统选举之前一日，所许与日本满蒙五铁道之一部也。全线系由四平街直达洮南府，计长二百三十英里。兹由四平街筑至郑家屯，则仅五十英里耳。客岁十二月十八日，由交通部与日本正金银行代表小田切氏，订立借款正约二十六条，附约八条，借款额为五百万元，以铁道收入及全部财产作抵。其附带条约，规定以日本人充技师长与会计主任，复聘日本人一名充转运主任。本约签字后，六个月内起工，二年后完成，盖大体仿津浦借款合同以定者也。

(二) 汉口整顿市面借款 汉口整顿市面借款，发议于民国元年。南北统一以后，至三年九月，始与英商萨摩尔公司，订立借款合同，额定英金一千万磅，以四十五年为期，分九次发行。惟第一次发行期，与第九次发行期，中间相距，不得逾五年。萨摩尔公司择期发行债券之权，自合同签字日起，以一年为限，至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七日截止。然至期如中政府并不正式通告截止，则此权仍不消灭。欧战起后，英政府禁止输出资本。萨摩尔公司，不能履行契约，但至期满之日，我政府迄

无截止之通告。萨摩尔公司，乃向英政府运动，谓此项让与权，价值在一千万磅以上，且足以扩张英国在中国中心点之财政及商业地位，要求准予输出资本，英政府允其请。公司乃向我国当道，商订条件，过付借款，由麦加利银行支办，以免由伦敦输出现款。前项条件，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签定，唯本年一月一日以前，预付英金三万磅。此项预付之款，归入第一次发行额计算，并订定萨摩尔择期发行债券之权，以欧战告终后两年为限。俾萨摩尔公司，得以审择机会，发行第一期之债额，而其余八次则限于第一期发行后，五年内告竣。此项借款，年息数目，尚未清晰。惟汉口重要财产，及自来水、电灯公司皆充借款之担保，英人得此，殊欣慰异常也。

引入协约问题

引诱我国加入协约问题，国际间喧传颇久，至去年十二月中旬，始归沉寂。其所以沉寂之故，则以日本始终作梗，初非我政府自由拒绝也。此问题之起，日本初不与闻，消息暴露以后，日本朝野，齐声反对。协约国乃向日本正式提议，要求赞同，日本于十二月九日，向各国大使，提出复文，其大旨谓日本政府，甚不欲战祸之蔓延及于远东，且惧协约国之所为，将令中国发生骚乱，故于中国加入协约之议，未敢赞成，然使有他法，以阻遏德人在中国之活动，则日本亦乐熟考。协约国接到此项复文，大为失望，而我国政府初未尝容喙于其间也。据外报所传，联军各国，尚在力求良策，以冀日本之赞同。一旦事机成熟，得于何时再行提出，正未可知。此事本身，利害如何，姑置勿论，而国家和战之权，凭他人诺否以为断，则我人所最痛心疾首者也。然而国人中，固有以日本反对，而大失所望者。

教育部创办注音字母传习所

教育总长张仲任，应读音统一会之请，准在北京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并转呈总统，请予立案。其文略曰：国之强弱文野，以教育之能否普及为衡，即以全国识字人民之多寡为标准。据各国统计，以德居首，英、法、美、日次之，大都逾百分之九十，我国则千人中仅得七人而已。夫岂人智而我愚，特以文字之难易使之然也。盖吾国文字形为主，而他国文字音为主；主形则文字繁，主音则文字简；繁则难记，简则易知。欧美文字，不出二十六字母。日本文字，不过假名五十音。埃及巴比伦文字，亦主象形，自希腊拉丁以后，变为音母相切，乃有今日之文明。日本若无假名，而尽用汉字，又安所得普及之利器？当此科学昌明之世，非节省童年之脑力日力，殆将无以生存。今欲改造国文，则老师宿儒，必惊诧为斯文之将丧。然我国识字人民，仅有千分之七，此千分之九百九十三人，既无术使之普及，则更为一种简易文字，以代语言之用，其

为有利无弊也明矣。有清季年，若闽之蔡锡勇，苏之沈学，直隶之王照，浙之劳乃宣，多有切音字母之作。民国初元，本部曾召集全国研究字母专家，与夫通晓中外文字，及古今音韵学者数十人，又令每省派遣一人，述其方音，开读音统一会于京师，讨论三月，制定字母三十有九，凡四声八声之异，清浊阴阳之分，喉音介音之择，字形符号之选，皆有根据，与向壁虚造者不同。当经全体会员，共同议决，延未举办，兹据该会员等禀设注音字母传习所，请批准立案前来。此项字母，既经全体会员，悉心讨论，自非私人著述可比。已指定公共房屋一所，准其试办。俟传习数月后，先就京城未入校之学龄儿童，及失学平民之年长者，每一学区，飭学务局会同警察厅匀配地点，多设半日学校，露天学校，强迫入学，专习此项字母。一面印成书报，令所有语言，均可以此项文字达之，以次推及近畿各属，并咨行各省。酌派师范生，到京练习，借语言以改造文字，即借文字以统一语言。期以十年，当有普及之望，云云。此事如果有成，虽字母如何，吾人尚未深悉，固不可谓非文艺改革之硕画也。姑志之以觐其后。

我国航空事业之发展

本志前期，业将南苑航空学校，及飞行家谭根之事迹，介绍于阅者。兹留英学生，又有留英航空学校之组织，并刊有《飞鹏杂志》一书，月出一册，以与东方飞行家，为详确之讨论，将来成就，必有可观，诚我国飞行事业发展之一端也。兹将设校之缘起及章程，略志于左。

缘起……大战方亟，吾辈留学欧土，欲究军事以供国用，则兵学深邃，非旦晚所能奏功，因是不揣冒昧，特聘英国著名飞行家，自设航空学校，虽各国人士，一并兼收，而对于吾国学、商两界，有志投入者，则取值较廉。且自欧战起后，英国此项学校，多不容外人之加入，间有一二照常开办者，学金既重，期限又长。际此风云正恶，谁耐迁延长久？是以本校特备飞机三乘，不分昼夜，随时学习，务于四五月中，可成一飞行人材。留欧同胞，其亦惠然肯来乎？

校章：（一）本校名曰“留英航空学校”。（二）、（三）并略。（四）无论中西人士，凡身体强健，年在十六岁以上者，皆可入学。（五）略。（六）外国学生学费七十五磅，中国学生五十五磅，但得本校认为特别生者则免费。（七）略。（八）六个月毕业。（九）学生毕业后，由校转请英国飞行协会发给文凭。（十）本校所用飞机有三种：（1）五十马力之单叶机；（2）五十马力之双叶机；（3）二十五马力之单叶机。（十一）略。

世界说苑

李亦氏

法兰西人之决斗

法兰西人以昌明文化，著闻天下，而其好勇之风习，亦随有生以俱来，社会间最喜决斗，其一斑也。十六七世纪之交，法国首相利休留僧正，特悬禁止之令，犯禁者概处死刑。该令既颁，有司执行，亦无假借。时人呼利氏以“赤衣僧正”之浑号，谓其所服之绯色衣，系赤血染成也。然禁纲虽密，收效甚微。利氏当国二十年，贵族子弟，因决斗而殒命者，凡四千人，平民社会，尚所弗计。

德意志民族，固好斗之民族也，然其决斗与法人异趣。法人之决斗也，生死以之，故临时用具，利剑而外，厥惟短銃，相对轰击，抵死乃已。近顷急进党首领凯约氏（前财政总长）因政治上之争执，与敌手举行决斗，彼此各持短銃，向空发炮，观者异之，及叩之当局，则谓今兹之斗，为名誉争胜负，非所以谋杀，先事曾有约定云云。盖决斗而不杀人，乃特别之例外也。德意志之决斗，则以敌人负伤为止，初不以生命相搏。学生辈致以身受刀伤，为曾经教育之证凭。疤痕最多者，得勇武之荣誉，于是大家闺秀，乐于委禽。故德人之决斗，在青年社会，已成一种化妆手术，与求婚之手假，浸失其本来矣。

罗兰夫人

罗兰夫人，才能出众，梨花妙舌，足令闻者倾心。厥夫罗兰，隐然为基仑丹党之首领，多出夫人之力。其时山岳党方与基仑丹为敌，党中志士，先后就戮者，不一其人。夫人幸免于罪，乃奔走议会，为同党多方辩解，为暴徒所恶，投置狱中。在狱囚徒，有相顾唏嘘、胆寒心痛者，夫人极意慰勉，谓天帝赋我以体魄，及时供自由之牺牲，乃人生遭难之幸福。诸囚乃顿改前态，视死如归，及夫人之登断头台也，欢若平生，但对旁立之自由神像，拜伏而言曰：“自由自由，汝为人假借，以行恶也。”言未告终，而身首已异处矣。同时有科尔的者，亦妙龄弱女也。因残暴之首魁马拉，盘踞

议会，威势炫赫，莫敢谁何。科尔的以为国锄奸为职志，只身走访于马氏之住所，于时马氏方在浴中，遽于浴室延见，科尔的即出利刃，刺马拉腹，被捕之后，欢笑就刑，谓人曰：“以纤弱女子，供自由之牺牲，代价亦至薄矣。复何靳焉？”

法国革命时代之军人

法国革命时之军人，所抱持之主义，为自由，为博爱，为平等。其奋身出战也，为自由、博爱、平等而战也。故临敌则勇气百倍，饷项缺乏，在所不计，即衣食不给，亦甘心忍耐，初无怨言。尝有一星期未得一饱，敝衣跣足，转战于阿尔布斯山之雪中者，敌军称之为“蓝褛之英雄”，每届洞胸绝脰时，恒大叫“为自由死”、“共和万岁”以瞑目。

霞皮威者，王政时代之大将也，食王朝俸饷，十有五年，未几辞职。至六十六岁时，应革命军之募，锐身出战，临阵之际，左腕为敌军所断，军医急行治疗，终不得续。霞皮威曰：“不续固无妨也，共和国万岁，老身有右腕在，尚堪为汝拥护。纵两手尽落，犹将以身当之。复何忧乎？”上官嘉其忠勇，为置副将，以分勤劳。拿破仑利用革命时之军心，移使外向，用能席卷欧陆。孟德烈之战役，法军围攻敌军堡垒，敌军抵御颇力，不得已，暂时休止。其时有兵士名密耳恩者，以只身殿全军，奋战甚烈，敌军大叹赏，呼入堡垒而饷之，益耳恩不食已数日，大嚼而还。须臾，法兵大至，全垒尽为俘虏，亦沙场中逸事也。

费耳塞尤王宫

费耳塞尤（Versailles），法王路易十四所建之新都也，去巴黎十二英里。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国民会议改定《宪法》，迁政府于巴黎。惟国民会议开会时（法制选举大总统及改正《宪法》，均由两院会合，组织国民会议），仍就费耳塞尤旧址，以避行政势力之干涉。路易十四当国时，竭国人之精力，营造极大之宫殿，规模闳壮，允称世界第一。庭园亘数十里，惟秦政之阿房遗迹，差足比伦。宫内画栋雕梁，深池曲径，无不穷极华丽。今法人用为历史博物馆，历代战争画本，满贮其中。营造之日，劳民伤财，不知其极，盖路易十四贾怨法人最大原因之一也。

法王路易十四，实亘代之英主，雄才大略，冠绝当世。西班牙、德意志、奥大利、荷兰、瑞典诸国，无不受其兵威。用是于外交方面，操纵全欧。其设施内政，则专意作育人材，发扬学术。一时人文蔚起，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之事功声誉，无不震烁古今，嘉惠来许。史家谓路易十四时代，实与罗马之加司塔斯时代，英吉利之额里查白时代，后先媲美。武功文事，可谓极一时之盛矣。然豪奢无极，纵欲败度，

佞幸盈庭，嬖宠盗柄，晚年末节，尤多乖戾，流毒所届，断送厥孙路易十六于断头台上，怨毒之于人深矣哉。

法兰西之政党

世界列邦政党之最整齐者，莫若英、美；最复杂者，莫如德、法。英、美皆以朝野两大党，互握政权。德国小党凡十数，多含地方党及阶级党之臭味，其抱持之党义，惟社会众民党，与现行国体，稍有冲突。法兰西则小党凡十余，不以地方阶级分派，惟抱持之党义，则于同一共和国旗之下，为各走两极之主张，粗分之左、右、中三派，依议场之坐位以立名也。极左党为急进主义之社会党，主张破除私法，财产公有。左党为急进党，与社会主义为邻，主张权利平等。中央党为各稳健派之共和党。右党则王党与帝政党占其议席，反对共和国体，以恢复帝制为其本怀者也。近二十年来，右党分子，渐见渐灭。至一千九百零六年，崇信共和之党人，始于议会占完全胜利，共和制度至是确臻稳固。然帝政党之余孽，固未尝不存也。此等政象，溯厥原因，一由于法人之头脑灵活，心思锐敏；一由于政治道德，涵养有素，不肯轻弃其主张，屈身以听命于他人也。然小党分立，于政治之进行，妨碍则殊大矣。

摩纳科大赌场

摩纳科，法意近边之小独立公国也，面积仅数方里。其地气候风景，均绝佳胜，一面滨海，一面为阿尔布斯山之尽端。白浪高峰，遥相连接，中间缀以花木，四季如春，每届冬令，则欧米游人，集此者凡数百万，故该地有琉璃世界之称。摩纳科利用此天然胜境，吸收游客资金，以为建国之用。其吸收方法，设一最大赌博公司，招揽各国游人，入场竞博，每年收入，达几亿万元。国家财政，尽数仰给于此。国内居民，毫不负担租税。其王家挥霍，较之大国皇室几过之。建筑工事，尤多穷极奢丽。其旅馆酒楼之辉煌灿烂，世界无出其右。然入场之人，因此丧失资财，流离道左，或至轻身自尽者，不知几许。公司当事，巧为掩饰，临境报章，皆以重金收买。凡行囊以博负而告罄者，则由公司另给资金，俾还故里，即所以防自杀也。报界中人，有覬覦公司金钱者，则刊载若干事实，悬诸法摩交界地，公司必立予馈赠，以弥缝之。

第六号

(民国五年二月十五日发行)

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

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断之曰为生而生。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世界一切哲学、宗教，皆缘欲达此觉悟而起。兹之所论，非其伦也。兹所谓最后之觉悟者，吾人生聚于世界之一隅，历数千年，至于今日，国力文明，果居何等？易词言之，即盱衡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也？故于发论之先，申立言之旨，为读者珍重告焉。

吾华国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悉自为风气，不知其他。魏、晋以还，象教流入，朝野士夫，略开异见。然印土自己不振，且其说为出世之宗，故未能使华民根本丕变，资生事之所需也。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其欧化之输入乎？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惟吾人情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瞶糊涂，至于今日。综计过境，略分七期。第一期在有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之人，亦复惊为“河汉”，信之者惟徐光启一人而已。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当时所争者，在朝则为铁路、非铁路问题，在野则为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今之童稚皆可解决者，而当时之顽固士大夫，奋笔鼓舌，哓哓不已，咸以息邪说、正人心之圣贤自命。其睡眠无知之状态，当世必

觉其可恶，后世只觉其可怜耳。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元。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诧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遂激动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视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庙堂、从容变法而不可得矣。第六期则今兹之战役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

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浅见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之，而不知尚难实现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度态，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觉悟维何？请为我青年国民珍重陈之。

（一）政治的觉悟。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度态，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斯言也，欧美国民多知之，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一步。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决择政体良否问题。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日之与韩，殷鉴不远。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

治的国民政治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二步。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其卑屈陋劣，亦无以异也。夫伟人大老，亦国民一分子，其欲建设共和宪政，岂吾之所否拒？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三步。

（二）伦理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惛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战云中之青年

易白沙

逢逢战云，一西一东，一南一北。吾青年闻见所涉之世界，已成一伏尸流血，寡妻孤子，伤心惨目之世界。吾青年生长优游寄托之国家，已成一干戈纷起，黔首流离，存亡危急，救死不遑之国家。吾青年今日之藐躬，遭兹世界，处兹国家，其责任重大，不啻背负四百兆男女老幼之哀乐，且肩担六大洲人类之荣枯。愚为斯言，实非夸语，更非故造危词，耸动青年诸君子之清听。凡个人与国家，国家与世界，言笑动止，罔不息息相关。倘自放弃其责任，则父母妻子，仰事俯畜，饮食衣服，思想言论，当一一俯首静待他人裁制。离魅罔两，肖翘惴栗，随地可以停止我之发言权，而我青年时代之生涯，将如朝菌蟪蛄，仅生息此晦朔春秋范围以内，如婴儿老朽，惟啼笑辗转于床簧咫尺之间而已。斯人也，侧身天地，尚安有丝毫价值之可言？放弃责任之青年，即一钱不值之青年也，即朝菌蟪蛄、婴儿老朽，而非青年也。所谓责任者，非朝发一议曰讽世，夕倡一论曰救国。出疆载质，干说当轴，朋党比周，竞夺声誉，大敌当前，犹争私愤，覆巢在目，且攘利权，此实人群之蠹贼，不得尊为救世救国敢负责任之青年。彼利权之奴也，情欲之奴也，以较放弃责任者之奴于他人，无所择其妍媸。

放弃责任者，勿论矣。竞利权而恣情欲，亦与负责任之实绝不相类，惟愿目前一己苟安，罔惜他日丧邦祸国。以责任为利权、情欲之牺牲，以利权、情欲为责任之代价，专制政治，则争帝王；共和国家，则争总统；从事政党，则造言相诋；服役百僚，则群相构陷；将帅握符节，则视异军为仇讎；缙绅长闾里，则目邻邑为敌国；甚至一学校之师徒，一言论之报纸，一通有无之商贾，一化百材之工艺，亦多偏于感情，趋重利权，同室操戈，勇于私斗。邦人特性，往往以社稷人民，为利权、情欲殉葬之冥器。观于亡明之季，朱氏子孙，闺阁大臣，疆场将领，莫不相排相嫉，相攻相夺，相掣肘，相牵制。洪承畴、吴三桂之徒，且引盗入室，为王前驱，使满洲最少数游牧民族，鞭笞神州，宰制华夏，我国人至今犹受其遗毒焉。此中国过去之青年，放弃责任，竞竞于利权、情欲之咎也。人于水鉴，无如民鉴。亡明之民，可以鉴矣。今祝祷现在

之青年，勿放弃责任，尤必先祝祷现在之青年，牺牲利权与情欲，绝此两大妖魔，乃可与言责任矣。

责任者，果何物耶？精洁纯白，坚忍沉毅，出于良知之自然，不可旁代，不可中立，发动非由情欲，希望不在利权者也，如孝子之救父，忠臣之抗国，慈母之保赤子，侠士之重然诺，全由一己精神，振荡发越。用志所在，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热，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以求心之所安。当孝子、忠臣、慈母、侠士，险阻艰难，负其责任而趋，邻人之子，谓孝子曰“吾代救汝父”，他国之大夫，谓忠臣曰“吾代卫汝国”，东邻老嫗，谓慈母曰“吾代保汝子”，远方丈夫，谓侠士曰“吾代践汝诺”，假令孝子许之，则失其为子之资格矣，忠臣许之，则失其为臣之资格矣，慈母许之，则失其为母之资格矣，侠士许之，则失其为士之资格矣。何也？彼各立于良知上主人地位，绝对不容他人代尽其责任者也。此种责任心，至精洁纯白，绝无丝毫他种卑劣芜秽之原质，酝酿错杂其间。我责任重大之青年，尤不可不辨析此界说焉。

呜呼，今日何日？我青年之父，待救亦极矣；青年之国，待抗卫亦亟矣；青年之赤子，待保抱携持亦亟矣；青年之然诺，待践行亦亟矣。干戈环绕于吾人之四周，干戈之外，又有干戈以环绕焉。何地无号啼之声？何处无死亡之惨？空气呼吸，何一非血雨腥风？祸灾迁移，何一不惊心动魄？愚者于此时，追责戎首。夫战争之起，必有远因。欧洲之大决斗，乃外交上四五十年之岁月所演成。中国之阅墙，则历史上四千年所栽余孽也。服上刑者，非墓木已拱，即华发堕颠，皆过去之青年，于今日人类痛苦，已无补救，只供历史学者凭吊之材料已耳。智者于此时，又推测将来，吊死扶伤，培养元气，以恢复人间百福。此固慈善事业中第一问题。维持永久和平，廓清野心家之侵略主义，尤人生应有之筹策。凡此所陈，谈何容易。盖非数十百年慈祥恺悌之仁人，公同讨论，断难成就，是乃未来之青年所有责任也。吾今日现在之青年，万难放弃之责任，不在追咎既往与推测将来，惟在目前千金一刻之转瞬光阴，救父、抗国、保赤子、践然诺而已。救之、抗之、保之、践之之道，惟抚剑疾视，求敌一人，不必如项籍学万人敌、范希文胸中有数万甲兵，各奋匹夫之勇，廓清世界之战云，与国内之战云而已。

欧洲战云，弥漫世界，吾青年本无中立之理也。彼抱负大塞尔维亚主义之青年，击死奥大利之男女两青年耳，竟演成一折天柱绝地维空前之大决斗。始则奥、塞二国之毗睚，于是俄人与焉，德人与焉，法人、英人与焉，如比利时，如鲁森堡，如黑山国，如勃牙利，如土耳其之弱，如意大利之中立，皆联袂投入战争，惟恐或后。印度、埃及、阿拉伯、波斯诸亡国遗民，亦且见猎心喜，跃跃欲试。东方日本，风马牛不相及也，乃隔万里重洋，通哀的美敦书于德人，皆以加入交战团为荣幸，以血飞肉舞之

场为俱乐部。论者争传某国协约，某国同盟，某国外交，某国运动，其实皆非也。诸国之青年，各尊重其责任心耳。而不然者，我之青岛，切肤巨痛，较诸协约、同盟、外交运动，其关系孰深？胡为从壁上观战耶？郁郁泰山，美哉国乎！我青年一旦放弃其责任，遂使清夜胡笳，杂吹于邹鲁缙绅先生之门，而五月七日最后通牒，无形之灭亡。视比利时、塞尔维亚之山河破碎，为辱几何，非我青年不负责人之咎而谁咎哉！

此次国内之纷争，是非曲直，非本题所欲论。但计国势安危，道德存亡，身世荣辱，我青年肩上之责任，实万无放弃之余地，万无中立之理由。此而放弃，此而中立，譬诸野彘，两虎相遘，耿耿逐逐，爪牙奋张，彘守局外，终为胜者之牺牲；譬诸齐姬，遇两荡子，富均貌敌，嫉妒寻仇，机阱构陷，齐姬傍观，惟供胜者之狎玩；牺牲者放弃之结果也，狎玩者中立之报酬也。愚何敢以鄙悖不情之喻，侮我青年？惟皇天无亲，降此丧乱，我国家地位，实去野彘无几。我国民资格，若再经一次堕落，其高于齐姬几何，决非愚者所能忖度。儒家有恒言曰：“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纓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纓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此辨别人生责任，有当负者，有不当负者。夫乡邻血斗，未尝不扰乱公安，与其闭门高枕，受池鱼之殃，奚若仗义执言，肃清风纪，使贪人败类，不容于乡里。吾国青岛中立，所损利权，等于甲午庚子之役，是即闭户主义所遗之辱焉。矧今者祸起门内，无户可闭，我青年唯一之责任，惟祈诸良心判其曲直，仗剑而起，左袒其兄也可，左袒其弟也亦可，而袖手旁观则不可。以非他人他国之事，无中立之余地也。予闻夏之亡也，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齐，齐民不从；徙于鲁，鲁民复奔；其属五百人遂蹈海焉。此视田横之客未见其劣也。吾青年果不放弃责任，虽之齐之鲁之海，亦无不可，况从事桑林之舞乎？

孔子平议（上）

易白沙

天下论孔子者，约分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说也。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祐，是谓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为素王，是谓大愚。

孔子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此种势力，全由学说主张，足动当时上下之听。有与之分庭抗礼，同为天下仰望者，墨翟是也；有诋其道不足救国而沮之者，齐之晏婴、楚之子西及陈蔡大夫是也。所以孔子只能谓之显学，不得称以素王。其后弟子众多，尊崇其师，贤于尧舜。复得子夏教授西河，为魏文侯师。子贡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孔门学术，赖以发扬。然在社会，犹一部分之势力而已。至秦始皇摧残学术，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于革命，鲁诸儒遂持孔氏之礼器，往奔陈涉，此盖以王者受命之符，运动陈王，坚其揭竿之志。远孙孔鲋，且为陈涉博士，与之俱死。刘季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项羽授首，鲁竟不下，荐绅先生大张弦诵之声。汉高祖震于儒家之威，鉴秦始覆辙，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欢心，是为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时则有赵绾、王臧、田蚡、董仲舒、胡毋生、高堂生、韩婴、伏生、辕固生、申培公之徒，为之倡筹安会。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孔子之两肩。全国上下，方且日日败坏风俗，斲丧人心，腐朽学问。此三项退化，至两汉以后，当叹观止矣！而曹丕之尊孔，实较汉武有加。其诏曰：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泗沫之上，凄凄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尊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

更以孔羨为宗圣侯，修旧庙，置吏卒，广宫室，以居学者。不知汉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孔子不可复生，安得严词拒绝此崇礼报功之盛德耶？就社会心理言之，昔之丈夫、女子延颈举踵而望者，七十子之徒尊崇发扬者，已属过去之事。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毂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又久，遂成习惯。有人诋此滑稽尊孔者，且群起斥为大逆不道，公羊家接踵，讖说垒起，演成种种神秘奇谈：身在泰山，目能辨吴门之马；饮德能及百觚；手扛国门之关，足蹶郊垌之虎；生则黑帝感召，葬则泗水却流；未来之事，遗于讖书；春秋之笔，绝于获麟；几若天地受其指拗，鬼神为之使令，使人疑孔子为三头六臂之神体！公羊家之邪说，实求合滑稽尊孔者之用心。故历代民贼，遂皆负之而趋矣。乃忧时之士，犹思继续演此滑稽之剧，挽救人心。岂知人心、风俗即崩离于此乎？

中国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然后推论孔子以何因缘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是不能不归咎孔子之自身矣！试分举之：

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君主独裁，若无范围限制其行动，势将如虎傅翼，择人而食。故中国言君权，设有二种限制：一曰天，一曰法。人君善恶，天为赏罚，虽有强权，不敢肆虐，此墨家之说也。国君行动，以法为轨。君之贤否，无关治乱；法之有无，乃定安危。此法家之说也。前说近于宗教，后说近于法治，皆裁抑君主，使无高出国家之上。孔子之君权论，无此二种限制。君犹天也，民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尚书大传》孔子对子张语。）以君象天，名曰天王；又曰：帝者，天称也；又曰：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皆以君与天为一体，较墨翟以天制君者绝异，所以不能维持天子之道德。言人治不言法治，故是尧非桀；叹人才之难得，论舜治天下由于五臣，武王治天下，由于十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孝经》《论语》之大义微言，莫不主张人治。荀子言，有治君、无治国，有治人、无治法，即师承孔子人治之义，彰明较著以言之也。较管、商、韩非以法制君，又迥然不同，所以不能监督天子之行动。天子既超乎

法律、道德之外，势将行动自由，漫无限制，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空论，果假何种势力迫天子以不得不遵？孟子鉴及此弊，阐明君与国之关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弃孔子之君治，以言法治，谓先王之法，犹五音之六律，方圆之规矩，虽有尧舜，舍法取人，不能平治天下。其言得乎丘民为天子，舜禹践位，亦由民之讴歌，非孔子所敢言也。

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诸子并立，各思以说易天下。孔子弟子受外界激刺，对于儒家学术不无怀疑，时起问难。孔子以先觉之圣，不为反复辨析是非，惟峻词拒绝其问。此不仅壅塞后学思想，即儒家自身学术，亦难阐发。盖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也。宰我昼寝，习于道家之守静也，则斥为朽木。樊迟请学稼圃，习于农家并耕之义也，则诋为小人。子路问鬼神与死，习于墨家明鬼之论也，则以事人与知生拒绝之。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此亦习于节葬之说也，则责其不仁。宰我、樊迟、子路之被呵斥，不敢申辩，犹曰此陈述异端邪说也。乃孟懿子问孝，告以“无违”。孟懿子不达，不敢复问，而请于樊迟。樊迟问仁、智，告以“爱人、知人”，樊迟未达，不敢复问，而请于子夏。孔子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门人未达，不敢直接问孔子，而间接问曾子。师徒受授，几杖森严，至禁弟子发言，因此陈亢疑其故守秘密，询异闻于伯鱼。一门之中，有信仰而无怀疑，有教授而无质问。王充《论衡》曰：“论者皆云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此说极而深切，触而著明也。”（见《问孔篇》）王充责七十子不能极问，不知孔子不许极问也。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惟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而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至于叩原坏之胫，拒孺悲而歌，犹属寻常之事也。

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其立身行道，皆抱定一“时”字，教授门徒，亦因时、因地而异。韩昌黎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夫孔、墨言行大悖，岂能相用？盖因孔子讲学无绝对主张，言节用、爱众，颇近墨家节用、兼爱之说。虽不答鬼神之问，又尝言祭鬼、祭神，颇近明鬼之说。虽与道家背驰，亦称不言之教，无为之治。不谈军旅，又言教民即戎。主张省刑，又言重罚。提倡忠君，又言不必死节。不答农圃，又善禹

稷躬稼。此讲学之态度，极不明了也。门人如子夏、子游、曾子、子张、孟子、荀卿，群相非谤，各以为圣人之言。岂非态度不明之故，酿成弟子之争端耶。至于生平行事，尤无一定目的。杀身成仁，仅有空论。桓魋一旦见陵，则微服而过宋；穷于陈蔡，十日不食；子路享豚，褫人衣以沽酒，则不问由来而饮食之；鲁哀迎殓，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沽酒不饮；从大夫之后不敢徒行，视陈、宋之时，迥若两人。求如宗教家以身殉道，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商鞅、韩非杀身行学，皆不可得。美其名曰中行，其实滑头主义耳！骑墙主义耳！腴腴见召而欲往，南子请见而不拒，此以行道为前提，小德不逾闲，大德出入可也。后世暴君假口于救国保民，污辱天下之名节，皆持是义。

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是为儒门安身立命第一格言。孔门之学在于六经，六经乃先王治国政典，管子谓之六家，君与民所共守也。（见《山权》数篇）孔子赞《易》，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遂有儒家之“六艺”。孔子尝执此考察列国风俗政教，其言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孔子因此，明于列国政教。故陈说“六艺”，干七十二君。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六艺”者，孔子之质也，亦孔子之政见书也。孔子尝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干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见《庄子·天运篇》）是孔子虽干说诸侯，“一君无所钩用”，昔言“禄在其中”，已失效验，忧贫之事，其何可免？既不屑偶耕，又不能捆屨织席，不能执守圉之器以待寇，不能制飞鸢车辖以取食。三千弟子中，求如子贡之货殖，颜回之躬耕，盖不多见。然子贡常相鲁、卫，游说列邦，不专心于货殖；颜回且说齐

君以尧舜、黄帝之道，而求显达，其志亦非安于陋巷箪瓢，鼓琴自娱者矣。儒家生计，全陷入危险之地，三月无君，又焉得不皇皇耶？夫孔子或志在救民，心存利物，决非薰心禄饵，竦肩权贵，席不暇暖，尚可为之原恕。惟流弊所趋，必演成哗世取宠、捐廉弃耻之风俗。李斯鉴于食鼠窃粟，遂恶卑贱而悲穷困；鲁诸生各得五百斤金，因尊叔孙通为圣人。彼去圣人之世犹未远也，贪鄙齷齪，已至于此，每况愈下，抑可知矣。以上四事，仅述野心家利用孔子之缺点。言其学术，犹待下篇。

青年之敌

高语罕

呜呼，吾至爱之青年乎！呜呼，吾至敬之青年乎！吾至爱至敬之青年，何幸而生此簇新灿烂、光怪华离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幸而生此地大物博，有五千年之历史之文明而具雄飞世界之资格之中国耶！吾为吾青年喜。呜呼，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生兹生计竞争，万物奋斗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生兹国削民弱，耻辱频仍，岌岌殆哉之中国耶！吾又为吾青年惧。

吾青年诸君，试放眼以观世界。其政治之修明若何？其学术之进步若何？其社会之善良若何？其风俗之淳美又若何？至于今最足闹动世人之耳目者，非欧洲战争乎？强国六七，战地遍乎全欧，杀人盈野，军士趋之若鹜。军队之组织，在空则有飞艇队，在水则有潜潜艇，在陆则除步马炮工辎外，又有汽车队，自行车队。其攻城也，有四十二栅之巨炮。其防守也，有极坚固之要塞。其侦察敌情也，则用飞鸽。其搜索间谍也，则用警犬。且德人之侦察敌军，用一种光弹，英军之侦察敌人也亦然，且可侦敌而不为敌所侦。德用闷杀瓦斯以攻敌，法则用铝质之嘴套以御之。科学愈明，攻战愈巧，在在足以启发吾人之智识，增进吾人之文明。吾所为吾青年喜者，此也。

吾青年诸君，又试回首以观吾国。其政治之修明者何在？其学术之进步者何在？其社会之善良者何在？其风俗之淳美者又何在？又返观乎吾国之军事，陆军数十师，果足一当彼强邻之马足乎？兵舰大小新旧四十余艘，果足与强邻相逐于惊涛骇浪中乎？其他所谓飞艇队也，潜潜艇也，汽车队也，自行车队也，军鸽也，警犬也，光弹也，闷杀瓦斯也，铝质嘴套也，吾恐吾国人之习其名者尚寡，又安望其能力追前程耶？譬之人已登天，我尚扶墙学步；人已入地，我尚跌蹶坦途。外侮屡至，朝不保夕，吾又何以御之？坐而待亡，天演公例，则他年婴此痛苦、罹此大难者，吾今日至爱至敬之青年也。吾乌能不为吾青年惧？

海通至今，数十年矣；危亡至今，亦云亟矣！而吾国人犹懵懵若不知有国家灭亡

之虑者！

“牛庄之败，浏阳恃以苏中国之昏梦者也。已则竭力苏之，结果为戊戌政变。自此以后，昏梦较甲午有加。联军之后，又复苏之，而昏梦复如故也，且其泄沓颞顽，视庚子前尤甚。其后十年，亦有机会时时以小苏之，而大苏则在辛亥。以吾人恶苏之性且突进也，不及二年，而昏梦之态，又远胜于光宣之间。”

此某杂志记者之言也。中日交涉起，一时国人愤慨填膺，呼号奔走，似此吾民之昏梦可大苏而特苏。今几日耳，国人脑中，尚有“五月九日”四字之印象否耶？政府固若是其因循不知振作，吾民亦何独不然？故“顶门方被铁锤，微觉痛苦，尾后偶戢鞭影，辄又欢腾”（《甲寅》杂志第六期《国民心理反常论》），实吾民之写真也。吾无以名之，强名之曰“猪性”，丁义华则说之曰“顽钝、无耻”。

呜呼，吾国人其真顽钝无耻耶？《孟子》曰：“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吾民犹是人也，谓之无耻，必不愿受。虽然征之往事，证之见象，名之曰“无耻”，其有奚辞？是必吾人之根性上有一物焉，汨其良知，没其良能。吾民之良知知爱国，此一物曰“汝毋爱之”；吾民之良能能爱国，此一物曰“汝毋爱之”。此一物也，黄远生溢之曰“毒”。斯毒之徽菌，则为“笼统”，可谓一语道破吾国社会之真象矣，斯真吾人之毒也。虽然，斯毒也，必有至久之酝酿，至深之媒孽。夫此酝酿媒孽非他，即惰性也。惰性者，吾国人之公毒也，即吾国人之公敌也。吾人为此敌所降伏既远且溥，贤而至于圣哲，愚而至于编氓，上而至于元首，下而至于娼优，其思想，其言论，其举动，莫不受惰性所鞭笞。曰“将就”，曰“敷衍”，曰“得过且过”，曰“过了一天是一天”，曰“今朝有酒今朝醉”。举凡此类，何一非吾祖宗相传之家法耶？曰“观望”，曰“因循”，曰“首鼠两端”，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又何一非吾祖宗相传之心理耶？尤可笑者，吾国二十余朝之历史，何一非自欺欺人之事？何一非盗贼奸宄之所为？淮南之作降表，既见惯而不羞。冯道之为三公，亦屡见而不耻。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无他皆惰性之毒之也。数千年来不能克此公敌而去之，今则将歼吾种姓矣，可不惧哉！

虽然，此惰性也，亦非能自生自长也，必有种种因缘，以渐成此蔓草难图之势。其在主观，人情好逸而恶劳，畏难而苟安，贪生而畏死，古先哲已尝言之矣。其在客观：（一）家庭方面。吾国人有一大恶习，即子孙之念是也。大凡三十余岁之夫妇，其子未及冠也，使非其家至不可了生，必为其子完婚，完婚早则添孙早。每观壮年夫妇之得孙也，兄弟亲戚视为莫大之庆，彼等亦自视含饴抱孙为人生无上之乐。而其子与媳血气未定，又不更事，早婚则戕折者多，早子则不教者众。因此而家族愈繁衍，无赖不教之子孙愈多。此不教无赖之子孙，又大率不能独立生活，而仰给于家庭。生之

者寡，食之者众。于是由富而贫，由贫而促，而无以为生。惰气乘之，万事俱堕于冥莫之中而不自觉。呜呼，几何不率天下人而乞丐之也？（二）社会方面。由家庭、社会种种恶劣之原因，而造成社会多数无业待食之民。又以水旱洊灾，兵燹屡经，失业之民益众。于是而种种慈善事业，因之以起。此等事业，大半由于行善求福之目的，与烧香拜偶像同也。其他则属于政府地方之救济，如施粥厂，如平糶局，如施送寒衣所，如养老育婴院，如清节堂等等。其于社会吾不能谓其无片面的利益，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之游民愈多，惰民愈众，益增其“好吃懒作”之性，没其独立自营之质。是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三）政治方面，益令我不寒而栗。吾国士农工商，虽称四民，而士独尊，其他若农若工若商，皆不得与之齿。自古皆然，今尚未改。士人以读书为其专业，以服官为其天职，有博一第晋一级者，乡党交游，以为光宠。彼士人者峨冠而博带，安貌而宽容，于思于思，以骄以媚，吾民日奉其脂膏食之，日出其血汗以享之，高坐堂皇，觊不知耻。于是商贾罢其业，百工去其肆，捐其资财，投其利器，以从事于官之一途，上焉者耀吾乡党，光吾门第也，其余则谋生耳，疗贫耳，救死耳。至于谋生、疗贫、救死，皆须求之于作官，吾民焉有不贫且弱？吾国焉有不削且亡也？

综上所述，惰性日增，此吾人内界之敌也。此敌不克，一切外界之敌，若邻国之侵陵也，神奸之蠹国也，其他若恶社会也，恶风俗也，恶国家所遗留之旧思想也，日包围吾人而降之戮之，未有能幸免者也。然则欲克此敌，果何道之由？请举前言为吾至爱至敬之青年诵之。

晏子曰：“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止者，故难及也。”（见《内篇·杂下》第六）

明儒金伯玉先生曰：“一事不可放过，一念不可放过，一时不可放过，勇猛精进。”

阳明先生答人“上知与上愚不移”之问曰：“非不能移，是不肯移耳。”

An Ideal Husband

A Play

By

Oscar Wilde.

Mabel Chiltern

Are the others very bad?

Lord Goring

Quite dreadful! When I think of them at night
I go to sleep at once.

Mabel Chiltern

Well, I delight in your bad qualities. I
wouldn't have you part with one of them.

Lord Goring

How very nice of you! But then you are always
nice. By the way,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Miss Mabel. Who brought Mrs. Cheveley here?
That woman in heliotrope, who has just gone out of
the room with your brother?

Mabel Chiltern

Oh, I think Lady Markdy brought her. Why
do you ask?

Lord Goring

I haven't seen her for years, that is all.

意中人

(续四号)

英国王尔德 作

薛琪瑛女士 译

美:

那其余的都很不好吗?

柯:

很可怕! 我到夜里想起的时
候, 即刻就要上床去睡。

美:

好, 我喜欢你的坏脾气, 一
样都不要你抛弃。

柯:

你怎这样可爱? 你是永远可
爱! 如今我要问你一声, 是什么
人领齐佛雷夫人到此地来的? 就
是穿紫色衣服, 刚才和你哥哥走
出这间屋子的那妇人。

美:

我想是麻克别夫人领他来的。
你为什么要问他?

柯:

不是别的, 因为我多年没有
看见他了。

Mabel Chiltern

What an absurd reason!

Lord Goring

All reasons are absurd.

Mabel Chiltern

What sort of a woman is she?

Lord Goring

Oh! a genius in the daytime and a beauty at night.

Mabel Chiltern

I dislike her already.

Lord Goring

That shows your admirable good taste.

Vicomte de Nanjac

(Approaching.) Ah, the English young lady is the dragon of good taste, is she not? Quite the dragon of good taste.

Lord Goring

So the newspapers are always telling us.

Vicomte de Nanjac

I read all your English newspapers. I find them so amusing.

Lord Goring

Then, my dear Nanjac, you must certainly read between the lines.

Vicomte de Nanjac

I should like to, but my professor objects. (To Mabel Chiltern.) May I have the pleasure of escorting you to the music-room, Mademoiselle?

Mabel Chiltern

(Looking every disappointed.) Delighted, Vicomte, quite delighted! (Turning to Lord Goring.)

美:

这个理由是不通的。

柯:

一切理由, 都没有通的。

美:

他是何等人物?

柯:

他是很有才能, 工内媚的人。

美:

我早已不喜欢他。

柯:

这可见你的眼力不差。

南:

(上前) 呀, 英国的姑娘, 岂不是眼光最厉害的监督人吗? 实在是这样。

柯:

这是新闻纸上时常讲的。

南:

我读过你们英国各种的报纸, 觉得很有趣味。

柯:

我亲爱的南甲克, 那么你必须体会那言外的意思。

南:

我本喜欢这样, 不过我的教授不愿意。(对美白儿说) 姑娘, 你许我随你到音乐室去吗?

美:

(作失望状) 喜欢的, 先生, 我很喜欢! (转白柯林说) 你可要

Aren't you coming to the music-room?

Lord Goring

Not if there is any music going on, Miss Mabel.

Mabel Chilaern

(Severely.) The music is in German. You Would not understand it.

(Goes out with the Vicomte de Nanjac. Lord Caversham comes up to his son.)

Lord Caversham

Well, sir!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asting your life as usual! You should be in bed, sir. You keep too late hours! I heard of you the other night at Lady Rufford's dancing till four o'clock in the morning!

Lord Goring

Only a quarter to four, father.

Lord Gaversham

Can't make out how you stand London Society. The thing has gone to the dogs, a lot of damned nobodies talking about nothing.

Lord Goring

I love talking about nothing, father. It is the only thing I know anything about.

Lord Caversham

You seem to me to be living entirely for pleasure.

Lord Goring

What else is there to live for, father? Nothing ages like happiness.

到音乐室来呢。

柯:

美白儿姑娘,我不去,倘是在那里奏乐。

美:

(作庄严状)那是德国音乐,你不懂的。

(美白儿与南甲克同下,葛佛显走向其子。)

葛:

呀,在此地做什么?你依旧旷废时光,现在不早了,应该睡了。我听说有一天你在路福特夫人那里跳舞直到早晨四点钟。

柯:

父亲呀,不过是四点钟前一刻。

葛:

我不懂你如何能处这伦敦的社会。风俗一败涂地,许多可恶无聊的人,所讲的尽是虚浮无用之谈。

柯:

父亲呀,我爱讲虚浮的事。只有这个是我都知道的。

葛:

在我看起来,你活在世上,只是为着欢娱。

柯:

父亲呀,活在世上,还为着什么呢?娱乐最是使人增寿的。

Lord Caversham

You are heartless, sir, very heartless!

Lord Goring

I hope not, father. Good evening, Lady Basildon!

Lady Basildon

(Arching two pretty eyebrows.) Are you here? I had no idea you ever came to political parties!

Lord Goring

I adore political parties. They are the only place left to us where people don't talk politics.

Lady Basildon

I delight in talking politics. I talk them all day long. But I can't bear listening to them. I don't know how the unfortunate men in the House stand these long debates.

Lord Goring

By never listening.

Lady Basildon

Really?

Lord Goring

(in his most serious manner.) Of course. You see, it i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to listen. If one listens one may be convinced; and a man who allows himself to be convinced by an argument is a thoroughly unreasonable person.

Lady Basildon

Ah! that accounts for so much in men that I have never understood, and so much in women that

葛:

你是无心肝的, 很是无心肝的!

柯:

父亲呀, 我盼望我不是这样。斐锡敦夫人, 请了。

裴:

(弯了两条柳眉说道) 你在此地吗? 我不想你曾经到过政界宴会没有?

柯:

我很爱政界宴会, 因为只有那个所在的人不谈国事。

裴:

我喜欢谈国事。我成天谈的都是这个, 但是我不耐烦听人家讲这些事。我不知道那些不幸在议院里的人, 如何能耐烦那些极长的辩论。

柯:

不过是不听罢了。

裴:

真的吗?

柯:

(作极庄严状) 自然, 你要晓得听了是一极困难的事。若是有一人去听他人被人辩胜, 或是他自己的议论被人辩胜, 就成了极无道理的人了。

裴:

唉! 男子们何以如此, 我终不懂得。对于女子, 也是这样。

their husbands never appreciate in then!

Mrs. Marchmont

(with a sigh.) Our husbands never appreciate anything in us. We have to go to others for that!

Lady Basildon

(Emphatically.) Yes, always to others, have we not?

Lord Goring

(Smiling.) And those are the views of the two ladies who are known to have the most admirable husbands in London.

Mrs. Marchmont

That is exactly what we can't stand. My Reginald is quite hopilessly faultless. He is really unendurably so, at times! There is not the smallest element of excitement in knowing him.

Lord Goring

How terrible! Really, the thing should be more widely known!

Lady Basildon

Basildon is quite as bad; he is as domestic as if he was a bachelor.

Mrs. Marchmont

(Pressing Lady Basildon's hand.) My poor Olivia! We have married perfect husbands, and we are well punished for it.

Lord Goring

I should have thought it was the husbands who were punished.

你看他们的丈夫，终不肯评论他们。

马：

(叹息介) 我们的丈夫，无论什么事，不曾评论我们，我们只好去问旁人。

裴：

(用力说) 不错，岂不是我们时常去问旁人吗？

柯：

(微笑介) 这就是你两位夫人的意见吗？你两位都有最可称赞的丈夫，所以在这伦敦城内无人不晓。

马：

正是为此，我们不能忍受。我家雷及那，本是毫无过失，有时也真令人不耐烦，但是他实在没有一点激昂的态度。

柯：

奇怪的很！真的这事我们应当知道。

裴：

裴锡敦实不见佳，他多在家，少在外，好像未曾娶亲的人。

马：

(与裴锡敦夫人握手介) 我可怜的阿利维亚！我们嫁了完好的丈夫，因此大受责罚。

柯：

我想是你们的丈夫受人责罚。

Lord Goring

She is quite right, too. The men are all dowdies and the women are all dandies, aren't they?

Mrs. Marchmont

(After a pause.) Oh!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is what Mrs. Cheveley meant?

Lord Goring

Of course. And a very sensible remark for Mrs. Cheveley to make, too.

(Enter Mabel Chiltern. She joins the group.)

Mabel Chiltern

Why are you talking about Mrs. Cheveley? Everybody is talking about Mrs. Cheveley! Lord Goring says—what did you say, Lord Goring, about Mrs. Cheveley? Oh! I remember, that she was a genius in the daytime and a beauty at night.

Lady Basildon

What a horrid combination! So very unnatural!

Mrs. Marchmont

(In her most dreamy manner.) I like looking at geniuses, and listening to beautiful people.

Lord Goring

Ah! that is morbid of you, Mrs. Marchmont?

Mrs. Marchmont

(Brightening to a look of real pleasure.) I am so glad to hear you say that. Marchmont and I have been married for seven years, and he has never once told me that I was morbid. Men are so painfully unobservant.

柯:

他说得不错。岂不是男子都是豪华,女子都是妖艳吗?

马:

(踌躇了一会) 嘎!你真个想齐佛雷夫人是这样意思吗?

柯:

自然,这是齐佛雷夫人极通达的言论。(纪尔泰美白儿上,与众人接谈。)

美:

你们为什么在此讲齐佛雷夫人?人人都谈论他!柯林君说——柯林君,你曾说过齐佛雷夫人是怎样一个人呢?呵!我想起来了,你说他是又有才能又工内媚的人。

裴:

这两样品性联合起来,是很可怕的,也很不自然。

马:

(神思恍惚介)我喜欢看看有才能的人,也要听听美人的讲话。

柯:

呀!你好像有些不舒服,马孟德夫人?

马:

(作真实快乐状)我很喜欢听见你说这话。马孟德和我结婚已有七年,他不曾对我说我是有病。男子们实是不注意这些事的。

Lady Basildon

(Turning to her.) I have always said, dear Mangaret, that you were the most morbid person in London.

Mrs. Marchmont

Ah! but you are always sympathetic, Olivia!

Mabel Chiltern

Is it morbid to have a desire for food? I have a great desire for food. Lord Goring, will you give me some supper?

Lord Goring

With pleasure, Miss Mabel. (Moves away with her.)

Mabel Chiltern

How horrid you have been! You have never talked to me the whole evening!

Lord Goring

How could I? You went away with the child-diplomatist.

Mabel Chiltern

You might have followed us. Pursuit would have been only polite. I don't think I like you at all this evening!

Lord Goring

I like you immensely.

Mabel Chiltern

Well, I wish you'd show it in a more marked way! (They go downstairs.)

Mrs. Marchmont

Olivia, I have a curious feeling of absolute

裴:

(转白马孟德夫人说) 亲爱的马葛来脱, 我常说你是伦敦城内最多病的人。

马:

唉! 阿利维亚, 只有你是时常怜惜我的。

美:

要吃东西可是有病呢, 我很饿了, 柯林君, 你肯和我用晚饭吗?

柯:

很欢喜的, 美白儿姑娘。(与美白儿同下)

美:

你很是可恶! 今天晚上, 还没有和我讲过话!

柯:

我如何能和你讲话? 你自己跟那年轻的外交家走开了。

美:

你应当跟着我们去, 跟随乃是唯一的礼貌, 我今晚一点都不喜欢你。

柯:

我喜欢你极了。

美:

好, 我情愿你用更显明的方法, 表明你的意思。(与柯林同下楼)

马:

阿利维亚, 我觉得很疲倦。

faintness. I think I should like some supper very much. I know I should like some supper.

Lrhy Basildon

I am positively dying for supper, Margaret!

Mrs. Marchmont

Men are so horribly selfish, they never think of these things.

Lady Basildon

Men are grossly material, grossly material!

(The Vicomte dd Nanjac enters from the music-room with some other guests. After having carefully examined all the people present, he approaches Lady Basildon.)

Vicomte de Nanjac

May I have the honour of taking you down to supper, Comtesse?

Lady Basildon

(Coldly.) I never take supper, thank you, Vicomte. (The Vicomteis about to retire. Lady Basildon, seeing this, rises at once and takes his arm.) But I will come down with you with pleasure.

Vicomte de Nanjac

I am so fond of eating! I am very English in all my tastes.

Lady Basildon

You look quite English, Vicomte, quite English.

(They pass out. Mr. Montford, a perfectly groomed young dandy, approaches Mrs. Marchmont.)

Mr. Montford

Like some supper, Mrs. Marchmont?

我想恐怕是要用晚饭了，我明白我是要晚饭。

裴：

马葛来脱，我也很想用晚饭！

马：

男子们竟是如此私心，他们总不想到这些事。

裴：

男子是蠢物，蠢物！

(南甲克偕他客数人来自音乐室，留心一看在坐诸人，然后走向裴锡敦夫人。)

南：

伯爵夫人，准我陪你去用晚饭么？

裴：

(作冷淡状)子爵，我是不用晚饭的，多谢你。(南甲克将退出，裴锡敦夫人见之，即起身挽南甲克之臂说道。)但是我很喜欢同你去。

南：

我竟这样爱吃！我所有的嗜好，简直是个英国人。

裴：

你看起来全然是英国人，子爵全然是英国人。

(南裴同下。华服少年孟得福，走近马孟德夫人。)

孟：

马孟德夫人，要用晚饭么？

Mrs. Marchmont

(Languidly.) Thank you, Mr. Montford, I never touch supper. (Rises hastily and takes his arm.) But I will sit beside you, and watch you.

Mr. Montford

I don't know that I like being watched when I am eating!

Mrs. Marchmont

Then I will watch some one else.

Mr. Montford

I don't know that I should like that either.

Mrs. Marchmont

(Severely.) Pray, Mr. Montford, do not make these painful scenes of jealousy in public.

(They go downstairs with the other guests, passing Sir Robert Chiltern and Mrs. Cheveley, who now enter.)

Sir Robert Chiltern

And are you going to any of our country houses before you leave England, Mrs. Cheveley?

Mrs. Cheveley

Oh, no! I can't stand your English houseparties. In England people actually try to be brilliant at breakfast. That is so dreadful of them! Only dull people are brilliant at breakfast. And then the family skeleton is always reading family prayers. My stay in England really depends on you, Sir Robert. (Sits down on the sofa.)

马:

(作疲倦状) 孟得福先生, 谢谢, 我是不用晚饭的。(急起身挽孟得福之臂说道) 但是我情愿坐在你的旁边看着你。

孟:

我用饭的时候, 不喜欢人家瞧着。

马:

那么我去看着别人。

孟:

这样我也不喜欢。

马:

(作严肃状) 孟得福先生, 请你不要在大众面前, 显出妒忌的样子。

(孟马及他宾客, 一同下楼, 正值纪尔泰洛勃脱同齐弗雷夫人上来。)

洛:

齐弗雷夫人, 你动身离英国以前, 还要到别的人家宴会去吗?

齐:

嘎, 不去了, 我不耐烦你们英国人家的宴会。英国人用早饭时, 就要打扮得十分华丽, 那是很讨厌的。只有愚蠢的人, 用早饭时就妆得非常华丽。还有那家庭祷告, 也是时常应有之事。洛勃脱君, 我去留英伦, 全在乎你。(在长椅上坐下)

Sir Robert Chiltern

(Taking a seat beside her.) seriously?

Mrs. Cheveley

Quite seriously.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a great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scheme, about this Argentine Canal Company, in fact.

Sir Robert Chiltern

What a tedious, practical subject for you to talk about, Mrs. Cheveley!

Mrs. Cheveley

Oh, I like tedious, practical subjects. What I don't like are tedious, practical people. There is a wide difference. Besides, you are interested, I know, in International Canal schemes. You were Lord Radley's secretary, weren't you, when the Government bought the Suez Canal shares?

Sir Robert Chiltern

Yes. But the Suez Canal was a very great and splendid undertaking. It gave us our direct route to India. It had imperial value. It was necessary that we should have control. This Argentine scheme is a commonplace Stock Exchange swindle.

洛:

(坐齐旁边说) 实在吗?

齐:

实在不假。我要和你讲一政治上同财政上极大的计划, 就是这亚琴廷运河公司。

洛:

齐弗雷夫人, 你所讲的是一件很麻烦的实用的事体。

齐:

呀, 我喜欢麻烦而且有实用的事, 但是不喜欢麻烦好实用的人。这中间有极大的分别。而且我知道你是赞成那万国交通的运河事业, 政府收买苏彝士运河股份的时候, 你不是来特立公的书记吗?

洛:

是的。但是那苏彝士运河, 乃是极伟大极光荣的事业, 是给我们上印度去的一条直路, 那是很有价值, 我们必须管理的。这亚琴廷的计划, 乃是一平常股票行的骗局。

初 恋(续前号)

俄国 屠尔格涅甫 原著 陈瑕 节译

继是尚为种种游戏，姑娘恒引余贴其身旁，不令少离。丑恶之大尉，尝以身代足踏，姑娘矗立其上，状如女神。时众喧噪尤烈，余亦渐醉，旋随众人尽情诙笑，一时骚乱实甚。老夫人觉其难堪，因掷眼色示止，姑娘接余益亲密。尚忆捉迷藏时，与彼共蒙一帕，薄暗中两颜相接，彼唇中之香息，几令余窒息，秀发软柔，欲搔吾面，余默然面如火燃。姑娘发神秘之笑，嗫嚅向余曰“子奚若哉”，余魂飞精越，不知所对。

余等更作种种乐，或弹琴，或戏骨牌。诗人美达罗甫，朗吟所作诗，最后强捉男仆俄尼法爹，换戴女帽，姑娘戴男帽，群鼓掌哄笑。时裴罗夫作罗甫氏，独怏怏，旁观吾侪玩笑，双睛暴赤，几恐其行蛮，姑娘尚少少假以颜色，或微眄其面，或摆手示勿怒，裴不应，缩身向室隅。已而众尽倦，十二点钟出，饌干酪及火腿丁，外葡萄酒一大坛，酒色薄赤，封置未饮。余疲极兴辞，姑娘殷殷执余手，露示笑容，若具深意。

夜分寒肃，冷气直拂吾烧热之面。四围欲上岚光，黑云片片，游漾空际，姿态随见随变。烈风号林，声响片刻不休。远方雷声四起，隆隆然时接于耳。余带黑升阶，将入己室。阶下酣卧之男仆，闻余足音乃觉，道吾母非常震怒，本决意饬彼往接余，因父力阻乃止。余入室，既灭烛，不去服，亦不就榻，恹恹如堕魔境，委身座间，经时甚久，其时之感想极新且美。……余冥坐屹然不动，徐调呼吸，追忆先刻之情景，窃思吾固明明堕情网矣，乃悟所谓情者，盖即是物。黑暗之中，仍见琪乃达姑娘之淑颜浮吾眼前，姑娘唇角，依稀露笑姿，媚目灿然，向余凝视。至是蹑足起探榻，然犹未及更衣，若恐急猝之动作，遂致破坏吾脑中之印象者，于是徐就枕。然虽卧目不能阖，旋觉一种幽光映照余室，复起视窗，借玻璃微光，历然可辨。吾意是岚果如余所料，雷鸣不复能闻，盖因距离过远之故，但见微闪，来往空际。余伫立窗前，诘朝未离，电光飘逝，顷刻不休。余静睇砂色之平原，与涅司克奇里公园之黑影，以及远方黄色屋顶，举战栗于惨淡微光之下，瞩斯美景，不复能舍去。此沉默之闪电，得毋与余胸中秘密无声之火，有类似乎？其间晨曦渐动，空中现赤班，朝曦上升，电光逐渐

稀薄，旋绝灭，旭日四照，浑沌之光全销。余自己之光，亦随之俱去，寻大倦，心绪亦顿和平，但姑娘之幻影，尚在吾魂灵之上，夸耀胜利，浸假此幻影亦渐平静。余卒投伏其前，以尽余之渴仰，遂寐。……吁嗟，缠绵之情绪乎？温柔之调和乎？优美柔和之感情乎？最初绸缪之幸福乎？是等今何往？噫！是等今何往？

次晨，吾母见余，果加责备，第不若余预期之甚。母强吾述昨夜之景况，余刻意饰为痴慧之态，草草答复。母曰：“今兹非汝与若曹交际之时，不若专一准备考试，留心汝自己之事。”吾母挂心余之学业，恒尽此数语，吾斯未觉有回答之必要。茗毕，父独捉吾，询问邻家之状况。

吾父对吾，有一种奇妙势力，父子间极属不可思议。父于余教育之事，一向放任，余亦不之怪，因放任使余自由。此种办法，宁最为郑重也。余敬吾父，允为理想人物，每遇必要之时，其言语态度，恒夸示能得他人之信任。余既服膺父之诱导，则见父时宛若对亲友或余师，恣意谈论，无所拘束。由今思之，父之为人，家族观念殊轻，所赖以自娱者，尚别求之他所。此亲爱之父，四十二岁时，弃余而逝。

余将昨夜左雪赓公爵家之情景，一一告父，父聆吾言，为状谑笑注意参半，以手杖画地，频带笑略为质问，语短而意随。初余未尝有只词牵涉琪乃达姑娘之名，后卒弗能免，于是频出褒誉之词以赞扬之，父则噱笑时，若有思，旋他往，少刻复还，置鞍于马，父善骑，能驯野马。余进曰：“阿翁许吾共行乎？”父曰：“不可，尔欲骑，曷一人自去？”语讫，催骑行矣。余望越垣而去者，乃父之冠，因知父入邻家矣。

午后余往邻家客室之中，仅见老夫人在焉。夫人见余，将手内所持之针，且搔其头，且曰：“兹有愿书一通，乞君代吾写之。”余落座应曰：“诺。”夫人又曰：“望君写大字，并希即日成之，可乎？”余曰：“诺，谨如命。”邻室门未阖，可由空隙窥见姑娘倩颜，姑娘面苍白，为态沉寂异常，流盼注余，随悄然掩户。夫人频呼曰：“琪乃，琪乃。”姑娘默不应，余是晚费一夜之力，为夫人缮写愿书。

自尔余之热情始动，非复寻常童子矣。余情窦已开，余言余之热情，自彼时而动，易以更深切之词，余之苦恼，亦自彼时始。余无琪乃达姑娘，则一切举生恶感，终日思彼，郁闷不已……但与姑娘聚合，见各自离处，亦未见有格外好处。于是动嫉妒之念，只自懊悔其懦弱，虽然尽有一种不思議之力，引余近彼，每入彼室，则周身颤跃，悦不可言。彼美似早觉察余之衷情，余亦决不隐匿。彼玩弄余之至情，有时爱余，有时恼余。然非余一人如此，往来其家之少年，莫不为彼所迷惑，彼善于操纵，有时予以希望，有时予以恐怖，任彼自由播弄，无敢抵抗。彼之言行动作，一一具有魔力，华颜妩媚娇柔之中，带有热情，更自唇边流露种种之感情，转变倏忽，如气候之变化，然彼四围之崇拜者，在彼均为不可缺之人。裴罗夫作罗甫氏，姑娘呼之曰“余之兽”，

或单曰“余之物”，彼矢忠事姑娘，虽赴汤火，亦将不辞。彼非能确然自信其知识能力，及其他之资格者，而常梦想与姑娘结婚。美达罗甫氏，诗人也，因欲投合姑娘文学之嗜好，则作咏歌以赞扬之。凡所造作，庄重叹慕之意，各参用一半。姑娘于彼，稍似能合，然亦时加白眼。吕辛学士者，酷刻之善骂家也，第其心底眷爱姑娘，视他人尤加一倍。马烈威斯克伯爵，则所谓时髦之人，姿容亦不甚恶，便以吾十六岁少年之眼光测之，亦识为轻薄纨绔无疑。然姑娘殊不为意，任彼日随左右，彼用其狡猾之狐态，献媚姑娘，有时挨姑娘身旁，附耳细语。姑娘则挽拳阁其胸际，频频仰视其面，耳含微笑，与之应对。余见此态，心中忿怒如焚，一日余质姑娘曰：“彼马烈威斯克伯爵，是何等人，而值姑娘青盼？斯人亦可亲近乎？”彼曰：“其人之须，非美秀可爱耶？但此等事，初不劳卿关照。”更曰：“余身终将归于一人，但我甚望此人永弗实现，因我不愿为人所拘束也。”余曰：“然则姑娘之意，谓无所钟情乎？”彼曰：“第君若何，脱非谓我不爱君乎？”语次，将指尖微捏余鼻，姑娘每如是戏余为乐。三星期间，余每日沾滞姑娘许，姑娘罕来余家，即偶一临存，必端然为澄静之态，视与吾辈嬉戏时，绝若两人，但吾母依然憎之。余恒惴惴然，恐吾母知吾二人交情之密，至对吾父，则无所用其恐惧，先时父口中罕提姑娘之事，至是言语间颇露微词。余则读书运动之事，一概荒废，双足如甲虫系绳，日奔走姑娘之左右而已。

余仍照常与姑娘交际，然姑娘百般恼余，或使余怒，或使余喜，或有时尽挥余不许近彼。余其时亦累次决心，不复再至彼所。一连四五日，受彼冷酷之待遇，懊恼殊甚，遂决然不入彼室，但时盘桓老夫人之室中而已。其家境况之难，余所熟知，乃此前后愈益艰窘，夫人不平之怨嗟，填塞余耳。

一日余行院前，将举足逾垣，望见姑娘卧草地之上，两手支面，体屹然不少动，顷间见余，以手相招，余初犹未觉，继见其如是反复数次，于是越垣就之，姑娘亦起立迎余数步，余见姑娘颜色惨沮，奄奄然似无元气。余心大痛，不觉问曰：“姑娘无恙与？”彼默不言，摘草叶撕揉成团，且团且投，既而问余曰：“君真爱吾乎？然与！”余默未答，良亦无用作答，彼曰：“然。或吾所揣为不讹。”语次若有沉思，更续其词曰：“人事种种，何一非令人烦厌者？——嗟呼！不问何处，愿插翼飞去……吾不能堪……吾将来又若何？……噫，世人薄命，有如余者乎？”余心忐忑，莫如究竟，数询其故，彼终不答。余愁极而悲，只得跪彼鞋前，仰视其面，姑娘之言，一一深入吾之肺腑。此际姑娘更不悲哀，吾觉吾之生命，并捧献与彼矣。因想象姑娘当哀思伤情之际，独出院前，委身绿茵草地之上，其情其景，历历在吾心目。姑娘周围尽碧，风声过树，簌簌如细语，彼顶上覆盖之长枝，时大摇动，鸠呼滑滑，草叶间蜜蜂微吟，碧空衬日，辉妍眩目。姑娘靠余肘际，低语余曰：“假君婉美之声，为吾读香艳体诗一首佳乎？”

余承命朗诵“乔嘉冈上行”一章以应之，至“此心唯识爱”（That the heart cannot chose but love）句，姑娘反复数诵，若不胜感慨者，少刻乃曰：“美达罗甫，适言将诗集示吾，告吾少候，吾待此人。素极冷淡，即进家，毋令彼怒。”姑娘执余手，匆匆进家，则见美达罗甫氏，手持新刊自著之诗，朗声高吟，竟二三篇，极似得意。余草草听之，唯其中有“君今遇奇袭，无以脱网罗”（“Perchance Some unknown rival Has Surprised and Mastered thee.”）之句。闻至此句，不图余之视线，与姑娘之视线，交而为一，姑娘面颊而俯，余以前犹有嫉妒之心，至此瞬间，乃信姑娘并非无情。噫，神乎！彼美盖亦陷情网矣。

余之苦恼，自彼瞬间开始，因欲伺察姑娘之秘密，吾心为之碎，吾神经为之乱。要之姑娘之状况，近实大变，常独徜徉庭院，经久不去，有时来客竟不接见，此类举动，为向来所未有。余于是推测彼所钟情之人，顺序猜度，则马烈威斯克伯爵之名，在余胸中第一响动，顾以渠当余所想象之人，殊觉耻辱。

余之状态，无论何人，均不甚注意，惟吕辛氏似已看破。吾观吕辛氏，近亦大变，其体日见消瘦。曩时好为轻俏，近则多出激语，语短而近刺，神经奋兴之状，皦然可见。一日彼与余二人独留左雪赅家之客室，彼此对坐，谓余曰：“君年尚幼，何为日来此处嬉戏？青年时代，不可不勉学，顾君何所事事乎？”余意少恼，应之曰：“吾居家为何事，岂非君所不知耶？”彼曰：“君居家纵然辛勤，亦当作别论，缘君误于采择。君知此间为何等去处乎？”彼见余怪讶之状，随续言曰：“倘君不解，请进忠告。若仆年长之鳏夫，即来此处，亦无大害。第若君心情未定之人，则不应效尤，盖可断言其必受害也。”余当时究不免抗颜而辨，然心中殊又不可不服膺其言，确有至理。彼悄然复言曰：“若仆一流至极可笑之人，遂至此等人家，亦可出入。君知君之周围，已起何等事乎？吾料君未必知，总之此处空气，于君非宜。曷归取课本，发愤用功，此则足为君益。”……彼尚欲赅续其词，恰老夫人为虫牙所苦，呼痛而至，继姑娘亦现于前。夫人向吕辛氏曰：“乞君略责吾女。此子饮冰水度日，吾实无法止之，似此孱弱之躯，何以堪耶？”吕辛氏问姑娘曰：“尔何故如此？”对曰：“便饮何伤？”吕辛曰：“足以致痢，或竟死。”曰：“死则更佳”。吕辛曰：“斯言甚妙”。姑娘曰：“生又何乐？饮清冽之冰水，真甘美哉！……冒些微之险，得一时之乐。岂吾之贱躯，遂足珍惜，一至如此耶？”吕辛氏曰：“如姑娘言，是为任性，是为无责任。”应曰：“君所警戒我者，与吾怀适相刺繆，曷更加之深思乎？……若我有时愚弄足下，有时愚弄自己，此实最有兴味之事。即便无责任，亦何所妨？……奥尔兑玛君，子殊不必作此难态。”言已，遂飘然出室。吕辛氏更叮咛告余曰：“出入此间，究非君福，戒之哉。”

其夕，余同游诸人，复毕集左雪赅家之客室。余自必亦加入，时则相率谈诗，姑

娘颇称赞美达罗甫之作，彼美固不能诗，然言故事，流丽新奇，如诵诗篇，兹录其一例如下：

月夜河流澄寂，女郎一队，同载巨舟，漾荡波际。众女郎衣冠纯白，曼声而歌，如诵赞美之诗，突闻笑声一片，杂以羯鼓之音，炬光熠熠，巴卡司（Bocchus，酒神之名）祭典之行众现于堤上。是等行人，踊跃若狂，火光烛天，烟气四腾。巴卡司之行众，哗然呼舟中之女郎，众女郎默不少动。河流缓缓，送舟至岸次，突此际一女郎起立，出立船头。巴卡司之行众，合而围之，暗黑之中，为众摄去。一场活剧，演于此处，比闻人声噪乱。顷之，见堤上遗一女郎白色花冠。

姑娘口述此事，语绵邈雅近诗歌。美达罗甫氏，谓此可入抒情诗，将缀为咏歌云。继是乃言摆伦器俄之诗，更议论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文学谈话，一时甚盛。姑娘乃言于众曰：“吾等其试为‘比喻之竞争’。”此种游戏，为姑娘所发明。戏法首出一题，后众人各举一适当之比喻，就中比譬最切者，获一等赏。姑娘凭窗而立，时夕阳望坠，远空浮赤云一巨片。姑娘回顾吾曹曰：“彼赤云何所似？”不待吾曹之答，更续言曰：“吾观彼赤云，酷似克利阿泊托喇（按：Cleopatra，埃及女王也，从凯撒之罗马，纪元前四十四年凯撒死，复归埃及，越三年，遇安陀尼于 Cilicia 州，备获宠爱，相从与 Augustus 帝战，俘于罗马，卒年三十有九，时在纪元前三十年），往寻安陀尼（按：Antonny，生于纪元前八十三年，卒于纪元前三十年。继其舅凯撒之遗业，任罗马执政官，旋败走小亚细亚，遇克利阿泊托喇于 Cilicia 州，偕往埃及，嗣复回罗马，昵克利阿泊托喇如己妻。后为政敌所败，出奔 Alexandria，次岁卒，年方五十有三）时，所乘金船紫色之帆。”吾曹默然，未有以胜之。姑娘复问曰：“安陀尼其时年几何乎？”马烈威斯克伯爵曰：“必甚幼无疑。”美达罗甫亦附和其说。吕辛则曰：“吾记确在四十以上。”姑娘微瞥学士之面而言曰：“殆交四十一。”余随即还家。吾观彼美，确有所钟情，第所昵者究何人欤？

越数日，姑娘之态度，愈不可解。一日余往彼所，彼正独坐啜泣，见余至曰：“子来前。”余领命而前，彼以两手坚按余头，恨恨然将吾发拔落五六根。

余归，见父与母口角。母愤然而责父，语模糊不可辨，父亦不之较，依然处以冷静态度，旋即出室。余亦无心闻此事，随离去。移时，母呼余，因余常往邻家，复峻责余。入室，余为姑娘之泪，全然征服，由是百事俱废，至欲痛哭，以舒吾郁，则思一人往僻寂之所，仔细玩味此难遣之幽思。既而所求地点已得，在一荒坍土台之上，温室之遗址也。余登其上，辄发种种之空想，置身虚妄之境，如是成为习惯。一日余如例登土台，瞻望四边之草色，寺院钟声邈邈，为之神往。突闻异香掩掩然来余前，俯视下面，则姑娘着灰衣，张桃色之伞，珊珊其来。姑娘随即见余，抬其麦杆帽之缘，

举眸视余，若有所怀疑，微笑向余曰：“在此高处何为？……尔谓始终爱我，斯言果信？试自彼跃落吾前。”姑娘言未毕，余觉有人扑吾身后，遂立时一跃而下。土台之高，约有丈余，幸吾落时，足先着地，但全身受强烈之冲动，倒地即晕绝，移时少苏，目犹不能张。姑娘来余旁，伏余身上，温语相慰曰：“吾爱汝……乞汝好自镇持。”斯时余胸坚帖姑娘之胸，姑娘之手，抱余之头，两颜相接触，姑娘之唇在吾唇上……此刹那间之感情，吾实无以名之。——姑娘观余气色，知余已苏，随即起立。及见余亦起，其态度乃遽变，问余曰：“汝全身均无恙乎？……毋为瞩目不舍，速归。拂去身上之尘埃，毋随余来，违则吾怒，将永不与汝见。”言未竟，已自驰去，吾足更无力以支吾之身，乃蹲道旁，背奇痛，头眩欲绝，但其时愉快之感，余生平实未经过二次。全身痛快，喜极而呼：“诚哉，余仍为童騃也！”

戴雪英国言论自由之权利论

高一涵

英人戴雪氏所著《宪法论》(A. V. Dicey's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法学界名著也。此篇乃从其书第六章译出。

译者识

出版自由, 浸酿成英伦之特制者, 其故何欤? 盖二百年来, 英国政府与出版之关系, 一听国法之宰制, 递嬗递演, 孕为特质。(国法宰制者, 即非显违法律者, 不干惩罚, 与人人隶于普通法律, 不受特别法之裁制耳, 并见戴雪书。)故英国言论自由, 冠绝寰宇, 而报章印行, 全无拘束。其所膺受之自由, 尤为大陆诸国至今所未尝梦见者, 其原因端在于此。固无庸特颁偏宠, 以左袒夫言论自由也。吾人苟一潜心视察近世英伦出版之情状, 即可恍然此理, 且有以明其与法兰西出版律及十六、七棋间英伦出版条件之互相差异者矣。

今者英伦出版之事, 显然酿成二种特质。其一, 如曼斯福(Lord Mansfield)之言曰:“出版自由非他, 乃出版无预求特许之必要, 必出版后有违法事件发生, 始依律处理。”叶伦波(Lord Ellenborough)亦曰:“英吉利法律者, 自由之法律也。自由者, 特许之宾也。‘特许’两字, 在英法实无用处, 如人欲出版, 则出版而已, 无他程序也。至出版后如或违法, 须受法廷审判, 则亦与他种违法事件等耳, 非于出版独异也。”(曼叶二氏之言, 从秋桐译, 见《民立报》及《甲寅》第一号。)

观此可知英伦所以号称出版自由者, 即在适用此“非显触法纪, 不干惩罚”之通则。特许检阅之事, 首与此通则之根本, 互相捍格而不通。夫辞者所以达意, 情之所欣, 著之篇章, 付诸剞劂, 乃吾人天良中自行决择之事。特许检阅, 则最与此事相妨者也。至禁止谤书行世, 乃属于法庭之权利, 非经法庭判决, 而先加以特许检阅之限制, 又可谓与此通则, 极不相容。且新闻出版规则, 或以新闻之业, 非富有资力者不举, 抑以偶涉诽谤, 非薄有资财, 莫任赔偿之责, 故必于出版之先, 豫索保证之费。此种规程, 揆诸通则精神, 又在在形其抵触焉。夫向新闻社主, 索取入质之资, 于定期出版之权, 或别有所限制, 识者原非尽诋其失当。特吾人之所断断不已者, 此等逆

制豫防之政策，与英律大本，实龃龉而不能相通，何也？以英律大本，凡人民之受拘囚、干惩罚者，非因其将来容有违法之事，特因其显触典章明载之条，而判成事实者耳，此英伦所以除沿异制而来之演剧特许外。若付梓之特许，政治新闻出版之检阅，皆所绝口不谈者也。且著作家之财物，为政府所指为诽谤，目为煽乱者，不外书籍、杂志、报章等物。若而物者，本非违法之件，故无论政府及其他具有势力之人，皆无掠夺破坏著作家财物之权。惟法庭遭特别时会，为保护人民损害起见，于已经判决，认为谗谤之为者，乃可禁其一再梓行，限制其广为贩鬻，至于政府，则绝无此权焉。然则名山著作之客，实同安居乐业之齐民。设有不韪，与齐民同受治于普通国法而已，宁知其他？至于报章行世，与朋侪间裁笈修简，书疏往还者，又奚以异？驿传书翰，无间政府法庭，皆无权可以过问。一至报章之发行，何遽独膺大权，可以监察禁制之。且新闻著作者之地位，若泛言之，直可与裁笈修简者同视，而渎天褻神之辞，榜诸门间，与夫著之简编，灾诸梨枣者，同为褻慢。若在英伦，则相提并论，绝无轩輊于其间。此新闻著作之家，在法律上，所以一同待遇，无需特宠为之偏袒也。英伦出版自由之特状，即在将出版之事，纳诸普通国法之中，吾人苟一研钻，殆即有以明其故矣。

其二，由英律以言，出版犯罪，其得以谳科者，仅普通法庭中之判事与陪审官耳。

英自维新以后，报章违法，无间于谗谤煽惑，抑为渎神褻天，从未受特别法庭之审理。此在英人，固属习以为常之事，然推其实益，俾脱去出版之拘束者，殆无以过之。出版之事，既一唯陪审官之命是从，则凡百著述，为此十二人所认为不得处罚者，虽君后阁员，亦莫得施其严酷之督责。其得以偶一行之者，仅国民泰半，反攻政府之时耳，故政府得以抑制论政过激之时，仅在万众感情仇视行政当局之日。过此以往，概无抑制之权，然即丁兹时会，为谏勘出版之违法与否，召集陪审官，陪审官于官僚所认为可罚者，将宣示同意，而于政府失政，反得以公然评题，主乎公道，故翰勘报罪之日，正授人民以伸论公理之机。此陪审官之判决，所以实为今日自由发舒政见之一大保障，持以与百年以前，治者心思，与被治者情意，互相隔阂之时，相提并论，诚为趣益孔多之谭。今略而不赘，但论英伦出版自由之蒸蒸日上者，首因出版犯罪，与各种谤罪、同审理于陪审官一事，此诚吾人所当识之者也。

然则英伦之出版自由，特国法最高无所不贲之结果。凡“出版自由”“出版犯罪”“出版检阅”诸名，举为词费，论法之家，置诸不齿，考其所以，盖无非因出版违法，必为谗谤，处理审决，一折衷于普通谤律而已矣。

今者英人于此，视为当然，原无所用其注意，特不佞欲继此而论及法兰西革命前后之现律，及英伦十七棋末叶出版之条件，不得不偶一及之。由此以观，可知今日英伦科罚违法新闻，显然为法律精神，贯彻宪法全部之一例焉。

美国人之自由精神 (英汉对译)

The Spirit of Liberty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Edmund Burke (1730—1797) 者，英之 Dublin 人也。幼学于其地之 Trinity College，得文学士学位。初为 William Hamilton 之秘书，后为宰相 Rockingham 侯爵记室，颇见亲信。两度当选为国会议员，历官陆军主计总监。Warren Hastings 之七年审讯，实彼所弹劾者也。年六十八卒于家。生平著作有“*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 诸书行世，其在国会演说之辞皆安雅可诵，而“*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一篇尤为世所称，兹所译者即斯篇之精英也。

叔雅识

1. These, sir, are my reasons^① for not entertaining that high opinion of untried force^② by which many gentlemen, for whose sentiments in other particulars I have great respect, seem to be so greatly captivated. But there is still behind a third consideration concerning this object, which serves to determine my opinion on the sort of policy which ought to be pursued in the management of America, even more than its population and its commerce, —I mean its temper and character.

2. In this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s, a love of freedom is the predominating feature which marks and distinguishes the whole?^③ and as an ardentis always a jealous affection, your colonies become suspicious, restive, and untractable whenever they see the least attempt to wrest from them by force, or shuffle from

一、先生（称国会议长），仆于诸君之宏识夙甚钦仰，然今日诸君醉心于此前未曾试之强权，仆不敏以为过矣。前所陈者即仆所以不敢苟同之理由也，然关于此事尚有第三事当熟思者，较之考其人口贸易尤为重要。予于治美政策之意见将决于此，即其民之心性气质是矣。

二、爱自由者实美人卓然自异之特性也，而宝爱之情既笃，猜嫉之心随深。彼属地之民，一见有微欲以暴力阴谋，攘夺其乐生之资者，乃一变而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不可得而制驶矣。吾

them by chicane what they think the only advantage worth living for.^④ This fierce spirit of liberty is stronger in the English colonies probably than in any other people of the earth; and this from a great variety of powerful causes; which to understand the true temper of their minds, and the direction which this spirit takes, it will not be amiss to lay open^⑤ somewhat more largely.

(注) ①There, sir, are my reasons. Burke 氏前曾举四大理由, 力言以兵力强迫美人之不当。此其结论, 紧承上文者也。②Untried force. 未曾一试之力, 即前所未用之武力也。③The whole = The whole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s. ④What they think living for, 使彼等有乐生之心之唯一利益。for 者, advantage for which 之义也。⑤To lay open = To expose.

3. First, the people of the colonies are descendants of Englishmen. England, sir; is a nation which still, I hope, respects, and formerl radored, her freedom. The colonists emigrated from you when this part of your character^① was most predominant; and they took this bias and direction the moment they parted from your hands. They are therefore not only devoted to liberty, but to liberty according to English ideas and on English principles. Abstract liberty, like other mere abstractions, is not to be found. Liberty inheres in some sensible object; and every nation has formed to itself some favorite point^② which, by way of eminence, becomes the criterion of their happiness. It happened, you know, sir, that the great contests for freedom in this country we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chiefly upon the question of taxing. Most of the contests in the ancient commowalths^③ turned primarily on the right of election of magistrates, or on the balance among the several orders of the state. The question of money was not

英属人民自由精神之强烈, 世界殆无其匹。其所由来甚坚且众, 欲了解其心性及此精神之趋向, 当更详论之也。

三、第一, 当知属地人民乃吾英人之苗裔。英旧为崇拜自由之国, 吾望其今尚尊敬之。属地人民移住之时为吾英自由精神盛旺之日, 彼辈离吾人而远去之时, 实挟吾人之所执持以俱往, 故彼辈非仅爱自由已也, 又实本吾英人之理想主义以爱自由也。无形自由之不可跻犹其他无形物之不可睹也, 故必附丽于有形物焉。各国莫不有其国之蕲向, 特重视之以为人民乐利标准。吾国自古凡自由之大争点, 多在征税问题, 此盖诸君所知也。古代共和国则自始即在选举官吏权或社会阶级权利之平衡, 至金资问题于彼等初无若是之直接影响也。

with them so immediate.

(注) ①When this part of your character &c. 汝等特性之此部分，即自由精神也。New England Colony 起于英民反抗 Stuart 朝之时，当日英之自由精神诚最盛旺。②Formed to itself&c. 各国民所注定之点以为乐利标准者即，谓征税等事。‘Their’ 本当作 ‘its’，当 Every nation 也。Favorite point = some important point, the point most valued. ③The ancient commonwealths. 指古代希腊、罗马之共和政治。

But in England it was otherwise. On this point of taxes the ablest pens and most eloquent tongues^① have been exercised; the greatest spirits have acted and suffered. In order to give the fullest satisfaction concerning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oint, it was not only necessary^② for those who in argument defended the excellence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to insist on this privilege of granting money as a dry point of fact,^③ and to prove that the right had been acknowledged, in ancient parchments^④ and blind usages^⑤, to reside in a certain body called a House of Commons. They went much further; they attempted to prove, and they succeeded, that in theory it ought to be so, from the particular nature of a House of Commons, as an immediat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whether the old records had delivered this oracle^⑥ or not. They took infinite pains to inculcate, 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in all monarchies the people must in effect themselves, mediately, or immediately possess the power of granting their own money, or no shadow of liberty could subsist. The colonies draw from you, as with their lifeblood,^⑦ these ideas and principles. Their love of liberty, as with you, fixed and attached on this specific point of taxing. Liberty might be safe, or might be endangered, in twenty other particulars^⑧, without their being much pleased or alarmed,

在吾英则不然。关于租税之事，文人则弄其柔翰，谈士则逞其辩才，豪杰之士，多奋其力，且尝艰苦。欲求斯点重要之美满，非仅在夸英《宪法》为独秀者，当主张出金之特权为事实之明征，证此权利在古宪及习惯法中属之所谓众议院已也。彼辈更进一步，竟得就众议院之特性。理论之结果，证明众议院实人民之直接代表。古籍载之有否此语，非所计也。彼辈以为凡君主国人民，于直接间接自出其金之权，终必保持弗失，否则自由徒为虚语，谆谆说之，视为根本原则焉。美人与诸君同此观念亦犹与诸君同其血统也。彼辈爱自由之心固着于征税之特之与诸君同，此自由而弗失则其他种种之安危举不足以动其心。彼辈验此（谓征税）如医切脉，视其搏动以断疾病健康者也。彼辈应用公等之通泛理论于其己事，其当否姑不具论，然学说理论实非一国之所得专，要之彼辈固已应用此泛通理论矣。

Here they felt its pulse; and as they found that beat they thought themselves sick or sound. I do not say whether they were right or wrong in applying your general arguments to their own case. It is not easy, indeed, to make a monopoly of theorems and corollaries. The fact is that they did thus apply those general arguments; and your mode of governing them, whether through lenity or indolence, through wisdom or mistake, confirmed them in the imagination that they, as well as you, had an interest in these common principles^⑨.

(注) ①The ablest pens and most, eloquent tongue &c. 谓关于此征税之事, 最妙之笔, 最辩之舌皆曾或以文章或以演说详论之, 盖暗指 Hampden, Pym, Selden 诸人也。②Not only necessary &c. 此句但有“非仅在……云云”, 其下并无习见之‘but also’句, 盖以下文紧接‘They went further &c.’句故也。③Dry point of fact. 此 dry 之义等于 clear。④Ancient parchments, 谓 Magna Charta, Charter of Liberty 等古宪典也。⑤Blind usages. 不成文法, 习惯法。⑥Oracle. 本义为神命, 此作真理解。⑦As with their life-blood. 英美人同其祖先, 故云。⑧Twenty other particulars. 此 Twenty 但示多数而已, 非定二十之数也, 犹吾国之云万千。⑨These common principles. 指上文之 general arguments.

4. They were further confirmed in this pleasing error^① by the form of their provincial legislative assemblies. Their governments are popular^② in a high degree; some are merely^③ popular; in all, the popular representative is the most weighty; and this share of the people in their ordinary government never fails to inspire them with lofty sentiments, and with a strong aversion from whatever tends to deprive them of their chief importance.

(注) ①Pleasing error. 此 error 非真误谬, 文法所谓 ironical 也。②Popular = Popular government. 纯自治制之政府。③Merely = purely, entirely, 此‘merely popular’指 New England 也, 其地主居英而选州长 (Governor) 赴美治之者曰 Proprietary government, 如 Pennsylvania, Maryland 是也。其直隶英王者曰 Royal Provinces, 如 Virginia, Carolina 诸州是也。

5. If anything were wanting to this necessary operation of the form of government, religion would have

诸君统制彼辈之方, 为宽为怠, 为得为失, 皆非所论, 彼辈固笃信本此共通原则其利害实与诸君相同也。

四、彼辈之见解, 以其各州立法议会之形体证之, 愈益坚确。彼辈之政体自治之度甚高, 或且纯为自治制, 各州政府莫不以代议制为重。人民之参与政治常能唤起其高洁之情感, 使对欲夺其最要之政权者深恶痛绝焉。

五、苟于此种政府之运用有所缺, 则宗教可补救之使竟其功。

given it a complete effect. Religion, always a principle of energy, in this new people is no way worn out or impaired; and their mode of professing it is also one main cause of this free spirit. The people are Protestants, and of that kind^① which is the most adverse to all implicit submission of mind and opinion. This is a persuasion not only favorable to liberty, but built upon it. I do not think, sir, that the reason of this averseness in the dissenting churches^② from all that looks like absolute government is so much to be sought in their religious tenets as in their history. Every one knows that the Roman Catholic religion is at least coeval^③ with most of the governments where it prevails; that it has generally gone hand in hand with them, and received great favor and every kind of support from authority. The church of England, too, was formed from her cradle under the nursing care of regular government. But the dissenting interests have sprung up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all the ordinary powers of the world, and could justify that opposition only on a strong claim to natural liberty. Their very existence depended on the powerful and unremitting assertion of that claim. All Protestantism, even the most cold and passive, is a sort of dissent. But the religion most prevalent in our Northern colonies is a refine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resistance, it is the dissidence of dissent, and the Protestantism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This religion, under a variety of denominations^④, agreeing in nothing but in the communion of the spirit of liberty, is predominant in most of the Northern provinces, where the Church of England, notwithstanding its legal rights, is in reality no more than a sort of private sect, not composing most probably, the tenth of the people. The colonists left England when this spirit was high, and in the emigrants was the highest of all; and even that stream of foreigners, which has been constantly flowing into these colonies, has, for the greatest part, been composed of dissenters from the establishments of their several countries, and have brought with them a temper and character far from alien to that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they mixed.^⑤

美之新民，于精力主义之宗教心绝未衰耗，且彼辈所以明示此心之方即其自由精神之一大原因也。彼辈新教徒也，而新教者又最尚自由而忌窒人心志之宗派也。此派不特为崇尚自由，且实本乎自由而兴。先生（称议长），予以为彼离异国教诸教会所以于类似专制之物皆深恶痛绝之者，其原因非特存乎宗派，又实根乎历史也。罗马加特力教与其所流行处之政府多同时而生，互相狼狈，政府所以爱护之者亦无所不至。此夫人而知者也，即英之国教亦自始为政府所扶持焉。然离异派则奋起以与世界一切强权抗，且此反抗起于力争天赋之自由，未可非也。彼等实由此强毅不挠之主张而兴，凡属新教，虽其最冷静者皆实一种离派也。北美所盛行之宗教为距捍主义之秀，不啻离异派中之离异，新教中之尤新者也。此教之诸宗名虽各殊，而自由精神则各宗所同尚。此教盛行于北方诸州，而英之国教，虽有宪法所定之特权，实则无异私家之宗派。美民信之者殆不过十之一而已，美民去英之日，实革新精神极盛之时，移居者特甚，而源源而往之异国人又大都属于背其国教之离异派，抱与美民同之心情性质以俱来也。

(注) ①Of that kind. 谓 Puritans, Presbyterians 诸宗派也。②Dissenting churches. 背英之国义 Episcopal Church 而独立之宗派, 即 Puritans, Presbyterians 诸宗是也。③Coeval 同生而并生之义, 喻政府与旧教相依相赖也。④variety of denominations. 即 Puritans, Presbyterians 诸名称之各异。⑤The people with whom they mixed. 此 people 谓美国人, they 指 foreigners.

6. Sir, I can perceive by their manner that some gentlemen object to the latitude of this description; because in the Southern colonies the church of England forms a large body, and has a regular establishment. It is certainly true. There is, however, a circumstance attending these colonies which, in my opinion, fully counterbalances this difference, and makes the spirit of liberty still more high and haughty than in those to the northward. It is, that in Virginia and the Carolinas^① they have a vast multitude of slaves. Where this is the case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those who are free are by far the most proud and jealous of their freedom. Freedom is to them not only an enjoyment, but a kind of rank and privilege. Not seeing there^② that freedom, as in countries where it is a common blessing, and 'as broad and general as the air',^③ may be united with much abject toil, with great misery, with all the exterior of servitude, liberty looks, among them, like something that is more noble and liberal. I do not mean, Sir, to commend the superior morality of this sentiment, which has at least as much pride as virtue^④ in it; but I cannot alter the nature of man.^⑤ The fact is so; and these people of the Southern colonies are much more strongly, and with a higher and more stubborn spirit, attached to liberty than those to the northward. Such were all the ancient commonwealths; such were our Gothic ancestors;^⑥ such in our days were the Poles^⑦ and such will be all masters of slaves, who are not slaves themselves. In such a people, the haughtiness of domination combines with the spirit of freedom, fortifies it, and renders it in-

六、先生, 观诸议员之举动, 知有于仆之说持异议者。彼辈盖以为南方诸州奉国教者实居泰半, 且其制度井然也, 兹事良信。然以愚观之, 南部诸州有一事焉, 保南北差异之平衡, 且使南部之自由精神视北为尤高。其事维何? 即佛吉尼亚、加罗理拿诸州蓄奴无算是也。世界无论何地, 凡蓄奴处, 其自由之民皆甚夸耀、宝爱其自由。自由之于彼辈盖非仅为其福利, 实不啻好爵特权也。此诸州之宝其自由较他州为甚, 视之尤为崇高, 不识其在他邦乃人所共有, 如雨露之均沾, 且与祸灾贱业及臣虏之境遇相连也。先生, 仆非颂彼辈此想为圣善之道义也, 其中暴慢之心盖亦不少, 然人情若此, 不可移也。事实如是, 无可掩也。此辈南方殖民之爱自由实视北方为笃, 其精神视北方为尤崇高强毅, 古共和国民正如是, 吾祖高提克族正如是, 今日之波兰人亦如是, 凡身为主人而非奴隶者莫不如是。如此人民, 其治人之傲倨心与自由精神相融合, 实护持之使不可犯也。

vincible.

(注) ①The Carolinas. = North and Soutt Carolina 二州。②Not seeing there—‘there’, 指 Virginia 与 Carolinas 诸州。③As broad and general as the air. —乃 Shakespeare 所作“Macbeth”中句, Burke 氏引用之, 喻普遍也。④As much pride as virtue. 谓其中傲慢心与德性之量相等。⑤I cannot…nature of man. 谓人情如是, 予无如何也。⑥Gothic 此 Gothic 之义甚广, 殆与 Teutonic 同义, 谓英人之祖也。⑦The Poles. 波兰人。

7. Permit me, sir, to add another circumstance in our colonies which contributes no mean part towards the growth and effect of this untractable spirit. I mean their education. In no country perhaps in the world is the law so general a study. The profession itself is numerous and powerful; and in most provinces it takes the lead.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 Deputies sent to the Congress were lawyers. But all who read (and most do read) endeavor to obtain some smattering^① in that science. I have been told by an eminent bookseller that in no branch of his business, after tracts of popular devotion^② were so many books as those on the law exported to the plantations. The colonists have now fallen into the way of printing them for their own use. I hear that they sold nearly as many of Blackstone's Commentaries^③ in America as in England. General Gage marks out this disposition very particularly in a letter on your table. He states that all the people in his government are lawyers, or smatterers in law; and that in Boston they have been enabled, by successful chicane, wholly to evade many parts of one of your capital penal constitutions.^④ The smartness of debate^⑤ will say that this knowledge ought to teach them more clearly the rights of legislature, their obligations to obedience, and the penalties of rebellion. All this is

七、先生, 吾属地犹有一事, 其助成此不屈精神之滋长及其效果者不少, 即其教育是也。世界无论何国, 恐无齐民皆修法学如此邦者。治此专门之学者甚众, 其力亦甚伟, 多为各州之领袖, 遣赴中央议会之议员亦大都皆法学家也。凡能读书者(美民大都能读), 莫不涉猎斯学, 求通其大略。仆闻之某大书贾, 运往此殖民地之书籍, 宗教短篇书而外, 任何种类, 无及法学书之多者也。殖民地今能自刊书籍以供其地之需, 仆闻美洲所售布腊克斯同氏之《法律释义》一书, 其数殆与在英所售者相埒。盖吉将军之书道此特详, 犹在诸君凡上也。将军云, 其治下之民大都皆法学家, 或略通此学者。彼辈于波士顿竟能行其狡狴, 逃吾刑网, 舌辩之士或能谓其民既通法律, 当益明立法之权利, 奉法之义务, 背叛之常刑, 宜可怀刑守法矣。此说甚是, 然吾明达可钦之友, 垂听仆乌菟之言, 或将斥仆之妄。彼闻之, 吾亦闻之, 不以好爵厚禄

mighty well. But my honorable and learned friend on the floor^⑥ who condescends to mark^⑦ what I say for animadversion, will disdain that ground. He has heard, as well as I, that when great honours and great emoluments do not win over^⑧ this knowledge to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it is a formidable adversary to government. If the spirit be not tamed and broken by these happy methods, it is stubborn and litigious. Abeunt studia in mores.^⑨ This study renders men acute, inquisitive, dexterous, prompt in attack, ready in defence, full of resource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people, more simple, and of a less mercurial cast,^⑩ judge of an ill principle in government only by an actual grievance; here^⑪ they anticipate the evil, and judge of the pressure of the grievance by the badness of the principle. They angur misgovernment at a distance, and snuff the approach of tyranny in every tainted breeze.^⑫

(注) ①Smatteribg, 涉猎所得之知识。②Tracts of popular devotion. 宗教之小册子。③Blackstone's Commentaries, 英国百年前之法学名著。④To evade many parts...penal constitutions. 昔 Gage 将军为总督, 禁波士顿人集会, 美人借口并非召集新会, 乃前会延期今重开之, 集会如故而将军无如何。⑤The smartness of debate. 辩士之义。⑥My honourable...on the floor. 指 Attorney General Thurlow 也。⑦Conspicende to mark &c. 重听。⑧Win over, 使为己用, 牢笼之。⑨Abeunt studia in mores. ——此猎丁文英译为 Manners are influenced by studies. 见 Bacon 文中。⑩Less mercurial cast. 较美国人为愚鲁之人民。‘cast’本义为型, 滞笨之型所铸, 即愚鲁之义也。⑪Here. ——In this case. 在美国人。⑫Snuff the approach...tainted breeze. ——‘tainted breeze’二语见文豪 Pope 氏所作 Essay on Man, 此盖以猎犬嗅风而知有兽, 喻美国人之机警, 虐政未行已能预料也。

8. The last cause of this disobedient spirit in the colonies is hardly less powerful than the rest, as it is not merely moral, but laid deep in the natural constitution of things. Three thousand miles of ocean lie between you and them. No contrivance can prevent the effect of this distance in weakening gov-

牢笼此辈使人吾彀中为国服务, 则将为政府之大敌。此妙策而犹不能消其精神而驯服之, 是为冥顽好乱矣。学问变人气质, 学律使人敏锐而机警, 能攻而善守, 睿智而多谋。他国纯朴空同之民, 必身受其祸始知其政府之失策耳, 美洲之民则能前知, 见政策之不良即预卜虐政之将至, 不待其政之施行, 已拒之千里之外矣。

八、殖民地反抗精神之最后原因, 力亦不弱于他者, 以其非仅起于人心, 实又基于天然也。诸君与彼辈远隔重洋三千英里, 相去既穹远, 则政府威力之减弱, 实无策可以救止之。苍波渺渺无

ernment. Seas roll, and months pass, between the order and the execution; and the want of a speedy explanation of a single point is enough to defeat a whole system. You have, indeed, winged ministers of vengeance,^① who carry your bolts in their pounces^② to the remotest verge of the sea. But there a power steps in, that limits the arrogance of raging passions and furious elements, and says, "So far shalt thou go, and no farther." Who are you, that you should fret and rage, and bite the chains of Nature? Nothing worse happens^③ to you than does to all nations who have extensive empire; and ill happens in all the forms into which empire can be thrown. In large bodies, the circulation of power must be less vigorous at the extremities, Nature has said it. The Turk cannot govern Egypt, and Arabia and Kurdistan^④ as he governs Thrace^⑤; nor has he the same dominion in Crimea and Algiers^⑥ which he has at Brusa^⑦ and Smyrna^⑧. Despotism itself is obliged to truck and huckster^⑨. The sultan gets such obedience as he can. He governs with a loose rein^⑩, that he may govern at all^⑪; and the whole of the force and vigor of his authority in his centres derived from a prudent relaxation in all his borders. Spain, in her provinces, is, perhaps, not so well obeyed as you are in yours. She complies too; she submits; she watches times. This is the immutable condition, the eternal law, of extensive and detached empire.

9. Then, sir, from these six capital sources, — of descent; of form of government; of religion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manners in the southern; of education; of the remoteness of situation from the first

际，一命之传，一令之行，其间常费数月，一条文之不能迅得解释，全法典足因之而坏。诸君诚有发巨炮之军舰，能至海之极边，然更来一大权力，足以制人暴慢之情，平人愤激之气。彼曰：“君可行至此而止，不得更进。”呜呼，一怒而断自然之链锁者谁耶？恐虽贲育亦不得受其制也。凡疆宇过广之国所示种种先例，吾国亦无可逃。大国威权难及荒服，天然之公例示我矣。突厥之统制埃及、亚喇伯、喀的斯但，不能如其统制特雷斯。其在克里米亚、亚尔凡之权力，不能如在布鲁萨与斯木尔拿。压制之力常不得不此消彼长，终归涣散，消灭无余。突厥撒但不得不安于其力所能致之服从，彼欲君临其全境，不得不用宽典，其中央之威权，由其四境之弛缓所分出而已。西班牙所领绪州，殆尚不若吾英属之恭顺，彼亦唯有诺之忍之以俟时耳。此广漠散漫国之通则，不易之常经也。

九、先生，以此六大原因（即血统、政体、北部之宗教、南部之习惯、教育及出政之门过远等），而强烈之自由精神遂发生滋

mover^⑫ of government; —from all these causes a fierce spirit of liberty has grown up. It has grown with the growth of the people in your colonies, and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ir wealth—a spirit that, unhappily meeting with an exercise of power in England which, however lawful, is not reconcilable to any ideas of liberty, much less with theirs, has kindled this flame that is ready to consume us.

长。此精神与殖民地共发皇，与其富力共增长，英之权力纵甚合法，与自由观念实不相容，与彼辈之观念尤为相□。二者不幸相值，两相搏击，遂至火炎昆岗，吾徒玉石俱碎矣。

(注) ①Winged ministers of vengeance. 军舰。②Carry your bolts in their pounces. 军舰所发射之弹丸。③Nothing worse happens &c. — ‘Does’ = Does happen. 虽无更恶之事然与彼相同之事则不可免。④Curdistan. 突厥之属地，去其本部甚远。⑤Thrace 突厥在欧洲之属地，在其东南。⑥Crimea and Algiers 皆突厥领土，去其本国亦远。⑦Brusa 在君士但丁之南，去之甚近。⑧Smyrna 在亚洲突厥之西，临 Eugean 海。⑨To truck and huckster. 交换者谓其此移彼置，零售者喻其权力四分反致涣散薄弱也。⑩Loose rein, 宽典。⑪That he may governat all, 谓其欲求治之不得不用宽典，否则将叛去也。⑫First mover. 政府权力之源泉。

人口问题与医学（人生科学三）

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 作 孟明 译

繁殖子姓，生息靡穷，天地间自然之法也，然自马查士“人口论”传播以来，群虑人类将来，有无术求生之日。（马氏谓人口增加，为几何级数，食物增加，为算术级数。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五十年而四倍，七十五年而八倍，一百年则为十有六倍，食物增加之数，断不能与是相应，再阅五百年，则世界人类，已无立足之地云云。此种定则，在一般学者间，称为马查士主义，其书成于百廿年以前。）及黑拉克来又唱食物竞争之说，谓人满之患，将泛滥而无可拯救，于是“人口问题”之呼声，遂以风靡世界。医学、卫生及社会学专家，各持“制限生息”之论，历史、伦理及国民经济学者，又以其说为不然。在事实上，则因人口增殖之故，生活困难，日益加甚，已无可掩饰，然则人口问题者，吾人所不容不予研究者也。

研究人口问题，应注意于“生存能力”，于是乎师择种留良之意，繁殖良健之子孙，而汰其不良者，为人类不易之天职。盖多殖不健全之子孙，且贻祸至烈，反不若制限生殖之为愈也。吾人以生物学与医学为立脚地，研究人类以何时期，最宜生殖，其为当务之急乎。

国民之生殖力，关系男女两性，而女性所关尤重，故研究母性，实为本篇之主题，非偏重也。

女子之受精能力，与天癸同时开始。天癸之至，人间颇无定期。依巴黎之检查，中流阶级之女子，十五岁零二月；操手工者，十五岁十月；执粗役者，十六岁又二月。此其平均大数也。自此时期后，平均三十三年，保有受精能力。三十三年中，最宜生产者，为中间之十一年。最后十一年间，在文明人种，颇行禁制受胎之法，野蛮人种，亦不乏其例。

生殖最良之期，不仅关系年龄已也，分娩之结果，影响于妊娠者，亦复至巨。依布林琴格之统计，则三十岁乃至三十五岁之女子，新婚者，百人中三十二点九，可以得子。既经分娩之普通女子，百人中得子者，才二十点六耳。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生

子者，则新婚三十二点七，普通十四点七。四十岁至四十五岁，新婚二十一点四，普通五点九。观此则旧婚生子之数，较少于新婚，非特为母者力避妊娠，其因分娩而得之疾病，亦足为妊娠之障碍也。

男子之年龄，亦颇关系于产子。依法境布塔帕斯市，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二年之统计，女子百人中产子者，因父母年龄而互有参差，其生产最多者，惟男子二十五乃至三十，女子二十五岁之时，过此则渐杀矣。其详载于下表：

男子年龄	女子年龄及生产数（百人中）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五
二十五至三十	三十五点六	二十五点〇	二十一点二
三十至三十五	三十一.二	二十三.六	十九.九
三十五至四十	二十七.五	二十一.八	十九.四
四十至四十五	——	十六.七	十四.〇
四十五至五十	——	十四.四	十.九
五十至五十五	——	——	十.九

生殖最良之期，又可以小产多寡，为之反证，其小产最少者，即最适于生产之期也。依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之巴黎统计，百人中产子之数，因年龄而为下之比例。

女子年龄	结婚者	私生	女子年龄	结婚者	私生
十五至二十	三点四	三点一	三十五至四十	四点一	四点四
二十至二十五	二点八	三点四	四十至四十五	四点七	五点七
二十五至三十	三点五	四点一	四十五以上	五点三	十点九
三十至三十五	三点七	五点〇	——	——	——

生殖最宜之期，非第谓可得多男已也，于胎儿气质，实有重大关系。年齿少，则血气未充，及其既老，则精力垂竭，纵有生产，其胎儿之生活能力，必多障害。依格洛特所调查，则男女当三十乃至三十五岁时，所产之子，最能元气充满。若老少过度，殊不能得佳儿也。故通常同一夫妇，其第三胎或第四胎之产子，为最强健而有能。

前后产期，隔离过近，亦胎儿之害也。依某专家统计，间隔一年以内之生子，幼殇者百分之十九点九，二年以上之间隔，则幼殇者，百分之十一点八。其相差之巨，有如是者。

综合上述各节，可得其结果曰：（一）女子之最宜生殖期，为二十五乃至三十五岁；（二）男子生殖力之强盛，较长于女子之定期（即二十七八岁乃至三十七八岁）；（三）胎儿生殖于两亲之壮盛期，而居第三四胎之位置，且间隔在二年以上，为最有希望之佳儿。

此种结果，欲应用于国民卫生人种改良之上。在行征兵制度之国，则于兵役满期以后，再行结婚，否则宜以早婚悬为厉禁。至育儿之妇女，须自任哺乳之劳，不得假手于乳媪。柯斯满氏之言曰：“哺乳时期，卵巢失其作用，生育之事，势所难能”。然则间隔生殖时期，舍是无能为力也。

抑更有进者，吾人谋制限生殖，非为满足欲性，图暂时之快乐，实为承续子孙种族计也。不良之种子，终不免于淘汰，何若慎之于始，以增殖健全之国民，较为得计乎？法兰西之恒言曰：“一男一女，并有补缺者一人，于愿已足。”不识我东方人士，何以必贵多男为也？

大飞行家谭根

记者

试演水面飞机居世界第一高度之谭根君，原籍隶广东省开平县道祥乡，生长于世界最大共和国亚美利加 California 省之 San Francisco 市，幼嗜机械之学，毕业高等学校后，贫不能得资，复不愿求助戚友，遂佣工于某机器厂，秘究飞机之理。年余，颇有所得，旋以 California 省高等学校校长某君之介绍，至军用飞行实验家某君处，任司机之职。谭君之实验飞行自此始，嗣后任士打飞机公司之机师。年二十有一，毕业于某飞机实习学校，时一九一〇年也。自是募集巨资，制造飞机，实行飞演，成效显著，亚美利加人多称之。侨民交相庆贺，引以为吾族之荣。是年万国飞机制造大会，请各国飞行家携自制之飞机，赴会陈列。与会者西洋有英、法、德、美四国，而代表亚洲者，惟中华谭君一人而已，日本犹无与也。是役也，谭君携自制之水面飞行机赴赛，竟获首选。当时列强中，能发明水上飞机者，只美、法、德、美数国，而谭君竟夺首席。欧美报纸，哄传殆遍，咸谓谭君非特中华飞行界第一人，且应执全世界飞行家之牛耳。呜呼荣矣！无何吾国革命军起，南京政府，欲聘君返国，值君正发明一种特别军用飞机，未获蒞事，辞之。一九一二年，留美华侨，发起中华民国飞船公司，聘君主其事，造就飞行人材颇夥。California 省飞行会，请君入会。美政府曾聘君乘坐各种飞机，施放炸弹，并教练军队施放炸弹之法，均著成效，遂任为 California 省飞机队后备军司令官。嗣又亲携飞机，以次试演于檀香山、日本、小吕宋等处。在檀香山时，察度形势，认该处为飞机军营重要地点，乃陈诸华盛顿政府，派军用飞机一队，驻扎该处，以固国防，美政府从之。在日本时，朝野均礼遇有加。君之在小吕宋也，试演水上飞机，直过米翁火山称为世界第一高度，该地官民欢迎爱护备至，吾国侨民尤狂喜若迎凯旋。君遂于小吕宋设飞船分公司一，学校一，制造飞机厂一，初拟由小吕宋飞至香港，适因欧战事起，英政府以戒严故拒入其领地。美政府为严守中立计，特由海军部聘君布置港口险要，并驾飞机赴领海边界，侦察一切。时菲律宾苏路山生番倡乱，小吕宋总督，请谭君携乘飞机炸弹，至该处施放，生番惊为神人，乱事遂息。美

国邮政局，请君以飞机传递邮件，亦著成效。今君慨念祖国国势阽危，飞行乏材，国防不固，特返广东飞演，且筹创航空学校，为国人倡。伟哉谭君，盛名盈海内外，年只二十有七之青年也。吾青年诸君其继起，毋以国防巨任，委诸肉食者而高枕也。（参看四号本杂志《国内大事记》）

英国少年团

谢 鸿

一 源起

少年团之组织，始于英国。法、德、俄诸国，仿而行之，迄今成效显著。日本且颁部令，以励国人，促青年团之成立，然饮水思源，究不得不归功于濮爱尔（Powell）中将最初之擘画也。当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英特南非之役，濮爱尔中将，为陆军上校，驻兵于南非洲墨富根一小市。时敌军正众，战线长逾五英里，而英军可四千，中将驻营，四面被围，加之死伤日众，能执戈御侮之士，几寥寥如晨星，而交通又被敌军隔断，欲待援军之至，渺不知何日。中将不得已募集墨富根市民，以之御敌，然以此乌合之众，当特兰斯汪尔敢战之士，岂可得乎？幸赖墨富根少年，组织一义勇队，专司运输及侦探等事，异常得力。盖此等少年，驾轻快之自由车，往来弹雨之中，不知恐怖为何物。一日，中将召一少年问曰：“汝畏敌弹否？”少年微笑答曰：“无伤，余之动作较敌弹速也。”中将非常感动，思此等勇少年，平时若以与相当之训练，一旦疆场有事，必能为国王劳，且此次战争，中将见英国军队缺点正多，及归国，又见国中少年气习，目趋游惰，刚健沉毅之国民性，已逐渐消磨，深以为忧。追思当日南非苦战状况，愈觉少年团之组织，不可稍缓，适中将罢现职，编入预备军，遂提起多年之计划，以组织少年团，倡导国中，得全国上下赞助之力，至一千九百零六年成立。前皇爱德华七世，特赐金，誓为少年团之保护者，并担任名誉总理职。至今皇乔治五世，尚继前皇遗志，为少年团之保护者。将帅中，若元帅伏兰巨，若陆军大臣吉青纳，均爱护少年团不置。一千九百十一年，英皇为鼓励士气，亲阅少年团操，一时本部及各支部团员，不期而至者，约三万人，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二 宣言

少年团组织之始，濮爱尔中将曾发表宣言，借抒一己之意见。文章警策，颇中英国之时弊，爰摘译数段于下，倘亦吾国青年之药石欤。

余（中将自称）深痛英国之现状，颇类罗马帝国衰亡时代。吾人祖宗刻苦经营所蓄积之势力，今乃失之自溺于晏安之子孙。强国之衰兆，在国民之堕落，历史既常示吾人以先例。昔有哲人，戒加尔达哥（Carthago）人曰：“汝何为蓄黄金之力，抑知守此者为铁之力。”余敢曰：“罗马帝国灭亡之原因，今在英国也。”……试观今日之國中，放弃一切责任，徒手游食者，既实繁有徒。青年学子，虽嗜运动，亦不过踞凉台以观风景。呜呼，国民元气之耗丧，孰有过于此耶？余尝见有雇善击球者，与人角胜，已转吸烟于旁，悠然自得，甚至以运动为博，他人偶有一失，嘲笑随之。嗟乎！顽钝若此，所谓临事不苟，履险如夷，大英国国民之美风，于今扫地矣。……现象如此，余敢断言为国民之堕落，譬诸祖宗苦心经营一宅，遗留子孙，而子孙听其墙堵一一崩坏。所谓临死而讳言死者，诚吾人今日之的评也。嗟乎国人，曷起而谋救济之法？美总统罗斯福有言曰：“凡人为可久之事，当就少年时为之。”盖成功之机会，不在成人而在少年。吾尝深味其言，觉现今英国教养少年之团体，虽有基督青年会及教育少年团，仅收容二十七万人，其余三百五十余万之少年，当有以训导之。吾人不揣力薄，窃从国人之后，从事组织少年团也。……诱导少年方法，在培养现代要求之国民精神。所谓现代之国民精神者，就现在国民所需之勇气、耐性、智略、信实，参以古代骑士精神，锻炼修养，得现诸实迹，始为少年团之目的。缘教育之要诀，不在教之，在使其进而学之，故吾人之教育法，期诸少年自觉其有味而已。科目分骑马、木工、电气、农业、园艺、音乐、游泳、烹饪、操艇各项，乃为将来选择职业之准备。……顾或者谓少年团之教育，偏重军事教育，此乃不知真相之言也。吾人之所期诸少年者，平时活用其体力与智略及自尊之念，养成富于爱国心之善良市民，至有事时，起而守护祖国。若欲避此义务，其人又岂足语此！……

三 组织及名称

濮爱尔中将发表之意见，既切中英国之时弊，故少年团自设于伦敦以后，一时全国风从。比年团员即得四万人，至于今日，英人足迹所至之地，皆已普设无遗。其组织之法，先设本部于伦敦，次设大支部于英伦、苏格兰、坎拿大、新西兰、澳洲等处，各大埠及郡邑设小支部，各村市设分团，分团中分小队（三分队以上）及分队（六人至八人），各置长及事务员与雇员，总其事者为团长，由中将自任，其上推国皇为总理。各机关名称，自本部以下，冠以所在地之地名，至各分队则冠以鸟兽之名，例如狼分队、牛分队、鸱分队等是也。旗章系白地，两面用红色布，挖成动物头部形，缝于其上。各分队员，复就所属分队之动物名称，日常习其鸣声，以作夜间之口号，禁他分队员效之，亦一趣闻也。该团据一千九百十三年之统计，合英国本部（英伦、苏

格兰、爱尔兰、威尔士)计之,团员十二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人,教员一万三百十八人。最近闻英国本部合各殖民地团员之总数,已达十八万人。其收效之速,洵可惊矣。少年团英文原名曰 Th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详译为“少年斥堠团”之义,吾国或译曰“童子军”云。

四 训练

英训练少年团各种方法,近已编有专书,本志限于篇幅,不能详载,兹特述其大纲如下:

(一) 养成古武士之精神 抑强扶弱,并能为国王宗教及名誉,赌以生命,古武士之精神也。今英人欲团中少年,涵蓄此精神,对于虚言及窃他人之物者,以死训之。

(二) 养成忍耐力 忍耐力,非口舌所能教导之,要在与各人以养成忍耐力之机会而锻炼之也。其法先以强健身体为根据,朝夕行深呼吸及冷水摩擦法,寝时不论冬夏,终夜开窗,或卧于户外。濮爱尔中将,以身作则,家居时开窗就寝,出外则以眠于户外为常。至烟酒不使有碍卫生,并减人之忍耐力,团员更以此为禁也。

(三) 养成爱国心 维持国家生活之要件,爱国心也,对于团中少年,常以“今日之伟大英国,皆祖若父爱国所致”之词勸之,并以“先国而后己,游戏娱乐时,当先念及国家”之格言,垂以为训。此外涵养爱国心之简捷方法,即对于国旗及国家,起尊敬之心也。

(四) 养成守规律心 共同生活,以守规律为要则,固不待言。若团中少年,既完全营共同生活,当然守规律,以养成国家社会有用之材为目的也。

(五) 养成公共心 或以日行一善(详下节)教之,或与以种种实行之机会,是亦简捷养成之法也。

(六) 养成临机应变之材能 因时因地,处置得宜而又敏捷,原为英人特长,少年团之训练,更注意及此。彼伦敦大学教授波纳得博士尝曰:“英国如此伟大,其故因国民富于临机应变之才能,采适合临时境遇之处置。读英史而不知此,是为误解。”

(七) 养成观察力 无论何时,对于事物,有敏锐而正确之观察力,为人生之要件,故少年团对于团员,或以教导,或以演习,俾养成观察力,诚为亲切有味之事也。

五 崇尚

英国少年团,因国风素崇自由自治,本部与支部关系,及对于团员之训练,非若德国束以军律,仅以“准备周到(Be prepared)”一语,标为宗旨。其训练避空务实,并令身心修养,不论平时有事,能尽个人义务,而为国家有用之材。故此等少年,不

仅列队训练已也，时而家居，对于父母弟妹，或在道上游行，必须准备周到，尽个人义务。因此，此等少年之间，有所谓“趣味规约”，即日行一善是也。所谓善者，非必为救人命捐巨金之谓也，特就日常所训导之准备周到一语，推而广之，凡见为一己所当为之事，即刻就力之所能者行之。如见一断针于道上，即拾取以去，为一善；电车火车之中，让坐于人，亦为一善；若引迷途之瞽者，使就康庄大道，更为一善。总之少年所行，不重在事之巨细，重在准备周到，随在可以养成道德心，故团中少年之习尚，无论何时，总用领巾结一领结，露出上衣外，表示今日当行一善之意，并可时持领结反省，今日行一善未。嗟乎，吾国往哲三省之言，乃不意竟见之于英国童子也。

巡视美国少年团记

英国少年团团长、陆军中将濮爱尔 原著 澍生 译

纽约登岸

船抵纽约（New York）时，天气甚寒，雪花飞舞，入市如游琼岛中。余自半热带之地（中部亚美利加）至此，航程仅三日，而气候之激变如此，洵足惊矣。当余抵埠之始，美国少年义勇兵，列队执英、美两国旗来迎，并递美国少年团之欢迎文于余，旋拥马车入市。余在此摄影最多，约略计之，其数殆不下百回也。

美国少年义勇兵与英国少年义勇兵

余游美见少年义勇兵之操练，最初在纽约。当时集少年四千人，操演各种技术，其熟练驾乎英国少年之上，惟于侦察、救人两项之操练，逊于英国少年，但此乃有兴趣之事，余思诸少年不久当至纯熟也。

美国少年与英国少年，容色同一壮健，初见颇相似，迨细观之，有稍异之点。其一，美国少年较英国少年稍敏锐，能洞悉世情，但英国少年作事严整，其履行义务，颇忠实，为美国少年所不及。然此乃英国社会之要求如此，故彼等履行义务，视为当然之事也。其二，英国少年义勇兵之优秀者，其作事颇神速。美国少年，较之稍嫌缓慢，且彼等列队行走时，途中常交语。在英国少年团之训导者，对于此等事项之取缔，较美国严重，然此等细故，矫正颇易。余至此，敢断言曰：美国之少年，均为亢爽果断之少年也。

奇异之少年义勇队

在纽约所见之少年义勇兵，有使余生奇异之感者，其行列中，中华少年成一队，向前进行，步武极其整肃，其次黑种人之少年一队面有愉色。最奇者以一半盲少年，混入一队之中，其不盲者，引盲者之手前进。余思此种制度甚善，异日他处当仿而行之。

大总统塔夫托与少年义勇兵

余至波士敦（Boston）时，曾见少年千人，集于操场，演习应急手段与信号教练及练兵等项。时树英国国旗于中央，各分队对之行敬礼。各队之少年义勇兵，并对于英国之少年义勇兵，表示友情。及至华盛顿（Washington），受大总统塔夫托欢迎。塔氏系一伟大活泼之绅士，与余谈少年团事，彼言入少年团之少年，将来成人，得为富于男子义侠心之士，其热心可知矣。

华盛顿之少年义勇兵，约有五百人，在大总统与英国大使前，行列队式后，操演各种技术。其主要者，仍不外应急手段与信号法及绷带法，就中最使余注意者，为演装置无线电报与取火法。彼等所携无线电报之机械，形体较小，搬运自由，演时能于数分时间，装置妥当，与各处通信。至演取火法，其奇异之处，不用火柴生火，以锐形之棒，插入平板上，摩擦生火，导之着于干绵之上（如中国用火石取火）也。

星条旗之由来

一日余往华盛顿议院，见中央一室，陈列各种图画，系说明亚美利加之历史。首为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之图，次为五年后，发现鸦布典、斯密士、威亚礼之图，又次为亚美利加印度人之王女，名婆加观塔士者，始受基督教洗礼之图。此叙亚美利加最初之历史，厥后英人移住亚美利加不绝，渐造成英国之大殖民地。自此经百五十年，殖民地与本国，因租税问题，生利害之冲突。殖民地人民，遂拥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军队，终达独立之目的。华盛顿族姓徽章为鸢，花纹乃系星与线条组织而成，故今日美国国旗，用星条纹，实基于此。至其旗内有四十八星，乃表明美国分四十八省之意也。

芝加哥之摩天楼与义勇少年

芝加哥（Chicago）一市，少年义勇兵，有五千余人，即此一端，足征芝加哥市区之广。全市人口，计二百五十万。其街衢构造，初见与他市无异，但房屋建筑，异常高大，最高之摩天楼，计十五层，俯瞰尘市，有凌云之意。人行市上，如在谷底。市接密西干（Michigan）湖，湖身广大，远望水天一碧，渺无际涯，惟见大蒸船行水平线上，渐行渐远，没于烟波缥缈之中。此处少年义勇兵之训练，大致与他处无异，所习各技，仍为应急手段、信号法、溺死者救助法与夫无线电报及无火柴之取火法也。

亚尔巴尼

自纽约往亚尔巴尼（Albany）旅行，途中乘火车，精神为之一爽。市之位置，在

活得逊（Hudson）河口。至冬季河内结冰，冰肆割取冰块，颇有奇趣。法以马拖长锯，先纵割数线，继横割数线，即成长方形冰块，复以机械运入两岸之冰窖。然有一处，冬季不采冰，专供跑冰橇之用，橇上安置橇帆，行时，其速力较陆上所乘之车马尤速。余在此地见多数之少年义勇兵，并得一新闻。盖有少年义勇兵一人，来自英国，入本地之少年团，彼时团中觉此少年之动作，异于其他少年，后经队长觉察，始知为英国少年。此足为英国之少年义勇兵生色也。

少年共和国

余游美时，见有少年团之一部，曰弗里威尔。其组织颇与英国巴加斯托之少年农园相似，按少年农园制度，诸少年各有农地，自其中选出市长议员，处理各事，而美国之弗里威尔，亦为自治制。村中以少年男女为主，处理关于本村与自身一切之事。村内之建筑物，多系少年男女之宿舍，其余为学校、病院、旅舍、图书馆、商肆。村之统治者，自少年中选出总统，总辖一切。官吏若财政长官、审判长、行政长官等，均自少年中选任之。彼中定有各种法律，若村民之中，有违法者，拘入审判厅，听少年男女审判官审判，及判决有罪，即下监狱，毫不宽假，其严正殆与成人社会无异也。在此共和国内，有特殊钱币之流通。若无此种钱币，不仅不能寄宿旅舍，即欲购钢笔头一支，亦不可得。此种钱币，非可以他种钱币兑换，其取得只有一法，往素识之商店内工作，因劳动报酬，受相当之钱币。若游惰而不嗜劳动，即无从购食，且常被拘禁，课以苦役，但与以相当之报酬，以便购食。若被禁仍不肯作役，即绝食以困之。余尝见少年在面包肆工作，制饼干、面包等物，殊令人惊叹不置。一日余往村中少女之宿舍晚餐，有少年数辈同席，彬彬有礼，酬酢甚欢。彼中复有野球、网球、灯球等会，常与他派比击。余见有自他市来者，与之击野球，虽在旁观，饶有兴趣。嗟呼，此小共和国，秩序整肃如此，足证明少年能作与成人同等之事业也。

尼亚加拉瀑布

尼亚加拉（Niagara）之大瀑布，在合众国与坎拿大之交界处，逼近尼亚加拉市，折而流去，幅广有一英里四分之三，自一百六十尺之悬岩上，激流奔下。其飞下之水沫在夏日，映日光之彩色，空中如悬长虹，至冬日水烟飞溅，冻结成一大冰岩，其高几与瀑布相等。下有深潭，终年水深不涸，冰块逐流而下，渐至密集，结成冰原。计自深潭至下流，长数百码，连两岸冻结一坦平冰层，即俗称冰桥，游人往来其上，诚巨观也。

尼亚加拉瀑布之惨剧

余往尼亚加拉观瀑之数日前，曾出一惨事。闻当时游人往来冰桥之上如平时，忽冰解桥折，有老夫妇二人，携子一，坠落立于两大冰块上，逐流而去。虽向岸上之人呼救，奈岸边冰块甚多，舟不能下，无从援手，但下流数英里，尚有一桥，可分于桥上设法施救，于是游人飞奔至下流，立于桥上，投绳以待。其子先至，以手握绳，桥上有二三人，合力引之，因桥离水面，有一百六十尺，瞬息不能引上。此少年体重下压，握绳之力，不能与之相抗，脱手下沉，不复浮上。旋老夫妇二人亦至，夫先握绳，因绳力不能引上二人，乃欲以绳系其妻身，意在舍己救妻，奈水流甚急，老人又手笨，因此仍脱手而去，覆没于激流之下。哀哉此惨剧，遂从此闭幕矣。

少年团分队长之白负语

坎拿大少年团之一分队长，适于此时，乘火车旅行至尼亚加拉，语其同行一人曰：“斯时少年义勇兵，若有一人在此，定能救此三人。”其言可寻味也。

结绳法之功效

英国少年团所习之结绳法，若在尼亚加拉，其功效当能显著。平时授少年以结绳法，人多以为乏味，殊不知在此时，非常得用。如前所述之惨事，若有一人知结绳法，断不至演成此惨剧。盖人自桥上投绳时，若将绳结成两圈，能使人足及身体伸入，少年之身得凭圈而上，谅不至再落水中。再者三人能知结绳要诀，早能将绳系于身上，又何至覆没于无情之流水哉。

霸法罗之少年义勇兵

霸法罗（Buffalo）市，在绮丽（Erie）湖岸。尼亚加拉湖，实发源于此。霸法罗者，水井之名称也。在昔此处盛行猎牛之风，故以此名。今则为华丽之街衢，不复见以往之陈迹矣。该市商工业极其发达，少年团设置多处。余在此处见少年义勇兵，有四千人。其有一端，使吾人生异感者，即此地少年义勇兵，毫无军队的训练，但习种种作业，又为此地少年义勇兵之特色。彼等于手车上，装置无线电话，能于五英里之间，完全通信，并闻其机械多系彼等少年自造，殊令人惊服。次演应急手段，乃系一少年，救一为火（或煤气）烁倒之人。时少年以一素巾，掩其口鼻，背负伤者；另以一素巾，坚扎伤者两腕，己首伸入其中。如是背负伤者，出入其中四次。吾人对于此种救助法，真无隙可言也。

盲少年义勇兵

余来路斯维耳 (Louisville)，时少年义勇之操演，极一时之盛况。其中令余饶有奇趣者，乃为盲少年义勇兵之一队。彼一队之中，虽有略能辨物者，然大部分为盲目少年。彼等习木工、细工、编物、打字等作业，圆转自如，实出人意外，故彼等目虽不自由，而为少年义勇兵，资格尚优。吾人于事实上，可为立证。彼等虽现处不幸之境遇，未尝稍自失望，仍尽一己之所能，排除一切困难，且有不屈之勇气，使人不得不由衷敬服也。

德意志骁将麦刚森将军

李亦民

英人之誉法将霞飞也，譬之卫卢，言其忠实而善守也。德国战将兴登保与麦刚森，亦各得最荣之评语。谓兴登保者，字之曰“普鲁士魂之结晶”；论麦刚森者，则颜之曰“德意志之代表军人”。名虽平易，稍悉普、德民情及今次战况者，应知斯名之不易得也。

麦刚森将军，家世为撒逊王国（德意志联邦之一）之一寒族。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十二月六日降世，出生地名来布尼嗣。乃父为该地乡绅，将军自少负奇器，躯干精悍，眼光如炬，炯炯照人，而举止略无粗豪气，盖时代精神所产出之英杰也。德例惟贵族须隶士官学校，而未受某种教育者，须服三年军役。将军以寒族而置身大学，故所负国民义务，只一年志愿兵而止。

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战争起，将军适于前岁入伍充志愿兵，时年二十岁也。战事开始，彼以撒逊骠骑护卫兵团伍长，随队出征，以警智见知于长官，授为侦察队长。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五日，率骠骑兵一小队，衔命侦维耳托方面之敌军。方抵任地，桥梁早经破坏，仅余桥磴散在河中，将军以种种方法，递磴越渡。既达彼岸，发现法国轻装兵，布满村落，争以弹丸相响，将军仍率所部，完归本营。及大军深入法境，又屡冒敌军火线，以行侦察任务，偶为敌军所觉，则大呼普鲁士万岁，以壮己气而寒敌胆，盖其时已编入决死队。在总司令阿布勒亲王帐下，其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九死一生，以有今日者，不可谓非意外也。

将军每次侦察所得，悉当机宜。一日两军酣斗正烈，将军又冒奇险，资详确之报告以归，阿布勒亲王躬迎于帐外握其手而慰之曰：“此等勇敢之行动，吾德军无上之荣誉也”。当赐酒饌，自与多数上官，皆偕饮于帐中，命详述冒险之事迹以取乐，实军中无上之光宠也。未几亲王为请于皇帝，授以铁十字勋章，将军腾达之基，自此立矣。

普法战争中，将军之战功，尤有不可没者，即丹奴摩亚一役是也。是役骠骑营之一中校名和恩者，中弹殒命，将军率领残率四十人，奋勇进战，大呼“敌人夺我中校，

吾辈誓死报仇”，用能士气百倍，冲入敌垒，肉薄移时，敌军尽归歼灭。事后为和恩爱妹德严所闻，挽人关说，欲委身事将军，遂定婚约。

今将军年六十七矣。普法行成后，解甲入哈勒大学，阅两年，再入骠骑营旧位。至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始得一中尉末秩，积资至一千九百〇三年，晋升中将，任第三十六师师长。逾年晋位大将，充第七十军团司令官。其列入贵族，则在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也，时年方五十岁。至于今日，殊勋已震区宇，而将军所亲爱之伴侣，仍为骠骑营旧兵，所喜服之勋章，亦当年之铁十字也。

今次大战争，尚未结束，而将军之战绩，发表于世者，可汇为三事。其一，加里西亚之驱逐俄军，克复帕里奇米塞大要塞。其二，会攻华沙，进攻俄境第二防线。第三，统德奥联军十五师，扫荡塞耳维亚，开巴耳干与柏林之交通。闻其所衔将命，尚有南出萨洛尼加，俯瞰埃及，东侵印度种种大任，将来之成功与否，虽不可知，而已往之勋绩，实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者。

欧战初起，德廷豫定计划，欲一举歼英法联军，然后转向东北，不幸未克如愿。俄罗斯且出倾国之师，拊德、奥之背，以间接援助英、法，一路由东普鲁士进攻，一路侵入加里西亚。俯瞰匈牙利平原，于时奥、匈守军连战皆北，驻屯帕里奇米塞之大军十二万人，尽为降俘。哥萨克铁骑之南下，势若疾风怒涛，匈境人心大震，几陷于离奥独立，单独媾和之厄运，此客岁三月二十二日事也。至是德、奥当局，不能不抽集大军，以为北抗强俄之计，乃组织联军二十四军团，授麦刚森将军以总指挥之大任，而麦刚森之声名，遂自此闻于世界矣。

将军之初与俄人相遇也，在前岁（一九一四年）年末，即有名之洛资战役是也。是役俄军气焰方盛，将军自领一军团，为兴登保右翼，不幸陷入重围，网罗四布。脱以常人当之，非降即灭耳，将军叱咤士卒，奋死突围，出险之后，更袭敌之后方，迫令全军溃走。兴登保元帅，因是克奏大功，至是领二十四军之众。部署前线者，凡十四军团，差与俄军兵力相敌，配置大炮四千余门，其半数为八寸以上之口径，仅哥耳利斯一带，安置炮位一千五百门，合之弹药车等附件，绵亘达百英里，其规模之雄大，诚足使敌人闻风胆落也。

五月一日，部署完备，下令对于侵入之俄军，开始全线攻击。将军率领之军，突破俄阵，各路以四千门之大炮，同时轰击。遥想当时情状，直使地裂天崩。依专门家计算，五月二日上午四小时，降弹雨于俄军者，七十万发，诚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剧也。俄军血肉之躯，不堪饮此弹雨。将军更领密集队，蜂拥直前，俄人以飞蛾扑火相况，盖以密集队猛扑敌阵，其牺牲之大，实非散兵线可比。然经若干牺牲之后，依然前扑后继，则当者无不披靡，犹之飞蛾极众，被扑之火，终不能不归燬灭也。数日

之后，俄军全线退却，更经数次激战，变换阵形，对于俄军，成包围之形势，俄军元气大丧。六月三日，帕里奇米寨要塞，遂再入奥军掌握。将军更率大队，直入俄领波兰，遮断华沙开府间联络之铁道，使俄军不得不更向后方退走，抛弃一二两层防御线，依第三防御线以与德军相望，而士气已颓丧尽矣。

麦刚森将军，既获全胜，乃与兴登保元帅，定期会攻华沙。及期，将军仍以规复加里西亚之故技，以密集队制胜俄军。此波兰旧都俄国第三都会第一国防御线之华沙，遂于八月五日清晨，完全陷落，去规复加里西亚之期，才两月耳。自此以后，乘胜进据维耳纳，俄罗斯第二国防线，又完全毁灭。逐北追奔，俄军几无立足之地，而麦刚森将军，马首东行矣。

塞耳维亚，本此次战争之导火线，特以两方主军，各趋大敌，用能稽延残喘。一年以来，且阻塞德、土交通，于近东战局，殊为德军障碍，识者固早知德、奥之不能忘情于塞也。俄境战局既定，麦刚森将军，乃奉命提师东出，以德兵五师，奥兵十师，七十日间（自九月十六日开始攻击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塞兵完全歼灭）肃清塞境。塞王出走，塞兵尽歼，将军则拥众直压希腊北边，以与英法军所据之萨洛尼加相望。后方德、奥、土三国，经过塞境，直接交通，今则南侵埃及之师，正在进行中也。

此等行军，所向无敌，虽所领军队，设备完全，教练有素，未可归全功于主师，而指挥调度之悉中机宜，固非异人任也。况乎躬冒矢石，万死不顾一生之精神，尤非常人所能望哉！

国外大事记

记者

美国继任总统问题

美国总统任期，定四年，得连任一次。预防野心家之垄断，法至善也。今年冬十一月，又为改选总统之期，距时虽远，而四十八州之人民，对于国家如此大事，究不能不为事先之准备，以故各政党奔走呼号，从事运动，各报纸坚白同异，旗帜鲜明，下至巷议街谈，亦以此事为研究之材料。此足促合众国人民热心政治之程度与夫政党政治活用之精神，初非无政治头脑之国民，所得梦想也。闻此次全国有当选之希望者，计三人：一为塔夫脱，一为罗斯福，一为现总统之威尔逊。三人在合众国中，声望相等，惟就实际之势力比较，塔氏逊于罗、威二人。罗氏原隶共和党，继麦金尼之后，连任总统，取帝国主义，扩张军备。此次巴拿马运河开通，横断两大洋，美国于军事上商业上，获莫大之利益，实罗氏当日在总统任内建议之功。当一千九百十二年之芝加哥国民大会，罗氏见推塔氏为候补者，不胜愤激，率急进主义加州知事约翰臣等，脱离共和党，遂使自林肯总统以来，久握美国政权之共和党分裂。后进步党于芝加哥第一次国民大会，虽推罗氏为总统候补，但选举开票之结果，塔氏得八票，罗氏得八十八票，威氏得四百三十五票当选，竟使多年雌伏之民主党占优胜。罗氏失败之余，遍游南美各地，借以消其抑郁之气。日前传闻彼将率坎拿大军，往欧助战。近日，忽于巴拿马赛会场演说，其演词揭载中外报纸。一月十二日，芝加哥来电，并称国民进步党干事部决议：于六月七日，在芝加哥，与共和党同时举行国党全国大会，进步党将推罗斯福为候选总统。想此老仍未忘情于政治，外间所传罗氏复入共和党之说，有由来矣。至威氏向系积学之士，充大学校长多年，在职以来，所行政策，虽受共和党之攻击，然美国国民一部之感情，以为墨西哥外交，安大德关税，及其他民主党之政策，纵有失败之处，而能乘此次欧战，使美国为世界市场，输出军械及军需品，大增国家利益，亦足以与之相抵。且民主党候补者，不似共和党之多，在一千九百十二年，克拉克（现任下院议长）几败威氏，今日究非其敌，而民主党中铮铮者之布兰仁，前因

对于德国之抗议问题，与威氏意见不合，辞国务卿之职，其主张平和主义，绝无效果，徒招美国人之讥笑，势力亦因之大衰。二月十四日，华盛顿来电，称威尔逊总统，已正式允许为总统之候选员。最后选举之胜利，或在威氏，亦未可知，矧威氏即连任一次，并不破坏国家之先例也。

孟的内哥（Montenegro）之全境陷落

欧战既起，孟国据弹丸之地，与塞军联合，抵抗奥军，众寡悬殊，识者早知有今日之结局，惟孟人至死不为势屈，尚能收拾残军，为最后之决战，其勇武有足称也。入正以来，奥国率领大军，压迫孟国北境，昼夜进攻，复得海军助战，孟军竭力应敌，其始虽小获胜利，久渐不支。里泊拉资一役，孟军与奥军恶战，彼此死伤甚众。孟军履夺奥军阵地而屡次之，卒至土里雅克被占，不得已退军至莱斯尼柴河左岸。奥军复向伊泊克鲁哥伏猛攻，孟军所据洛夫成山要塞之根据地，又为奥军炮火轰击之中心，相持数日。奥军借兵舰及加太洛炮台之炮掩护，复施放煤气，遂逼走孟军，进占洛夫成山要塞，乘胜更围攻孟都西汀其。孟军在此孤城落日中，检点死伤，已陷于四面楚歌声里，于是国王蒙尘至波特哥里柴，政府移至里昂，驻扎该国之外交团，尽移至斯库台里，孟军亦撤退残军四万人，至是地驻扎。奥军遂以十四日占领孟都，夫西汀其，在奥国方面，本无军事上之价值，奥军所以欲得此而甘心者，惟在据有加太洛湾，以作海军攻意之根据地耳。加太洛者，临亚狄里海，自洛夫成要塞俯瞰，为天然之良港。奥军得此，英、法、意联合舰队封锁亚狄里海之宣言，顿归而效，且奥军据此为根据地，潜水艇之暴威，可施之于亚狄里海及地中海方面，而意国从来作战之计划，不得不因此变更也。但孟国至此，国防全失，事实上已入奥军之势力范围，除投降与死外，别无他道。奥国大本营公报载柏林电，称孟国于十三日，要求停战并开媾和谈判。奥、匈政府旋以若能无条件降服，得允许开媾和谈判之辞答复。逾三日，孟军承认无条件降服。奥首相于十七日，往议会报告后，政府即以容忍孟国之要求发表。逾日，巴黎来电，亦称孟领署发表公文，谓孟国为势所迫，不得不降，但陆军力战，直至枪弹罄后。孟王与政府，始罢战言和，此情当为人所共谅。且敌军驻于边界，而阿尔巴尼亚人，又扼守于后，孟军虽欲突围而去，亦不可得。投降条件，尚可从容讨论。时势至此，孟军投降，已成事实，无可为讳。不意十九日罗马来电云，此间盛传奥、孟谈判决裂之消息。翌日，白林狄细来电，亦称孟首相已抵此间，谓奥国提出之媾和条件，为孟王拒绝，各阵地战事，今已复作。孟王父子，仍在孟境督战，其重大原因，当系奥国提出之条件过酷，为孟人所不能受。然以残败之众，为无胜算之战斗，究无补于国事。其出于联合军之死力运动可知，盖孟国之存亡，虽无关于目前之战局，而共同

作战国之一方，单独媾和，实足馁联合军之士气也。今闻孟王已抵波尔多之拉芒，作法国寓公，而全境为敌军占据。无国之痛，诚如孟相宣言书中所谓悲惨之结局。谁实为之？不得不归咎于联合救援军之失败，故此后来为孟图恢复，谋独立者，联合军惟一之责任也。

加里波里（Callipoli）半岛撤兵

加里波里者，土国最初略取欧罗巴之地，现今海军之镇守府在焉。英、法两国，组织联合舰队，攻击达达纳尔海峡不下，遂自此半岛进兵，计前后登陆将士，数逾三十万。开战十阅月，死伤之数，逾十万，英、法军之损失，亦云巨矣。乃英、法军并不因此而生顾惜，岂惟此半岛是利耶，抑其志在争取达达纳尔海峡。大路直揭君士坦丁，握出入黑海之锁钥，接应俄国，迫令巴尔干各邦，尽隶旗下，而听其指挥耳。且俄国向外国借款，其付利息，不以金钱，而以出口品，自土国有封闭达达纳尔海峡之举动，俄国匪特军事大受影响，即经济财政，亦蒙巨害。英法军在半岛之合力攻击，正欲解脱俄国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之困难，俾其得以充足之军械，供给军队，出全力攻击德、奥也。溯英军登陆之始，在客岁入夏四月二十五日。是日清晨，爱尔兰兵欲先登，以舰队掩护，分乘小艇，由轮船拖往，因海岸水浅，泗水而进，岸上炮声大作，H号中队先行，将士尽丧，E号中队继之，军官之未死者，仅有一人，最后有半中队乘舟继进，因舟中死伤累累，不得已驶回。午后英将佐率一小队登岸，据守外防线以掩护，夜间有三中队，得继续登岸，旋法兵二千亦驰至，逾日进攻克里西亚村与阿基巴巴山不下，退筑战壕，严守以待援军。五月一日，土军以三万八千人来攻，逼近联军，执刀冲击，彼此死伤甚众。翌日天明，战事愈接愈厉，土军善战，有已受重伤，犹能冲入而倒毙于联军壕旁者，战后联军检视阵线前二百码内，有土兵尸骸四百五十具。呜呼，勇已！厥后印兵来援，澳兵与纽西兰兵续至，联军之势渐厚，修理战壕，数月之内，仅能为壕堑战争，无足纪也。至八月，两军恶战又起。联军先密输粮食军火至渔家角外，存储哨兵营中，复密遣大军，屯集于安柴克方面，布置数夜，六日，乘土哨兵仓促无备，率兵涌进，于一夜之内，夺获第三哨线巴查勃山大小平岭诸处，次晨进据台玛基里克，至萨士里之阵地，徐向萨里巴尔峰而进。九日，印军以行抵萨里巴尔之山坡及恰鲁克巴尔山中之峻峰，其地甚高，可以俯视达达纳尔全峡。土兵知此山一失，土军陷于危地，纷涌而前，虽被联军用远炮与机关枪轰击，见泥土与血肉飞舞天际，不能阻其进行。联军遂失去恰鲁克巴尔之地位，筑壕于山下，以待时机。未几又有八月二十一日之大战，联军两次攻八〇山，得而复失。是役也，英军被土军排炮猛击，死伤独多，惟安柴克境之澳军，逐走六〇山之土军，英军全阵线，得

以战壕贯通，不若前此之零落，然据壕自守，益无攻克海峡之希望矣。十月十五日，英国上议院密勒爵士，建议撤回加里波里之军队，移往他处战地。蓝思唐爵士，谓协约国军事当道，刻方研究战局情状，若议院评议军事上之行动，或预料将来之军情，极为不幸之事。克鲁侯爵，亦以议院讨论此事，为不相宜。十一月十一日，英相爱士葵，因下院辩论达达纳尔战事时，内阁诸贤皆未出席，特在院道歉，谓系误会所致，议院均无异言。盖撤兵一举，不仅关于英国国家之威望问题，其重要理由，英军在半岛，虽未获胜，究能牵制土国大军，使其不能他顾。若舍之他适，是无异纵虎出押也，于是英政府迫于物议，先易孟罗为远征军总司令，代哈米尔屯，并责令哈氏于后任者未到以前，迅将其地军情报告伦敦。旋陆军大臣吉青纳，复亲往该阵地察看，比时柏林电报，即宣称英军不久将退出半岛，至腾出之军，运往何庭，当由吉青纳贵族决之，大约将全行派往萨洛尼加，其揣测不为无因，逮后英法巴尔干之外交，着着失败，自萨洛尼加登岸援塞之军，又归于无效加之。柏林与君士坦丁之联络成功，愈使英、法军失望，至本年正月九日，巴黎与伦敦，果有英法军完全退出半岛之报。是日，路透社，并称伦敦公报，宣称据孟罗将军报告，英军已完全退出加里波里半岛，各炮均经携走，惟有废炮十七尊，于退离之前炸毁。英兵仅伤一人，法军绝无损伤，并谓此举甚为困难，今竟告厥成功，实赖斐德武与达维士二将策略，及海军协助之力。翌日，英相在下议院，宣称英军退出达峡希勒角，未丧一兵，所有未能移出之军火，皆已付之一炬。此役与苏夫拉之军事行动，同为海陆军历史上前所未睹之功绩，司令与将弁，诚堪嘉赞。嗟呼，英、法军安然脱险，固云幸矣。但凭日报传来消息，德、奥、土军，近又编制埃及远征军，意图向稣彝土方面进击，征诸二月十四日雅典来电云，达达纳尔土军，现向美索波太米亚进发，益信其言之不诬也。

国内大事记

记者

贺日之使命中止

日皇加冕之始，我国原有派专使赴日庆贺之议，后因事中止。迨日本举行大典之期已过，北京来电，忽称工商总长周自齐，将赴日本代表总统，庆贺日皇加冕。按友邦举行典礼，国际交谊，理应申贺，惟不派使于加冕之时，而派使于加冕之后，则殊难索解。旋据北京政界传出消息，谓周总长赴日之使命，系以勋章赠与日皇，并贺日皇加冕。政府之意，前因供张未齐，决计俟日皇加冕礼举行后，再派专使赴日，是或一道也。一月九日，北京电称周使因日本之敦促，定于二十日前后，启节东行，随节人员，除随员李景和、吴鼎昌、陈介、张轶欧、施弼等外，另有实业视察团七人。此行恐海船中易生危险，将乘专车，经满洲朝鲜，至釜山，渡马关，再由铁路走东京，是周使之行期已定矣。翌日，东京来电，称中国特使，日本将以国宾之礼欢迎，以离宫或帝国旅馆，为其驻节之所。闻特使留日二周间后，即辞国宾资格，而与一般实业家交欢。周使之携带实业视察团者，或以此故。至十三日，晚间日使日置易君，在使馆欢宴周使，席上演说，极言周使此行之关系，并谓中日邦交，将因以益笃。翌午，中日公司，亦在六国饭店设宴，为周使祖饯。是日，东京来电，并称日本刻正大备供张，欢迎周使，其招待员名单中，显贵甚多。当晚周使即遣随节人员起程，取道朝鲜，至此周使之行期益迫，而使命益无中止之理，乃不意逾日外部接到日使照会，略谓日政府现因有事件发生，日皇未暇于此时接待中国专使，故请中国暂行展缓周使之行期。此举更出人意料之外，比时京人士闻此消息，群起猜测。有谓日俄谈判尚未解决者，有谓日本不欲于刻下承认中国帝制者，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据大坂朝日新闻所载，称中国政府，前于十一月初旬，确知日本关于帝制延期劝告之态度，极为强硬，拟派孙宝琦为大使，与日本商议，适有协商国引诱中国问题发生，中国欲利用之，派遣大使之事，因之中止。迨引诱问题，以不得日本之同意取消，中国政府，决定复派周自齐为大使赴日。周氏之使命，其表面上，虽为亲厚中日两国之交谊，呈送最高勋章于

日本皇帝，实则欲图帝政问题之解决，日政府当守最初之方针，使中国全归于平静，不达日本所认为适当之时机不止。此为日人之言论，究非吾人所敢信也。

滇警声中之贵州

滇事发生以后，贵州之态度，极为可疑。迨巡按使龙建章，电请参议院将国体问题，重付国民会议讨论，国人之视线，渐集于贵州。比时参议院复文甚长，大旨力称帝制已成事实，决不能变更。河南、山西、山东、奉天、湖北等省将军巡按使，复有电到京，均谓龙氏最近态度不明，有请另决国体之通电，实为迹近附和滇省，应请褫职查办。时政府之意，对于黔省尚须查看情形，不欲以一文电之故，遽认为独立也。未几护军使刘显世，统电达率办事处，有北兵如不入黔境，当勉力维持之语。巡按使龙建章，因母病，请给假三月归省。一月十五日，奉申令，略云龙建章率行请假，实属有意规避，著先行离任，付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遂以刘显潜署巡按使。逾二日，贵阳来电，即称巡按使于数日前，私自出省。此时黔省之态度，仍未明了，其独立之情形，尚在酝酿中也。至本月八日，北京电报，忽称黔军一部，袭入湖南晃州，同日奉申令，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著先行开缺，听候查办，令唐尔锷加护军使衔，暂督理贵州军务，已知黔省之形势不稳矣。十四日，政事堂奉申令，略谓据广西将军陆荣廷，巡按使王祖同，查明刘显世附滇有据，著夺官爵勋章。旋日报亦载贵州自龙巡按巡按使出走后，全省即公举护军使刘显世为都督，于二十三日，宣布独立。至此黔省独立之情形，始确实证明。

帝制延期通告

五国公使劝告之始，外部总长之通告，原以中政府据民意而决国体问题，并电询各省当道，亦谓彼等可负维持治安之责，决不致有变等语答复。自滇事发生，益引起外交界之注意。前月十七日下午三时，驻日公使陆宗輿，及驻英公使施肇基，均有急电到京，报告外交情势危急。同时外交界并有第三次劝告将至消息，是因内政问题，牵入外交问题矣。于是政府不得不筹缓和之策，即将总统预定二月初旬登极。今决定延期之意，于前日二十一日，由外交次长曹汝霖，至日使馆，公式通告。逾日，外交部并以滇事未平，暂缓登极等语，通知各国公使。先是大典筹备处，传出消息，谓登极一事，叠经该处陈请举行，均奉谕从缓，俟平定滇事，再为举行。一月五日，该处复请陆国务卿，陈请早日举行御极典礼，仍奉谕缓举。此事在表面上，虽为大典之筹备与吉期之选择。事实上，尚有别项关系，不得不暂行从缓。日前京外陈请即位者甚多，实不知政府意向所在。除原呈均未批示外，曾由政事堂分别密电各省，声明即位

所以暂缓之原因，中央方面，亦有密意指示，惟对于继续陈请者，尚未加以取缔。至近日情势忽变，匪特对外云然，对内亦明白宣示。本月二十三日，奉有明令，略云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可谓辞严而意决矣。

古巴对待华侨之苛例取消

古巴对于华人入境，订例甚苛，以致吾国侨民裹足。去岁经廖恩焘向古巴外部交涉，往返多次，古巴外部允将现行之苛例十四条削去，另立新例，以便华人往来，后因提出会议，未得卫生部之赞同，议遂中止。未几，古巴总统以移民局转隶财政部管辖，其外部遂将此修正之华人入境新例，移交财政部，转呈总统签押，惟内有指模一例，移民局长，不欲有所变更。因是磋商经数月之久，未能解决。三月前，因古巴总统屡次出游，继因财政部接理民政局事，时值古巴改行新币事起，财政部各员，异常忙碌，故修正新例，卒未有宣布之明文，而华侨之盼望更切。日前廖恩焘，以古巴财政部于币制诸事，已办理完竣，乃再以此事往询其外部。该部答以本部于此事之手续，久已办妥，交于财政部，但该部何故稽延，待本部明日亲往一查，务使早日将该新例宣布等语。其实此事之内容，仍因指模一例未妥，因而延滞。至十二月底，财政部长更兆君，将修正新例稿，送呈总统签字，总统即将此稿签押。现闻使署日内将全文翻译，寄呈北京政府，并布告各华侨云。

通 信

记者足下：承示我国文艺，尚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以后方始入于写实主义之境。去西人所处，只得其半，文化粗迟，至可骇也。惟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界别，仆尚未能十分明了，幸于次期列举例证，以开蒙昧。所谓古典主义，是否如我国文字，言则必称先王；或如骈丽文中，征引古事，用为比譬。所谓理想主义，是否如我国文中，动则以至仁极义之语相责难，而冀世所必无之事。此两义仆之想象以为如是，究竟是否，尚乞教之。贵志四号《东西民族根本观念之差异》篇中，言西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行欧洲”云云，读之甚生疑虑。盖东洋民族，以有子为人生唯一之职务，其偏僻诚可笑。然若如西洋避妊之风日甚，其结果又将如何耶？国家主义，未达衰度，人多者似有一日之长，生殖不繁，国力必缩，避妊之妇，体亦日衰，辗转相传，强质愈失，即求幸福，又安可得？贵志之文，似有扬西抑东之意，如此等处，恐尚须斟酌商量也。

张永言白

欧文中古典主义，乃摹拟古代文体，语必典雅，援引希腊、罗马神话，以眩瞻富，堆砌成篇，了无真意。吾国之文，举有此病，骈文尤尔。诗人拟古，画家仿古，亦复如此。理想之义，视比较有活气，不为古人所囿。然或悬拟人格，或描写神圣，脱离现实，梦入想象之黄金世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自然主义尤趋现实，始于左喇时代，最近数十年来事耳。虽极淫鄙，亦所不讳，意在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欧洲人或讥以破坏美术、文艺之基础。自东洋人之眼观之，益属狂悖无伦。此日本政府所以明令禁止自然主义之文学之输入也。然于裸体绘画与雕塑，均不之禁，以其属于写实主义，而非自然主义也。尊论谓“国家主义，未达衰度，人多者似有一日之长，生殖不繁，国力必缩”，此义殊尚欠斟酌也。盖国之强弱，当以其国民之智勇富力为衡，岂在人口之多寡？且比较各国人口之多寡，匪独以人数为标准，当合人口与土地而比例之以为标准。譬如吾国人口总数远出法、德之上，而以每方里容人之数计之，则吾国立见地广人稀之象。足下所谓人多者，倘暗指拥有四万万人之吾国，当自失其

一日之长。然国力伸缩，与其谓之以人口多寡为衡，宁谓之以有无人患为衡。所谓有无人患者，亦非以人数多寡为标准，乃以生产额能否教养此人数为标准。生产超乎人数者，则人口愈多，而国力愈伸。人数超乎生产者，则人口愈多，而国力愈缩。生寡食众，此吾国所以有人满之患，非真人满也，人数超乎生产额，而教养无资也。欧人避妊之风，是否害及国力，吾人且措而不论。若夫吾之国力不伸，日益贫弱，正坐生殖过繁超出生产之弊，长此不悟，必赴绝境。足下所虑，适得其反。西妇避妊，非必服药，未见其有伤体育也。东西文化，相距尚远，兼程以进，犹属望尘，慎勿以抑扬过当为虑。

记者

记者足下：大志以灌输青年智识为前提，无任感佩，兹有一事，尚祈采纳。《伊米儿》(Emile)教育小说，为卢梭氏得意之作，其于欧西教育界影响甚巨，此稍治教育者所共知。顾是书吾国现无译本，虽七八年前沪上某书肆曾已翻刻，惟系译自日文，结屈聱牙，不可卒读。盖彼书奇特之思想，与浏亮透辟之文章，早已因日译而失真。吾又重译之，宜其难读，索解无从，况以言感发乎。仆虽习教育而不谙法文，愧不能与于斯。大志人才济济，学兼中西，为此不难。诚以此书理虽不纯，然为从事教育者所不可不读。大志苟能由原文译出，必较从日文转译高出万万，其影响于教育界思想界为何如乎？是望足下图之也。仆友王君，颇欲研求西洋精神科学，惟以论理学为各学之学，究西学者首当从事。因以研求之方，实用之道，及今所当读之书询仆，恨未能为其详尽答复，今以转询足下，尚祈示其研究之法，实用之例，且望示以西籍中之精要，当急择读数种，俾资研究。无任祈盼！

姚孟宽白

过誉增惭。西籍应译者，视EMile既多且要，本志同人力薄学浅，一时难任。研究Logic入门应读之书，略见三号本志通信答吴勤君。

记者

记者先生足下：自贵杂志出版以来，风行全国，遗泽后进，曷胜钦佩。兹见贵刊有通询答问一栏，不竟雀跃而请教益焉。因录积疑数则，请于贵志下期详教之，先生不以唐突见拒也，则幸甚。

- 一、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
- 二、常见人颜色鲜艳，而有血色颇为可爱。此果何法使之然欤？
- 三、手指足趾上之爪，因何自行脱落？

四、异族结婚，后嗣多慧健，究为何故？

五、运动后不即入浴，乃防何种危险？

六、现时各种体操繁多，究以何种于身体之康健上为最适当？可否请示其法？

辉邈上

来示殊奖，愧甚。承询各节，于生理卫生极有关系，愚于斯学，本未深造，年来世乱学荒，益未能详告，兹谨就所见共研究之幸甚。

(一) 人身最要之营养曰血，血之新陈代谢机关曰肺，故肺之卫生不可不谨也。大凡人身及他种动物，其机能愈发达而为重要之器官者，愈易受病焉。例如女子之乳房及生殖器机关，极为发达而亦极易受病；男子之脑较为发达，而受病者亦较多也。他如家畜中，马以善走称，而足部特发达，然马病多在足；羊以毛贵，而多生皮肤病；豕以多脂为上，多得贫血之症。是其器官愈发达，而受刺激之感益灵敏，灵敏即病之原也。肺脏为空气中之动物，唯一营养机关，人缺饮食尚可生存至一星期之久，若无空气，虽数分钟不能存也。血液之小循环（即静脉回血由心脏之肺动脉入肺），排除旧瓦斯（gas）而吸收新鲜空气。设空气灰尘中，含不洁有毒之微生物，吸入肺脏，致起种种恶症，其最危险者为肺结核，我国所称为癆病是也。欧、美、日本各国公共游戏及建筑物，特设痰盂，即预防癆病微生物，混入空气袭人肺脏也。其他病菌由空气传染者极多，癆症特一例耳。普通之空气灰尘，亦决不能使其尽绝，亦不致有害卫生，证之土木工人，及兵士生活可知矣。或曰空气中之灰尘，既不能使之绝，而人生百年，每一时须吸空气数千斛，灰尘入肺，而不致塞满者何也？曰是诚绝妙之问，而造物者亦有绝妙设备，非常人所能识者。盖动物喉部及气管支部之粘膜细胞，有向上运动之力，曰毡毛运动，灰尘入气管，由毡毛运至咽喉，咳吐而出，是即痰也。

(二) 颜色鲜艳，不外多浴使皮肤润洁，多吸新鲜空气使血液清洁，其他化妆品，徒饰外观，然亦非男子所宜为者。

(三) 手甲足甲自行脱落之说，恐不确。余尝见病足者，甲长二寸余，外人讥中国人不运动。摄取我国长手甲者相片，有长至四五寸者，或因外界挫折，或劳动者终日磨减，不然似无自落之理。

(四) 异族结婚，愚所最主张者也，其理由不外优劣相补而已。吾国亦有“同姓相婚，其生不蕃”之说。中国之婚禁偏重男姓，而外国并母性而亦禁之。例如中国中表俗多为婚，而欧美亦称为血族也，盖中国之禁同姓相婚，乃出于伦理之见解。西洋之禁血族结婚，乃出于生理之见解。凡一族有一族之优劣之点，一姓有一姓优劣之点，以同族同姓优点加同种之优点则固优，以同样之缺点更加缺点，则劣甚矣，此理至明者也。故异族异姓相婚，实为人种进化之大原因也。

(五) 运动后心脏鼓动，血行甚速，入浴亦然，恐生血充脑部猝然昏倒之病，他无危险也。

(六) 运动一道，愚酷好之。吾国之拳法，日本之剑术，欧美之体操法，皆略有研究。惟人各有志，如徒欲运动筋血，强健身体，则以极易行之徒手体操为善，老少男女皆可行也。即中国旧式之八段景亦可，必欲于运动之中，含求技之意，则为术至不一也。

记者

世界说苑

李亦民

七月十四日之巴黎

七月十四日，法国共和政府之国庆日也。上自政府，下至国民，必竟日为欢，以示宝爱共和之诚意。定制大总统以是日观兵，上午八时以前，各项队伍，齐集仑轩赛马场，听候命令。参观人士，自午前三时，即络绎前往。届规定时间，则四周已无隙地。俄而大纛飘扬，百官随侍，由骑兵扈从而来者，即大总统之莅场也。是时满场一致，扬冠鼓掌，高呼万岁，声浪所至，倒海排山，甚盛况也。

巴黎全市，尽张灯彩，检择要地，配置音乐。目所见者，自由之花；耳所接者，共和之声。都中男妇老少，跳舞游乐，通宵达旦，至十五十六两夜，盛况仍复不衰。他国国庆，罕见其比。此共和国家之特色欤。

巴黎之赛马

五、六两月，为巴黎赛马之期，附郭诸马场，届时陆续开赛。因是城中景况，较之平常季节，骤呈盛观。非仅法人之好马，精心教练已也，实于比赛优劣之中，寓有两种兴味：其一为发行马券，当事可获巨资；其二为比赛妇女时妆，用以决新式之流行，作商场之角逐。其法由服装店各置专门工匠，先争勾心斗角，花样翻新，临时聘请容色妍丽之妇人，整备新妆，入场观赛，以为实物之广告。各本店内亦满场陈列，以备顾客之登门。苟比赛结果，得观客之赏鉴，则购者立穿门限，诚利用时机之妙法也。六月最终之星期，仑轩赛马场，举行大赛，自大总统以及文武百官，与夫外国公使，皆临场观盛，集众过十万人。参与大赛之马匹，不过二十，而赏金凡三十万法郎，其比赛最优者，即可立致巨产。整备新妆之贵妇人，亦于是日毕集，互竞妍丽，以定最终之胜负。次日满城报纸，必详记其实情。巴黎妇女装束，岁有变迁，实以是为其枢纽也。

英吉利帝国之构造

执途人而语以国家构造，必曰此政治学、国法学之问题，非曰政府如何组织，即曰政权如何活动云耳。吾人今述英帝国之构造，殊不欲以此等高头讲章，聒阅者之耳鼓，匪惟不欲已也，稍涉政法范围，便非简短篇幅，所能尽其万一。故仅就物质与形式方面，而语其特点，至于详略挂漏之责，亦非今兹所能负也。

英人有恒言曰：“日所出入，无不照我国旗”。此不特言英人之布满全世界已也，树立英国国旗，隶于伦敦政府版图下之土地，实亘南北东西，而无在不有。故吾人欲语英国之国境，与其四至之界限，实苦为言语文字所难能，惟依统计方法，混言其面积之累数而已。

英吉利之本境，不过英伦三岛，合成统一王国，其面积十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三方哩，比之吾国甘肃面积，尚不及四千余方哩，较四川、云南两省，则所短更多。（甘肃面积十二万五千四百八十三方哩，云南十四万六千七百一十八，四川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三十三。）人口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略众于吾国之山东（山东人口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人），而不及四川远甚（四川全境六千八百七十二万四千八百人）。拥有此等土地民众，而建设独立国家，原非异事。（世界独立国家，小于此者尚多。）特英人利用此区区三岛，为其发展之策源地，浸淫磅礴，占有土地，管领民众，亘于全球，其数居全世界四分之一，形成有史以来最大之帝国，不可谓非奇迹也。

据一九一一年统计，英帝国之总面积，一千一百三十四万零五百方哩，人口四万一千七百十四万八千，保护地之埃及苏丹，尚不在内。以俄罗斯之大，与英比较，仅及其领土三分之二。以吾国领土四百二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二方哩例之，差及三分之一耳。德意志则合二十万八千八百三方哩之本境，与一百零二万七千八百二十方哩之殖民地，尚不过九分之一。加以北美合众国之领地三千九百万方哩，人口一万余万，则盎格鲁撒逊民族之势力，实及一千五百万方哩。此等雄伟民族，无怪以天之骄子自夸也。

壤地褊小之国家，产物恒不足以自给，于是不得不仰给于他国。英人则曰：“纵世界万国，与我断绝交易，我亦足以自供也。”此等壮语，惟闭关时代之我国，差足引以自豪，然尚不若英人之完备也。英国尽人类所需之物，皆可于领地内求之，特来往交通，赖于舟楫，故不得不以海军为其立国之命根。

盎格鲁撒逊民族，富于保守性之民族也。其领有土地也，除新辟地域，布英吉利式之政治外，其具固有之组织者，不惜一仍其旧，惟移其最高权于本国，故其领地政治之式样，至为复杂。三岛故为统一之国，自爱尔兰获得自治权后，已形成联邦国家。

澳大利亚、坎拿大两地，久以联邦组织，著闻于世。纽西兰、英领南非、番多兰及拉布拉德等地，各具自治组织。印度为完全英领，由英王兼任其皇帝，别号曰印度帝国，内部一切旧时习惯，悉维持之。埃及、苏丹，则英政府操有命令权。此外尚有听许自治者，如巴达、英领加纳、假梅卡、陀巴哥、塞布拉、马尔他、摩利调司皆是。其直接受本国支配者，则有锡兰、海峡殖民地、香港、非基、黑勒拿诸地。编入保护地者，则有威海卫、屯加、巴斯托兰、伯亚纳兰诸地。由持特许状之公司管领者，为洛德西亚及北波耳略两地。英国政治家，行此等复杂纷歧之政治，无非顺应于境遇与历史，屈伸自在，绝不以一例相绳，用能保有星罗棋布之领地，而维持其向心力，不致有分裂之虞。晚近政家盛言调和之作用，此等事迹，实无上之好例矣。

英人之获此庞大领域也，非纯以力征经营，转战而得者，多由个人经济事业，逐渐发达而来，英政府特坐享其荣誉耳。若吾国历史上之辟地，则纯出武功，古之亚西里亚、巴比伦、伯耳西亚、马塞多尼亚、罗马诸大帝国，亦各以武力蚕食邻地，要与今日之英国，性质不同。前此新大陆之农夫，东印度之商贩，皆建设大帝国之主要分子，此寻常历史家、所梦想不及者也。某批评家评英帝国之建设曰：“是国也，如珊瑚岛然，由无数珊瑚虫，于不识不知之间，努力经营，以成今日之形态。”可谓得英人建国之真相矣。

英人席此庞大之领土，维持而调护之，对内对外，均非容易之业。三百年来，国中政治家，尽瘁于离心、向心二力之调和，用成前述之分歧政治，所以保守疆土之军备，则为世界第一之海军。依一九一四年之统计，大小军舰五百三十一艘，岁费金资四万六千余万。因保全东洋领土，则缔结英日同盟，因地中海政策，则为英法协商，以收外交上种种利便，可谓克尽能事矣。然今次战后，形势变迁，将合殖民地而构成德国式之联邦乎？或各殖民地，步北美后尘，离散以去乎？此极有兴味之问题也。

后 记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它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该刊先后由上海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但印量都非常少，这些影印本（繁体竖排版）大多珍藏在大型图书馆的特藏室，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一般读者难以读到。

其实，《新青年》创办初始是想改为横排版的，这个建议最初也是由钱玄同提出来并得到陈独秀认可的。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作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但是横排版的想法却遭到群益书社的反对，理由是费工且费时。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其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普通读者能阅读到这部重要的中国现代文献。此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谓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年的心愿。

《新青年》简体横排版最初是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席云舒博士利用业余时间，历时6年，将《新青年》繁体竖排版整理为简体横排版电子文档，合计11卷（含季刊和不定期刊）63号，计700余万字。2008年底，宁夏人民出版社经与席云舒博士多次联系沟通，最终达成出版共识。目前，经过细致的加工整理，《〈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终于面世。

《新青年》创办时正处于白话文之滥觞、语言文字规范均尚未形成之际，前三卷只有断句没有标点，第四、五卷大多都是“一顿到底”的标点，这些文章点点滴滴地展示着当时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从不规范向规范发展的过渡。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请教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得到了国家语委厉兵教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厉兵教授百忙之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同时，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为本套书

的出版撰写了推介信，原宁夏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龙城顺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聘请了蔡永贵、马丽珠、关爱群、宗志远、王琨、潘忠、吕国安、王丽云、武耀东、苏惠、喻通、白玮、刘涵等13位老师对本套书进行了校订工作，出版前我们又特邀了郎伟、李仁安、杨胜利、陈春霞、周惠玲、马丽珠、白玮、陈海洋、喻通、白丽等老师，进行最后的审读把关。付梓之前，对他们的真诚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11年6月25日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研究新文化的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新青年》都是必读的杂志。它不仅开始了新思想与新思维的历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与精神风采。

此次以简体横排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的传播史，都有不小的意义，是《新青年》传播的重要渠道，将把它从历史的深处拉到今人的阅读视野里，会有亲切的感觉。

孙郁 鲁迅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新青年》是我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的创刊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随后又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它的创办人陈独秀和主要撰稿人鲁迅、胡适是五四新文化的三位旗手，他们和《新青年》的其他同仁一道，为我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是我們宝贵的精神财富。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教授

ISBN 978-7-227-04748-3



9 787227 047483 >

总定价 880.00元